

原書名 - Betrayed Spring
原著者 [英] Jack Lindsay
原出版者 The Bodley Head

內 容 提 要

作者通過三個復員軍人寫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工人階級的鬭爭和生活。這三個人在部隊裏是好伙伴，然而戰後一分手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海禮·曼遜回到大學去讀書，他有着堅強的共產主義信仰，積極地支援了倫敦飲食業工人和碼頭工人們的罷工運動。狄克·白士德在歧途徬徨的鬭爭中打了勝仗，終于拒絕了愛人和妹妹爲他準備下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暖生活而投入了煤礦工人的隊伍。唯有基特·施溫頓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廠長的少爺，一向自命進步，實則頹唐怯弱。他最後向他父親投降，承繼了那份以剝削起家的產業。「被出賣了的春天」生動地反映了英國社會各方面的矛盾。正如蘇聯文學批評家伊莉斯特拉托娃所指出的：林賽這本書比較他所發表過的任何一部歷史小說都更具有感召力。

傑克·林賽的新小說

A·伊莉斯特拉托娃

英國名作家傑克·林賽在着手寫他的新小說被出賣了的春天的時候，給自己安排了一件困難然而非常有價值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通過一部小說的創作來描寫現代英國的工人階級。

林賽的歷史小說，往往是寫英國人民的命運大轉變的時代。在他的一六四九年和四八年的人們以及其他作品中，他描繪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在歧途徬徨時，在鬥爭和前進之中感受苦難的英國勞動羣衆，在這部作品裏他也這樣做，不過這次的故事發生在過去不久的年代——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在讀者們的面前，展開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劇烈而且尚未解決的矛盾。

爲了盡量廣泛和充實地反映出戰後英國工人的生活，林賽採取了這個社會的幾個互不相關的橫斷面。情節同時在英國四個不同的地區發展着——敦倫、蘭開郡的一個煤礦、約克郡的一家紡織廠和泰因賽德的一個機械廠——這就決定了這本書的中心結構，每一部分都分作四節，包括在不同的地區同時發生的事情。

當情節在發展的時候，這四個地區的人物僅僅略微互有關係。其中三個——狄克·白士德，一個煤礦工人；基特·施溫頓，一個紡織廠廠主的兒子；和海禮·曼遜，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生——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屬於同一個部隊的，他們對於軍隊生活的共同記憶成爲這本書的故事發展的序幕。然而戰爭結束之後他們所走的道路就截然不同了。施溫頓極力避免轉成現役軍人，把閑暇的時間用來搞些半瓶醋的詩，帶着形式主義的、頹廢的傾向。他自己號稱在政治上和寫詩上都是「左翼」的，和他父親紗廠裏的工人們混在一起。曼遜和白士德一樣，曾經在緬甸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過，復員之後就投入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他和他同學中間其他的進步代表們一道積極支持倫敦旅館工人和碼頭工人的罷工運動。在共產主義原則的鼓舞之下，他比許多別人更看得出「工黨」政府的出賣策略的本質和爲爭取和平、自由與民族獨立的未來鬥爭的前途。

在這本小說的「倫敦」部分裏，許多人物中最出色最可愛的一個就是那個自食其力的十九歲的姑娘，菲兒·屈里曼。她的生活可真夠艱苦的，她備嘗了失業和貧困的滋味，然而，困難並沒有挫折了她的勇氣——在這點上她和她的父母截然不同。她在小說一開始的時候說過：「我永遠也不會屈服。」讀者等到最後看完了全部書和她分別的時候，確實相信她永遠也不會屈服，不管人生給她預備下多麼大的考驗。這本小說所敘述的那半年工夫裏發生的許多事情，開闊了她的眼界，而且她在倫敦碼頭區的一家咖啡館當侍女的時候，結識了許多碼頭工人，感染到了他們的戰鬥精神和團結意識。

狄克·白士德在蘭開郡復員之後也在這短短半年之中受到政治上的「鍛鍊」。和書中其他的人物一樣，他感到歧途徬徨——究竟是（像他的妹妹和情人勸他的那樣）選擇一定會使他成功立業的舒適的小資產階級生活呢？還是堅守對於他的階級和國家的忠誠，爲它們的利益而鬥爭呢？狄克選擇了唯一正確的道路。

就是這種敘述戰後英國工人階級在精神上的發展和成熟的題材，使林賽的小說有了內在的統一性和完整性。書中各部分的人物甚至互不相識，但是這並不給人以零亂之感，因為作者在處理每個人物的個人命運時，都寫出了他們共有的典型的特質，而這就足以說明今天工人階級覺悟的真正提高。

這部小說的出發點就是說明艾德禮和貝文的「工黨」政府如何出賣國家的利益，為世界獨佔資本家的意旨服務。這在「被出賣了的春天」這個書名裏就已經點明了。

英國工人們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投票選舉工黨來當政，「使保守黨不能上台」，他們懇切地希望工黨政府會履行他們在競選時所作的莊嚴的諾言：會爭取和平，會增進和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間的友誼，會發展英國的經濟，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並且保護他們經過艱苦鬥爭而獲得的民主權利，使之不致受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侵犯。

然而，事實叫他們失望了……

林賽以非常明晰的筆調和許多令人信服的事實，表明了英國工人如何從日常經驗中漸漸地發現政府所鼓吹為「西方社會主義」的綱領，誠如書中一個人物所說的，實際上無非是「費邊帝國主義」^①。

書裏情節達到頂點之一的一個場面——蘭開郡煤礦坑口的一次工人集會——給讀者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根據煤礦「國有化」法案，這個煤礦已經成為「國家的財產」。復員軍人狄克·白士德和其他工人一道，看到「本煤礦現由國家煤業局經營，屬於人民所有」的佈告而深受感動。樂隊奏

①「費邊帝國主義」：列寧曾指出「費邊帝國主義」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譯者註。

起樂來，人羣隨着高唱紅旗歌……礦工當中的老前輩回想到「不堪回首」的過去，和近數十年來工人們的艱苦鬥爭——一九二六年被工黨右翼分子托馬斯和瑞姆賽·麥克唐納爾出賣了的總罷工，日益嚴重的失業現象，反動派對工會權利的殘酷剝奪，使失業工人失去支持的可恥的「生活狀況調查」，向倫敦行進的飢餓遊行……

「哎，把這一切都記住：每一個死亡，每一聲嗚咽，患肺病者臨死時的每一次喉聲，床單上的每一塊血漬，每一個得軟骨病的孩子，每日每夜餓得發昏。記住我們所吸入的每一口空氣都得經過鬥爭才得來的。記住他們給我們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我們在困苦艱難的歲月中經過鬥爭得來的。」

工人中眼光最遠大的一些人認識到這種鬥爭還沒有結束，認識到互相慶賀資本主義死亡還太早了些，因為「作爲一個死屍那是夠活躍的了」。可是使白士德這樣的人失望的事接着就來了，白士德還滿以爲蘭開郡的「污穢和貧窮的地獄」的情況一去不復返了呢。「國有化」的旗幟和標語並不能改變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工人的所得也是和過去一樣——奴隸勞動。壟斷資本家的所得也是和過去一樣——利潤。答應改善早就該改善的技術裝備的諾言原來是騙人的，而礦工們還是和以前一樣地在破舊設備所造成的事故中，死的死，傷的傷。保證每星期工作時間的諾言也無非是開玩笑……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帶來了從未有過的風雪和奇寒，可是煤礦工人們英勇地完成了或者超額完成了他們的生產任務。廠主們宣佈關廠停工，以「一切都是礦工們的過錯」以致燃料缺乏爲藉口而大做文章。工人們最初受了工黨綱領中「社會主義」主張的欺騙，他們的積極性到處都遭到了偽善的官僚主義的留難或者遭到了公然的敵視。

這部小說一開頭敘述了戰後倫敦生活中典型的一段故事。有一些無家可歸的人家，想在一所被炸壞了一部分的空旅館裏安家。本書主要人物之一——菲兒·屈里曼的家庭也在其中。

附近的工人們熱烈支持佔居這所旅館的行動。每人都盡力送東西來。「帆布床、墊褥、盆、桶、杯盤餐具、罐頭食品、半麻袋馬鈴薯、一個磨咖啡的機器（可是沒有咖啡）……」這些佔居者爲自己的大膽行爲而高興。他們的行動幾乎有了象徵的意義。這所旅館「儘管被炸壞了，窗戶大多都釘上了板或堆了沙包，到處厚厚的塵土，房間空空地，牆上石灰也裂了，屋頂也壞了，」可是比起他們所離開的那些狗窩似的破陋棚子來，他們就覺得這「是一個寬闊莊嚴的新天地，充滿了各種探索的可能性。」然而這些新搬來的人不得不去應付警察和房東的震怒。警察把旅館包圍了，這些佔居者被圍困了十天，可是最後他們不得不屈服。開了最後一次短短的會議，大家唱着國際歌……警察對他們冷言冷語地侮辱，這些人家一家家挨着走出去，把他們僅有的一點財產裝在小兒車或手推車裏推了出去，憂傷地回到他們切望離去的那慘淡的破屋子裏去。可是這一段傷心的經驗並不是白費的。「丟臉的是政府 and 房東，」組織這次佔居行動的泰德·金說。「我們爲了自己站起來了。我們讓全世界人看清了所謂保護人民那一套話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可以死掉爛掉，但是房產的神聖是不容侵犯的。」

林賽的書裏說明英國工人們所要求的是在適合人類工作的條件下，老老實實地做創造性的工作。但是每日每時，他們都看到工黨右翼份子打起了「階級合作」的口號，把矛頭對準了工人的權利和生
活水平，爲壟斷資本家的掠奪勾當服務。跟過去一樣，投機商人利用黑市來飽私囊，而同時誠實的人
却祇好排起長隊來等着買那少得可憐的配給口糧。跟過去一樣，罷工運動領袖們被囚車帶走，跟過去

一樣，罷工的「煽動者」被列入黑名單，被剝奪了工作的機會。答應「工人參加管理工業」的諾言根本只是一句空話，當施溫頓廠主藉口燃料缺乏而宣佈關廠停工（實則爲了清除廠中「不良份子」）的時候，工人們自己試圖繼續開工，可是他們的努力遭到廠方破壞，工廠不久就關閉了。

「我仍舊贊成保守黨佔多數席位，」施溫頓在和他兒子談話時說，「但我現在承認工黨當權也有道理。當工人階級中大量的人都處在不聽指揮的危險狀態中的時候，有貝文和艾德禮這樣的人來當家也很有道理。要把局面平靜下去，他們是最適合的人了。」這段話出自一個專與工人爲敵的老頑固之口，來譏諷地讚揚「工黨」官僚，真是把艾德禮政府的好詐暴露無遺。

工人們看到政府領袖一面假惺惺地表白自己對社會主義的忠誠而一面却用軍隊來破壞碼頭工人所支持的搬運工人的罷工運動，他們不禁怒火中燒。喀文園菜市被警察隊圍住了，軍隊給派了來破壞搬運工人的罷工。「他們以爲他們是在什麼地方？是在柏林罷？」有一個搬運工人喊道，另一個回答說，「俄國人攻克柏林……艾德禮却攻克了喀文園。」

這句嘲笑的話就充分說明了一切，它道出了人民對於「工黨」政府的日益不信任，工黨領袖的行徑簡直好像英國的首都已經被人佔領了似的……

一個頭髮灰白的年老的旁觀者憂傷地搖搖頭說：「把軍隊調來了，」他說，「要不是親眼看見，我真不會相信這種事。工黨政府用軍隊來解散罷工。就連我現在眼看着都不能相信。」而這位老人的話，林賽說，表示了羣衆的一般情緒。當一輛馬力很大的軍用汽車直駛到菜市門口，一個趾高氣揚的將軍冷冷地瞟了人羣一眼，就去指揮「行動」的時候，大家的怒氣再也遏制不住了。

「納粹頭目，」搬運工人喊道：「……你們可以看出，他們頂喜歡的是佔領老不列顛，使我們這些不聽話的工人永遠安份守己。」「這樣就讓你們動動腦筋，」另外一個搬運工人說：「噫，納粹頭目，」第一個人回答說。

就這樣一點一滴地，一個門爭接上一個地說明了林賽這部書的副標題「一部描寫英國生活方式的小說」的意義，說明了英國勞動人民的主要利益和願望是與帝國主義反動派以及它的右翼「工黨」走卒們的政策完全相反。

英國工人們——林賽說明了——謀求和平，痛恨法西斯主義，他們要醫治戰爭所帶給他們國家的創傷，然而他們越來越擔心這「工黨」政府正在把他們的國家拖入一個罪惡的戰爭陰謀裏去。

英國工人們所走的道路不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道路，也不是戰爭販子們的道路。林賽從一九四六——四七年六個月中的一連串的事件來說明工人們的覺悟，他們對於國家的命運，對於和平與各國人民間的友誼越來越關心了。狄克·白士德傾心聽取那些老礦工們敘述工人運動，他們追述一九二〇年戰鬥的工黨黨員們所組織的行動委員會如何迫使勞合·喬治政府停止對蘇聯的干涉戰爭。他和一班朋友們看了英國士兵們——也是蘭開郡的同鄉們——從希臘寄回來的一個聲明，不禁感到又羞漸又憤怒，那些士兵們是被工黨政府強迫派遣了去當屠殺希臘愛國志士的劊子手的。（林賽說明那個聲明是一個在蘭開郡流傳很廣的真實文件。）狄克被這樣暴露出來的事實所震驚，精神上深深地感到惶惑。他告訴自己，這種法西斯恐怖或許也可以在英國國內出現。他幻想他的母親、妹妹和愛人也

遭受了像甫開部同鄉們所描寫的希臘婦女和老人遭受的同樣的暴行。這就加強了他的決心去反對反動勢力並且爲保衛和平及人類自由而鬥爭。

林賽這本書引導讀者得出這樣一個堅決的結論：英國工人對於所謂「工黨領袖們」已失去了一切信心。但是這部小說並不把那個過程中的困難和複雜性減輕，它並不試圖去粉飾歷史。當我們最後和書中人物告別的時候——也許將來還會在另一部小說中相見罷？——菲兒·屈里曼對於她新發現的覺醒的工人階級活動的天地還不十分了解，狄克·白士德雖然從生活中受了各種痛苦的教訓，可是還在希望能夠在工黨大臣當中至少找到一個誠實人。並不是所有的幻想都已經消滅，並不是所有根深蒂固的思想習慣都已經剷除。然而一九四七年那個「被出賣了的春天」的豐富的歷史經驗却沒有白費——也不會白費的。這本書所敘述的六個月是一個意義深遠的時期，從林賽筆下的主要人物的性格、關係和命運中反映出來了政治上的成長和結合。

基特·施溫頓儘管起先裝做「資產階級的浪子」而且口口聲聲社會主義原則，可是終於還是被吸引回去回到私有財產和剝削的陣營。這位「工人們的朋友」原想以參加工黨來嚇唬他父親的，在讀者們面前却不久就原形畢露，最後是得其所哉，在工廠裏成爲他父親的左右手。

一個工會小職員威廉·艾莫利也有了同樣的自我暴露。這個人是專門幫着所謂「工黨」高級人物來欺騙工會會員們的典型的小嘍囉。這位不出色的事業家高談「把地位鞏固下來」的哲學，向資本家搬弄是非，卑躬屈膝，一面推卸他對他的工會會員們所應負的責任。林賽刻劃這個無恥的小流氓的性格是全書中最精彩手筆之一。

但是林賽創造英國年輕工人們的實事求是的典型形象也同樣地成功。他們離棄了那些騙人的領袖們，他們不肯在失敗面前低頭。可是有一件事却是使人有些遺憾的：那就是年輕的紡織工人共產黨員琪兒·維塞斯的性格僅僅是從追求她的基特·施溫頓的眼裏表現出來。關於這個意志堅強公開投身工人階級的女孩子的興趣、思想和感情，讀者沒有得到一點直接的「內心的」描繪。狄克·白士德、菲兒·屈里曼和他們的朋友們的性格就比較突出；他們的精神領域以及他們的日益提高的覺悟，作者在小說裏用更大的熱忱和感情描寫了出來。

林賽不但給我們寫出了英國青年工人在工廠裏的情況，而且還提到他們那多苦多難的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他有力地寫出了那些年輕的生命被貧窮和好萊塢匪徒影片的腐蝕影響，被猥褻文學和他們的統治者在萬能金元面前的奴顏婢膝所誘導而走上了邪惡毀滅的道路。就是在這種勢力的影響之下，艾瑞斯·古柏由於自己母親的鼓勵，在十四歲就當了娼妓，沉淪下去了。就從社會裏這樣的一些人中，流氓麥克·裘金士找到了材料給他的那種美國式的匪幫為非作歹，菲兒的小學生年齡的弟弟赫伯也和他們同流合污地去幹壞事。

可是這本書裏的主要地位還是屬於那些代表着勞動人民的英國的高尚品德、青春和未來的一些人物。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儘管林賽這本小說所講的儘是工人階級的沉重負擔和痛苦的挫折，然而比起過去他所寫的任何一部歷史小說都更有感召力。今天英國的普通青年——碼頭工人、礦工、學生、紡織女工、女招待員、店員——在書裏個個都是有思想，有決心的人，具有純潔的良心和尋求真理的渴望，他們體現了社會力量，決不容許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或者它的「工黨」嘍囉們把國家主權和獨立的

旗幟，人民民主自由的旗幟踐踏在泥污裏。

四個家庭

——和他們的一些朋友們

一 倫敦

威爾·屈里曼——泥水匠

艾美——他的妻子（泰因賽德的詹姆·艾莫利的姊姊）

菲兒——他們的女兒

赫伯——他們的兒子

尼兒——他們的出了嫁的女兒

麥特·李——尼兒的丈夫，碼頭工人

蓓蒂·瓊斯、凱絲·卡普蘭、慕娣·派洛特、波兒·里斯比——菲兒的朋友們

傑夫·貝羅斯——碼頭工人

海禮·曼遜——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生

二 蘭開郡

丹尼爾·白士德——煤礦裏的重量檢查員

瑪麗——他的妻子

狄克——他們的兒子

愛麗思——他們的女兒

帕娣·海孟斯——打字員

約瑟夫·賽鮑登——公司職員愛麗思的未婚夫

瓊·維塔克——紡織工人

麥克·比弗斯——煤礦工人

費頓太太——瓊的姑母

漢德森——煤礦經理

三 約克郡

約翰·施溫頓——紡織工廠廠長

阿梅里亞——他的妻子

基特——他們的兒子

喬愛絲、瑪格麗特和黛安娜——他們的女兒

珍·達克——一個紡織廠長的女兒

繁蕾莉·佛來徹——喬愛絲的朋友

錫·華敦——紡織設計師

琪兒·維塞斯和丹恩·端納——織布工人

柯林·哈克和白里安·鮑爾斯——基特的朋友

四 泰因賽德

威廉·艾莫利——混合機械工業工會職員

琪恩——他的妻子

芭芭拉·畢柯令——打字員

克萊頓——一所小規模機械廠的廠長

傑克·班孫——工程師

愛妮·勞埃斯——一個年輕的姑娘

時間：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

目錄

被出賣了的春天

第一部 選擇哪條路

一 倫敦	四
二 蘭開郡	二四
三 倫敦	四七
四 約克郡	六一
五 泰因賽德	七五
第二部 決定與猶豫	九三

六 蘭開郡	九四
七 倫敦	一二五
八 約克郡	一五三

九 泰因賽德…………… 一七

第三部 勞動的世界…………… 一〇一

十 約克郡…………… 一〇一

十一 蘭開郡…………… 一〇五

十二 泰因賽德…………… 一〇九

十三 倫敦…………… 一三一

第四部 衝突與反衝突…………… 一三三

十四 蘭開郡…………… 一三六

十五 約克郡…………… 一三八

十六 倫敦…………… 一四〇

十七 泰因賽德…………… 一四二

第五部 考驗…………… 一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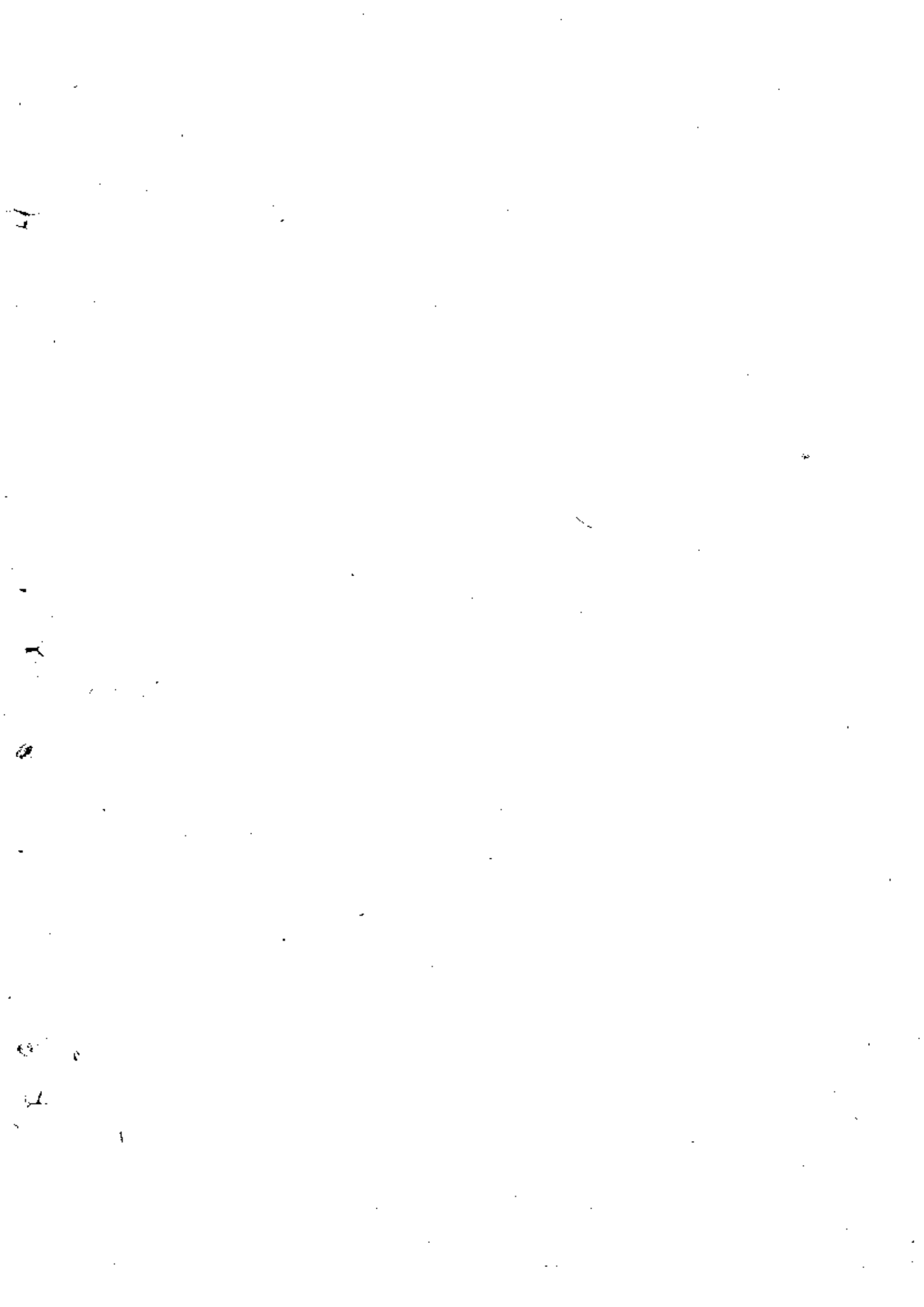
十八 蘭開郡…………… 一五二

十九 約克郡…………… 一五三

二十	泰因賽德	五二六
二十一	蘭開郡	五二六
二十二	倫敦	五二六
二十三	約克郡	五三七
二十四	泰因賽德	五三四
二十五	蘭開郡	五三九
二十六	倫敦	五五四
二十七	約克郡	五五八
二十八	泰因賽德	五八五
二十九	倫敦	六〇〇
三十	蘭開郡	六一五
結尾		六二四

被出賣了的春天

一



第一部 選擇哪條路

一 倫敦

『請大家到大屋子裏去罷。』當華京斯太太打開房門的時候，菲兒這樣說。

『這又是幹嗎啦？』華京斯太太——一位胸脯寬闊的婦人，頭髮鬆鬆地挽了個髻——正打算餵孩子奶，這時候把襯衫下擺往裙腰裏塞。

『再開一次會來決定我們搬不搬走。』

『我可是拿定了主意啦，』華京斯太太下嘴唇一撇，氣勢汹汹地說，『而且誰也說不動我。孩子得有奶吃，不然我就退出。』接着，當菲兒點頭表示贊同的時候，她改了口氣。『我是不願意退出的，可是我到底是做母親的呀。我真不願意讓那批壞蛋把我們趕走了去得意。』她把孩子抱起來，重新把襯衣拉出來。

菲兒點點頭。『我們全都感到這樣。』她走到隔壁去敲門，華京斯太太就等着看別人對這個消息的反應。『柏特遜先生在家嗎？』菲兒提高了嗓子喊。『大家都在等着哪！』

『好吧，』一個含含糊糊的聲音回答。『等我看完了這一點點。』

她知道他準是靠窗戶上，趁着最後一點光亮拿着一本書在看。他找到了一櫃子的書，大半是些哲學著作，於是他就在這座被包圍的房子裏用全部時間來鑽研這些書了，並且說這是自修的好機會。

這會兒他準把開會這件事忘了，他要等到天完全黑了，等到抬頭看見星星在廣場的梧桐樹上閃爍着，他再低下頭來，發現書上的字跡已經被暮色弄迷糊了的時候，才想得起來呢。

她回到了大屋子裏去。這間屋子曾經是一個舞廳，還有幾面鏡子掛着，雖然已經模糊發霉了，却還沒有破。兩枝蠟燭衝破了黑暗，窗子用木板釘上了，房間裏已經是黑夜。除了她剛才去敲門叫喚的那些人之外，其餘的人都來了。伯特遜太太臉色蒼白，頭髮過早稀禿，她扯着小兒子詹姆的手，儘管那孩子用力想掙脫，她也不理，一面正同羅塞爾太太在互訴病痛。羅塞爾太太瘦瘦的，頭髮灰白了，這時候在補襪子，一面老在向四面瞧着。華京斯先生摸着海象式的鬍子，正靠近一枝蠟燭在讀一份一個月以前的舊報紙。其他人家的人都挨牆聚着，每一家都聚成一羣。菲兒自己家裏人，也就是說屈里曼家的人，她那矮小粗壯的爸爸，滿臉笑容的高大的媽媽，還有這會兒總算安靜地在玩着一塊木頭和一些繩子的赫伯。金家一家子，照例是規規矩矩地，在耐心等待着，海里斯家的人在激烈地爭論着，伊頓家的人在一個角落裏，小凱特編着她的辮子，伊頓先生還是在做着晾衣服用的木夾子，……一共是十五家。

華京斯太太抱了孩子進來，一邊把襯衣下襠揣塞整齊，可是伯特遜先生還是忘了來。

菲兒向四周看看這些人羣，看看這間黯黑的屋子，那兩枝搖曳不定的蠟燭照不清天花板上的圖畫。十天前，他們大家衝進了這所炸壞了的旅館時多麼興奮啊。房子裏傢具少，顯得地方更寬敞，比起他們原來住的擁擠不堪的屋子來，真是一個天一個地。接着在幾小時內，附近的同情者紛紛送來各式各樣的零星物件，有帆布床、墊褥、盆、桶、杯盤餐具、罐頭食品、半蔴袋馬鈴薯、一個磨咖啡的機器（可是沒有咖啡）……總負責人泰德·金四處巡視檢查門戶是不是已經緊緊地門好，樓下的窗子是一

不是已經扣上或釘上。外邊的人源源不絕地送接濟品來，懷裏抱得滿滿地，用手推車或者甚至汽車送來，這時候警察包圍上來了。儘管這些佔居者拒絕出去，而且設法使警察進不來，可是從那一刻起他們就被圍困在裏面了。

秦德·金走到大理石壁爐的前面。他咳了一聲讓大家注意。「啊，朋友們，」他用他那微顯粗啞的倫敦本地音說，「我很抱歉，消息還是跟以前一樣糟。我們大家原來希望輿論會及時起來說服政府，可是並沒有。別的佔屋者大部分都不得不放棄了。」他停了一下，雖然儘量想使聲調顯得愉快些，但還是提不起勁來。

「我太太說我們就要走啦，」華京斯插嘴說，苦惱地擦擦鼻子，「我也不能說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她老是什麼都怪我不好。所以還是回到我們原來那個煤窟似的小房子裏去算了。」

「我們還是再堅持一會兒吧，」鼻樑斷了的瘦高個子愛爾蘭人賀根說。「要是非放棄不可，我們出去的時候揍他幾個警察。」

沒有別人開腔。過去幾天裏，他們大家爲了各種顧慮和希望爭論夠了，現在最渴望的就是結束這個搖擺不定的局面。屈里曼很不安地動了一下，嚥了口唾沫，頭向前伸着。「我只擔心一樁事，」他悲嘆地說。「我們還能回到原來住的地方去嗎？」他四下裏對別人看看，後來眼光落在金的身上。

菲兒覺得她父親太丟人了。「這對誰都是一樣的，」她說，聲音尖厲得使她自己都覺得有點不舒服。

「房子是很糟，」他堅持說，「不過比有些人家總算還好一點。」

「簡直是個臭地方，」她激烈地打斷他的話，一直到現在，到了他們要放棄佔居的這一刻，她好像才明白他們原來住的地方是那麼醜陋狹小。這所旅館，儘管被炸壞了，窗戶大多都釘上了板或堆了沙包，到處是厚厚的塵土，房間空空的，牆上石灰也裂了，屋頂也壞了，可是總是一個寬闊莊嚴的新天地，值得去探險。

「要是我們能先揍他幾個警察就痛快了，」賀根說，「我們出去的時候，如果他們誰敢露齒一笑，或者敢碰我一根汗毛，我可就老實不客氣啦！」

金對大夥兒看看，竭力應付好這個局面。「我祇想說一點。我們決不能覺得我們是打了敗仗走出去。丟臉的是政府和房東。我們爲了自己站起來了。我們讓全世界人看清了所謂保護人民那一套話，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可以死掉爛掉，但是房產的神聖是不容侵犯的——儘管房子空着沒有用——」

「得啦，」海里斯說。「誰又來管這個呢？除了我們自己誰也不管，我們在開始以前就知道的。那又怎麼樣呢？」

「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金說，現在有點激昂起來。「他們不喜歡人家揭穿他們。我們這樣做已經狠狠地打擊了他們的腐朽制度，他們也明白這個的——」

「你是一個同志，」海里斯譏刺地說。「祇要你能證明那批血腥的資本家不對——或者祇要你認爲你已經這樣證明了，那你就管吃多少苦也不在乎。可是我們不像你，我們都不是政客，我們已經吃夠了苦，要嚐嚐別的滋味了。」

「你是這裏負責的，」賀根對金說，想找機會埋怨攻擊人家。

『那是大家選出來的。』

賀根譏諷地笑起來。『你把我們鼓動起來，我們聽你的話真是傻得很。那一切有什麼用呢？除了你之外，對別人有什麼好處呢？』

菲兒真想大聲罵幾句。她眼睛盯着她父親，希望引他出來爲金辯護一下，可是出乎她意料之外，倒是她母親說話了。『夠啦，米克。難道我們要讓房東們稱心如意嗎——把我們趕出去，並且還叫我們自己起內鬨？』

『不，不，不是的，』賀根說。『我不過要去接外邊那批警察，泰德偏不讓我去。』

『嗨！天地良心，』華京斯說。『要是誰能比泰德做得更好的，我倒想瞧瞧。』

『我並沒有說不是這樣哪，』賀根說。他拍拍自己的胸脯。『我有生以來記得的頭一樣東西就是我媽的裙子，在維克羅那個陰濕颶風的早晨，她流着眼淚，我也哭着，整個世界都在爲了警察的不公平而哭着。因爲那時候他們正在把我們從我們家世世代代祖傳下來的農莊裏趕走，現在他們還要趕我們走。可是今天我可不想躲在我媽的裙子裏哭啦，即使她現在還在世——上帝保佑她在天之靈罷，——尤其是我肚子餓得在直叫，向世界上一切殘忍橫暴抗議。』

『你還沒有完呢，米克，』金說。『別洩氣吧。艾美·屈里曼把該說的話都說了。他們要想搞垮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使我們內鬨起來。如果你以爲我並不和你一樣地想有個像樣的地方住住，那你就完全搞錯了。不過我學到了一樣東西，那就是：祇要我們團結起來，一起鬥爭，生命就有了意義。假如他們在某一點上打敗了我們，我們就突破另一點。』他現在說話比較有信心了，他感到別人正在

從最低的情緒中振作起來；他自己也深深體會到這次的挫折到底並不是一個失敗。就是這種時刻使人生值得活下去，這種時刻他忽然感到自己是一種甚麼廣大的，不可戰勝的，永遠在鬥爭着的東西的一部分。

「但願我們那間屋子現在還沒有丟掉，」屈里曼又埋怨地說，菲兒慚愧得要命，扭過半邊身子去。「是呀，我們是現在要房子，不是十年之後，」黃銅色頭髮體格結實的羅塞爾太太說，一點不帶火氣，好像她以為金也許忽略了這一點。

「對啦，」他回答說，「所以我們才上這地方來呢，所以我們在離開的時候還要鬥爭下去。」他停了，覺得自己還是沒有想出應該說甚麼話才對，這種話要能夠在全體佔居者的腦子裏留下一個久遠的印象，使他們將來回憶起這兩個禮拜被圍困的生活來，不至於有一種徒勞和失敗的感覺來使他們痛苦。「我並不是說的空中樓閣——叫大家望梅止渴。不，我是說的我們大家都有分的事情。別忘了當我們剛搬進來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感到多麼快活——好像我們終於自己站起來了，好像我們把壓在我們背上的重担摔掉了。別忘了我們得到了多少朋友，人家送了多少東西來幫助我們——多半還是像我們一樣窮苦的人送的。別忘了我們怎麼樣大家聚在一起來商量每一個問題……」

是的，他終於想出了他要說的話。他看到那種冷淡、厭煩和敵意的表情從所有的臉上消逝，於是開始有了信心地說起話來。

菲兒鬆了口氣。不知爲甚麼，她感覺到有一種危險已經過去了，現在一切都好啦。她以一種欽慕的忠誠對金看着，也不想去分析這種忠誠是甚麼，後來又看看他那孱弱的寬額頭的太太，她正坐在一

雙箱子上端詳着自己的手指甲。柏特遜進來了，胳膊底下夾着他那本書，矮矮的身材，頭髮蓬鬆的，戴着一副鋼邊眼鏡，『怎麼回事呀？』他喃喃地問。菲兒一直在傾聽着金的談話，這時候就輕輕地回答了他，他接着又噁咕說，『我可要把這些書帶走。這些都是人家丟棄了的書，嗨，對了，丟棄了的……』

華京斯家的孩子大聲哭起來，好像是散會的信號似的。金叫大家把行李都搬到客廳裏來。菲兒和她母親上樓去了，他父親在後面一跛一瘸地跟着，他奉命盡力看住赫伯。

『不管怎麼樣，我決不丟下那床墊褥，』屈里曼太太堅決地說。屈里曼家很幸運，得了一床挺不錯的木棉墊褥，是附近一個比較富有的同情者捐贈的，多少年來她一直想有一牀這樣的墊褥呢。

『手推車裏放不下的呀，』菲兒說。

『爸爸可以把它扛在背上。』

『甚麼？』屈里曼問，他靠在門上。

艾美·屈里曼不理他。『老天爺哪，我們也不知怎的比來的時候東西多了一倍啦！』她四下裏看看。『我們還得帶一袋子煤走。』

他們把那部年代長久的小兒車裝得滿滿地，簡直要壓壞了。屈里曼正在笨手笨腳的想把那床墊褥捆起來，可是繩子爛了，一用勁就斷。『媽，我拎我的皮箱，一邊推車子，』菲兒說。『你拿着枕套裝着的東西，照應赫伯。』

『現在可別搗鬼啦，』屈里曼太太對赫伯說，『要不然我就狠狠地揍得你後悔都來不及。』赫伯咧嘴笑笑，點點頭，她接着說，『菲兒，教教你那爸爸怎麼打結吧。他不知道長了手指頭幹甚麼用的，』

真是天知道。」

屈里曼朝後退了一步，搓搓手。「他媽的，我上這兒來不知道幹什麼的。我已經說過這是發瘋，一點兒也不錯。要是有人以為可以隨便看中一所空房子就住進去，那真是異想天開。只怨我自己沒有拿定主意不來。」

「並不是隨便看中一所空房子哪，」菲兒尖聲說。「這個區裏有幾萬所空房子，一點也沒炸壞，可是區議會根本不肯……」

「噢，所以他們就要讓咱們大搖大擺地搬進一所房子裏來啦，唔？」他吐了口唾沫。「只怨我自己上了一羣無知無識的娘兒們的當。」

「可是這不就等於過了個假期嗎？你急甚麼呢？」

她滿知道答案是怎麼樣的。他担心丟了他那泥水匠的飯碗，可是他更怕把這種顧慮說出來。「我担心我們那個塞爾比街的房子沒了，」他噁咕道。

「喲，赫伯上哪兒去啦？」屈里曼太太慌張地喊。

「我去找他，」菲兒說。「他準是跟格雷哥·海里斯在一起。」她在一間閣樓上找到他和格雷哥，他們正打算從那裏爬到屋頂上去，等到她把他們趕到樓下來時，已經到了該出發的時候了。赫伯從樓梯扶手上滑下去，差點兒把華京斯撞倒了。接着海里斯太太又想起了她把什麼東西忘記在木架上了；柏特遜丟下兩本哲學史，第五次改變主意，還是用破大衣把書包起來。「它叫人丟不下手哪，」他道歉似的說。有兩個孩子開始大哭起來了。

金滅熄了烟頭，向大門走去。「大家全準備好了吧？」他解開鐵鍊，轉動了大鑰匙。菲兒斜倚在一個壁龕上，瞪眼看着門口，有點驚慌，好像不知道會有甚麼妖怪從外邊的黑暗裏湧現出來。可是門開了，甚麼也沒有。金跨出門去。他向警察說了句什麼。「警官……」

他們大家朝着大門走去，現在就怕具體的事發生：逮捕啦、警棍啦、會丟失這點可憐的財產啦、會被控偷竊罪啦、會來抄下他們的名字和地址，叫他們將來受到更糟的法律上的迫害啦。賀根急切憤怒地說着話，一半是自言自語，「他們這是牆倒衆人推……我可受不了……有一次在利物浦……」

「算了吧，」海里斯說。「你要連累了我們大夥兒哪。」

突然間，有人開始唱國際歌。幾個人跟着唱起來，接着唱的人更多了。後來是全體都唱起來。開頭幾句使有些佔居者感到害怕；警察也許會被激怒了來攻擊他們。但是當歌聲越來越響亮的時候，連那些最胆小的人也沒什麼恐懼了，他們也跟着唱起來。金在舞廳裏開會時所說的一切話，那些他們曾經不相信或者半信半疑的話，忽然很有力地變成是真的了。現在，在這失敗的一刻，在這堅決的歌聲裏，這個旅館、集會、目的，都成了他們的了，歌聲一直到將來還有不斷的回聲，響徹四周的黑暗，甚至透過黑暗到更遠的地方。

歌唱完了，金又走到面前。「出來罷。一批一批來。」

前邊的人向半開着的門擠過去。金大聲喊着，可是現在誰都想儘快地離開。屈里曼一家在後邊。威爾·屈里曼彎腰扛着墊褥，一隻手在推人；艾美·屈里曼當赫伯想走開時打着他，菲兒再三地說着，「忙甚麼呀？」可是金很快就把秩序恢復了，一家一家的人依次走出去，帶着許多包裹，推着小孩車

和手推車，緊緊地拉着孩子，哄着嬰兒。……臨了屈里曼一家也走近了門口。菲兒推的小孩車有一個輪子被什麼東西夾住了，赫伯撞在她身上，弄得更加狼狽。過一陣他們走出了門口，到了廣漠的黑夜裏。

有人用手電筒照了照他們的臉，金說：「這是屈里曼家的人。」他們叫屈里曼拿出居民證來看了一下。他向後踉了幾步，撞在欄杆上，墊褥掉在地上了，他慌忙地伸手到口袋裏去摸，手無意中插進了一處破縫裏拔不出來，匆忙得發抖了。菲兒抬起了頭，朝上看看那一片黑黝黝的樹林，看看陰沉的天空裏稀疏的星星。她感到頭上一陣一陣熱，好像她旁邊有翅膀在扇動着似的，使她忘了受屈辱的情景了。我永遠也不會屈服，她想，好像是在向星星說話，向大樹周圍的一片廣漠的黑夜說話。

最後他們終於又沿着大路，在樹蔭底下向前走了，他們從危險地帶走到了旁邊的小路上，還不分知道到底是已經逃出來了呢，還是仍舊會被拉回去在警察燈光下受訊問。「他爲什麼要看我的居民證呢？」屈里曼壓低了聲音不斷地問。他把墊褥扔下，靠着粗木柵（原來的鐵欄杆爲了戰爭之用而換成木頭的了），揩揩額頭。「我這一下可完了。」

「他們是存心吓唬咱們的，」菲兒狠狠地說。

有個人跑過來，她不禁嚇了一跳，生怕是一個警察聽見了她的話。那人原來是泰德·金。他緊緊地握着她的手。「不能就這樣讓你走而不謝謝你。你真不錯。」他說完就又跑回到旅館門口的台階那裏去了。菲兒在黑暗裏羞得滿臉通紅，心裏慶幸她媽看不見她的臉。她回想着過去兩星期裏的種種事情，要想一想爲什麼金這樣對她說，她曾經主動地做了各種零碎事情，她也曾主張鬥爭到底……也

許是因爲那一次在失敗的情緒和糧食缺乏開始使大家的脾氣急躁的時候，她給海里斯太太跟華京斯太太做了和事老罷。或者是因爲賀根太太那次抱着孩子在樓梯上滑了一交，她想法子拉住了她罷。她從追思自己的優點聯想起過去兩星期佔居生活中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在那間大屋子裏他們用一架舊留聲機放着破唱片大家跳舞，泰德·金領導的政治學習小組，她和柏特遜先生的談話（她只懂得他那哲學言論的十分之一，聽完了還懷疑他自己也未必比她懂多少），他們爲了要想使用廚房裏那個年久失修的鐵灶而費了多少心血，後來還是格雷哥和赫伯發現一個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地窖裏有半地窖煤。可是，究竟金是爲了什麼認爲她真不錯呢？

「他說甚麼？」屈里曼一定要問個明白。

「他說別管閒事，」他太太回答說。「走罷。」

他哼了一聲，想把捲着的床墊扛起來，他靠在木柵上，赫伯幫着他，赫伯把頭鑽到墊褥下邊，高興地喊叫着把它頂了起來。「叫他別這樣，」屈里曼低聲說，一邊跟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看他準把警察給叫了來。」屈里曼太太一邊肩膀上搭着一個枕套，菲兒一隻手推着車，帶頭走着，屈里曼哼唧唧地在後邊跟着。

回家的路上又無聊又受罪，走了三個多鐘頭。主要的麻煩就是那條墊褥。屈里曼又氣又累，好幾次要扔下不管了，可是他太太決不肯放棄。「只要我們從這次事件裏得到這床墊褥，我們就不會感到被他們打敗了。」屈里曼的膝蓋也彎了，頭也越來越抬不起來，一路上低聲地怨天怨地。有一次在路中間忽然最主要的一段繩子斷了，他只得在污泥裏把這床墊褥拖過去躲開一部卡車，還有一次他往前

擇了個狗吃屎。

菲兒要求輪流攆一下，讓他去推車，可是他拒絕了。不能讓人家說看見他在推小孩車而女兒倒拚了命攆着一條沉重的墊褥呀？在這段痛苦的行程中只有赫伯是興高采烈的，他在他彎腰曲背的爸爸周圍跑過來跑過去，用肩膀把墊褥推一下，還推測下一次它會朝哪個方向滑下來。

在一個黑暗的巷口，屈里曼把沉重的墊褥扔下來的時候，噤咕說：「有甚麼用哪？到了家門口，房子也準沒有了。我真是個傻瓜蛋。」

「去喝一杯接接氣吧，」他太太安慰他說。「喝杯黑啤酒去得了。」

他埋怨着拒絕了，可是最後她抓着他肩膀把他推向拐角的一家酒館去。他走開了，感到輕鬆，但是還不怎麼願意忘掉他的一肚子怨氣，並且扛着墊褥走了那麼久，現在忽然放下，身上輕了反而走不穩了。

菲兒很想在手提箱上坐一會兒，可是這箱子不夠結實。她想解開一段打着結子的繩子把手提箱縛在小孩車的推把上面。她所寶貴的財產全部在這箱子裏，決不能讓它有丟失的危險。後來，屈里曼太太因為丈夫好久不回來着急了，派赫伯到酒館門口去張望一下。

他飛奔回來。「他睡着啦。」於是菲兒跑去，看見她爸爸癱在一個角落裏。她推了他一下，可是他只是更吃力地點點頭，又搖搖頭。

「他喝完了他那杯酒就立刻睡着了，」那個瘦瘦的女招待說。「捏住他的鼻子，阿妹，他就會亂嚷嚷，那他就醒過來了。」

菲兒用她閑着的一隻手推她爸爸，好容易他醒了。他瞪着眼睛看看，口齒不清地說：「你來這種地方幹什麼？」站了起來又坐下去，緊緊地皺着眉頭，打了個呵欠。

「把他帶出去，隨他上哪兒算了，」那個女招待和氣地說。

屈里曼在街上站着搖晃了一會兒，又打個呵欠，然後才走回那條巷子去。「昨兒晚上我眼都沒合上，」他不服氣地並且自艾自怨地說。「一刻也沒合上眼。你們是知道的。」

當赫伯想把墊褥抬到他背上去的時候，他摔倒了，屈里曼太太開始擔心她終於不得不放棄她的心愛的東西了。可是她一軟下來，屈里曼却堅持起來。「要是這玩意兒把我累死了，你們知道是誰的罪過，」他說，搖搖晃晃地走了一會兒之後，他倒比以前脚步穩了些，最後又撞了一根電燈柱子，朝旁邊摔倒了。

赫伯又幫着父親重新措起來再走，屈里曼太太看他那蒼白的臉色和急促的喘氣，倒越來越擔心。可是他一定要往前踉蹌地走，赫伯給他帶路。菲兒在後邊推着車，有時候落後了一大截路，等到屈里曼出一回事，她又趕上了。好不容易地認出了路上的一些標誌，終於他們靠近家了。

赫伯高喊一聲就箭似地飛跑前去，儘管他母親在叫他，可是他這次倒是受了冤枉，因為他同着麥特·李走過來了。麥特是一個碼頭工人，是屈里曼家大女兒尼兒的丈夫。麥特一看見他們立刻大笑起來，從丈人背上接過墊褥來，很熟練地扛在肩上，輕快地往前走。屈里曼倚着牆說：「我的心跳得像匹馬，要是我死了，你們知道是誰的罪過。」

「你本來不該這樣措東西的，威爾，你不該措的，」他太太說，這時候後悔得幾乎要哭出來。

「問問他房子還在不在，」屈里曼氣喘喘地說。「準沒了。被人利用，我們真是被人利用。」

「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在你們那裏住一兩天嗎？」屈里曼太太追上去問她的女婿。

「你還是問尼兒罷，」他回答說，搔搔他那硬硬的黃赤色的頭髮。「我是愛熱鬧的，不過尼兒是你自己的女兒。不如問她罷。」

「我去看看我們的房子還空不空着，」菲兒不耐煩地說。

她跑着走開了，還拎着手提箱。麥特和屈里曼趁着公雞酒館沒有關門之前進去趕快喝一杯。屈里曼太太把墊褥拖到了一家大門口，赫伯這時候看見了兩個和他年紀差不多的朋友，就衝過馬路去，要向他們誇說他在佔居期間的種種英勇事蹟，差一點被汽車撞傷了。

「你真要把我急死啦，」屈里曼太太並不是特別對哪個人說。

菲兒在人行道上跑過來，黑髮辮甩來甩去。「我們得救啦，」她喊道。「租是租出去了，可是明天才有人搬進來。我們還來得及呢。」

「到公雞去把你爸爸和麥特叫回來，」她母親說。「我們只好這樣希望罷了。赫伯到哪兒去了？」

於是，沒找到赫伯，他們就又開始走了。屈里曼太太走在前頭，去向二房東班丁家說明他們回來了。菲兒把推車交給麥特，趕忙拎着箱子跑上樓去幫她母親辦交涉。班丁太太，一個頭髮灰白面貌平庸的女人，患着咳嗽病，在上帝、法律和屈里曼家面前推卸一切責任。「他們預付給我五個先令，我都花了，我憑什麼不呢？我要大家都不吃虧，上帝給我做個主罷。要是你們能想法子解決，你們就去解

決好了，可別把我也拖進去。」

「難道你把房子租給我們不比租給不認識的人好嗎？」

「我並沒有說我不願意呀，不過我決不要捲到人家的麻煩事兒裏去。明天早上華生太太來的時候你們自己去跟她交涉好了。我對你們無仇無怨，對她也一樣。不過，你們總算是我們認識的吧——是嗎，老爹？」

班丁先生祇穿件襯衫，拖着雙破爛拖鞋，往上推一推他那副最新的眼鏡（他常在附近的街攤上買新眼鏡的），喉嚨裏哼了一聲。班丁家大女兒如璧，腦筋不怎麼健全，在外邊跟人家做些零碎打掃工作，這時候用她那又粗又短的手掩着嘴吃吃地笑起來。他們家的兒子還沒回來，可是七歲的小女兒却在桌子底下用粉筆在棕色的地板油布上畫着畫。

菲兒在那四周掛滿了鍋子罐子的樓梯口上站着聽了一會兒，就走進來了，「我們把錢付給班丁太太，」她建議說，「她就可以把人家的定洋退還了。」

「那決不行，」班丁太太回答說，「如果你們惹起了事情，那就該你們去對付。我並不阻止你們搬進來，可是以後就是你們的責任了。既然你們要這樣做，所有的定洋都得由你們去退還。我是每個人都不吃虧的，不過他們怎麼解決，可就不關我的事了。」

「他們沒把你們關進監牢去嗎？」班丁忽然感興趣地問，可是因為沒有人睬他，就又重新去搞他的足球彩票去了。

麥特推了那輛堆滿東西的小孩車來了。「在這兒啦，媽，」他對屈里曼太太說。「我再去把墊褥拿

上來，回頭再同你們家老頭兒去喝最後半杯，聊一下天。他已經不行了。」

「等一下，」屈里曼太太說。可是他已經吹着口哨跑下樓去了，過了一會，他很麻俐地扛着床墊上來，往屋子中間一放，對着他喜歡的班丁太太擠了擠眼，就走了。

「你們去的時候可並沒有這玩意兒呀，」班丁太太說，頗感興趣地看着那條床墊，因為這條墊褥雖然一路上弄髒了些，但是還很顯眼。「我可不能讓偷來的東西拿到這兒來呀，艾美·屈里曼。」

「這是人家送給我們的，」屈里曼太太憤憤地說。

「你怎麼知道原不是偷來的呢？」班丁把眼鏡挪到鼻子尖上問。「這可有點兒叫人懷疑，把這麼好一床墊褥送人？」

「這一點兒也沒什麼可懷疑的，」菲兒插嘴說。

「你怎麼知道的呢？」班丁惡狠狠地問。「那麼，好罷，無所不知的小姐，請你告訴我，你為什麼沒有受到最嚴厲的法律處分呢？」

「因為我們沒有做什麼錯事。」

「我來告訴你吧。因為他們已經下令逮捕了爲首的人。一共五個人，都是地方自治主義者，泰德·勃萊姆利是其中之一，都是由於煽動侵犯別人的財產因之而被傳喚了去的。」班丁喜歡在話裏夾上一兩個不相干的字，使得它個給人聽起來更神氣些。「要是他們抓了一大批小嘍囉，那就反而會引起同情，並且混亂其事情。所以他們才讓你們漏了網。你們不過是些小魚而已，你們都是。小魚，」他重複着說，爲詞令的佳妙而感到得意，好像他準備看到菲兒在他這種尖銳的比喻之下會縮小一半，再四

面看看，等着人家喝彩。

可是兩家的家主婦都已經在忙於更重要的事——討論怎麼處置這條大墊褥。她們這裏一共有兩間屋子，自來水龍頭和一個小煤汽爐在樓梯口。屈里曼家本來住在裏間，比較小些；班丁太太提議說，如果他們要回這間屋子，那麼至少應該用這條新床墊和她現在用的那條馬鬃墊子對換一下。因為那個墊子比她那張銅床小。「我可以加上一張安樂椅來作交換，」她懇求說，「祇要底下略為補一補就可以用的。」但是正當屈里曼太太將要軟下來的時候，菲兒到裏間屋子看了一下，發現自己家留下的一點傢具已經給賣掉了——那張鐵床，屏風，和那幅「麥費京之園」的圖畫——現在剩下的祇有一塊破破爛爛的地氈，一些鋪地板的油布，一張竹桌，一張凳子和兩張座位上的籐已經破了的椅子。「我是有權利那樣做的，」班丁太太說，「你們說過如果你們走了一個禮拜不回來，那就是永遠不回來了。」這麼一來，屈里曼太太更加堅決要保留她那作為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唯一剩下的保證——那床軟木棉墊褥。

菲兒和她媽媽把床墊抬到裏間去。他們有一張帆布床，還有小孩車上的一個長墊子，可以給菲兒和赫伯睡；班丁太太探頭進來說，那個小床墊並沒有賣掉，只是借了給樓下的德夫太太，因為她剛生了個孩子，她的妹妹來住，——明天就可以還的。屈里曼太太說赫伯可以在大床墊的腳頭睡一晚上，菲兒就可以睡帆布床了。

菲兒溜出門去，匆匆地沿着街走。卡普蘭家的窗口還有燈光，她就走上樓去敲門。卡普蘭太太開了門，板着臉說，是的，凱絲在家；菲兒穿過去到凱絲的小屋子裏，這屋子是她羨慕得了不得的。凱絲

正在煤氣火爐前面烘着她剛洗過的頭髮，仰面躺在地上，把腳擱在床上。「唷，菲兒，你怎麼來啦，」她說，把一本包着紙封面的書死在雞尾酒後放下，姿勢仍舊不變。她穿着一件寬敞的粉紅色的晨衣，和連有短褲的襯衣。「事情怎麼樣？」

「他們最後還是把我們趕了出來，」菲兒說，跨過凱絲的身子，在床上坐下。「可是在那裏的時候可真好玩兒哪。」

凱絲伸手去拿了一包「忍冬」牌香烟，往菲兒身上一扔。「你們幹了些甚麼呢？我到過那地方。我看大概沒有燈吧。到晚上準是一片黑暗，是不是？」

「我們有一些蠟燭，」菲兒含糊地說。她點了支烟，吸了一口。她坐在那裏，瞧瞧在地下躺着的凱絲，感到過去兩星期的經歷有一種新的魔力，長久等待的鬱悶和不安的情緒逐漸消逝了，剩下的僅是探險的興奮的情景。「我們做了各種各樣的事。」

「我知道準是那樣，」凱絲說，略微有點醋意。「譬如說？」

「喲，」菲兒沉思着說，好像在許許多多樂趣中選擇一個，「當然囉，我們開過音樂會。有一個人口琴吹得可真好，我們好些人唱歌。我們還開過討論會。都很有意思——真是有意思。」

「跳舞了嗎？」

「呵，對了，跳舞。狄克——就是吹口琴的那個人——跳起華爾茲舞這一類的東西來真了不起，我們還有一架鬧哄哄的舊留聲機。」

「你跟誰跳舞來着？」

「唔，有個畢爾·海里斯——你不認識的，他家在史特普尼——他愛上了梅琪。你也不認識她，她家在懷特察普爾。他們倆以前沒見過的。真是一段愛情故事呢。」

「那麼誰愛上了你呢？」

「沒有一定什麼人，」菲兒使勁吸了口烟，有點噙着了。「我就是樂了一場，」她拍拍胸脯。「有啊，好多，好多呢。可是說名字也白費，你反正都不認識。」

「也許下一次我也來。」凱絲坐了起來，用手指順一順頭髮。「行了，」她開始用髮夾把頭髮夾起來。

「我在勃里尼店裏的事情怎麼樣啦？」

「丟啦——你還以為怎麼着？現在他們僱了一個高高的女孩子，鼻子上有道皺紋的。我並不認識她，只是去看過一趟。」

「你們那裏有什麼機會嗎？我爸爸担心得要命，怕他那倫敦市議會底下的工作丟了。」

「不大容易，」凱絲說，拿着鏡子在端詳着自己。「像我們那種地方想來找事的人可多啦。無論如何，你的希望不大，又沒有經驗。」

「那麼你呢？」

「那是運氣好，我親愛的——還有人品。」她兩手托着後腦，裝出姿勢，斜瞟了菲兒一眼，菲兒看着有點兒反感。「不過，要是有了空缺，我就通知你罷。」她對於三個月前在倫敦西區一家旅館裏得到的一個工作還是既驕傲又賣弄。

「我總會找到點事兒做的，你不必麻煩了。」菲兒站起身來，把衣服弄弄平了。「你這一向幹了些甚麼呀？」

「還不是跟過去一樣，不過上星期五我跟一個人去跳舞了，你絕對猜不到的。你說是誰？」

「你不是說我絕對猜不到嗎？」

「還是可以試一下呀。」

「德夫。」

凱絲噘噘嘴，仍在夾着頭髮。「準是有誰告訴你了。」

菲兒走向門口。「我只想打聽一下我那個工作怎麼樣了。爸爸心情很壞，而且他又患了感冒。如果他被倫敦市議會開除了，他會怪我的。」

「他當然會被開除的，」凱絲神氣十足地說。「他們現在準要拿他開刀了。你還滿以為怎麼樣哪？」

可是當她下樓的時候，菲兒不禁咧着嘴私自笑起來，再一次回想到這使人迷惑的兩星期生活。她想：我很不錯，是不是？我究竟怎麼不錯呢？當然，我是不錯……她走到街上的時候，她重新有那種感覺，就像從被圍困的旅館裏走出來，投入充滿樹林和星星的廣漠的黑夜中時那樣，感到渺小，茫然，被人擊敗了，可是追根究底說起來，又好像完全沒有失敗。她好像自己居高臨下在那裏看着她自己，說：下邊在街上走着的是菲兒·屈里曼。你永遠也想不到她過去這兩星期經歷了些什麼。那是菲兒·屈

里曼·菲兒·屈里曼。好像她所體驗的整個秘密都包涵在她的名字裏了，她的名字聽起來又奇怪又使

人興奮。菲兒·屈里曼，她很不錯。我真想多知道一些關於她的事情，那女孩子可真有點道理。好好地注意她。

二 蘭開郡

如果他在夏季氣候裏回來，也許不至於感到這樣極端的對照。可是在這個陰沉的秋日，潮濕的風從西方吹來，頭上陰沉沉霧濛濛的雲在飄浮翻騰，他發現在印度、緬甸和馬來亞過了三年使他忘記了家鄉到底是什麼樣。山丘在雨霧中變得模糊了，被傾斜的雨絲遮得看不清了，又沉浸在一片青灰色裏，好像山峯都被磨成潮濕的粉末，在這一片起伏伸展的混沌之中慢慢地落下來。天幕越飄越低了，撫拂着烟囱尖，荒涼的紗廠和鐵工廠、釀酒廠和屠宰場、鍋爐和泥污的河流、化學工廠和煤井，這些地方冒的烟更加使得天地混沌成一大片死灰色。左一條街右一條街上都是傾圮的灰房子。當他黯然地朝外看的時候，一陣急雨打在車窗上，好像祖國對他發出憤怒的責備，而他對祖國也感覺到一種出乎意外的厭惡。

坐在對面的兩個人，本來在低聲聊天的，現在却提高了嗓子。『不要管他多麼了不起，我告訴你。一個人就是要有腦子才行。這下叫他啞口無言啦。嗨，我說呀，你那腦袋裏的亮光就像螢火蟲屁股上的那麼一點兒。』

他們倆都笑了，在風聲呼嘯中，他們的聲音又低了下去。狄克感到不像原先那樣格格不入了。那

種清晰、硬澀而有信心的蘭開郡口音使他終於覺得自在起來，儘管有灰色的風和擁擠的烟肉。他瞌睡了一會，突然驚醒，再看看那種風中的雨絲，又睡着了。最後他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車站名字而醒過來，直着身子坐起，比較感興趣了，一面把上衣穿好。這件專門發給復員軍人的現成的上衣，胳肢窩底下太小了些；他有點後悔當時沒有挑選那套比較合身的鮮藍色衣褲，而要了這件稍微嫌緊的棕色花呢上衣和這條略嫌大一些的灰色褲子。他最後還是無可奈何地選定了，隨便怎樣的平民衣服總比那件汗味薰人的卡嘰軍服強些。

現在他又睡着了，等到醒來，發現已經到了目的地，黃昏也來臨了。他從行李架上趕緊拿起了箱子和紙匣，對面坐着的有一個人說：『這種天氣哪，人都得長像鴨掌那樣的腳才行。』

他匆匆忙忙下了車，在昏暗的有圓頂的火車站裏，一時辨不了方向，後來才朝着出口處走去。雨絲打在木柵上，他剛從一節關起來的車廂裏出來，覺得風很冷。他心裏想，不知道他的電報及時送到了沒有；不知道有沒有人在收票處接他。我但願沒有。他把大衣扣好，那些鈕扣洞都是硬硬的；到了收票處，他還以為收票員會認識他——他一看見這個收票員就覺得面熟。沒有人認識他；沒有人來接他。他有點兒失望。無論下不下雨，愛麗思總該來接的呀。

出了火車站，他走到最近的一個電車站。二十三路電車差不多可以一直乘到家門口。可是他在那簡陋的棚子裏等了將近一刻鐘光景，二十三路電車才來，鏗鏘地響着，濺着水；他担心佔不到一個座位——在他前邊還有五六個拎着買東西的袋子的女人，不過他總算弄到了一個座位。他的大衣濕透了，那頂復員時發的呢帽變得緊箍在額上；他把帽子朝後推了推，帽沿上的水順着脖子流下來。爬到一

樓上，他點燃了一支烟吸着，感到舒服了些，車子一面開進了市中心區。那是市政廳，後來添的那些富麗堂皇的白色擴建工程，在一九一九年大家都引以為傲，儘是石獅子和希臘哥林多式的柱子形成的拱廊。現在可相當骯髒了——廣場中間有一個破破爛爛的給雨淋溼了的公園。對面那家大電影院炫耀着金碧輝煌的色彩和廣告（『午間的恐怖』……還有什麼『百老匯羣美會』），顯然已代替了市政廳而成爲全城生活的中心。接着電車馳過一條商業大街，轉入一個工業區，好些工廠和破陋的房子，令人敬而遠之的教堂和一排排都是一模一樣的住宅。

他現在祇感到一陣混亂的回憶的痛楚，越來越渴望着家。前邊座位上那個人向他旁邊一個瘦瘦的、長着鷹鉤鼻子、圍了一條顏色俗豔的圍巾的人說：『你好像情況好轉啦。怎麼？到底還是找到了事做啦？』

『我再也不做事了，』那人油腔滑調地說，『我每個禮拜五有一筆可靠的收入，這正合我的脾胃。』

他們倆笑了。狄克揩掉了車窗玻璃上的水蒸汽，向外邊看着他歸途上的各種標誌——闊別了三年的街道，店舖和教堂。雨絲造成一層隔離的霧幕，使他無法感到自己就是他所重新投入的這個熟悉的世界的一部分，可是雨霧却又是這個世界的不可少的一面，把他團團圍住，使他不必說什麼滄海桑田，今非昔比那一套廢話了。所以他自已覺得好像是到曼徹斯特旅行了一次，當天回家似的，好像是個鬼魂被一陣灰色的風吹回到了一片迷濛之中，感到茫無頭緒。忽然間對面馳來了一輛電車擦肩而過，前面發亮的軌道伸展前去，使他回憶起過去，不禁微笑起來。他在學校裏的時候，曾經得過『城

市美化協會」舉辦的一年一度的論文競賽一等獎。他曾建議把電車軌道拆除，種上一排排的樹——白楊樹，如果他沒記錯的話——並且把喀勃登路上的房子全都油漆成綠色。在給獎大會上，市長還和他握了手，他領到了一本皮面精裝的匹克尉克俱樂部遺稿，並且被誇為「有前途的青年」。怎麼給他想出來的這麼一個白楊綠漆的計劃呢？他學生時代已成了久遠的過去，消失在比雨景更渺茫的霧中。

他買的車票只能乘到這一站，所以他就在這裏下車。他過去爲了省一個辨士，總是在這一站下車，所以今天也自然而然地告訴售票員要買票到這一站，現在倒只好在雨中多走一段本來不必走的路了。後來他向左拐入一些彎彎曲曲的小街側巷裏，還是鋪着石子的路面，接連着一些又骯髒又泥濘的里弄和堆着灰燼和垃圾桶的小院子。他越過一條水道，走過那片堆着作爲住家的一些破舊公共汽車和火車車廂的空地，轉出來到一個略爲好一些的地段。

他停在一所房子面前，那裏有兩層發白的石級，用柵欄圍起來的小花園，兩呎來深，種着些憔悴的水蠟樹叢。他敲了敲門，站着心裏直跳。他聽到屋裏椅子推動的聲音，有人叫了一聲，接着門就打開了。是愛麗思。她定睛看了一下，就輕輕地尖聲叫起來，「啊，是狄克，」往後倒退了一步。他走了進去，把提箱和紙盒放下，解開大衣上那些難解的扣子。「狄克，」她又說，這次響了一點，伸手抱住他的脖子。「啊唷，你身上濕啦。」她縮了回去，然後伸着頭來親親他的臉頰。「媽着急得要命。你怎麼不先打個電報呢？」

「我打啦。」他皺皺眉頭，想把她推開，可是接着就聽到他媽在廚房門口了，「是的，媽，我回來啦。」

愛麗思讓他走過去，他終於把大衣脫下了，扔在過道的椅子上，張開了雙臂和他媽擁抱。她吻了他，一邊抽噎着。「瞧我這傻勁兒！我還跟自己說，不管怎麼樣，我決不哭。瞧瞧我！真是個老不中用的東西了。」他所有的煩惱都消失了，緊緊地擁抱他媽媽，現在他快樂了，終於令人不能置信地回到了家。他很快樂。他隱約覺得他父親站在廚房鐵灶旁邊，沒有穿上衣，手裏拿着張報紙，眼鏡在鼻子尖上危危欲墜地架着，前額比以前略微禿了些；可是他一下子只記得他母親，把其餘的人一概忘記了。一陣想哭的哽咽使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可是他控制住自己，推開了他母親，用胳膊扶住她。

「唷，媽，你看起來比以前年輕啦。真的。」

她笑了，而她的笑聲的確是顯得年輕。「我從來還沒聽說過歲月 and 憂愁會使一個人的臉顯得更年輕的。」可是她立刻又恢復了原狀，用花布圍裙角拭去眼淚，四下裏看看有什麼活可做。白士德先生慢慢地向前走來。

「喂，孩子……你回來啦。對不起，我們沒有遇上一天比較好的天氣來歡迎你。可是我們又不知道你究竟哪天到。」

「我今天早上發了個電報的。」

「來罷，坐下。」他母親推他坐在一張椅子裏，那扶手已經被白士德家三代用得發光了。「我去給你做杯茶喝。愛麗思，把那雙舊拖鞋拿出來，讓我把它烘熱了。來。」她要蹲下去給他解鞋帶，可是他

輕輕地把她推開，自己解了鞋帶。她遞給他一雙縫補過的毡鞋。「來，靠近火坐罷。嗨，糟糕，我不知怎麼回事了。」

「要不要我跑去看看帕娣在不在家？」愛麗思問。「我知道她本來要早些回家的，因為怕萬一他今天回來。」

「不，」狄克說，「這會兒先不讓別人家知道罷。」

「要是她聽說你回來了而沒有人通知她，她會生氣的，」愛麗思抗議說。狄克看了她一眼。她沒有怎麼改變，祇是胖了點，使她看上去白一些，臉頰更紅潤。她頭髮的梳法不同了，好像多了些小鬚鬚呀什麼的，他也弄不清楚，反正把她的臉襯托得更圓了。他母親也是，初看上去還是和從前差不多，但是現在他認為她眼梢的皺紋增多了，而且看起來顯得很疲倦。只有他父親沒有改變，他那灰色眼睛裏仍然閃耀着同樣的光彩，還是在說話之前先用手指那樣指着你。也許頭髮禿了些，說話慢了，——不過那也許是因為他要在娘兒們大驚小怪的時候故意保持莊嚴的緣故。愛麗思走到過道裏去，這會兒固執地揚言，「我要去告訴她。」

「唔，你覺得怎麼樣哪，孩子？」白士德問，他妻子正在忙着拿茶具。

「你現在那傷寒病完全好了罷？」白士德太太急切地停下來問。

「完全好了。這趟海上旅行使我身體完全復原了。」

大家又靜了一會。白士德就像他在感到不安時，很費勁地想找句什麼動聽的話來顯得出眾那樣，於是說話時更帶着蘭開郡口音。「可不是嗎，有那麼多的話要說，一個人搞糊塗了。簡直不知道打哪

兒說起，好像一團亂麻。」

「得過些時候呢，」狄克表示同意，懶洋洋地凝神看着廚房的爐火。一會兒他覺得好像自己根本就沒有離家出去過；一會兒又感到好像自己是在一個陌生人家，說話得字字小心。「你知道狗在躺下去之前有時候要繞好多個圈子，——儘管牠最後還是在原來的地方躺下。」

「得過些時候呢，」白士德重複說。「你還會發現這兒有許多的變化。」

「不見得有那麼多，」白士德太太插嘴說，手裏拿着灌滿了的水壺。「要是你相信報上說的那一套，你會以為一切都糟透了；可是實在沒什麼大改變。」

「你媽不是從政治方面來談，不妨這麼說，」白士德說。「你回來得正是時候。元旦就是我們接收煤礦的日子。」

「那關他什麼事哪？」白士德太太帶點不高興的口氣問。「我可不能讓你又把咱們狄克送進煤礦裏去。」

狄克迴避了她那半問話性質的口吻，他父親不動聲色地繼續說。「那隨便他自己。這是個自由的國家。且不管這些，可是他總可以來瞧瞧咱們國旗在礦地上昇起來哪。」

「我倒想去看看，」狄克含糊地說。「可是我在安定下來以前想要休息幾天。就像你們說的，一切都改變了。也許我也改變了一些。不管怎麼樣，我總大了三歲。我想自己摸索一會兒。」

「很在理，」他父親說。「誰也不想逼你。」

可是白士德太太還不肯立刻放棄煤礦這個話題。「當年你摔傷了腿，恰好給調去做檢查重量的

工作，你還不是高興得要命。無非是因為你自己在地面上幹了這麼久，你就要別人下坑道去——無非是因為你們現在有了個煤礦局來代替從前的東家。」

「啊，」白士德說，「我們現在從那批礦主的血腥的手裏把礦奪了來，難道還不該爲它得意嗎？」

「你現在並不在工會裏當職員呀。可別忘了，你當然可以隨意信口開河，因爲你的薪水是礦工們一個個辨士湊起來的——」

「嗨，嗨，得啦，」狄克喊道。「我可不是回來聽你們倆爭吵的。我回家來是爲了喝杯茶的。而且老遠地從新加坡來的呢。」

「噢，我這是怎麼啦？」她說，立刻趕到爐灶邊去。大門開了，愛麗思急急忙忙跑了進來。「別把雨水洒得到處都是啊，」白士德太太噉咕着。「瞧你，氣喘得就像個海豬似的。把大衣脫在過道裏，然後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

愛麗思做了個鬼臉，走了出去。白士德太太轉向狄克說，「我們本來計劃得那麼好，要想在客廳裏開個頭等的宴會，可是現在一切計劃都烟消雲散，完之大吉。哎呀，我希望這可不是爐子裏烤的蛋糕的預兆哪。」她在爐子前跪下，用圍裙包着手輕輕地打開爐子門。「呀，我烤的小蛋糕總是塗黃油的——面朝下。」

客廳裏的宴會開不成，狄克倒很高興。不但是因爲客廳既陰冷又潮濕，而且因爲他還沒有失去童年時對於客廳裏那些像片的恐懼——都是些很粗糙的放大像片，像片上是些戴便帽、長着鷹鉤鼻子的老太太們和剪短了頭髮額上覆着一排劉海的男人們，對他瞪眼看着使他侷促不安。最糟的是祖父那

張褪了色、模糊了的像片，看起來好像是一隻受了驚的貓頭鷹從一塊破爛的地氈後面注視着你。他小時候曾經有一兩次因為淘氣而被關禁在這間屋子裏，那貓頭鷹祖父好像知道他腦子裏所有的念頭，簡直隨時要撲到他身上來似的。

愛麗思回到屋裏來了，甩着鬆散了的頭髮。「狄克，你把海上的風全給帶來了。昨天這裏還像小池塘似地風平浪靜呢，你們大家來打岔，我本來要說的是，帕娣還沒回家，所以我留了話，叫她一回家立刻就來這兒。」

她比以前粗魯些了，比較自信而且胖了些。可是一個女孩子在十七歲到二十歲當中總是有些改變的。

「還在紗廠裏嗎？」狄克問。

她點點頭。「對我很合式的，我現在幹活挺不錯了呢。你要是現在看到我們廠，你會認不出了。已經像模像樣地弄乾淨了。你知道帕娣到却爾各特那裏去工作了嗎？」

「知道，她寫信說起了。」

「她是個挺聰明的姑娘，」白士德太太說。「她在軍火工廠裏的時候上過夜校，現在成了個速記打字員了。不過，也算是好運氣，能進像却爾各特這樣一個有名望的老牌事務所。」

「天下的律師全是壞蛋，」白士德和謫而武斷地說。「他們的事業都是在傻瓜們頭上建立起來的。却爾各特是最壞的之一，和大地主搞在一起，可是他的末日快來了。土地也會跟鋼鐵和煤一樣收歸國有，等着瞧吧。」

「鋼鐵還沒有收歸國有罷？」狄克問。

「還沒有，不過一年光景就會這樣做的。你瞧着，還有土地呢。」

「三年多沒見面啦，你就不能談談比政治好點兒的事哪？」白士德太太問，「謝謝老天爺，小蛋糕還沒烤焦呢。」她忙着把鹹的甜的當作晚餐的茶點都擺上了桌子：黃油小麵包、餡餅、果醬、蛋糕、牛肚、等等。

「我們那時候常在街上集會，馬路上張掛着橫幅的大標語以及各種各樣像這類的東西，」愛麗思說，「現在戰爭結束好久了，你看不到這些了。」

「那倒要謝天謝地。」

她靠着桌子，雙手托着頭，直對他端詳，他並不喜歡她這樣瞧他。「嗨，你怎麼不挑選一套綠的或者藍的衣服呢？」她最後說。「我們廠裏就有人穿那樣的。我喜歡淺顏色。」

「祇要我自己喜歡就成了，用不着你喜歡。」

她仍然凝視着他，接着說：「你打算做甚麼工作呢？帕娣不會喜歡你重新回到煤礦裏去的。」

「得了，得了，」白士德太太說。「他剛回到家，我可不能讓大夥兒就來折磨他。」

「麥克·比弗斯現在怎麼樣？」狄克問。

「他自願要回到煤礦裏工作，才退了伍，」白士德說。「這孩子可真不錯。在煤礦生產委員會裏就算他年紀最小，說話最多，嘿，當時礦方可不是想盡方法要把他搞掉嗎？不過那種黑暗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漢德森先生現在當了經理——不再是副經理了。」

「可是我們上回要你們送一點煤，瞧瞧那麻煩勁兒。」白士德太太說。「你們那委員會先去找管煤的書記，他說他是由別人領導的，後來你又去找這個官員那個官員，每個都推來推去，最後找到了頂高的一個官兒，却碰了一鼻子灰。結果他們還是叫你去那個管煤的書記，一切都怪在他頭上，其實你一直明白是別人的過錯。」

「都是那個新任的副經理，李卡茲先生，」白士德說。

他太太打斷了他的話頭。「好啦，別說了，狄克，來拿你的茶，吃點兒牛肚罷。」

「那全是從前的礦方的最後掙扎，」白士德接着說。「要表示給你瞧他們下台的時候是多麼不甘心。」

「我以為你們還是用原來的管理人員呢，」愛麗思說。

「你不懂得這些事，」他回答說，摘下眼鏡，摺好了放進背心口袋裏。「礦都收歸國有了，怎麼還能用原來的人呢，可是跟你辯有什麼用哪？」

「一點兒也沒用，」白士德太太說。「來吧，喝茶吧。」

「我瞧的一次下礦是在布拉克普爾的模型煤礦裏，」愛麗思說。「花那三個辨士真不值得呢。」

有人敲前門，愛麗思跑去開門。白士德太太對狄克點點頭。他塞了一塊牛肚在嘴裏咕嚕着，當帕娣·海孟斯走進屋，愛麗思在後邊跟着進來的時候，他還在咕嚕着呢。白士德太太說：「他到底回來啦！」又有敲門聲，愛麗思咧着嘴呆了一下，又跑去開門，別人都都不經心地微笑着等她回來。

她一面笑一面揮着一個黃信封走進來。「白士德家電報。」

「準是我的，」狄克說。

果然是。大家都笑了，帕娣在狄克旁邊坐下。她問他回家的旅途上的情形，以及爲什麼復員得那麼慢；他借這機會好好地端詳她一番。可不是嗎？這就是一個改變。這個帕娣完全不是他記憶中的和他一道騎車、游泳和跳舞的帕娣。她穿得講究些了，是的，打扮得不同了，有一種沉着能幹的派頭；頗像電影裏的那種頭等速寫打字員的樣子，穿一件白綢襯衫，下面是裁製合身的深色裙子。頭髮的式樣簡簡單單，可是看得出是花了不少錢在那上面的；總的說來，是很光滑利落的；戴了一隻小金手錶。並不完全如此，但是也差不離了。她的眼光碰上了他的，報以微微一笑。

當她微笑的時候，他看到了他所一向熟識的帕娣，從破舊的像片上向他微笑的帕娣，那張像片至今還夾在他懷裏的筆記本裏。可是，他看着她的時候，不免覺得她有些改變了，他漸漸看出家裏人對她採取着不一致的態度。愛麗思是全心全意擁護這個新的帕娣的，白士德太太則有些保留，而白士德却不怎麼喜歡她。狄克從他父親對她說話時那種特別客氣的口吻中就知道那即使不是敵意也是厭惡的表示。

他發現家裏人對帕娣的不同態度之後倒很高興。這使他莫名其妙地感到泰然自若，使他覺得自己終於成了局內人，不再像個莽撞的生客，問這問那的，而是家庭裏的一員，不感到難於應付了。眼看着帕娣和大夥兒一道坐着，他却覺得傾向於他父親，在這個沒有說明的家庭意見分歧中，他好像是站在他父親那一邊的——雖然並不是反對帕娣。他仍然感到無法把兩個帕娣統一起來，不過他也沒有因此而對現在的帕娣發生反感。不，他對她是感興趣的，而且認爲她比他記憶中的她更漂亮些。他想

跟她好好地談一下，看他們的關係到底怎麼樣，但是暫時，他也樂意接受家裏人的看法，帕娣似乎也接受這種看法，那就是把他們當做一對情人；雖然沒有正式訂過婚，可是，如果不是因為帕娣突然生病而他自己又提前被派到國外去，那麼他們在一九四三年早就結了婚了。

愛麗思想起了他在最後一封家信裏說起帶禮物回來，就問他到底帶了什麼回來給她。他侷促地站起來，把禮物從過道裏拿了進來。給太太小姐們的是一些繡花絲織品，給他父親的是一隻雕花的烟斗。白士德太太撫摸着那條繡着龍的絲圍巾，眼花撩亂似的微笑說：『可真是超等貨色，可惜我太老啦，用不了這麼花花綠綠的玩意兒啦。』愛麗思想要搶過來，但是她把絲圍巾摺起來放在壁爐架上，告訴她不許碰一碰。

『我要披上這個叫約瑟夫來瞧瞧。』愛麗說，一面把自己那條繡着花朵的絲圍巾披在身上。她吻了狄克。『你總算不錯，真的不錯。』

『真是好看，』帕娣說：『不曉得怎樣謝你好。』可是她沒有吻他。

白士德先生瞧着他的烟斗微笑着。『小貓給老貓送隻耗子來，倒也難得。我得留着這烟斗等到有了頂刮刮的烟葉來給它舉行命名典禮呢。』

狄克又接着問一些朋友們的近況。『還有那個留着直直的黑劉海的女孩子——我這會兒想不起她的名字來了。』

帕娣皺了皺她那光滑的眉頭。『哦，是的，羅西塔。她嫁了一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他們現在住在布里斯陀爾。大約兩年前她生了個孩子，幾個月前我間接聽到的消息是她又要生第二個了。』

「詹米·黑金伯頓呢？」

「他給掉下來的石頭壓死了，」白士德說。「那是八月裏的事，他給夾在一輛貨車和一根支柱中間。」

白士德太太拿出來一些碎果餡餅和另一壺茶。「我才會自得其樂呢。我自己喝了茶壺裏剩下的茶。你知道我向來最喜歡這個。」

他堅持要陪送帕娣回家，雖然她說他一定很累了，而且天氣又這麼壞。他不聲不響，穿上了他父親的一件大衣，圍上了他母親給他找出來他自己的那條舊圍脖，兩個人就出去了。轉到街上的時候，他攙着帕娣的胳膊。風颳得很大，夾着一陣陣雨，談話都很困難。

「你高興嗎？」當他們拐了個彎，風稍微弱一些的時候，她問。

「高興什麼呀？」他遲鈍地說。

「當然是爲了回家咯。」

「誰還會不高興？」他停住了，想把思想集中一下。他感到如果要和這個新的帕娣談出什麼結果來，就必須自己先努力做到頭腦清晰，而且話要說得誠懇。「我覺得好像我還沒有完全回來似的。」

……也許是因爲發生了太多的事情……」

「這兒還是那兒？」

「我是說那兒，不過這兒發生的事情我想也有關係的……當你 and 人家一道經歷了一些事，那根本就不需要談了，而當你要想對旁人解釋的時候，就好像簡直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經過很糟嗎？」她的聲調既不是出於好奇，也並不是假裝客氣地表示同情；然而他却無法回答。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該需要多少時間啊？一年，十年，一輩子，永遠回答不了？她似乎明白他回答不出，就安詳地說下去：「在英國要記得僅僅兩年前所發生過的一切也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是什麼時候家裏死了人啦，或者附近什麼時候給炸過啦，這些都記不清了。」她那漠不關心的聲調，似乎帶着一點更深的感情，再次使他感到驚奇。

「談這些有什麼好處嗎？」

「你還不如說：談任何事情有什麼好處嗎？」

「是呀，」他過了一會兒說。「我想大概也就是這樣。一個人回到了家……」他又停住了。

「他回了家，」她輕輕地說，「又怎麼啦？」

「我不知道他希望一些什麼。」

「然而他失望了。」

「不，沒有失望，」他回答，固執地在想他腦子裏的念頭，「在多半的事情上，都比他預期的還好些。可是他仍舊不能……」他覺得這個念頭壓在他腦子裏又沉重又迫切，然而他就是說不出來。

「怎麼樣？不能解釋嗎？不能把心裏的話說出來嗎？」

狄克在颳着風的街上停了步，給沒說出來的心事壓得走動不了。「我不知道……就好像他是期待着別人來告訴他，而不是由他來告訴人家……是的，回來發現一切是這個樣子，不免有些驚奇，因為一切簡直沒有什麼改變，或者，無論怎樣是沒有像他所預料的那樣子改變。」

「甚麼樣子呢？」

「我不知道，帕娣。這樣說起來一切都好像很無聊。」

大風又在他們周圍吼叫，他們繼續向前走。一輛汽車馳過，車燈把雨絲照得像瘋狂地閃爍着的銀色的火花和線條。有一忽兒，她緊緊地依傍着他，他感到滿意。他心裏的重担開始消失了。最後她輕輕地說，可是她那清晰的聲音擺脫不掉那種無情和自足的氣息。「你在爲甚麼事難過呢。」

「不，我沒有，」他蠻橫地說。可是當她沒有回答的時候，他又接着說，「是呀，我難過。我好像和這兒合不來似的。」

「我以爲你對我們大家有反感。」說完，她捏捏他的手，連忙接着說，「你到家才幾個鐘頭，不能這麼說。這未免太說不過去。」

「是說不過去。」他突然感到他們整個談話都很空虛。「來吧，帕娣，我們來把事情搞清楚吧。真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些什麼感覺。我很好……可是，就像是什麼地方有血肉模糊的創傷。它們一給碰上，我就會覺得要大叫一聲，把人一拳打倒，不管是誰。」

「你瞧，」她說，聲調終於變成完全和藹溫柔的了，「要說出來到底還是不太難的。」

「的確是，」他說，把最後一點反感壓了下去。「我不會對別人說那些話的……我們走出來的時候，我還以爲對你也不會說的。」

「我知道，你是決意不說的。啊，狄克，我想幫助你。請你……」

他被感動了，但是他的反應並不強。「謝謝你，帕娣。你已經幫助了我不少。一切到時候都會解

決的。我現在相信了。……事實上，我開始不明白我們究竟在談些什麼玩意兒。都是一時意氣。」

「不，不見得，」她帶着懇求的口吻說。「那樣的話是最憤激的心情才說得出來的。」

他忽然明白，自從他們最後一次夜裏在這座城裏一道散步之後，他們兩個人都改變了不少；他認為也許他們要想談的就是他們內心的變化。因此當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立刻就會談到的。「你是一個好姑娘，帕娣，」他說，但他再也說不出別的了。他的腦子裏又關緊了大門。

他們走到她家，在門前的台階上停了步，她邀他進去看看她的父母。可是他道歉說他身上濕透了，而且疲乏得很。「我明天晚上來吧，」他說，於是她彎下身子，讓他接個吻再分手。他一感到她在自己懷抱裏時，所有緊張的隔膜的感覺都消失了，渴望地摟住她，而她也緊緊地偎依着他，顯出一種從前所未曾有過的放縱。後來她掙脫了身，拿鑰匙開了鎖，進門去了。他站在門外面好幾分鐘，並不是因為盼望她再出來，而是因為好像有一陣風掠過他的腦海似的，把他的念頭吹得七零八落，就像一羣度假日的人散走之後遺棄下的狼藉的什物。最後，他微笑着，轉身匆匆走回家去。

第二天風停了，同時迷濛的雨也停了。小片小片的藍天，出現在支離破碎的白雲之間，一忽兒不見了，回頭又重新出現更大的一片片。他被汽笛的聲音鬧醒了，躺在床上傾聽屋外的腳步聲，時不時有一雙木屐鞋在石子路上響着的聲音。白士德一早就起來上早班去了，等到狄克起床的時候愛麗思也已經上工廠了。白士德太太給他送了茶來，叫他儘管多睡睡，愛什麼時候起來都成的確，他感到疲乏得很，倒不是身體上的疲勞，而是覺得有一種模糊的重担在壓着他，就像前一天的迷濛的雲那樣模

糊，然而却使人精神恍惚不寧。可是他終於起來了，在家裏四處走走，一面心不在焉地聽着他母親的喋喋閑話。據說愛麗思跟一個年輕的保險公司的職員很要好，雖然還沒有訂婚，沒有正式訂婚，可是一切也和訂了婚差不多確定了。

「他有點兒一本正經的神氣，」白士德太太說，斟上第二杯茶。「這倒也不是說他有什麼不好，咱們家的愛麗思就喜歡他這樣子。他會做個可靠的丈夫，那我可以肯定，我們愛麗思可有主張呢，想自己有個家，一切都安置得妥妥貼貼。可是你爸爸不太喜歡他。你想，約瑟夫是個保險公司職員，他說英國沒有哪個政府，不管是什麼樣的政府，敢把保險事業收歸國有的。而你爸爸對於收歸國有的問題怎麼看法，你是知道的。」她嘆了口氣。「不過愛麗思說他打的一手好網球，而且很喜歡照相，他還把相片送去展覽呢。這些相片可漂亮啦，都是從拱門呀甚麼的往外照出去的，愛麗思常常指出照片上的雲彩多麼可愛。她說他會爲了等雲彩走到適合的地位，等上好幾個鐘頭呢。」

「我想我未必會怎麼喜歡他，」狄克說，舒展着手腳靠着桌子喝茶。

「啊，你可別聽了我的話就不喜歡他呀。他和愛麗思很相配，而且將來和他結婚的反正不是別人，是她。我可不能忘了當年我自己家裏人都竭力反對你爸爸，那時候他還在井底裏工作，我媽要我嫁給一個開蔬菜舖的表哥。你爸爸從來也不肯息事寧人。那時候他對於宗教說起來真是一名惡煞，總是找些個不大對頭的事情，故意叫誠心信奉上帝的人去解釋。」

狄克轉身去開了收音機，可是只聽到一陣亂音干擾。「這收音機鬧長牙齒病呢，」他說着給關了。白士德太太嘮嘮叨叨地說着閑話。「你知道跟咱們隔一家的街坊勃萊克家吧。就是上禮拜他們

忽然悄悄搬走了。倒是挺安靜的兩口子，他們並沒有留下多少債務，不超過五鎊錢。」

「柏勞本家怎麼樣啦？」

「她到倫敦去看護她妹妹去的，因為她妹妹產後有病，可是三個人都給一個飛彈炸死了。這叫他的日夜不安。今年春天他就上加拿大去了。」

午後不久，狄克就出去散步。他爸爸媽媽還是和他記憶中的一樣，可是年紀輕些的愛麗思和帕娣，却有點像新認識的人了。他忽然想到他自己是不是也改變了呢——是不是別人也感到不容易認識他了解他呢。他明白自己很重視他爸爸的看法。是的，他一向認為他爸爸總是對的；現在他第一次暗自得意地感到他那樣踏實的性格，多麼堅定不移。

一九一九年，丹尼爾·白士德爲了要從倒塌下來的煤堆裏搭救一個同伴，自己的腿受了傷之後，礦工們大家就選他做了副重量檢查員。那時候他是個獨立勞工黨員。七年以後，老溫德斯的氣喘病使他簡直不能工作了，於是白士德當選爲重量檢查員兼工會區支部會計。在探煤班工作的時候，他坐在公司方面僱用的過磅員旁邊，記下每一組所採的煤的重量。比起鑿坑道或拖礦箱來，是比較輕鬆的工作，可是他應該得到這樣的工作的。在上帝的蘭開郡裏就沒有比他更勇敢、更認真的人了；而作爲一個重量檢查員，既然他的工資是由礦工們付，而不是由礦方給，就必須是像他這麼樣的一個人物。他的獨立的地位使他能煤井裏起特殊作用；他可以暢所欲言，只要不給礦方一個機會說他不服從。白士德總是小心注意着周圍所發生的事物。在戰爭時期，他做了協商委員會委員。

現在的人可不是這麼樣的啦，狄克心裏想，他想要表示他感覺到那父親那一輩的戰士們有種一心

一意、誠誠懇懇、穩重踏實的作風。然而他又有一種程度的反感，因為他明白他父親是希望他重新下煤井去做工的。當然咯，他在地面上工作了二十五年了。在井底裏做工的人看法可不同；我的兒子決不下井，然而他，狄克，却該到地底下去做工，來維持他父親的威望——好像是一種宣傳把戲，證明收歸國營的意義是正如丹尼爾·白士德所講的那樣。

狄克發現自己正朝着他的朋友麥克家裏走去。這一區的房子是全城最糟的，一排排兩層樓的房子，廁所的垃圾箱都在房子旁邊。如果你的房子，像麥克的那樣，是在一排房子的中間，那麼不管什麼天氣，你要上廁所，就得在前面路上走那麼五十碼，再轉到旁邊去。

狄克找到了那所房子，二十九號，敲了門。沒人應，他就走向那邊有一羣人的地方去。麥克那一頭紅紅的頭髮在人羣中很突出，他正朝着轉角的地方的甚麼人喊。有五六個人在那裏想撐好一根木柱來支持外面的圍牆。狄克拉住麥克的胳膊。「喂，還在嚷嚷哪！」

「喲，可不是狄克·白士德嗎？」麥克大聲喊起來，一把抓住他。「嗨，大夥兒來呀，瞧我找到誰啦。」他那圓圓的臉上發着光。狄克也微笑着，發現麥克的鼻子上有一塊藍色的疤痕，他也不知不覺地抬起手指去摸摸自己的鼻子。

他們大家都聚攏來，紛紛來握手，拍拍狄克的背。有一個又矮又黑的礦工，肩膀特別寬，名叫亞歷克斯，開始把狄克拉到最盡頭的一所房子跟前。「你來瞧，孩子，我回到家來發現房子陷落了半尺，所有的門窗都緊緊地開不了。我那老婆在哭，因為她去了她姊姊回來就被關在自己的房子外邊了。噫，給我一把斧頭，兄弟們，我一會兒就進屋去了。我準進得去，這鬼東西！」他放鬆了狄克，對着房

子攪攪拳頭，接着就從那些安置柱子的人中間有一個人手裏搶過一根鐵棒，攻起前門來了。

「快攔住他呀，回頭他把整所房子給拆啦！」他妻子抽咽着說。

「讓我進去，你這鬼東西！」亞歷克斯喊着，把門上的鎖敲斷了，用一塊破木板撬着。他用肩膀去撞門，結果門半開了，他擠了進去。

「拉住他呀！」他太太央求着，一邊跟着他。「他瘋啦。」

「我早知道這事兒要發生了，」隔壁住的一個婦人說。「上禮拜有一個清早，玻璃窗子忽然破了，嘭的一聲，下次該輪到我們啦，我知道，雖然現在只要重重地拉一下門還開得了。」

「哎呀，整個世界都塌啦，」一個老年鑛工說。

麥克挽了狄克的胳膊，兩個人走開去了。「我接到了你從醫院裏寄來的明信片，」他說，「現在怎麼樣啦？甚麼時候回到鑛裏來呀？」

狄克朝四周看了看。他感到快活了些，自在了些。日光照耀在粗糙的石板瓦上，麻雀在旁邊啾啾叫着，一面蹦蹦跳跳，飛來飛去，一個小女孩兒鼻子上掛了個夾子在人行道邊緣上平衡地走着……一切都比較有趣些，簡單些，而且更有意思些了。他停了步回頭看看那所陷下去的房子，亞歷克斯正在樓上窗口朝外探身。他現在站着的地方旁邊一家房子裏，有一個婦人在哄懷裏的孩子睡覺，一邊唱着：

「小小約翰哥，

跨上老爺馬，

到威根去招親，去招親。

走到小河邊，

摔傷後腦根，

小約翰哪，你怎麼行，怎麼行？」

她笑了，撓着那孩子的癢，孩子格裏格裏地笑起來。是的，人世間是好地方啊。「我先休息幾天再說。」他閃閃躲躲地回答說。「我先要四邊瞧瞧再安定下來。」

「對啦，休息休息沒有錯兒，」麥克咧嘴笑笑。「反正哪，你回來趕上了做我的男僮相，到了年初一大清早去唱紅旗歌。」

「新娘子是哪一位呀？」

「你不認得，」麥克捏了捏他的胳膊。「是個曼徹斯特來的姑娘，藍眼睛，金頭髮——反正差不多吧。據我妹妹萊蒂說，是灰綠色眼睛，紅頭髮。我也搞不清。她可真能笑呢，小伙子。我就喜歡快快活活的人，最討厭那板着面孔的。今晚到石階上的莎莉酒館來，咱們喝上幾杯。我去通知夥計們。」

「我可不要甚麼慶祝會。」

「反正你逃不了的。」

狄克想了想，「好吧，我來。可是你千萬別張羅。」他踢開了一塊石子。「我這些天不怎麼太舒」

服。也許是天氣吧，不過我現在開始感到我這一着還是走對了。」

「當然走對啦。我們會把些情況告訴你，要是你需要的話。」他拍拍狄克的背。「嗨，今天又看到你這副醜嘴臉可真叫我高興哩。上禮拜我還告訴曼麗關於你的一切——我們恰好在路上碰到你的妹妹。她有個小白臉似的傢伙跟着，我覺得她是故意扭過頭假裝沒看見我們的。不管怎麼樣，我就談起你來了，我就說：他隨時都可能回來了，——他也是回來的好！沒有男債相我怎麼結婚呢？緊急的時候，沒有牧師倒不要緊，可是怎麼能沒有狄克·白士德呢？不，不行！」他又拍了拍狄克的背。「能夠再見到你，真開心。」

回家的路上，狄克想起他曾經答應他母親上肉舖去買些碎肉帶回去的。有三個女人拿了買東西的口袋排在他前邊，臉紅紅的惠特喀老闆拿着刀子切肉，一邊和人們開玩笑，說說俏皮話。

「這個禮拜我遇到好多件吓人的事兒，惠特喀先生，」一個穿了綠大衣的女人說。她那寬闊的母馬似的肩背遮住了狄克的視線。

可是肉舖老闆並不表示同情，反而高高興興地回答說，「那麼再吓一回你就完事啦！」

那女人接了腔，也換了語氣。「喂，你會給我送個花園來嗎？」

「我們是正在湊錢哪。」

「你還不如放這麼一小塊好牛肉在我棺材裏呢。我到了陰間可以煎着吃。」

「我聽說他們那兒還有安樂椅子呢，」他說，一邊從一大塊脂油上把軟骨切下來。

「可不，還有鑿子，」她接口說。「好叫你工作。」
「那你還不如就在這兒耽着罷，萊特太太。你買甚麼？買甚麼？」
狄克覺得自己臉上漸漸帶了笑容。可不，永遠有這麼個蘭開郡的，他想。和麥克的會見以及聽到這一段閑話，使他感到好像自己終於真正回到了家裏來了。

三 倫敦

果然不出所料，屈里曼丟了他在倫敦市議會托騰區營造方面的工作。他到金喀洛斯車站附近的倉庫去請求分派別的工作，但是人家告訴他沒有工作可派。於是他到本區的職業介紹所去登記，並且請領失業津貼。這個請求也被拒絕了。「我什麼時候可以有工作呢？」他問一個辦事員。那人打了個哈欠，翻翻一本登記簿。有人從辦公室的另一端在喊他，他就從凳子上站起身來，走到那頭去了。他在那兒斜靠着一張桌子，手指撥弄着自己的領帶，搖晃着腦袋。一位女職員也加入了他們的討論，他似乎起勁了些，他走到另一張桌子邊，拿了一張報紙過來。討論仍舊繼續下去。

「啊，對了，」他最後回到了這邊來說。「我以為我已經和你談完了。」
「我什麼時候可以有工作呢？」

「你知道，我們並不是算命卜卦的，」這個職員說。他對着那頭髮蓬鬆的，走過來到櫃子底下取東西的女職員微笑。「不過，等我瞧瞧。」他翻了翻表格。「還有半打泥水匠，十五個瓦匠——都在你

前邊呢。」他又打個哈欠。「當然那還得看好幾種因素決定。你反正常來看看吧。」

「可是失業津貼怎麼樣呢？」

「那跟我們無關。如果你要上訴，可以由仲裁法庭去判決。」

後來，屈里曼終於得到了每星期兩鎊兩先令的公費補助金——那是三星期來第一次拿到的一筆錢。他心情很消沉無聊，不肯聽他太太和麥特的慫恿去爲被停止工作和不給失業津貼而積極上訴。

「你是打算工作的，對不對？」麥特說。「去跟他們鬧一場得了。」

屈里曼垂頭喪氣不作聲，直等到菲兒也插嘴了，於是他就對她發起脾氣來，「每回我聽了你的話呀，總是倒霉。都是你折騰得非要我去跟着那批人佔住房子。得，怪我自己瞎了眼。可是我再也幹啦。我們上了人家當，沒別的。」

「上當！」菲兒喊起來，氣得都想不出說甚麼好。

「別跟你爹頂啦，」屈里曼太太說。「他心事夠多的了。」

「你還是上你的工會去，」麥特說。「不然繳工會費幹嗎的？」

於是他最後到建築工人聯合工會辦事處去，把他的要求登記了下來。可是絲毫沒有動靜，職業介紹所也一樣。

菲兒呢，也有她的失業問題。附近的咖啡館和舖子都沒有空額。因爲她晚到了五分鐘，又錯過了。一家印刷廠裏的工作機會。有一家小飯館老闆女兒病了，於是她就做了臨時替工。她心底裏其實很想找到一個像凱絲那樣的職業，在倫敦西區——可以讓她立刻離開了家裏這種愁雲苦霧的環境。

有一天黃昏，她在旅館的後門口碰見了凱絲，她們就和另外一個住在職工宿舍裏的蓓蒂，一道去喝茶，蓓蒂能找到一個陌生人願意聽她的滿腹牢騷倒是滿高興。「對了，連吃連住在內一禮拜二十五先令，」她說，聲音裏帶着一種譏刺的語調，使菲兒很不喜歡她。她身材苗條，個子高高的，前額微微突出，鼻尖翹起，和利落乾淨的凱絲很不相同，凱絲的臉雖然有點肥胖了，可是看上去還是桃花般的光滑滋潤，她那額上一排髮髮永遠是一絲不紊。蓓蒂·瓊斯只有一樣能同凱絲媲美的，那就是她那濃密的睫毛。菲兒從蓓蒂背後牆上的鏡子裏看到自己，深色髮捲襯托着的鵝蛋臉，這時正好讓光線從適宜的角度照着，她覺得自己比蓓蒂漂亮得多了，可是她不喜歡自己聽人說話時的那副半張着嘴的神情，那使她看起來有點傻。我得記住把嘴閉上，她想——差不多閉上，讓嘴唇正好碰在一起，比把牙關咬緊看起來要豐滿些。這就是她最美的樣子，她在鏡子前作出了這個決定——把下巴朝前伸這麼一點點。這時蓓蒂却在使勁攪着她的茶，一邊滔滔不絕地說着話。「而且是每禮拜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兩禮拜才能有一個禮拜天休息。同屋的還有四個人，擠得手脚都不開。有時候我真懷疑男人是不是也有女人這麼多的胳膊和腿。」

「我想有罷，」凱絲吃吃地笑着說，「我有一回數過來着。」

「連椅子都沒有一把，」蓓蒂接着說，「祇有些鐵床架子和一面破鏡子。同屋的人上班時間全不同，所以即使好容易能睡着，一會兒，也總會被別人吵醒。兩間又小又髒的洗澡房，四十個人合用，走五層石樓梯上去才有一間休息室，原來堆自行車用的。」

「別給我澆冷水啊，」凱絲說，貪婪而不怎麼溫文地嚼着塗了黃油的烤麵包。「經理說有了空床，一

位就叫我搬進來住呢。」

「他們要咱們在掌心裏好管着，」蓓蒂說，又叫了一個烤圓麵包。「你搬進來，要不然一等到生意清淡了就叫你滾蛋。我一半錢花在喝茶吃點心上。他們把我的糧食配給證拿去了，可是我就沒有吃過黃油和肉——除非你認爲那味兒很特別的維也納肉餅和香腸也算是肉。」

「那你幹嗎還幹下去呢？」菲兒問。「要是我，早就不幹了。」也許倫敦西區並不像凱絲的姿態所顯示的那樣了不起。「你從來也沒有告訴過我這些事呀，凱絲。」

「我很好。爲甚麼要訴苦呢？」

「你以爲你很好，因爲葛利文先生有點兒寵你，」蓓蒂說，朝凱絲搖動着茶匙。「小心點兒，孩子。他幹過這樣的事，長久不了。」

凱絲又喜又惱，因爲這些冷嘲熱諷的話給菲兒也聽到了。「我自己會當心。那個豺狼休想討我的便宜。」

「說得好！」

菲兒終於開始喜歡蓓蒂了，知道她是一年以前從布里斯陀爾來的，雖然她生在加的福。接着她想起一件事來了，從手提包裏拿出晚報來，「我想你會感興趣的，凱絲。薩伏衣飯店在罷工啦。」

「好得很，」蓓蒂說，直起身子來。「我希望他們不會屈服。」

「你們那兒怎麼樣？照你們看，會不會也發生罷工？」

「不會，」凱絲斷然地說。「蓓蒂，你知道葛利文先生是多麼壓制工會的。我們那兒有人告訴過

我，六個月前曾經有一個廚子開始煽動，接着他立刻就把他開除啦。這是露西告訴我的，」她向蓓蒂解釋。

「我想薩伏衣飯店也未必對工會有什麼好感的，」蓓蒂說。

她繼續同凱絲開玩笑，笑她同葛利文先生的事，凱絲說他已經結婚了，桌上還擺着他太太的相片，她就回答說，也許那相片就是他太太放在那兒的——不過，無論如何，這沒有什麼道理。「我在布里斯陀爾一家電影院裏當過售票員，那裏的經理老是給我看他太太的美術相片，她還真是個妖艷的人物呢，多半都是穿着白綢睡衣躺在舖了黑色綢緞的床上。不必問我為什麼，可是他總以為那樣是在引誘我似的；因為我看了幾次他那些美術相片之後沒表示什麼，他就跟我不客氣了，於是我也就被辭退了。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人家想用解僱來恐嚇我。如果他用點近乎人情的手段，也許我倒會上當了；他不穿鞋還有六呎高，比賈萊·古柏[○]還漂亮一倍。可不像葛利文先生那樣，不過侏儒三尺。」

「你不用管葛利文先生了，」凱絲說。「漂亮不漂亮有什麼關係，心地好就行。」
於是她們到大理石拱門的奧迪安電影院去看電影去了。

*

*

*

*

屈里曼自從向工會訴說了他的困難問題之後，就整天在家裏研究買馬票，看哪匹馬好可以下賭注，對於菲兒的舉止行動，說些冷言冷語。屈里曼太太得了那條木棉床墊覺得很得意，老在盤算要買張床來配它該花多少錢，把附近的舊傢具舖都走遍了。唯一叫她操心的就是赫伯，自從佔居的事情發

○賈萊·古柏：美國著名電影演員。——譯者註。

生以後，他更加不聽話了。『他這種無法無天的本性真是少有的，』她說。『老天爺知道是哪一家的祖宗遺傳給他的。我的祖父是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徒，他坐監牢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主張除非把英國國教廢除，否則他拒絕繳地方稅。我父親是在北厘爾咨開雜貨舖的，就是心腸太軟。至於我母親，她的兩個兄弟都是當警察的。不是城裏的警察，』她趕緊解釋。『鄉下的情況不一樣。一個人儘管當了警察，還是可以跟人家做朋友的。』

他們一家子今天都要到麥特家去參加菲兒的一個生日宴會。主人告訴過菲兒可以帶個朋友一道去，她請了凱絲，但是凱絲有一個她不能推延的約會，——和德夫的約會，她輕輕地說。『真是對不起，菲兒，可是你知道……』她神情那樣認真，菲兒祇好假裝她真是知道了。於是菲兒念頭一轉，想到了新認識的蓓蒂（她們從奧迪安看了電影出來，正站在大理石拱門地下車站的階梯口上），就邀請她來參加。我很想和她搞熟些，她想。蓓蒂以她那最彬彬有禮的態度說她很願意來，她已經忘了一個規規矩矩人家的家庭聚會是怎麼樣的了。

正好在屈里曼太太回過身來要抓住赫伯給他洗耳朵的這一會兒，赫伯卻不見了。『如果你有半點兒像爸爸，』她對屈里曼說，『你就該去把他找來，揍他一頓，叫他服服貼貼地聽話。』屈里曼告訴他太太，這些日子他自己就有一大堆心事，假如她不會管教兒女，她不如乾脆自己認了，何必埋怨別人。

菲兒讓他們去爭吵，自己出去，到路口迎接蓓蒂去了。當她正在路燈柱子和地下女廁所進口之間來回走着的時候，德夫·惠脫比穿了他那最好的一身美國裝走過來，她問他凱絲在哪裏。德夫說他有兩個星期沒有見到她了。菲兒咬緊了嘴唇，差點沒把凱絲的謊話說穿了，德夫問她覺得佔居的滋味怎

麼樣。「你那時候幹些什麼呀？」他站在那兒，兩手插在口袋裏，擺來擺去，直到路燈的亮光正好照在他那光滑而有波紋的頭髮和淺綠色的領帶上。

「有各種各樣的事兒可做呢，」菲兒很激動地說。「我從來沒過過這麼愉快的日子。」是的，的確如此。她不懂爲什麼以前她沒有這樣理解過。「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衝進來把我們都抓去……那個負責人，泰德·金，真是了不起。我們開會呀，舉行音樂會呀，大家談天說地，甚麼都談。」她看得出德夫並不感興趣。他在往四處張望，撥弄着他那條發亮的美國領帶，低下頭欣賞他那雙用牛血色鞋油擦得很亮的尖頭皮鞋。

「咱們一起出去逛逛怎麼樣？」他用遷就的眼光細細地端詳了她一下之後說。「我認得一個頂刮刮的舞場。不是那種擠得大家踩脚尖的大舞場。不是，這是一個真正精緻的好像夜總會似的地方。」

「今天晚上尼兒開生日宴會呢，」她說，聽見他要邀請她，不免感到得意。她並不怎麼喜歡他，可是如果她跟他一起出去玩，那倒可以叫凱絲難過難過。「下次再說吧。」

「遵命，小姐，」德夫說，一邊懶懶散散地走開了。

菲兒看見蓓蒂在馬路對面很茫然地向四下裏張望，就揮揮手，最後蓓蒂看見她了跑了過來。「我不知道我該不該來，」她氣喘喘地說，一把抓住菲兒的胳膊。「你想像不出大夥兒爲了罷工的事多麼興奮，連廚房裏都在紛紛議論着。」

「甚麼罷工呀？」菲兒問，接着就想起來了。「可是那是薩伏衣飯店呀。」

「哼，可不是？」蓓蒂回答說。「就在一個鐘頭以前，薩伏衣罷工的工人們派了個代表到我們這

兒來，把情況都告訴我們了。他們貼出了標語——「不要扯後腿！」這一類的——並且亞瑟·路易斯就是那個工會出身的，也是國會議員，他在負責這事。當他打算談判的時候，他們却加以拒絕了，我是說飯店經理方面。這麼一來，美國商會的午宴就不能舉行了。還有史密斯菲爾德肉市的工人和喀文園菜市的搬運工人都保證決不破壞這次罷工。飯店跑堂的派了個代表團去找他們的。亞瑟·路易斯在飯店後面的一個集會上把一切都向大家報告了，他們還派了糾察員在前面放哨——」

「打這兒進去，」菲兒說，祇是心不在焉地聽着蓓蒂那番匆匆忙忙的話。她有點覺得蓓蒂應該對於今天的宴會更感興趣些，罷工的事可以慢慢再談。

可是蓓蒂在樓梯上一路說不完。「你猜怎麼？公務員協會在五點鐘派了些人來幫忙，讓別的人回去休息。他們弄了四十個募捐盒，大家都捐，把募捐盒都塞滿了。甚至於跑堂領班的也同意拿出一部分工資來作爲罷工的基金……」

「你說你們那兒會不會也罷工呢？」菲兒問，想知道這些事件會不會影響凱絲的位置，和她自己想在西區找個職業的希望。「就是這家，」她敲了敲門。

「我相信準會的，」蓓蒂興奮地說。

「在咱們這個世界裏，別那麼相信準會啦，」尼兒開門的時候接嘴說。「進來吧，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

「這是我的朋友蓓蒂，」菲兒說，嘴裏哼了一下甚麼。人家沒告訴過她蓓蒂姓甚麼，要不然也許是她忘了。

「你好，蓓蒂，」尼兒說，她簡直就是個大型的菲兒，光滑的頭髮從中間分開。她接着就問菲兒，「媽他們呢？」

「我以爲他們已經到了呢。」

「再過五分鐘要是她們還不來，你最好跑回去一趟叫他們別吵嘴了。」

尼兒家的房子有一個很小的過道，一間臥房，一間廚房兼客廳。於是她們兩人被帶進了臥房，小主人畢爾正睡熟在一張蒙了帳子的小床裏，握着胖胖的小拳頭放在臉旁；她們把大衣和圍脖脫在臥房裏，再往鼻子上抹一點粉。然後她們走進大家正在高談闊論抽着烟的屋子裏——麥特，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藍衣服，有點嫌緊了，頭上塗了頭油，可是頭髮仍舊像叉子似地翹起來；另外有個碼頭工人，海利·桑恩，小小的個子，方臉蛋，頭髮剪得短短的，急於想說話，在扶手椅上顯得坐立不安的樣子；梅·向農比較菲兒上次看見她時胖了些，臉上永遠帶着笑容，頰上兩個酒窩時隱時現，頭髮本是栗殼色的，可是前邊却有一縷淡黃色的；還有羅比，公雞酒店的一位滑稽人物，擅長推圓盤遊戲並且精通賽狗的訣竅，鼻子長長的，鼻孔裏的毛很多，下巴上有一道很深的凹痕，他要講笑話之前專門有個姿勢，就是把頭往後一仰，閉上一隻眼睛——這是爲了在喧鬧的酒館裏吸引大家注意而特別想出來的辦法。

梅在負責給人斟酒，她在一隻裝着酒瓶的搖籃旁，問她們兩個：「你們喝什麼？淡或苦，還是苦或淡？」

「我們以前見過嗎？」羅比對蓓蒂說，「還是我現在才開始開眼界呢？」

「美國佬才會發明罐頭啤酒呢，」麥特說，「不行，那不是味兒。」

「你剛才說甚麼準會來着？」尼兒問蓓蒂。

蓓蒂倒忘了，接着她羞紅了臉。「我們旅館明天要罷工啦。」

「這樣幹對！」麥特說。「祝你健康，小姐。」

「酒吧間的女招待都不肯破壞罷工，儘管人家吓唬她們，要把她們立刻開除，」蓓蒂說。「我是說，在薩伏衣飯店。」

「從今以後，我永遠要上薩伏衣去喝我的淡啤酒啦，」羅比說。「明天一早我就給他們去個電報，讓他們給我準備一個金痰盂。」

「格羅文納飯店，利茨，公園巷飯店全都罷了工，」蓓蒂說，得意洋洋地就好像是她一手搞成的似的。「而且倫敦職工理事會，還有西敏寺區，都保證支持他們。」

「你瞧瞧，」麥特與高采烈地說。「勞動人民當中最落後的也醒過來啦。」

「正好趕上把豬鼻子給打破了，」桑恩說，他會經營過獨立勞工黨員，和大不列顛社會黨員（就是分裂出去的頑固派），可是每回都爲了討厭他所謂機會主義的策略而脫離了這些黨派。現在他一個人自成一派，消極地反對任何黨派，不管是左是右，不過麥特倒喜歡他那憤世嫉俗的頑固勁兒。

蓓蒂懇切地向四面看看那些友好的面孔，好像由於他們的贊同而得到些力量。「我明天一定叫我們那兒也能起工來，不然我就忍不住了。」

「我也有同感，」梅說，站起身來。「我指的是忍不住了那句話。讓開點，太太先生們。」

「你知道在哪兒吧？」尼兒說。「一上樓梯就是。」

「再給姑娘們倒些酒，」羅比說，「再過一會兒我們就可以來一場總罷工了。」

「是啊，」桑恩喊道，「我們會在薩伏衣打勝仗，而失去整個世界。是啊，了不起的英國工人階級贏了兩個銅板，却把一百萬都輸了給敵人，還會自鳴得意。薩伏衣飯店罷工了，而貝文却在巴黎，以了不起的英國工人階級和它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名義，來為保衛英國在羅馬尼亞的石油獨佔資本而鬥爭。」他哼了一聲。「美國要求控制達達尼爾海峽以對付蘇聯。誰都知道美國的邊疆是在黑海，所以我們支持它的要求。美國艦隊駐防在地中海，祇要有人敢碰一碰利潤制度，它隨時就跟你拚命，所以我們支持它以民主為藉口去威嚇意大利人民。是啊，我們駐希臘的總司令最近剛飛回來請示關於屠殺希臘人民的事。但是格羅文納飯店罷工了。所以世界上太平無事，了不起的英國工人階級是看每日先驅報的。」

「他說起話來，挺像香烟盒裏洋片背後的說明似的，對不對？」羅比說。

「你完全搞顛倒啦，」麥特向桑恩嚷起來。「要是我們不從薩伏衣或者格羅文納飯店開始，從碼頭或者任何我們恰好方便的地方做起，那我們永遠也幹不了什麼呀！你儘管去做吧，小姐。如果你叫你們旅館裏的人罷了工，那你就大大地幫助了希臘人和羅馬尼亞人——更不用說被人踩在腳底下的英國人自己——你比那些只會空喊的傢伙強得多了，他們看到連美國人都不得不自己搬出大礮來，以為世界末日到了。我說這批兔崽子非得親自出來稱雄道霸，倒是個好現象。」

「是啊，」桑恩咕噥着，「他們對意大利人施行恐怖政策，和佛朗哥陰謀鬼串，是個好現象。是啊，非常好。」

「你聽着——」

「等他們的軍隊開始在英國登陸，把我們當作一個空軍基地，就像他們利用許多別的地方那樣，我看這大概也是一件好事情囉？唔？」

「工人階級決不會容忍這樣的事。」麥特不信地說。「我並不崇拜艾德禮或貝文，可是你不能叫我相信他們會出賣自己給美國佬到這種程度。」

「我並不叫你相信什麼事情，我祇不過是把事情告訴你。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你自己會被欺騙得反而去歡呼。」

麥特哈哈大笑。這時候梅已經回到屋裏，站在那兒，一隻手搭在蓓蒂肩上。「這真是天生一對。

麥特是永遠往好處想，海利是朝壞裏想，所以兩個人爭吵起來，都還是非常高興。」

她開始擠回她的座位去。羅比潑了一些啤酒在她腳上，說了聲「對不住。」

「我從來不用別的東西洗腳的，」她回答說，「你怎麼就猜着啦？」

接着尼兒給菲兒做手勢的時候，屈里曼家的人到了，祇差一個赫伯。「我要扭斷他的脖子呢，」屈里曼太太說，「他準是出去幹什麼真正的鬼把戲去了，要不然他不會錯過這頓飯的。」

蓓蒂捏了一下菲兒的胳膊。「我很喜歡你姊夫。我真希望我多懂一點政治。你纏在這些事情裏之後就不得不動腦筋。這跟看報的滋味可不一樣。報上也從來沒有登過什麼合情合理的關於罷工的消息。」

「我們在佔住房子的時候我也有這樣的感覺，」菲兒推心置腹地說。「很難形容……可是你突然

看到世界上好像一切都不同了。……」

蓓蒂又捏了她的胳膊一下。她們沒有再說甚麼，可是她們感到互相接近了些。是的，菲兒下了結論，她是喜歡蓓蒂的，蓓蒂是個認真的女孩子。我也是認真的，她多少有些驚奇地下了這樣的結論。她一向想跟凱絲那樣的女孩子混在一起，她們比她懂得怎麼對付男人，並且顯得明白人情世故。她倒並不是出於妒嫉或者希望去分享她們的快樂。不，她祇是喜歡熱鬧，渴求着甚麼。渴求着生活。她想起在哪個電影裏聽到過這句話。那就是我。可是也並不爲此而作多少努力。她滿足於看看凱絲那樣的女孩子享樂，自己祇是等待着。凱絲的享樂有時候似乎也未必真有甚麼好，可是別的又有些甚麼呢？她已經接受了這樣的看法，認爲凱絲是愉快的，比一切別的時候都愉快一些，因爲別人好像都認爲是這樣。從報紙啦，電影啦，還有其他的種種一切看來，都是這樣。當然咯，如果你有錢來化在享樂上，那麼就可以享樂得更愉快些，可是凱絲跟德夫到他那頂刮刮的夜總會去也就和百老匯的美女跟芝加哥的百萬富翁上豪華的賭場去一樣。

然而現在，她感到自己在那個迷人的圈子之外了，肯定地知道還可以有另外一種生活。她要在鏡子裏看看自己的臉，從自己的眼睛裏看看究竟自己是甚麼樣的人。好像過去她每次睜大着眼睛照鏡子的時候，梳頭啦，抹粉啦，或者塗唇膏啦，總沒有看見真正的東西，總沒有看見她現在似乎第一次發現了的真正的自己。好像過去她所看到的祇是別的女孩子，凱絲或者琴裘·羅吉絲的影子而已，可是現在她要看看她自己，就是她自己，菲兒·屈里曼。

屈里曼在埋怨着職業介紹所、仲裁法庭、工會。他懷疑每個人都因為他去佔住了房子而同他過不去。「我們都是上了人家的當，」他重複說，「可是別人，現在就以爲我們和泰德·金一樣糟。都做着同樣的壞事。我還不如認了呢。」

菲兒想爲金辯護兩句，可是麥特說屈里曼是沒有挨踢就先躺下了。「關於泰德·金的那些都是廢話。我自己就是個有反抗精神的人，可是我並不是共產黨員，而且我永遠不會是。我這樣也過得很好，我總覺得他們首先想到俄國。不過和他們一起工作我倒無所謂。他們當中有許多好小子——威爾該認識台德·狄根斯能，海利對不對？不過，當然咯，他們中間也有壞蛋——可是哪兒能沒有呢？」

「我並不是要跟你辯駁，麥特，」屈里曼說，搖搖頭。「但是事實怎麼也改變不了啦，我成了個有標誌的嫌疑分子。」

「我也有標誌呀，」羅比說，扯開他的襯衫，露出胸前刺着的一個美人魚和一條海蛇，「可是這從來也沒有對我有什麼壞處，而且我背上還多着呢。」

桑恩從後面的褲袋裏拿出一份晚報來。「官方數字。才發表的。全英國有一千多個營帳裏住着佔居者。佔居者共三萬九千五百三十五人。六百三十三個營帳裏已由地方當局予以臨時裝備。羣衆的壓力造成的。」

「那不同啊，」屈里曼說。「犯錯誤的是我們這些要想佔住大房子大旅館的人。我們是上了人家的當。」

「別說了吧，」麥特說，遞給他一杯啤酒。

「除非爸爸唱個一輛車兩人騎，」尼兒說，「我就跳個蘇格蘭高地舞，叫樓下人家天花板上的石灰都掉在人身上——那天晚上麥特喝了個半醉回來，把他們家牛奶瓶踢得滾下樓梯去，他們已經埋怨夠了。」

屈里曼搖搖頭不肯唱，可是忍不住微笑。雖然他拒絕過，但已經開始清清嗓子準備唱了。

「唱吧，威爾，」他太太說。「你知道你會喜歡的。」

這一說使得他更加抗議起來，但是最後還是屈服了。他滿臉笑容地用一種略帶輕快的聲音唱了起來，他是對着他太太唱的。她笑着，向他點點頭。

四 約克郡

他從床上坐起來，皺着眉頭四邊瞧瞧，又躺下了，閉上眼睛把頭擺過來擺過去。敲門聲又響了。他睜開眼，可是沒有說話。門開了，他的姊姊喬愛絲把頭伸進屋裏來。他睜開眼瞧着，仍然不開口，她走了進來，那一頭顏色太淺的頭髮搭到眼睛上，右手揪着身上那件藍色的晨衣。「有烟捲兒嗎？」她噁着嗓子問。

他厭煩地望望她，搖了搖頭。瞧她這副鬼模樣，披頭散髮，皮膚蒼白粗糙，眼圈毫無血色，脖子有一邊儘是疙瘩。她站在那裏咬着沒塗口紅的嘴唇，他恨她那發呆的冷酷的目光。

「烟放在哪兒？」她用那刺耳的聲音問。「你知道你總有些塞在什麼地方的，你這狠心的陰險的

豬東西。」

她要拿他幾支烟他倒不在乎，可是就不高興講話。他搖搖頭，轉過身去。她彎下腰來，對着他吐氣。明知道他不會喜歡這樣的。她還用兩隻手把他的臉捧起來，惡意地左右搖擺。她知道他也不會喜歡的。「告訴我，告訴我，」她噤咕着，「你這畜生。」

「在我掛在門上的衣服口袋裏，笨蛋，」他喘着氣說。「放開我。」

他站直了身子，喘着氣，又揪住了她那件晨衣。「總有一天我要殺死你，」她說。「你就喜歡折磨我。」她的聲音被憤怒和自憐的情緒哽咽住了。「你爲什麼不能立刻告訴我？」

爲什麼不呢？他問自己。其實，她幹甚麼，不幹甚麼，他才不在乎呢——雖然她也真可以檢點一些。但是當她走近他的時候，他就受不了，她的眼睛，她的手，叫他受不了。他朝上瞧着石灰房頂，等着她走開，明知道她即使是想抽煙得要死，也不肯放過叫他屈服，強迫他承認錯。而他是下了決心不答應的。她氣呼呼地站在那兒，模模糊糊地看不清，不知怎麼使他想起他母親來，雖然這兩個人真是沒一點相像的地方——施溫頓太太神情恍惚而憂鬱，受人欺壓，心地寬厚，可是她那眼光冷酷的女兒却是時刻準備對一個害人的世界反抗。祇是在嘴那部分有些……

「你真是要不得，」她說，轉身走了。他聽着她走到門旁，在他衣袋裏亂掏一陣，最後躡手躡脚地走了出去。他聽着，心裏輕鬆起來，然而也有些失望，好像什麼事情錯過了，什麼話沒有說，什麼東西短少了。然後，當房門關上的那一刻，他覺得心往下一沉，比較喬愛絲在面前所引起的憤懣和厭煩還要難受。又得起床，下樓去吃早飯，混過一天。做點什麼吧，作個他所作不了的決定吧。他感到腦子

裏壓力越來越沉重，怪不舒服地在床上移動，自己捶了一下胸口，希望把念頭轉到另一個方向去，叫自己行動起來。起來吧，去刮鬍子，隨便做點什麼。他還沒有走之前，我不下樓。

又有人敲門了，這次是怯弱的，輕輕的，他所熟悉的，是他母親的敲門聲音。他好像可以透過門板看到他母親的臉，她那癱着的嘴，嘴唇微微顫動着，她舉起細小的指關節正打算再敲一次門，可是又不敢，她微微側了頭傾聽着是否有什麼動靜。他躺着不動，覺得自己心在跳，但不作什麼表示。他爲他母親難過，甚至爲喬愛絲難過，但是他無能爲力。她們爲什麼不能不來麻煩他啊？

他閉上了眼睛，可是現在他的心跳得那麼快，他感到自己好像躺在隨着脈膊跳動的搖籃裏盪來盪去似的……他的身子、床、屋子、整個空間都隨着這急速的跳動而搖擺着。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跑到窗口，向外看着潮濕的草地和絲柏樹籬，一架子玫瑰花，那最後一朵花也吹落了。灰暗的雲慢慢在天空移動，大地上祇有幾隻吱吱喳喳的麻雀，有人在門外馬路上試着開動一輛機器腳踏車。現在我得刮臉了，他以一種好似失望的心情在想。

他屏聲息氣地走下樓梯，經過古老的時鐘面前，停了一會兒，注視着那鐘擺，心裏感到安逸了，好像那安穩的默默的機器使他獲得了保證，反正在世界上有這麼個安穩的有秩序的機器。而且他祇不過晚了三分鐘。這隻時鐘可真是古老的時鐘，那是他祖父伊斯拉·施溫頓買的，在搬進新工廠那天裝好的。基特所有關於這位老人的記憶似乎多少都和這隻他所引以爲傲的時鐘連系起來的。

施溫頓太太走到飯廳門口。她終於聽見他下樓來了。「啊，你來了，基特。」她說，聲音遲疑不定。

微弱而勉強。他立刻把心一橫，不肯朝她的臉看，明知道她臉上一定帶着怯弱的感激的笑容，偏不理會她。她很高興，因為他沒有下樓太晚而使他父親生氣。爲了父子雙方而高興。一定不能讓約翰·施溫頓着惱，因爲那會影響他的消化。而基特必須不給他父親壞印象。一家大小和和氣氣那多麼好啊。一切都比實在情況好一些。

她繼續朝廚房走去，假裝是去催什麼東西，基特走進飯廳來。照例地，伊斯拉搜集的另一得意之作，那張皇家美術學院的大油畫上的牛，從碗櫃鏡子裏反映出來，瞪着紅紅的閃爍的眼睛望着他。從鏡子裏看來，這幅畫有一種「一目了然」的感覺，那是從牆上看的時候所沒有的。接着這些公牛就漸漸消失，基特只看到他父親的粗脖子。瑪格麗特漠不關心地嚼着烤麵包，她急着要跑到公共汽車站去和她的朋友裘地碰頭，可是小黛安娜却抬起頭來圓睜着眼睛看着他入座，她那碟麥片已經被她攪成稀爛的一團。他經過瑪格麗特身旁時，拍拍她的頭，明知道她討厭這樣，因爲這表示一種不尊敬，不肯承認她已經十六歲了，開始成熟了，他也對小黛安娜擠擠眼，她嘴張得更大一些。施溫頓先生把倚在五味瓶架上的一張報紙戳破了，又拿了一塊烤麵包，眼睛都沒有抬一抬。

但是當他太太拿了一玻璃罐的橘子醬側着身子進來的時候，他頗不以爲然地瞧了她一眼。可是，他並沒有問她爲什麼不讓僕人們去做這種零零星星的瑣碎事，倒是清了清嗓子，匆匆向四邊看了一眼之後，厲聲問：「喬愛絲呢？」

「她不舒服，可憐的孩子，」施溫頓太太遲疑地說。「她那頭痛病又發了。」她還用不慣喬愛絲自己用的「偏頭痛」那個名詞。她把果醬罐子放在桌上，不經意地放得重了些。基特看見罐子裏是濃

的橘子醬，爲他拿來的。阿琪原來擺在桌上的祇是瑪格麗特喜歡的那種透明的稀的果醬。他偏不抬起頭去看他母親臉上的那副討好的懇求的笑容。她爲什麼要這樣硬撒謊呢？他父親對這謊話的反應又是怎麼樣？瑪格麗特和黛安娜也都想知道。她們毫不掩飾地看着施溫頓先生的臉——那也許是爲了惱怒，也許是吃得太快的緣故顯露出來的深紅的顏色，他那修得短短的又粗又硬的小鬍子裏沾着的麵包屑，他那冰冷的微微凸出的藍眼睛裏射出來的尖厲的光芒。會不會引起一場風波呢？他們屏聲息氣地等待着。

他又慢慢地用眼睛掃視了飯桌一遍。他究竟知道多少呢？基特想。看樣子早晚總要有一場劇烈的口角。現在是喬愛絲而不是他自己打擊的目標，他不禁一時高興起來。黛安娜吞了口唾沫，噙住了。施溫頓太太如獲解脫，連忙跑過去輕輕地拍她的背，叫她張開嘴呼吸。施溫頓却不理這些，用他那冰冷的眼光盯着基特。

「怎麼樣，小伙子？」他諷刺地，幾乎是友善地問。

這個意外的問題，問得又含糊又隨便，攻破了基特的全部防禦。他伸手去拿烤麵包。「我要上圖書館去。」他結結巴巴地說。施溫頓用他剛才語氣中所顯露的那種輕視和好意又看了他一會兒。他又清清嗓子，重新看起報來。他事業倒很順利，基特似關心似不關心地想，自己却決定不被捲入施溫頓的生意經圈子裏去，隨便你怎麼說，他反正自有主張。瑪格麗特把椅子往後一推，嘴裏噙咕了一句什麼，匆匆忙忙走了出去，她母親跟在後邊，作些最後的叮嚀或懇求。黛安娜又把她那盤糊粥攪了一陣，再加上一勺糖。基特覺得他父親又很快地瞥了他一眼，就故意繼續吃他的烤麵包，好像他的腦子

裏想着很遠的地方——譬如說，大學圖書館。

他們橫過水流很急的小溪時，柯林腳底下滑了一滑，左腿一直到膝蓋都浸在水裏了。白里安縱聲大笑，一跳就跳到岸上，靠着一大塊圓石，還笑個不停。『我就喜歡柯林這點兒，他總有花樣。』基特跟在後邊，只好兩隻腳同時踩在一塊小小的石頭上，他覺得有隻腳快要滑了，就高高翹起來。『快點呀！』他喊着。

柯林溜溜滑滑地往岸上走，把手伸出去，讓白里安攙他一把。基特趕緊踩到前邊一塊石頭上，總算沒摔倒，他推了柯林一把，自己跳到岸上白里安身旁去了。柯林往前栽了個跟斗，眼鏡滑到鼻尖上。『別那麼野蠻呀，』他帶點結巴地說，揉着左邊膝蓋。水從他的鞋子裏濕濕地往外直冒。

『生活裏麻煩的事情，』白里安說，『就是翻來覆去老那一套，好像有了裂縫的唱片似的。作爲一個相信獨創一格的人，柯林儘管是個刻板的丟三落四的書獃子，可是他對於明顯的事物却是鑑賞力非常之強。』

『我什麼也不相信，』柯林不耐煩地說，一邊脫去鞋襪。『可是我至少並不認爲粗野就是矯健。我可沒有一般 *homme moyen sensuel* 的那種 *mystique*。』

基特感到應該說一兩句調解的話了，可是他也曾經像白里安那樣狠狠地笑過，心裏有些內疚。

① *homme moyen sensuel* 法語，意即好色之徒。——譯者註。

② *mystique* 法語，意即玄幻的說法。——譯者註。

「柯林，我們讓酒館裏給你把東西烘乾了吧，我同情你。我六歲的時候，有一次我們星期日聖經學校出去旅行，有人把我推進小池塘裏去了——」

白里安打斷他的話頭。「可是你那酒館存在嗎？要是一刻鐘之內不能兌現，那可得唯你是問。不過祇要你拿點啤酒出來，我就會傾聽你的放蕩的過去或是柯林的荒唐的現在。」

「酒館老闆娘是個怪和氣的人，」基特堅持說，「她就喜歡對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像媽媽似地愛撫一番。」

「即使是一隻有了破洞的襪子，」白里安說，他注意到柯林竭力想不讓人家看見他的大腳趾從他正在擰乾的襪子上的一個洞裏鑽出來。柯林那張瘦長的馬臉脹得通紅，基特覺得白里安實在太過分了。柯林這樣靠着他寡居的母親的養老金生活，對於自己的窮困總是不免很敏感的。

基特想攙柯林起來，但是柯林避開他。他們一言不發地在岩石和一叢漸漸變成金紅色的枯謝了的羊齒植物之間往上爬。白里安急急忙忙在前邊走。他舉動很靈便，有勁，而柯林跌跌絆絆，有一次還摔倒在旁邊的荆棘叢裏。基特對他們兩人都感到不耐煩——怪白里安跑得那麼快，怪柯林搖搖擺擺的舉動那麼遲鈍不靈。他要想追上白里安去，可是在柯林發生過意外之後又不便讓他獨自掉在後面。「快到了。」

柯林哼了一聲。他的法蘭絨褲子被荆棘戳破了一個小洞，他老在摸那破洞，想安慰自己那個洞總算不太大，很容易補好。白里安在大聲喊他們，招呼他們趕快走，和他一起去欣賞美妙的景色。基特沒有耐心再等柯林了，自己急急的往前走。一會兒，他就到了白里安身旁，站在一塊露出地面的磨盤

石上，朝下可以看見山谷的斜坡上一片片發亮的金黃色使斜坡看起來是黃褐和古銅色的，色澤柔和的赤褐色的田野和上面荒野裏正在凋謝的莖草花倒襯托得很和諧。小塊的扇子形的雲稀稀落落地佈滿了淡藍色的天空。

「很美啊，」白里安說，他不找個藉口譏諷一下，他的感情就維持不了多久。「來呀，柯林，來吃一服你那套宇宙理論的補藥罷。」

柯林氣喘吁吁地爬了上來，要想說點什麼高深精湛的言論，可是基特指着左邊說。「現在我可知道我們的地位方向了。你看那邊有一條小路。五分鐘之內我們就可以找到喝啤酒的地方啦。」

他們找到了小路，又走上了大道。一羣穿着短褲的騎自行車的青年男女從他們旁邊急馳而過，後來他們自己又越過一羣密集的毛剪得短短的羊羣，那個趕羊的農夫騎着一匹有灰黑色斑紋的健壯的小馬。一刻鐘之後，他們到了麒麟酒館，這家酒館就在那條通到一座草野村落去的路口上。那間天花板很低，鋪着紅磚的酒吧間裏空空的，有一股燃燒草根的味道。基特以主人翁的從容姿態靠在櫃台上，用一個二先令半的銀幣輕輕敲着櫃台，一位胖胖的姑娘打着哈欠走了出來，她把一頭淡黃色的頭髮朝後面紮了起來，前額覆着一排密密的劉海。基特直了直身子。「你好？你媽不在家嗎？請給我們三大杯苦啤酒。」

「她是我的姑媽，」那姑娘古板地說，一面在斟啤酒。「他今天不太舒服呢，謝謝您。」

「你自己怎麼樣？」白里安說。

「怪高興的，」她咧嘴一笑，回答說。

「那就和我們一起喝一杯吧。」

「我不喝酒的，謝謝您。」她找了錢給基特，又掀起紅絲絨門帘走了。

「在哄着她呀？呃？」白里安說。「來，乾杯。」

基特喝了口酒。「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她呢。」

「那就是說名花無主呀，但願那最倒霉的人勝利罷。」白里安格格地笑起來，用胳膊肘碰碰柯林的肋骨，因為他知道柯林多麼討厭人家這樣做。「好好注意着冷門馬啊。」

他們坐在燒着草根的大火爐面前一張刷得乾乾淨淨的松木桌子邊，悠閑自若，氣派十足地舒展着腿，想做點什麼或者說點什麼來表示他們的優哉游哉的感覺，表示他們對於下面那顯得微小的世界的輕視。可是想不出什麼舉動，什麼語言來。大家都在想那個胖姑娘的冷冷的嗓音，她那雙無動於中的藍眼睛。「有一回我正在開羅一條街上走着，」白里安開始說一個故事，打算吓唬柯林一下。可是這故事並不怎麼驚人，甚至於都不怎麼有趣，而柯林根本沒有反應。他向後一靠，神經質地不斷地抽着烟，近視地盯着那塗成深棕色的椽子。不管怎麼樣，白里安說這些話是顯然想引起那個不在屋裏的姑娘的注意的，模模糊糊地希望她正在把耳朵靠近樓板縫隙偷聽，或者正從那微微波動的紅絲絨門帘的破綻裏偷看。

基特却心不在焉。究竟他一生該怎麼辦呢？而在這樣一個世界裏，誰又能回答這樣籠統的問題，這樣可笑的問題呢？不過老是固執地不肯考慮他父親的計劃也還是不行的，他總得想出另外一個計劃來——就說他要寫書，要做個詩人或者小說家。而他的父親就根本不會認為他說這樣的話是提出

另外一個可以由他選擇的計劃。他會認為這祇是一種規避。雖然基特腦子裏能夠想出一套振振有詞的理由，可是他想到對他父親開口「我要做個詩人」，就不免躊躇起來，不但是說一次，還要沒完沒了地一遍又一遍地說，很枯燥地爭論辯駁……一直到他委實覺得再也不想當詩人了為止。一個人怎麼能忍受這種頑強的愚笨，這種干涉別人的狂病呢？假使約翰沒有在諾曼底打仗死了，他決不會要我到他廠裏去工作，即使做個茶房也不要，他想到這裏突然感到一陣深切的痛恨。約翰是他所喜歡的兒子。我祇是個多餘的人，連個候補者都不是。他那樣全神貫注地寵愛約翰，那樣確切地認為上帝的意旨是使他的長子約翰來承繼他的事業，根本沒有想到要培養我做個候補者。我寫詩的時候，他甚至於不屑來訕笑我。

「啊，那時候的生活就這樣，」白里安說。

「我可不是這樣，」基特說。「我討厭旅行，討厭營帳生活，甚至於在醫院裏他們還把最醜的護士派到我的病房裏來。」

「你真該同我們一起去意大利的，」白里安說。「當然咯，那兒一切都很好。可是哪怕是在地獄裏，祇要伙伴合得來，醉得打瞌兒，也強於在天堂裏和鄉下人開茶會，自找罪受。你有沒有在西西里的中午在一輛尿臭冲天，跳蚤充斥的有篷馬車裏擁抱過一位意大利小姐？沒有嗎？那你算白活了。」

「那我倒情願白活的，」柯林說。

白里安站起身來，輕輕敲着櫃檯。可是，這次是酒館老闆娘親自忙着出來了。「要甚麼呀？」她四顧一笑。「假使你們喜歡散步，今天真是散步的好天氣呢。」

「聽說您不太舒服，」基特說，希望她還認得他。

她打了個哈欠，揉揉前額。「一會兒痛，一會兒又好了，不過我常常發現有人來談談對我的病是有什么好处。無線電沒什麼用。我喜歡自己能搭腔的。我一天到晚只是把無線電開了又關掉。」

「這兒要僱個酒保嗎？」白里安問，一邊對別人擠擠眼。

「您這可是和我開玩笑啦，」她不動聲色地說。

「並不如你想像的那樣。」

她不明白地對他看看，然後趕緊說，「這年頭，幹這行還有甚麼油水呀？這個那個規定啦，限制啦，種種麻煩。我恨得要死。」她嘆了口氣，拍拍胸口。「你知道政府抽了捐稅之後酒館老闆還撈得着幾個錢嗎？一大杯才賺一個辨士，賺得着這麼點還算運氣好呢。」

「釀酒廠怎麼樣？」基特問。

她不答覆這個問題，搖搖頭說。「真是的，一大半是老關在養活酒館，倒不是酒館養活老闆。」

「可是這樣你才有機會搭腔呀，」白里安假裝同情地說，「那是頂有關係的啊。」

「唉，我看總有一天，一切要恢復老樣子的。」她對基特說，不太清楚白里安究竟是不是在嘲笑她。「我實在替那年輕的一輩難過，他們都沒有見過從前的好日子。光說現在的鹹肉吧，舖子裏切的鹹肉簡直薄得和紙一樣，一點味道也沒有。」她又回到可憐的年輕人這個話題上。「他們一定要回過頭來而且覺得奇怪爲什麼把他們生出來——如果他們知道了真情倒真是有理由問的。」

「你難道知道你爲什麼被生出來的真情嗎？」白里安問。「你曾經問過你父親一些必要的細節——

嗎？」

她喉嚨裏咯咯的笑了一聲。「他準會說我是全能的上帝的恩賜。要是我問了我媽，她準會揍我的。」

「黑暗的兒女，」白里安說。「設想他在絕對的黑暗之中，轉身向他那嬌寵的躺着的妻子的那莊嚴的一刻——」

「喲，可不成，」老闆娘說，半噴半笑地。「我們總得尊重一些東西，要不然，天會場在我們頭上的。」

「天反正已經塌啦，」柯林用一種神經質的尖聲說。

老闆娘驚訝地舉起雙手說，「你可真吓了我一跳。」

「非得尊重一些東西嗎？」白里安訕笑着說。「譬如說，必須尊重生身父母的生殖器嗎？難道宗教和其他社會謊言就是指這些嗎？的確，他是個神秘的上帝；好淫就在信仰他的門口，」他一邊用臂肘推了柯林一下，輕輕說，「尼采^①的話。」

兩個戴着帽子圍着圍脖的工人走了進來，老闆娘轉過去，因為有了脫身的機會而微笑着。他們靠着那個小櫃檯，低聲緩慢地談着上星期舉行的公羊品種比賽會和標的價錢。反正有人賺了錢，也不難猜到是誰。可是別人呢——還是跟往常一樣地沒錢。「這不會長久的，」個子高些的那個說，一邊裝着烟斗。「誰都知道了。湯姆·鮑曼不是公開說過嗎？我告訴你這不會長久的，他在場子裏就說起

① 尼采：十九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譯者註。

來。還是趁機行事吧，他說。你們甭想長久的靠這麼高的價錢賺錢。」

「對，你看見威爾·克比罷？他十年前簡直就像個叫化子，可是今天他說，我不幹，我不幹。」

接着他們又開始跟老闆娘談起賽馬來。

「不，天還沒有塌下來呢，」白里安沒有能再引起老闆娘的注意，就這麼說。「不過我隨時願意幫忙把它拉下來的。革命萬歲！」他舉起杯子一飲而盡。

「你專說這些胡言亂語，」柯林反對說。「而且你根本並不是真心要說這些話，所以更糟。」

「那是你猜想的。」白里安怒氣沖沖地朝四周看看說。「我實在是真心的，不過我懶得去做而已。我跟你說。讓我們把自己的錢拿出來——我的意思是說，基特的錢——坐一隻帆船到南洋去。這倒是個好主意，對不對？」

基特還在那裏想聽出來究竟老闆娘爲什麼要搗着嘴格格地笑——也許她的假牙鬆了吧？白里安繼續天花亂墜地說什麼收拾那些「老搭當」，而柯林却無力地加以駁斥，並且說，人應該求慰於內在的價值。

可是在櫃台那邊有笑聲。基特感到自己與之無關，好像置身度外，他的靈魂飄盪在癱乏的身體之上，好似在大風中的風箏那樣的掙扎着。他舉起一隻手來動了一下，才相信自己還活着，還能按照自己的志願做事。甚麼都沒有意思，櫃台那邊的人所說的那些世俗的笑話和評論固然無味，他的朋友所談的高雅的抽象理論也未必有意思。沒有一句話是有意義的。就在那一刹那之間全世界的人所說的千言萬語沒有一句是有意義的；雄偉的瀑布般的言語，就完全像燕八哥的一片嘈雜聲那樣的毫無意義。

……然而他似乎必須露露鋒芒，必須說話，否則風會把他颳走，會把那根將他維繫在這個可笑的場面上的顫抖的繩子吹斷。

「上星期你說我應該加入工黨。」

「我說了嗎？」白里安問，往後一靠。「是的，我說過。我是想氣氣你。任何人有你那種不成體統的理想主義，像你那樣只講良心不做好工作，像你那樣但求世界上有所改變却沒有勇氣去面對着任何根本改革的真正意義……是的，那是我當時的意思。」

「我倒有一點想同意你——」

可是白里安要在這題目上發揮一番。「你瞧我多正確。那些大言不慚的工黨領袖們自稱是不信國教的人的後代，一點不錯。他們在議會的政策還不就是一個開雜貨店的美以美教徒的態度嗎？他自知必定得救就高唱讚美詩，這樣他就可以得到神的批准把沙攙在糖裏，他們的政策只不過是全國範圍的罷了。改革世界而不去改它。」

「不，說正經話，」基特央求他說。「我越過越感覺我不能像從前那樣生活……那是我父親認為上帝在創造世界的第一天特別爲了柏萊福特這個地方的好處而安排好了的。工黨——我知道是一種很無聊的出路，可是，本來嚙，英國就是那麼個無聊的地方。根本不配有什麼更好的出路。」

柯林正對着他那杯啤酒喘着氣，手指節骨上露出一塊塊白色；他對於任何事情總是這麼嚴肅，毫無幽默感。「我認爲這是背叛，基特。我們必須爲爭取個人的價值而奮鬥。參加任何政黨，都是一種懦弱行爲。我們一定要爲內心的革新而鬥爭。」

「亞門，」白里安說。「希羅尼謨^①又瘋啦！Datta Dayadhvam Damyana^②——請說下去罷。」

剎那間，基特感到輕鬆了些。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微笑起來。他現在又重新感到悠然自得，是人世間生氣勃勃的一部分。作出個決定來總是聊勝於無的——祇要叫他父親不高興總是好的。「再來一杯吧。」他把大家的杯子收攏來準備去斟酒，柯林有氣無力地說這次應該由他付錢，基特沒有理會。

「你笑甚麼呀？」白里安問。

「我在想我父親不知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對甚麼的反應呢？」

「問題就在這兒了。」

他剛想說出他心裏要說的話，就覺得害怕，難爲情。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呀。他覺得對白里安都難於啓齒，從而想到在他父親面前更不知怎麼開口了。然而他覺得他心裏已經作了決定。臉上仍保持着微笑。

「那麼就請那位老太太叫她姪女兒進來吧，」白里安說。「穿不穿褲子都成。」

五 泰因賽德

威廉·艾莫利小心翼翼地抽屜打開，皺着眉頭朝裏面看了一刻。一面斜過眼來從肩膀上看着房

① 希羅尼謨：十六世紀英國戲劇家啓德所著西班牙的悲劇中主角。——譯者註。

② 梵文：意爲「須捨予，須慈悲，須馴服。」引自英國詩人T·S·愛利奧特的長詩荒原。——譯者註。

門。他從五斗櫃上那面鏡子裏看見自己，覺得不應該皺着眉頭。他把上嘴唇兩旁的修剪得短短的小鬍子往下壓一壓平，對着鏡子細細端詳他那副憂鬱的漂亮的面孔，臉色略微顯得有點蒼白，灰色的眼睛裏有些紅絲，兩鬢的頭髮已經開始漸漸疎禿。他再一次感到他那深色頭髮上帶點灰色，使他更加相貌出衆，再加上他那修剪得短短的鬍子，更顯得不凡。他低頭朝抽屜裏一看，拿出一條還用薄紙包着的新領帶，安閑地把紙包打開，把它拿着在自己的襯衫上比了一比。那領帶是深藍色上帶着紅的細條紋，他認為跟他那套藍衣服和藍白條子襯衫很相配。是啊，很不凡，他暗自忖量。很熟練地繫好了領帶，嘴裏在說，「來啦！」於是他輕巧地走下了樓梯。

煎鹹肉雞蛋的香味使他皺起鼻子來嗅了嗅。他在廚房門口停了一下，扣好上衣的鈕子，走進廚房。琪恩把她的紅頭髮從明亮的藍眼睛前吹開，站在那裏對他從頭到腳看了一遍，她長得倒是眉清目秀，身材健壯，這時候手裏還拿着平底煎鍋。「你的寶貝雞蛋做好了在等着你，我以為你總該早點兒下樓來了呢——其實像這雞蛋這麼新鮮，煎了真可惜。」

他眯了眼睛，可是壓制住了自己。「你的呢？」他問。

「啊喲，」她高高興興地用責備的聲音回答，「要是我高興把我的雞蛋送給梅西·羅勃遜，你煩也沒用。已經送走了，多大的神通也沒法把它追回來了，除非用抽胃筒。況且，那個可憐的婆娘又有孩子了，幾個禮拜也沒吃到一個雞蛋。並不是個個女人都像我這樣的有一個聰明的丈夫，感謝老天爺的小恩賜。」

他雖然儘力忍着，可是臉都氣紅了。「你上禮拜也把雞蛋給了人啦。」

「不，你弄錯了，威廉。」她故意用一種挑戰的高興神情來和他作對。「上禮拜是給的愛倫·丁姆呀。你倒說說看，把一個黑市買來的雞蛋送給人，難道是犯罪的嗎？」

「這雞蛋沒有什麼黑市不黑市！」

「是呀，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她站在那裏，雙手放在寬闊的屁股背上，人個子小，可是顯出了一副雄赳赳的氣概，眼梢上帶着些微笑時的皺紋。「那是格伯里爾天使◎親手給你，用來表示他的崇高的敬意的。也許還是他自己生的呢。」她笑了。「如果一個天使有翅膀而沒有男女性別的話，正如我有一次聽見一個牧師說的那樣，那麼他爲什麼不能生出像麥克杜高爾太太養的那些老母雞生的一般好的雞蛋呢？」

他噘起了嘴。「琪恩，你有時候說話粗鹵得就跟個補鍋匠一樣。」他轉身去吃早餐。

「大爺，你當年嘲笑得就夠兇的了，」她回答說，走到洗滌盆那邊去。「而且在晚上也笑。」
「一切都要看時間和場合。」

她從窗子旁邊掛着的一面舊鏡子裏看到他，回過身來。「我說呢，本來我就覺得今天早上你有點兒特別，可是剛剛才發現原來是你那條新領帶在你脖子上發亮呢。這些日子你可真自鳴得意呀。」

「一個人修飾得整齊些是有好處的，」他憤憤地並且振振有詞地說。「要是我不自己費些力氣，你以爲我的飯碗還能保得了多久哪？」

「我可不知道你還覺得要費力氣，」她說。她把自來水龍頭開足了，水的聲音蓋過了他的回答。

◎ 格伯里爾天使：聖經中所說安慰人類並向人類報告好消息的天使。——譯者註。

他放棄了，把鹹肉上最後一點肉皮給切掉了。他費勁地吞了下去，自然而然地用手去摸摸他的領帶，立刻又氣得滿臉通紅。她把水龍頭關了，回過頭來看看，帶着那使他惱怒的粗齒的笑聲。「噯，這至少還不像詹美·丹特那條那麼糟，上邊用鮮艷的顏色畫着個裸體女人呀甚麼的。他媽媽在他的墊褥底下找到的，立刻就給扔在火爐裏燒了，儘管他說他是從一個美國水兵那裏贏來的。」

他不理睬她。現在反正她已經注意到了這條領帶，而且已經冷嘲熱諷了一頓，他心裏倒好過些了，那點隱秘之感已經消失了。「琪恩，你說話越來越無聊了，」他以寬宏大量的口氣說。「再來點茶吧。」停了一下，他又加一句說，「勞駕。」

「有點兒泡過了頭，」她評論說。「可是究竟還是茶，這是主要的。我都成了個茶鬼了。你知道嗎？我昨天晚上等你回來，不知喝了多少杯，一晚上起床三次呢——別說你聽見我起來啦。你像牛一樣的打着呼嚕呢。」

「在吃早餐的時候你就不能談些別的嗎？」

「好罷，威廉，那我就留到吃晚飯的時候罷——不過我真不懂，爲什麼一個人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又那麼恨人家提。」她的肚子咕嚕嚕一陣響，她拍拍自己的肚子說，「安靜點兒，好不好？你要叫我這位嬌滴滴的丈夫生氣啦。」肚子又響了一陣。「你可別還嘴呀，你這下賤的囉嗦的臭貨。」接着，她忽然改變了情緒，走到桌子邊，在她丈夫對面坐下，雙手托着臉蛋，瞪眼看着他。「出了甚麼事啦，威廉？你真是上了年紀變得文雅起來了呢，還是有什麼說不出口的事情呢？」

艾莫利往後一靠，把椅子略爲向後翹起，看了廚房一週，想避開她那犀利的幽默的眼光。沒有甚

麼可以埋怨的：一切都整整齊齊，雖然這一刻琪恩的梳裝是很馬虎的（頭髮散亂着，襯衫胸前也沒扣好，隨隨便便地塞在裙腰裏），但是等到她出門的時候，她就打扮得夠整齊了。不過，她總有那麼點兒滿不在乎的神氣；她不肯認真地看待事情；他爲了提高他們地位而作的鬥爭她一點不能體會……他抑制着直往上冒的氣憤，不想再引起一場永遠解決不了的糾紛。他看看手錶：只剩下一個鐘頭了，還得開車到辦公室，路上取報紙，然後過馬路到紐喀斯爾的另一邊。「沒有出甚麼事。」他站起身來。

「你不像從前那樣對生活感興趣了，威廉。」她繼續說。「現在是祇講究外表。」她揮手止住他的抗議。「我並不是指的你講究穿着。一切還要更加深些。你漸漸地變得像你那個姑母了，她呀，只要家裏有一把茶匙沒有洗乾淨就會坐立不安的。不過，你還不止爲了洗東西煩惱呢。一切……」

「你簡直跟不上時代。」他乾脆地說。「你懂不懂現在的世道？難道你不明白，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多麼重要的事嗎？」他用拳頭捶了一下桌子，勁頭大得自己都吃一驚。「我們非得叫這些人尊敬我們。我們非得叫他們平等看待我們。」

「於是我們就去買條新領帶。」她用心平氣和的聲調說，仍然雙手托着臉蛋。「他們這就發現原來我們是他們的失散了多年的兄弟。他們就說，他們不再要利潤啦，工會幹事們可以來管理工廠啦。」

「你這算是諷刺吧。」他陰沉地回答，「而且你還以爲有趣呢。但是我告訴你，我們會把這些人搞垮的，而不會是工會幹事們……」

「你在克萊頓家工廠裏做工的時候可沒有這麼說哪。」

「你怎麼不聽聽清楚呀？我並沒有說什麼反對工會幹事的話呀。我不過是說我們現在爬到頂上——

來了，關鍵的工作不靠他們來做了，而且也不可能由他們做。別的場合用別的方法，」他略微帶點傲慢的神情引了這句話。

「你說得對。」她也站起身來。「你用不着開那張留聲機片子了。我背都背出來了，而且片子已經破舊得很。可是你走以前我還有件事要提一提。」他在門口回過身來，她接着說，「喬·貝利昨天來了，他說他好大陣子沒見你了。他問下禮拜五上他家去怎麼樣。那天是他兄弟納德的生日還是什麼——總而言之，納德賭足球贏了十五鎊多錢，他們要熱鬧一下。他說，把威廉帶來呀，還有他那男中音嗓子甚麼的，好大一陣子沒有聽到他給我們唱嬌蒂乖乖，別動呀。我說，他忙着吶，我是個賢慧妻子，得包庇着自己的丈夫呢。得了，怎麼樣罷？」

「要是我能去就去。不過你知道我現在不大能老早就約定事情。」他又去摸摸領帶，琪恩眼光裏有點什麼使他皺了皺眉頭，加上一句說，「下禮拜五嗎？我想行罷。我想想辦法得了。」

「可別想壞了身體呀。」她咕嚕了一聲。

他轉過身去，氣得說不出話來，可是又勉強回過身來。「當初我們過苦日子的時候，倒是快快樂樂的，如今日子過得好些了，別把這一切都給糟蹋了罷。」她點點頭，他臨別吻了她一下。「那麼就是下禮拜五罷。」離家時他心頭有一種混雜的感覺，既覺得鬆了口氣，又有些憎厭，並且還私自慶幸自己克制的成功。他最恨在早晨和妻子吵架吵了一半去上班。這會使他一整天都不安寧，老是去回憶爭辯的經過，有許多當場想不出的有力量的巧妙言詞，現在都想起來了，很想回家去好好地這場糾紛結束一下——像這樣沒有吵完的架，總好像留下些什麼似的，往往和當天後來發生的事情糾纏不清。好

罷，他想，假笑了一聲，我做得還不算太壞，有這麼一點，一個工會職員的確可以學會耐心和堅忍；不過琪恩也真是越來越驕傲自滿了。不久我們非好好地解決一下不可。

她聽見前門砰地關上了，回到洗滌盆面前，站在那裏沉思地望着窗外。她的肚子又咕嚕咕嚕叫起來，她也不理會。她嘆了一口氣，低下頭去，她的頭髮披散下來，遮住了她的臉。頭髮夾子掉在洗滌盆的缸裏發出響聲。接着當她把頭髮甩到後面去的時候，後門給打開了，一個七歲模樣的小女孩子衝了進來，瘦削的面孔兩邊翹起兩條梳得緊緊的小辮子。

「喂，艾莫利太太，我媽問你有沒有白糖，有兩片阿司匹靈沒有？要是你有得多，借給她，她等到這個禮拜末了，就還錢給你。還有一件事，是甚麼呀？」她用手拍拍張開着的嘴，拼命在想。

「電熨斗吧？不是嗎？……可是你怎麼不上學去呀，愛爾西？」

「要點兒鹽，」這孩子高興得跳起來說。「還有，你能不能在十一點到十二點的時候上我家去看看孩子，因為我得去看牙。」她把嘴張得大大地。「瞧，看見了嗎？長得不齊。看完了牙，我還要去吃一客水果冰淇淋。」

「我會來的，」琪恩說。她從食物櫃裏拿出一包白糖來，準備分一下，後來又把整包給了這女孩子，他把這個包緊緊地抱在胸前。「這兒是半瓶阿司匹靈，還有些餅干是給你吃的。告訴你媽，我洗完早飯碗，身上收拾一下就來啦。」她彎下腰去。「好，來親親我，說一遍我剛才告訴你的話。」

現在每逢他必須到他出生的地方北屋爾咨去，他就感到不高興，他寧願繞道走，也不肯走近他父

親從前開蔬菜舖的那條街，或者走近那所骯髒的小房子，自從他那破了產的父親據一批好心腸的陪審員所描寫的「極其興奮時服藥過度」而亡之後，他就這小屋裏由他叔父撫養成人的。他叔父是個嗜酒如命的老頭子，他希望姪子將來在社會上能夠發跡，可是到後來，因為他那樣往上爬倒反而差不多是恨起他來了。背着這孩子，他對朋友們誇他，當着他面却罵他是個傲慢的笨蛋。「簡直是個十足的傻瓜，」他說。「你呀，就是那樣。你甚麼也不懂，天下了雨你還不懂得躲進屋裏來呢。」可是威廉·艾莫利却最希望得到他的稱讚。後來老頭子中風死了，至死他還是不肯承認他姪子有才幹，他氣得顫抖抖地唱着煤礦工人的怒吼歌。

艾莫利看見了一個面熟的人。那人是克萊頓，當年艾莫利曾經在他父親開的工廠裏當過學徒，後來他做了工會代表，被開除了。現在工廠歸克萊頓所有，他是個忙忙碌碌的有魄力的人，現在已經又搞了好幾種別的企業了。過去三年當中，艾莫利曾經因公碰見過他幾次，而克萊頓總是非常和氣，實在和氣得都有點過分了。但是他今天可不願意見到他，特別是他今天沒有坐汽車。他轉身對着一家烟舖的櫥窗看了一會兒，考慮要不要買個新烟斗。他決定要買新的話，就買個真正好的。

他穿過馬路向前走，儘管他不願意想，可是腦子裏老在回想到在北犀爾居住時的往事，後來又想到琪恩。他忽然發覺他和琪恩之間的關係很有幾分像他以往和亞馬斯叔父的關係。她當初也是希望他能夠頂天立地的，可是她現在對於他地位的提高越來越憎厭了。近來一切幾乎變得叫人忍無可忍了。她真是死心眼兒，他私自想，他叔父也是，咒罵機器是魔鬼發明了來掠奪工人的。現在呀，琪恩似乎認為他——威廉·艾莫利——應當一世守着車間的工作做牛馬，而不該抓住機會就去做行政

工作。倒好像我不是在爲了工人們盡力似的，他憤憤地想。

突然他感到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嚇了一跳。「我說是你哩，艾莫利，」克萊頓用他那乾脆利落的嗓音說。「好極了。回辦公室嗎？來來，我用車子送你去怎麼樣？順路的。」

艾莫利打算拒絕他，可是克萊頓那好像平等相待的禮貌倒也使他高興。何況他本來不想坐電車，他已經坐慣了自己的汽車了。「好吧，謝謝。如果不給你添麻煩的話。」當克萊頓領着他到他停車的一條旁邊的小路上去的時候，他不斷地解釋。「我的車子送去修理了。那輛車忽然會發出一種空洞的響聲，不過走倒還是走得滿滑溜。」

「也許是放汽機裏有毛病吧。」

「是呀，我瞧了一下減響裝置和放汽管接頭的地方。有點兒鬆了。所以我今天得用自己的馬力走了。」

他們坐進克萊頓的「漢伯」牌汽車，當他們沿着馬路開過去的時候，克萊頓不經意地提起，「你的是一輛『奧斯汀』牌的車子罷？我有幾回看見你坐在那輛車裏。我對於車子記得很清楚。……工會買了車子供給你們這些人坐罷，是不是？」

「對了，」艾莫利說，有些不高興。

「我認爲他們可真好。隨便你們什麼時候還款，是嗎？」

「差不多。」

「問問你不見怪罷？我總喜歡知道各方面情況。如果我開始問到甚麼不該問的事，儘管說我得

了。我對所有的朋友都這樣警告他們的。」

艾莫利聽了克萊頓那坦白輕快的聲調所說出來的半帶道歉的話，就和緩下來了。「你還想知道什麼別的嗎？」

「啊，多着呢。」他默默地開了一會車，後來說，「你是抽烟斗的，對不對？」他從深棕色蘇格蘭呢衣服口袋裏掏出一個烟絲袋來，扔到艾莫利膝上。「試試這個。不，我要聽聽你的意見。這是我自己定製的一種混合烟葉。有人認為太辣了點兒。」當他們的車子在路口停下來等着交通燈放行的時候，他對一個過路的人揮手招呼。「我用不着問你到這裏來的原因。我真是不明白工人們的情緒。這年頭好像什麼都不能叫他們滿意。」

「唔，時代變更啦。工人們嚐到過了比較好的生活，他們喜歡那種生活。當你喜歡了一樣東西，你就想多要一些。」

「對有些人說起來，這是對的。」克萊頓把聲調略微放得比平常慢一些，似乎在考慮字眼。「照我想像，你我都不會因為我們的飯碗相當牢靠，薪水加了三個辨士就滿足於現狀的。可是剛才談到的工人們大多數在戰前都會心甘情願把靈魂出賣掉來換取像他們現在的工作和他們現在痛飲的啤酒的。至少我的意見是這樣。」他略帶謙遜的口氣加上一句，請艾莫利去評論這番話。

「我不同意。他們要有職業，要喝啤酒，不錯，可是他們所要的不止這些。而現在他們要的更多，更加多得多呢。」

「你不會祇是在說你自己吧？反正你現在和他們也不是同道了。你已經做給他們看，一個人只

要有腦子有膽量，就可以怎麼樣地把自己的地位提高。」

「我還沒有完全是第一流人物呢，」艾莫利說，不禁露出笑容。「而且你可別忘了，我是這些人的僕人。如果他們不要我，那我就又降到原位上去了。」他本來想把這句話輕輕鬆鬆地說出來，但是却忍不住帶了些狠狠的口氣。

「是呀，一切說來竟如此簡單，」克萊頓安詳友好地笑了一聲說。「不過，既然你那麼聰明能爬到今天的地位，可別真像你說的那樣優得又降到原位上去。關於怎樣鞏固自己的地位這一套一套的辦法你比我還清楚呢。」他停下來了，艾莫利很想打斷他的話，告訴他說，他根本不懂得工會民主，可是有種他所不能清楚了解的內心的矛盾使他沒有說甚麼。爭辯有甚麼用呢？我要等着瞧這個好刁的壞蛋耍的是什麼花樣。克萊頓改變了車子速度，繼續說，「五年之內，你準會擠上行政的地位的。你瞧着罷，我知道誰將來會發跡。」他等了一會兒說，「可是我們剛才正在談論工人們的罷。」

「是你在談。」

克萊頓笑了，好像他被人戳穿了倒感到很高興，並且稱許艾莫利的急智，「不管怎麼樣，你的意見如何？」

「我沒有像你所說的那種意見。我是仲裁的——或者，如果必要的話，是辯護的——機構的一部分。」他忽然決定要和他換一個角色，開始實行進攻。「你在出賣廢鐵給佛朗哥。」

「我在這方面做一點，可是你知道那並不是我主要的生意。你用不着來告訴我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做了一點兒完全合法的生意工會就準備來搗亂！你可以寫信去問問貿易部，看他們關於輸出品怎

麼說的。」

艾莫利感到克萊頓有點慌張。「我並沒有說這種話呀，不過我要告訴你我個人的意見。我真希望對於你做這種事情工會可以採取行動。你還記得嗎？在一九三三年，「史丹里維爾號」船員們拒絕運廢鐵到日本去，我們還組織募捐支援這些船員來着。」

「我以為你該已經不再那麼吹牛了。究竟當一個人做到負責地位的時候，他就明白甚麼是可能的，甚麼是不可能的——甚麼真正可以幫助他達到目的，甚麼祇是敷衍點綴。」他又笑了。「你一向是個固執的傢伙。還記得你當年帶頭搞的那次罷工嗎？」

「那是停工呀。」

「名詞有甚麼關係呢？我當時是剛到廠裏去，無非是去看看我爸爸怎麼管理應付的。可是我很清楚地記得你。」

「不勝榮幸之至。不過我並沒有帶頭。我的確是在罷工委員會裏，可是佛烈·葛倫裘和比爾·米福特才是帶頭罷工的呢。他們都是老手，我不過是初出茅廬。」

「儘管如此，我爸爸却指着你對我說「就是這個人得叫他滾」。」

「叫我滾可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回想起過去那些鬥爭，他又和克萊頓隔遠了：他非常憎厭這個人和他那滿不在乎的舉止，穿着蘇格蘭呢的那種無恥的態度，他那付顯然自信的神氣，以為只要用三兩句甜言蜜語就可以把艾莫利騙過來。「事實上，」艾莫利繼續說，思考着字眼，「事實上，的確是，做了一個工會職員有時候真會使他和他的服務對象工人們不太和諧。但是他只要碰到幾個像你，克萊

頓，這樣的雇主，他就明白自己所反對的是甚麼了。我可以告訴你，如果我還在你廠裏，我一定會爲了反對運廢鐵給佛朗哥的事而組織罷工行動的，要不然我情願死。」

「你情願死，艾莫利。多想一想吧。時代變啦，你剛說過的。當你在廠裏的時候，你會願意用十年壽命來換取你今天所享有的權柄。好了，你現在有了權，你就會利用工會的全部力量來對付廠裏任何一個冒失的糊塗蛋，只要他打算煽動非正式罷工來反對我這完全合法的對外貿易。」

艾莫利先沒有回答。等到他回答的時候，他聲音裏那有力的抗議已經消失了。「我還是我原來的看法。」

克萊頓寬宏大量地笑了笑。「你不錯，艾莫利。對了，布萊那邊的麻煩事也由你管嗎？」

「不，那完全不在我管的範圍之內。」

「你對於這事的意見呢？」

「我已經告訴你，我一點兒詳細情況都不知道。那不關我的事。」

「我不相信，你——一個工會職員——會贊成在工黨政府底下的非正式罷工。」

「當然我是不贊成的，」艾莫利說，對於克萊頓所堅持認爲他們倆，到底還都是好人，都差不多是一夥人，聽了這種說法究竟他自己是惱是喜，他還不太能肯定。「可是那並不是說我對這裏牽涉到的問題就採取一種呆板的態度。工人們冒險不是爲了開玩笑的。」

「噢，你不錯，」克萊頓戲謔地說，「你要在什麼地方下車？」

「市場街附近甚麼地方都成。」

克萊頓開開了車上的無線電，一個尖尖的女人聲音細聲細氣地說着話。克萊頓又把無線電關了。『這是我太太叫裝上的。我可不那麼喜歡這個。』接着，當車子開到靠近人行道的時候，『我說，如果你沒有甚麼事，來喝杯咖啡罷。跟幾個朋友見見面也沒有甚麼壞處呀。』

艾莫利本來想拒絕的，可是他認為克萊頓臉上的笑容表示他預料到艾莫利會拒絕，並且打算說那是由於害怕，笨拙，和不會同一班政見不同的人混在一起。何況，他也不那麼願意立刻回到辦公室和那鈴聲不絕的電話旁邊去。

『我還可以耽幾分鐘，』他說，瞧了瞧錶。

當他們沿着街走過去的時候，克萊頓拉着他的胳膊。『聽說你在找房子。』

『誰告訴你的？我從來沒有跟人提起過呀。』

『是誰呀？我倒忘了。不過你知道這城裏什麼事都傳得快着呢。我想你不會要一所大房子吧。』

這年頭房子大了反而成了負擔。不過，自己有所房子真是比什麼都強。我倒是知道有所房子也許對你還合適。你當然是準備買下來的。』

『還不一定。』

『胡說，當然是準備買下。這年頭，自己有房產比什麼都好。』

『你說的房子在什麼地方？』

『找個下午我用車帶你去。在海黑頓那邊——是我一個朋友的，他要搬到南方去了。』

他們走進了一家空氣渾濁傢具繁多的飯館。我不妨去看看那所房子，艾莫利想。我簡直忍受不

了拜克這個區了。那裏的許許多多的灰色房子好像要把他壓扁了；擠在一起，好像要倒下來把他沿着石子路趕到泰因河兩岸密集着的船塢和機械工廠裏去了。不知怎麼的，這個區域現在好像象徵了一切他所不喜歡的東西，他對於失敗和倒臺的一切懼怕。這年較早的時候所舉行的工會選舉當中競爭很劇烈，雖然他沒有很費力氣就勝利了，但是他超過人家的票數比以前減少了。自從那時候以來，他一直心裏擔着丟了自己的飯碗。深怕自己沒有及時注意和對付一切反對他的明爭暗鬥。拜克這個區就變成象徵這些惡意的壓力和派別間的詭騙了。他所最需要的首先是穩定，在安靜的郊外有所房子是可以幫助他鞏固自己的地位的。鞏固地位？誰最近用過這名詞呀？

可是他還沒有想起來，就已經被拉到火爐旁的一張桌子面前，那裏已經有三個人坐着。其中有一個他有點認識，名叫基爾克賴思，是開糖菓廠的，主要是出產各種太妃糖的。克萊頓介紹了另外兩個人，梅佐，矮矮胖胖，眉毛很濃，是個小出口商人，還有瘦骨稜稜的約翰·雷柏。對了，艾莫利想起來了，他也認識雷柏，他們在市政廳裏見過。雷柏是地方警備委員會委員。

克萊頓叫了咖啡，艾莫利把烟拿出來請大家吸。「嗨，你們這批傢伙在陰謀些甚麼來着？」克萊頓問，故意強調而不是忽視剛才被打斷了的那場熱鬧的談話。他一邊對艾莫利擠擠眼。「來吧，說出來得了。」

「我方才在說咱們英國真得來個像史末資。那樣的政治家呢，」梅佐說，翻弄着他那份每日電訊報。「你們看過他主張西方國家組成一個集團來對付蘇聯和它的僕從國那篇演說了嗎？」

「你不能說貝文走的路線和他的有什麼不同呀，」雷柏用一種迎合的口吻說，「艾莫利一眼，好像是說：你瞧我們多麼豁達，我們很痛快地承認甚至在工黨裏面也有好人。」

可是基爾克賴思粗聲粗氣地笑起來。「我們根本就沒有在談政治，也不是談生意。」他用他那肥手向艾莫利揮了一下。「靠近一點兒，別教女招待聽見。我們談的是市參議員賽斯福。」

「聽說他有點胃病，」艾莫利說，要顯示自己對於市政界的情況並不是完全不熟悉。

「胃病，」基爾克賴思喊起來，笑得氣都透不過來，「真妙。這是我幾年來聽到的最妙的。胃病！」

克萊頓拍了一下他的背。「來吧，說出來！」

基爾克賴思安定下來，揩掉他那紅了的眼睛裏的淚水。「老賽西追那個飛鷹酒店的女招待好幾個月了，你們是知道的。她名字叫媚波，生性也是媚裏帶潑。就是那個身材好像木桶的那個。夏天她穿一件紅色橫條的衣服，傑克·丁姆葆對我說：「木桶上了紅箍啦。」」他又氣喘喘地大笑起來，可是自己又忍住了。「老賽西不久就上了手，而媚波就開始發現他是怎麼個老奸巨滑的吝嗇鬼。於是她就採取了辦法。有一天，他在酒力和媚波的迷力之下，明目張膽地在她屋裏的時候，結果被一個朋友闖進去拍了張相片。後來媚波拿出相片來告訴他說有人恐嚇他要添印了去寄給市長，內政大臣，老賽西那座教堂裏的牧師，老賽西的太太，還有六個賽斯福小姐，你們可以想像當時老賽西嚇成甚麼樣子。」他又開始大笑起來。「你們真該看看那張相片。媚波給我看了。」最後他又把眼睛揩乾了。「得，老賽西又有甚麼法子呢？祇好塞錢咯，可是你們可以想像這對他的身體是多麼大的一場刺激。難怪他要鬧

胃病啦。」

他們大家都笑了。「好啦，好啦，」雷柏說着站起來，「我們誰都有出差錯的時候呀，要是一個對市政這麼有貢獻的人居然永世無聲無臭，那倒可惜了。」他對艾莫利點點頭。「對不住，我先走了，還得出席委員會會議呢。」

「惺惺惜惺惺，」當雷柏走出飯館之後，基爾克賴思狠狠地瞪着眼說。「我看他是想起了他自己當年不知花了多少錢才買通人家不提那唱歌班的孩子那件事罷。」

「你真是個翻舊賬的能手，」克萊頓說。「你這樣會使我們這位朋友艾莫利對於我們市裏的父老們的道德得到一個不正確的印象。」

「嗨，賽斯福和雷柏都沒有問題，」基爾克賴思說。「他們不過是估計錯了。他們並不比別人差。」

克萊頓轉向梅佐。「艾莫利反對我們和西班牙做生意。」

「那麼他要我們和甚麼地方做生意呢？俄國？」

不知怎麼的，艾莫利不能再拿出像方才在車上感到的那種慷慨激昂的情緒。「幸虧我用不着給貿易部定政策。」

克萊頓同意地點了點頭。他拿起每日電訊報來。「喂，你來瞧，梅佐，政府要決定怎麼樣處理原子能放射性副產品。哼，它怎麼處理？把裝箱和發行都交給陶林姆有限公司去管，這家公司有一半股份是在帝國化學工業公司○手裏的。我就喜歡這種社會主義。如果是邱吉爾這麼幹，想想看大家會怎

麼大聲反對。艾德禮幹了，大家就都認爲這是爲了國家好。」

「等着我們把鋼鐵和保險事業也收歸國有罷，」艾莫利說，微笑着，可是他的話是作爲一種恐嚇而說的。

「我等着呢，」克萊頓說，「而且等多久我都不在乎。」

大家都笑了，艾莫利也跟他們一齊笑。他想，他們終究都是跟我一樣的泰因賽德人，是些厲害傢伙，得留點兒神，可是當你和他們熟悉之後，就感到他們有他們的可取之處了。最好是不慌不忙，帶點幽默感。他拿了一支梅佐遞過來的香烟。

第二部 決定與猶豫

六 蘭開郡

他不斷在埋怨天氣不好，週末總是陰天或者下雨，當他約好和帕娣見面的那個晚上不是下雨就是颳風。他原是要同她談個一清二楚的，但是自從第一晚那次談話以後，他們就覺得不容易再碰中心的問題了。兩個人你等我我等你。越是拖得久，他就對要談問題這一着越感到厭煩了。他們究竟想談什麼呢？我愛不愛你？你愛不愛我？我們彼此相愛嗎？所有這些問題都顯得毫無意義。你要跟我結婚嗎？我要跟你結婚嗎？不能把事情講得那麼率直罷——呵，也許可以？

他倒還能相安於當時的情況，但是等到夜裏在公園裏，在街上他挽着她的手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情形就兩樣了。兩個人之間就覺得害羞，但是到末了總得說句肯定一些的話。他吻她，帕娣把眼睛閉上，舒服地躺在他懷裏，但是有一股消極的勁兒起着抗拒他的作用，在拖住他們，要不然他們就會完全陷進纏綿狀態而非作出決定不可了。要決定大家坦坦白白地談談一直到空虛的苦痛和那模糊而牢釘着的恐懼消滅為止。或者突然一股熱情衝動，打消了解釋的必要，而祇是重新恢復一九四三年那樣彼此需要在一塊兒的心願。

有一次他們看完電影後在公園裏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用過去的那種勁兒去擁抱她。她有點發抖，像要掙脫的樣子，後來嘆了一口氣，倒在他懷裏，這時，過去那種實實在在的慾望又在他心上浮

湧上來。他探過身子去給她一個長吻，最後她掙扎開去透氣，似乎低聲笑了的樣子。他急促地嫻熟地撫摸着她的身子，嘶聲喊，「帕娣……」

兩對年輕人在拐彎的地方從樹叢後面走出來。他們吵吵鬧鬧在打情罵俏。其中一個男孩子彎下腰去結鞋帶，他的女朋友把他推了一交，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腳踝把她也給拉倒了。另外一個男孩問，「她自己摔倒的還是給人推倒的呢？」躺在草地上的姑娘在大聲喊叫，一邊想把自己那件太短的衣服扯好了。「你看，你叫我丟了我那個銅板了！」「什麼銅板？」「就是我用來捲吊襪子的那個銅板。」「好，那我就給你把襪子也脫了罷。」「你給我找那個銅板。」「在你身子底下呢。」「別碰我！」「你不是要找你那個銅板嗎？」他們在草地裏找來找去，你推我我推你地在喊叫着。

帕娣一聲不響地站起來，兩人向前走去。他感到消沉——不知怎樣是好。她也不提剛才發生的一切，這就使事情更糟。他覺得滿腹怨氣，好像這些在地上打滾的小伙子們來打擾全是由她引起的，他發誓不再讓這樣的事情出現。

然而有些時候他又覺得同她很是親密，發現能夠把自己的戰爭經驗同她談一些，一些沒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在同平民生活比較之下却不斷在他腦子裏出現的一些有趣的小事情。但是當她應酬幾句談起戰時工廠或者她目前的工作的時候，他却又感到很不自在。假如她繼續講她的老闆們以及他們的那些顧客（多半是有錢的廠主或地主），他就很不舒服，要壓抑着自己才不致狠狠的諷刺她。有一次他說，「你可是在社會裏爬上去了。」

她一聲不響，後來說，「但是我祇是在那裏工作而已。」

他見到愛麗思的差不多訂了婚的那個年輕朋友之後，認爲這個人囂張糊塗，因而討厭他。但是在
他不想談論爭辯的情緒下，他特意避免吵嘴。後來，愛麗思逗着問他：「我不能說我喜歡他，」他回答
說：「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有什麼地方不好呀？」

「要是你看見，那就沒什麼了。」

「你不喜歡他。好吧，我就偏要嫁給他，氣氣你！」

「算了吧，你們這兩個人，」白士德太太在織毛線，抬起頭來說。愛麗思賭氣地把熨斗攔回架子上，把放在熨衣服的小桌上的襯衫翻個身。「各有各理。」白士德說，他把眼鏡架在鼻尖上，靠在他的
扶手椅裏。他大腿上放着自由思想家雜誌和一份地方報紙。「我討厭你的觀點，但是我寧死都要維
護你堅持這種主張的權利。」這是人類最崇高的話。你能夠在聖經裏的保羅、彼得、馬太、約翰等等
福音裏找到跟它一樣好的話嗎？你找不到的。」

「別想去影響他們的想法了，」他的老婆表示抗議。白士德太太是唯一一神教徒[⊙]，遵守她的教條，
這是她唯一經常違抗她丈夫的觀點。「你不是老說要讓他們自己去尋求事物的真理嗎？」

「真理，什麼是真理呢？」他笑了。「啊，本丟·彼拉多先生[⊙]在這兒把你難倒了。那個你認爲

⊙ 主張唯一的神格，排斥三位一體說，而否認基督爲神的人。——譯者註。

⊙ 耶羅馬太守，耶穌在他治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譯者註。

是唯一有智慧的人，』他們互相對看了一下，他又笑了，『對不起，媽媽。好吧，讓我們大家同意各有各理。這可不是教會能辦得到的呢。』他把自由思想家雜誌放到背後去，開始聚精會神地看報上登載的關於房捐的爭論，住在兩條街外的一個青年因爲自行車沒燈被罰款，一個失業工程師潛入人家去偷竊，一個女人因爲打了自己四歲的孩子被監禁起來，盜竊來的紙煙在黑市裏出賣，一個領老年撫恤金的老人在樓梯底下吊死，一個包工的在公園假山上小便而被判徒刑（他在法庭上說，『欲加以罪，何患無詞！』），滿滿一車醃肉不見了（警察說將於最近有所宣佈），……等等消息。他想：我回頭喝可。可時再動腦筋去研究自由思想家，希望他們在這星期的社論裏拿主教們開刀。

白士德太太嘆了一口氣，發現自己掉了一針。愛麗思舉起滾燙的熨斗，斜着拿，對着上面吐了點唾沫。熨斗噼噼作聲，起了許多小泡，立刻乾了。狄克看見她朝着自己看了一眼，就學着熨斗那種噼噼的聲音，一面跑上樓到自己屋子裏去了。

他們計劃假如週末天氣好，到弗里伍德或曼徹斯特去，或者到原野去玩一次，但是祇是說說却不真的進行準備。他覺得和帕娣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了，然而兩個人還是相安無事地在一起。她有一種冷靜的整潔，使他又羨慕又感到怪不舒服，好像那是使他們隔膜的那股莫名的力量的一部分。帕娣總是坐得筆直，肩膀稍微往後一縮，這麼一來胸脯就挺了起來，她那小雖小，但是形狀很明顯的雙乳帶有一種自覺的挑逗人的味兒。她有一種無求於人的神氣，要不是他還記得一九四三年的一切和那天晚上在公園裏那批胡鬧的青年們來搗亂之前的情景，他也許會說這是冷酷的。但是她好像是要他

們之間這樣的不肯定的關係繼續下去。她對於愛麗思有一次所提的關於他們將結婚的暗示並沒有理睬，但是也沒有反駁。她真的要我嗎？還是爲了面子，爲了固執呢？還是爲了什麼別的呢？

然後他問自己：我真的要她嗎？還是因爲懷念過去，因爲展望將來，或者還是因爲一種固執而他才繼續跟她在一起呢？他幻想婚後的生活，但是想來想去離不開她穿了白色禮服和披着頭紗的圖畫，看上去更加冷靜和穩重……總之，想到結婚只有使他更覺得她不易接近。後來，有時候他又覺得兩人之間本來沒什麼不對頭，他心裏的難過和憤懣實在是和帕娣無關的，而是由於他不能想或者不願意去想的一些經驗所引起的。他想到這裏，就感到一種沉重的鬱悶，他無精打采地坐在他房間的窗口或者公園的椅子上。

由於大家都說他還在過假期，這點也使他的不安定的情緒發展下去。這個假期早晚總要結束的，他又要回到日常生活裏去，回到和別人在一起的生活裏去的。但是在目前，他的確是個享受特權的人，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正在要跨過軍隊生涯和日常生活之間的一道東西歪的橋樑，這樣走的時候，他覺得每向前一步，橋身就顯得更長點。

有一個星期六，他們到曼徹斯特去玩。在火車上狄克默然不作一聲。他本來就不愛在火車裏說話的，而且四年來作爲一個軍人跑了那麼多地方，現在作爲一個老百姓坐着火車去玩，不免有點特別的感覺，何況火車到了威根的時候又有兩個穿着信號兵制服的青年上了車。但是當帕娣在市場街一帶的舖子（英國家庭百貨商店，呂易公司，馬斯百貨店等等）忙着物色東西的時候，他又高興起來了。在這裏他們是廣大人羣中的一部分，這裏有推着小孩車的婦女、情侶們、新婚夫婦，大家都在逛舖子。

祇有一件東西擾亂了他回到日常生活軌道上來的情緒，那就是那些被炸毀了的房屋，在皮卡迪里大街上那些三面被炸平了的倉庫。他頗想談談這些被破壞的情況，但是不知如何談才好。下雨了，他們就跑進一家陰黯的有花磚牆的飯館去吃了兩個半先令一客的午餐——炸魚和洋芋片，葡萄乾布丁，和一杯牛奶茶。在喝茶的時候，他們研究上哪裏去消磨下午，後來決定還是照最初想到的辦法——去逛貝爾維遊藝園。於是他們走出了飯館，從皮卡迪里花園站（那裏的防空掩蔽所還在）乘電車到公園去，在公園裏的小徑上散散步，躲躲雨，看看動物園裏的鸚鵡、獅子和猴子，在遊藝場嘗試一下比較簡單的玩意兒。一共在那裏玩了差不多四個鐘頭。又回到牛津街和電影院廝集的地方。他們決定不上另外一家也鋪有陰黯地磚的飯館去，就在奧迪安電影院附設的咖啡館吃茶。他們在那裏商量究竟去看電影或是到皇宮戲院去看雜耍。

「戲單上有喬治·馮比嗎？」……「沒有，不過有那個專門學兩個女人隔着一道圍牆對話的角兒。我愛聽他，你呢？……」

但是他們終於把時間消磨在電影院裏那舒適廣漠的黑暗中。狄克拉着帕娣的手，可是過了一回他却忘記了自己握着她的手了。最後看完電影出來，有點迷迷糊糊，他忽然發覺他們非趕到車站去不可——除非他們打算坐晚上的慢車，而且最後一段路還得走着回家。他挽着帕娣的胳膊，一面催着她趕路。她好像還沉醉在電影的世界裏，祇是微笑着。「有甚麼大關係嗎？」他問她這話什麼意思，因為帕娣平常說話不是這麼隨隨便便的，她又笑笑說，「我不知道。也許我的意思是說我可以住在阿

梅莉亞姑母家，她老是要我上她家去住。」接着她又清醒過來。「但是，自然咯，她不會在等着我的。是的，讓我們趕快走。」他們趕上了火車，一路上打着瞌睡。有一兩次他注意到她閉着眼睛在微笑，他覺得奇怪，後來他想到白天的玩意兒，從那個哇哇亂叫的猴子到電影裏描寫的一所美國大學校園裏的生活（這個大學好像開設足球、跳舞、狂歡晚會等課程），可能是使她沉入微笑的胡思亂想的境界的資料。

他父親給他一些指點，可是老人家的私願也並不明說，祇提一下泛泛的原則。「要開動腦筋啊，小夥子。運用正確的理性才能把事情辦對，哪怕是人也好，國家也好。想一想吧。」

「沒什麼可想的，」狄克說，故意裝得不明白。

白士德太太插進來，對着丈夫說，「可惜你自己從來就沒用過腦筋給自己找個好一點的工作。既然談開了，你倒想一想你自己年輕的光景，假如那時候有這麼個老貧嘴跟你談起那條路，你會打什麼主意呢？」

「我選擇了一個很好的職業，挑選了一個很可愛的女人，」白士德回答說。「我不懂你有甚麼道理說我從來不動腦筋。」

「唷，你這可是恭維起人來啦，」她說。「你曉得嗎，像你這種蹩腳謊話還得要找副丁字拐杖呢。」白士德把話頭轉到另外一個他喜歡的題目上去。「問題就在於對今天的年輕小夥子們說來一切都太容易了。我回想過去，我們爲了建立工會爭一點公道而進行的艱苦鬥爭時，我就不禁想到一切

都現成地落在你們懷裏來啦，狄克。你祖父的那一代就更加慘了。他們把罷工通知交進去之後，他們當天就接到解僱的命令。然而他們還是罷工。這一切我都還記得。現在既然有了我們的政府，礦山也收歸國有了，你們年輕小夥子們的一生都有人代你們安排好了。而你們多數人的態度就好像這一切事情一向就是如此的。」

狄克沒有回答。他母親很關心地望着他一眼。「別那樣皺眉頭，狄克。要是那樣不消老來就顯得老了。一個人老起來可真容易呀。」

自從有一天晚上他同帕娣、愛麗思和約瑟夫去看電影前一起喝過一次茶，他才明白自己多麼討厭愛麗思的男朋友約瑟夫。他們在一家旅館的飯廳裏每人叫了一客三個半先令的茶點，有魚和炸洋芋片，和葡萄酒蛋糕。愛麗思一直在設法逗約瑟夫講話。其實約瑟夫並不需要什麼鼓勵就大談其對生活的看法以及他採取了些什麼辦法來保證將來生活過得好。狄克問起說，既然沒有房子，把錢儲蓄起來作房屋押金又幹什麼呢？約瑟夫很神秘地點點頭，表示他在房屋管理方面和衛生部都有熟人。他說，你祇要會走門路，你總能弄到許可證修理房屋，也許還甚至可以把你的房屋登記成受了戰爭毀壞而去領津貼呢。

「那些不懂門路的倒霉蛋可怎麼辦呢？」

約瑟夫笑了笑。「要是每個人都知道，那事情就太露骨了。」

「但是，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祇好認倒霉就是了。」

「我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個，所以你不必以為我會同情你。」

「不，反正是一家人。我幫你弄所房子……」

他嘻皮笑臉地看了帕娣一眼。狄克感到一陣冷酷的憤恨湧上心頭。「謝謝你，我可不領這個情。」

我情願做那些倒霉蛋之一。」

「真是第一次聽見你這樣正經，」愛麗思說，一面把洋芋片切成兩塊好像個貴婦人那樣斯文地吃。在公共場所她不像在家裏一樣，祇把嘴張開一半。這準是受了約瑟夫的影響，狄克在想——他覺得還是比較喜歡一九四三年的那個笨拙然而頑皮的愛麗思，而不喜歡這個面團團的標準美人，把一小片薄薄的洋芋片塞進裝模作樣的櫻桃小口裏去。

「說下去吧，」狄克對約瑟夫說，「我倒想知道當我們這些可憐的倒霉蛋在海外的時候國內事情究竟是怎麼搞的。」

「就是頗有體面的人也這樣幹的，」約瑟夫這時退為防禦的姿態了。「其實問題全在乎你熟悉不熟悉門路。」約瑟夫的頭髮是薑黃色的，當中分開，兩邊蓬捲遮着耳朵上邊，他額上已經有些皺紋，一雙淡色眼睛好像老是盯住鼻尖，唯恐會有蒼蠅降落在他鼻子上。

「你太可笑了，狄克，」愛麗思說，有點生氣地抬起頭來。「人家還以為你是聖人呢。說來你也有兩個把柄在我手裏——」

狄克不理她。他也不看帕娣，但是眼睛盯着約瑟夫，慢慢地說，「要是我手脚太慢，你可別見怪，」

但是，我被邀參與骯髒的勾當，這還是第一次呢。」

「嗯，請你別這麼說，」約瑟夫說，四下裏看看，有點不知如何是好。「這不過是機靈的表示，知道事情該怎麼辦。在今天這樣的社會裏，你非得如此不可。」

「謝謝。我可不喜歡這樣。」

「難道你不想自己有一所房子嗎？——」

「那倒不止我一個人想有房子。」

「對呀！本來嘛，」約瑟夫帶着下結論的口氣說。「但是別人究竟是別人。我的意思是說，既然房子不夠分配，那總有人會交運，有人會倒霉。爲什麼我們不能交運呢？」

狄克朝着帕娣說，「你還沒有開過口呢。你的意見怎麼樣？你難道也參加了這種非法的勾當？」

「我站在法律的一邊，」她回答說。他就不明白她的聲音裏含的是什麼意思。

「約瑟夫也是站在法律的一邊的。我想他一定贊成以法律的全部力量去對付那些佔居房屋的人的。」

「你當然不能讓閒人隨便侵佔私人房產，」約瑟夫在說，喉嚨裏給一根魚骨頭哽住了。

「爲什麼不能？」狄克以強硬平板的口氣問他，但是也有點奇怪爲什麼自己會那樣憤慨。他不知道自己在維護什麼，可是他很清楚自己仇恨什麼。像約瑟夫這批自鳴得意的狗東西，趁別人困難痛苦的時候大發其財。他感到這簡直太對不住他和別的軍人們了，雖然他所掌握的全部證據祇不過是約瑟夫的卑鄙的小打算，其實這些小勾當可能還有一大半是約瑟夫故意要在愛麗思的含情的眼睛裏

顯顯本領而大事誇張的結果。

「你必得維護法律和秩序的，」約瑟夫繃着臉說。

「對呀，非這樣不成，」愛麗思趕緊加上一句，「別糊塗了，你只是在顯能耐，狄克。」

他沒理會她，轉向帕娣，打量着她那安詳的面孔，光滑的皮膚，若即若離的眼睛。她拿出一條手帕來，揩了一下嘴角。「你同意嗎？」他很審慎地問她。

「我想是同意的。」現在是她在打量着他了。「你想把這一切都毀掉嗎？」

他本來要盡情答覆她說是的——雖然這種粗暴的否定一切的情緒很不像他平常的態度，這種情緒之所以產生完全是由於憤憤地拿約瑟夫的得意忘形的嘴臉同他記憶中在緬甸的那些弟兄們的形象比較了一下：痛苦、受傷、死亡、發燒、勞動……這些形象突然浮現在他腦子裏，清楚得可怕，使他吃了一驚，這就使他把約瑟夫的世界整個否定了，認為這樣做才對得起那些受痛苦的憔悴的人們。……說不定一下子他會氣得把桌子推翻，把五味瓶朝着約瑟夫的臉上扔過去，對帕娣和愛麗思喊罵出骯髒的話來。

愛麗思插進一句。「你這樣不過是對每個人無禮罷了，狄克。」她輕輕地拍拍約瑟夫的手。狄克的情緒突然轉變了，他感到一定得大笑一場，要往後靠，帶着什麼也瞧不起的神氣大笑一陣，笑得倒在地下。愛麗思接着又說，「他不應該什麼也不做，祇是批評這個那個。假如他有事情做，他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高高在上，自以為了不起了。到那時候他也會像別人一樣轉轉念頭看怎麼才能解決困難了。」

狄克忍住了笑。「那也許是對的。」他逼着自己再看着帕娣。「你同意嗎？」
這次她却低頭看着茶杯。「我曉得凡是對一件事情沒拿定主意的時候，我總是很煩亂，不知所措的。」

他原想答覆她：「哦，你說我很煩亂，不知所措，是不是？」——好像因而埋怨她似的，但是他用比較安靜的，然而還是強硬不放鬆的語氣對她說：「對，我不喜歡等待。我們上次在船開出去的路上，有一個人快到開普頓的時候跳海自殺了。」

「爲什麼？」帕娣問。

「他以爲他的老婆跟別人有關係。其實他沒什麼證據，她是在一家軍火工廠做工的。他有一次把他女人的照片給我看過。一個臉胖胖的，鬚髮的女人。她愛跳舞，他告訴我，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認爲他太傻了，」愛麗思說。

「不過事實經過就是這樣，」狄克說。

他每個星期總有三個晚上到納爾遜鎧甲酒館去，麥克和他那批大多數是礦工的朋友們都愛上這家酒館。現在既然歡迎啦，請客啦這一套已經初步鬧完了，狄克在那酒館裏倒不覺得怎樣拘束了。這個酒館的外號叫做石階上的莎莉，因爲老闆娘叫莎莉，而酒館却比石子路高上五級石階，在一長條沒有花園的灰黑色的磚房子的角落上。窗子給假灰泥柱子圍着，大門斜開在街角上，門上的沙玻璃有「酒吧間」等字樣。酒館大門打開，裏邊是一間溫暖暖的房間，地板洗刷得很乾淨，櫃台上塗了一層

棕色假木紋，下面一排是木屑、痰盂、洋火柴頭、揉作一團的香煙盒子。這種情景，他的朋友們站在櫃台前或是坐在靠牆的長檯上，開始給了他一種舒適和愉快的感覺。

今天晚上他曾經在街上走了些路，下午喝茶時也沒吃過什麼，於是他到離開酒館沒有幾步路的一家炸魚舖去。大約有十個人在那裏排隊等着，一股油炸的味兒使他感到餓了。在窗戶上有『今晚炸魚』的字條和電影廣告，靠窗的板凳上兩個青年人正在他們買的炸魚上加些醋。排在狄克前面的是個矮小的女人，頭上披了一條毛線織的圍巾，當他們慢慢地在石板上向前挪動的時候，她回過頭來。『呵，是你，狄克·白士德。上禮拜我在珠碧列街碰見你媽。她說你身體好得很，可不，你真健康，孩子。』他要想記起她的名字來，一面聽着她講話唯唯點首，一面望着那個在削洋芋的機器旁的梳着辮子的白皮膚姑娘。她的動作十分從容，穿着一件長及膝蓋的工作服和一雙皮涼鞋之外，好像什麼也不穿。但是她的短短的上嘴唇上却還有點點汗珠。終於那個女人給她提供了一些他要的線索，她用變得粗啞的聲音說：『我多麼希望巴布也回來啊。他們把他留在希臘了，他在那兒不快活，不，他在那裏一點也不快活。』

『他什麼時候可以復員呢，何德威太太？』他問。

她在口袋裏摸來摸去。『我這裏有他最近的一封信。我要你看看這封信。他問起你的，你看了就明白。』她終於把信找到了。『你拿去看吧，看看你的意見怎麼樣。』

他很快地看完了第一頁——都是問候家裏人，關於天氣等等的話——但是在第二頁上這封信突然變得有趣味了。他讀下去而忘了尋找他自己的名字了。

「……這是一個窮國家，媽，除非你親眼看見，你是不會了解的，即使看見了吧，有時候你還不能十分相信呢。我現在已經多少能說幾句這裏的話了，祇是幾句客套話和說句買杯烏蘇酒的話，你可以猜這是什麼玩意？我們最初生活過得還不錯，每個人都那樣友好，但是突然事情發生了。

我告訴你吧，這裏有一個人叫做約翰奈地斯，是本地抗敵軍的首領，自從一九四一年以來，他們這夥人就在山裏打游擊，勇敢不怕死。這不是戰爭，我們還沒找到一個恰當的話來形容這些人的戰鬥和對事情的看法。但這不是我原要同你談的事，我們同這些人處得很好，他們並且在種種地方幫助我們，但是終於在一個禮拜一事情發生了。就連少校也感到不以為然。他是一個十足的保守派，但是他也不以為然，誰都不以為然呢。他們邀請了約翰奈地斯和五個其他的抗敵軍首領來參加一個宴會，融洽得好像過聖誕節似的，不料在宴會進行中，他們把這幾位客人都逮捕起來。第二天把他們裝上卡車送進集中營去。謝謝上帝我沒被派去幹這個骯髒勾當。我想派到了我也得要幹的，但是，媽，我以後還有臉見人嗎？在少校把卡車打發走了之後我看見了他。他正倒了滿滿一玻璃杯的威士忌酒，他看見我站在那裏，就不住嘴地罵我。我說我敲過了門，他叫我進來的。也許他在自言自語也說不定。總之事情就是這樣。祇有一個傢伙覺得很得意，他是一個中尉，過去當過銀行職員。這個人大談其希臘皇家的事情，希臘和英國的密切關係，什麼邱吉爾爲了希臘而痛心咯，什麼忘恩負義的俄國人咯等等。希望你把這些儘量多告訴別人。並把這封信轉交給麥克、亞歷克斯、狄克以及任何碰到的人看看。……」

「這不是從希臘寄來的，」何德威太太說。「他託一位回國的朋友從利物浦寄來的。」

「謝謝，」狄克把信還給她。「希望不久他就可以復員了。他的番號是多少？」

她把信放回口袋裏去，轉身去買東西。那個姑娘已經在削洋芋的機器上把洋芋切完，用光着的胳膊揩掉額上的汗珠，對狄克微笑了一下。那個老太婆用個鐵絲做的網子從油鍋裏撈出一些洋芋片，給何德威太太包上；那個姑娘問狄克要買什麼。「六個辨士的炸魚，三個辨士洋芋片。」接着，他轉過去對正要走開的何德威太太說，「很高興今天遇見了你，何德威太太。寫信給巴布的時候代我問候他呀！」

「那一定，」她回答說，一面把炸魚、洋芋片和一個肉餡烤餅放在口袋裏。「我希望他在聖誕節之前能回家，但是光是希望對我們不會有多大用處。人家不把你的事情當回事，你自己急死了也沒用。」

那位姑娘把他要買的東西用張報紙包好了交給他，他們的手彼此碰了一下。她大胆地朝着他笑笑，他祇點點頭表示謝謝，轉過身子走出排隊的地方。我現在好像遲鈍了，他想。我其實要回敬她一個微笑的，但是不知怎麼的近來在這些事情上總是這樣的遲鈍。然而，這一場巧遇却使他精神上感到輕鬆了不少，好像他又像一九三九年那時一樣的逍遙自在。接着他想起了何德威太太的信，在路上停下來，慢慢地咀嚼着，一面望着撕破了的紙包裹的炸魚和洋芋片。細灰沙從半哩外的煤渣堆裏沿路直吹過來，使他眼睛感到刺痛。

他在紙包上揩揩手，然後把它揉成一團扔到水溝裏去。他走進酒館去。麥克看見他站在門口了。「喂，狄克，坐下來吧，」他喊道；「也許，坐着跟站着價錢差不多的。」

「回頭就來，」狄克說，走過去買杯苦啤酒。莎莉在招呼客人，她站在四個啤酒桶開關的面前，這些開關都是鑲着亮晶晶黃銅的乳白色的磁柄。在莎莉後面是窄窄的幾層架子上擺滿了酒瓶，玻璃杯，一堆堆火柴和忍冬牌香煙。在她旁邊的牆上掛着一塊黑玻璃，上面塗了一個金色鐘面的形狀，寫着：「注意：這個鐘不會響，老闆娘不賒賬。」她的頭髮是梳成許多小捲堆在頭頂上的，她那溫柔漂亮的面孔可惜被上嘴唇上逐漸增多的黑汗毛給弄糟了。

麥克和其他的人正在大談足球和拳擊。「嗨，他們本來祇不過是乙隊，不應該派他們出場的，難怪他們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有人不同意，認為不能那麼輕易地料想結果，這種比賽常常會有出乎意料的結果呢。也許是因為比較本領強，威信高的足球隊得意忘形了。接着談話又轉到拳擊能手湯美·法爾和伍德柯克身上；老丙說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才有拳擊這玩意兒。老丙額上有着礦工們特有的皺紋，他每天上參考書圖書館裏去看書，所以他知道的事情真不少。據他說，有兩個被關禁在人島上的德國水兵戰俘遣返時把拳擊這種藝術帶了回去，並且到處表演給人看。每次表演之後，其他被遣返了的戰俘們也跟他们學，還組織了俱樂部；政府也鼓勵這種運動，因為許多人說是英國的拳擊術使我們的士兵們變得這樣頑強結實的。

跟平常一樣，這種談話資料使聽的人茫然。「這說明甚麼呢？」亞歷克斯最後問。

「說明咱們英國在體育上領導過全世界呢，」老丙說，他爲了替英國吹噓而言過其實了。「英國

還沒有在全世界面前顯身手以前，任何地方也沒有甚麼體育可言。」

自以爲了不起的台德問起究竟是喝醉了酒一個人就現原形呢，還是喝醉了會使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亞歷克斯答覆說，的確，一個人多喝了幾杯就會做出怪裏怪氣的事情來——但這又說明甚麼呢？他把杯子高高舉起說，「管它什麼禁酒團，有啤酒就使人樂。」麥克說，不，台德的話裏也有些道理，你祇要看看在布拉克普爾過假期的人們就明白了，他們到了那個時候再也顧不得什麼禮貌和道德了。但這並不就證明他們這些人平常在家裏也不顧道德。

「這沒什麼關係，」老丙說，「或者沒多大關係，你也許認爲這年頭亂七八糟不像話，但是比起我年輕的時候八月裏的布拉克普爾，那可真大大不如啦。歡樂沙灘，我熟悉得很，那時候這個地方祇有幾個沙塵滿處的帳篷，晚上祇有石蠟油燈。誰也不管這些，而啤酒呢，真是遍地皆是。我說啤酒，那就是如假包換的真貨，而不是這種味同嚼蠟的化學東西，淡得連一隻耗子都淹不死的。喝這種酒就像同自己講話一般無聊。在從前那些日子裏，祇要你在沙灘上散散步讓微風一吹你就會感到醉薰薰的了。」

「也許十八代祖宗以前的日子好些，」麥克說，「但是現在也並不壞呀！」

「有時候你的確得頑強反抗，」老丙說，「這對你自己是有好處的。否則，老態在心裏會悶壞了的。」

「那完全要看是星期幾而且要看是甚麼樣的遊客，」一個長得結結實實的名叫畢格斯的說道。

「蘇格蘭人話最多，而曼徹斯特人最容易激動。我們大多數人無非喝一兩杯啤酒，坐着看看海浪。這

就是最妙的打瞌睡的辦法。我自己最感興趣的就是坐上一條汽船去捕魚。有一次我捕了一條最大的魚，中了頭獎。」

賽姆大笑起來。「你還記得去年把麥克帶回家來多麻煩嗎？我們曾經三次把他挾到中央車站去，但是每次都給他溜掉了。那些吵吵嚷嚷的孩子們，還有那些一邊口袋裏裝着啤酒瓶子另一邊口袋裝滿了一袋袋糖果的傢伙。」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好像在回憶布拉克普爾的時候，回想起了一個盡情享樂的時代，那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剩下的祇是個平凡的世界。狄克想到炸魚舖子裏那個好看的姑娘，又猜想她不知多大歲數了。關於布拉克普爾的這段談話使他內心有些激動。現在回想起來，當他和帕娣在公園裏自己幾乎情不自禁的那一刻，以及當他幾乎要把五味瓶扔到約瑟夫頭上去的時候，好像祇有在這幾分鐘他才是真的活着。

有人在後面的大廳裏唱歌，一支流行的愉快的愛情歌曲。一個小個子女人走進酒吧間來，這個女人和藹可親的臉上已經有皺紋，她頭上戴了一頂救世軍的帽子，走來走去要推銷戰爭的呼號這個刊物。沒人要買——從來就沒人買過——但是她照例還是笑容可掬地走出去，一面還說「謝謝大家的好意」。

麥克說，涅克·格雷已經參加了救世軍了。「他向來是一個一本正經的青年，他是喜歡吹樂號的。」

「其實他可以參加礦場的軍樂隊的。」亞歷克斯說。

「總之，他參加救世軍去了。」

「四個人奏樂，二十個人拿着帽子四處要錢，」老丙插嘴說。

亞歷克斯集中大家的酒杯，跑到櫃台跟前。「每個斟上小半杯，莎莉。」他數了數他的錢。「啊，我的錢簡直不翼而飛啦。」

另外那些人在談論一個慳吝傢伙。那個人總是喝別人的酒而不回請人家，每逢該輪到他請客的時候，他總找個什麼緊急的藉口溜之大吉，或者伸手到口袋裏摸來摸去，一直等到別人掏出錢來。大家都討厭這個傢伙，老丙是個退休的礦工而且是個酒館裏的聖賢，他認為一個人要是祇喝人家出錢的酒，那是怎麼樣也喝不醉的。亞歷克斯把重新斟滿的酒杯拿了過來，並且舉杯向大家致意。「祝大家健康，但願皇后永遠不出疹子！」

後來後廳的唱歌聲引起大家談論如璧·屈勒普這個傳頌一時的人物。她曾經是當地遊藝界的一個紅女伶，究竟在什麼時候誰也說不清，雖然老丙發誓曾經親眼看見過她的拿手好戲。「嗯，她的身材可真苗條，當她出場的時候，你還以為戲院裏的電燈忽然亮了十倍呢。但是她誰也不在乎，不，毫不在乎。即使是中國黃金寶座上而坐着的皇后她也不管。」他氣喘呼呼地唱。「他——拉——崩——地——唉！」

「那時候這個城一定大不相同罷？」麥克說。「哼，現在要是你想玩一場骨牌，你還得跑到曼徹斯特去才成呢。」

大家又交談關於如璧的掌故，一些大家熟悉而又歡喜聽的故事，說故事的人都按照一定的逗人發笑的公式說去。這些故事說如璧大胆無畏的作風，遇到虛偽或卑鄙的事情能夠當場唱起歌來罵一通。

「這是個千真萬確的事情，」老內作證說。「該有人給她寫個傳記。她是在一齣飛刀節目裏被刺死的，刀正刺中了她的心臟。有人說是意外，有人說是由於妒嫉所致，但是沒有證明，現在變成了永遠也弄不清楚的秘密了。啊，那個年頭呀。」

「那年頭男人還像男人而女人還穿緊背心，」麥克說。

「難道女人現在不穿緊背心了嗎？」畢格斯問，「我的女人可還穿呢。」可是沒有人理睬他。

狄克探過身去對麥克說，「何德威太太把她兒子巴布寫來的那封信給你看了沒有？」

麥克點點頭。「簡直太壞了。我曾經想在工會上提出來，但是給岔開了。」

狄克深深地喝了口啤酒。「難道你一點兒支持都找不到嗎？」

「嗨，我不善於這一套，我不會按照規則章程辦事，不像你那樣。你是一向擅長這些事情的。」

台德在解釋爲什麼他不幹田裏的活，而回到礦上去。「我怎麼能夠到了週末就同老朋友們騎車玩呢？我對於那工作倒沒甚麼意見，但是總好像自己工作還沒上手。」

狄克眼盯着牆上的一個標語：「不管你贏或是輸，最後把球踢進去而得分的人沒有甚麼了不起，最關重要的還是球玩得規矩不規矩。」他腦子裏有一件事情老是煩着他。布拉克普爾、如璧、屈勒、普、週末騎自行車出去玩，老內那張有深皺紋的慈祥的臉，麥克的微笑，在後廳裏唱歌的女人……他重新探過身去。「我決定回到礦上來工作了。」

麥克點點頭，「我早就知道你會回來的。」

「我自己也知道。」

他們兩個人都笑了。衛爾·佛來塞同他的太太蜜麗走了進來。蜜麗向老闆娘微微一笑，就走到雅座裏去。過一回侍者進來，莎莉從酒吧那邊喊了一聲。「算在你的賬上，衛爾，請付一杯黑啤酒的錢。」衛爾走到酒吧那邊去問還有誰在雅座裏，老闆娘叫他自己去瞧瞧。「平常日子不好，」他回答說，「禮拜六倒無所謂。」

侍者在莎莉的耳邊低聲講了句話，她就對衛爾說，「你的蜜麗今天晚上高興。她在大請客呢。喂，又要在你賬上加兩杯黑啤酒了。」

「媽的，」衛爾一面付錢一面嚷，「她答應過祇叫杯淡啤酒，這樣真要我破產啦。」

「她們在計算彩籤售物的賬目，可別對她太兇了。」

「這次又搞些什麼呢？」

「你自己去問她們罷。我可不打算把國家機密洩漏出去。到時候自有分曉。」

「當海枯石爛的時候，」老丙在喃喃自語，「祇有過一個女人說真話的，但是她却生下來就是個啞吧。」

「這真是可愛的生活，」亞歷克斯說，挺起了他的胸膛。「我欣賞生活裏的每一分鐘。爲什麼不呢？」

七 倫敦

菲兒約好在薩伏衣飯店前面和蓓蒂會面。她要看看罷工工人行動起來是怎麼樣的，並且想知道蓓蒂自己旅館這邊的情況。她很想知道究竟蓓蒂有沒有貫徹她要行動的諾言。她先到達約晤地點，大概是六點半鐘。手裏拿着標語牌的糾察隊在那裏走來走去，警察在旁邊監視着。其中有個糾察，一個淡顏色頭髮瘦臉的姑娘把募捐的盒子向菲兒伸過來，菲兒放了六個辨士進去。這個姑娘高興地對她微笑了一下，菲兒正要向她說話。這時另外一個人走過來，那位姑娘看見了就拿着盒子轉過身去。一個高高個子、長臉蛋、打扮得很時髦的女人，臉的上半部蓋着有黑點的面紗，說了一句聽來似乎很粗魯的話，把盒子一把推開了。那個姑娘走回來，還是很高興地說：「她們不喜歡呢，是不是？」菲兒對於這位姑娘說起「她們」的時候的那副神氣，感到高興，因為她把那個時髦的女人算做另外一種人，於是她很熱心地回答說，可不是，她們是不喜歡這個的。那位姑娘繼續說，「唷，有點冷起來了，是不是？出差汽車司機很好，他們不接罷工的旅館裏的客人。」

「你想你們會勝利嗎？」

「當然咯。我不是在這裏工作的。我是公務員書記協會那邊的，但是我覺得他們這裏的罷工就好像我們那裏罷工一樣。」

菲兒想告訴她關於泰德·金和佔住者的那些事情，還有關於蓓蒂的事情，來表示她也和這次罷工

有關係。但是她不知道從何說起才好。這時候有一個警察看見她們停了下來，就高聲叫她們快走開。當她們走過薩伏衣飯店大門口的時候，菲兒終於說起她在等候蓓蒂，並且想知道她的那家飯店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啊，他們今天罷工啦，」那女孩子說。「我想海禮剛才就是這麼說的。」她向一個人招呼了一下，這個人身上前後掛着兩塊木牌，上面寫着「支持薩伏衣的罷工者」。他走了過來。

「對。是今天午飯後開始的。我不了解詳細的情況。」他對菲兒微微笑了一笑。菲兒認爲這個人又年輕又結實又漂亮，雖然他像是有些太胖。

「我知道我的那個朋友跟這次罷工一定有密切關係的，」她急切地說了，回過頭來就瞧見蓓蒂走過來。「她來了。是你說動他們也參加罷工的嗎，蓓蒂？」蓓蒂剛走過來她就這樣問她。

「我盡了我的一份力量罷了，」蓓蒂回答說，臉上泛起了紅暈。「其實是我們那裏一個廚師開頭鬧起來的。我們大家都有點不耐煩了，三三兩兩地聚在屋角裏紛紛議論着。這時候女經理正好走進來，她一副兇相，說了句什麼，那個廚師就抓起一團和了水的麵直往她身上扔去。我們大家都喝采叫好，這次罷工就此開始了。」

兩個警察跑過來，叫他們立刻散開。菲兒和蓓蒂手挽手向前走去，過了一會兒，海禮跑着追上來。他已經把木牌交給了來接班的人。他挽住蓓蒂的胳膊領着大家沿着一條小街朝河岸大道走去。「喝一杯茶吧，」他說，接着對蓓蒂問長問短。

「我担任着委員會的工作，」蓓蒂說，臉上又一陣陣地發紅；菲兒很高興。假如蓓蒂參加委員會的工作，這就證明她在麥特家做客那天並沒有胡吹，而且證明她的同事們信任她。蓓蒂接着說，「我

要在九點以前回去，有人要做報告。他們正在設法把亞瑟·路易斯也請來呢。」

「今天他接到了法院的警告書，」海禮說。「拉瓦拉和皮雅沙也收到了同樣的東西。他們是正在想把工會搞垮呢。」

他們走進一家小咖啡店，海禮要了些茶點。一個身體魁梧，嘻嘻哈哈的人跑過來跟他們坐在一起。「今天下午我可碰到了我有生以來沒見過的怪事了。我們那時候正在攝政宮飯店前面遊行。一個警察巡長走過來對我們說不能在那裏走來走去。」糾察隊是合法的，」我說。「好啦好啦，」他說，「但是不能在這裏搞這套。」「那末哪裏才可以呢？」我問他。他想了一會兒。「你們可以到列斯特廣場那邊去，」他過了一會兒說。我說：「但是我們在等着下班的工人啊。」「別管什麼下班上班的了，」他說，「我們會照顧這個，你們在這裏妨礙交通呢。」於是他把我們趕開，我當時以為這就算完了。但是，你知道嗎？當下一班的工人走出來的時候，他打發他的手下把他們包圍起來，又把他們護送到我們那裏，連問都沒有問他們一聲。這才真是合作的表現，你說呢？」

「你聽我說吧，喬治，」海禮說。「今天我們看到一向被人踩在腳底下的飲食業工人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不用說我們是多麼高興了。」他很注意修辭，說得既嚴肅又對入股腔加以諷刺，一面對着那兩位被人踩在腳底下的姑娘擠擠眼——「但是事情發展的最終政治意義是什麼呢？——假如有什麼意義的話。」

喬治是西敏寺區職工理事會的理事，他拉了一下海禮的手。「老兄，你要是在這個運動裏工作了像我一樣長久的話，你就會明白一切總有像你所說的最終的政治意義的。老兄，這無非是人性的覺醒

而已，這就是人世間的生活，沒有別的，是一種面臨着光明的覺醒，否則就重新回到沉睡與惡夢之中。是呀，我們就是爲了這樣的覺悟而鬥爭，而這次的罷工也等於給千百個的兄弟姊妹們一個啓示。」他喝完一杯茶立刻再要了一杯。「在我看來，這就夠有最終意義的了。」

「我自然同意這一切，」海禮有點不耐煩地說，他要在姑娘們面前顯出自己想問題是如何清楚和具體，如何深刻。「但是我是在談策略——我的意思是指立刻發生的效果以及由這些效果而產生的問題。讓我來解釋一下吧。在一九四五年人民投票贊成在制度上來一次重大的改革。有些人管這個叫社會主義，有些人什麼也不叫它，但是大家都希望同那統治我們國家的舊制度一刀兩斷。你說是不是這樣呢？」

「是這樣，老兄。」

「不錯，他們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還沒有同那些舊制度開戰，」海禮繼續說下去，他喜歡漂亮的辭令，在這中間還夾着一些警語，引以爲樂。「工黨領袖們那種妥協成性以及階級合作的流毒是根深蒂固的。這可能有兩種結果。要不是人民忘記了他們的願望而軟弱下去一直到保守黨能夠東山再起，就是他們積聚起新的抵抗力量——更加清楚自己的目標是什麼以及怎樣去取得它。我問你，這次的罷工是走向積極方向的轉捩點嗎？」

「我相信是的，」蓓蒂插嘴說。

海禮向着她感激地笑了一笑。「我也希望是的。飲食業究竟一向是最落後最受人剝削的——」
「是最缺乏組織的行業之一，」喬治和顏悅色地加以糾正。

「一點都不錯。那麼這次突然表現的戰鬥性是不是意味着這場鬥爭已經達到硬碰硬的時候了呢？——就是說，工人運動中的戰鬥力量，英國一般人民中的戰鬥力量，正在準備同右翼領導分子拚一下，把他們趕出去或者依照人民的意志把他們改造一下呢？或者這祇不過是一種徒然的掙扎而已呢？」他往後一靠，覺得自己沒有把話說清楚。他握緊了拳頭，把下唇向前噉着，眼睛盯着喬治，好像喬治的意見就可以解決問題似的。他從斜刺裏瞄了蓓蒂一眼，發現她正在出神地望着自己，她那對柔和的長着長睫毛的眼睛裏帶着欽慕的神情。她雙手拿着一個茶匙，用姆指使勁按着它，好像同這塊普通金屬較量力氣似的。這時候她已經脫掉了大衣，他看到了她身上的樸素而悅目的藍色衣服，短袖子，方領口，也許是自己縫的，但是縫得很不錯。現在她比另外那個姑娘對他的吸引力大得多，那個姑娘長着小小的鵝蛋臉，光亮的深色髮束，他最初原是想博取她的青睞的。

「我覺得你未免太肯定了，老兄，」喬治說，聲音溫和，使菲兒感到他這個人很淵博。「你關於人們的那番話都很對。他們要事物向前推進，這是個事實。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的希望和意願以後就不會進一步被人拋棄掉了。對不起，但是我的經驗使我不得不感到他們越是向前推進，那就越會有人想盡一切辦法去使他們走上岔道。」

「是呀，不過——」蓓蒂忍不住說，但是又自己收住了。「不，接着說吧。」

「在鋼鐵工業方面，不是已經開始退却了嗎？」喬治一面說，一面燃着了一根香烟。「政府不是已經在這個月對冰島施用壓力要它接受美國建立戰爭基地的要求了嗎？史末資將軍最近不是在主張成立一個西方集團嗎？——史末資今天說的，正是外交部昨天在它的備忘錄裏說的，也正是貝文會在

明天把它當作政策一樣來宣佈的。美國不是正在這個時候要求在那不勒斯建立一個海軍基地，而我們的內閣不是在支持他們嗎？」他搖搖頭，「事情沒那麼簡單，老兄。並不是祇有在英國發生的事情才起作用呢。」

「這個我完全懂得，」海禮說。「我要問的問題是這樣的：英國人民的力量會不會及時起來阻止這種出賣呢？這次的罷工豈不是一個明證？」——他猶豫了一下換了個字眼——「一個證據，說明在從社會主義繼續退却的時候他們絕不會甘心的嗎？」

「絕不會甘心，這確是事實，」喬治說，「但是事情要做成功，比你預料的可要長遠得多呢，老兄。」

有一些別的負責糾察工作的人跑進來，大家扯了一陣關於罷工的事情。薩伏衣飯店的鍋爐工人和技工們也參加了罷工了，住在這家旅館裏的美國人可要凍壞了。有人聽見一個做生意的美國佬在問警察爲什麼不用催淚彈。有一個淡金色頭髮的女郎昨天深夜醉醺醺地走進旅館，她問門口冷得發抖的糾察，「啊，朋友，什麼時候開始強姦呢？我最恨錯過什麼事。」

喬治跑出去幫助皮雅沙（皮雅沙是管糾察工作的），警察正在和他爲難。海禮告訴姑娘們說喬治是一個教友會會員，蓓蒂說她一直以爲教友會會員是反對戰爭和罷工這一類的事情的。「喬治是一個非戰主義者，」他對她說，「我確實知道大多數教友會會員是不喜歡罷工的，但是他却完全贊成階級鬥爭。他說階級鬥爭是結束一切戰爭和建立一個基督教社會的唯一方法。」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蓓蒂說，就好像她對這個問題有過各種各樣的其他想法似的。

他們一同走出了咖啡店。「你一定參加遊行吧，」海禮說。「在海德公園見。」他轉過去問菲兒：「你也來嗎？」

她搖搖頭。「我倒只是想來，可是我同這次罷工毫無關係，像是冒充似的。你說海德公園，是不是？我準來給你們打氣。」

「那就一言爲定啦，」他說。

星期天早上，她爸爸感到不很舒服。他在報上看到一個消息說，康瓦爾[○]錫鑛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兩個先令，而資方想弄些波蘭廉價勞工。他這個時候忽然發了平時稀有的一種對別離了二十五年的康瓦爾故鄉懷念。他說了一大堆關於他所熟悉的紅魯詩地方的悲慘和惡劣情況，那些施粥站和街上發生的那些騷動事件。「我們從來沒有過什麼工會，但是我們有的是自己的獨立，這個我們牢牢地不放鬆的。今天事情之所以糟是在於誰也沒有獨立，總是要別人給你做事，沒有人能獨立。」他模模糊糊地回憶起往事來，那種大塊的乳酪蛋糕，大得像個車輪，要兩個女人才抬得起來，想起他父親談勃羅斯當農莊狄克里戴斯這一家的一些掌故，那時候湯米·達姆普蘭喝的蘋果酒太多了，央求他的朋友們：「抬我回家去吧，千萬別把我彎着，因爲我有點覺得裝滿了。」接着他搖搖頭，重新又埋怨起除了康瓦爾以外別地方都缺乏獨立精神這一點來，嘆了一口氣，感慨系之地說：「唉，裝滿一肚子究竟是裝滿一肚子，管它是肉也好，歡樂也好，憂愁也好。」

不一會，樓梯口上傳來一陣吵鬧聲，班丁太太打翻了些開水，她埋怨屈里曼太太撞了她一下；有三分半生不熟的香腸從樓梯欄杆縫裏滾了下去。屈里曼太太有意挖苦說，打翻就打翻了，值不了什麼錢的，因為班丁太太根本不會燒什麼吃的東西。樓上的康達利尼夫婦的無線電開到了最響的程度，同時兩人又在進行週末照例的吵架，聲音嚷得比無線電裏的高音還高。班丁太太說屈里曼太太根本無知無識，不分青紅皂白；就在喧嚷的聲音略停片刻的時候，班丁先生冷嘲熱諷地說上一句，讓大家都聽見，「你永遠可以低頭而毫無所得的。」隨後又似乎自言自語地加上一句，「這年頭人們的禮貌可真是大退其化了。」

菲兒感到胸口作嘔。在通常情況下，她還能忍受她那擁擠寒瘡的家庭生活，只願引退到她自己的世界裏去，而不去管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是這種逃避，躲到她自己的夢境裏去，往往是不濟事的；今天早上就是這樣的一個難以忍受的時刻。她在屈里曼太太從街旁邊的攤子上買來的一個紙屏風後面洗臉，貼在屏風上面的所有的舊郵票，紙煙畫片，和明信片，她都看得爛熟了，但是她站在那裏還機械地逐個看下去——板球家曲倫普，羅馬帝國時代傳入英國的一種蝸牛，以及一張海濱風景畫片，上面寫着『由此望去其美無法形容』（畫片上是一個青年在望着海，但是整個畫面都給一個穿着粉紅游泳衣的女人的大屁股遮住了）。她接着把墊褥捲起來，裏面是她的鋪得現成的臥具，然後用一條藍色的舊桌布蓋在外邊。她總是把自己的鋪蓋收拾得很整齊的，爲的是不要別人去翻看或者弄壞了她藏在裏面的一盒化妝品。隨後她在一個金漆已經變色的圓鏡子面前仔細地端詳一下自己。她那一絡絡鬚髮和鵝蛋臉使她頗爲得意，而今天她的一雙眼睛在細細的眉毛下面好像比往日更顯得傾斜。但

是她認為她的鼻子太長了，因此她用另一面壞鏡在照着自己的側影，通常她不怎麼注意自己的側影好不好看，她知道自己的正面最漂亮，但是今天她有點想索性弄清楚自己的缺點，承認一切，承認自己的住所和側影同樣都不能令人滿意。她的眼睛是綠灰色或灰藍色的，好像跟着日光變色似的。她的嘴似乎太大了一點，但是嘴唇長得不厚不薄。當她塗上口紅的時候，她想給人以小孩子的豐滿的印象，常繃着臉的凱絲就很容易給人這種印象。她的皮膚有點蒼白，但是晶瑩滑潤，她覺得塗粉不但對她的皮膚沒什麼好處反而會有損害。但是她同凱絲或者波兒（她的第二個最要好的朋友，在一家紙煙舖工作）出去時，就沒有勇氣完全不施脂粉。

「你在後邊那麼久幹什麼？」屈里曼太太用那樣生硬粗暴的聲音問她，這樣的聲音可以使菲兒很難受，屈里曼太太祇有在脾氣非常不好的時候才用這樣的聲音。究竟這句問話裏有什麼使菲兒那麼不好受呢？帶着惡意的懷疑，粗暴的聲音使這個早晨的倒糞事情顯得十分的真實。好像說：你想使自己比我們其他人都神氣一點啊？好吧，你是我的女兒，讓你瞧瞧我腦袋裏的壞念頭吧。

「沒什麼，」菲兒咕嚕着，想挨過一刻再出來，但是也明知道越拖的久越會惹麻煩。

屈里曼太太抓住了屏風，把它用到一邊去。「去把你的髒水倒掉。還把它囤起來嗎？人家還以為你出的汗是金子打的呢！」

「別管我，」菲兒軟弱地回答。

「別再打扮出什麼鬼花樣來了，去找赫伯吧。我在數說班丁太太的時候他溜出去了。」

菲兒到門背後去拿了大衣和圍巾，她走過班丁家的房間，故意目不斜視，不過她還是注意到班丁

先生在煤汽爐子前洗脚，小班丁祇穿着背心和褲子躺在鐵床上，用兩隻手當枕頭。在樓梯上她不得不靠緊牆邊，好讓胖柯羅斯萊太太抱着娃娃走過去。接着她格格地跑下破裂的石階，走進鋪了柏油地的院子，然後從邊門走出去。赫伯可能去混的有好幾個地方，她都知道在哪裏。祇要他不要新花樣，堅持下去總可以找着他的。

首先，上那個炸燬了房子的地方去。在那裏一些男孩子們已經把一個地窖清理過，他們進去走一條曲曲折折的路，並且把這個作爲一個秘密所在。走進去不是那麼容易的，她踩了一塊碎的水泥滑了一下，給一根銹鋼條刮破了衣服。她低聲喊了幾次都沒有人出來，她向這個黑暗潮濕的破地窖裏瞧。「赫伯，你在那兒嗎？有東西給你吶……」沒有回答，她突然覺得聽見了一陣輕聲的說話，她從錢包裏摸出她的打火機，她朝門口走進去一半路打着了打火機。在可怕的一剎那中，她分明看見黛特·馬斯頓被一個她不認識的小伙子摟在懷裏——她祇看見他的背。黛特雖然不過十四歲左右，比菲兒小五歲，可是長得比她豐滿一倍。黛特當時面孔脹紅，表情激昂，發獸似的張開着嘴，她的頭髮是亂蓬蓬的。

菲兒趕忙滅了打火機退出來，心裏作嘔腿痠無力。首先是她母親用那種尖厲的聲音說話，接着她又把自己最漂亮的一件衣服刮破了，後來還看見黛特……但是她勉強自己繼續找她弟弟去。現在到那個「此路不通」的巷子去找，那裏準會有一些孩子們在玩「造房子」遊戲，六七個男男女女的孩子雙手離開車把騎着自行車繞圈子玩。但是赫伯連影子也沒有。一個小女孩叫芭比思的在那裏獨個兒像煞有介事地玩「造房子」，她也說沒有看見過赫伯。

她跑到理髮舖後院去瞧瞧，那裏有個寬大的木棚，從一九三九年起就封上了，裏面是耗子蜘蛛的世界，但是小伙子們有時候會把窗板推開，從破窗戶跳進去。她伸頭進去張張，但聽不見裏面有什麼聲音。她知道裏面一定沒人，窗檻上的塵土就沒有人動過，但她還是喊了一聲：「赫伯，你在那裏嗎？有東西給你吶……」後來她跑到駱玲斯家去，但是駱玲斯太太說連她的兒子詹姆九點鐘出門後就一直沒回過家，她也沒功夫來管他的來去，駱玲斯先生鼠蹊上有一塊地方發腫了，耗子跑進了樓梯頭的碗櫃裏咬壞了一磅香腸。「我自己也糟糕，在鬧腸胃病呢，」駱玲斯太太說，「原因還是爲了憂慮，同吃東西是毫不相干的。」

菲兒剛打算放棄的時候，出其不意地看見赫伯在板球酒館旁邊的一條泥濘的小巷裏。這家酒館又小又暗，裏面賭錢相當兇。赫伯正同三個男孩子大聲地爭吵，直到菲兒走到他跟前才看見。菲兒揪住了他的領子，責問他：「爲什麼不回家去？你這樣總有一天會把媽急瘋了的。」

「我又沒叫她這麼糊塗，」他扭來扭去地想脫身。

「你不能這樣說她——」

「噫，別在這兒搗亂啦，」她沒注意到的一個年紀大一些的孩子說。他的身子靠在酒館的後門上，半根香烟叨在下嘴唇邊。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記得他的臉，他是專玩「吃角子老虎」[⊙]的那夥人之一。

「這跟你不相干，」她厲聲回答。「你不用管。」

「這是誰呀，赫伯？」他懶洋洋地問。「是你的媽還是你的姑媽呀？」
小伙子們都附和笑起來。「她祇是我的一個累贅，」赫伯說。他感覺受到了鼓勵，掙扎得更兇。
「放開我。」

「我要告訴媽，她會打你的，」菲兒無可奈何地說。

「喂，姐姐大人，算了罷，」那個小壞蛋說。「要是你不板着臉，肯把頭髮梳理一下，倒也不會難看的，告訴你，」他接着大方地說。「我可以帶你到一個地方去，他們會把你打扮成一個漂漂亮亮的少奶奶，而且化不了幾個錢。他們認識我的，懂嗎？」

「去吧，菲兒，」赫伯說。他覺得要是連了不起的麥克斯·裘金士都認為她還值得看一眼的話，那麼她準是有幾分姿色的。「別傻了。」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他沿着巷子走去，旁邊的孩子們在起鬨。她抓緊他的領子，一路拖着他回家不管他喊叫說她要勒死他了，也不管他驚異怨罵她沒有看上麥克斯。在樓梯頭上她就知道母親又同班丁太太吵起來了。班丁太太諷刺地說：「你呀，對了，你的舌頭上是裝着鉸鏈的，說起話來兩頭都能用。」她把赫伯推進門去，反身拉住門上的把手，使赫伯不會再溜出去，然後她自己就跑下樓去了。由於她想留些錢下午用，就吃不起午飯，而她又下了決心避免再一次被捲進家裏的紛爭。於是她決定去看看波兒。

里斯比太太是個胸脯寬闊，好心腸的人，她看見了菲兒就拍手說：「瞧，不正是菲兒·屈里曼嗎！我昨天還在問波兒你什麼時候來看我們呢。我要你告訴我你們上次鬧「佔居」是怎麼回事。怪有趣

的一個名詞，是不是？好像整天蹲在廁所裏似的。來，把大衣脫掉，隨便坐坐。你倒試試看，會不會逗逗波兒讓她高興高興，我可不成。這些日子她老是愁眉苦臉，一言不發。」

波兒蜷着身子靠在一張大皮椅子上，胖胖的小東西，她的鼻子小，可是嘴很大。菲兒進來時，她動也不動一下，祇是讓她在看的一本書滑到地上去。她打了個呵欠，伸個懶腰。「喂，菲兒，」她又打了個呵欠。

她們住在一所房子的底層，有兩個房間一個木棚。里斯比先生是個夜間守門人，他的太太以飼養小鸚鵡為副業補助家庭的收入。「你該試試，」她對菲兒說，每次菲兒來時她總是這麼說。「一點也不費事。它們繁殖得很快很快的。真是妙得很！它們自得其樂，而你也坐收其利。要是你運氣好養了一隻藍顏色的，就可以賣二十鎊錢。我到今天為止才養過一隻藍顏色的。來吧，來同我的寶貝們打個招呼吧。」

定够改寫

她的前邊房間裏有三個自製的鳥籠，臥房裏（里斯比這時候正在那裏輕輕地打着鼾。）有一個木棚裏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她雖然常常來看見這些，但還是又都去看了看。她喜歡里斯比太太，也喜歡小鸚鵡，因此巡看一番倒很愉快。波兒打了個呵欠，想從地上檢起一本書看看，但是覺得太麻煩，就又閉上了眼睛，再靠在椅子上。「我希望你能夠找出她不對頭的原因，」里斯比太太說，聲音放得很低，雖然她們遠在外面的木棚裏面——好像不願意小鸚鵡們分担她家裏的憂愁似的。她用手指從鳥籠柵縫裏去撥撥飼料。「你曉得她爹又不是什麼有血氣的人。假如小偷偷進他看守的地方，他準會帶領小偷去拿一切值錢的東西。但是我這個女兒實在叫我放心不下。她好像有點兒變了。她老是蜷着

腿縮着，吮着薄荷糖。」

「吃過午飯我要上海德公園去，」菲兒說。一面在欣賞那些鸚鵡，一面在想爲什麼人們會幹這種傻事。她感到世界上祇剩下她和里斯比太太才是明白人。「也許她會同我一道去的。」

「你進去同她談談吧，」里斯比太太搭上去說，溫柔地握了一下菲兒的手。「有母親在屋裏，兩隻耳朵豎起來，你們自然會感到拘束的。同她談談心去吧。我到隔壁去轉轉，然後回來把她爹叫醒。」

菲兒再呆了一下，欣賞那些愉快地地理着羽毛蹦來蹦去的小鸚鵡，這些小鳥兒身上那些清楚的黑色條紋，就好像有人剛剛給它們畫上又站在旁邊欣賞這種傑作，欣賞那彎進去的尖嘴巴，欣賞那臉的下半部長着長毛，形成很粗的脖子——給人一個總的印象就是它們在極其裝腔作勢地摹倣古老的相片裏的一個年邁的紳士。這些小鳥兒看上去是那樣子地自得其樂完全不注意到在端詳和欣賞它們的眼光。她四週看了一下，感到有點不舒服，就像她去探望在戰爭結束前不久死去的朋友寶蓮的時候那樣。寶蓮的媽是很虔信上帝的，在床頭上邊掛了用大字寫成的一句話「上帝你看着我」，眼睛如同夕陽似的。她後來回到了前邊的房間去。

但是波兒不想談天。她老是把她的蓬亂的頭髮往後推，一面打呵欠。她祇說：「我就是恨所有的人。不，不是你，菲兒，我恨其他所有的人。」

「那麼羅依呢？」

她渾身顫抖起來。「請你別再提他了。」

菲兒對於她的臉部表情緊張起來感到詫異。「好吧，祇要你說不提就不提吧。」她身子靠過去，改

變了話題。「你曉得嗎？前幾天凱絲告訴我，她和德夫有約會，因此不能去參加尼兒的生日宴會。但是我當天晚上就在街上碰到德夫，他却一點也不知道什麼約會。我相信她準是去會見她那旅館的經理……。」

「她是個糊塗蟲，」波兒狠狠地說。「我一直就說她是十足的糊塗蟲。」

隔壁傳來了一陣越來越響的哼哼的聲音，撞在什麼東西上的聲音，最後又是叫喊的聲音，這就說明里斯比正被人從床上叫起來。

菲兒在里斯比家吃了午飯，但是飯後祇好獨個兒上海德公園去。時間還早，於是她決定先跑到河岸大道去躊躇一下。我應該同凱絲一道來的，她想，覺得這一陣子同蓓蒂混得太多，以致冷落了凱絲，心裏有點內疚，但是她又安慰自己，認為凱絲既然那樣說，自己這樣做還是對的。嗯，可別下雨呀。她上了一輛無軌電車，後來又轉乘都市線地下車到譚普爾車站下車。

在薩伏衣飯店後面的廣闊的河岸大道上，罷工工人已經成羣結隊地站在那裏了，旁邊站了些看熱鬧的人。菲兒在那裏走來走去，尋找蓓蒂，最後終於在一塊大標語牌後面找到了她。「凱絲在哪兒呀？」她問。

「我昨天沒告訴你，」蓓蒂說。「我們談了那麼些別的事情，我當時就把這一點忘了一乾二淨。她近來做得簡直不對頭。你知道我們跟她起鬨，笑她跟那個葛利文先生好。她和他的關係準是比我們想像的來得深。她不願意參加罷工，我們當中有人還看見她在葛利文的房間裏。似乎她在通風報

信呢。」

「嗯，我深信凱絲不會幹這種事情的。」菲兒說，但是不到一會兒她又不敢這樣相信了。她突然感到她真的不了解人家；她老是給別人的話欺騙的。但是她始終爲凱絲辯護，她認識凱絲比認識蓓蒂的時間長得多。「我知道她有時候會被人迷惑住弄糊塗了，但是她却不會懷惡意的。她對於比她年紀大很多的男人那麼容易鍾情，顯得太軟弱。去年她愛上了一個船上的出納。我就不喜歡那個人，他話多得很，眼睛裏帶點瘋狂的神情，而且整天愛拉拉扯扯的。他呀，騙她可以把她偷偷地藏到船上，帶她到紐約去。他的詭計都安排妥當了，凱絲覺得他可愛極了。他說要在紐約的夜總會裏給她找個工作。但是約定帶她走的那天，他却沒來。凱絲那天把所有最漂亮的衣裳都塞在箱子裏，從八點鐘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一點鐘，後來才發現那隻船已經在前一天早上九點離開了。你說她氣不氣？她不是發誓從此以後不相信男人了嗎？她這人就是這樣。此外，她同她的繼父合不來，那我倒不怪她。」

她說着停下來了，感到有一點不自然。她原本要替凱絲辯護的，但是說了這些話都提供了打擊她的材料了。然而她想她實在是要使蓓蒂了解凱絲的。可憐的凱絲，在有些事情上就沒法控制自己，凱絲的母親爲了給凱絲找個父親就嫁給了一個把她當奴隸看待的男人；自從他發現她不是個寡婦而是沒有結婚就生了凱絲的，他待她更是狗都不如了。菲兒還正在想怎麼樣解釋這些事情，却有人把一塊硬紙標語牌的木柄塞在她手裏，她接了過來，但是沒意識到自己在幹甚麼。蓓蒂在說什麼呀？

「就算是那樣吧。可是她那種玩法我可不贊成的。如果她沒有在這次罷工這樣的事情上插一手，那我也不會對她有意見的。但是如果她是個討厭的勢利傢伙……」

「不，不會這樣的。」菲兒提出了抗議。但是她們沒有來得及再說下去，示威隊伍就開始動起來了。有人從後面推了菲兒一把，她往前衝了幾步，接着，她回過頭去看是誰塞給她這個標語牌的。前面遊行的人喊起口號來了。標語旗幟在震盪飄揚。有一個騎馬的警察在隊伍旁邊走過。「我拿了這個幹什麼呀？」菲兒問。

「拿了就拿着罷。」蓓蒂高興地說。「你還是幹到底的好。不會有人向你開槍的。呂貝嘉今天沒來，她母親病了，你就算代替她吧。」

我連認都不認得呂貝嘉——菲兒想這麼回答她——但是發現自己已經在往前走了。並且她也喜歡這樣做，喜歡參加在這遊行隊伍裏，雖然腦子裏彷彿有一種侵害了別人和冒充的感覺。後來她突然想到她代替的不是呂貝嘉而是凱絲，她這樣想就覺得好多了；她覺得她這樣可以減輕凱絲的罪過。現在她們兩人所處的境地終於對調過來了；過去一直向凱絲的一舉一動看齊的菲兒現在却在談論可憐的凱絲，爲她辯護說她的不良行爲是由於不幸的家庭環境所造成的。可憐的凱絲！

她們的一隊是在整個遊行隊伍的中間，整個隊伍至少有兩千人。當隊伍轉向史特蘭大街的時候，她越來越興奮了。她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遊行。即使是在那一次主日學校旅行中，她自己參加一百碼賽跑，雖然她知道會贏的，而且結果她確是很容易地跑了第一，當時的心情也還不如現在興奮。自從那次之後，她曾經夢想當一個運動員，很喜歡在新聞電影裏看看關於體育運動的花絮。但是她能在什麼地方練跑呢？她也就忘了自己這個志願了。現在她再一次迷糊地感覺到千千萬萬雙眼睛在背後注視着她，使她忽然有一陣毛骨悚然的感覺。有時候她在看電影時看到表演狂熱愛情的鏡頭，就有

這種感覺，也就是這種感覺使她要想去跟凱絲學。但是現在，她除了有一種奇異的使她無力的刺激外，還有賽跑時所經歷的那種驕傲的感覺。就好像在跑道上用脚尖挖着泥土，穿了一雙帆布膠鞋和一件貼肉的薄薄的夏衫，覺得渾身輕鬆愉快。

隊伍走進了史特蘭大街了。在轉角的地方有一大羣人在看熱鬧。她對這些好奇和滿不在乎的面孔看了一眼，把身子挺直起來，把標語牌子拿得緊緊地，舉得高高地。她對自己發誓，既然她現在已經成爲罷工者的一個代表出現在人行道上的羣衆面前了，她就一定要忠於這個事業……標語，她手裏的木牌上面的標語就寫着：「工會主義」、「自由」、「改善生活」、「團結」。究竟這個事業的整個含義是什麼，在遊行結束和罷工獲得勝利之後，這些冠冕堂皇的字眼將會帶來什麼，她是不很清楚的，但是她的內心，被決心和快樂滲透了的內心，是能體會這一切的意義的，對於能參與這次反抗性的遊行她感到驕傲。現在這樣走出來到廣闊的大街上，在旗幟飄揚之下在大街上遊行，似乎是那晚她們同其他佔居者秘密地搬進旅館的那個行動的自然的結論。現在她確確實實覺得那次佔居不是無用的，不是像她父親所說的陷進了失敗和愚蠢的歧途。現在她看清楚了那不是失敗，她認爲這不過是繼續不斷的鬥爭的一個時刻，而在這個星期天這個鬥爭就表現爲旅館和飯館罷工工人的堅決的遊行示威。這不就是泰德·金所說的話的意思嗎？她記不清他的話了，但是她又一次地在旅館大廳暗淡的燈光下看見了他，她深信這回她了解他的意思了。剎那間每件事情都有意義了。啊，可別再讓我忘了啊！

隊伍現在沿着史特蘭大街走向前去。她一心想高視闊步地走去，但是不免有時候對兩旁人行道上的人們看一眼。有一個警察騎着一匹非常光潔的栗色馬打旁邊走過去，那種光潔潔的樣子，那匹馬

的訓練有素的姿態，那個警察的嫺熟的騎術，所有這些合起來給人的一種感覺就是威脅，就是佈置得十分週密的鎮壓力量，這種力量是這次罷工所反對的。她覺得難以置信：在人行道上的人們是那麼馴服與無動於中，讓那匹光潤可愛的駿馬以及能幹的騎馬人保持着他們和遊行隊伍之間的距離。雖然人行道上不時發出歡呼或者鼓舞的聲音，但是這種友善的表示似乎更強烈地表明了這個警察奉命要設法保持的界限。不然的話，大家——全體人民——都會參加遊行了，那又會怎麼樣呢？

遊行的人每隔一會兒就喊關於這次罷工的口號，但是菲兒沒有跟着喊。極度的興奮一方面把她和其他的人，和整個遊行示威運動聯系起來，另一方面不知怎麼的却又把她的一切感覺壓住了，它提高了她的感受性，同時又把她團團圍住和一切隔離開來。她覺得要是她大聲疾呼，她就控制不了她的嗓門了；她的聲音不是低得像耳語，就會高得像嘶喊一樣。她知道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對她來說是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幾個月來一直在無形中煩擾着她的思想感情現在有了個眉目了。於是她感到有必要壓制一下自己，有必要忍耐地等待這些深刻而又隱藏的變化。對於這些變化她現在還無法形容，但是這一切變化却似乎需要她集中了全副精神與注意力去對付的。

隊伍通過嘉陵十字廣場轉入特拉法格廣場。歇一會兒又轉向林蔭大路，踏上皮卡迪里大街，朝着海德公園走去。菲兒一直保持着她的信念，崇高的發現，和她的快樂。遊行的每個步伐爲她的快樂奠下了鞏固的和有力基礎。當最後他們經過兩旁歡呼的支持者，而到達了海德公園內廣闊的空地上的時候，他們停了下來，再過一會兒就解散了。這令人感到輕鬆却也令人感到失望。這時候主要的組織人員和演講的人都已經站在講台上面了。

「你覺得怎樣了？」蓓蒂問。「你臉色有點發白呢。」

「不，不，我很好……我參加了這次遊行可真高興。」

她們手拉手走過去站在樹蔭底下，看着漸漸聚集起來的羣衆越來越多。現在她們是羣衆的一部分了，不再是走到集會地點去的先鋒隊了，現在她們祇不過是到會羣衆的一部分，不必擔上要負起什麼責任的包袱，而可以自由自在了。「這真使你動腦筋去想——」蓓蒂在尋找一些足以表達她們共同情緒的話。菲兒一句話也沒說，祇是捏了一下蓓蒂的胳膊。她對蓓蒂懷着無限的愛，一種她對別人從來未有過的愛。她想要蓓蒂同她立下一種保持永恆友愛的誓言，發誓今生今世在一道工作一道奮鬥下去。但是她又覺得這樣做法有點傻氣，不很相稱。友愛或者永久存在，或者不存在。你反正不能把它繫住不放。然而人們在結婚的時候却立誓言，訂盟約，而這種誓約是被人們看作要把兩個人維繫一生的……啊，要是人生永遠是這樣多好啊！這個遊行，這種共同的情緒——這就是誓言，就是盟約了。

她微微感到一陣頭暈，就倚靠着樹站着。她在想蓓蒂的感覺不知是否會和她的一樣，是否有任何人曾經對於事情有過同樣的思想感情。她以前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在過去她老是想跟別人一樣想法，一樣做法。她從前妒嫉凱絲，那並不是因為凱絲有很多男朋友，而是因為凱絲對於男孩子有一種菲兒所沒有的感情。現在她不再想跟別人一樣，和別人一樣想法，唯恐錯過什麼似的了。她現在能自己站起來了，她所要的是使別人跟她一樣想法，跟她一樣做法。她糊裏糊塗的意識到自己這種相反的態度，但是不知道它會帶來什麼。她祇感到需要蓓蒂，需要像她才發現的這種新的關係。

「喂，」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在喊。她回過頭去，看見海禮正從後面走過來。「我說好像看見你們倆在遊行隊伍裏。不壞，是不是？」

「這次會叫他們嚇一跳的，」蓓蒂說。「你上哪兒去過了？」

「昨天晚上法西斯分子在伏羅斯荷爾橋路的丹尼遜大廈裏舉行了一次大集會。我跟幾個人去了。我是說，站在門外邊觀察觀察。但是有一個女的混了進去——我不知道她叫甚麼名字——她進去之後，當雷文——湯普生在大發反蘇議論的時候，就向到會的人講了些真正的道理。」

「難道他們沒把她趕出來嗎？」

「自然把她趕出來咯。他們把她推到人行道上來的時候，她身上還有點擦傷了，衣服有些地方也扯破了。我們跟那些行兇的傢伙幹了一下，但是警察除了用棍子打我們中間的一個人之外，根本置之不理。」他笑了。「我們這些警察真是很有意思的。看他們的行動，你總可以看出當前的政治溫度的。在戰爭最後幾年中以及在戰後不久，他們可真裝成夠民主的樣子。當我們那次對阿爾拔大廈的法西斯集會示威的時候警察還和我們積極合作呢。我們有些老資格的同志們真給弄得莫名其妙了。總覺得警察站在我們這邊不很對頭。好啦，他們現在可不必有什麼顧慮了。在過去幾個月當中警察已經日益回到老路上去了——保護法西斯，打擊共產黨。」

「你想會有人給他們發命令嗎？」蓓蒂問。

「有的，但是究竟是誰發命令，那就難說了。要是能知道內政大臣和其他大臣們所制定的政策的溫文爾雅的指示是怎樣地由各司司長、警察頭目和其他負責人員來解釋佈置和傳達下去到整個機構，

我想這真是一件開眼界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沒有疑問，下面會憑本能去體會上面的政策。官僚分子在執行上面政策的一種第二意義。對不起，有人在喊我。回頭我們在一道喝茶怎麼樣？一個鐘頭之後在這棵樹下會面吧？好。」他趕緊走了。

「你說他會不會是個共產黨？」菲兒一面看他走一面問。

「那一點也不奇怪。不過我祇知道他是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讀法律的。」

「爸爸對他們很有反感，」菲兒說，有些難為情。「但是我覺得……唔，我就喜歡泰德·金——他就是我們搞佔住的時候負責一切工作的人——對了，我在史特普尼街上還聽過一次菲·皮拉丁的演講呢。我也喜歡他。他們面孔是那樣的和善有趣，但是他當時說些什麼，我現在可記不清了……爲什麼大家都這樣攻擊他們呢？我是說報紙和大家。還有爸爸也是。自然我知道爸爸爲什麼那樣說法，他怕從此以後再也找不到工作。」

「我也在想要加入組織，」蓓蒂故意顯得不經意地說。「我最近幾個星期來很下功夫在閱讀工人日報呢。」

菲兒的頭一個反應就是驚愕不安，好像蓓蒂這個宣言要危及她和蓓蒂的整個關係似的。她怪自己不該先提起這個問題，就好像是她的這句話使蓓蒂作出這個決定似的。「我想我是不會那麼做的，」菲兒軟弱地說。「我知道一提起共產黨，爸爸就會冒火……」她覺得怪難說出共產黨那幾個字來，但是終於勉強說了。「但是你不能否認這會使參加組織的人遇到種種困難。對了，比如說我們的麥特吧

——你是認識麥特的——他老是談政治，據我知道，他談的就跟他們那套差不多。但是他認為他們搞的是外國人的一套，因此覺得最好還是留在工黨裏。他倒不是像有些人那樣反對他們。他說他們多半都做得不錯，可是他仍然認為他們不能夠在這裏成功。英國的情況是不同的，他說。」

「我還沒有決定呢，」蓓蒂說。「可是我想我要試一試。你用不着參加一輩子的，你知道罷？要是事情不能照你的想法，你隨時可以退出。」

「我會害怕的。」

這時候喬治正好經過這裏，看見她們就停下來對她們笑了笑。「喂，姑娘們，我在遊行隊伍裏看見你們啦。」

「你爲什麼不在主席台上呢？」蓓蒂問。

「我正往那兒走呢，」他笑了。「昨天晚上我在史特蘭宮飯店，那裏的糾察隊說服三個卡車司機把載有三千加侖汽油的車子倒開回去。「我該怎樣處置這批東西呀？」一個司機問。「把它倒進河裏去，叫太晤士河燃燒起來吧。」麥芝說，「那樣也許可以把國會裏一些卑鄙的兩面派的屁股燒它一下。」「好吧，姑娘，」司機說，「可是我覺得你們已經夠使他們狼狽的了。」於是他把車子開走了。」

「麥芝是誰呀？」菲兒問。

「她不過是廚房裏的一個幫工。像是嘴舌十分厲害的人。」他揮揮手說。「看着工人階級行動起來可真痛快呢。不止是這樣，而且很有詩意，比如麥芝那些話就是。假如我們那批所謂的詩人們肯站在一些糾察隊裏，他們或許能學會語言的更美妙的用處。」他轉身要走，像是臨別贈言似地說了句：

「我們並且需要戰鬥的精神和戰鬥的詩歌。英美參謀部之間現在正進行着秘密談判。留神幹，親愛的。並且提醒工人階級呀。」他使了個眼色，終於走了。

「要是他有個政黨，我準要參加的。」菲兒說。

「他是個教友會會員。」

「是的，我知道。但是別的教友會會員並不像他那樣……」

繫在一棵樹上的擴音機裏傳過來人家的演講，她看見蓓蒂要聽就不說話了。有一會兒她略微覺得有點不高興，但是後來她自己也在聽了，她瞧瞧周圍擁了一大堆人，面部表情顯得又緊張又歡欣。她登時又感到自己是這個偉大的事情的一部分，這件事情她雖然半懂不懂，但是却已經根深蒂固地和她的一生連系在一起了。不過現在緊張的階段已經過去。她背靠着—棵樹，身旁是蓓蒂，這時陽光照耀着千百個面孔，演講的聲音不斷地傳來，好像鬥爭的真理突然變得能從世界上所有靜默的嘴裏清楚地說出來了。將要從舊世界裏面蛻變出新世界，從日常習見的同志們的臉上看出未來的曙光。

菲兒在那家店裏工作兩星期滿了，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她被家裏接二連三的不如意的事煩擾得要命，以致沒時間想到另找工作。最初是尼兒病倒了，菲兒就得每天去她家幫助料理家務，帶着小孩——尼兒再過五個月又要生第二個孩子了。後來尼兒病好了些而屈里曼太太又出了事情，她家房子上樓梯上燈光太暗，她把腳踝骨給扭了。於是菲兒不得不在家做飯，照料母親。最後，最嚴重的是赫伯越來越不聽話，弄得很糟糕。他現在和麥克斯·裘金士這幫流氓混得爛熟了。這幫人都是在詹姆·

古柏的操縱之下。詹姆是個瘦個子，爲人機警，臉蛋像個耗子，他是附近一家壞人家的孩子。他的母親是一個頭髮黑黑的，性情活潑的女人，經常穿件大紅外衣或者紅色襯衫。她丈夫坐過很多次監牢，而在那種時候古柏太太就以賣淫維持生活。半年之前古柏犯了武力搶劫案被關起來，古柏太太就不但自己過着皮肉生涯，而且還帶着她十四歲的女兒艾瑞斯賣淫。詹姆是她的大兒子，比赫伯大一歲，據說，他給母親和姐姐拉生意。當然他還出賣淫畫，因爲菲兒有一次在赫伯口袋裏發現過一張，沒讓她母親看見就先燒毀了。赫伯當時吓唬她說他那幫朋友要報復的。『一張像那樣的畫詹姆賣兩個半先令呢！』他氣勢汹汹地說。『他說美國兵在的時候，他要賣五個先令也很容易。我真希望美國佬再回來。』

菲兒打了他個耳光。他發誓一定要告訴麥克斯——『他會收拾你的。』她羞愧地回想起兩年前有一個晚上她同凱絲走出金喀洛斯地下車站的情景。有六七個女孩子站在電動樓梯口，年紀同她差不多，臉上塗滿了胭脂粉，大束髮髮披著遮住一隻眼睛。她們看見美國兵從地下車走上來就大聲逗引他們。價錢是十個先令。她最初不明白她們幹什麼，就問凱絲，凱絲當時大笑她的無知。

『你敢說這樣的話！』

『爲什麼不敢？』赫伯問，有點詫異。『他們口袋裏有的是錢，對不對？麥克斯說他遇見過從芝加哥來的一個參加過阿·卡邦組織[○]的美國人。』

『要是你不聽話，我就告訴媽那張畫片的事情，』菲兒說，感到有點無能爲力了。

○美國芝加哥市一個規模龐大的流氓組織。阿·卡邦是這個組織的首領。——譯者註。

「好哇，你給燒掉了。我就說是你胡說八道。我就說我看見你同艾瑞斯混在一道。你趁早別他媽的專管閒事，要不然準有虧讓你吃。」

「你真是糊塗，」她喊道，更覺得無計可施。「你就是個小糊塗蛋，什麼也不懂。」雖然這麼說叫他很難受，但是她知道這絲毫沒有動搖他對麥克斯的忠誠。

蓓蒂跑來告訴她罷工結束了。她因為整個事情成功而高興得了不得。資方不得不同意讓旅館和飯店裏有工會組織，對罷工工人不加報復。「我興奮極了，菲兒，」她說完就跑，羞答答地承認她要去同海禮會晤。菲兒也很高興。自從第一次見面之後，她就感到她們兩個人之間開始好上了。

屈里曼白天大部分時間花在公共圖書館的參考書閱讀室裏。他在那裏打打瞌睡，填填足球彩票，或者計算他沒錢買的那些馬票能贏多少輸多少，他每天在計算假如手邊有錢下注，他會輸多少贏多少；而當他發現他所假定的賭注中了頭獎時，就難過得要命。有一次他計算出來如果那些賭注全都下了，他可以收入一百多英鎊，當時他幾乎暈過去了。他永遠也忘不了自己好像被騙去那一百英鎊的感覺。從此以後，他應該贏到一百鎊，這個故事的原原本本就像罵泰德·金把他當工具利用的詛咒一樣，在他的談話裏每天至少提到一次。

「運氣總是跟我搗蛋。要是我沒有結婚，我準會同佛蘭克·潘頓上南非去了，你瞧，他現在多有辦法呀。」

「說吧，就說我強迫你結婚的好了，」屈里曼太太說，「就說我僱了綁票的把你綁來的，說嘛。」

這些日子人人都好像不痛快。當菲兒跑去看看波兒時，她發現她還是蜷着身子賭氣靠在扶手椅裏。

「我不知道她有什麼難受，」里斯比太太把菲兒拉到作爲廚房的棚子底下說。「她好像鬧什麼病的樣子。老是坐在那裏，儘看書吃糖。幸而我送了老史平克一對小鸚鵡，他才偷偷地多賣些糖給我；要不然她就會把配給的白糖一匙一匙地吃光了。反過來還要說我餓着她了呢。我簡直看不慣她嚼糖的那副樣子。我最恨人家咬啦嚼啦或發出類似的聲音，這是我自己的一種怪脾氣。爲什麼人不能像小鸚鵡一樣呢？不過我認爲假如人們接二連三地碰到倒楣事兒，我們真會變成像小鸚鵡一樣的。真的，假如像聖經上所說的，是上帝創造人類，那麼他準是從兩頭着手，造到了中間的時候，剩下的全是重要部分，於是他祇好把這些全擠在一堆。」她低聲說，「你去看看究竟是什麼在使她煩惱。她可真把我弄昏了。」

但是要探聽波兒的口氣可不容易。她以不卽不離的神氣聽着菲兒繞來繞去的閒話。有時候不耐煩地搖搖頭，壓緊着嘴唇，最後索性闔上眼睛，打哈欠了。當菲兒直截了當地問她是不是病了或者有什麼心事的時候，她就狠狠地說，「媽叫你來這樣問我的，你告訴她別管閑事。那些小鸚鵡同她倒差不多，老笨牛。爲什麼她不能光是去管那些小東西就算了呢？」

「那你怎麼能希望她不關心自己的女兒呢，」菲兒反駁着說，但希望里斯比太太不在房門口鑰匙孔裏偷聽。

「她眼睛裏祇有自己，從來不關心別人，」波兒大聲說。「誰都是這樣。我就是上了人家的當了，

沒別的。」

「個個人都好像亂七八糟的，」菲兒嘆了口氣說。她在沉思着。「人人都這樣，除了蓓蒂，她是好的。」

「你那了不起的蓓蒂決不能維持多久的。」波兒說話那麼激動使菲兒有點莫名其妙。「她就會嚐到滋味的，而且是活該。」

「但是條件說得很清楚，不許報復的。」

「我想有一天你總會開始明白事理的。」波兒以不屑的口氣說。她拿起她在看的書，又立刻把它放下來。「凱絲和她老闆的事情是真的。她前幾天到我這裏來過一次，自以爲了不起，簡直好像自己是海蒂·拉瑪和凱絲琳·赫本○兩個人合在一起的化身。她說她老闆要把她訓練成爲一個修手指甲員呢，你能想像得到嗎？我們凱絲的夢想全都實現了。」

「我可要去和她談談我對於她在這次罷工裏的表現的看法。她是個傻瓜。」

「啊，這次罷工，」波兒不耐煩地說。「你看錯了她那個人。她才不是傻瓜呢。她心硬得像釘子一般，假如你把事情搞錯了，她可決不放過你。」她惡意地加上一句，「我告訴你一件事情。也許可以幫助你及時清醒過來。你還記得去年你看中了的那個山姆吧。」

「我對他並不怎麼有意思，不過他倒是還不錯。」

「不錯嗎？好罷，我告訴你，那天晚上他失了約，叫你傷心，其實是凱絲把他攔住了。我怎麼知道

的？她自己告訴我的。當然不是那麼直截了當地說。不，她說是他來找她的，告訴她你怎樣想法子纏住他，說你變成了他的一個累贅，她就可憐他，於是一件事情接上一件，他個性又是那麼強，她同情他因為你引誘他，玩弄他，而她認為一個女孩子不應該這樣搞法的。」

菲兒又氣又恨。但是她一注意到波兒的臉，她就幾乎忘掉了自己的情緒。顯然波兒很難過，給發不出來的憤怒嚙蝕着。「幹嗎啦？」她驚奇地問了一句。

「我有孩子了，你這傻子，傻子……」波兒握緊了拳頭站了起來，好像因為承認了這件事就立刻摔開了病榻。「對不起，不能不對你明明白白地說。可是你有時候頭腦那樣簡單，人家告訴你什麼你總是信以為真。」

「我可以告訴你媽媽嗎？」菲兒問，這時候她自己的一切憂慮都由於憐憫波兒而煙消雲散了。

「你知道她準不會因為這個而責怪你的。」

「我當然知道，」波兒說。「不過一定要叫她先答應不要婆婆媽媽地找麻煩。要是她開始囉囉嗦嗦問這問那，要為我操心，我就會大喊大鬧的。」當菲兒轉身要走的時候，她軟下來了。「你知道嗎？你心腸太好了，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你惹我生氣。偶爾遇到一個像你這樣好的人倒也真不錯。可是假使你竟然大大地上人家的當，那我就要跟你拚了。」

「我不會，我答應你。」菲兒誠懇地，虛心地說。

連着兩夜赫伯沒有回家了，屈里曼太太弄得心神不寧。不過屈里曼却死反對去報告警察。「我們

不要那些壞傢伙追究這事情，他們祇會搞些花樣來害我們。爲了那次佔居，我在他們心目中已經是聲名臭得很了。」

「我可不能光坐着等呀，」屈里曼太太說。「你怎麼能這樣沒心肝呢？赫伯也許這會兒正在什麼地方快要死了，嘴裏還喊着他的爹媽，而周圍連一個親人也沒有。」

「要是出事情，那早就出了。要是沒有出，也就沒有出了。乾着急也沒有什麼用。他肚子餓了總會回家的。」

「我再出去看看，」菲兒說。「我沒回家以前別做什麼。」

「也不會做什麼的，」屈里曼說。「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沒有什麼可做的。我們反正完蛋了。」

她覺得隨便做什麼都比待在家裏聽着那套毫無道理的爭吵和埋怨強些。因爲沒有新的主意，她祇好重新繞了一下已經繞了好幾次的地方，她甚至於鼓起胆量再跑到那個有秘密地窖的破樓下面去，以及那個可以賭錢的酒館旁邊那條巷裏去找。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裏，」在那裏閒蕩的麥克斯說。「他年紀夠大，自己可以拿主意了，對不對？」他上上下下地端詳着菲兒。「我要是真知道，也許我會告訴你的——祇要你好好地請問我。菲兒，我有點給你迷上了，」他把聲音放低了挨近來說，香煙屁股沾在下嘴唇上。「你同我兩個人可以玩得頂好的，包你滿意。真正的美國玻璃絲襪，還有絲襯褲呢，嗨嗨，祇要你哼這麼一聲就成。我賺的是大錢，小玩藝兒根本瞧不上。我就喜歡潑辣的婆娘。」

她沒有睬他就走了。他回過頭又逍遙自在地踱着，那懶散的姿態好像在說，儘管她故意推延藉此

來抬高身價，但是早晚有一天她不免要屈服於他的魔力的。她走到拐彎的地方忽然想到一個新主意，立刻停了下來。她擰着雙手，後來硬着頭皮衝過馬路去，轉上古柏家住的那條小路去。她又猶豫了一會兒。有一條耳朵被咬壞了的狗在門口的一邊躺着，抬起頭來瞧她一眼，搖搖頭打個呵欠，接着又開始在後腿底下捉起蟲子來了。樓梯上有人打破了一瓶番茄醬，紅得像血，猛一看使她吃了一驚。牆上塗得亂七八糟，有法西斯閃電的符號，旁邊寫的『吊死猶太人』幾個字已經有一半被人擦掉了。她跨過破爛的醬瓶，繼續朝上走，走過有一家正在大吵大鬧的人家的門口，走過一個雙手托住下巴坐在樓梯上的小女孩子（她狠狠地一聲不響訂了菲兒一眼），走過一個白菜味道很濃和自來水龍頭在漏水的地方，走過一個破櫃子，門上鉸鏈已經脫落，櫃上塗滿了字（『山姆·魯克斯瘋了』、『威爾愛上了瑪布』等字樣），走過樓梯拐彎處一堆嬰兒拉的屎。一個下唇厚而突出的女人開了門又砰的一下給關上了。菲兒還是繼續走，因為她這時候實在更害怕掉過頭來往回走呢。

『進來吧，』古柏太太的悅耳乾啞又有點輕快的聲音喊道。『啊，原來是你呀？我怎麼也記不起你的名字來了。可是，親愛的，你那漂亮的臉兒熟得很。你有什麼事嗎？』她披了件晨衣，帶子都沒繫上，腳上穿了一雙舊的緞鞋，用一根藍緞帶把頭髮紮在腦後。

『我的弟弟赫伯跟你家的詹姆是好朋友，』菲兒帶着絕望的懇求口氣對她說。『他連着兩晚沒回家了，我想也許你們能告訴我他在哪裏。』

『艾瑞斯，』古柏太太喊道，『你瞧，風把誰給吹來啦。』艾瑞斯祇帶個奶罩，腿上穿了粉紅襪子，別的什麼也沒穿。她懶懶散散地從裏屋走出來，一面打着瞌睡。『詹姆哪兒去了？我想他連着有兩天沒

回家了。」

「對，他沒回來過。」艾瑞斯瞪着眼看菲兒。「還是不在的好。他近來變得真了不起。」她又打了一個嗝，對她母親說。「你看他怎麼向那個水手要了十個先令，叫我那次罪可受夠了——」

「那是上個星期的事情了，」古柏太太說。「你最好學着別太緊張。你瞧你的臉色，就像一夜沒睡似的。」詹姆不錯，爲了賺錢他比你賣勁得多。」

艾瑞斯伸伸舌頭，大不以爲然。「你真叫我頭痛。那次他不肯出去給你買黑啤酒把他從樓梯上打得直滾下去的不是你是誰呀？」

菲兒以爲她們要開始吵架了，可是古柏太太祇是很和氣地哈哈大笑了一陣。「他活該，是不是？來，來，招呼客人吧。」

「菲兒，你好？」艾瑞斯勉強寒暄了一聲。「你要什麼？」她跑到凌亂的雙人床前，俯身張望床底下，然後拿出一瓶廉價的酒。「喝點潤潤喉嚨吧？」

「不，謝謝你。我是來找赫伯的。」

艾瑞斯走出去，拿着兩個茶杯回來，她把瓶裏剩下的酒全都倒進杯子裏。「要是你不喜歡，不喝也能。那樣我們還可以多喝一點。」她連着打嗝，搔搔癢，嘮嘮叨叨地詛咒了一番。「請別見怪我的粗話。」

「詹姆真是兩晚沒回家了，」古柏太太喝了一杯酒後溫和地說。「對了，你現在提起來，我的確覺得他是沒回來過。可是你別着急，菲兒，親愛的。替別人着急是沒用處的。會使你頭痛，對別人更沒

好處。我前幾天對格雷各里神父說：爲什麼他們叫它做「原罪」，神父？——有什麼「原」呢？他說我是個很可怕的罪人，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裏閃閃發光呢。嗨，艾瑞斯，別傻站在那裏——穿件衣服去吧，總得打扮成個人樣子才對呀。」

「我還以爲是葛西呢，」艾瑞斯說，無精打采地躺在一張給啤酒灑髒了的破舊花布椅子上。「還早呢，」她靠過去，從桌上拿根香煙。「我抽兩口過過癮。」她伸了個懶腰。「我真希望葛西會來。」菲兒想走了，但是她微微地感到艾瑞斯可能還沒把知道的事都說出來，她覺得赫伯準跟詹姆一起搞了什麼鬼。古柏太太用一連串難聽的話罵艾瑞斯，可是口氣却又像是鼓勵艾瑞斯胡謔，使菲兒目瞪口呆。後來菲兒實在忍受不了，她咕噥了一句甚麼話就向門口走去。艾瑞斯可罵起來了。「你眼睛盯着我幹嗎？你同你那凱絲幹的好事，我知道的底細比你想像的多，……」她檢起她的茶杯惡狠狠地吓唬她說，「我要揍你。」

「少動肝火，」她母親冷靜地說。「有一天你總會明白就是你不去找麻煩，麻煩事也會上你門來的。我認爲最好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這是她情緒很高的一天。菲兒曾經看見過她被五六個警察拉走，哭哭啼啼亂扯他們的頭髮那樣的場面；還有一次梅格·威廉仕同她那個低能的竊賊古柏先生要偷跑給她逮着了，她就拿起酒瓶把梅格打昏了。「你確是一點兒也不知道詹姆和赫伯在哪裏嗎？」菲兒問。

「他們也許在天堂，」古柏太太帶着一付慈祥的笑容回答說，「也可能在地獄。他們也許在監牢，也可能在天涯海角。但是無論他們在那裏，總不會有好事，準給人添麻煩。」

「我倒希望他們淹死了，」艾瑞斯說，一面在打呵欠。

「要淹死詹姆光靠水還不夠，」古柏太太答道。她看見菲兒正要出門走就隨隨便便地最後對她說：「要是你想孝順爹媽賺幾個錢貼房租，你就上我這裏來吧。別怕艾瑞斯煩你，我喜歡你。我像你那樣大年紀的時候，同你沒什麼分別。除了史溫尼神父外，不管誰祇要碰我一根頭髮，我就要跟他拚命。」她嘆了口氣。「那賤貨艾瑞斯把我留着自己抽的最後一根香煙抽掉了。去吧，把衣服穿上，你這個好吃懶做的東西，給我買包煙回來。」

艾瑞斯做了個鬼臉站了起來，菲兒也趁這個時候走了。

但是那天晚上十點光景赫伯終於回家了。他嚇得魂不附體，全身懾得要命。最初他死也不肯說什麼，彎着身子，發呆地坐在一個角落裏，有時喃喃自語。最後屈里曼振作了一下，把皮帶解下來要鞭打兒子。赫伯放聲大哭，想咬他爸爸的手，但是終於屈服了。

他說他和另外三個人，其中有一個是詹姆·古柏，躲在理髮館後邊的一個沒人住的木棚裏面，他們帶了些吃的和啤酒（一部分買的，一部分是偷來的）。詹姆擬了一套偷竊附近一家服裝店的計劃。麥克斯有門路可以賣掉這批贓物，就是地向詹姆出的主意，但是他自己却從來不直接參加去偷竊。這些傢伙從一個天窗爬進去，詹姆告訴他們天窗上面沒有裝置警鐘。事情最初很順利。在詹姆的指揮下，他們把要帶走的服裝集合好準備離開了。但是店裏還是裝了警鐘的，因為他們當中有人無意間碰了一下這個警鐘，鐘聲忽然琮琮大響起來。赫伯說他不大清楚，但可能是查利·里賓蕭碰的，因為他

的運氣老是不好。他自己沒等得及弄明白就跟着詹姆從天窗爬了出來，而後面的警鐘有十個救火隊的聲音那麼響。出來後他們就拚命跑，現在回到家了。『我發誓永遠也不敢再犯了。』

屈里曼隨他在角落裏悶坐着哪嚶，自己在屋裏踱來踱去，認為災禍果然臨頭了，就是他曾經預言要發生而希望避免的災禍。屈里曼太太後來才輕輕地跑到門口去看班丁夫婦是否已經在偷聽。菲兒坐在她的床褥上，一句話也不說，精疲力盡，覺得爲着爭面子實在沒什麼用處。誰都拆你的台。她覺得倒不如不顧一切學學艾瑞斯那樣，在生活中找些樂趣，玩幾年再說。她想，如果警察來，我就上古柏太太那裏去。

在屈里曼的腦子裏也有警察這個問題。『他們現在隨時都會上門來了。』他緊握着兩個拳頭怒氣沖天地站在驚魂未定的赫伯面前。『都是你搞壞了。我再也不管你了。我會告訴法官我是上了人家的當。就是他把你絞死了我也不在乎。』

『他們會把我送到波斯陀青年感化院去嗎？』過了一會兒赫伯問。

『他們會叫你夠受的。要是他們不，我準會叫你夠受。你已經不再是我的兒子了。居然把警察引上一個體面的好人家來。我們完啦。我們的名譽掃地啦。還說什麼？我認了。人是傻子，結婚，要成家立業……』他情緒越激動，聲音越帶有康瓦爾人歌唱的調子。

『別唱高調吧，』赫伯低聲說。這時他看見沒警察來過，精神開始振作起來。突然有敲門的聲音，他吓得躲開了。

但是那不過是班丁太太來借點食鹽。『時候太晚不能去買了，』她解釋說，『孩子的爹想喝杯牛

肉汁呢。不多放點鹽他就吃不下去，可是這麼一來又更加渴了。」她對屈里曼太太背後的赫伯看了一眼。「啊，原來赫伯已經回來了，」她喊道，忘記了赫伯要走過她的屋子才進得來。「這可真讓你們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來啦。」由於這一砲放不響，她的話頭又回到食鹽上了。「我拿一點兒行嗎？」

屈里曼太太被惹上氣來，忍不住尖銳地頂她一句。「你還不是問也不問拿慣了的。何必現在忽然這麼客氣哪？」

「嘿，我家裏可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叫我沒臉見人的事，」班丁太太反駁說，一面用懷疑的眼光盯了赫伯一眼。

「你當心點兒，」屈里曼喊起來，逼近她來。「這個國家還有王法呢，你最好管住你那張嘴巴。」

「哎唷，滾你的罷，」班丁太太說，「砰」地一響就給她關在門外了。

這時候菲兒還是一聲不響地呆呆地看着。可是當門「砰」地關上的時候，她好像又清醒過來了，她知道她在想的那些關於艾瑞斯和古柏太太的種種，都是胡思亂想。不管怎麼樣，她要不斷地鬥爭下去。她恨她父親那種絕望的口吻。她是永遠不屈服的。她決心要抗拒那種使赫伯、艾瑞斯和許許多多別人墮落下去的力量，這時候她也想起了在罷工遊行和海德公園聽演講時的感覺。今天她所經歷的墮落之感和遊行那個星期日所感到的對於自由、幸福、驕傲、力量的信心，這兩者之間的天壤之別真使她不明白。這兩個世界之間似乎毫無相連之處，一個是束手無策的接踵而至的貧困和恥辱，一個是齊心歡唱和改革世界的決心。在這間慘淡的屋子裏，她父親的呻吟訴苦蓋過了一切，而且似乎是不容置辯的，可是在外邊，在遊行的街道上，在慶祝的公園裏，她却曾經覺得要改革世界，要終止她父親訴

苦的話裏所顯示的那一切，是易如反掌的事。當時她體會到內心的愉快，和過去她所經歷的一切迥然不同；當她以往對世界的看法——認爲束縛着你屈辱你的鎖鍊永遠無法掙脫——烟消雲散的時候，她有一種大徹大悟之感，祇覺得正在向前邁進的遊行羣衆，她自己就在這個隊伍裏，一定可以做到一切，可以把在黑暗的陷阱裏的男男女女都解放出來。可是她當時的感覺還不如現在她把記憶中的幸福之感和目前的痛苦比較之下所領會到的那麼透徹。這是她第一次覺得自己置身於痛苦之外，從外邊來看這種痛苦，認爲它是醜惡而且不必要的，是決不能忍受的。

可是這並不是說要採取凱絲或者艾瑞斯、麥克斯或者德夫的辦法來和它作鬥爭——接受黑暗勢力，和它同流合污以謀取自己的進身之階。想比別人更乖巧些或者索性更骯髒些來勝過別人或者逃避一切。也不是像她父親那樣的懦弱的鬥爭，但求無過地馬馬虎虎地生存下去。不是的，她是要置身度外正如她此刻所感到的那樣，然而又繼續在這一中間不斷地鬥爭——就像海禮或者像教友會會員喬治那樣，也就是像蓓蒂現在正想做的那樣。非兒有一種大夢初醒之感，平生第一次正確地看到世界上的人，正確地看到世界。因爲她看到了那另外的東西，世界裏的世界，爲改革而進行的深刻的鬥爭以及日常的適應變化。

「你不該那樣得罪她的，」屈里曼說，開始對於班丁太太和她的惡意擔憂起來。「現在她要去告發赫伯去了。即使警察剛才沒有追得上他，她也會報告去的。」

赫伯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屈里曼轉過身去。「你給我住嘴，要不然我就收拾你。你敗壞我們家的名聲，要叫你知道知道利害呢。」

屈里曼太太疲憊地說：『唉，讓他去吧。他的膽兒都嚇破啦。你從此要乖乖地了吧，是不是，赫伯？』

赫伯狡猾地看她一眼，又開始希望一切都沒有問題了。『我再也不會在做這種事的時候給人發現了。』

屈里曼兩手蒙着臉，一屁股坐了下去。『我認啦，我已經盡了我的力量，可是我完了。』
菲兒一直在很留神地看着他，她堅定地想：不管怎麼樣，我永遠也不會認輸。永遠也不。

八 約克郡

愛達·霍金斯是那麼一個樂觀主義者，那麼一個進步份子，那麼經常地參加委員會工作，又那麼和藹可親，以致使他感到厭煩，羞恥，有一種啼笑皆非的反感。是的，碼頭那邊確是發生過糾紛，但是勞工部已經下令調查了，現在一切都可以解決，使各方面都滿意。是的，美國海軍艦隊確是開到了地中海，可是，美國海軍總得有個地方去呀。不久將再也沒有戰爭的可能，那時候就沒有人再去管軍艦在什麼地方了，也許那時候戰艦會用來到北冰洋去作氣象觀測。是的，有人說普里穆斯私商承包建造的房屋有百分之八十是黑市交易，但是那祇不過是一時的情況而已。安奈林·比萬對於整個局勢很有把握，在四年之內英國不會有甚麼房屋不夠的問題了。像這種美好的事情正在為礦工們打算。

○安奈林·比萬：當時英國工黨政府衛生大臣。——譯者註。

呢。

儘管奶油是一種要不得的蛋粉和糖精的混合物，她還是愛吃奶油鬆餅。她一個不留神鼻尖上沾了一些奶油，當時空氣緩和了些，後來她在茶館裏有一面稍微有些污點的鏡子裏瞧見了，羞紅了臉，立刻拿出一塊方格的手帕揩揩鼻子。

在他們道別時，她使勁兒握手，他的手指頭還感到那股勁兒，這時他又後悔不該嘲笑她的熱情了。她有的是正確的主張，雖然她顯得有點笨。你不能因為所有其他的工人不夠伶俐和沒有幽默感就不去努力改造世界呀。然而他覺得懶散得很，無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買一份晚報看看，看見報上說五個共產黨人以鼓動侵害別人房屋權的罪名在受審。最初這個消息引起了他的興趣，後來才明白原來指的是那回佔住房屋的事情，報上又說政府要設立一個國防部，海陸空軍三部的大臣因而喪失了內閣閣員的地位。內幕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報紙未必會告訴你。他把報紙塞進大衣口袋裏去，在一家書店門前停了腳看看櫥窗。好些書，他沒讀過的可多呢，甚至連聽都沒有聽見過的書，既然有那麼些書沒看過，現在又何苦再在他那沒讀過的書單裏加上幾個書名呢？

他却從櫥窗的玻璃上端詳起自己的影子來，接着又從玻璃上看過路的女人們的影子。在這個平面的亮晶晶的架子裏，世界和世界上的女人都顯得無窮可愛，好像聽憑他暗中輕輕地操縱一下他們就出現了，還有他自己，他那洞曉一切的眼睛，他那無所謂的軀殼。一切都那麼微妙地不同，一切又都同樣地可以接受。然而當他轉過身去，好好地正視一下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却是那麼不易駕馭，有點點，混亂，這個世界不理睬他，使他成爲一個多餘的無用的人，它向外面移動，離開他的思想和願望越

來越遠，跑得不知去向，到了神不知鬼不覺的所在，那麼的不易捉摸，那麼的令人難堪。

他在人行道上站了一回，有點茫然，正盤算坐公共汽車呢，還是蹣跚下去。有一部汽車突然在他跟前停下來，車門打開了。他的父親探出身子來說，「基特，上車罷。」等到他坐進車子以後他父親才問他，「我現在回家去——對你合式嗎？」

「行。」他回答，眼睛盯着前面，一直感到他父親駕車技術的熟練，以及車子的平穩輕快。他覺得有點像被綁票似的，從他自己那個混沌的世界裏被挾到這個輕巧和有力的汽車裏來，這輛車子正說明他父親的威風。

「剛才工作了嗎？」

「是的。」

「你沒有想到過我或許會對這個感到興趣嗎？」

「我自己都不怎麼感興趣。」他立刻又後悔說得不合式。「對不起，但是我沒有承繼你那種果斷的能力。你知道我是很遲鈍的。」

「這種推托很勉強。也許實際情況是這樣，可是你自己並不相信。」

「要是你知道得這麼清楚……」基特沒有說完這句話，感到一陣厭煩。他每次和他父親談話的時候總被這種厭煩的心理壓得透不過氣來。何必那麼麻煩去說完一句話呢？他父親和他真是知己知彼，不管說甚麼，結果反正還是那樣。可是突然間他想起了自己現在心裏有一樁新事情，有一種愉快。可是又使他毛骨悚然的危險之感。他本來想告訴愛達·霍金斯說他已經確實決定要參加工黨，使自

已能按照已經宣佈了的決定去做。現在早晚總得告訴他父親，這就是他所想做的，也就是他怕做的一件事。

兩個人誰也沒再開口，一直到車子噓噓地開過大門內的沙礫道，馳向車房去。他打開車門，想到和他父親攤牌的機會又再次拖延了，心裏又慶幸又遺憾；可是他父親說：『等我把車放好之後，到我屋裏來。』

他等了一刻鐘，勉強看看新政治家週刊裏的謎語欄，後來就上樓去。他父親正坐在寫字桌邊在寫着甚麼。抬起頭來瞧了瞧，沒言語又繼續寫他的。這是吓唬我呢，基特想。老一套。我想一個工人被傳喚到辦公室裏來受責備或者被開除的時候大概也有同樣的感覺罷。他第一次從骨頭裏從心坎裏深深感到他父親的權力究竟是什麼——那就是可以叫一個人失業，失望和變窮的權力。我現在感到的就是這種懼怕，真傻，然而這就是工人們對於他能控制工資名單的懼怕。這是不對的；誰也不應該有這樣大的權力。他第一次發現他所用過的反抗言詞的意義很明確很簡單。促使他去進行反抗的決不是他和愛達所談過的那種泛泛的一般性的理由。不是，使他進行反抗的是這個，而且僅僅是這個；他憎恨並且懼怕他父親在聲音、步態和眼光裏所表露出來的權力——那種可以從工資簿上塗去一個人的名字，從生命冊裏剔去這個人的權力。他堅強起來，暗想：我決不屈服。

他父親抬起頭來。『你怎麼沒有坐下來呀？』

基特想拒絕，可是坐下了。『是你叫我上來的。』

『是呀！你以為我的記憶力很差吧，』他父親譏諷地說。『怎麼樣？』

基特壓制了自己那種由於這個不明確的問題所引起的心虛的、只有招架之功的感覺。『你要知道甚麼呢？』

『你清楚得很。我要知道你究竟自己作何打算。』因為基特坐着不開腔，他又接着說，『也許我太縱慣你了。我由你去選擇了文科——』

『那是從前談過了的——』基特發現自己還是無法提起約翰來。他結結巴巴地說，『你當時根本不在乎我進的是哪一科。』

他父親緊鎖着眉頭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我們且不談那個。現在重要的是，你是我的唯一的兒子了，工廠裏需要你。咱們施溫頓家把這個廠辦了近百年了，你以為可以讓你這麼逍遙地虛度一生嗎？』

『難道凡是同這個工廠沒有連繫的就都是虛度一生了嗎？』

他父親冷冷地回答說，『但是你的一生就會虛度，你是懂得這個的。我們現在談的是你，我的兒子，不是談抽象的人類。你的個性不夠堅強，不能創造一些新的東西。無論是在商業上或者在你那個甚麼無聊的文藝上。然而如果你專心致志地去做，將來你倒是可以成爲工廠裏的一個相當幹練的經理的。這是我的意見。』

『可惜這並不是我的意見。』基特很想設法把話題轉到政治上去，他就可以把關於個人的問題換成一般性的問題來談。我要參加工黨了。他越是想像自己宣佈這個決定時的情景就越感到這句話不適當而且太平淡——儘管這一宣佈會叫他父親氣得說不出話來或者使他殘忍地高聲狂笑起來。

『你根本沒有好好地考慮過這個問題。』他父親嚴厲地說。『我相信我在家裏並不是個暴君。假如我看到你對於另外一種工作有甚麼根深蒂固的興趣，我是會讓你去的。然而你並沒有那樣的興趣。你無非故意要使我的願望不能實現。你就是犯了年輕人反對一切的一種無謂的思想。』他的嗓子提高了。『沒有別的。你以為這是表現個性，其實並不是。反而暴露出自己缺乏個性。如果我不管管你，你會走上墮落之途的。』

『那我還不如儘早就走呢。』基特回答說，一種無能為力的憤怒使他顫抖起來。說話的時機到了，可是他無法說出來。等一會兒，等一會兒，讓他先說個痛快。

停了片刻，他父親慢吞吞地說：『聽着。我不希望我們說出甚麼日後會懊悔的話來——我們永遠也忘不了的話。我給你兩個星期的時間去考慮自己究竟選擇甚麼道路。』

『這是最後通牒。』

『是的，如果你喜歡這個名詞。要末你到廠裏來，否則就出去，不必再回來了——隨便你幹甚麼去糊口也可以。我想你總該知道我這個人決定了一件事情就絕不更改的。假使你願意走你自己的路，那很好，你就去吧，可是永遠別再來見我。而且不要以為懇求和眼淚會叫我再給你一文錢。你明白了嗎？』

基特點點頭。他沒有法子說話。如果一開口，他會忍不住哭起來，或者說出甚麼不可饒恕的話來。

『好。今天是幾時？星期五。你的限期可以到十八號。』

春天
被函索了

基特點點頭走了出來。當他關上門的時候才想起來根本沒有提自己政治上的決定。他沿着走廊走過去，心裏感到一陣迷迷糊糊的驚駭和安心——驚駭的是那最後通牒使他大大地惶恐起來，安心的是這個問題終於公開提了出來。

喬愛絲的房門開了，她站在門口，身上穿一件紅晨衣，上面繡了金色的向日葵。「怎麼回事？」她用嘶啞的聲音輕輕地問。

他一直走過去，可是她那皺蹙的臉，着慌的眼睛，使他感動得發生了一種不常有的憐憫。最重要的是，他很想和人談談，任何人——即使是喬愛絲。「跟你沒有關係的。」

她退後一步讓他進去，然後把門關上，身子靠在牆上。她是在摹倣電影裏的受了驚的女主角罷？他想，還是受了驚的女主角成功地摹倣實際生活裏的做作的事物呢？然而他還是不由自主地對她抱有同情。他們兩個人都是他父親那盛氣凌人的意志和唯我獨尊的脾氣的犧牲品。「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沒有甚麼。我們作了一次政治性的爭論。我以為他現在也該知道我是有我自己的主張的。」她不信地盯着他。「你沒瞞上甚麼罷？」

「當然沒有——」

「好罷，別着急。你要不要喝杯酒？可是小心點——別坐在我床上。」你難道不看見我把衣服都鋪開在床上嗎？」

他想回頂她一句，但忍住了憤怒，又回到門口去。不，他不要和喬愛絲聯成一氣，他不能告訴她任

何事。可是他這時候對於和他父親的那一段談話已經感到舒服一些了。

*

*

*

*

他們在新戲院看完戲出來，沿着聖馬丁巷走去，夾在散出來的觀眾當中高談闊論地評論着剛才看的巡官來訪。白里安一把抓住他們兩人，把他們拉進了索爾茲巴立酒館，他從人叢中擠到櫃台邊要了三杯苦啤酒。柯林和基特站在門帘附近，想聽聽那個有鬍子的人在對右手那張桌子邊的一羣人究竟說些甚麼，就是他那本論戰雜誌引起了柯林的注意。「我完全同意，」酒館裏嘈雜聲略微平靜的一刻裏他們聽見他這樣說，「批評必須和它所評的對象同等地具有自我中心的藝術性。」一個穿了藍色外衣頭髮垂到背上的姑娘探身向前懶洋洋地說了句甚麼。

柯林決定自己也來開始一番高雅的討論。「至於普里斯萊的劇本呀，」他說，把嗓音提高了，變得越來越尖，「我認爲這整個玩意是不正當的。」他把最後幾個字着重得那麼厲害，以致差不多是尖叫了，引得那個藍衣服的姑娘對他輕蔑地看了看。「不正當的，」他重複說。「就像契訶夫的海鷗似的，不過顯得更野蠻一些就是了。當自然主義戲劇由於過份乏味而開始衰亡的時候，戲劇裏就借重象徵——就好像另外一張有重要社會意義的東西的單子。你在舞台後面掛上一幅幕，」他用手從上到下地撫摸着自己身旁的門帘，「每個人都神秘地提到這幅隱藏着甚麼東西的幕。虛偽、恐懼或者其他隨便甚麼的象徵。要不然你就在舞台前方的桌子上放一個大花瓶，於是這個乏味的戲裏那些乏味的女人們就都成了了不起的女人。她們成了萬物之母。」

「你的意思我半懂不懂，」基特說，他對於那藍衣服的姑娘比對柯林的言談還更感興趣一些。「那麼在這齣戲上怎麼講呢？」

「關於一個乏味的中產階級家庭的一齣乏味的戲，」柯林諷刺地說。「加上敲門的聲音。我們大家都聽說過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於是那個乏味的巡官也就變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巡官了。罪惡在敲着我們每個人家的門。」

「唔，是的，」基特說。「可是爲甚麼不呢？我倒覺得這樣還不壞。」這時候他的興趣已經從那個穿藍衣服的轉移到一個滿頭緊緊的小髮捲的姑娘身上，她靠着一根柱子站着，手裏拿一杯威士忌酒，旁邊有個戴眼鏡的矮男人正踮起脚尖朝着她耳朵裏喊着。她的眼光和基特的碰上了。他舉杯示意望着她喝了口酒，她也慢慢地舉起杯來，喝了一口，可是沒有笑容。

「那是非法的，」柯林說。

「哼，如果一個嬰孩的父母沒有正式結婚，他自己並不因此比別人不像人呀。」

「甚麼人？甚麼東西？甚麼地方？甚麼時候？」白里安追着問。「來來來，快把杯子接過去，要不然我快給砸了，我可沒有三隻手啊。」

「柯林想出了一套道理來批評這齣戲，」基特說。「至於我自己的意見，我却還喜歡這個戲，我並沒有甚麼理論根據。」

「我也有同感，」白里安說。「不過我覺得最好再多一些詩意和色情，就像所有偉大的藝術品那樣。不過對於我們這個容易對付的小小的世界來說，這就可以了。但願巡官老爺今天晚上去訪問訪

問我們這個強大國家的一二百萬中產階級家庭，趁這些板着臉白以爲是的倚靠無辜者的血爲生的人正在打呼嚕的時候。」

基特在拚命回想剛才看戲的時候他曾經覺得這個戲使他聯想到甚麼東西，當時他感到這個印象不可磨滅地銘刻在自己腦海裏了，可是現在却完全消逝了。從有一些地方來說，這個戲好像是講的自己家裏的事，他想，然而這又不完全是它所表達的。儘管如此，祇要一想到他所看過的，他就覺得自己對於他父親那最後通牒的抵抗力增強了。看到第三幕的時候，他覺得在心坎深處下了一個決心，要不顧一切犧牲決不屈服，決不選擇一種他認爲錯誤而且有損人類尊嚴的生活方式……是的，這一切。這個戲使他相信堂皇的字眼，崇高的字眼，這種字眼他過去總是不敢用的。爲甚麼我們認爲一個完全正當的衝動是可恥的事呢？他困惑地問自己，好像他終於發現了他自己的懼怕、羞恥、逃避和懷疑的泉源。

「這齣戲太膚淺，」柯林堅持說。「它用一種俗氣的社會學來代替善惡的真正問題。善惡問題原本是一個宗教上的問題，」他接着說，「宗教上」這幾個字結巴了半天才說出來。

「亞當、夏娃和捏我一把那個戲也是這樣的，」白里安說。「要是裏面有那麼半打唐姆·奧貝蘭的淫猥的歌曲，而結局說明巡官原來就是主犯，「一家之長」脫掉假面具之後原來是艾德禮，那麼一來，其妙處一定和莎翁名劇一般無二。現在這個劇本既然不過爾爾，我們還是喝酒，感謝那位小小的普里斯萊先生，上帝保佑他那九開金做的心，等等一切。」他唱起來：

『約克郡裏有人講，

普里斯萊那混蛋先生想稱王。』

『放下酒杯罷，小伙子們，咱們走。奔霍爾本去，那邊的酒館十一點才關門呢。而且我還認識一位小姐。』

可是到了街上他却站住了，嗅着清涼的夜間空氣。基特在門口留戀着不走，想看看那個高傲的靠在柱子上的姑娘會不會用眼睛來對他表示些甚麼，可是那時候她正在同一個禿頭的有一把濃密的大鬍子的人在談話。『你說我們上哪兒？』

『我改變了主意啦——或者不如說我們的道路改啦。我們還是走史特蘭大街，看看薩伏衣飯店那個布爾什維主義的發源地的情況如何。』

他帶路經過聖馬丁教堂和嘉陵十字廣場。柯林還要繼續談論他那形而上學的善和惡，甚至還引據基爾嘉德的恐懼與顫抖裏的話，却同一個趕着乘公共汽車的胖胖的姑娘撞個滿懷，他提高了嗓子，好像急於要擋住甚麼引誘似的。『你不能把犯罪問題歸之於一種外界的力量。那祇是內心恐懼的一種引伸。有社會意義的文學是逃避現實的文學——被精神上真正的痛苦和矛盾嚇住了。你必須堅忍不拔。你要靜靜地忍痛地應付一切。……』他結結巴巴地說着，撞在一根電線桿上。

『到時候我們會給你買一面哈哈鏡和一個嬰兒用的假奶頭讓你去吮吸。』白里安說。『但是我們

男子漢可厭惡甚麼象徵獅徽的，噦噦喳喳那一套。再過幾分鐘，我們就會看見巡官老爺和他的手下在執行他們經常的「敲」的工作了——敲那些英國老百姓的腦袋，因為他們起來反抗有錢有勢的偽善的統治力量。」

他們走近了薩伏衣飯店，穿過馬路到警察趕着糾察隊走開的地方。剛在他們到達以前，大概總是有什麼人頂撞了警察，這時候有兩個警察架着一個人從薩伏衣飯店出來，走到史特蘭大街的人行道上來。

「我剛才告訴你們甚麼來着？」白里安說。

基特站在那兒看着糾察隊。其中有一個瘦瘦的女孩子有點駝背，淺黃色頭髮蓬鬆着，他忽然感到迫切地希望知道她的感覺怎麼樣，希望進入她的世界去。她那個世界對他說來是渺茫得稀奇的，黑暗的水流裏閃爍着兩個完全不同的個性的光芒。我要到倫敦來，他想。我要擺脫一切，來到可以認識她或者可以認識像她這樣的人的地方。擁抱她就好像擁抱另外一個行星上的女人似的，可以得到一種新鮮的感受，尋求與出乎意料的器官相結合而破裂了神秘的處女膜。一個脆弱而勇敢的身體面臨着新鮮事物的天地。他由於默想這個女孩子而產生的一段古怪的持續的興奮終於被打斷了，有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啊，是基特呀。」他回過頭去一看，原來是和他乘同一隻運輸艦到印度去過的海禮·曼遜。

「好啊，海禮。」他說，自己也不知是喜是惱。「我以為你回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去了呢。」

「我是回去啦，」海禮用他那略帶啞啞的嗓子說。「但是那並不妨礙我到這裏來做做夜班。」他

向前走動，一面對基特做手勢。「停下來太久就會出毛病的。從黎芝來的罷，是不是？」

「對了。得了個學士學位，還是二等榮譽生，可是前途茫茫。」

「在這個腐敗的社會制度裏誰都是前途茫茫的，」海禮說，基特的原意是想說明他個人沒有甚麼用處的感覺，可是海禮却替他歸納成一般化了。「不過甚至於整個英格蘭都在前進着——，信不信由你，正如老伽利略○所說的。你比我早回家一年的樣子。我一直想給你寫封信。可是一切發展得真快，對不對？」

聽聽海禮的愉快的聲音，他那隨隨便便的談吐，總是假定別人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基特心裏冷了半截。實際上，他多少倒還同意海禮剛才說的話，不過就是不喜歡他那相情願的假定。固然，薩伏衣飯店的罷工祇是一個簡單的事件，但是你不能把戰後英國的整個複雜的問題看成祇是把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工資太少和落後份子收容到工會組織裏來的問題。他朝四週一看，看到白里安正在跟一個糾察隊員滔滔不絕地高聲談着話，而柯林正小心翼翼地在外圍走動着。

「我們不過是到倫敦來玩一個晚上。剛看完普里斯萊的戲。下次我來多住些時候，也許我們就可以見面多談談了。」

「我總想寫封信給嘉文的姊姊，」海禮說，「昨天我還想起來的。你寫過信給她嗎？」

「沒有，不過我始終沒有你跟他在一塊的時候多。」

「不過，我們大夥兒都在一道過得怪愉快的……」

○ 伽利略：十六、七世紀意大利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力學原理創始人。——譯者註。

基特忽然感到慚愧起來。是的，他們曾經在一道過得怪愉快的，可是不知怎麼在軍隊裏的時候他就沒有像現在這樣注意到海禮的黑黝黝的皮膚，略微嫌厚的嘴唇，以及他那過於自信的態度。爲甚麼呢？他不願意承認他自己躲開海禮的友情是因爲一個猶太人在軍隊裏和退伍之後是有所不同的。從個人關係上說來確是如此。他對自己說他的態度並不是由於有偏見的關係，事實祇是因爲海禮的舉動有些不機靈，自恃，有些要壓服別人的樣子。可是，他們談着談着，海禮那樣滔滔不絕地總是假定他們之間在軍隊裏的共同經驗的基礎上有一種密切的關係，使他毫無抗拒的餘力。他感到：歸根結底，只有在軍隊裏過的才是合理的生活方式，有許多在平常生活中會成爲很可笑然而很尖銳的問題，在軍隊裏却完全掃除了。他不由自主地開始對於海禮的善意的假設起了共鳴，也認爲他們之間仍然有一種持久的聯系，仍然有共同的思想。

『有機會到黎芝來玩玩嗎？』

『暫時還不行。可是這次我們的見面使我感到我們應當保持聯系——你和我，和狄克·白士德。我明天就寫信給他——我知道我在什麼地方留着他的地址呢。還有嘉文的姊妹。』

他停了脚步，開始在口袋裏摸索着。近處牆影裏的一個警察走過來推了他一把。『走開吧，你擋着路啦。』海禮往前一衝，撞了基特，把他的脛骨撞踢痛了。基特心裏直冒火，對海禮和那個警察都生氣來。他往旁邊一站讓海禮過去。

『以後再見吧，』他喊着說，又回到史特蘭大街上那羣看熱鬧的人中間去。有一個穿了禮服的男人和一個裹了白色皮裘的女人轉過路角逕向旅館裏走去，他們不得不走路因爲出租小汽車都罷工抵

制了。那男的略爲低着頭，可是那個女的却高視闊步，眼睛狠狠地瞪着前面。「下流東西，」她用冰冷的清楚的聲音說，基特對於她的態度很有反感，同時又急於想解釋他自己並不是罷工工人之一。一瞬間他恰好看見燈光正照射在她的蒼白的臉上，眼圈上有一層奇怪的蛋白色的光澤。

「快點，快點，」白里安說，拉拉他的袖子。「霍爾本，醇酒和女人。按照英國習慣，那就是啤酒和娼妓。要是咱們運氣好，還可以見到我那嬌媚風騷的璐西，她會帶我們到她家裏去請我們吃油螺，喝威士忌。」

可是璐西不在那兒。白里安吹的牛好像總是兌不了現。「我去給她打個電話吧，」他說，但是打完了回來搖搖頭。「她不在家。沒人接。不過你們瞧瞧那邊那個紅頭髮的。要不要我替柯林去弄過來？你祇要開口就行了。」他一口氣喝下了一大杯啤酒。「咱們還是移民到猶嘎且去得了。那真是個絕妙的地方，死在那裏最合式。可是這會兒，我們要先到海盤車俱樂部去喝上一杯。我認識那兒的老闆娘。」

但是海盤車俱樂部的守門的却說裏邊客滿了，或者關門了或者甚麼的。他滿口波蘭音，而且重傷風，他們簡直聽不出他說些甚麼。白里安還想再去找找璐西，可是其餘兩個人都主張鳴金收兵了。他又建議趁夜車去找他的一個雕刻師朋友，那個人住在司坦斯，養了兩個情婦外加一頭澤稷島的乳牛，他們大聲反對了他這個建議。星期五以前我得作出決定呢，基特想，心情突然變得沉重起來。我要到倫敦來從事寫作，縱然餓死也不管。我決不屈服。

○ 猶嘎且：黑西哥地名，這裏是指倫敦一家同名的飯店。——譯者註。

施溫頓先生那天吃完早餐，正要離開飯桌子的時候冷冷地對基特說：「下午三點正，到工廠來見我。」施溫頓太太抬起身想站起來跟着出去，却又坐了下來，嘆了口氣。瑪格麗特和黛安娜張着嘴瞪着眼睛直看基特，但是基特却故意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情。喬愛絲今天居然起個早來吃早餐了，她穿了一件很合身的毛衣和打褶的裙子。一面把香煙熄滅一面問：「這是怎麼啦？又是誰倒霉啦？」

「我知道的時候再告訴你。」

她冷冷地喉嚨裏笑了一聲。黛安娜問她笑什麼。瑪格麗特是不喜歡喬愛絲的，她轉過身去告訴她母親說她要練習曲棍球，可能晚一些回家。施溫頓太太愛撫地問基特還要不要添點茶和烤麵包。

他上樓到自己的房間去，但是書却看不進。家裏一聲一響都使他感到像被圍困了似的，像被母親的低聲下氣的態度所包圍，受家裏無數鬼魂和一班冷嘲熱諷的姊妹們的暗查偵察。他拿了大衣帽子走出去了。

無論如何他得作出決定來，但是每當他試圖聚精會神地去想那個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問題時，他的思想變得模糊，沒着落，化爲瑣碎的小事情了。他有一種玩世不恭的信念，認爲反正一切都已經決定了，何必多費心思呢？然而按照什麼原則來決定他却又不大了解了。我是不讓步的，父親老是爲所欲爲。兩條路都同樣不能改變，下午三點鐘，哪條路會佔上風呢？

在路上走走，也不能幫助他的思想，過了一陣，他覺得需要跟人談談。最近這些日子他想同白里安和柯林談這個問題，可是儘管他心裏在盤算怎樣開口，怎樣陳述他那套道理，來說明他所採取的堅

定不移的立場，一到了將要真的說出來的時候，却又軟弱下來，感到沮喪，十分難爲情。除此之外，他又胡瞭別人會說些什麼樣的話。白里安會說，「管他媽的什麼獨裁者，把你的銀行存款都取出來，大夥兒到塔希堤去罷。」柯林呢，他會說，「盡情去同權威作渺茫的衝突，而不是固守自己的靈魂靜默無聲，那真是一種精神上的誘惑。」他們自然可以隨便這麼說——白里安勸人想入非非跑到塔希堤去，自己却毫無這麼做的意圖，柯林要維護他自己生活中所缺少的安全，勸人付出被索取的代價以壓抑妬忌。他們兩個人都錯了，也都對了，都是風馬牛不相及。我要享受一切，他想，同時又要詛咒那個我在裏面從小長大起來的腐朽的環境。我要保持我在社會上的地位，衣食住沒問題，又不受人欺侮。怎麼樣？

他腦子裏想像着幾條大概可能走的路子。幻想着自己要自食其力，過着荒唐的飄泊不定的生活，追求一種自我表現的理想。幻想自己成家立業，同母親稱之爲「好姑娘」的結了婚，每天上班，同黎芝——柏萊福特工廠未來的老闆們和羊毛商人們會面，正如同他父親今天所作的一般模樣，以一種和藹的口吻高談着同樣無聊的閒話，來掩蓋他對於足以謀利的每一件小事的濃厚興趣。

不管哪一條路都像是不堪設想的，都同他這個正在近郊沿着活籬、車房、一排排柏樹和籬笆走着的人毫不相干。這時候一個富家女人從柵欄那邊走過來，語音清脆，聲調自滿，在評論着天氣或者草籬，叫喊一條沒精打采的狗。剪草機在柔和的秋天的陽光下嘎嘎作聲，鉸刀的聲音，有人把汽車從車房裏開出來的聲音，一棵患鏽病的柏樹裏麻雀吱吱叫着的聲音。他就像掙脫了這種無聊的中產階級的舒適而逃了出來，這種舒適標誌着精神最終極的墮落。好像是走過了無窮無盡的籬笆的逃犯，被屏

棄，被流放，然而又仍舊被禁閉在可怕的混沌之中。郊區那一棟棟的小房子走盡了，出現在眼前的是顯得很擠的一排排的房子，灰色不平的石頭，或者薰黑了的紅磚頭，那些千篇一律的紗窗帘和門口那些白沙石的台階，難看得很。這些房子一個連一個地站着，好像在貧苦落魄中團結一致。古板的虔誠的宗教信徒，是人們自絕於自己和自絕於世的最完善的標誌……

在他那憤世疾俗的心情中，並且憤恨他父親強迫他去決定一件像同他真正的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於是 he 要想解決問題的一番努力也烟消雲散了。至於他真正的自己，那到底是什麼呢？假如歸根結底這個問題同他沒切身的關係，那什麼對他才有切身的關係呢？

他一直在想要在下一個站上公共汽車，然而有種力量在推動他走下去。雖然這種有規律的動作並不能在精神上解決什麼問題，它却開始使他鎮靜下來。他走着走着，直到後來向四周圍一看，才發現自己差不多已經走進了市內了。

他在口袋裏的拳頭本來握得緊緊的，現在他把它們鬆了，決定喝杯咖啡去。他站在人行道邊上，看着周圍的人們，好像是第一次看見他們似的。爲什麼這樣忙忙碌碌，趕來趕去，發愁，狂熱，發脾氣呢？有的是光明肥沃的處女地，爲什麼他們偏偏要聚居在這個黑暗龐大的叫做城市的怪物裏呢？他們活像一羣羣小蠅虫，在複雜的然而毫無意義的陣容和組合中紛紛移動着，都以爲冥冥中的帶強迫性的主宰就是他們自己的意志，悠悠蕩蕩地回到家裏，疲倦不堪地上了同老婆睡的滲透了汗的臥床，在吃早餐的時候扭開了正在與致勃勃地撒謊的無線電，再次聽聽人家說自己是真的無形的幽靈。

這種心情一會兒就過去了，於是他轉向左去。他覺得他是生活在另外一個時代，不是過去就是未

來，反正不是現在。他覺得他那漫無目的的行動實際上就是重複富有重大意義的行動。他像在找什麼人似的，或者說，他戰戰兢兢地在前面跑，後面好像有人在追趕他。對了，有人。他走進一家咖啡店，想起從前曾經來過這個地方，大概四年之前，在他被徵入伍前不久，和海倫·德萊弗來過一次，他記得她那次好像是全神貫注地聽他說話的。是的，就是從那天起他開始真的相信自己了，相信他是有他個人的意見的。她當時睜大了灰色的眼睛，把鬚髮抖鬆了蓋在耳朵上，她現在在哪兒呢？在戰爭最後的一年，她到別處去了，但是誰也不知道她上甚麼地方，也許她倒像當時他所估量的那麼聰明呢。

他去尋找角落裏的那個座位，皮墊椅子，就是上次他同海倫吃茶的地方。然而那個座位現在給一對男女佔了，這兩個人坐在那裏不說話往後仰靠着，肩膀緊貼着肩膀。他走到窗口去，但是想的什麼却又忘了。他喝完咖啡，抽了根香煙就走了。那對青年男女還在那個角落裏，一言不發，沉浸在快樂中。

他走上第二條街，經過一座有許多辦公室的大樓，他停了一會兒又走回去，看看「燕遜律師事務所」的牌子，他猶豫了一下，終於爬上滿是塵土的樓梯，到了三樓。「燕遜先生在辦公室嗎？」他問那個長了滿臉疙瘩，頭髮梳得鬚曲光滑的青年。辦公室的牆邊堆了一排排文件鐵櫃，那個青年從這裏一張小桌子前站起身來。

「約好的嗎？」

「不，我是他的表弟。我剛經過這兒……」他朝四邊看看牆邊的櫃子，那上面有白漆銅片上寫着顧客的姓名。

「除非有約，不然燕遜先生是不接待客人的。」那個年輕人說，神氣活現地以把一位不速之客趕走爲樂。

基特正要走，這時候裏面一扇厚厚的橡木門打開了，燕遜把一位矮小禿頭的顧客送出來。這位顧客一直在結結巴巴地抗議：「對，自然咯，對，對，自然咯，那麼那麼——」。

燕遜客氣地握手送客，然後轉向基特：「喂，基特，你怎麼來啦？」他冷冷地但是和氣地揮揮手打發這個顧客走。「對了，葛特齡先生，凡是法律上能辦到的，我們一定盡力。」

「祇要給他封信，吓……吓唬他一下，」那位顧客冒出這句話。

「我們一定盡力。」燕遜挽着基特的胳膊，把他帶進他自己的辦公室。「好久好久沒見了。對了，我想整整有半年了。」他那對眉毛善於表達甚至是最輕微的顫動和法律理解上的疑問，這下子却略帶好奇的神色。「請坐請坐，老弟。」

「我不想佔用你的時間——」

「談十五分鐘好啦。」燕遜看看自己的手錶，和那純粹大理石壁爐上面的那座純粹大理石檯鐘對了一下，「我回頭要接待的一位顧客是一個最守時刻的人。並且是一個很有錢的人，要是不按時接待他，那就不得了，因此，咱們就談一刻鐘吧。」他撿起一把裁紙用的象牙刀子，雙手輕巧地拿着。

他不過四十歲出頭一些，父親死了才兩年，他克紹箕裘地繼承了律師業務。基特不明白自己爲什麼上他這裏來，他同燕遜其實並沒有什麼深厚的交情。燕遜讀過不少書，過去表兄弟倆曾經很多次愉快地然而茫茫地談論過文學，並且在五年之前曾經一起在衛斯特摩蘭度過一部分的假期。「我想我到

這裏來是爲了要得到一些法律上的指教的……或多或少，」他慢慢地說，現在不能不把腦子裏所想的一切或者至少一部分問題和盤托出，他感到舒服得多了。他摸出一塊手帕擤了一下鼻涕。

「什麼事情呀？開車過快被警察局傳了嗎？」燕遜大笑起來，用裁紙刀輕輕地敲着自己的鼻子。「難道真的是爲了違反婚約被控嗎？」

「哪兒的事。你知道嗎……」基特臉紅了。「我上這兒來並不是想耽誤你的時間。我在想如何解決問題。我必須在三點鐘以前找點事幹幹。」他感覺到燕遜那雙尖銳的眼光盯着他。「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想得到你的指教的……還是那個問題……父親又在逼着我參加工廠的工作了。」他突然停下不說了。

「比平常用的壓力更大一些，是不是？」燕遜鼓勵他說下去。

「是的……事實上他已經下了最後通牒了。要不是我出去謀生，就是我進去繼承家業和這一家的罪惡。」

「最後通牒——到三點爲限？」

「對啦，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但願可以對他說「去你的罷」，」他笑起來。「滑稽的就是我現在是個社會主義者——雖然他還不知道。你看我是不是有點太傻呀？」

燕遜也笑了。「既然現在是暴露思想的時候，我也告訴你一件事情吧，但是你可別再跟別人去講。在大選的時候，我幾乎投票選工黨了。你知道，我父親是一個老派的忠心耿耿的自由黨人。在他的心裏他存在一個簡單的信念，那就是人是性本善的，自由貿易，人與人之間自由地交往，就必然會造成平

等與博愛的。是的，我已經丟掉了他這些教條了，但是我還至少保存了他一部分的信念。去年當我跑到投票箱邊的時候，我覺得好像父親就在我的身旁，要我冒個險投工黨的票，儘管他多少年來一直是個徹頭徹尾的反社會主義者。我對自己說，人民在動起來了，拒絕再負起以前的負擔。假如保守黨重新掌握政權，那麼什麼都會發生——甚至革命也會爆發的。我一直在回想傑斯特頓[○]的一句詩：因為我們是英格蘭人民，而我們還沒有表示態度……好，我一時糊塗終於投票反對工黨了。但是我想我是錯了。」他把雙手一攤。「你可得保守秘密，不然你就會毀了我的名譽的。我跟你說了是因為我認為你應該聽聽。」

基特深深地感激並且感到非常快活。即使是燕遜假裝暴露思想來幫助基特消除犯罪的感覺。反正對基特來說，現在的世界就跟五分鐘之前的世界有所不同了。「好吧，那你說我該選什麼路呢？」

「我可不說你該怎麼樣，」燕遜回答他，一面往椅背上一靠。「但是我願意奉勸幾句。要是你心裏確實認為必須要幹什麼——就是說如果你認為某一件事不幹你就坐立不安或是感到神情恍惚，那麼你就該不管三七二十一幹下去。然而切不可使你自己或者別人無端忍受痛苦。拿我個人做個小例子來加以說明吧。你知道我本來很喜歡畫畫的……」他沒說下去，把裁紙刀放下來。「我想不必詳細地談這個了。」

「我想對自己對別人都忠實，」基特開始說，接着漸漸有點思想混亂起來。「我看祇是因為我對自己沒把握，所以問題發生了。我有我的信仰——有時候我還覺得這些信仰是最關重要的東西，並且

認爲它們已經根深蒂固了。然而當我爲它們辯護的時候，我又感到有些歉意，搖擺不定，像是諷刺似的。我剛才說我現在是個社會主義者，這是事實。可是這並不因爲我喜歡社會主義，而是因爲我更討厭所有其他的主義。作爲一種主張，我可以贊成社會主義。可是工黨呢——嗨，我越是多注意它，越看清楚那批老妖怪的頭角上新裝了假神光在欺騙人。」

「你這話自然很有道理，」燕遜謹慎地說。「然而還是——」

「是呀，」基特帶着刻薄的口吻說。「然而還是……我的感覺就是如此。當你真的測量溫度的時候，你感到不冷不熱。然而它却很實在，足以使我的一切昏天黑地起來。那麼我怎麼能夠進工廠，準備有一天繼承父親那副頗爲骯髒的家業呢？我也許不贊成那種描寫大腹便便的資本家的漫畫，然而我又不明白我怎麼能做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又兼一家大工廠的經理。」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可以，」燕遜說。「就是最熱誠的社會主義者也得承認國家的工業必須維持下去，一直到收歸國有那天爲止。現在假定那一天還遙遠得很，工人們得到一個同情他們的要求的人管理工廠豈不是更好一些嗎？」

「我曾經想到這一點，」基特懇切地說。「但是如果真的是兩者不相容的話——他臉紅了，吞吞吐吐地說——」就是勞資之間有基本的矛盾——假如沒有，社會主義也沒存在的理由了——那麼你就不能真的進行調解了。」

「我想這是同工黨很多的領袖的主張相抵觸的。除非我記錯了，他們對各種調解辦法，混合企業等等都很熱心。我認爲他們並不是很激烈的，你知道。我們可以相信他們不至於幹出魯莽的事情來。」

而且還有各種合營的企業之類你可以去辦的。」

「是的，」基特半信半疑地說「我想會是這樣的。」

有一會兒大家都不說話。基特注視燕遜的安詳高傲的臉，想明白他到底是怎樣想法的。突然他想出一個主意。他把腰挺直起來。「怎麼樣？」燕遜問他。

「我忽然想到，如果我進工廠做事，同時告訴我父親我是個社會主義者並且打算堅持我自己的主張，我想這麼做我可以保持自己的自尊心的。」

「那樣也許對大家來說都是最妥當的。」有人在敲門。「好了，老弟，我看你恐怕得走了。這回你來找我談我很希望對你有所幫助。我也用不着多說，你來找我談使我多麼受寵若驚……」他一面說一面挽着基特的胳膊，領他到門口。「給我問候大家，特別是我的姑母，令堂大人。告訴她過些日子我會找個晚上去看她……現在事情太忙……」他緊緊地捏了基特的手一下和他分開，轉向那個正急於要進來的身材高大的人說。「我沒有勞駕久等吧？」那隻大理石鐘正在噹噹地打兩點三刻，好像是爲了表明這家律師事務所恪守時刻的信譽。「請進來吧，馬克爾先生。」

到了樓下，基特呆了一會兒，瞧瞧銅牌上的名字，然後走出門外。這回他的步子比較輕鬆了些，愉快了些，雖然也間或停頓踟躕過好幾次。

「你完全準時，」他父親說。「很好。」他往後仰在那張深藍色皮轉椅裏，對基特看了一眼，然後看看他那張整理得井井有條的桌子，那是一張不加油漆的橡木做成用克羅米裝修的桌子。他面前擺

着一個四方的墨水池，「收件」「發件」的公文筐裏面祇有一兩封信，一個電木的煙灰缸，一架電話機。

基特本來想安詳端莊地坐着等待他父親來懇求他答覆，然後再慢條斯理地一步步地說出自己接受了他的建議。但是這一會兒的停頓，使他侷促不安起來。在他父親的注視下，他有點不知所措。

「唔……我已經準備……我是說我要到這裏來工作……我的意思……」

他父親不動聲色地正對着他眼睛看着，清清楚楚地回答說：「謝謝你。你今天抱着這樣的態度來使我很高興。」

他父親聽到他屈服的消息之後，如此無動於中，這更把基特弄糊塗了。「可是我必須補充說明一下。」

「不能有任何條件，」施溫頓先生說，略帶嚴厲的口吻，但是仍然保持鎮定。

「我想你大概知道我是個社會主義者，」基特突然脫口而出，自己感到既笨拙又十分怨恨。

他父親定睛看了一會兒，接着俯身向前問：「這究竟是甚麼意思？」

「這就是說……我不相信現在事物這樣的安排……我擁護工黨。」

他父親一時沒有開口，後來他從口袋裏拿出香煙盒子，遞過來給基特。基特想拒絕，可是終於拿了一支。他父親也拿了支烟。基特摸出打火機來，給他父親點上了煙，自己的也點上了。他這樣做是不是爲了想拖延時間呢？他想。他自己可決定不先說話了。這場談話的開始他顯得太軟弱了些，可是現在他已經起來反抗了，心裏有把握得多了，儘管在鎮定的表面下還有一種七上八下的緊張心情。

他不願老盯着他父親的臉，但是他注意到他父親的臉色變得更陰沉更嚴肅了。

最後，施溫頓先生開口了。「很好。我們且不去爭論這一點。至少現在不必。我認爲你的行動很愚蠢。然而如果你誠實地遵守你參加工廠工作的諾言，那麼我也不打算干涉你在外邊的行動。祇是有一點，你必須明白，你一定不能爲了任何政治的目的而利用你在這裏的特權地位。誰也不許這樣做。」

「那當然。」

他們在厚玻璃窗透進來的黯淡四散的秋天的陽光中默默地對坐着。基特鬆了一口氣，也感到一陣得意，可是立刻又重新不安起來。究竟是他把他父親壓到下風裏呢？還是他自己跌入了一個再也逃不出的陷阱裏了呢？他父親的表情究竟是一種遮掩憤怒的假面具呢？還是承認失敗了？他是誠心地接受雙方的諾言呢？還是虛偽的講和而後邊正準備着一場埋伏？他究竟是一時狼狽不知所措呢？還是在拚命勉強自己承認基特也有自己的主意？基特的恐懼變成了一種溫情，感覺到自己的反抗並不是真正爲了說明立場，而是一種卑鄙的報復行爲；他絞盡腦汁想說一句和解的話，可是想不出來。他實在太不知道他父親這時候心裏在想些甚麼，是怨恨和奸詐呢？還是希望互相諒解呢？

施溫頓先生站起身來，把剩下的香煙在煙灰碟裏按滅了。「我帶你去見見潘寧先生——他是負責人事方面的。我想你最好先了解一下整個業務是怎麼進行的，然後再參加總辦公室的工作。」

九 泰因賽德

當琪恩·艾莫利到畢格萊市排隊買菜的時候，前面已經站了十幾個人了。一片灰灰的斑駁的天空，氣候已經冷得足夠叫排隊的人既不舒服又無聊。排在琪恩前邊的是華特老太太，戴着她那頂古老的黑珠帽，不時搖晃着她的腦袋；華特太太前面是年輕的凱特·托姆斯，一個月前剛結的婚，對不起，現在是傑克遜太太了，出來是爲她自己家買東西的，不是爲她媽媽托姆斯太太買了，托姆斯太太就是那位逢人就說她所有的孩子全是一月裏生的。我真是開始老啦，琪恩想，我明明記得凱特不過是個七八歲的小妞兒時的樣子，那次俱樂部組織郊外旅行，她穿的燈籠褲子掉下來了，在普維斯小街裏玩跳躍賽跑摔傷腳踝骨，可是現在她已經結了婚啦。『你好，艾莫利太太，』凱特回過頭來打招呼，『我說有人在背後看我呢。叫我肩膀都搖起來了。』她扭扭肩膀表示她的感覺。

『哎呀，』華特太太說，她耳朵聾得很，沒聽清她們說了些什麼，『你身上有蚤跳嗎，孩子？』

『你喜歡婚後的生活罷？』琪恩問凱特。『自從你的好日子以後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你呢。』

『喜歡得很，如魚得水似的，』凱特又扭了一下肩膀說，『我們在維特比真高興。你知道史提夫的姑媽把她夏天出租的一所小房子給我們住的。總算運氣好，一個甚麼人死了，所以預約的合同取消了。她而且是位好心腸的老太太哪，每天總來看看我們，還說我簡直是說不出的年輕不懂事。』

『她不像我們這樣了解你。』

「是呀，要我們化這些錢真是豈有此理。」華特太太用她那顫抖的尖嗓子在說，狠狠地搖了搖她那頂黑珠帽。「龍眼包心菜賣到一個先令一磅了，而且還有發霉的蟲咬壞了的。」

剛買完了菜的一個婦人，南珊·杜魯，沿着隊走出來。她把菜袋子張開給華特太太和琪恩看。「喏，瞧瞧，三先令九個半辨士呢。戰前這點菜要不了一個先令。」

「六個月以前也還不過值兩個先令，」琪恩表示她的意見。「這都是取消限制的結果。」

「那麼他們幹嗎取消呀？」南珊問。「菓醬也漲價啦。」

「雞蛋粉也漲了，」凱特尖聲說，很願意表現一下自己對於理家已經很熟悉了。「真是太不像話了。」

「如果是別政府上台，你也許還預料到會這樣，」南珊說，她穿着一件紅大衣，黑頭髮剪成童式。「可是爲什麼一個工黨政府也會這樣呢？」

「你去問問貝文罷，」琪恩說。「不過可別用黃瓜從他背後去行刺他呀。他的背是很敏感的，就像咱們這裏的小凱特似的，而且他背上已經插滿了刀子匕首，都是你我這樣的忘恩負義的人趁他彎下身去的時候幹的。」

「白菜要六個辨士一磅呢，」華特太太用顫抖的聲音對凱特說，這時候已經快要輪到凱特買菜了。「可別買啦，孩子。」

「你少開口，華特太太。」那個高大的懶洋洋的老闆娘喊起來，她正在把馬鈴薯放到秤盤上去。

「你別帶她走迷了路。」她對凱特笑笑。「我但願自己有錢，可是我沒有。」她把馬鈴薯倒在顧客的草編袋子裏。「好啦，乖乖，給你一棵刮刮叫的白菜。這白菜的心和我的一般大。」

「甚麼？甚麼呀？」華特太太問，使勁搖晃着她那帽子上的黑珠子。凱特回過頭來和她說話，可是在琪恩後邊的一個女人現在插了嘴。

「對於這樣一個政府你還指望甚麼呢？」

她的話和別人說的倒沒有甚麼兩樣，然而她的聲調却大為不同。她的聲調是玩哥爾夫球和橋牌戲的中產階級的好像高人一等的口吻，於是排隊的人立刻起了反感。她們儘管會使出全力去批評工黨政府，可是她們決不能聽任這樣一種高高在上的人來利用她們的不滿情緒。

「我們指望的多着呢，」琪恩說。「所以我們才埋怨。我們指望某種毫無用處的畜生都完完全全徹頭徹尾地完蛋。你儘管說你的廢話，不過假如我認爲你真有甚麼值得說的廢話，我倒會忘記我自己的憂慮了。」

「有的人到這兒來，希望能買到便宜貨呢，」南珊說。「她們自以爲天下是她們的。」

那個插嘴的中產階級的女人整齊地穿着一套裁剪合身的灰色衣裙，她不甘心被人駁倒。「就得像伍爾頓勳爵^①這樣能幹的生意人來管理國家呢。我並不是責怪政府，因爲他們根本不會管理國家。

你不能把一幫不見經傳的無知無識之徒放在職位上，而指望他們來管理像英格蘭這樣一個國家呀。」她堅持的時候激動得聲音都發抖了，帶着神經質的惡意。

① 伍爾頓勳爵：英國保守黨領袖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糧食大臣。——譯者註。

「假如我是你呀，」琪恩說，「我就趁可以走的時候走了。你要賣你那套膏藥却走錯了地方了。」

「這還是個自由的國家呀，」那女人尖刻地說。

「我也是這個意思。我們都可以說說我們對你的意見呢。你可不能壓制我們哪。」

這女人厲聲大喊起來。原來南珊在讓路給凱特走過去的時候，無意中踩了她的腳指。「這簡直是暴行啊，」她喊着，跛着離開了隊。「我要去叫警察。」

「對了，」琪恩安慰她似地說。「你快走吧，去找個好好的警察來。」

南珊回過頭來，還不太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那女人却嚇得往後退。她那個裝着水菓罐頭和肉食罐頭的口袋掉在地上了，罐頭滿處滾。那女人追趕那些罐頭，一邊抽抽噎噎，一邊怒氣沖沖地罵着。她那套緊緊合身的衣裙使她好不容易才彎下腰去。凱特本來想去幫着她撿，可是琪恩一把拉住她的胳膊。「留着你那份好心腸去給地獄裏的魔鬼吧，可別給這個開口閉口伍爾頓勳爵的中產階級女人。」她放開凱特走到那女人跟前。「快點兒滾回去吧，別等到你可以埋怨的更壞的事情發生。準是有人叫你來幹這種蠢事的。你自己就連做蠢事的腦筋都未必有呢。」

「我去叫警察，」那女人喊着，這時候她撒野似地把眼睛瞪着。對着琪恩揮揮拳頭，趕快跑開了。

「可是也許她真是到市場來買東西的呢，」凱特說。

「你可別以為那樣，」琪恩說。「她是個搗亂者。是家庭主婦團或者她們自稱的甚麼玩意的一份子。」她高興地笑着向四週看看，拍拍乾淨手上的灰。「好啦，娘兒們。現在她走啦，咱們自己可以罵政府了。我來開個頭。這批該死的卑鄙醜態沒有骨頭的馬屁精，帝國主義的走狗們。」

「我覺得這樣說好像太厲害了點，」南珊說，逗留着看這場糾紛的結局。「我可不懂這些話的意思，不過聽上去是很兇的。你從哪裏學來的這種話呀？」

「天呀，我可沒有學。我是生在格拉斯哥的。我的父親從前向我那可憐的母親求愛的時候就是這麼說話的。至於說我講這些話的勁頭呢，祇要有一天能證明我的話說錯了，那麼我就是英國最快樂的女人了，我要吻克里浦斯的大腳拇指頭。」

「怎麼回事啊？」華特太太問，她被那個家庭主婦團圓員的事鬧得莫名其妙了。「她是不是想搶在誰前頭先買菜呀？」

「你到底還買不買菜啦？華特太太？」老闆娘高聲喊。

「不，不要白菜，」華特太太說。「這個價錢，我吃了也消化不了，會成了我良心上的罪過的，塔傑太太。」

他在最後一封信上簽了字，把整疊信都交給了畢柯令小姐，她正站在旁邊等着他再給指示呢。他朝後仰靠在斜翹起的椅子上，用自來水筆桿尖輕輕敲着牙齒。他很喜歡這樣靜默地和畢柯令小姐在一起，她站在那裏，那麼馴順地和機警地等候着他的吩咐，而他在欣賞她的苗條的身段，她那頰骨寬大的面龐，和不施脂粉的膚色。他這樣注視她是無傷大雅的，因為首先假定了他是在考慮業務上的問題。畢柯令小姐還是和平常一樣，在襯衫的領口上戴着一個銀質大別針，以防翻領開口的地方太低。

這一道別針防衛線，使他有種感覺，假如讓這領口張開，所顯露出來的就會像好萊塢的廣告畫上妄想保持貞操的女主角那樣了；有一天，盛夏的時候，他匆匆走進來，發現畢柯令小姐沒有戴上別針。那個別針放在打字機旁邊，而她正在打着字；可是她背朝着他，等到她站起來送文件過來的時候，已經把別針放回它的崗位上去了。

『我想沒有甚麼別的事了。』

她轉過半邊身，但是並沒有走。好像這種說慣了的話已經等於一句口令了；半轉身，他不明白她這樣馴服究竟會到一種什麼程度。假如他接着說：『取下你的別針，畢柯令小姐！』或者說：『打開別針，芭拉！』又會怎麼樣呢？太陽出來了一會兒，在窗前地板上鋪了層黃金色的地氈；接着又同樣突然地消失了。

『行了。』

她轉過身去，他站了起來，對於自己的矯健很感得意。一個人做辦公室工作還得注意身體，否則就變得軟弱下去了；這不但對個人不利，而且大肚皮就是給那些跟他不對頭的工人代表們一個藉口。他閉緊了嘴。再過兩年，他就能好好地把自己的地位鞏固下來啦。都是維爾堅在帶頭背後說閒話，這是爲了還遠在克萊頓工廠裏的時候的舊怨；就是他說艾莫利在戰後第一次談判關於非熟練工人頂替的問題上把工人出賣了。可是想一想，我爲了爭取賈普福接受他們的建議裏的修正案費了多少血汗啊！我在這次談判裏可以說是問心無愧絕沒佔便宜，艾莫利回憶起來，皺着眉頭朝窗口走去，然而我得到甚麼報酬呢？人家感謝我了嗎？即使是一句簡單的肯定我成績的話，我得到了嗎？沒有，而我却

那樣長久地堅持着幾乎都快使談判破裂了。

他覺得畢柯令小姐在注視着自己。他旋轉身去，她立刻低下眼去。『我現在要出去一下。』他簡短地說。『要到三點半或者四點鐘才回來。也許上霍布遜那裏去轉轉。』

『克羅工廠裏的人打過兩回電話來了，』她提醒他。

他搖搖手表示不管克羅工廠。『那是些小事。我現在實在沒有工夫去理它。比這個重要的事情就有十幾件呢。目前我必須集中力量處理霍布遜的問題。』他向門口走去，經過的時候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好吧，芭芭拉。』他平常總是叫她畢柯令小姐，除非是像這種時刻——剛開始工作或者結束工作而旁邊沒有別人的時候，像詹·奧利佛那樣管周圍個個人都叫名字，給人一種不嚴肅的印象。他摸得出她那薄薄的襯衣裏面的纖瘦的肩骨，心想她不知穿幾件內衣。她一定是穿的像內衣廣告上畫的那種玩意兒罷，決不會像琪恩穿的那種祇求實用的而且她一定要補了又補的種種東西。有一回，他賭跑狗贏了錢，給了她五鎊錢，叫她去給自己買些講究的穿，可是她買回來了兩床毯子和幾罐裝修房子外部的油漆。

電話鈴響了，他感到畢柯令小姐的訓練有素的身子微微跳了一下。他走向門去。她對着話筒在說着：『是呀……對了……』接着用手遮住筒口，轉過頭來告訴他是誰打來的電話。可是他搖搖頭，微微一笑，把一個手指放在嘴唇上，走了出去。

在過道上他忽然想到手指放在嘴上的姿勢也許很像是飛個吻的意思，他不知道芭芭拉·畢柯令有沒有那樣來了解這個手勢。他想，在他和他的打字員之間略微有點性的刺激倒也滿愉快的，但是如

果再往下做，惹出一些糾葛，那就危險了，也許會造成醜聞，引起各種各樣的麻煩後果。

出了大門，他轉左走向最近的一家酒館去。近來他開始感覺每天到這個時候就需要喝杯威士忌酒。在早晨，要忘掉老一套刻板工作、零碎事情，如果你老放在心上就會使你困惑和不耐煩的那種亂七八糟的小事情。那麼就來杯威士忌酒吧，那可以把一切困惑、不安情緒、瑣碎雜事一掃而光，而且在你腦子裏造成一種情調，一種自信和容易得來的權力的情調。使你有一種遠離了那喧鬧爭吵的世界之感，那個世界本來要把你拉扯住，用各種各樣的纏結把你細綁起來，最後還要把你推倒。最重要的就是使你有一種安全之感，可以悠閒自在地對付放到你面前的任何重大問題。還有呢，就是一天工作結束的時候，再來他個一兩杯威士忌酒，於是回家的時候可以滿懷相信自己的地位鞏固下來了。

不過這一切總是壞在琪恩手裏，他想，一面加快了步子。他轉身走進酒館的雅座。當然咯，未必每天都能照着這樣安排的過活。但是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個規律，要不斷地壓制雜亂無章的枝節橫生的意外事件，使這些都配合一個人的意志的常軌，和一個人的發展着的力量。而且也不是爲了自己呀，他答覆着他自己心裏的一種反對意見，這種意見往往好像就是琪恩的話的回聲，一個人要保持這種規律也並不是爲了他自己。如果一個人缺乏果斷和權力感，他對工人們說來又有甚麼用呢？每天他在對付廠主階級，那個階級的人都是富於果斷和權力信念的，那都是幾百年幾千年來他們主宰着一切，做着人上人所鑄成的。用幾句慣用的煽動辭令和一些關於價值和剩餘價值的教條主義公式是不能打敗這種人的。不行，他們都是些詭計多端的老混蛋，百分之百地認爲自己了不起，相信他們那階級的神聖權利；我們必須以其人之法還治其身，漸漸地摸索出一套辦法，想出一些有力的計策壓倒他

們的一切陰謀詭計。

他踏着自信的步伐走到櫃台邊。站在一排排亮晶晶的酒瓶和鏡子前邊的是陶洛施，一個皮色黑黑的愛爾蘭女孩子，有人說她身上準有西班牙血，她把頭髮梳成長長的兩鬚分貼在兩頰上，說話帶着很重的多泥哥爾地方土音。她神色自若地敏捷地過去給艾莫利拿威士忌酒，這加強了他的舒適之感，他這幾個禮拜來覺得陶洛施似乎有幾分被他打動了心。

「準是的，我也不用問你了，」她說，一面把威士忌酒放在他面前。他對她舉了舉杯，喝了點。

「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在聖誕節前可以有一個禮拜假期？」她接着說。「我知道，如果我不回家一趟去看看我母親，她一定永遠不會原諒我的，因為她已經快完啦。」她在胸前畫了個十字。「可是說實話，這段路可真是又長又悶，而且等我趕到也許她早就死了呢。」她又畫了個十字。

他懷疑她故意這樣說，希望引起別人的其他建議，可是假使她以為他會把她帶出去玩一個禮拜，那她就看錯人了。「唔，反正你現在還不必作決定吧，」他說。

「我但願有人替我作個決定，」她靠攏來一些，傳來一陣廉價的紫羅蘭香水味道。「因為如果隨我自己的話，我就老是左思右想搞得頭昏腦脹。」

假如現在是芭芭拉在櫃台後邊提出這樣一個建議，他想，我也許還考慮考慮。可是一個人決不能在離家太近的地方鬧出亂子來。事情往往會那樣往回打擊的。他四面看看是否有熟人已經來了。有兩個人他模模糊糊有些認識的，走了進來，在東張西望，他們似乎被這雅座的富麗堂皇的佈置有點嚇住了——大概滿以為祇是個酒吧間呢。可是他們並沒有退出去，朝着櫃台——朝着艾莫利走來。

「艾莫利老兄，」其中一個說，一邊把鴨舌帽塞到衣袋裏去。

「是我呀，」艾莫利說，壓制住心頭的不高興。

「我們說會在這兒找到你的呢，」第二個人說，他有一邊面頰上有一塊疤，眼裏帶着不禮貌的神情，閃閃發光。

「是誰告訴你們的？」

「要不要告訴他，休伊？」有疤的人說。「好吧，我們告訴你。」他對艾莫利擠擠眼。「你不在辦公室。看門的說你走了不多一會兒。我們就扔銅錢看看該朝左還是朝右走，結果就向左邊走來。見了第一個酒館就進來瞧瞧，所以就來到這兒啦。」

「好，究竟有什麼事？我過一會兒可就得走了，」艾莫利說，盡力拿出最客氣的辦公事的禮貌，很和氣但是不太親密。說話簡潔，但是不太尖厲。

「我們是克羅工廠的，」有疤的人說。

艾莫利忍住不耐煩的心情。「你們喝點甚麼？」

「半杯苦啤酒，」另外那個人說，他長着個獅子鼻，很濃的雀斑。「兩個半杯，」他向陶洛施喊，這時候她早已走近來聽他們在談些甚麼了。「不，我來付錢，」他對艾莫利說。「你自己喝甚麼？」

「我行了，」艾莫利說。「上這邊來吧，」他帶他們到發亮的藍磚砌的壁爐附近一張桌子旁坐下，大火爐兩旁掛着黃銅的烘盤。「怎麼回事，弟兄們？」

「我們趁中午休息的時候趕來的。」

「我們打電話老找不到你。」

艾莫利等着，注視着他的威士忌酒杯。「唔，怎麼樣罷？」

「獎金問題上意見不一致。」

「他們把一個不熟練的工人派來做技工，想減低工資率。」

「你們把他弄走了嗎？」艾莫利問。

「糾紛還沒有解決呢。」

艾莫利嘆口氣。「我知道了。廠方說你們在戰爭時期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你們就說，現在戰爭結束啦。」

「對了。你瞧，我們就這樣來了個不同意，懂吧？」

「你們交了書面報告嗎？」

「已經寄出了。可是我們不想等着區裏來。」

「所以你們要我去替你們爭辯去？」

「當然咯。這是以非熟練工人擠掉熟練工人的開頭——並不是一種試驗。哼，才不是呢。不過，到現在為止，我們還跑在前頭一步。」

艾莫利喝了點威士忌，忍不住露出些厭惡的神情把心裏要說的話說了出來。「那麼，為什麼不替那個派來管機器的人定個工資率呢？」

靜了片刻。有疤的那個人回答說：「說說倒容易。可是那就等於降低標準了。那就正好叫廠方

稱心如意了。」

「你得想想學徒年限和長時期熬鍊出來的人哪，」另外那個人說。「如果我們讓他們派些不熟練的人來管需要高度技術去掌握的機器，那甚麼鬼事都會發生了。過一陣子他們就說，誰都會做這些活啦，還要甚麼鬼工資率呀。」

「不管怎麼樣，試驗一個人的技巧就是定工資率，」艾莫利堅持說。「你並沒有說那個人幹不了那種活呀。」

「我們已經表示了不同意，」那個有疤的人狠狠的說，艾莫利看出自己太過分了。

「別管我吧，我不過是開玩笑。我想看看你們會怎麼回答。我們必須爲我們已經獲得的一切保障而鬥爭，祇要廠方——」

「等到頭髮都白了爲止，」有疤的人譏諷地說。艾莫利現在認識他了，他是傑克·班茲，工廠代表之一，就是他在選舉的時候領導他那派人反對艾莫利的。我可得小心些，他想，這個雜種是來找岔兒和我作對的，他喝乾杯裏的威士忌酒，改用一種公事公辦的語氣。

「好吧，弟兄們。你們現在回去吧。我一有功夫就過來。我現在還不能立刻去。我還和霍布遜廠有個約會，不能延期的。」他站起身來。「再喝杯啤酒走罷。這回算在我的賬上。」

有疤的人搖搖頭，雖然他的同伴已經微微點頭，笑了笑同意了。「我們不能再等了。本來我們不準備呆這麼久的。好吧，咱們再見吧。」

另外那人接着說，「我們昨天就在找你。現在也許已經太晚，不能排在下一次工廠委員會議程裏

了。議程應該在今天早晨就發出去了。」

「是嗎？也沒有法子呀，」艾莫利說。

他們走了。他媽的，艾莫利想，他連一句謝謝你都沒有說。他很想回憶起更多關於這個人的事，這個人現在有變成他的死對頭之一的可能，那些人都是在工會裏的地下派，想在兩年之內把他趕下台。他爲什麼反對我呢？我想不到有甚麼時候得罪過他呀。

他發覺自己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威士忌酒杯捏得緊緊的。本來剛打算把杯子放在桌上，可是又回到櫃台旁。陶洛施問也不問就拿過酒瓶來又給他斟上。她靠攏來，這次她那紫羅蘭香水攪上她的汗味，倒沒有叫他討厭。「鬼事情一件接一件來，」他說。她靠得更近，嘴唇動着，好像在練習甚麼她要說的重要的話，可是門突然打開，克萊頓和基爾克賴思走了進來。艾莫利聽到基爾克賴思的一陣狂笑，被他表示親睦地重重拍了一下，轉身感到鬆了一口氣。

「好麻利啊，唔？」他拍着櫃台。「乾了罷，艾莫利。來三杯威士忌，陶洛施。過來，過來，我剛聽到一段妙的。」

信架子上沒有他的信，琪恩沒有給他寫。他感到又輕鬆又煩惱，走向電梯去，遲疑了一下，又轉身走到鷄尾酒吧間那邊去。擺脫了區委員會裏那種討厭的事之後，他原想直接回到臥室裏去的。可是他走近電梯門口，想到自己將要孤零零地帶了些煩悶念頭回到那個狹小的不親切的屋子裏去的時候，他感到需要和別人在一起喝杯威士忌酒。倒不一定和人家談話，至少要有人在他旁邊談着話。

在廠 能上走着使他的心裏舒服了些。雖然他每次要到約克去的時候總是對畢柯令小姐和琪恩說些埋怨的話，可是他倒也喜歡這樣換了一種莊嚴生活的新境界的感覺，使人尊敬因而也是有權力的感覺。往常他爲了節省，總住在一個比較小的旅館裏，但是這一次他懶得那樣做，就定了車站飯店，執行委員會開會也在這裏。他現在覺得幸而如此。否則像他現在這樣的情緒還要回到一個小旅館去，一定會使他感到消沉的——暗黑的過道和鋪了破舊地毯的樓梯，沒有別人祇有一隻傲慢的貓或者一個睡眠惺忪的多疑的看門人，望着他走上去到他那陰森森的臥室裏去，洗臉盆是有裂縫的，窗幃上滿是灰塵，窗台上還有些死蒼蠅，屋裏掛的圖畫是『組魯戰爭』呀，或者『約旦河的洗禮』之類。

雞尾酒吧間很安靜，祇有那麼五六個人在閑談。他坐上了有一頭的一張高脚凳子，敲敲櫃台希望引起那個侍者的注意，但是那侍者正在那一頭和他的一位熟顧客談得起勁呢。他又敲了敲，還是毫無動靜。他不想敲得太響，生怕自己有甚麼失錯引起人家注目。又有四個顧客走了進來，那個穿了粉紅衣服露出雙臂，頭髮高高地盤在頭頂上的女招待，過去侍候他們了。我不該坐在這麼個盡頭地方，他自己想，這樣就爲那女招待不理他找了個理由。最靠近他的那一幫酒客搬到更近的地方來，讓出些位置來給新來的人，艾莫利覺得他認識那個淺色細頭髮的年輕人，他身高六呎穿着蘇格蘭粗呢衣服，說話帶着私立貴族學校的口音。這個高個子曾經到紐喀斯爾來找過他，問了許多問題，他那時候在替雷諾新聞週報寫一篇關於泰因河的文章。他叫甚麼名字來着？那個留着皇家空軍式鬍子的人說，『你說的有道理，菲列普。』哦，對了，叫做菲列普，可是菲列普甚麼呀？

這個叫菲列普甚麼的回過頭來看看艾莫利。他也似識非識地瞧着他。『喂，你也在這兒啊？』

「是呀。」他覺得自己總該說點甚麼。「有點兒頭痛。」那女招待走近來了，彎下身子從櫃台底下拿甚麼東西。「威士忌，」他尖聲說。

「我不知道你從哪兒想出來的，」她在和皇家空軍式鬍子那邊的一個人說話。

那個叫菲列普的正在和人道別。「好，赫陀。十點半再見吧。」他回轉身來看艾莫利，這時候艾莫利正在拚命想叫住那女招待。那個男侍者還在櫃台的另一端埋頭在討論甚麼機密事似的，可是她走回到艾莫利這邊來，拿一個酒瓶下來。他想靠在櫃台上伸過手去碰碰她的肩膀，可是就差那麼幾分，碰不着她。他臉都紅了，自己覺得有點可笑，就努力再伸得遠一些，但是一會兒她已經又走開了。他重新退回到自己的凳子上，發誓再也不到這個地方來了。那個叫做菲列普的微笑着在看他。

「等會兒我要砸碎這個女人的腦子呢，」艾莫利怨恨地說。

「我懷疑她究竟有沒有腦子。你還不如試試其他比較脆弱的器官呢。」菲列普把手伸出去，說，「嗨，來杯威士忌怎麼樣？」

「威士忌嗎？」那女招待立刻回答了，拿了個小酒杯，放在個朝上的酒瓶口邊，一面按着機關。

「要大杯的，」艾莫利咆哮地說，他還不很清楚，究竟是偶然碰巧呢還是私立學校的口音使得菲列普做成了他所沒能做到的事。不過，那個女招待把酒放在他面前的時候對他微微一笑。也許他要大杯的那一聲叫喊起的作用。不管怎麼樣，他心裏舒服了些，並且希望菲列普也看見了她的那個微笑。

「你上布萊屯去開工聯大會了嗎？」菲列普問。「我上那兒去訪問了幾個人。」他根本沒有等到

艾莫利搖頭就已經接着說下去，顯然這段俏皮話他已經說過好幾遍了。「我看在布萊屯或者馬給特那樣的地方召開工聯大會或者工黨年會是有它的道理的。住處多呀，這一類的話。可是總好像是對這個運動的一種諷刺似的，對罷？」艾莫利不置可否，菲列普又接着說，「你是知道的，那些無聊的中產階級的地方，對於工黨貴族和階級叛徒倒比較對於忠實的社會主義者更適合一些，真的。」

「都是爲了方便，住處容納的人多呀，等等。」

「縱然你沒有去，」菲列普認真地說，「你一定對於經過的事有一定的看法的。我對這些事很感興趣——個人的和新聞業務上的興趣兼而有之——我想聽聽你的高見。上次我問你關於傑羅和其他種種問題的時候，你很好，很幫忙。」

艾莫利皺着眉頭，以有分寸的語氣回答說。「唔，照我看，那是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決心的偉大表現。它告訴了全世界我們正在向前邁進。」

「會不會對內閣加壓力要它通過每週四十小時的工作制呢？」

「正在加壓力。」

「辛威爾^①的那篇演說真不錯啊。」

「是呀，」艾莫利頓了一下之後說。

「你同意他的說法嗎？」艾莫利點點頭，菲列普列舉了辛威爾演說裏的要點。「現在鬥爭可真是開始啦，階級敵人們會不遺餘力地來破壞勞工運動的。我們現在必須防備着他們的進攻，不論進攻是

① 辛威爾：當時英國工黨政府燃料大臣。——譯者註。

採取甚麼形式，因為對於那些既得利益的威脅要增加了。」艾莫利又點點頭。

「這當然是對的。」

「這使我感到痛快得很，」菲列普說。「你已經猜到我是個頗為熱心的社會主義者了罷？」

艾莫利再點點頭。他不想多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覺得這個菲列普是一種乳臭未乾的傻瓜，儘管他也多少被他那口音、他那種詭辯的成份加上他政治上的蠢樸吓住了。可是這場進退維谷的談話被一個人走過來打斷了，他的頭髮又粗又硬，瘦瘦的鷹鉤鼻子，架着一副玳瑁邊的眼鏡，走過來拍拍菲列普的背。

「喂，詹，」菲列普說，因為自己正在熱烈地談論政治，這下被人發現了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詹對女招待揮揮手。「白酒加那個親愛的白玲達。」

「我不叫那個名字，」那女孩子說，立刻離開了正在和她閑聊的兩個人。

「你們在談甚麼呀，小菲？」詹問。「聽上去好像政治似的。」

「這是詹·阿斯賓，」菲列普支吾着說，「又是艦隊街[⊙]的一條無聊的獵狗——不過這回可是真的好種。我自己呢——」

「對不起，小菲，」詹說，「你其實更加像一頭溫馴的愛爾蘭種小狗，在馬蹄之間鑽來鑽去，追蹤着各種的足跡，可就是不追狐狸的。」他接過他的白酒。「謝謝你，白玲達。你談的是什麼題目呀，小菲？」

⊙ 艦隊街：倫敦街名，報館集中的地區。——譯者註。

「我正說起辛威爾的演講，」菲列普勉強地說。「還有工聯大會所造成的一般印象。」

「好，」詹說，看看艾莫利。「我也不來問你對於這場大吹大擂的玩意有什麼意見。你一定會覺得你有責任必須說那是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表現。」

現在輪到艾莫利顯得徬徨不安了。「唔，那本來是嘛。」

「你聽見賽揚的演說了嗎？」菲列普問詹。

詹於是信口開河起來。「兄弟般的敬禮，世界工聯，工人階級的團結，蘇聯是世界社會主義的支柱。歡呼，再歡呼。下一項議程。而同時呢，貝文支持邱吉爾在下議院裏散佈紅軍怎麼可怕的宣傳。」

「你真是個諷刺家，詹，」菲列普以一種既憎厭又羨慕的心情說。

「一個新聞記者必須長一層厚厚的外皮，否則他會由於和我們這個醜陋的世界相磨擦而惹上一身丹毒和各種各樣其他傳染病。這不是諷刺，這叫做預防皮膚病。」他對艾莫利點點頭。「可是你還沒給我介紹呢，菲兒。」

「我們是在紐喀斯爾見到的，」菲列普結結巴巴地說。「呃，這位是……」

「艾莫利，威廉·艾莫利，泰因賽德混合機械業工會的，」艾莫利插嘴說。「但是請不必介意我。我很想聽聽你們對於一件和我當然有關的事情的意見。特別是因為你們兩位的意思頗有些出入。」

詹·阿斯賓有了機會可以發表他對於天下任何事的意思顯然很得意。「工聯大會嗎？還不也是那一套爭權奪利，強力政治。理想家們為竊取權力的人找藉口。基層代表們多數都是懷着一種盲目

的好意來的，而那些工會幹事們多半致力於怎麼樣既使剛才所說的那種好意遭受失敗而同時又可以加強他們個人的地位。」

「你說得太過分了，」菲列普說，「我知道右翼領袖們是想出賣的，可是你不能忘了基層羣衆呀——從下而上的壓力遲早總可以決定政策的。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並沒有這樣傻，他們的建成社會主義的意志是不能就這麼轉變的。」

「建成社會主義的意志，噫噲噲！」詹使勁地說。「你的意見是說，願意上當的意志。艾德禮不會比我多實行任何真正社會主義的措施的。儘管我對於他那庸碌權謀策士的腦筋真是深深佩服，我還是要這樣評論他。」

「利物浦碼頭工人要求不再裝貨給佛朗哥的船隻那封電報結果怎麼樣啦？」
「貨還是繼續在裝，你這傻瓜。」

艾莫利非常注意地聽着。這兩個新聞記者露骨地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過去幾星期中也曾經在他腦子裏作怪，而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十分確實知道在這個運動內部的反對力量究竟有多大。他作爲個工廠代表在鬥爭時期所養成的一切推進力和態度，都竭力主張支持基層羣衆要求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肯定行動——這種要求一定會征服一切，不管內閣或者工黨總部運用甚麼樣的策略來閃避。可是與這種信念相反對的，還有他作爲工會職員的經驗，這種經驗很快地就把他希望幫助工人弟兄們的簡單的願望轉變成一種爲了保衛自己的複雜的鬥爭了。爲了要保持自己的地位而鬥爭，這個地位比他當初作爲工廠工人代表時所想像的要危險，變幻莫測，險峻不知多少倍。在他服務的對象工人們的要

求和他交涉的對象僱主們的要求之間，他爲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而鬥爭，明知道一步之差就會使他摔下去，而且沒有人會憐憫他。雖然這種鬥爭有時候使他頭暈目眩，緊張害怕，但是也有它的報酬。每次他鬥爭勝利之後，對自己能掌握在他職位上所需要的一套艱難的成功之術，感到高興。每次鬥爭勝利之後，他覺得自己更增長了一分能力和知識。所以他作爲工會職員的經驗使他同意阿斯賓的說法，在大會那種公開活動的背後的確存在着爭奪地位的複雜的鬥爭。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對自己說，你可以把這整個東西簡單說成像阿斯賓所描寫的那樣一種露骨的衝突。

「你倒看看電氣業工會關於希臘的決議罷，」菲列普在說。「你就可以明白工會運動中重要部門在起的作用。」

「可是艾德禮以工黨兄弟代表的名義對他們的強烈攻擊又怎麼樣了呢？」

「他的答覆也同樣強烈。他們指出他企圖以一種最不民主的辦法來制定工會的政策。」

「是呀，可是希臘的情況並沒有改變。牌都在甚麼人手上呢？多想一想吧，傻瓜。工聯大會通過了世界工聯的報告，它把希臘工會工作者收容到它那寬宏大量的懷抱裏來。而英國的工會工作者還是繼續製造槍砲，把他們運送去殺死那些被歡呼過被擁抱過的兄弟們。究竟誰勝利了？賽揚還是貝文？電氣業工會執行委員會還是艾德禮？」

「不會長久如此的。」

阿斯賓對着艾莫利疲憊地會意地笑笑。「我想你聽見人家說過這句話了吧——也許自從你被階級鬥爭裏的飢餓的獅子狗過早地把你從你母親的奶頭下拉走之後就聽到了。我看得出你額上那種永

恆的疲乏神態。」

「我倒有點同意菲列普的說法，」艾莫利說。

「我不敢說，」阿斯賓說。「來，白玲達，再跟我們斟上。」

「我不叫白玲達，」她說，可是她立刻就來侍候他們。「你爲什麼以爲我的名字叫白玲達呢？」

「我也不知道。我喜歡你的粉紅衣服，我也喜歡白玲達這個名字。其餘的話，我明天早上五點鐘再解釋吧。」

「那時候我還睡在床上呢。」

「我也是。怎麼樣？」

「不行。謝謝你。」

「不管怎麼樣，你很客氣。一般情況，我總挨一下耳光，然後，過了相當時候，滿床春色。」

她在他臉上輕輕地拍了一下。「喏，就算你已經挨了耳光吧。」

「對，你的臥室多少號？」

她對艾莫利笑了笑。「你怎麼不管管他呀？」

阿斯賓回過頭來對菲列普透露了一點情報，「在英美佔領區的兩千個德國軍官之中至少有一千四百個是從前的納粹黨人。」他又轉過身來對着那女招待。「你不能打了我耳光而不受罰呀。來吧，來吧。」他舉起酒杯。「艾莫利先生到約克來是有公幹的罷？」

「哦，祇是一點例行公事。區裏提上來的一場小小的糾紛。」

力量對比的情況究竟怎麼樣呢？他想。他從這場爭論當中並沒有聽到什麼，但是他感覺阿斯賓還沒有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完全說出來——他本來可以拿一些幕後的軼事來作為辯論的依據的。而這些瑣碎的事情却正是艾莫利所希望知道的——大臣之間的摩擦和競爭呀，各個次官的職務分工呀，摩里遜對克里浦斯①的態度呀，等等。他自己想，政策就是根據這種事情來決定的，倒不是根據工聯大會上的演說。所以他雖然不喜歡阿斯賓那樣過於簡化地冷酷地下斷語，可是那些結論的效果却是加強了他自己對於左派力量的懷疑，從表面上一看的時候，本來還以為在大會中重要關鍵上左派的勢力是佔優勢的呢。

阿斯賓正在大談貝文主持的一個記者招待會的情況，在那個會上貝文發表了據說是外交部對於近東情勢的意見的一次基本聲明，而阿斯賓曾經在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等處住過幾年的，看出了這個聲明裏有一個很大的漏洞，使其中大部分的論調都變成無稽之談了。當記者們可以發問題的時候，阿斯賓就想把這一點提出來，可是貝文設法把這個問題攪亂了，並且故意繞着圈子說話，以致最後所有的別人都以為阿斯賓的立場是靠不住的。「喏，這就叫做政治天才啦，」阿斯賓說，一邊舉起酒杯對了燈光看着那變幻無常的閃光。「其實呀，外交部那批裝紅臉白臉的傢伙所施捨的長篇大論他根本一字都不懂，可是他竟然瞞過了一大批十分老練的新聞記者的眼目。這我唯有敬佩不止，退避三舍了。況且我也祇知道些事實。如果我和他爭辯下去，他會叫我加倍的難堪的。不過他反正不會知道究竟伊拉克是在冰島呢還是在巴塔哥尼亞。可不是嗎，這才是政治天才呢。」

「隨你怎麼說罷，」菲列普說，他好像有點頹喪，被阿斯賓的堅決的諷刺澆了冷水。可是，忽然之間，毫無理由地，艾莫利却想起他的姓來了。史密斯。菲列普·史密斯。

第三部 勞動的世界

十 約克郡

潘寧長得身體魁梧，留着一道小鬍子。他的錶鍊子上掛着一顆印章爲裝飾。最初他小心謹慎，不大幫忙。對於廠主的兒子要來學習全套管理工廠的本事，他是疑惑不解的，他担心廠主，兒子要這種興致也許會變成來發掘他的這個部門以及其他部門的缺點。但是當他發現基特對於紡織工業幾乎一無所知，並且即使看到了缺點也不會知道的時候，他才放下了心，於是比較有自信地玩弄着他那錶鍊上的印章，花了一些力量來幫助基特，至少幫助他了解各種機器和操作規程的一些基本情況。經過了最初幾個困難的早晨以後，基特漸漸感到習慣些了。他對於工廠那座四方的五層大樓，它那高大圓圓的煙囪以及方形鐘樓，甚至發生一種好感了。銅牌上「施溫頓」這個名字使他看了不禁爲自己的家庭微微的感到驕傲。那扇發亮的棕色的門，用黃銅鑲邊，軟木鋪飾的樓梯給人一種有力量 and 高度效率的印象，當他走過那道把行政辦公室與廠房隔開的門的時候，他感到這種印象更加深刻了。

織布間裏悶得人透不過氣來，充滿了羊毛和油的臭味，一筐筐的紗線堆滿在機器的週圍，毛絮到處飄揚使他鼻子和喉嚨裏癢得難受。這些機器好像擠得太緊。通風設備是不夠的，通常總是在屋頂上開兩個天窗，牆上打一兩個窟窿，到了冷天就用木板堵上，得用梯子爬上去才夠得着。白灰牆上粘滿了柔毛和一塊塊油污。他最初覺得光線太耀眼。然而在第一回的混亂的感覺開始消失之後，他體會到這些織布間正像那肅靜的行政部門一樣，都是在他父親控制之下的，而且他們有各自一套的高

效率的制度。

「他不是個傻瓜，」潘寧悄悄地對他太太說，這時候離上床睡覺還有半個鐘頭，他太太正坐在家裏的火爐前織毛線，他自己在回想過去的事情。「但是現在和過去不同啦。你先搞搞這樣，玩玩那樣，耗費了很久，到了他那樣的年紀就沒有辦法摸透一個工廠了。還是容易感受的那幾年最要緊。」他鄭重其事地說，最後點點頭說，「再想想吧。」

潘寧是負責人事和福利的。施溫頓先生非常不喜歡那些現代式的專家。這種專家把效率當作空洞的理論來學習，以為隨便在什麼地方參加工作，就能把那套方法用上。在戰爭時期他甚至還更不喜歡那些亦軍亦商的美國上校中校們，這些人要用頭重腳輕的提高效率的制度來增加英國的產量。他討厭那些對於管理人事以及福利工作抱有新見解伶俐的年輕人。可是他後來讓步了，爲了減少供應部和勞工部的批評或建議，他居然委派潘寧這樣一個毫不含糊，實事求是的領班模樣的人去担任人事和福利的工作。他認爲自己這一着是玩弄手段。潘寧雖然沒有得到什麼指示，却很明白他的任務就是制止一切胡說妄爲，一切縱容姑息，一切旨在安插什麼都不懂的專家的新花樣。

「這年頭的世界跟過去不同咯，」潘寧太太不肯定地說。「是好了些，但是也壞了些。」她戴着一副圓圓的眼鏡，看上去活像個仁慈而糊塗的貓頭鷹。

「祇要想想他老太爺十五歲上就進工廠工作了，一點兒也不含糊，」潘寧無意之中把施溫頓先生對他的誇獎還敬了一句。「並且遠在建廠之前，他對廠裏主要的事情就已經心裏有數，進了廠不消一個月時間就把織布機上每根紗線每個螺絲釘都摸得清清楚楚了——還同老施溫頓先生爭論怎樣搬動

機器，自己每個禮拜上三個晚上的夜校。不過那都是從前的地方從前的日子咯。我還記得很清楚他第一次跑過來找我，那時候我正在過磅，在卡片上和賬本上登記重量。這樣太慢了，他歪着腦袋對我說，你還用那架老縫紉機把號碼縫上去，那就更慢了。他說，太慢了，想想辦法吧。」

「那個時代大夥兒還沒有忘記去做禮拜呢，」潘寧太太說，把兩隻腳踝交叉着——從前她沒有這樣胖的時候還可以把雙腿交叉起來呢，但是那個時代就跟她所感嘆的大夥兒做禮拜的時代同樣地遙遠了。「有些人真是忘本了。當然不能說達克先生也是這樣的人，他還是廠裏董事之一，而且知道感謝上帝的。」

潘寧搖搖頭，傷感地喃喃自語，「嗯，想想吧。」他的太太看見是睡覺的時候了，就把針線擺在她的針蒚袋裏，站了起來。「對，我們得躺下了，明天才好起來呀。」潘寧最後又拋了一下他的圖章錶飾，也站起身來。

*

*

*

*

基特奉命在這幾個星期內不必特別幹什麼，祇須了解一下各部門大致的情況。因為沒有固定的事情要做，他感到有點不知所措，潘寧就給他一些小差使，或者吩咐他做一些在工人們眼裏不太明顯地被認為屈辱他身份的事情。潘寧並且建議他設法掌握工資等級的情況。那真是輕而易舉的事，基特懷着一種知識分子的優越感這麼想。於是他研究車間牆上那張關於絡紗的表格，但是簡直莫名其妙。而且發現許多絡紗工人也不懂得。那麼他們怎麼樣計算他們的工資率呢？

「哪，是這樣算的，」一個老絡紗工人說。「我們算算一件工作拿多少錢——比如捲十磅紗的工

資——就可以計算下一次大約能拿多少錢了。」

在整個紡織工業裏，織布和整經的工資率都不同。做同樣一件工作的男工可以因地方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待遇，這一切是非常混亂的。

潘寧停下來拋弄一下他的錶飾圖章，然後給基特一些幫助。「假如用三言兩語能講清楚，事情大致是這樣：織布工資率是按照每吋緯紗數，按照經軸、梭子、吊綜軸的數目而定的。此外又按照布料的寬度、箱座的精緻程度以及你可以想得出來的其他這類東西計算的。」

基特逐漸懂得這些名詞的意思以及它們的作用——甚麼是緯紗，一條經紗可繫在一個或幾個軸上面，可以使用兩個到六個梭子，可以用四個到三十六個吊綜軸，每個吊綜軸可以有幾百根梳毛線綜或鋼絲綜，綜絲上還有小孔用來穿經紗。穿綜是種熟練的技術工作，經紗是可以各種辦法穿入的。然後經紗從綜絲上穿出來，再兩個，四個，六個，八個一排地穿過箱座。

八點半休息的時候，他跟幾個織布工人在一起閑聊，他們把工作情況解釋了一下。「超過十六吊綜軸，每個軸就可多得工錢半個辨士呢。」

「你知道嗎？」一個年紀大一點的絡紗工說，「這就等於說管十六個吊綜軸同管八個沒有什麼分別，反正你祇能有同樣的工資率，雖然管十六個線就多得多了。」

「在布邊上織名字每根緯紗多拿半個辨士的工錢，」一個剛走過來的女工插嘴說。她用一頂帽子壓住了烏黑的頭髮，鼻子是筆直的。她的端正的臉蛋光彩豐潤，雖然他是在想法子了解吊綜軸的計算法，却不由得不定睛看了她兩下。她看見他臉上有點莫名其妙的神情，以為他需要更詳細的解釋。

『你知道嗎，這就是說要在織機上加一個綜統或加提花設備。這樣一來就給織工添了不少的麻煩，而對布身經久的質量是沒什麼好處的。』

『自然沒有咯，』他說，頗有點不知所云。

其後他就跟不上談論的中心內容。關於織一匹規定十八條或二十四條紗的邊的額外工資。錢不多，只不過是滿三十根緯紗加六個辨士，六十根加九個辨士，再多的話就加上一個先令。但是把花費在穿經紗的時間計算在內却是很不合算的。對了，又假如經紗搞花頭帶一種以上的顏色，那錢就多一點，如果另外有十二種顏色，你費了很大的心思去織，還是只多得那麼一點點錢。對了，就是這樣。

那個別人喊她做琪兒的姑娘似乎不感興趣，走開了。這時候他也不感興趣了。

儘管如此，儘管各種計算法和工資率這些問題使人惱火，他發現自己開始了解織布整經這種工作如何進行，和工人們的熟練操作法了。此外他又覺得自己同工人們很合得來。

他最熟悉的是設計部門，那裏牆上掛着各種標準的施溫頓產品的表格，有用玻璃盒裝着的精緻的秤盤，玻璃盒上邊放着撘迴試驗器，以及在這整個設計部裏完全是精確和複雜的製圖的氣氛。當基特把他的興趣告訴他父親時，他父親就以一種懷疑的神情表示了同意。『在我年輕的時候，設計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重要。假如懂得這一套，那麼你在工廠裏就吃得開了。』

基特極力忍住，不表示出自己的高興。他回到設計部去，主任勞斯正在用黑布蒙上的設計桌上

聚精會神埋頭研究那堆五顏六色的紗線。基特進門時不由得不比平常更得意了一些。勞斯頗感興趣地抬頭一看，又低頭繼續研究他的桌上的紗線。他回答人家問題總是那麼透徹，然而也不自動地提供材料。基特和其中一位助理錫·華敦已經搞得比較熟了。在他上班的第二天，當他走過去從自己的大衣口袋裏拿手帕的時候，無意中把華敦的大衣口袋裏的一本新政治家雜誌碰掉在地上了，那天吃飯的時候，他們對於當前的混亂的局勢就大談了一陣。華敦自稱是個相信自由意志的社會主義者，勞斯却很不以為然，有一次華敦在工作當中略微談到政治問題時，勞斯插進幾句冷冷的評論：「對不起，先生們，這裏不談政治。給你工資是要你用腦筋而不是用舌頭的。假如你祇會矯正世界大事，而不會防止布邊捲起來，又有什麼用處呢？」

勞斯對於羊毛的優點，維護得不遺餘力。凡是有機會他總貶低玻璃絲品，麻織品，棉織品和人造絲品的價值。「有伸展的力量……」他有一次吃中飯時帶着陰沉的忍耐心情對基特說。「你懂我的意思嗎？最低限度是一疋一個單位。玻璃絲品和特製的人造絲品固然有五到七疋一個單位的伸展力量，但是，」他興高采烈地加上一句，「堅實的纖維如果是很脆的話也是沒用處的。要柔軟又要堅韌你就找不到比羊毛更好的了。……棉纖維在沒伸展到百分之五之前就要斷了，而羊毛可以伸展到百分之十。」

「但是普通木漿做人造絲和特製木漿做人造絲品可以伸展到百分之二十，有些玻璃絲品維絨絲品還可以一直伸展到百分之一百呢，」華敦不懷好意地說，一面用手在撫摸他那鬚曲的頭髮。他留着一撮黑黑的小鬍子，戴一副玳瑁邊眼鏡，嘴裏總愛含一根柏萊雅木的煙斗，但是不點着它。

勞斯擤了一下鼻子，帶着挑釁之意。「那不是自然的。總缺少些柔軟的性質或其他東西的。祇有從自然界裏才能找到最完整的均衡。自然的纖維是幾乎不會在有機的溶劑裏溶化的，這也包括水，小夥子。你那些人造絲品不是溶化，脹開，就會變得很脆，有什麼用呢？並且別忘了那個染色的問題呢。甚至是大豆做的人造絲品雖然可以染成很多種顏色却不是不褪色的。是的，它們不是不褪色的。」他看了一下鐘。「又到了該工作的時候了，」他不希望他那有力量的最後一句話被一些詭辯所糟蹋了。

華敦住在基特家的那個方向，不過沒基特家那麼遠，他們常常一起騎自行車回家，在分手的地方停下來到山鷓酒館去喝杯啤酒。華敦對於羊毛工業的一般情況以及設計有相當的了解，他並且能夠把羊毛工業和世界局勢結合起來談。基特也跟他談他自己遇到的一些困難問題。究竟怎樣才能一面做工廠老闆一面為建立一個新的社會而努力呢？

「當然不能永遠這樣下去的，」華敦說，一面在吸他那個煙斗。「可是，假如你有完全的控制權，那你就能夠訂出一些有趣的過渡辦法來的。」

他對於隨便依據什麼基礎製訂的複雜的計劃，具有一種迅速的戰戰兢兢的能耐，現在他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方案，把施溫頓工廠改變成一個分享紅利的機構，並且給予工人積極地參與管理工廠的機會。

「妙處在於你也許幹得非常之好，好到也許你在賺錢這玩意兒上面比一班飽經滄桑的投機商人還更厲害些。」

他們爲那個而乾杯。

自從基特對於工廠以及它的業務情況越來越感到興趣之後，他就找機會提改進的意見。有一天他在翻閱羊毛紀錄報過去的幾期（勞斯把這個雜誌以及其他行業雜誌放在一個書架子上面），無意中發現一段廣告。這是一個出售搬運紗線推車的廣告。第二天，他走過一個車間，他看見工人們在用手搬運笨重的經紗和經軸，就想起那個廣告來。他趕緊跑到設計部去，翻閱一下羊毛紀錄報，因爲他明白記得這個廣告是登載在去年有一期雜誌上的，但是翻了很多期也沒找到，正打算放棄的時候，無意之中在一堆前幾年的雜誌裏毫不費力地發現了這個廣告。

他下去找一個領班談談，這個人同意他的意見。「對了，那樣是把許多人的時間都佔去了，裝緯工人、織布工人、絡紗工人、整經工人。兩輪手推車沒幾輛——就是火車站搬送員使用的那種。經常都要工人動手搬運一袋袋羊毛和包包布。」他抓抓鼻子。「至於節省出來的時間是否能夠抵消另外一套做法的本錢，那我可說不上了。現在情況當然比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好得多了。那時候每個織布工人都得把織布機停下來，把織好的布搬走，把老的齒輪取下來，然後把新經紗拿進來讓調節工人裝好它。現在我們却有人管這些了。」

「可是，我仍然認爲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端納。」

「可不老是那樣嗎，先生。」

基特正要離開的時候，端納跟着跑過來對他說還有一件事情也許會使他感到興趣。緯紗大部分

存儲在地下室，應該用電梯拿上來，然而電梯裏就有一張通告說凡未經許可的人不能使用電梯。而已經獲得許可的只有在頂樓上管走錠精紡機的小夥子們。所以只有在精紡工人使用電梯時織布工人拿着緯紗跟着上去，否則他們就得拖着沉重的籃子爬上樓梯去。

基特跑去瞧瞧，發現兩個織布工人正在守着裝滿緯紗的籃子等候樓頂上的小夥子們用電梯。他問了他們幾句話，謝了端納之後，趕忙回到辦公室，當場草擬了一個備忘錄，提出關於在廠裏搬運緯紗，經紗的問題，並且對於推車，兩輪手推車等等提出改進的意見。在末尾他又建議裝設小型電動起重機在半空中把已經織好的布匹搬運開。其實在他作這個建議之前已經仔細地同勞斯談過這個問題，勞斯告訴他有些最新式的工廠已經使用這種起重機了。寫好之後他拿着備忘錄去交給他父親的秘書史美莉小姐。

兩天以後這個備忘錄回到他手裏來，上面有紅墨水筆寫的批語：

設計部門通常無須來重新設計全廠。這個備忘錄裏所提的意見大多不切實際。舉例來說，在大多數車間裏機器之間就沒有裝設起重機的空隙——甚至也不容許你所建議的推車等等有自由旋轉的餘地。

電梯問題則正在調查中。

基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感到失望和難堪。他覺得最低限度他父親可以寫幾句讚揚他的熱情的話。那樣隨隨便便的把他的建議丟開並不能使基特信服，他始終認為這些建議未始不可稍加修改而予以實行。我絕不讓他再有機會這樣輕蔑地攻擊我，他想。

他對華敦講解他的一些主張（但是沒提起他的父親的看法），華敦一般都贊同。「你越是深入研究我們工廠的經營方法，你越會發現許多早年遺留下來的痕跡。有許多操作方法一直可以追溯到由手工織布機工人的家屬紡好經緯紗線的時代，在那個時候工人總是自己把織好的布扛給漂布人，然後又再扛到承包人那裏去。」他想了一會兒。「我認為經理方面光憑惰性和自滿的心理就會駁回你的建議。」（他爲了照顧基特的情緒用「經理」而不用「你老太爺」等字眼。）「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聯合生產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裏，工人們可以迫使經理方面認識他們的缺點。一般地說，是要做實際工作的人才能理解工作的毛病在哪裏，特別是技術方面的問題。」

「難道我們沒有這麼個委員會嗎？」基特模模糊糊地問。「我還以為在戰時大多數工廠都設立了這樣的委員會呢。」

「不盡然，」華敦微笑着說。他猶豫了一下。「你真的想知道實在情況嗎？」

「那自然啦。」

「你老太爺不肯同意成立這樣的委員會，除非沒有工人代表參加，他才肯。這還談什麼同意自由選舉的原則呢。」

「我曉得他不喜歡工人代表，」基特說，臉紅了。

「不喜歡還不是最恰當的字眼，我想。」

基特改換了話題。雖然華敦完全明瞭基特同他父親在政治上意見是分歧的，但是基特覺得在華敦面前把這些話談開了總有點內疚。他覺得好像要再次很吃力地說明他怎麼樣反對他父親的主張和方法。等說完之後，他仍然略微感到有些過意不去似的。

儘管如此，當星期四那天他父親跑到他的辦公室裏來的時候，他還是覺得既高興又詫異。他父親跟勞斯點點頭。「你好呀，勞斯先生，我把我的兒子帶走幾個鐘頭行嗎？我想給他開開眼界。」話說完不再多解釋就把兒子帶上汽車走了。基特覺得很莊嚴的樣子。在家裏他們碰面的時候（這幾乎祇限於在飯廳裏）他們從來不提到工廠裏的事情，但是現在兩個人肩並肩地坐在車裏，基特怎麼也忘不了他父親對他那份備忘錄的駁斥，於是他決心不先開口。

施溫頓終於先開口了。「我收到你的那些建議非常高興，基特。」

「你的批語的口氣可並不像高興。」

「真的嗎？」因為基特沒答話，他又說下去了。「當你了解我深一點的時候，你就會比較準確一些地分辨出我什麼時候高興和不高興了。」

「這倒不是什麼個人的感覺，」基特抗議了。「我不高興是因為你隨隨便便地就把我的建議推開了。是的，我很明白自己對於工廠的一切差不多還是一無所知。我懂的不過是那麼一點一滴而已，然而我總認為假如對這些問題給予足夠的注意，我的那些主張還是用得上的，而時間和物力上將不知要

節省多少。要知道效率低和疲勞是由於這些麻煩的小玩意兒引起的。」他突然住了口。要是不小心，那他會給他父親一個機會來嘲笑他，說他班門弄斧的。

施溫頓停了好一會兒才回答他，「我同意。你的建議將得到應有的考慮——不過祇是作為更大的計劃的一部分。」

基特得到了一點安慰，不過他還是想問他父親為什麼不能在狠狠地批示他的建議書時把這點意見寫進去。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前面展開的一幅景致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他們沿着奧特雷路開下去，前面是整個的柏萊福特城，窪地中的一大片，亂七八糟的一堆骯髒的黑色和灰黑色的房子，蒸氣和黑煙從房頂上直冒上來，與灰黯的天空混成一片。至少有一百五十個高聳着的煙囪，這些比那個巴比爾高塔還高出一兩塊磚頭呢。他父親究竟要把他帶到哪兒去呢？

「我要上交易所去，」施溫頓恰好回答了他兒子腦子裏的問題。「你要是高興，也可以一道來。不過我們先上中原飯店吃午飯吧。」

有兩個羊毛廠商參加他們這一桌吃中飯，經過介紹之後，他們細細端詳了基特一下，他們都已經聽說基特參加了他父親的工廠，因此顯然地要摸摸基特的底。然而沒多久他們就被生意經吸引住，把他忘了。他們在談論毛織工業，講的都是行話，什麼上等廢毛和破斷叢毛，什麼愛爾蘭黑面捲毛和灰硬紗頭等，基特坐在旁邊與致索然，而且有點不屑聽下去。他們不但談生意經，並且背後議論別人。基特感到儘管他們竭力顯得推心置腹，並且每個人都自命消息靈通（儘是些損人利己的消息），但是

他們談吐之間都慎小防微，字斟句酌，唯恐走漏機密似的。除非是人盡皆知的事，否則他們不會透露任何情報。說話聲音放低了：『剩下那麼點兒還能有甚麼甜頭呢？銀行先在債券上撈了一筆，但是也不能說他應該得到更多。』互相譏諷着，聲音漸漸提高了，自我陶醉和率直混在一起，到最後祇聽見這麼一句：『儘管你粗野得很，但你却不是什麼壞人。』——大家都照約克郡人的習慣故意拖長了母音。後來大家咯咯地笑了：『是呀！她就是那句成語的對象：一個蹦來蹦去的足球，像俱樂部晚會上的小孤孀一般。』

施溫頓不像別人那樣放縱。也許他向來就比較一本正經，也許是因為有基特在座，他不得不表示正經一點，他不時地瞟基特一眼，而基特却盡量故作鎮靜，滿不在乎的樣子。

後來他們經過站立在粉紅色大理石柱中間的巴萊斯主教的雕像，走進羊毛交易所去。施溫頓對一個侍者輕輕地說了句話，交了點甚麼東西給他。他們慢步走進交易所的大廳。『收盤的行情高着呢。』施溫頓說。廳裏擠滿了人，都是同剛才施溫頓在酒館裏一道吃中飯的那些一般模樣。一簇簇頭戴圓頂呢帽和氈帽的人在交頭接耳的說着，時而分開，時而重集在一起。柯布丹的肖像透過迷漫的煙氣，看着這個要價還價的場面。商人們腋下夾着長的平扁的樣本捲兒走來走去，濃眉底下閃着勢利的眼睛，他們把羊毛樣本捲兒打開，襯着淺藍的包紙，檢驗羊毛的質地。

『行嗎？』

『可以。』

○ 柯布丹：英國十九世紀政客，主張『自由貿易』的。——譯者註。

基特站在那裏沒有目的地瞧着。那種亂哄哄和斤斤計較的買賣氣氛引起了他的反感。他總覺得這種事情本身就是一種諷刺；要是社會主義反對派照實把它描寫出來，你就會說，不，那太過分了，並不見得如此愚蠢、幼稚和卑鄙的。如此無情地卑鄙——其實這才是唯一恰當地描寫它的詞句。然而，毫無疑問，一旦你進了交易所的門檻，一旦你的生活 and 前途都依賴於掌握它的活動規律，那它就會顯得很不同，戲劇化，莊嚴，是世界工商業的中心。

最後施溫頓走過來，和他一道出去。果然不錯，施溫頓說了，「在那裏幾十萬鎊的買賣在成交呢。」

「我可沒看見你做了什麼交易。」

「那麼你就沒有看清楚。」

兩個人誰也不覺得這次上交易所去有什麼收穫。

這天晚上基特在山鷄酒館裏又同華敦談起組織聯合生產委員會這個問題，他從而知道女工之間情緒很不穩定。「這是同那個過了時的舊操作法和浪費時間問題，也就是你在想法解決的問題，有關聯的。你知道織工要跑到辦公室去給他織的樣品訂個價錢，然後再去給成品取個定價條子。喏，經線弄好了之後，剩下的那些緯線就要清理開去，這時候織布機又該準備好穿下一套經線了。」

「對了，這一切我都注意到了。」

「唔，那就是說，在裝和卸經線的時候織布機總得停頓下來，而零件計工原以為可以把這些都估

計在內了。但是當一個男工把已經開始的經線接過手來，而將收尾工作交給一個女工的時候，他就等於把所有費力不拿錢的工作移交給女工了。」

「這種情況普遍嗎？」

「當然咯。如果碰上緯紗根數少的經紗——每吋可能有十到八十多根緯紗的——那麼那個女工白天開始穿經紗，到晚上六點到九點交給男工當班，第二天早上上班時會發現祇有半碼布可織了。於是她把這段工作做完，又開始重新穿經紗，又由一個男工晚間給她把經紗的中段都織好了。」

「你好像知道得很多，」基特一面說一面看別人玩投標遊戲。「但是我從來沒想到所有這些穿經紗的問題會同設計部門有什麼相干。」

「是的，我認得幾個人，比如山姆·梅隆。他是本地工黨支部書記，此外我們還有一個討論小組——不光是施溫頓廠的職工，還有山姆，我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參加這個討論小組。」

「你的這位朋友山姆認為女工受到的待遇不平等嗎？」

「對了，他的意見確是如此。」華敦猶豫了一會兒。「可是當然有些女工的意見比他更加激烈。」

比如琪兒——但是你大概不認識她吧。」

「不認識，她是誰？」

「唔，不過是一個織工，然而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孩子，也很聰明，我是這樣想。」

「我很想來參加一下你們這個討論小組。我看我總可以參加吧——還是廠主和他們的兒子都沒有資格參加呢？」

「你當然可以參加。下禮拜三來吧。」

「然而，所有關於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這個問題，」基特說，「談不上是資方剝削的問題。而是男工剝削女工。除非萬不得已，我決不願意替我父親辯護。我也承認，他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並且我認爲他的生活方式是註定要完蛋的，但是就他來說，那不單純是個自私自利的問題。如果廠裏發生什麼事情，那他準會傷心死的。他覺得曾祖父遺留下來的事業對他是一種神聖的委託，當年可愛的曾祖父馬休斯是在一個鄉間臥房裏，用兩架闊大的手織機，一個手紡絡紗錠輪，一個穿綜架開始做的。他現在還把那個絡紗錠輪保留在家裏自己的屋子裏，即使他用這個來作禱告的對象我也毫不驚奇的。」

「你說的對，」華敦同意這番話。「是男工在剝削女工。然而你必須記得，使工人之間彼此鬧派別分裂，是對資方有利的。」

「天地良心，你不是在說我父親或者是我祖父想出這一套的吧！」

「當然不是，這是依靠滋生分裂而維持壽命的舊社會裏自然發生的事情。」

他們第一次意味到彼此之間有不痛快的緊張的感覺。誰都想消除這種感覺，但是又害怕冒失，反而把關係弄得更壞。

「再喝一杯吧，」基特說。可是華敦告訴他不能讓家裏人等他，於是兩人一同走出了酒館。

在回家的最後一段路上，基特問自己，萬一廠裏資方和工人之間發生嚴重的爭執，萬一發生罷工

的時候他究竟站在哪一邊，假如當廠裏的工人們問他究竟站在哪一邊的時候，他不贊成爲了有限的甚至可能是自相抵制的目標而進行局部鬥爭，那麼還說什麼想要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呢？無論是父親也好，工人們也好，他們總不會體諒他所提出的請求：要先決定了某些基本的事情之後才能回答他們的問題。當他感到自己是夾在兩種互不妥協的力量當中的時候，他突然了解和體會克里浦斯和摩里遜最近所發表的一些言論，本來認爲那樣說話是虛偽的，口是心非的。

他吃飯時一句話都不說。他母親嘮嘮叨叨講了一大堆話，說什麼店裏該送來五磅麵粉的，却錯送了五磅白糖來，可是哪裏來這麼多的配給券呀？雖然很可能韓德爾先生故意賣糖給她而不收她的配給券，作爲聖誕節前的一種敬意表示，但是爲什麼在發票上不寫明呢？也很可能寫明是犯法的，要是一個可怕的稽查來審查賬本發現了，那還了得？然而配給券是不帶號碼的，那他們怎麼能查得出他是怎樣處置了白糖的呢。也許他在等我去給他現款罷。可是如果他的原意是當作禮物送給我的，要給他錢那多難爲情呢。也許我該把白糖送回去，可是這幾磅白糖多頂事呀，你還會以爲韓德爾先生看透了我的心事呢。

施溫頓哼了幾聲，又自己在想心事。喬愛絲穿了一身比較樸素的晚服——一件跟紅葡萄酒一樣顏色的露肩絲絨衫，她走到桌子旁邊，瑪格麗特被這件晚服吸引住了，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姊姊。今天晚上喬愛絲顯得格外守規矩，她要去參加一個比較嚴肅的晚會，是李卡斯家舉行的晚會，因此在她爹媽面前提也不礙事。李卡斯這家的工廠規模比施溫頓這一家的大得多，喬愛絲打算盡量利用一下這個晚會。「你怎麼不來呢，基特？」她半戲謔地問。「你知道嘛，瑪麗·李卡斯可想你呢。」

『我不曉得這一套，』他回答說，但是並不是不高興。『自從上次在格耶思那裏打網球會過面以後，就一直沒再看見過她了。』

『她可喜歡你呢。』

喬愛絲化粧得很不錯，要不然就是因為這個星期來她生活得還有規律。基特一時有點動心，想跟着去，但是後來又立刻決定不捲進她的任何活動，即使是擁有像李卡斯那樣尊嚴的招牌。他把那全神貫注的瑪格麗特吸引住了，並且向她使個眼色，說：『我本來倒想跟你去的，可是已經答應了帶瑪格去看電影了，是不是，瑪格？』

她臉紅了，張大了眼睛看他。他又第二次向她擠擠眼，這時她用一種自制和微弱的聲音說：『是的。』

喬愛絲忍不住大聲笑了，這使施溫頓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控制住了她原先要說的話，擰碎了一塊麵包。施溫頓太太無可奈何地抗議了一聲，『你可提也沒提過一句呀，瑪格麗特。你真的把所有的功課都做好了嗎？你知道，你星期六晚上才上裘地家去過……』但是瑪格麗特狠狠地盯了她母親一眼沒讓她說下去。『哎唷，什麼時候才把蘋果烤餅和乳蛋糕送上來呀？』她按鈴喊女僕阿琪。

飯吃過之後，瑪格麗特在過道裏跑過來同基特講話，他沉悶地正在瞧一個小女孩子同小貓玩耍的圖畫，盤算着怎麼樣打發晚上的時間。『你剛才說的話當真嗎？』她輕輕地發出嘶嘶的聲音問他。

基特看着她那張年輕的臉，又是嚴肅的臉，那種焦急與期待的神情中的莊重嬌態，使他決定實行他原來不過是爲了氣氣喬愛絲的玩笑。『自然咯。』

她再打量他一下之後說：『等我一會兒吧。』她飛奔上那鋪了厚厚的地毯的樓梯，既敏捷又沒聲音，顯得是練習有素的。基特跑到大門口瞧瞧。是的，黯淡的暮色中雨絲不斷地落着，這樣的天氣跑出去不合適，但是如果對瑪格麗特食言，那又幹什麼好呢？昨天晚上聽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已經呵欠打個不完，星期六晚上同白里安打彈子，這個玩意兒也覺得沒道理，星期五那天又同柯林一道去聽了修伯特^①和吳爾夫^②的歌曲音樂會。突然，瑪格麗特走近他身旁，『快點，』她低聲說，一面拉着他的手，『不然媽會不讓我穿這件衣裳的。』她穿了一條褶子打得很細緻的淡灰藍裙子，走起路來裙子一搖一擺，她上身穿了一件英國式刺繡的白襯衫，開了大圓領，正在把一條雜色的頭巾繫好。『我的雨衣就在那裏。』他幫她穿好了雨衣，他覺得妹妹出落得出乎意外地漂亮。『是媽給我的這件上衣，』她低聲地說，『可是我始終沒穿過。她老是不許我穿。來吧。』

他們急急忙忙繞到車房去，他把那輛灰色的小汽車開出來。他原先想坐公共汽車的，然而又覺得那樣會使瑪格麗特好奇的興致受到委屈。

『想到哪裏去看？』他一面把車沿着栽了石南花的夾道開出去，一面問她。

『沒什麼可挑的，因為這個星期我根本還沒上過電影院呢。』她回答說，微微喘着氣，似乎對於自己的節制也有點驚奇。他們兄妹倆沉默了一會，後來車子開到了大路上，雨水濕透的樓房上反映出昏暗的路燈光，這時她開始把她自己的種種事情告訴她哥哥。她學校裏有一個很糟糕的老師，名叫朗斯

① 修伯特（一七九七——一八二八）：奧地利作曲家。——譯者註。

② 吳爾夫（一八六〇——一九〇三）：奧地利歌曲作家。——譯者註。

貝雷小姐，但是大家都管她叫『狗身子』，她長着兩顆大犬牙，腳上穿着自己打的粗針襪子，而且一定是經常吃瀉藥丸的。可恨的『狗身子』特別不喜歡瑪格麗特，因為有一次在瑪格麗特的桌子裏發現一張挖苦她的漫畫（『維妙維肖的漫畫』），畫的是她在用她的大犬牙大嚼藥丸。可是瓊·柯普雷，那個有一隻最出色的手錶（『祇有六辨士的錢幣那樣大小，裏面還刻着她自己的名字』）的同學却敢當面對可恨的『狗身子』說些最不客氣的話。她不怕誰，什麼也不怕，有一次她用火柴盒裝了一個活的大黃蜂由郵局寄給可恨的『狗身子』，要不是她母親跟校長是好朋友，那她準要被開除了。除了可恨的『狗身子』以外，最討厭的要算費克·鮑維克了。她是個卑鄙的騙子，並且動不動就妬忌別人，她在她的地理教科書裏或者別的書裏，字母下面點一點，如果你不懂得這一套，就永遠也不會注意到，然而如果你照着點了一點的字母挨着次序唸下去，你就會了解要說的是什麼了。她究竟寫些什麼呢？啊，就是些胡鬧的東西，胡鬧到不能大聲說出來的程度。

她輕快地笑了一聲，急速地低聲繼續敘述她的故事，好像就是在這部跑車裏也有她爹媽的鬼魂在監視她，而且好像那個可恨的『狗身子』在車裏裝置了錄音機似的，不過，如果用平常的聲調來敘述這些機密事，那機密性就好像要差一些了。妹妹這樣把心裏話同他說，基特覺得自己受到信任而深為高興。『你日子過得很有趣呀，』他停了一會兒最後說。

瑪格麗特有點不高興。『可悶死人啦，我們日子過得真沒趣，都快要發瘋了。有一天到了我們再不能忍受的時候，我們將會在『狗身子』的臥房裏擺個臭氣炸彈的。』她慢慢地在想那個唯一恰當的字眼。『沒趣得要命了。』

他們上最大的那家電影院去，他買了最貴的票，覺得這樣的座位，正像用那輛汽車一樣，是對於瑪格麗特顯然認為是件隆重大事的信念，最起碼的尊重。燈亮了的時分他給他妹妹買了一大紙杯冰淇淋，對於巧格力實行配給感到很遺憾。他看到她在欣賞一切，暗地說不出的高興，他自己却嫌片子太差，從頭至尾都在打瞌睡。正片是關於一個酷愛養馬的人，他那樣地愛他的馬以致未婚妻大吃其醋，他未婚妻盡情地使他感覺到女人可愛的地方是完全可以趕得上任何四足動物的。但是這還是一直到在大賽馬的前夕她搭救了他心愛的那匹種馬，他沒有中人家的陰謀而被打上一針，這時候他才恍然大悟，覺得美人和駿馬在豐富的生活裏是可以協調的——而她呢，也明白了馬真是了不起，因此同意和那些馬分享他的愛情。這個片子演完以後，又演一個胡鬧片，裏面有一個假裝別人，而那個別人又假裝另外一個人，最後是一個嬰孩使這些人都碰了頭，於是這時候他們就都假裝自己了。

他打着哈欠踏上了冷冰冰的大街，許多觀眾從金碧輝煌的休息室湧出來。他正想說，「好，就是如此而已，總算倒霉，咱們回家去吧。」突然看到瑪格麗特分外激動和興奮的表情。她可不是還塗了口紅抹了粉嗎？離開家的時候明明沒有的，那準是在他買好票在粉紅和乳黃色的大幅的明星照片前等她的時候，她乘機溜進女子更衣室去塗抹的。他原先無聊的心情現在有了一種愉快的熟悉世故的優越感，他說，「讓我們上一家飯店去喝杯咖啡吧。」

她捏了一下他的胳膊，他知道他的話說對了。他們在微雨中走向停車場，他把車子開到最近的一家他認為瑪格麗特會覺得很不錯的旅館。她在休息室找了張椅子坐下來，竭力裝出像每天晚上都上這裏來的樣子。他看着她的一舉一動，也覺得十分有意思。她在看電影院裏的招待員給她的一張說

明書，那上面印着最近要上演的影片預告，她並沒有東張西望，但是却在留神休息室的一切。旁邊桌子坐着三個個子很大的商人，他們在喝白蘭地，抽着雪茄煙，放聲談笑。

「真的不要喝點酒嗎？」他問，一半是開玩笑，一半也是爲了應付她那副成熟的神氣。她微笑一下。「你叫什麼我也喝什麼。」

「當心啊，我也許會叫杯威士忌酒的。」他探過身去，靠近她一些，「喝杯雪利酒怎麼樣？」

「我可以喝嗎？」她放低了聲音問，暫時放棄了裝扮成人的角色。

「喝了不會對你有什麼害處的。」

她噙了噙嘴。「我不怕。瓊在這學期開學的時候帶了一瓶白葡萄酒來，我喝了整整一杯，她也喝了一杯，但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只是她覺得背上有什麼東西在爬動。然而不喝白葡萄酒也可能那樣的。瓊就是那種人。」

基特把侍者喊了來。爲什麼不喊呢？這樣會使瑪格麗特在這整個學期裏有足以誇耀的談話資料，並且會使她的同學羨慕，也希望有這樣一個好哥哥。他同情她那少年的反叛氣質，她那對於生活的可笑和愚昧的追求，因爲到底他自己也在比較複雜的情況下經歷着相似的事情。因此在觀察她的時候，他自己也感到跟她同樣年輕，同樣年輕得可笑，然而又遠遠較她老成，憂傷，精明。他在照料她，然而他一直感到茫然，不爲周圍的世界所感動，也感動不了周圍的一切。過一會兒酒來了。他在他的威士忌酒裏加了一點水，把杯子舉起來。「爲施溫頓家人的自由而乾杯！」她臉上嬌媚地露出了酒窩，戰戰兢兢地喝了一點她的雪利酒。

有一羣人嘻嘻哈哈地從餐廳裏鬧着走出來，在基特背後的那張桌子周圍坐下。這些人引起瑪格麗特的興趣，他就注意看她臉部表情的變化。當她瞪眼直看着他的時候，他發現她的眼睛微微閃亮，他想這是自然的呢，還是故意模仿哪個電影明星的表情呢。突然他覺得喬愛絲也在，這使他轉過身去，他引起其中一個帶點灰色的金頭髮的女郎的注意，這個姑娘正在找人要火，手裏拿着一支香煙，帶着好像迷迷糊糊的神態。他掉過頭來，有點不大自在，因為好似認識她，可是又記不起她是誰。沒一會兒他發覺有人按着他肩膀，抬頭一看，不料那個金髮女人已經站在身邊了。他站起來。

「你記不得我了吧。」

「當然記得。」

他現在想起來了，以前在黎芝見過她一面，當時她和喬愛絲在一道的，可是名字叫什麼却想不起來了。「請你和你的朋友過來跟我們一道玩，好嗎？」她問道。「喬愛絲十一點鐘會來，然後我們一起回到我家裏去。」

「對不起，」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我們——我怕我們來不了。」

「那至少借個火給我吧。」她說。「我那邊個個人都在搶着說話呢。」他給她打打火機，第二次總算打着了。她噴了一口煙。「那就下次再說吧，親愛的。這世界小得很，咱們後會有期。」她對他點點頭，也對瑪格麗特點點頭，然後回到自己的桌子那兒去。

基特重新坐下來，把身子靠過去。「我不記得她的名字了，不然我會給你介紹的。」

瑪格麗特一直坐着，顯得很莊嚴，聽到他向她道歉，倒不介意了；起初她怕基特嫌她不成或者認為

她年紀太小不要她同他的朋友往來。『自然咯，她討厭得很，可是我想她在某種意義上倒也非常迷人。』她鄭重其事地喝着她的雪利酒。

基特忍住不笑。是電影還是甚麼無聊的小說教會了她這些言之無物的詞句呢？『別那麼寬宏大量了。她是一塌糊塗沒別的可說的。』

『她是喬愛絲的朋友，』瑪格麗特說，這時她忘記了自己正向浪漫的罪惡中探索，他咬緊了嘴唇，堅貞地表示不贊同。

『她那麼說的。把酒喝完，咱們回家去吧。』

『你不情願同她們一道去嗎？』她大方地問。『你要是去，我是明白的。看來她多麼喜歡你呀。』

『走吧，』他說，於是兩個人頭也不回就走了。

他們坐汽車回家的時候，瑪格麗特偷偷地用塊手帕把口紅和脂粉揩掉，他假裝沒看見。等車子開到車房門口，他輕輕地把她一推。『出去，輕輕地上樓去吧。我要把車子放好。』他把車燈都關滅了。

她把脚伸到車外又縮回來，兩臂抱住他的脖子，吻了他。『啊，謝謝你，基特，真好玩兒。我永遠永遠也不會忘記你待我多麼好。』說完就跑了，他在黑夜裏獨自微笑起來。

星期三那天他在廠裏遇見了琪兒·維塞斯。他和華敦在午飯時間出去急忙忙地散了一會兒步，在門口碰見了她。基特認得她正是上次參加討論整經工和織工工資率的那個黑髮姑娘。但是她却對着華敦打招呼。『今天晚上來嗎？』他問。

「來的，我嬸母的風濕病決定延期再發作呢。」

「給你介紹，這是基特·施溫頓，」他說。

「你好。」她和他握握手，她的堅定的冷冷的一握，使他感到侷促不安。她頭上的一塊手帕拿掉了，顯得更加好看，她額前蓬鬆的鬚髮朝後披著，好像大風把它吹過去似的，又好像馬的鬃毛那樣。

「我們以前見過的，」他咕噥了一聲。

然而她在同華敦說話。「談平權問題，是不是？同工同酬問題？對了，我對這個問題可有意見要發表，」她微笑了一下。「問題倒在於我的話會說個沒完呢。」

「我來參加，你不介意吧？」基特問道，自己也糊裏糊塗，不知究竟要說什麼，祇是模模糊糊表示著：作為經理方面的人，他想虛心地來聽聽她的意見。

「我爲什麼要介意？」她略微帶着點冷冰冰的態度回答了一句就走開了。

「她是車間工會幹事。」華敦用一種掌握情況的驕傲口氣告訴了基特。他那副神氣使基特有點不高興。「問你老太爺吧。他總在找機會要把她開除。」

「爲什麼呢？她常常搗亂嗎？」

「她也許會說這是由於情況不好，她不過在設法矯正這種情況而已。自然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說法還是對的。」

「比如說？」

「廁所裏的洗手盆，就是最近的例子。她爭取到多裝了六個。在這以前就是通風設備問題。」

「我看你是贊成她的。」

「我喜歡她。我想我還妬忌她。我常常妬忌像她那樣具有勇往直前的毅力的人。我也贊成她所贊成的東西，可是我不能不感到關鍵是在人們的心裏。她就是那種相信組織工作能解決任何問題的人——可以在北極種植麥子，可以把人改造成爲新人。」

「我倒不妬忌那樣的人，」基特說，深信自己是在探求自己靈魂的奧秘。「我反而討厭他們那樣的人只會使我要同他們鬥爭。」

「假如他們把你整垮了，你是否接受他們勇往直前的精神呢？」

「不，我只會覺得被它奴役了。」

「要是你把他們整垮了呢？」

「那我就會變得勇往直前了。」

也許這番談話只不過是兩人之間修辭的競賽，也許是在探求事情的底細。無論如何，他們兩個人都覺得很有趣，覺得精神十分的飽滿，新穎和無拘無束。祇可惜走到了山脚下，不能不折回去。

基特對於參加這個討論會有些猶豫不決；他覺得在大學裏這種討論會參加夠了。此外，他向來不善於把自己的意見以辯論的方式來歸納起來，如果他所輕視的或者認爲大不如他的人佔了上風，那他就會生氣。事先準備好的辯論，一般題材組織好的辯論等等最多也不過是幼稚的，虛假的，使浮誇和大言不慚的人可以耀武揚威。他認爲廢棄掉維多利亞時代的「辯論會」這個名詞，而代之以「討論

組」藉以表示融洽親切和民主，其實未必好多少。

可是自從遇見了琪兒之後他就決定參加了。她所顯示的力量——究竟是肉體的還是精神的力量，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呢？——吸引了他，但是也同時使她顯得陌生，危險，奇特。他回憶起D·H·勞倫斯的一些小說，想把她歸在勞倫斯那些奇特，黑暗的生命力量的類型中，但是她每次都超越了她給她確定的性格，她是那麼的活潑實實在在的。只要他一起想起她那堅定而冷冷的握手，勞倫斯這些因素就都像虛假的神秘的東西煙消雲散了。

「繁菁莉·佛來徹說前幾天晚上碰見你，」喬愛絲說。他碰見她剛從洗澡房跑出來，頭上包了一條毛巾，臉上發紅，熱氣騰騰的樣子。她總喜歡用很熱的水洗澡，要是換了別人，準會把肉從骨頭燙掉，儘管她母親屢次警告過她，說用那麼熱的水洗澡會壞身子，並且也是不怎麼好的事情。最近這兩天來，喬愛絲不大走出她的臥房，一直鬧偏頭痛。「那天你帶的那個臭丫頭是誰？繁菁莉說那個小妞兒打扮得妖裏妖氣，準是你在電影院便宜座位搞上手來的。」

基特原想狠狠地頂她一句的，但是一想到繁菁莉口中關於瑪格麗特的惡毒的形象和瑪格麗特自己那種天真的高貴，突然覺得可笑。「你想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我只想把偽君子拆穿而已，」喬愛絲反駁一句。

「你倒真是個道學先生呀，」他說，拿手裏的晚報在她背上拍打了一下，就走開了。

基特換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吃過晚飯之後，立刻跑到在那裏舉行討論會的摩利咖啡館去。這個咖

啡館是一個院子裏的一所破舊的樓房，一間間隔開的房子，有的作俱樂部開會之用，有的給人打牌，還有用來上課的。他開走了那部跑車，雖然他明知道喬愛絲打算晚上用它。如果喬愛絲發現這部車子被人開走了，她準會臭罵一頓，他覺得使她生氣亂罵也好玩得很，自從在過道裏碰到她之後，他那種自鳴得意和隱藏的優越感就一直在他心裏。

他到得早了一點，報告板上指明專爲討論會使用的那間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他在外面樓梯上坐了一刻鐘，他把用來打喬愛絲的那份晚報墊在身子底下。有一個他不認識的小伙子來了，去找鑰匙。一個姑娘，並不是琪兒，走到樓梯腳底下，瞧瞧他，說了聲「喂」，當他答應時，她跑過來，靠在樓梯欄杆上，點着一根香煙。她藉着火光看了他一眼，說：「我不認識你吧？」

「我是錫·華敦的朋友，他約我來的。我想他沒有提起過討論會甚麼時候開始。」

「艾力克十分鐘前就該來了，但是他牙痛。我的意見是，一般總是要發生些甚麼事的。抽根煙吧。」爲了應酬她一下，他拿了她一根忍冬牌香煙，並且請她坐下來。「啊，我可真坐膩了，」她回答說。「整天都在打字，打錯了又重打，老是幹這樣的活，我在一家人專利事務所工作，在那裏每個字必須打得清清楚楚，一絲不錯的，只要你錯一個地方，就得從頭重打過。我告訴你，把滿滿一大頁的數字、日期、記號和分類、貨物名稱、專利有效日期的延長等打完而突然發現一個數目字錯了，那真要使人發瘋的。你看，又不許你用橡皮擦掉。」他表示了同情。她問他：「你幹什麼工作？」

「紡織設計。」

「我就是喜歡那種工作。我只要瞟一眼什麼式樣就能夠把它剪裁出來的。也許這不完全是一樣

吧？但是到底也是一種本領呀。如果你那邊有空缺，請告訴我，我想試試。」

那個小伙子拿了鑰匙回來，開了門，擰亮了燈。「喂，路斯，」他對這個姑娘說，「你是從哪裏蹦出來的？」

「我累得要死，哪裏還有力氣蹦呢。我是用兩條腿走來的。噫，把煤氣爐子點上吧。」

在燈光底下，可以看出她是一個高高大大、和藹可親的姑娘。大嘴，頭髮盤成一個髻，身上繫着的皮帶是用軍隊徽章裝飾起來的。她對基特微笑，坦然地端詳了他一番，他失去了剛才在半暗的環境裏懷着的自信心。在幾分鐘以內，又來了十幾個人，華敦五步一跨地跳上樓梯，因為來晚了而道歉。但是琪兒還是無影無踪。這些人在那裏隨便瞎聊，基特覺得插不進去，因此有點侷促不安。後來一個留着大把小鬍子年紀較大的人坐上主席的位置，用鉛筆敲着桌子宣布開會了。

「請大家坐下吧——走到前面來坐，請到前邊來。爲什麼大家都這麼害羞呢，我真不懂。從來沒有一次不是要我喊了大家，才坐到前面來的。大夥兒的面孔我太熟悉啦，儘管靠近我，也不會叫我窘的。這才對了。」他清了清嗓子。「今天晚上要爭論的都不是新鮮題目——凡是值得爭論的都不是新鮮題目——正由於這個題目和亞當的肋骨一樣古老，它可以啓發我們大家把最好的和最壞的全都拿出來。好，大家開口吧，別管那麼多了。」

他的話引起一陣輕輕的笑聲，倒並不是因爲這些話有什麼幽默之處，而是因爲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是那麽自得其樂，並且因爲他的確是個大家都熟悉都喜愛的人。首先發言的是一個瘦小的名叫瑪麗的姑娘。她開始時話說得很亂，但是不久轉入正題，詞鋒倒很犀利。

「主席很行，他知道在伊甸園裏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這話逗得大家笑起來。「但是他雖然滿口亞當和夏娃，可是我從來沒聽見過他提起過另外那個同我們今天要爭論的問題更有關的傢伙——那就是「擰我一把」。亞當和夏娃和「擰我一把」。擰亞當和擰夏娃的就是他，就是擰他們兩個人，使他們飢寒交迫，而自己却把大地上最肥的撈去了。當我想到我的親爹娘的時候，我就這樣想着這個問題。要是我沒有奶奶，那麼除了「擰我一把」之外就不會有別的親人了。嗨，他們能夠把家庭維持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爹夜裏出去幹活，媽白天出去幹活，只是發生了罷工或週末的時候，他們才能會會面。因此當我聽見有人假仁假義地談起甚麼家庭生活的神聖，甚麼需要不同的工資標準使母親們寧願在家不去工作的時候，我就不禁想起了我童年的生活。」

她繼續談到婦女在戰時生產中所起的作用，又唸了一些重要政客對於女工們的讚揚，以及機械工業裏熟練女工的優異成績。隨後她引述戰後工會與工會理事會關於同工同酬的主要聲明，最後就對克里浦斯和摩里遜加以狠狠的攻擊。

在講到一半的時候，琪兒悄悄地走進了會場，基特坐在最後一排，她就坐在他的旁邊坐下來。當講話的人停一下的時候，基特轉身過去，但是她却靠在前座位置上同路斯低聲說話。過了一陣，華敦站起來發表反對的意見，他同意第一個發言人的主要論點，但是認為政府不可能一下子什麼都做到了，並且認為必須先大大地提高生產，同工同酬才能行得通。

事實上，沒有人會反對同工同酬這個原則，即使在理論上也不會反對的——只有一個身體結實，嘴裏啣着一隻煙斗的漢子一直在堅持說女人該留在家庭裏。於是辯論的焦點就集中在策略上面去。

究竟政府能一下子實行多少社會主義呢？在我們還沒有很多幼兒園和託兒所之前，在工業裏大量地僱用婦女好不好呢？

一個帶苦笑的梳毛工人裝得一本正經地發表他的意見，主張把梳毛工作給女工們來做，好讓她們減輕體重。在半年的光景裏，她們走起路來骨頭就會卡嗒卡嗒地響。他接着解開了大衣，讓大家看他瘦到怎麼個地步。『這麼樣在家裏還可以少佔些地方呢。房東可以在同一塊地方擠上十倍的人，多賺些錢呢。』他的話頭轉到關於梳毛工人過分消瘦的奇怪傳說上去，而把同工同酬這個題目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對了，你永遠也不會看見一個梳毛工人踩死一個蟋蟀的。年紀老的梳毛工人是從來也不是死去的，他們祇會悄悄地消逝。在柏特萊有一個梳毛工人，他去踩一個蟋蟀，結果却害死了自己的爺爺，在海里法斯有一個梳毛工人死了之後，到了一個很舒適的地方，他還以為是到了天堂，真的，這兒比他一向工作慣了的地方涼快得多了。可惜他大錯而特錯，他到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獄，你明白嗎？我有一次的確曾經聽見過一個牧師說，聖經裏提到有人被扔進火熱的鍋爐裏而不死[○]，那是因為文字完全翻譯錯了。在希伯來文裏，原來說這些人全都被送到柏萊福特一家梳毛工廠去了。唉，有時候這種工作還很骯髒呢。我爹告訴我，在義和團戰爭時期他不得不去梳理還帶着皮的頭髮……不過，我剛才已經說過，既然瘦是時髦的，那就讓女人們幹梳毛工作罷，而且這種工作會使她們那麼惱火暴躁以致不會甘心吃虧，受不平等待遇的欺騙了。』

基特發覺自己很欣賞這些演說，講話的人不是針對當前的問題慷慨激昂地發言，就是按照自己的

○ 詳見舊約聖經但以理書。——譯者註。

意思隨便扯一通。忽然琪兒站了起來，這使他感到愕然，他第一次感覺得自己也被牽涉進去，他生怕她亂說話獻醜或者膚淺地發洩怨恨，生怕她的發言變成對施溫頓家的一種攻擊，迫使他不得不回答，而破壞了他自得其樂的逍遙興致。

「今天晚上在座的施溫頓工廠的人，」她開始說，「多少會知道一點我將要說什麼。」於是她談到要婦女去做整經紗的開始和結尾的這兩段拿不到錢的工作的那種制度。「不但如此，假如經紗長的話，她也許第二天早晨還有工作可做，但是又沒有什麼緯紗剩下來了，儘管在前一天晚上她下班時還有不少緯紗。比這更糟的就是男工不做任何清潔工作收拾地方。我可以告訴你，織造經紗棉絮繃東西之多是夠你瞧的。因此一個男工加了班，到收拾的那天，總夠女工麻煩的。」她說話很快，也很激昂，但是口齒非常之清楚，緊握住右拳，不時地揮一下。「工業裏的不平等，不光是牽涉到婦女們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問題還不止此。這種不平等已深入到廠裏男工和女工的腦子裏去了。」

「這就是說需要我們去教育大家——男人和女人——然後才能奠立一個社會基礎，使同工同酬具有意義。」華敦說。

「絕不是那個意思。同工同酬就是基本的問題。祇要你一天還保留同工不同酬來說明它的道理，那麼你那套老想法是絕不會去掉的。」

有一個一直沒說過話的女工站了起來。「打仗的時候我在軍火工廠幹活，那兒的女工們都討厭一個管理人，因為他把她們當作有理性的人看待。她們所喜歡的是拍拍她們肩膀，說她們是可憐的娃娃，說女人沒有機械腦筋的那類人，因此不必解釋事情為什麼這樣或者那樣，讓她們照着別人告訴她

們的做去就行了，她們也毋須動用她們原本沒有的腦筋了。」她撲通一聲坐了下來，聲勢洶洶地。

「這就更證明我的看法，」琪兒說。

「多賺工錢只不過是多買些化妝品罷了，」那個女人回答說。

「你決不能在一個禮拜裏就把問題解決的，」琪兒喊道。

「噢，女人本來該呆在家裏嘛，」那個啣煙斗的人說。「如果所有的女人都有像你那樣的腦筋，或者管你叫它做腦筋也好，別的名堂也好，那人類會成甚麼樣兒？」

但是正在這個時刻有一個薑色頭髮圍了圍巾的人說他同意琪兒的意見，認為對於一個社會主義政府來說，同工同酬是個根本問題，而不應當把它看成是個策略的問題。「如果我們問這能辦得到嗎？那麼回答一定是「辦不到」，因為那就是說我們沒有採取社會主義的觀點。那就表示我們接受以上的那些財政上的妖魔，接受那些除了分裂工人階級和壓低工資與生活條件以外什麼問題也不能解決的一套老方案。我們應該提出來問的是：我們究竟有沒有社會主義的運動，按照社會主義方式用現有的力量來建設的運動，或者對於壟斷資本家有沒有存依賴性？一切就決定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

「完全對，」琪兒說，臉上露出堅忍明朗的笑容。

薑色頭髮的人繼續說，「我們每年從美國進口約兩億鎊的貨物，然而向美國輸出不到這個數目的六分之一。這貿易差額怎樣彌補的呢？」

「所得稅呀，」嘴裏啣着煙斗的那個人回答說。「啤酒呀。」

「是由美國的貸款來彌補的。喂，你看這樣的情況能繼續下去多少時候而國家還不至於完全淪為美國的附庸呢？」

「丹恩，除了拿美國人的錢以外，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呢？」華敦問。

「那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計劃，或者至少是一個抵抗壟斷資本的政策，對極其需要我們貨物的新國家進行貿易的政策。波蘭、蘇聯、中國……只要我們擺脫掉對美國的依賴，我們立刻就能找到無限的市場，美國的市場無非只刺激我們的奢侈品工業，而另外那個市場可以給予我們的基本工業——機器製造、造船、紡織等工業——新的生命。」

啣着煙斗的人把話打斷了，他說丹恩沒有提第三條出路，那就是政府應當採取的道路，事實上政府正在走這條路。赫伯特·摩里遜不是在紐約說過：「我們是擁護老大帝國的，並且決意同它共患難到底？」他不是說過如果人們要給他的政府加上「像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那樣的已經過時的招牌」它是不必過分不安的嗎？

這話引起了一陣騷動，個個人都想插嘴說話，琪兒說：「大家只要注意摩里遜在什麼地方說那些話的——無非要叫美國大老闆安心。」丹恩聽見有人說資本主義是過時的名詞，氣得話都說不上來，華敦却認為對於任何問題都必須研究它的具體情況。主席用拳頭槌桌子，直到秩序恢復為止，後來在經過十分鐘左右關於英美關係的爭論之後，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大銀錶來，從小鬍子下面吹了口氣，說：「好啦，瑪麗，把咖啡拿出來喝怎麼樣？我不打算做總結了。大多數人都贊成同工同酬，對於美國的貸款，意見不一致——我把今天到會的人的意見說得對不對？……好吧，下星期三我們舉

行聯歡會。大家自己帶糖來。琪兒，別忘了把唱片帶來。現在散會，大家隨意吧。」他站了起來，伸伸腰。「當你們把所有這些關於平等的東西變成爲法律的時候，我希望你們把這個原則也引用到宗教、政治和工資方面去。當我隔一天就聽見祈禱：「我母在天」的時候，我就會相信男女真是平等了。」

「山狄是維多利亞時代遺老當中的無神論者之一，」華敦對基特說。「他結束的時候總要對宗教開開玩笑的。」

基特轉過去看琪兒，但是她已經走開去，幫助路斯同瑪麗把咖啡和餅乾端進來。「我倒很喜歡他。」他說。

華敦想解釋一下，把他個人真正的意見同他爲了辯論的緣故所說的反對意見區別開來。可是基特看不出這有什麼區別。華敦對於他所說的「中間主義」有點害怕，因此雖然他原則上贊成同工同酬，却希望由地方逐步做出決定來實現，而不是由政府下令來實現，因爲他說，政府命令會意味着驅使人們去大規模生產。「對我來說，共產黨還不夠左，」他宣佈說，這句話他常掛在嘴邊。基特已經聽了好幾次了，很明顯的他自己對這句話感到很滿意。然而不很明顯的却是他到底爲什麼並且怎麼能替政府的政策辯護。

雖然如此，基特對於華敦怎麼樣把他的自由主義的倫理同克里浦斯的經濟措施互相調和起來，不感興趣。他倒希望同琪兒聊聊，只是等到華敦講到下面這些話時，基特才開始注意細聽：「對於像

丹恩和琪兒那樣的共產黨人來說，自然是很方便的，他們有的是合乎邏輯的立場，可以四面八方攻擊人。我抱怨的是他們認為他們的觀點立場是和宇宙的規律吻合的。這是老玩意兒。你弄了一套合乎邏輯的辦法，然後聲明它概括一切，抨擊一切和它不相容的東西，說那些東西是不符合實際的。只不過在這個情況下，「不符合實際」這個名詞却被「反動」這個名詞所代替了。」

我是應該猜想得到的，基特在尋思，也有點愕然。他重新四處張望想找琪兒，但是遞給他一杯咖啡並且在他旁邊坐下的却是路斯。他們在開會之前曾經在外面樓梯上談過幾句，因此她相信基特會願意聽她談她那個難以容忍的經理的種種事情，什麼怕血壓高等等，還有她那個打字員同事美思怎麼樣每個星期却要找人看相，可是並不因為每星期看相的人的說法不同而不相信看相。爲了強調說明她的論點，她會把手放在他的膝蓋上，這使基特在想這究竟是新女性在行使平等權利呢，還是上古的夏娃在調情呢。琪兒同主席山狄以及抽煙斗的那個名叫阿貝爾的人在談話，話講得很快很激烈，一直到瑪麗說要關門了他們才下樓。

「我開了車來，你要坐車嗎？」基特問華敦。

「我有自行車，不過你叫琪兒坐吧。她家離得遠，這樣的天氣坐公共汽車又太冷。我去找她來。」她還同那個無動於中的阿貝爾在爭論，華敦把她拉走了。最初她有點反對，因爲怕基特要繞路，

可是經過一番勸說之後她同意了。「能早點到家，我可真高興。」車開後她坦白地說。「我住在孀母家裏，她今天晚上有點不舒服。沒多大關係，不然我不會出來的，但是我真不想回去得太晚。」

他覺得情況對他有利，不過祇說，「沒什麼要緊，繞幾分鐘的路而已。」

過了一會兒，她問，「你覺得今天晚上的會開得怎麼樣？」

車子拐了一個彎。「在大學裏的時候我是屬於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其實他並沒有正式參加，但是他覺得誇大一點也無妨——「我不能不說，比較起來，還是今晚有趣得多，雖然有些人講話有點離題。今晚的會比較有現實的氣氛……」

他很尖銳地感到眼前是漆黑一片，他的車燈把漆黑的世界截開了。她好像接受他做朋友的一副心情。「你父親對你的意見有什麼看法呢？」他覺得她的語調裏帶着好奇和友善的意味。

「他自然不喜歡那些意見咯。可是我已經跟他講清楚了，我有權利照我自己的想法做去，而他對於這點已經表示讓步了。他有時候傲慢得很，正像一切白手興家的人一樣。我認爲把他看成一個白手興家的人是應該的，工廠現在已經有祖父的時代三倍那麼大了。」他覺得在談論着他父親的時候，他自己顯得非常之客觀。「然而他究竟還是有正義感的。你也許認爲這是胡說，可是你到底不像我那麼了解他。」

她說了一句話把他的自信心壓下去了，「我認爲在某些方面我可比你更了解他。」

「我不明白你這話是根據甚麼說的。」

「這無非是一種彼此接觸的結果，無論誰在你老太爺底下做過事，都會有一種不是你能得到的對他的認識。」

「我非常之懷疑這點。」他竭力要顯得既堅定又友善。「我曾經感到要依賴他，可是我也曾經和他鬥爭過。」

「這完全要看你怎麼樣進行鬥爭，」她慎重地說，「你爲什麼要鬥他，以及這樣鬥爭會有什麼結果。多少年來施溫頓曾經和別的廠主進行過鬥爭，但是這他並不因此就成爲無產階級的一分子。」

「我不能夠三言兩語把話講清楚。如果你有興趣——我希望你有興趣——那麼我們可以徹底地談一下。我認爲我們接近的程度比你所想的還近一些呢。」

「也許是的，」她說，好像不把他當一回事，不願意同他爭論的樣子。

他比以前更感覺到她在他身旁。她那棕色的毛衣，以及當他俯身用開時看到的她那線條分明的側影。她的一小鬢頭髮垂在額上，另外一縷縷鬚髮被風吹到後面去。她嘴角邊的細小筋肉，顯示出張的樣子。她的下顎的一邊有一個小小的疤。對於琪兒，他把她的一切都看成是絕對的：本能地貞潔，凜然不可侵犯，或者本能地不分男女界線。她被階級的壁壘所隔開了——並不是像，比喻說，他同速記員路斯之間的那種階級壁壘，而是覺悟上的不同。

這比起他在發育時期在所有姑娘們身上所發現的那種不可解的因素更難以理解，那就是她們堅守貞操然而同時又是沉浸在色慾之中的動物。或者說，那個因素取得了新的焦點。他覺得他是他自己痛苦地有意無意地轉向的那個階級的化身。要是能夠接觸她的精神，她的肉體，那就準可以完全解除自己對於他父親的那個世界的忠誠的義務了，準可以安心地尋覓到自己一直迷迷糊糊地在追求的新基礎了。

然而他微微感到要真的同這個姑娘接觸會有兩個可能的趨向。他可以和她在一道進行共同的鬥爭，在鬥爭的行列裏，即她所說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隊伍裏從認識自己達到認識她的思想情況。或者

他可以站在一旁整個地或者局部地，獨自我行我素，強迫得到她的肉體，把她作爲一個女人而操縱了她，這樣來探知她的秘密。究竟他要自己追求哪個趨向，這時候他不知道，也不在乎。

最後他總算說話了。「你不像很信服的样子。」

「你呢？」

「是的……我想我是信服的……至少我希望你不因爲我想進一步認識你而介意。」她沒理他，他只好說下去。「我對於一些現狀表示一種反抗——一種也許你會認爲是笨拙的和盲目的反抗。不可避免的我先向我父親開刀，然後再把火力集中在他所代表的制度上，這樣一來，個人問題就從第一位退居第二位了。」

「這倒沒什麼，」她說，好像不願意表示意見似的，「只要你意識得到並且爲解決這些現狀而堅持鬥爭下去就成了。」

「從某一方面來說，好像我同那種鬥爭不相干。我曾經想妥協過，可是有種力量老在推動我。我們不妨叫它歷史吧，可是我看不出這樣的名字能夠說明多少問題。使人們成長的是什麼呢？我以爲由於人們害怕……他們感到在舊社會裏沒有安全保障。可是如果這是對的話，爲什麼不是人人都這麼想呢？等一等，且不要回答我。我要說的是，假如有人反對整個社會秩序，那人一定會感到很孤單的。我想這就說明了爲什麼近來許多小說和詩歌都帶着一種孤零零和恐怖之感。我不是那種詩人，滿足於在無人地帶裏裝腔作勢，並且依靠幽靈來捧場。我生性喜歡同別人接近，我知道要不是找到另外一批和我合得來的人就會慢慢回到我父親陰影之下去。」

「這倒有道理，」她慢吞吞地說。「但是我處在什麼地位呢？」

「你就是幽靈和陰影之外的另一個替代物。華敦也是——」

「華敦，」她突然用蔑視和懷疑的口氣說。他等她說下去，於是她不得已繼續講，「我可不是在拆華敦的台，他有很多優點，可是如果你以為在酒館裏同他閒聊就可以取得一個新的階級基礎，那你倒不如乾脆算了。」

「你這不是走極端嗎？」他尖銳地問。

她不作聲，後來回答他說，「是的，那樣說法是怪嚴肅的並且是鬧宗派。華敦人很好，也許會給你很多幫助。」

「就像瞎子幫人穿針那樣？」

她笑了。「我真活該。你抓住我說錯話了，但是別怪得太兇呀。」

「儘管這樣，當你承認自己說得過火的時候，我還是覺得在你嘴上這樣承認不對，暗底裏却有一種很堅定的信仰，認為自己基本上是對的而別人都不對。」

她慢慢地說。「如果我鄭重其事地回答你，你會說我沒有幽默感——但是我沒辦法。我也許有許多錯誤的想法，工人階級一大部分人，黨裏一大部分人也可能懷有錯誤的想法。就個人說來我們這些人當中也許沒有人是完完全全正確的，可是黨仍然是混亂情況中的唯一出路，而工人階級仍然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只是作為工人階級一個活動的部分，它的先鋒隊，黨才可以領導我們。」

「對我來說，這有點神秘。」

「但是這並不神秘。到頭來，我們終歸是正確的，這是因為工人階級的經驗不斷地增加豐富起來，經過分析、試驗、再次引用、再次分析的。」

「對不起要打斷你的話，我想我們靠近你家了。」

「是呀，我們到了，隨便在這裏什麼地方停車都行。」

「我把你送到這條路的盡頭。我什麼時候可以再看見你？」

「這就要看你了，是不是？如果像你所說的，我們的道路要匯合到一起，那麼我們總有一天會在甚麼地方碰頭的。」

「難道你從來也不玩玩嗎？」

「啊，幾乎整天都玩。」

「我意思是說，在政治範圍以外。」

「我可不知道有什麼東西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有空的時候，我週末騎車出去玩，如果你所謂玩就是指這個。」

「差不多，我也可以來嗎？」

「我想他們不會反對的，我們通常有七八個人一道出去。」

他不願意承認他所想的不是那麼一大夥人。「我們到了。」他不知道他不吻她，她會不會輕視他，或者尊敬他，或者她根本就不想這一套。他還沒來得及再好好地想一想這個問題，她就已經下車了，輕輕說了一兩聲謝謝。他凝神看着她，在黑暗中消失，然後開車走了。

週末根本談不上騎車出去玩。不是天氣太壞就是琪兒要開會。但是基特找到機會和她又見了幾次面，以前的生疏之感現在開始消失了。至於琪兒呢，也像被吸引住了，告訴了他一些關於她自己的事情。一九四〇年她曾經在小學裏教書，可是學校被炸毀了，而在英格蘭西部造的新校舍又不夠容納所有的教員。她在一家製造精密器械的小軍火工廠裏找到了一個工作。這個工廠也中了炸彈，燒掉了，於是她在北部一家軍服廠找了個事情。「我不得不喜歡北方和那裏的人們。不，我不願意再回去教小孩子了。現在我已經做慣了工廠工作，在這裏你覺得有活動的餘地，覺得處在要緊的地方。並且在這裏我可以把政治工作做得好一些……」

對於用這樣的理由來選擇自己的前途，他感到愕然；這就表示出死板、嚴肅、自我犧牲。她怎樣捲入政治的呢？唔，是從一個階段演變到另一個階段的。她父親過去是一個急進派的老前輩，倫敦東區一個學校的教員。她母親在她十二歲的時候就死了。她哥哥在德國火燒國會案^①發生之後參加共產黨，從琪兒的聲調和眼睛的表情看來，這個案件對她顯然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基特看來，却不過是希特勒無恥勾當之一。他似乎依稀記得在什麼地方看過關於這個案件的記載。她哥哥現在在哪裏？他原本要參加國際縱隊^②到西班牙去打仗的，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得了肺結核，病倒了。雖然如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的病已經好轉，一九四〇年被徵入伍了。後來他隨軍到緬甸去，在那裏打了一年

① 德國火燒國會案：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用火燒國會，殘酷鎮壓工人，消滅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權利的行動來開始實現

其對內的政策。——譯者註。

的仗，肩部受傷再次病倒，肺結核復發。現在爲了身體的緣故，他在康瓦爾種田。琪兒已經有一年多沒看見過他了。她的父親是在一九四二年被一顆德國炸彈炸死的。

祇是當他們討論工廠裏事情的時候，他們才時時爭論起來。她說起話來就變得斬釘截鐵，詞鋒很犀利，話好像是現成的，不是她自己的。只有一次，他勉強暗示，如果稍爲拿出一點善意和妥協的精神來，也許會收到好一些的效果。『你去跟你父親這樣講吧，』她說。

『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着，那就沒有什麼理由把事情弄得棘手，使比較貧窮的階級受苦。』他突然以爲自己找到了一個很強的論據可以駁倒她了。『我了解你的觀點，你的大前提是資本主義不能夠存在下去，不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好吧，那就讓它存在到最後一刻。然後我們一齊來合作建設社會主義吧。』她想反駁他，但是他說個不停。『假如你覺得需要攪亂了僱主和工人之間的融洽關係，如果你只相信自己的主張，認爲可以由下面羣衆起來破壞資本主義制度，那你的邏輯在哪裏呢？』

『祇要資本主義能夠繼續剝削殖民地人民大眾，祇要資本主義能夠繼續壓低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那麼它永遠會解決本身的問題的。歷史的進程本來沒什麼自動的。但是我還沒說過任何話，足容許你有談論破壞這些計劃的權利。假如資本主義能不斷的提高這裏和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那它自然會存在下去的。擁護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們說，他們能夠做到這一切。那麼好吧，我們就相信他們的話，並且照那樣堅持提出要求好了。』

◎ 國際縱隊：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各國進步人士組織成的一隊志願軍，爲保衛民主，而參加了西班牙內戰。

——譯者註。

「總有一天，我們要把這個問題爭論出一個頭緒來的，」基特說。他覺得如果認爲他自己同這個武斷得連嗓音也顯得固執的姑娘有絲毫共同之處，那他真是個傻瓜。

雨又下起來了。「太晤士河水要泛濫了，」勞斯說，他愛傳播任何壞消息，搖了搖頭說，「是呀，自然咯，有時候很難把責任搞清楚的。但是當湊巧的事情連續重演……」他望了華敦一眼，忍住了不再直接去攻擊政府。「在我看來，也許我的意見不一定對，燃料缺乏會在冬天沒過完之前使工業完全陷於停頓。那時候咱們瞧吧。」他拿起了一本戰前的貿易雜誌，翻着看看，好像在回憶過去的好日子似的。「你看看這篇文章吧，施溫頓。這裏講的是染料分解怎麼樣促使人造絲窗簾分解的道理。不，沒有東西比得上羊毛，甚麼也比不上羊毛吸收染料的程度。」

時鐘裏生鏽的發條沙沙地響了一陣，鐘聲響了。「該工作了，先生們。」勞斯走到櫃子面前，把它打開了，開始檢驗一條條的布料。這些布料是從新的花樣中間剪下來，用根繩子串起來掛在櫃子裏的。他喘息着嘆了口氣，摸摸下巴。

基特轉身同華敦講話。華敦正在削鉛筆，研究分類的標籤。「琪兒是不是在搞什麼花樣？」他問。「我的意思是說，廠裏有人對什麼不滿嗎？」

「總是有不滿的，」華敦喃喃地說。

「可是這次究竟是爲了什麼呢？」他停了一下，氣沖沖地說下去，「你不至於以爲我會洩露別人暗地裏告訴我的機密吧——雖然琪兒顯然懷疑我會幹出這種事來。」

『如果是什麼牽涉到機密的事情，那我不會知道了。不是的。我祇是從山姆·梅隆和他們那裏聽到關於廠裏大家都在議論的問題。首先是關於一件事故的爭論。織布機上有一根鋼棍跳了出來，打在一個工人的臉上，把他的嘴打傷了，還打斷了他的假牙床。這個工人給施溫頓先生寫了一封信，可是從工廠會計那裏收到回信，信上說法律上沒有根據，因為假牙床不是人身體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是詭辯。但是對這樣的問題，法律究竟怎麼說法呀？』

『誰懂什麼法律，除非打官司才懂得法律呢。』

『爲什麼那個工人所屬的工會不能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別着急，會提出來的。琪兒正爲這個忙着呢。』

『另外還發生了什麼事情？』

『自然是關於加班問題的爭論。還有在角落裏的那個戰時爲了完成額外工作而造起來的工棚，有一頭很窄，要把經軸送到最遠的織布機上去，那真傷腦筋極了。如果拿進去的時候碰壞了經紗，織工就得受罰。』

『我明白了，』基特若有所思地說。『這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我要試試看，讓父親接受我的意見，設立一個生產委員會。你所說的那些糾紛該是不難解決的，祇要大家來討論並且雙方都有一點善意。』

華敦沒言語。勞斯剛才出去了幾分鐘，現在回來了。『威特遜，』他對他手下職位最不重要的——個職員喊了一下，『你把這幾束紗拿去給洗滌間。全部沒洗乾淨呢。太粗心了。你到配色間去，把它

們洗一下，還有你告訴莫爾先生，我很奇怪工作竟是這樣做法的。」

「我去吧，」基特自告奮勇地站起來，把桌上一卷藍圖紙碰掉了。他趕緊加上一句，「如果你允許我，勞斯先生。」

勞斯本來想叫他別去的，可是噤起嘴來，改了主意。「好吧，可別把號碼搞混了。威特遜，你可以繼續去打瞌睡做你的白天夢，可是至少也得把嘴閉上呀。」

基特慢慢地走下樓梯，在想自己究竟有沒有胆量上棋兒工作的那個工棚去，借故談公事同她說句話。他經過通往工棚去的門口，但是沒去開門。他只是停下來同那個雙眼矇矓的老打掃工人閒聊。

那人怎麼也沒有想到這是老闊的少爺，他問基特借個火。基特給他火柴，但是他沒點，只是在袖上擦了一下，插在他那濃密的頭髮裏，「先生，你能給我一根香煙抽抽嗎？」出乎他意料之外，基特給了他一根。他聞了聞，把香煙夾在耳朵後面。「到了我該上男廁所去一下的時候了。」他笑了笑。「你剛才該看看瓊尼·李勃爾拿着一把三股叉的樣子。剛才他正站在你現在站的地方。」你爲什麼手裏拿着那樣一把三股叉呢？」我問他。「什麼叉？」他說。「甚麼又不叉的？」他問我。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手，好像是我叫它在那裏似的。很像帝國戲院耍的一種把戲。「你真有點傻裏傻氣，瓊尼，」我對他說，我好久沒有說過這樣的真心話了。「你以爲你是老尼克嗎？」我對他說。你知道老尼克是誰？就是那個把自己老婆放在蓆子上，却把貓帶上床去睡覺的那個人。」

「他恐怕有點怪僻吧，」基特說。

「他正站在你現在站的地方，」打掃工人說。

基特勉強地朝前走。他心裏充滿了對於這個男子世界的花樣和古怪所感到的喜悅。他想：總有一天我要使琪兒能了解這個。無論如何我要得到她，我必須得到她。

施溫頓先生氣喘病又發作，使全家陷入那種定期性的混亂狀態。施溫頓太太四處張羅，精神恍惚的樣子。只要病人稍爲哼一下，她就馬上給老格利夫斯大夫打電話去，而病人一看見她總是哼哼唧唧的。有一次她急急忙忙去接電話，在過道裏的地氈上滑了一交，幸而只擦傷了皮膚。家裏個個人都無精打采。黛安娜玩網球把窗子玻璃打破了一塊，瑪格麗特吃得太多肚子痛起來了，基特上洗澡房時發現喬愛絲在洗澡盆裏打呼嚕睡着了，水已經冰冷了。接下來的好幾天裏，她乾咳得很厲害，她相信自己要得肺炎了。

施溫頓最恨人家要他躺在床上休息。他一直沒病倒過，直到五年之前，突然患起氣喘病來。他管這個病叫「那混賬東西」。他覺得這是外界的一種東西惡毒地趁其不備地鑽進了他的肉體的，就像中世紀時代的人着了魔那樣，因此他認爲任何一個稍有能耐的大夫都能用一服烈性的丸藥把他的病治好的。

有一天晚上，基特下樓到過道裏去給白里安打電話。半路上瑪格麗特攔住他，用兩條胳膊摟住他的脖子，好對着他的左耳低聲說話。「喬愛絲把自己關在衣櫃裏，我去把櫃門打開，她還罵我。她喝了白蘭地治她的咳嗽。」

「我認爲衣櫃是最適合她的地方。」他回答說。「可惜她早晚還是會跑出來。」

瑪格麗特覺得這句話俏皮極了，吃吃地笑着走開了。基特走到電話機旁。自從兩個星期前他和白里安一道去看足球比賽以後，他就沒見過白里安，他想把準備妥當的關於琪兒和工廠的一番話告訴他，看看他有甚麼意見。但是當他把聽筒拿起來的時候，却發現他父親正和別人——班尼斯達，廠裏的總經理——在講話。沒問題是那個人，那種略帶鼻音的奉承口氣，就是他。

「……對，在左手邊那個抽屜，是的……星期三我們發個公開聲明，說明燃料不夠，工廠開不了工。」

「我想我是懂得怎麼說法的，施溫頓先生。」班尼斯達說，發出他那典型的笑聲。「我們需要的是暗示——毫不含糊的，然而也不指名道姓——對於目前我們這個——這個不幸的國家所遭遇的險惡局面是要誰負責的。」

「對了。就是那麼說法。把草稿擬好，給我先看一下再發出去。我打算星期三以前到廠裏來，但是我對那個不中用的大夫簡直毫無辦法。你要親自管這些機密文件，都給鎖起來。」

「施溫頓先生——」班尼斯達聽見對方認為他也許會不這樣行事，就以一種像受了委屈的聲調表示了深深的然而又是尊崇的責難。

「此外要準備一個對報界發表的聲明。這件事，報紙方面會繼續搞下去的。我已經同熊克斯聯系過了。」

基特把電話掛上了。他微微感到噁心。他生怕弄出什麼聲響來暴露了自己。他感到自己好像被牽累了進去，為一樁卑鄙罪行充當見證，充當同謀。但是當他回想剛才偶爾聽見的話時，又不覺得有

什麼特別罪惡的地方。他父親只談到要給報紙寫封信，說明按目前燃料供應情況看來，工廠是沒有力量幹下去的。談話裏並沒有絲毫足以表明事實是不能向外人道及的。燃料供應也許真的不夠。至於講話的調子——那誰都會在對自己有利的的情勢下撈一把的。班尼斯達的嗓子非常之討厭，但是這對談話的合法性並沒有什麼影響。不，基特對自己說，他所聽到的談話沒有犯法的地方。可是這段談話確是大大地使他動搖了。

爲什麼呢？是不是僅僅像一個孩子在父母房門鑰匙孔裏偷聽講話，而有怕被人發現的恐懼心情？是不是他已經正確地意識到在這段談話裏隱藏着更深刻的仇恨和陰謀呢？不論他怎麼驅自己，他腦子裏還留着他最初感到的恐怖和懼怕情緒，以及他父親的奇特的形象。一個大肚子，頭戴大禮帽的施溫頓先生，對着電話發狠地說話，是用漫畫的粗線條畫出來的像琪兒辯論時所形容的無情的資本家，這就把基特那套甚麼雙方互存善意的呼籲駁得體無完膚。施溫頓利用燃料缺乏做藉口，把工廠關閉一個時期，其目的是爲了一箭雙鵰：一方面吓唬工人們使他們更加就範，同時也煽動大家對工黨和煤礦國有化不滿。本來囁，你還能期望什麼別的呢？施溫頓不是漫畫裏的人物，但是他對於此中道理却瞭如指掌。在某種意義上說，對他說來，經營工廠一半的好處是在於能鬥勝工會，或者故意在一個問題上讓步以便在另外一個問題上進攻。他覺得工廠幾乎像是他自身的引伸，當有人企圖來管理他的工廠的時候，他就冒火。

施溫頓太太胆怯地敲敲門，基特頓時覺得自己在房間裏躡來躡去，聲音太響了些。「幹嗎？」他狠狠問了一聲，心裏在蹦蹦跳。

她探進半個身子來。「你能來幫我攙攙喬愛絲嗎？她不舒服……我沒辦法把她弄上床去。」他最初有點不願意，後來當他跟着她走了，這時候，他母親輕輕地說：「我不想讓妹妹們看見她。」瑪格麗特已經開始好奇，問長問短的……」

可憐的媽，他突然懷着憐憫的心情這麼想，於是就捏捏他母親的胳膊肘說：「別着急。」他們進了喬愛絲的房間，零亂的床空着，喬愛絲穿了一套綠色睡衣，鈕子沒扣上，半個身子躺在衣櫥裏掉了下來的一些衣服堆上。基特沒有理會他母親的那番嘮嘮叨叨的責備和埋怨，他發現喬愛絲緊緊地用手支在衣櫥門上。他把她的胳膊扯出來，然後把她拉起，抱到床上去。他一下子把她摔在床上。她陷了下去，又被彈簧床墊蹦了起來，閉着眼睛，張開了嘴，高興地笑了。

施溫頓太太不再裝假了。「我真怕你爸爸發現。怎麼辦好呢？唉，我怎麼辦才好啊？」她扭着自己的雙手。

「把她送進療養院或者送到澳洲去，」基特硬着心腸隨便說了一句。他覺得如果他自己表示心軟，就會使母親難過起來。

「怎麼辦好呢？」她重複說。「她那麼樣喜歡約翰。一直因為他死了而難過。記得他剛生下來，她拿了一把鉛筆刀跑進嬰兒室裏來，要把他的眼睛挖掉。」

是的，自從一九四三年以後，喬愛絲就很快地沉淪下去，這倒是真的，不過在這以前她也不見得是什麼聖人。她企圖把備受家庭溺愛的嬰兒的眼睛弄瞎，而後來却又以白蘭地酒和放蕩來悼念他的死，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什麼聯系呢？

喬愛絲開始呻吟，施溫頓太太朝她轉過身去。基特對床上看了一眼，就走上樓，到過道上去。不顧一切地趕快離開這個家吧。當他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他忽然覺得家就像易卜生^①的劇本裏一個免不了要毀滅的家一樣，像一個充滿了悔恨，偏執狂和死亡的衝動的巢窟。於是他繼續同琪兒爭論下去。他對她的生魂說，你沒注意到心理力量的整個重大的壓力。男人們被困在奇特和悲慘的範疇裏，他們就得按照能滿足他們的方向安排自己的命運。假如這些方向會導致煩惱，瘋狂，死亡，它們還是被選中的。

現在他感到和家庭的所有其他的人是一致的。同他那個性急帶病、寧可死一百次而絲毫不肯放鬆工廠大權的父親是一致的。同那個茹苦含辛，把家庭的一切矛盾和隔閡歸咎於自己的母親是一致的。同在罪惡刺激之下打發日子，而以大膽沉湎於「罪惡」之中以求解脫的喬愛絲也是一致的。我的道路不同於他們所走的，他對自己說，但是迴避他們是不中用的。我要同父親鬥爭，但是用公開的，友善的方式同他鬥爭。我要給予母親同喬愛絲以諒解的體貼，並且使她們受不了的沉重負擔卸除下來。我要在一家人之間調解，正如同我要在父親與他的工人之間調解一樣。

這時候他想起了柯林，當他在公用電話室前站住要給柯林打電話的時候，他記得了他父親在電話裏的一部分談話，這些話他剛才已經忘了。那就是關於要千萬保守機密的特別檔案的那段話。如果把那段話和其他近乎鬼鬼祟祟的話聯系起來看，那麼它就顯得很陰險。工廠辦公室裏究竟在搞什麼鬼呢？是不是還有其他反對政府的陰謀，逃稅勾當和黑市投機倒把這套呢？或者還有他根本不懂得

① 易卜生：十九世紀挪威戲劇家。——譯者註。

的事情？

他變得越來越不安定。一忽兒他打算把整個事情的經過告訴琪兒。這樣一來，她當然不會再懷疑他的真誠了，儘管牽涉到許多家庭義務他還能採取客觀看法。但是當他設想他怎樣坦白的時候，他覺得這是絕對辦不到的。琪兒對事物的看法會和他不同——至少在他還沒有機會對她發生更多的影響以前是如此。

他離開公用電話室，向最近的一家酒館走去。父親到底有沒有隱藏一部分燃料呢？他在想。但是也可能是他不願意我們的同行知道我們最新的圖案設計。他叫了一大杯苦啤酒，朝着兩瓶甜酒之間的壁鏡打量自己。

「你活像一個撿起了六個辨士而掉了一鎊的人那樣的高興，」酒館的女招待說。這個姑娘如果下巴尖一點也許還不難看。

「你怎麼會知道呢？」基特問她。那時候，酒吧裏沒別人，祇有一個鬍鬚滿臉的老頭子在喝一杯淡啤酒，一邊自言自語。

那個女招待把一邊肩膀上的緞帶理一理好，好像準備跟他好好地談一陣似的，但是恰好有兩個顧客吵吵嚷嚷地走進來，爭論着關於足球賽的事情。「我猜中了三隊——三個在自己球場得勝的球隊。我每隊壓了六個辨士結果贏了七個先令。」基特走開了，那個壓中了三個球隊的人高興地喊女招待：「喂，親愛的，我真想在對面馬路旁的樹上睡覺，那樣我只要把樹搖一下，你就會掉在我懷裏了。」

「去你的吧，」她回答說，一面把她另一邊肩膀上頭的緞帶也理一理好。「我給你們這些渴得要命的傢伙們整天倒啤酒，到後來爬上床已經夠累的了，還怎麼能爬樹呢。」

「我來當梯子讓你墊腳吧，」那個人說。

基特被冷落在一旁，感到自己敵不過比這種有效的打情罵俏。他覺得鬆了一口氣，也感到有些怨恨，把啤酒喝完了，悄悄地跑出來。反正總有電影可以看的。

然而當他走近馬路盡頭的奧迪安電影院的時候，他又不想看了。他折回來的時候，想起了瑪格麗特，他上次看電影是同她一道去的。他對她的熱情湧上來，覺得她愉快地處在毀滅的羅網之外，他原先還以為毀滅籠罩了他們全家呢。她會在一個比較純潔和自由的世界裏成長起來嗎？或者是因為她太年輕了，還不了解自己周圍的壓力呢？假如她還沒睡着，他想，也許我可以輕輕地走到她臥房裏去同她聊聊。

他邁着輕快的步子回到家裏。在房子靠南的瑪格麗特的小房間裏還有燈光，但是他看了一看以後，他明白他是不會到她房間裏去的。假如談談瑣碎的事情，他會覺得自己傻，談完之後會感到更加不滿意。但是假如他把她牽進家裏那些不幸的矛盾裏，那他就得對破壞她的愉快心情，使她認識那些壓力負責任……不，假如她和其他人那樣也要沉淪下去，他良心上不願意認為她是由於他的緣故才沉淪下去的。

十一 蘭開郡

過了好幾天他才有機會把事情告訴帕娣。原來她那些日子工作特別忙，總是晚下班，這倒沒什麼，反正他也不願意匆匆忙忙地辦完事。到了星期五，他去找她，他們約好出去跳舞的。在半路上，他遇見了漢德森先生，那人是個壯實的小個子，達刺謨人，一九四三年他是副經理，現在已經升做正經理了。漢德森是礦工出身，從一個採煤工人一直升到經理的地位，但是並沒有失去跟羣衆的聯系，一般人都喜歡他，信任他。

「喂，白上德，」他仔細看了一眼狄克的臉說。「我聽說你回來啦。」

狄克因為他還認識自己而感到高興。「聽說你現在當了經理，我可高興啦，漢德森先生。」

「你已經決定幹甚麼了嗎？」

「我要回到礦上來。」

「好得很。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們需要新的技術員。假如你還像過去那樣的伶俐，——他微笑着，表示用不着提出什麼條件——『我要設法儘快地讓你去上訓練班。』他那雙銳利的眼睛看着狄克的眼睛。『收歸國有，真是個偉大的勝利哪，我們一定得顯顯我們的氣質。我是主張礦裏自己訓練技術員的。』」

狄克猶豫了一下。「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漢德森先生，我就是因為聽說是你，而不是歐卡特先生當

了經理，這才作了這個決定的。」

「既往不咎了，」漢德森說。「他們無非是照着自己認爲對的行事，何必和他們計較，讓我們現在把一切改好就成了。」他伸出手來，他是個鬚髮灰白的乾脆簡潔的人，頭髮修得短短的，臉蛋也好像爲了精簡而修過似的，連聲音都是截然乾脆的。

「謝謝，」狄克說，向前走去，步伐比先前輕快了。

帕娣還沒有回家。「她一會兒就回來，」海孟斯太太說。她很瘦，成天忙着一塊六呎見方的園地上種花，在一個差不多大小的棚子裏養雞。這時候她剛用殺虫劑噴射完了房子前面的一棵瘦弱的水蠟樹，爲了預防春天的綠色蚜蟲，她認真地問狄克懂不懂得養雞。他告訴她說懂一點兒，可是不多。她帶他到房子後邊去。「牠們在喘着氣呢。」她把棚子打開。

他們走了進去。「瞧，牠們都縮在棲木的一頭呢，」狄克說。「等一等。」他點了枝煙，噴了幾口。

「牠們在喘着氣。你聽不見嗎？我餵牠們餵得才好呢。要是牠們因爲我而死光了，海孟斯先生會多麼生氣啊。」

他又吐了幾口煙：「我就猜想是這樣的。那邊那些窟窿裏進風呢。要是沒有風吹，烟應該自己慢慢消散而不是這樣被吹來吹去的。」

「你真聰明，」她說，瞪着眼瞧那些年久失修的窟窿。「現在我倒不明白……」

他靈機一動，去看那些棲木。「我想你這些雞身上還有小紅蝨呢。」

「喲，那該怎麼辦呀？」

他也不知道，不過她有一本飼養家禽的書，於是他們回到屋裏去。她從起坐間的木架上找到了那本書，他又從索引裏找到了小紅蠶那一段。「這上面說要用木鱈油和石蠟各半的混合劑塗在棲木的軸孔和每一個縫隙上，」她唸出來。「你真聰明。我可不會發現的呢。我很高興，你——」她本來想接着提到他和帕娣的事，可是臉一紅，把書砰的一下合上了，深怕自己多嘴把事情弄糟了。她換了話題，恢復她平常那種囉裏囉嗦莫名其妙的聲調。「我們海孟斯先生呀，他有數學頭腦，不過那當然祇是在辦公室裏用的，回家來他就愛歇着……他根本就不贊成養雞養鴨的。可是我總覺得該盡一分力量。無線電裏說這叫愛國。我本來還想養頭豬但是帕娣認爲這個主意要不得，海孟斯先生也那麼說。」

一陣鑰匙響和靴子走路聲，他就進來了，身材很魁梧，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他點頭和狄克打招呼，在火爐旁邊坐了下來，解開靴子，評論着天氣。接着他又埋怨收歸國有這麼一來替他在工作的煤礦會計處添了許多麻煩。一般說來，他認爲收歸國有是一種政治上的手段，叫他海孟斯先生吃虧而使一些無用的官員得到職業。他訴苦說那個新的區辦公室裏儘用些毫無用處，裝腔作勢，專會玩高爾夫球的大學生。

帕娣回來了，她上氣不接下氣地因爲遲回來而道歉，連忙又跑上樓去。自從狄克出國以後，他們在樓上修了一間小小的浴室，所以帕娣不必再在廚房裏洗臉了。

海孟斯從口袋裏摸出一張晚報來，信目看去，隨口評論着。俄國人要求調查鈾的產量——可不可能相信他們，既然是他們建議的，那準是玩什麼花樣呢，那麼還是由貝文去對付罷。罷工風潮遍及南北朝鮮——朝鮮到底是在哪兒呀？在爪哇附近，對嗎？不管怎麼樣，這些亞洲人現在也該得個教訓了。

你看看馬來亞和印度，還有其他人口稠密的國家罷，然而英國同法國國內有那麼多罷工事件，又有甚麼法子可以叫它們循規蹈矩呢？『我並不是一個反動派，』海孟斯自己說，這是他常愛說的一句話。

『祇要是有理的罷工，我並不反對。』他把鬍子朝後一掠，喝着他太太悄悄地給他斟來的一杯茶。

『可是這些人今天都是毫無理由就能起工來。他們甚至於也不想爭取工會的支持了。他們明知道得不到，於是他們就自己拿主意。我們需要的是紀律，紀律。』他又重新看起報紙來。英美採取步驟挽救德國銀行——對了，你總得有個穩定的局面呀。貝文談希臘問題，說明他的政策是正確的——貝文是個好漢啊，不是那種會被由下而上的壓力所嚇倒的人。『他對於自己知道的事很有把握，而且決不放鬆，是不是？』

海孟斯唸着報上的標題和簡短的新聞，給人的印象好像貝文和另外那些人都還不太壞，他們是遵循海孟斯先生制定的政策做的。如果任何人，無論是個人或集體，不去執行海孟斯政策，他就告訴人說他是知道內中的情由的，誰也騙不了他，他知道究竟是誰在搗蛋，並且，瞧着罷，不到三個月功夫，他們就會被揭發，而海孟斯政策又可以重新實施。聽無線電的時候，他也去反駁，去糾正演說的人或者播音員，使人感到他是在給有關部門糾正錯誤和發出指示。

『記着我說的話，三個月之後再想想這些話，貝文對於自己所作所爲是有把握的。』巴爾幹各國是個鬥雞場。一點也不假。——鬥雞場。有人叫它們燃燒着的火藥庫。可是我主張叫它們鬥雞場。我喜歡選擇恰當的字眼。貝文當然明白我現在跟你說的這些道理的。他決不拿我們的命脈去冒險。巴爾幹國家是個鬥雞場，而希臘是我們的命脈。我們還不如放棄印度。如果我們放棄了我們的命脈，那還

不如也放棄波斯、巴勒斯坦和埃及，還有近東的一切其他地方。祇要想一想，希臘皇室經常和我們的皇室通婚。我會聽見有些傻瓜們說那是因為政治陰謀的關係。簡直胡說八道。那是命運。如果我們不到希臘去，誰會在那兒呢？」

他停了一下，狄克很安靜地說：「希臘人。」

他瞧了他一眼，好像不能相信剛才聽到的那句話是聽對了。「俄國人。」他高聲說。「自然是俄國人。貝文是知道的。多加點兒糖罷！這杯倒霉茶是怎麼回事呀？貝文和艾德禮都懂得紀律的必要，這使我很高興。我們是不能信任工人階級的。克里浦斯說過他們連一個聖誕同樂會都掌握不了，更談不上管工業了。」

狄克本來想指出他最後這些話和起初對國家機關官僚主義的攻擊有矛盾之處，可是終於忍住了。恰好這時候帕娣下樓來了，使他好像獲救了似的。她換了裝，穿一件綠色長衣服，像雛菊那樣新鮮。她對狄克招招手，當她父親有一句長句子正說了一半的時候就把他拉了出去。

「我們走一會兒吧，」到了外邊他說。她沒有開口，他們就往前走。他想起了要去跳舞的事。「你的鞋怎麼樣？」

「我有一雙跳舞鞋在這兒袋子裏呢。」過了一會兒，她又說，「你有甚麼心事呀？」因為他還不作聲，她又問，「是不是爸爸惹得你煩起來啦？」

「不……到今天我也該知道他的脾氣了……不過我有點事要跟你說。」

「甚麼事？」她的聲音忽然變得過分尖起來。

『我要回到煤礦上去工作。』

現在輪到她停頓不說話了。『確定了嗎？』

『嗯。』

『我知道你爲這個想心事……我竭力不去影響你。』

『是的，我很感激你。』

她又停了。『我總在想……我不知道……我沒有料到你會說你要回礦上去的。』

『你當然不會料到，你和愛麗思早就替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想我是不敢當的。』

『對不起。』

他們走到了那條街的盡頭，她才接着說，『我滿以爲你會找個別的職業——收入多一些，或者至少是機會好一些。並不是我們立刻就會需要很大的開銷。反正我的工作還要再做幾年的。却爾各特先生差不多等於同我說過，無論我結不結婚，我喜歡做多久就可以做多久。你知道嗎，我在辦公室裏工作做得很不錯。我真有點想不通爲什麼會有人願意到煤礦裏去工作。艱苦、危險、而且激烈的勞動，工資並不高，又沒有甚麼前途。當我這麼說的時候，你是不是也認爲我同愛麗思和約瑟夫在一個水平上呢？我知道你認爲她們是要不得的——不過我還不太懂得你爲什麼這麼想。』

『還不完全在一個水平上，』他酸溜溜地說。『但是我們大可不必爲了究竟怎麼不同而吵架。』
她停了一下。『喂，你瞧，狄克，如果你再這樣說話，我立刻就回家去了。我已經盡力和你講道理，

儘量耐心。我最恨吵嘴、罵街、說刻薄話。你可不能爲了甚麼事不高興就隨便罵我，這個我不答應。」

「即使是爲了你，也不能答應嗎？」可是他立刻感到慚愧了，接着又說，「對不起。你很對。我們應當客客氣氣地把這些話談出來。」

她想了一下。「對了，我們一定得安安靜靜地談一次。跳舞取消了罷。我也不想去甚麼咖啡館。那樣我們永遠也談不了心事……對了。我們上何賽家去吧。離這裏很近……她是我的朋友，一個教跳舞的教師。」

他們朝前走，默默地不說話，走到一條兩旁有鋪子的街上，電車隆隆地開過。帕娣在一家狹窄的門口按了電鈴，這個門在一家布店和一個藥房之間。有人咯蹬咯蹬從樓梯上下來開門，是一個矮小粗壯的女人，面孔長得像日本人。「哦，是你呀，帕娣。進來罷。」因爲根本沒法走進去，她只好倒退上樓去，帕娣就在樓梯頭上給她介紹了狄克。他們走進前邊的屋子。狄克四面一看，那張罩了彩色布套的長沙發，牆上掛着台加斯①作品的翻印，話匣子和小的豎鋼琴，一碗玫瑰花瓣，他感到不很舒服。

「我跟你說，何賽，」帕娣用一本正經的口氣說。「狄克和我要好好談一次。我們可不可以把你從你自己家裏趕出去一會兒？」

何賽似乎並不感到意外。「當然可以。你們要我出去嗎？還是在廚房裏耽着也行呢？我祇是看看書，在廚房也一樣暖和。不過我也可以出去找找吉蒂的。」

「隨你的便罷。我們祇要用這間屋子來安安靜靜地談談。」

① 台加斯（一八三四——一九一七）：法國名畫家。——譯者註。

「一個鐘頭能完事嗎？好，我到時候給你們送咖啡來喝，回頭見罷。」她就走了。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你認識她，」狄克說，方才帕娣和何賽說話的時候，他默默地站在話匣子旁邊。

「我認識好些你不認識的人，你也認識許多我不認識的，難道我們一定得浪費時間來談這些嗎？」

「好罷，」他在一張有扶手椅裏坐下。「我已經決定了。我要回到煤礦去工作。你還願意和我結婚嗎？」

她定睛看了他一會兒，然後在沙發邊坐下。他轉眼去看火爐前那個上面畫着薔薇的屏風，直等到她最後輕輕地清晰地說：「是的，你很對。一切簡單得很。不，我不要和你結婚了。」她用手止住他。

「假如你不見怪，我要告訴你爲什麼。並不是因爲你要回到煤礦去工作——也不是如你想像的那樣。如果你當時回到我身邊，擁抱着我，告訴我你愛我，並且說你要回到礦上去工作，那麼我也許會和你爭論，但是我一定會讓步的。我確信準是那樣的。可是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總把我和煤礦看成是冤家對頭互不相容似的，於是最後我也接受了你的看法。要嘛是我，要嘛是煤礦。所以你既然選了煤礦，那就沒有我了。」

「是啊，這樣你倒是落得一身輕。」

「我還沒說完呢。起初我爲你難過。你是那樣不快樂，同一切都合不來似的。當我第一天晚上到你家去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一切會怎麼樣發展。其實我倒還以爲我們會立刻推心置腹地談一次，

弄清楚雙方的看法。但是結果滿不是這樣，我很想幫助你重新站穩了腳跟，但是我向來不怎麼善於做這種事的。我得把背靠着牆，就像我現在這樣，然後才能說出我心裏的話來。我越是想把你拉近些，就感到你躲得越遠。我覺得你怨恨我，無論我做什麼，總是祇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這些話裏有某些部分是真實的，」狄克說，當她在努力說實話，努力追求實情的時候，他的對抗情緒減弱了。「這是我自己也不明白的。是你，又不是你。……是整個兒的……」

「有時候我認爲你在努力，於是我就等待着。我說不出的害怕。怕我會叫你失望。我多麼渴望能對你有所幫助，使你感到舒服啊。」她做了個無能爲力的姿勢。「唉，我真不懂。現在說起來，似乎很傻。而我也知道不祇是因爲你的緣故，也有我的份兒。」

「甚麼？」他用硬幫幫的口氣問。雖然他已經有一部分軟化了，對她崇拜起來，對於她的善良心地起了一種溫情；可是另一部分却還是冷冰冰的，有一種妒忌的感覺，有一種痛恨，因爲她那善良的心地將永遠不會成爲他的了。

「你一定明白的。那種無法互相接近的感覺……」她的聲音低得像耳語似的。「互相愛……」

他真想走過去，跪在她跟前，把臉埋在她的懷裏；可是有甚麼東西拉住他，使他冷冷地遠離着她，好像在看一齣戲裏邊的動人的精彩表演似的。她說的很對，但並不是全部事實。

她繼續說下去。「但是事情沒有發展下去。祇是你的怨恨更深了。有一兩次我覺得你簡直在憎恨我。」

「你變得神經質了。」

「不，我沒有。」這時候她已經控制住自己，聲音雖然仍舊低沉，却已經恢復清晰。「既然你甚麼都知道，你倒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甚麼也不知道。」

「那麼你爲什麼怪我呢？」

「並不是怪你……」忽然他心頭湧起一陣對於這個沒有改變的世界的強烈憤恨。「要是你能知道我所看到過的一切就好啦……瞧瞧這個鬼世界，還在那裏若無其事地一天天照樣過着。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盼望些甚麼……但是決不是這個……我永遠也不會寬恕它的，你聽見了嗎？」他握緊拳頭槌着椅子的木頭扶手。「我永遠也不能饒恕這些王八蛋。」

她等着他重新平靜下來。「那就是說你永遠不能寬恕我了？」

「我不知道。」他精疲力盡地回答說。「責怪你是不公平的。我明明知道。但是你不知怎麼總和那一切纏在一起。每次我向你伸出手去的時候，總感到有甚麼東西把我打回來了似的。」

「那麼我當時該做甚麼呢？」她撒潑地問。

「沒有甚麼。」

最後他而對面看着她的臉；他所看見的是一種恐懼。她往後仰着，一隻手摸着喉嚨。他想起了那個晚上在公園裏的情景，想起她那好像希望趕不上曼徹斯特的火車似的迷迷糊糊的神態；他也明白她一直就願意隨便由他去怎麼樣溫存的。也許她認爲這是唯一的辦法來試驗他們之間的感情，來迫使她作出決定，如果用其他比較和緩的辦法她就反而無法決定了。要嘛衝破一切障礙，要嘛就讓一切最

後造成令人遺憾的後果。他知道這一刻是他們兩人之間關係的緊要關頭。假如他現在走到她面前去，她會屈服，會讓他任意擺佈的；假如他盡情去做，他們就能打消目前所有的疑慮和痛苦，毫無問題地兩個人終於團結在一起。她曾經說過，如果他求助於她的愛，那麼她會同意他回到鐵上去工作的決定；她說這話的時候，也許自己信以為真。然而事實未必如此。她或許勉強這樣做一陣子；但是她會氣惱，會作別的打算並且逼着他去做別的事情。就爲了這樣，他不能走過去求她。雖然在許多方面她比愛麗思強，可是有些地方却還是差不多。儘管她現在努力做得誠懇，但是他知道一旦他們的意見變得一致，他們之間的關係裏就會重新有一種基本上是虛偽的東西。

可是，在那些使他遠離她的念頭之外，他的血液裏還有一種想去擁抱她的慾望，她現在不會拒絕的。即使祇是把她抱在懷裏來告訴她一切都完了也好。他很想那樣報復一下，可是又做不出來。一旦他到那張沙發上去倒在她懷裏，他就會變糊塗，就會屈服了，而他們的結合會漸漸地使一切都照着她的意思辦。但是由於他突然有了一種強烈的慾望，他就用一種新的眼光去看她，看到了她軟弱的一面，這一面她通常是以冷靜從容的姿態來掩蓋住的。在公園裏的時候，以及在曼徹斯特看完電影出來時她眼睛裏迷迷糊糊地表現出來的就是那種軟弱。他忽然驚醒似地明白了自己並不是觸痛這種弱點的第一個人；他明白是她那種恐懼的成分使她在他回來之後要想討好他，剛才在她眼睛裏閃爍着的也就是這種恐懼；現在也還在閃爍着。因爲她覺得自己對於一個到國外去打仗的人不忠貞，所以心裏害怕。雖然他發現了這個之後，感到一種劇烈的嫉妒並且使他胸中那強烈的慾望更加尖銳得難以抑制，雖然這使他第一次對她發生一種類似憎恨的感覺，可是也使他用一種比較近乎人情的眼光來看

她。這就叫他想再和她從頭好起。

然而他知道，任何這樣的嘗試祇會引起雙方接觸和坦白的幻想，而在實行的時候，又會恢復虛偽，又要進行這樣的一個鬥爭，這個鬥爭已經變得集中在「究竟是回到煤礦去工作呢，還是不去？」這樣一個問題上了。因此他不肯投降，也不肯接受她的投降，於是鼓起譏刺憤怒的一切力量來挽救自己。

「沒有用。你說得對，帕娣。你說你不要和我結婚——不要再繼續下去，你說得對……」他看得出她想推翻自己說過的話。她坐在那裏凝眸不語，而他却因為把拒絕的決定推到她身上去而暗自惡意地高興着。「你是誠實的，我說不出地佩服你……」他朝四邊看看。「你以前來過這兒嗎？」

「當然來過的，」她用微弱空虛的聲音回答。

他不得不壓住湧上心頭的質問和責罵。如果再弄下去，他會失去自制力，他會大聲喊出自己的妒忌，最後他會去抱住她，而她就屈服來引誘他在無力反抗的當兒上她的鉤。

「好，我想我們現在可以喝那杯咖啡了，」他用了很大的勁兒才說了出來，自己感到失敗然而又感到勝利。他站起來走過去敲何賽的廚房門。帕娣默默地看着他，這時候她的恐懼已經變成一種憤怒，漸漸恢復了她那鎮靜姿態的主要表情。

那天晚上，當他好像從發燒中清醒過來似的躺着的時候，他回憶起在緬甸時的一個場面，有時候這會突然顯示出他回到英國之後一切都不順心，感到難以安定下來，不肯和帕娣獲得共同的意見，究竟是什麼回事。

這回事的開頭是他感到左邊小腿上發癢，當他去搔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回到了卡車上面，想不要再搔癢。搔了祇有更糟，讓它去罷。卡車突然一歪，那個鉛筆頭在紙上劃了一長道，戳了個好深的洞。儘管一切不方便，他還是下了決心要寫這封信。其實與其說是信，還不如說是遺囑。倒不是他有甚麼財產值得寫個遺囑來處理，可是他有話要說，是些臨終之言，是些說明他的碌碌終生一事無成的話。據他自己看，這封信根本沒有希望投遞到的，——除非最後他們能突破圍困，可是如果那樣也就不用寫這封信了。不管怎麼樣，他是決意要寫下來的。等他寫完了，就要放在他那軍籍證裏，那個地方是他夾郵票（那些郵票都黏在封面上撕不下來了）和帕娣穿着打網球的衣服照的那張弄髒了的相片的，然後就忘掉它。

他一直固執地想車子快要歪斜以前他會知道的，但是他想錯了。他朝前一滑，腦袋撞在一根支柱上。那些麻袋都顛得跳起舞來，對着他點頭簸腦，好像在想甚麼時候撲到他身上來。在後邊的一個麻袋沒有拴好，早晚會撞到他身上來的。這種又悶又潮的熱天真是讓人骨頭縫裏都不舒服。呼吸都是麻煩事，他總在拖延着不想深呼吸。有甚麼東西在他肩胛骨之間咬他。又在他的肚臍眼裏。他到處都發起癢來，從襯衫外邊去搔。那張紙從麻袋上滑了下來，掉在麻袋與車子側邊之間。他彎腰去檢。車子一顛動，他的腦袋砰地撞了一下。他把頭枕着靠在顛動不定的車皮上邊的麻袋，心裏在想，繼續伸手去檢那張沒有檢着的紙。他臉皮被熱氣薰得繃緊了。他感到無能為力難過得要命，手也碰痛了，聽到一聲壓低了的喊聲。他又撞了一下腦袋就呆呆地躺在那裏。忽然發現他們已經停了下來，他直直地坐了起來，發生了什麼古怪的事了。他爬過一隻麻袋包，到了卡車後邊，從那塊扣住了的木板上邊

伸出頭去看。一下子甚麼也瞧不見。

這個車隊已經停下來，一動也不動，整個隊完全如此。沒有人解釋。也沒有人問。他很想大聲喊叫，可是沒有叫。接着看見兩個我們這邊的人躲避到右邊去。他的乾啞的嗓子裏只嘎地響了一下，他叫不出來。他的腦子裏還有一半在想着那張紙，那紙上祇寫了「親愛的帕娣……」幾個字，沒有別的話了。還有時候可以寫的，爲什麼他沒有寫呢？爲什麼不把他要說的話寫下來呢？

「喂！」他像青蛙叫似地喊，那又熱又悶的空氣好像把聲音打回他喉嚨裏去。

告訴帕娣甚麼呢？好像這場退却，這場失敗，這樣在炎熱的貌似恭順而心懷叵測的國度裏狼狽地撤退，這一切都只是其他一些東西的象徵：英國、帕娣，他的一生。在對他說：趁現在還來得及，把一切都搞清楚了罷。你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並非它外面所表現的樣子，你還是其中的一分子呢。現在不能再拖了，你必須面對事實。甚麼事實呢？當他真要寫的時候又沒有甚麼可寫的了，沒有甚麼是他過去所未曾寫過的。然而還是嘮嘮叨叨的寫不完。究竟是開始發他媽的燒呢，還是怎麼的？

他的腦子好像昏昏沉沉，漸漸地離開，就跟在醒過來似的，把重心從希望移到恐怖上去，從迷糊的夢境到光天化日。好像一件物體在動，在克服一個障礙。他看得見東西了。世界還是依然如故。好像是日暮時的靜穆，一片斜陽。陽光照耀在稀疏的草地上。雖然實際上並沒有多久，可是他好像過了好半天才重新聽見聲音。

好像出了甚麼事，把人嚇呆了。你小時候輕輕地結結巴巴地問別人是甚麼？問一次或者兩次，是甚麼？沒有人理你，於是你也不知道了。你祇希望一切早些完結，你想躲起來，你想更加緊緊地假

傍着母親。

同時，他又覺得有人在惡作劇。如果真是那樣，他可要把納比揍個半死。可是即使是納比也未必能叫整個車隊都跟着他胡鬧呀。熱氣動盪着他又感到不舒服起來。

左邊有人走過來了。他斜睨着眼看見了他們。是我們的人，沒有錯。戴的是我們這種遮太陽的大帽子，穿着短褲，運動鞋，背着我們這種背包。準是右翼那個連，在撤退中來參加我們的護運工作了。他把一切都想妥貼了，心裏舒服了些。不過，爲什麼其餘的人都不見了呢？是去迎接新來的人呢，還是嚇得跑掉了？他抬起腿來跨過車尾處的木板，正站穩了打算往下跳的時候，忽然有鎗聲響了。

過了幾秒鐘之後，他才明白原來鎗是對着他自己放的。於是把腿縮了回來，考慮該怎麼辦才好。這些日本鬼子有一套滲透戰術。你永遠也沒法知道他們究竟在哪兒。記得那天早晨我們過河的時候，他們從樹頂上直朝着我們背上開鎗，誰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穿過我們的防哨線的。關於偽裝的技術，他們可真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要論這個，我還是認爲中國人略勝一籌。

他的來福鎗。對了，他就需要它。他開始寫信的時候，曾經把鎗放在兩個麻袋之間。可是現在沒啦。他那片刻的決心完了。在陰暗中他幾乎甚麼也看不見，那一道閃光還留在他的眼睛裏，車尾上的一塊木板掉了。於是他看見了那枝來福鎗。翹在外邊呢。他用力去拉。那鬼東西被壓住了。怎麼？它反而往下掉啦。他使出更大的勁去拉，汗流到眼睛裏，連瞧都瞧不見了。還是拉不出來。

再使把勁兒。忽然他覺得拉得動了，高興得要命。但是那不是他所需要的。來福鎗的木柄呢？他手上拉出來的祇是槍上的金屬部分，他把它扔了，爬到卡車的後端去。他沒往四周看一下就很快地

跳下去，俯伏在地下。車羣之間沒有多少空地。日本人朝着這個車隊亂放槍，一共差不多有八十輛卡車分散開來停在這條窄窄的路上，裝滿了我們所能帶走的一切：子彈呀、輕機關槍呀、糧食。那些壓斷了他的來福槍的麻袋裏裝的是米。

現在迫擊砲和輕機關槍一齊放起來，就是那種放的時候要用繩子拉的小的日本貨。他看到四面的日本人在走近來，當時的感覺就像那次他在諾朗附近看見自己腿上有一串串的褐色的水蛭從四面八方往上爬那樣的感覺一樣。與其說是恐懼，倒還不如說是一種束手無策的厭惡。

但是他仍舊沒有來福槍。他在卡車底下往前面爬過去，也不知道日本是不是看得見他。子彈撲撲撲地響打中他周圍的東西，可是這也不能證明人家看得見他。有一顆槍彈打穿了離開他的腦袋祇有幾吋遠的車胎，車身降低了些。後來他又看見後邊一輛卡車上有兩支來福槍伸在外邊。

他爬了過去，解開槍上的皮帶。現在他可以站直身子了，心頭一股怒火使他感到自己不會被殺死。這批狗東西怎麼敢撇下他跑了，而且還把人的最好的朋友來福槍也撇下了。有一顆迫擊砲彈落在附近，他趕緊伏下，頭頂撞在車輪上那一下簡直好像爆炸一般。他躺着喘氣，頭上疼得緊，並沒受傷。手掌裏沒有血。他又爬着走，這次是故意朝着車隊的後面爬。日本人似乎是集中火力在打前邊。照例決不冒險。他們是繞着前邊過來的，那些地方最容易隱蔽。這種專打森林戰的傢伙們決不會公開地正面進攻的，即使爲了前進一百碼而繞上十哩，他們也幹。

在呼呼的乒乒乓乓的槍砲聲中他爬到車隊的末梢，沒有等得及作決定，他就彎着身子拔腳跑向那些蓬亂的矮樹叢裏去。終於跑到了。很安全。躺了一會，又累又怕，氣喘喘地，腿上好象微微地在抽

筋。車隊前頭的槍砲聲仍然不停地響着。又是那些日本鬼，決不冒險。他現在安全了，立刻又跟自己弟兄們生起氣來。

他們究竟上哪兒去了。前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帶毛茸茸的密密的植物。他匍匐着向前爬，後來又站起來彎着身子跑。到了下坡路上，他可以跑得更輕快更容易甚至都覺得舒服起來。又感到生氣。向前跑呀，跑呀。鎗聲已經不如他耳朵裏的響聲那麼響了。再往前跑。現在步子沉重起來了。摔下去，躺下了。又站起來跑。

繞過一叢形容不出的樹林子，他又走過一些稻田，於是就看見熟識的面孔了。都帶着一種古怪的骯髒樣子。他們該隱蔽得更好一些的。

『你們怎麼撇下我跑啦？』

他這句責罵的話，本來是想說得義正詞嚴的，可是喉嚨不聽話，結果說成埋怨的口氣了。『你爲什麼不來呀？』海禮問。後來好像這已經解釋了一切，再無芥蒂了，他又說，『他們打死了嘉文，這些畜生。』

接着，有幾個日本人從左翼抄了過來，開始放起機關鎗來。子彈撲撲地落在地上，激起一團團灰塵。『再往前走罷，弟兄，』不知誰說了一句。他們略微彎着腰急忙跑到一個壕溝似的凹地裏。『昨兒晚上經過的那些牛車呀，』他背後那個下士恍然覺悟到是怎麼發生的了。

『還要走三百哩路呢，』海禮說，接着好像埋怨誰似的，『我們的糧食全都丟了。』

『還有那些輕機關鎗。』

「我倒有一枝來福鎗，」狄克說。他把鎗握得更緊，心裏感到舒服了些。「我自己那枝竟然在我手裏就斷了。真的是那樣。這枝也不知道是誰的。可是你們這批膽小鬼爲什麼逃走呀？」

後來，在他手上的那種拉斷了鎗的感覺還沒消失的時候，他一面用手摸着那枝沒弄斷的鎗，一面看着這一排急速向前走的人，然後又回頭看看後邊。好像直到這一刻他才理解到自己和他們在一道。永遠在一道。然而那封信丟了，沒寫完，往西方去了。這封信和它所準備指責的那個世界一同完結了，任憑日本人在上面踐踏了。永遠寄不到帕姊那裏，說些甚麼呢？不，我不能那麼說。不能寫下來。一切都在這裏。除了這裏，別處沒有。在這裏也在各處。一定要對它忠實。親愛的，但願你和我現在一樣健康。我們一定能渡過這一切。區區三百哩而已。當心呀，有人在暗算你呢。嘉文離開我們了，可是他的靈魂和我們一同前進。天哪！

一種痛苦刺着他，他從床上坐了起來。好像剛才逃出了甚麼大難似的。向黑暗投降了，向謊言屈服了，出賣了那些已死的人。我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然而我們都在一起。海禮、嘉文，以及所有的別人。

在黑暗中他微笑着，仍然在想着往事，却在一個危險的夢境中，向着未來看，所有那些眼睛都在注視着他。躺下去，睡着了。

要把這個消息告訴家裏人，那真是整個事情最困難的一步。在下午喝茶的時候，他說了出來。他

父親竭力不露出自己的高興來。「你做得對。不要匆匆忙忙作決定，而要冷靜清醒地用理性去判斷，最重要的就是，別聽娘兒們的話。」

白士德太太嘆了口氣，也就算了。「這是上帝的意旨。」

「無聊，」她丈夫喊道。「這是他憑理性作出來的決定。」

愛麗思却大加反對。「你真是傻瓜，」她怒氣沖沖地說。「一個人有別的機會，却還要回到礦裏去工作，那祇有大傻瓜才肯。約瑟夫本來可以幫幫你的。他知道好多門路呢。」

「但願他這些門路大開着，好讓他捧進去，」他回嘴說。

「可是你的確有一次說過你願意當個教員的，」他母親說，擋住了愛麗思正要發表的一篇激烈的議論。「現在到處都新辦了訓練班，你要找個位置可不難呢。」

「我已經下了決心，」狄克說。「我從來就沒有想找個腦力勞動的工作。我所沒有能決定的是究竟回到煤礦裏去還是試試看做工程方面的事。可是現在煤礦已經國營了。聽說以後會有更多的所謂採礦工程，所以我還不如回去呢。究竟這一行是我熟悉的，而且麥克他們這批人都在那裏工作。」

他知道事實不盡如此，但是這樣說也成了。他能說的也差不多就是這麼些。

愛麗思大概立刻就跑去找帕娣問她對於回煤礦工作的決定有甚麼意見。當晚大約十點鐘光景，她回家來又大發脾氣。「喂，狄克，難道你真的蠢到那種程度去和帕娣吵了一場嗎？我看準是因爲她不同意你那樣胡鬧。」

「你最好去問她。」

「我用不着問。我知道她的頭腦很清醒。」

「你去問她得了，」狄克又說，「明知道帕娣儘管有缺點，却不會和愛麗思去議論他。」

「你們兩個人之間有甚麼意見嗎？」白士德太太擔憂地問，狄克覺得對她不應該像對付愛麗思那樣地用譏笑來避開。

「沒有甚麼，媽。我們還是好朋友。」

「訂婚的事怎麼辦？」

「我們本來就沒有正式訂婚，而現在我們認為我們合不來。除了愛麗思這樣的笨蛋，誰也不會因為帕娣和我決定自己將來的生活而亂發脾氣的。」

「對了，孩子，」白士德說，把眼鏡推到額上去。「你是用理性的，這就是愛麗思所不喜歡的。」

「他沒有用理性，」愛麗思抗議說。「正相反。他遺棄了帕娣，現在還想假裝是她的過錯呢。」

「帕娣決沒有這樣告訴你，」狄克說，「也不會說過這類的話。」

「有些事用不着別人告訴我就明白。」

「愛麗思，別吵了，」白士德太太說。「如果他們決定不結婚了，那我們得尊重他們的決定。」

「不是帕娣決定的，是他。」愛麗思喊起來。

「你甚麼也不知道。住嘴，」狄克斥責她。

「假如我是帕娣，我要去控告你，」愛麗思說，簡直氣得快哭出來了，跑上樓去。

狄克覺得這頭婚事不成功她母親並不怎麼遺憾。當初她以為狄克會和帕娣結婚，她也曾經幫着愛麗思說帕娣的好話，因為她尊重帕娣，認為她可以做個賢慧的妻子；可是她始終沒有全心全意希望這件事成功。狄克瞭解了這一點之後，心裏舒服得多。雖然爲了不同的原因，但是他父親和母親都站在她一邊，反對愛麗思，儘管他母親怕煤礦工作危險，他現在感到自己這樣選擇心裏高興多了，腳底下終於可以踏着結實的地上。

「我不能一下子就叫你到採煤面去工作，」漢德森經理說。「你知道我們這兒有好多零工等着要工作呢。我建議你還是做裝卸或者保養方面的工作，到了明年年頭我就派你進訓練班去。那樣誰也不能提出反對了。你是個退役軍人，過去在採煤面工作過的。等到你學成回來，我們再看看該派你做點甚麼。」

「那敢情好，」狄克說。「你瞧，我並不是爲了想趕快多掙點錢而要到採煤面去。我是想把眼光放得遠些，漢德森先生。我要學習機器和電氣方面的技術。」

他們在煤礦辦公室裏談着話，這是一間很簡單的小屋子，裏面擺着一些破舊的褐色傢具，和一個黑火爐。修補得很難看的洋鐵烟囪從屋頂上穿出去，到下雨天就漏雨。石灰斑駁的牆上有些架子，上邊隨便堆着一張張捲好的圖樣，還有一份日歷，紙角都亂七八糟地捲了起來。火爐裏冒出了一股烟，灰塵滿目的窗子外邊一輛車子開過，轉到一條支線上去。狄克站起來要走了，可是對火爐瞧瞧。「讓我來通一下爐子罷？經理。」

『你可以試一試，』漢德森說，乾咳似地笑了笑。『我能夠掌握煤礦，可是不會掌握那個爐子。』他四下裏望了望這間簡陋昏暗的屋子，要不是因爲他桌上擺着電話機、電鈴和一對古老的擴音器，人家很可能以爲這是一百年前的一間煤礦辦公室。狄克彎下腰去的時候，他接着說，『上個月我去參觀了我們的模範鑛井之一。倒真是有那麼一兩個模範的鑛井，我得承認我回來之後實在感到我們這裏太破舊了。』他又笑了。『你在軍隊裏的時候大概常得搞這樣的爐子罷，白士德。』接着他又好像自言自語似地繼續評論起來。『我們必須終止這種破舊的現象，這是次等貨色的一種標誌……要終止一切使我們的煤井引以爲恥的那些忙亂現象和祇顧目前等等缺點。而我們一定會做到的，白士德，一定會的。祇要你們小夥子們承繼着父輩的眼光……那就成了。我得想法子送走這個可憐的怪東西。』他站起身來同狄克拉拉手。

狄克很滿意。他相信漢德森。於是當天晚上他僅僅告訴麥克說他暫時分派去做裝卸工作，麥克是做的採煤工作。

等到他更加弄清楚了機械化的計劃，知道接收之後的煤礦會變成甚麼模樣，那麼他就可以談談自己的意圖了。雖然他打了折扣聽他父親所談的國營煤礦的情況，可是他總覺得不久礦工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改造煤礦了，而他一定要在這個改造工作中起些作用。他需要知識，也很願意努力去求取。既然是漢德森做經理，他相信祇要他表現得不錯，一定可以得到機會的。

是的，不僅是對於世界上所有的愛麗思和約瑟夫那樣的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反感，以及希望得到他過去在煤礦裏有過的那種在工作中的同志間的感情。也不僅是一種習慣上的保守主義。除了這一

切，還要再加上信心，相信國有化之後的煤礦會給他機會去發展自己在機械方面的興趣，不必屈服於約瑟夫那個骯髒狹小的天地——或者愛麗思那個沾沾自喜的世界——裏的那些斤斤計較的鈎心鬥角。會給他機會在和煤礦裏的同志間感情調和的情況下提高自己，這樣他才不會覺得戰場上死難者的鮮血向他抗議。他開始急切地盼望他重下煤井工作的那一天快些來臨。

因此，他雖然在過去一月中早晨懶睡不起，這一天早上鬧鐘響的時候，他却不再是翻個身又睡，而是坐起身來，用手指去梳掠頭髮，打個哈欠，起床了。在房門外邊，他正好同愛麗思撞個滿懷，她正在怒氣沖沖地發着最厲害的下床氣。她的盥洗袋掉在地上了，裏邊的東西滾了出來。「你這個笨手笨腳的鬼東西！」

「你們別在樓上罵人啊，」白士德太太在樓下喊起來，她總是擔心早晨有甚麼惡兆的。「冒犯上帝的。」

「都是狄克不好，」愛麗思說。她用胳膊肘把他推開，自己下樓到廚房的洗滌盆裏去洗臉，又在重複着每天的嘖咕：「我要離開工廠，去找個店舖裏的事做了。」

「誰也沒攔着你，」狄克在她後邊說。

「爲什麼你們倆早上、中午和晚上都得吵嘴呀？」白士德太太問。她站在爐灶旁邊，睡衣外面加上一件大衣。「愛麗思，今天狄克是頭一天下礦去。你也該照顧一下呀。」

「他就從來也不照顧我，」她反駁說，把自來水龍頭開了。「啊，我幹嗎要在工廠裏做工啊？」

「因爲沒有別人要你呀，」狄克解釋說。「你還不知道嗎？」

『讓他們去亂叫亂咬得了。』白士德祇穿着短襪子從樓上走下來。『總有一天會把這些忘了的。』狄克，孩子，你覺得怎麼樣？』

『等到他，在你那個臭煤井裏撞昏了之後再問他罷。』愛麗思說：『別在他開始以前問他。有人用過我的肥皂了，準是狄克。我早說過那個盥玩意裏的肥皂誰也不許碰，我得說多少遍哪？』

『你沒有蓋上。』白士德太太說，『耗子啃過了。所以我給洗了一下，把牙齒痕洗掉了。』

『爲什麼不能有人買些老鼠夾子或者毒藥回來呢？』愛麗思提出責問。白士德齜牙笑笑，可是他太太樣子顯得有些不安。他輕輕地拍拍她的手背，點點頭。

『等到他們活到我們的年紀，孩子的媽，他們就可以悶着嘴不說話了。』

後來狄克去趕鑛上的班車，祇差半分鐘幾乎沒趕上，當他爬上去的時候，不知誰說了一句『狄克好小子』。到了下一站，麥克上車來，坐在他背後，跟他講前一天晚上納爾遜鎧甲酒館裏的一件不易聽懂的故事。其中的主角是一個老頭子，總是嘮嘮叨叨地說，『天下沒有壞啤酒，祇有一些比其餘的更好的啤酒——那是維多利亞女王的話。』說着話兩哩路就走完了，他們推推搡搡地下了車，趕着到浴室裏去換了衣服，交出號碼牌子去領了燈。狄克在上星期五就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所以不需要臨時費工夫去找這個那個辦事員。他和麥克一道走向點着燈光的坑口，越走越亮了，最後走進煤井機器所冒出來的一股蒸汽裏，一路上他們看到一列列煤車，上面儘塗着些數目字、名字，和畫着些人面孔。他們接着走進了那個大柵子裏，樑柱高得在黑暗的天空中看不清，在頭頂上瞧不見的地方有些滑車在轟隆隆地響着，由於回轉部軸承上的重量，使得地皮都震得發抖。坑口的兩邊都有一簇灰塵很厚的電

燈，一股煤味、油味和潮濕的泥土味，有一個鈴在叮噠地響。那條油污的繩纜在軸上轉動了，迅速地向
上移，速度逐漸減慢，搖晃不定，接着就看見吊着鐵籠子的粗鍊條上來了。於是人們擠進那個噁噁
噁響着的鐵板釘成的籠子裏去。

後來終於輪到他和十來個別人擠進這個擁擠的鋼鐵籠子。「把燈放在大衣裏邊，孩子。」坑口的
監工把門打開了。「好罷。」他們就走了進去。水滴到他肩膀上。「人數夠了。」鈴聲響起來，監工的
人敲起信號，把槓桿往後扳起，於是那個轉動的開就把籠子往底下吊下去。他又感到了那種肚子裏的
怪感覺，耳朵裏轟轟地直響，起初那一會兒有點害怕，好像這是他第一次下坑似的。往下往下，好像回
到了過去，不再害怕了。在一條條的光和影裏，大家的臉都模糊不清了。往下，一直落了半哩，落到一
個發出尖厲聲音的黑暗的深淵裏去。突然一下收住的時候，倒是出乎他的意外，速度減低了，他們憑
着自己的體重往下落，這時候的聲音變得祇像是很重的摩擦聲。速度更加減小了，有兩根橫樑從眼前
掠過，接着就有些微弱的光線投射進來，忽然一頓，鐵籠着地了，他們到達了最底下。

走出來是一片空闊的地方，頭頂上是鐵的樑桁，從這個地方有四通八達的隧道通出去。狄克走向
那個坑底辦公室去，那兒有些桌子、凳子、表格、規章牌等等。電鐘默默地在走着。管電話接線機的人
正在把收聽到的一段信息記在石板上。狄克等他寫完了，然後自己報了姓名。那個人莫名其妙地瞪
着眼瞧，然後才想起來。「到修理間去找一個叫台維生的。」

沿着一條路走上三十碼光景，就到了修理間，那是專門修理彎了的或者扭轉了的鋼柱子的。路旁
邊堆了好多彎來曲去扭成奇形怪狀的鋼條，可以看得出地面壓力的強烈和變幻無常，這種壓力隨時都

威脅着礦裏的安全。在車間裏面有一架用水力的壓平機，用一個八百呎高的水柱來壓平和鎚直那些彎曲了的鋼柱的。這時候機器沒有開動，祇有一個人坐在一根修好的柱子上研究報上賭跑馬的彩票呢。他聽見台維生的名字就搖了搖頭，又重新去看報了。

台維生乘再下一次的鐵籠子下坑來了，他是個沉默寡言的灰白頭髮的老頭子，他們向着東北方走去，他一邊說他約定了在修理車間裏和狄克見面的，不知道狄克對於煤井裏的情況熟悉不熟悉。也不等到狄克回答，他就領着路向前走。 狄克本來以為自己還記得這些路上和坑道上的情況的，可是他錯了。他已經忘了怎麼樣在那高低不平的路上走而可以不絆交不撞痛，路面上破碎支離，鋪滿了無數的接管子用的鐵箍，到處橫七豎八的枕木和鐵軌，有些地方掘開了為的是裝管子，有些地方挖了溝是爲了裝電線電纜。厚厚的灰塵不但使一切更難以應付，遮住了地上的窟窿和木板鐵片等等，叫人看不清，而且還旋轉飛揚起來，他那不習慣的喉嚨裏簡直噎得慌。

後來走的路更加費勁吃力了。骯髒的水在溝裏閃閃地發着黑光，頭頂上儘是管子，狹窄的坑道和凹凸不平的坑頂，油頁岩砌成的牆，用木柱撐着橫樑或者椽子，每隔一碼光景就有一根木柱。有的橫樑被壓力壓彎了，到處儘是碎的油頁岩。又是很厚的灰塵。連木材的煤車上裝滿了木柱和橫樑，由一根看不見盡頭的鋼纜拖着慢慢地走，顛巍巍地搖擺着。

台維生搖搖擺擺地大踏步向前走，但是狄克因爲離開煤礦日子久了，簡直不習慣於在坑道裏走路所需要的種種彎腰曲背的爬行的動作了。有些地方坑壁還刷成白的，可是他的眼睛、耳朵和喉嚨裏儘是灰塵，這時候他唯一能集中注意的就是台維生的身子。他拚命忍住了不叫他停下來歇歇腳。他

想，謝天謝地，我幸虧不是在採煤面工作。他的臉撞在通風的布帘上，這種布是爲了讓空氣不至於朝相反的方向流去而張掛的，他一下子就撞上了。到了坑頂低下來地方，需要彎着腰進去的時候，台維生就利用手杖——把手滑到球形柄下面凹下去的地方——這樣來調節自己彎腰的程度。狄克的帽盔却屢次撞着坑頂，他覺得小腿裏的筋直發脹。

最後，他們終於到了。台維生停了下來，把燈盞放在一個牆壁凹處。狄克咳嗽起來，吐了口痰。「我好像公牛似地出汗呢，」他說。

「噢，你會行的，」台維生說，咧開嘴笑了笑。他拿出一段捲好的煙絲，咬了一口。狄克這時候才明白原來他走得那麼快是爲了使他，狄克，叫饒的。可是，我並沒叫，狄克驕傲地想。大約五分鐘後，其餘的人也到了。

他們剛開始做裝煤工作，立刻就被叫了去擔任一件緊急任務，因爲在靠近採煤面的地方發生了坍塌事件，需要人去做簡單的但是笨重的劇挖工作。狄克和別人一道起勁地做着，有時候感到忽然緊張起來，有時候又覺得非常習慣於這一切，就好像沒有經過那段戰爭時期似的。他看見台維生在注視他，不知道他究竟對煤礦工作生疏到什麼地步了，他突然有一種自傲之感，頗想告訴台維生放心好了。他把我當作甚麼人呀？我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和在做甚麼。不過，有一兩次他聽到了一時不能辨認的聲音而嚇一大跳，還得忍住了裝成若無其事。

當他們歇下來吃飯的時候，他感到累得簡直再也站不起來了。台維生和另外一個人祇帶了點塗

了烤肉、油的麵包和冷茶，他們始終相信吃飽了肚子就做不好工作。可是狄克却很高興因為自己在扁飯盒裏帶了麵包夾乾乳酪和一些冷鹹肉。

其中有一個名叫拔勃·赫頓的說他要回利物浦去當海員去了，他當礦工當膩了。「煤礦裏的等級分得太厲害，」他說，接着對於工資率和等級的規定批評了一頓。「最好大家都做計件工。」

「拿噸數計算的，」另一個做散工的說。「在煤礦裏大家一定得互相依靠。」

「昨天夜裏你瞧見閃電了嗎？」台維生問，一面摸摸膝蓋說，「說來也可笑，我看到閃電總是覺得渴，還會手脚發麻。如果我喝了自來水，那就更糟。」

「我們誰都知道你是喝啤酒長大的，」不知誰說了一句。

「有什麼稀奇，」台維生說。「隔壁的威特萊太太總是拿一小匙威士忌酒給她的小娃娃喝了叫他不再鬧。她告訴我，那是她第十個孩子了，她總懂得這套道理的。」

「你們聽了昨天晚上九點鐘的新聞廣播了嗎？」赫頓問。「咱們政府拒絕了俄國提出的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公佈他們在國外的軍隊部署情況的建議。」

「又怎麼啦？」台維生說。「你反正不能相信這些俄國人。」

「那麼你大概總可以相信資本家咯？」

台維生想了一下，摸摸膝蓋骨。「全是混蛋。你誰也不能相信。連那些經營馬票賭博的人在內。」

比較年輕的人當中有一個開始談起足球來了，大家都搶着發表意見——只有狄克不說話，他有一種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裏的感覺。並不是因為他太疲乏了。他對工作勝任的情況比較他原先預料的

好得多。可是他仍然有新奇和熟練兩者混合的感覺；他很想誇耀一番，叫大家注意他回到礦裏來工作是勝任的，然而同時却又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擔心礦裏也許有甚麼隱秘的奧妙，可能使他冷不防對付不了。他一直希望快點下班，好讓他有時間去把這亂作一團的情緒整理一番，而且他也不想幹得過火。譬如在不知不覺之中搞得精疲力盡，後來就沒有力氣回到礦井裏去了。他看見台維生慢慢地站起來拿了鏟子，這時候他心裏覺得又輕鬆，又害怕。

他也慢慢地站了起來，自己感到身體很沉重，動作艱難。他覺得內心裏下了一種強然而說不出的決心，一種頑強的戰戰兢兢的自傲感，一種因為自己活在世上而高興的心情。

過了最初一星期之後，狄克再次徹頭徹尾地感到他是煤礦裏的一份子，他很容易對於工作說些埋怨的話，可是從他第一次下礦井到現在又回來做這個又吃力又沉悶的採煤工作，他已經再也覺不出來這中間曾經隔開了好幾年了。他的骨頭不再痠痛了，他的肌肉已經習慣了；他對煤坑生活已經完全重新習慣起來，不再有糊裏糊塗的時刻，雖然他老是說現在的機器喧鬧聲比從前響得多。他也經歷了他第一次的小事故。有一塊油頁岩掉下來把他前臂割傷了一二寸，他還到坑底辦公室去裹了傷口。

第二天就在他附近發生了一次撞毀運煤車的小事故。值班工人一看見出了毛病立刻就把運送鐵纜及時停住了——他通過沿車道的低壓電線發了個信號上去。但是即使這樣，已經有五六輛煤車損毀了，出了軌，有一段鐵軌也斷了，扭彎了，煤塊散得四面八方全是。有些飛蹦起來的土塊辟辟拍拍地落到狄克在工作的旁邊坑道裏，他的燈也滅了。他和他那一隊人從運煤工作調去清理事故地點。在

漢德森努力改組的情況下，各處很多巷道都在挖寬填高，所以晚班的修理工人反正是担任不了這種工作的，於是台維生的這隊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有關搬運系統的保養和擴建工作。

第二天午飯時間，有人談起國有化和事故的關係。「我看任何改革也未必能叫有些狗崽子們不要太懶太糊塗，」台維生說。「就在上禮拜我看見一個班長在卸木材，他扣上了安全鈎了嗎？沒有。離地祇有六碼遠的地方就有一塊照明了的告示牌上寫着所有搬運工人必須用安全鈎。」

「那就該訓他一頓，」一個頭髮灰白的叫做富拉斯克的人說。「在煤礦裏，誰也沒有權利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險，因為那樣也就是拿他同志們的生命去冒險。」

「啊，問題就在這兒了，」台維生說，指着富拉斯克。「你就是訓了他一頓，他還是不理你——很可能他是不賣賬的。那你又怎麼辦呢？沒甚麼辦法。但是煤礦國有化之後的情況怎麼樣呢？」

「好罷，怎麼樣呢？」

「你會不會把他的事去告訴管理部門呢？」

「我也許會在工會裏談起，」富拉斯克謹慎地說。「可是我總不至於去向管理部門報告。」

「那你就必不跟我說什麼國有化叫你覺得煤礦都成了你自己的東西——就好像你覺得後院子是你自己的那樣。」

「好罷。又怎麼樣呢？」

「我不過是告訴你罷了。」

停了一會，另外一個人說，「在二號門那裏有水。越來越糟了。」

「真是討厭死了，」台維生說。「我已經告訴了救火員了。可是他說等到採煤面挖過了堆積點，這些水就會滲進甲九號的碎石子裏去的。他這麼說。」

「他不過是照着人家教他的說說，」富拉斯克說。

又停了一會，話題重新回到足球彩票上去了。台維生對於富拉斯克賭運不佳譏笑了一句，他却爲賭足球辯護起來說，「哪怕我每回都輸，我還是省了錢。有一個禮拜天我計算出來了。我喝啤酒的錢還會比買彩票的多呢。我可以不像你們這批傢伙那樣灌啤酒，我在家裏填彩票，喝喝茶就行了。」他接着就舉出詳細的數目字來，首先認定他消磨黃昏的辦法除了填足球彩票之外就祇有到附近酒館去喝啤酒。他這種假定也沒有人想去駁倒他。

*

*

*

*

他們從勞動人民俱樂部走出來，狄克猶豫不決地站住了。「等一等，麥克。」他決不定究竟要不要回到英國退伍軍人協會禮堂裏去，那裏隱約傳來跳舞音樂的聲音。「我不怎麼想跳舞。」

「來吧，咱們還是進去吧，」麥克說，挽了他的胳膊。「你是這次跳舞會的主客之一呢。可不能溜走呀。」

狄克默默地同意了，他們兩人沿着街走去。在禮堂外面的佈告欄裏貼着些小小的通告，說明工黨爲歡迎退伍軍人回鄉舉行跳舞晚會，由本區的國會議員致辭，還有抽彩節目等等。禮堂裏邊跳舞正在熱烈進行中，台上的樂隊起勁地敲着打着，舞池裏一對對男女擠來擠去。狄克和麥克站在邊上看熱鬧。

「噯，已經致過辭了，」麥克說。

「那可好啦。」

在舞廳一端的台上掛着英國國旗，還有法國和美國的國旗點綴着，「歡迎重與英國、家園、漂亮的姑娘們團聚」和「歡迎重做平民」，還有一幅圖畫上畫着兩隻緊握着的手，手指都是紅紅的像管子似的。狄克看看那些跳舞的人，又重新去看掛着的國旗。

「看不見鎚子鐮刀國旗呀。」

「都是老哈伍德幹的事，你知道他是多麼反俄的，」麥克說，他指的是當地工黨支部書記。

「我知道他是反共的，可是他並不能因此就有權利可把俄國人撤在這次戰爭之外呀。」

「他並不能因此就有權利，」麥克說，咧嘴笑笑，「但是他却因此就有權力。」

「應該有人提個意見。」

「是呀，不過有人不肯提。」

狄克頗想繼續談論關於沒有掛蘇聯國旗的問題；這整個晚上他所感到的空虛現在完全都集中在這一點上了。他要想說，我並不是談政治，祇是想到戰爭裏打死的那千千萬萬的俄國人，而查理·哈伍德也許連一個炸彈都沒有聽見過。因此哈伍德不掛蘇聯國旗這個行動好像是表示默然同意（他幾乎認為這是一種陰謀）把這場大戰以及他的意義一筆勾銷。他一回到英國的時候就對於這種默契感到憤慨，而且使他對於平民，尤其是愛麗思和約瑟夫那樣的人，發生那麼強烈的反感。雖然自從他和帕娣斷絕往來回到煤礦上去工作以來他已經差不多沒有這種深惡痛絕的情緒，可是現在這種情緒又

重新強烈地燃熾起來。

但是麥克沿着牆跟慢慢側身走開去，狄克鬱鬱不樂地轉過身來看跳舞，却和一個年輕姑娘撞了個滿懷。她那黑黑的臉很和氣。『不必道歉了，』她說。『你是狄克·白士德，對不對？』

『對了。』

她指指台上那幅標語。『你覺得英國、家園和漂亮的姑娘們怎麼樣？』

『姑娘們倒是不錯，』他說。

她有一雙灰色的大眼睛，小小的線條細緻的鼻子，上嘴唇略微翹起來好像總在微笑似的，臉蛋圓圓的，鬚髮垂在肩上。她的微笑使她黑黑的臉顯得溫暖，使她眼睛底下露出一種不可形容的淡紅色的紅暈。灰眼睛，他想。一種黎明時的灰色，又明亮又柔和。忽然過圍的人一陣亂，把她推得撞到他身上去了，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不必道歉了，』他說。『咱們跳舞罷。』他把她拉出來，加入了旋轉着的在跳舞的人的行列，這時候，心裏感到舒服了些。『這真不公平。你知道我的名字，我可不知道你的。』

『你認爲我應該起個甚麼樣的名字呢？』

『我不會猜謎。我喜歡事實。』

『噢，那麼我們在一起跳舞總是事實咯。』她微笑着。『我們過去也曾見過面的。爲了你記性不好，我要罰你猜猜。』

『多久以前的事？準是好些年了。』

她的身體上好像有一種柔和順從的溫暖，而同時也有一種柔軟的力量。他很想緊緊地摟住她，吻她的耳朵，說兩句溫柔得可笑的話。可是一場舞跳完之後，他就把她丟失了。有一個又高又白的姑娘招手叫她，她們兩人走向女更衣室去了；接着麥克走了過來，拍拍他的背，把他拉去參加足球賽辯論去了。而他就沒有再看到那個灰色眼睛的女孩子。

他和麥克一道在涼爽的夜晚裏走回家去，這時候酒意也漸漸消失，他並不一定想去找這個姑娘了。她倒真是個年輕的好孩子，態度怪和氣的，可是她也許遇見任何男人都是這樣容易跟人談得來。況且你滿可以很和氣而同時又是很驕傲的，他暗自想。

第二天，當他們正在清理一小堆坍落的石頭的時候，有一個領班走過來看了他們一遍。「喂，你，狄克·白士德，」他說。「你曾經在採煤面上工作過，是不是？我記得是的。來罷。」他們沿着坑道走去，他告訴狄克附近採煤面的工作進行不了，因為有三個挖煤的和一些其他在採煤面上的工人，移泥土的和裝卸的工人今天沒來上班。「那麼多人曠工，」他說。他是個粗壯的愛說話的人，喜歡搞數目字。「我看呀，都去準備過聖誕節了。」

「你怎麼知道呢？」

「我聽見他們談過。他們要把繳所得稅的錢完全扣回去，否則決不甘心。就拿海里·司雷脫來說吧——他今天也沒來上班。如果他做三班，可以掙六鎊錢——就是淨得五鎊半。」他每次着重宣佈一個數目字的時候總吐出一些嚼爛了的煙葉。「因為他住在宿舍裏，每星期只要付兩鎊錢在食堂裏吃

飯。如果他做四班，可以得八鎊錢，但是到手的祇有六鎊十二個先令。他爲這個大吵。我聽見過。於是他一星期就做三班，或者假如他要去賭賽馬的話，就做五班——那樣他可以拿十二鎊——淨得八鎊十六個先令。」他使勁把數目字說出來，好像每個數目都是對着別人腦袋上的一個打擊，叫人忘不了他那優越的地位。

「你也不能希望他怎麼樣積極地去爲所得稅掙錢呀，」狄克說。

「他簡直不顧礦裏的情況，」這個領班着急地說。「要是他儘爲他自己打算，礦裏又怎麼能及時完成倒運的採煤計劃呢？」

狄克懂得煤礦上的地段循環作業法。一旦你把一個煤礦機械化起來了，你就必須把採煤面的各項工作相應調配，那是在一般板柱式煤井或者使用手鎬或風鎬的情況下所從未有過的。在一個長壁式的採煤面上，二十四小時一循環，用機器拉了槽子，經過打眼放炮挖鬆了的煤面必須完全移去，而輸送帶必須拆卸下來。隨着往後退的採煤面挖進去的深度而向前伸去。在巷道上的主要輸送帶也要擴充到同樣程度。如果輸送帶不能向前伸去，一班所採的煤就全部廢了。這樣，假如祇有半邊採煤面的煤搬清了，那麼這一班所採的煤就全沒有用了，除非可以從斜角採煤縮短工作面——有的時候可能這樣做的。晚班的挖煤工人，以及管輸送帶的、鑿洞的、打眼的那些工人都沒有事可做了。除非他們都一道去把剷煤的那一班人所剩下的煤都清移掉，否則他們還不如回家呢。

他們走到了採煤面附近，那塊工作面有一百五十碼光景。輸送帶裝在採煤面跟前，可是停着不動。上班的工人在等着信息，不知道領班的有沒有辦法湊足差不多的人數。他開始從現有的人力之

中挑選，決定叫狄克和另外兩個從搬運部門調來的工人去做充填和裝煤的工作，這樣這一班就該有足夠的力量幹起活來了。

狄克望望採煤面，不禁感到一種奇怪的興奮，被調來做這個吃力的工作，心裏有些埋怨，而同時又爲了能重新到採煤面來而感到高興，非常想望能狠狠地去試它幾鐵，其實他明知道工作完後自己一定會疲乏得要命的，但是也會有一種勝利之感。他已經在希望回到家去之後可以漫不經意地對他父親說，『我今天在採煤面幹的活。』

那架截煤機，裝着鐵牙齒的橫鋸把槽子已經拉好差不多三呎半深，煤已經被火藥炸鬆了。有一個比較老一點的礦工拿過來一盞試驗有沒有瓦斯的安全燈，放到角落裏去看它是不是變成藍色。狄克把自己的礦燈和飯盒從皮帶上解下來。那條二呎來寬的橡皮輸送帶開始動了。有一個充填工人拿了錘子走到岩頂下邊，半蹲下身子，開始剗起煤來。『啊，這才容易呢，』他說，『會像潮水似地退下去的。』把第一剗煤朝右邊後方拋去。

狄克繫好了護膝，也在充填工人們後邊開始剗煤。空氣裏已經充滿了灰塵，礦燈的光都模糊了。機器軋軋的聲音響起來，他竭力和別人用同樣速度地工作着，可是一會兒他發現從前自己曾經笑那些新工人犯的毛病現在自己全犯上了——他浪費了力氣，錯誤地測算了距離，撞痛了手和頭，又絆了鶴嘴鋤。碎煤鑽進了護膝背後，擦傷了膝蓋。但是他繼續做下去，內心深處感到很愉快。

那天下午他精疲力盡地回到家裏之後，他母親從壁爐架上拿下一封信來交給他。他把信封翻來

覆去地看了半晌，不知道誰會從倫敦寫這封信給他，最後發個狠把信拆開了。他先翻到第二頁去看是甚麼人簽名，可是一時也辨認不出那潦草難看的大字。後來才認出是海禮·曼遜，笑了笑。「有好消息嗎？」他母親在旁邊看着問他。

「是我在軍隊裏認識的一個朋友寫來的。」
他回過頭去，開始慢條斯理地看起信來。

親愛的狄克老兄：

日前在倫敦偶然遇見基特·施溫頓，不禁想起我們從前那一小夥伙伴來了。於是再次找尋你的地址。正想要在轉信地址欄去試一下的時候，却在我的許多舊筆記本之中唯一留下來的那一本裏找到了，原來它掉到書架上——排書的背後去了。總之，我現在特地寫這封信來問問你是否有機會路過倫敦。便中希來一敘。我近日生活頗使人興奮，總有事忙來忙去——多半都和我學的法律課程毫無關係的。我希望能夠知道你近況怎樣。這真是個瘋狂的世界，我的老天爺哪，可是却充滿了極大的機會。偉大的事物正在發生着，醜惡的事物也在發生。

你永久的朋友海禮·曼遜

是的，這就是海禮，他想。總是海闊天空地想許多主意，可是決不是傻子，我該記住給他寫個回信才好。

「你的茶涼了，」白士德太太說。

他摸摸自己的膝蓋。「您還記得好些年前我下煤坑的第一個禮拜之後，從星期五晚上一直睡到星期天早晨那回事嗎？這個週末我又要這樣來一次了。」

「哎，」白士德太太說，很難得地回憶起初婚那些日子的情景，「總的說起來，一切還不怎麼糟。

我還記得你爸爸從前在採煤面幹了一天活回家，臉都顧不得洗，就躺在火爐前邊氈子上睡着了，我幾個鐘頭都叫不醒他。第一回可把我嚇壞了。」

酒館裏的無線電剛才報告說軍人復員工作要緩一步進行了。「傑克·米羅本來還有一個月左右就該復員了，」麥克說，「可憐的小子。」

「這得怪俄國人，」老比爾說。

「噢，是呀，當然咯，是俄國人有了原子彈，」麥克用譏諷的口吻說。「是他們在到處拿原子彈吓唬人呢。」

但是在紗廠裏做工的芮克斯登說，「你們聽見過哈林伍德那邊的喬薇紡織廠是怎麼會要倒閉的嗎？四萬四千個紗錠已經停下來了，還有更多的會停掉。可別再發生經濟蕭條呀。我情願去打俄國人也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

「別儘去想俄國人了，」麥克回答說。「你們聽見過一種制度叫做資本主義的嗎？至少這個你們總不能怪俄國人了罷。」

「也許那祇是一種詭計來吓唬我們的。」芮克斯登悲傷地說，由於努力在轉念頭而雲着眼睛。「不過祇要我們維持着我們的政府就不要緊了。我們已經渡過了難關了，祇要保守黨不再上台，我們總是安全的。」

這一刻工夫，他們大家腦子裏都閃出了三十年代的淒慘情狀，煤礦一星期只開幾班，有了三四代歷史的紡織廠都倒閉了。織布機給用大錘子打爛了當廢鐵用，好些紗廠改成了做狗餅乾的工廠或者雞窩，好些紗廠當作汽車房來用，滑車還在天花板上倒掛着呢。二百多磅重的鐵球砸在機器上，祇要你笨得還想買織布機的話，你出一英鎊以下的價錢，也買得到了。繁榮計劃：打爛一千萬個紗錠！織布工人到高爾夫球場去當撿球的。

狄克對芮克斯登瞧瞧，想起了他在整個三十年代裏幾乎一直都沒有找到工作做，他太太到工廠去織布的時候他就在家裏管管家務。把孩子車推出去散步或者砌砌門口的石階等等。這些事情都是他父親寧願自殺也不肯做的。

麥克大概也轉到了同樣的念頭。「這個關於同工同酬的報告——你真不能說它不對。祇要想想，在經濟蕭條的那個時期，紗廠裏僱了多少女工啊。爲什麼？就因爲女工的工資低。」

「可不是，給她們付起保險費印花來也省一些呢，而且她們就是多做一點額外的工作也不會大吵大鬧。」另一個織布工人說。

「更不用提那個領班的常常喜歡去摟抱她們一下，如果她們咯咯地笑一聲，那他就得寸進尺了。」麥克說。「說起來真是怪難聽的，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事實就是那樣。當一個女人要養活一家子，而

丈夫又沒有活幹的時候，她有時候就不得不勉強自己多忍着點兒。」

「她們現在可不肯了。」

「祇有少數幾個像媚姬那樣的賤骨頭，看見男人骨頭就酥了。」

「嗨，」芮克斯登說，「我們也沒甚麼法子呀。還是談談叫人高興的事兒罷。還有時間大家再來一杯呢。」

當他們出門的時候，麥克把一些甚麼紙塞在狄克手裏。「我一直忘了給你。這是巴布·何德威寄來的。何德威太太讓我轉交你的。」

一般說來，不安情緒已經寧靜下來，因為政府公佈了一個棉花五年計劃，克里浦斯又答應撥百分之二十五的津貼添置新機器。也有少數人認為這種做法無非等於用口香糖去補鍋爐上的破洞，別人却對他們不滿。「我們在蘭開郡的人總算還好呢，」白士德說，「你也不能否認。當然不是像一九一九年那樣的興隆氣象，不過這是個穩定的局面。像佛蘭克·威爾遜那樣的急性鬼管政府叫社會民主黨，叫人看看一九三三年的德國，這樣做法並不能使我們反對政府。哼，甚麼社會民主黨，根本是個外國字眼。這就瞧得出他們這些人多麼不夠英格蘭味兒。」

「那麼從前的社會民主聯盟是怎麼回事呢？」狄克問。「我聽見你自己談起過的。」

「社會民主聯盟——傻瓜蛋，」白士德嘻嘻地笑了。「噯，那都是在當年太平盛世。別說些自己不知道的事啦，孩子。蘭開郡看到了好東西是識貨的，我們全力支持艾德禮和克里浦斯。」

「我也並不在辯論甚麼，」狄克說。

「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辯論，」愛麗思說，也不是特別對着誰說。「他祇會吹毛求疵，背地罵人。其實他還不如去當個共產黨員算了呢。」她正在一張可以摺疊起來的熨衣桌上熨一些內衣，把垂到臉上的頭髮吹開去，不時對着牆上的一面小鏡子裏着急地瞧她下巴上正在長出來的小疙瘩。

狄克做出一臉得意的笑容，自己感到滿足了，把手伸進口袋去摸手帕，才想起了麥克前一天晚上交給他的那封信，於是上樓去看信。他們家裏樓下有電燈，可是樓上用煤氣燈。他點着了燈焰，那火苗搖搖晃晃，咯咯地響一陣，又噼噼地叫起來。他把它吹滅了，可是火柴又掉在地上，去摸索着找火柴的時候，頭又碰在床架上了。所以當他坐下來在煤氣火焰下開始看信的時候，已經是老大不高興，滿肚子怨氣了，那盞火又暗得厲害，他得眯上眼使勁瞧才看得見屋子裏任何別的地方呢。

那份文件原來並不是如他所預料那樣的一封信，而是一份很慎重地寫成的報告，題目叫做「希臘的情況」，下面有個括弧裏寫着「給麥克、狄克或其他任何人」。

警察和兵士把許多希臘老百姓帶到脫爾那沃斯^①（即我們駐紮地）的希臘兵營裏來——審訊。總是在深夜進行審訊，機器腳踏車的聲音在房子外面直響。

有的時候我們看得見一兩個這樣的老百姓。有一個是老頭子。他在地面上爬，要想爬到蔭涼的地方去。他赤了腳，腳底爛得一塌糊塗。根本沒有得到任何醫療。

① 脫爾那沃斯：希臘地名。——譯者註。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也沒有對任何人提甚麼意見，因為人家告訴我們說這些人是土匪或者共產黨，而且，反正『既然希臘人的規矩是這樣對待囚犯的，那我們也沒法子。』

有一次有三十個女孩子和婦人被帶到兵營裏來。大多數女孩子都是脫爾那沃斯人，我們認得她們的樣子。其中有一個，癆腿的，要用兩根拐杖才能走路，我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看見她。有一個年輕的婦人懷着孕。

她們的審訊在下午較早的時候進行，不知甚麼緣故那時候機器腳踏車的聲音沒有響。我們聽見了尖厲的哭叫聲，不斷地一聲聲從房子裏傳出來。

司令官的汽車司機史密斯親眼看見那個癆腿的女孩子被拷打。都是兵士們在執行拷打。他們把那女孩子的拐杖搶走，朝着她臉上肚子上就抽打起來打了又打。我們看見有四個女孩子由別的一些女孩子們抬出來，其中有一個眼珠子掛在臉頰上。

那哭號的聲音幾乎逼得我們要發瘋了。英國陸軍輜重兵隊的索姆斯下士，英國陸軍輜重兵隊司機P·傑克遜，普通兵史密斯和我要想拿了手提機關槍過去攔阻他們毆打。我們的連軍需隊司各脫上士不讓我們拿。

那時候我們的軍官都出去了，許多英國部隊的人都去游泳去了。等到軍官們回來之後，我們提出了抗議，他們就替那些女孩子請求了醫療。

第二天，武裝警衛把那些女孩子們裝在卡車裏押走了。從此我們就再也沒看見過其中任何一個人。拷打她們的唯一理由，據宣佈是因為她們在德國佔領期間曾經屬於全國人民解放軍的

一個單位，並且對德軍進行破壞活動。所以她們有共產黨嫌疑。

另一次，在拉里薩地方，有一個叫做艾文斯的威爾斯士兵和他的女朋友被希臘警察逮捕了，並且和一些希臘平民一起被裝在一輛警察用的卡車上。我用那天晚上我開的一輛卡車跟在後面，和我在一道的還有五個哨兵。到警察局去的一路上，警察車上一直都用輕機槍和警察手裏的機關槍對着我們。我們都沒有武器，按照英國軍事團的現行規定，除非是在崗哨上，否則軍士們一概不許攜帶兵器。

狄克停下來不再看信，坐在那裏沉思了一會，深深嘆了口氣，又繼續看下去。

到了警察局之後，我們被帶進一個警官辦公室，艾文斯就押在這裏。他的女朋友和其餘的老百姓一起被關在附近的一間屋子裏。我們在警察局裏停留了大約一個鐘頭，艾文斯和他的女朋友才被釋放。

當我們在那裏的時候，我們那間屋子有一扇門是閉着的——大概總是甚麼人不知道我們在那裏而打開的。有一個哨兵叫我朝旁邊屋子裏看看。我看了一下。兩個警察把一個人按在牆邊，另外一個警察用棍子在打他。他的臉上已經血肉模糊，在微弱地呻吟着。當有人發現了我們之後，門立刻關上了。

我們在警察局的時候，還想讓他們釋放另外一個被捕的女孩子。她是拉里薩兵營門口那家

咖啡館裏的姑娘。警察倒同意放她了，但是她不肯走。她告訴我們說如果她跟我們一起走了，日後警察又會把她抓來打她的。我後來就再也沒在拉里薩看見過那個女孩子。

艾文斯和他的女朋友被釋放了，和我們一道離開的。那天晚上艾文斯由於想偷竊一枝手提機槍，被嚴密看管起來。他的女朋友告訴他在警察局裏她如何被拷打。他打算拿槍去把那個打她的警察打死。

第二天那些哨兵，以強行進入警察局以及外出逾時不歸隊的罪名被控。我得不到法庭去作證，還受到了司令官邁耶司上校一頓申斥。他對我說以後不許干涉希臘警察的事。可是我回答他說，我看見了他們所用的方法之後，再也不能讓任何英國人落在他們手裏了。

他於是對我說關於拷打的說法是大大地誇張了的，可是我告訴他我親眼看到的已經夠多了，不能相信這話了。

好幾次司令官訓示我們不要向任何詢問的人透露消息。

有許多暴行等等我都沒有寫下來。可是這兩件事情就足以讓你們略微知道一些這裏的情況了。你們能想想辦法嗎？

狄克坐在那裏好幾分鐘一動也不動，對着牆壁發怔。後來，又深深地嘆了口氣，把信揣在口袋裏，換了件衣服，下樓去了。

白士德朝兒子瞧了一眼。「噫，打扮起來啦，我們年輕的時候，看見漂亮姑娘，就說是小羔羊戴

帽盔。要是我們中間有誰像你們現在這樣注意衣裳好壞，那就得被扔到河裏去了呢。」

「別貧嘴啦，」白士德太太和善地說。「時代變咯，反正自己高興打扮得乾乾淨淨才得勁也沒有甚麼害處。從來也沒有真是外貌醜內心美的。」

「不管怎麼樣，把錢浪費在漂亮衣飾上，也不想將來的日子怎麼過，總算一種罪過。」他笑了。

「嗨，我們可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專門開了診所給人家治靜脈管腫的，原因不過是鋪子裏非得賣薄襪子給所有的輕狂的女太太們不可，這些婆娘其實還不如在家數數自己頭上的灰頭髮好。」

「我可從來也沒有到甚麼診所去醫過靜脈管腫呀，」白士德太太抗議說。

「滾喇，你就是開不得玩笑。簡直是十足的女人脾氣。跟她開一點兒玩笑也受不了。」

「唔，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狄克說，走出去了。

外邊下過雨，可是現在停了。那古老的市場街道上的石子在電燈光下閃閃發着光。他在一個鐵的舊抽水機旁邊住了腳，那抽水機底下是一個石頭平台，到了趕集的日子或者夜晚這個平台上就鋪滿了蔬菜。不知誰留下了一張晚報，他用腳把它踢翻過來，看到大標題是關於五百個士兵拒絕在格拉斯哥的喬治國王碼頭上船開往新加坡去的消息。他站着對那行字發怔，半彎下身子想去把報紙撿起來，但是沒有。他好像破除甚麼魔法似地，把眼光挪開，向廣場對過看去，這時候的廣場和夏天黃昏時刻那種熱鬧喧嘩的情況比較之下更顯得冷清。堆滿了貨物的攤子，架起來的桌子，叫賣的小販們和狡猾的騙子們，放送着文娛節目的無線電和開着爵士音樂唱片的留聲機，石腦油燈閃爍地照耀着熙攘往來

的顧客和看熱鬧的人們。小伙子們故意歪戴着帽子，穿了短茄克，發亮的皮鞋，在人行道的緊邊上邊巡着，斜眼瞟着女孩子們，一面唸着報上的體育比賽結果；姑娘們穿了短裙子，高跟鞋，大家手挽手地散着步，很不自然地露出一種鄙夷和挑釁的神情。十年前他自己也是這些小伙子中間之一，心眼裏祇有女孩子和體育比賽結果。

那麼，究竟是甚麼變了呢？是他自己呢還是世界？還是兩者都變了？

鉛管匠耐特匆匆地拿了工作包走過去，老章廉士先生被風濕病磨折得彎腰曲背了，慢慢地穿過市場走過來，一隻手拄着拐杖，另一根拐杖放在身子後邊。狄克向市場裏走去，看到麥克夾在兩個姑娘中間走過來。其中一個是他的曼麗，她那寬寬的肩膀，棕色頭髮梳成一條粗辮子盤在頭上，很容易認出來。另外一個女孩子也臉熟，可是想不起是誰。一直等到他們停了脚步，她和狄克打了個照面，他才記了起來。

『正是我們要找的人，』麥克說。『瞧瞧我，比我兩隻胳膊能摟抱的多了一倍呢。我永遠也不會說一細稻草比我那老婆娘在我懷裏還軟的。要是那種瘦骨稜稜的，倒是可以一抱兩個還綽綽有餘，不過像曼麗這樣的，那誰也不敢這麼說。』

『自從我戒了香煙之後，』曼麗笑着說，『我就越長越胖，還是麥克叫我戒的呢。』

『喂，』狄克對另外那個女孩子說，『那次跳舞會上你後來到哪兒去啦？』

『你自己上哪兒去啦？』她回答說。

『你有沒有到房子後面的棚旁邊去找呢？』麥克擠擠眼問。『在那些矮樹叢裏。那兒呀，進去的

是兩個人出來的是三個。」

「這樣的天氣可不會，」曼麗表示反對說。「你想的是夏天晚上。」

「你真是活神仙，」麥克說，擰了她的胳膊一把。「來來來，狄克。咱們到底上甚麼地方好看電影，還是不看，問題就在這兒。」

「先替我介紹一下怎麼樣？」狄克說。

「你們剛才不是還像老朋友似地談過話嗎？」

「反正別管這個，你還是給我介紹一下的好。假如我再把她丟了的時候，也可以知道喊着甚麼名字去找。」

「瓊·維塔克，」麥克說，「來見見我的老朋友狄克·白士德，我希望你不要老把他給丟了。」

「我現在想起你是誰了，」狄克說，握着她的手。「從前你是愛麗思的朋友。可是怪不得我不認識你了，那時候你是骨瘦如柴的。」他笑了。「還記不記得有一天下午在布拉克普爾你和愛麗思玩跳背遊戲，你的游泳衣裂開了！」

「你倒是不錯，那個可憐的女孩子爲這件事還哭過呢，現在隔了多少年，你還來提這種事，」瓊說。「當時我爲那件游泳衣難爲情死了。它一年比一年緊而且越來越單薄了，可是我們好像老沒有法子買件新的。你們大夥兒還那麼粗野地笑人家。」

「你瞧瞧，還說要我來給介紹呢，」麥克說。

過一會兒，瓊落在麥克和曼麗後邊幾步，同狄克談着她在工作的那個紗廠裏的事情，他奇怪地感

到愉快了些。他喜歡她的身體那樣軟軟地搖擺，她的飽滿的嘴唇，似乎發自心底的柔和的笑。他發現帕娣和愛麗思的嘴唇都常常是緊閉着的，而他總覺得瓊的寬大的嘴，隨時都帶着笑容，是性情慷慨的象徵。

在路角上爭論了一番之後，他們決定去看電影。狄克心不在焉地瞧着銀幕上。那部片子是講一個俏皮的新聞記者，爲了暴露本市一個勒索案，自己糾纏進去，愛上了那個大騙子的無邪的女兒。有些其他的模糊的變幻不定的形象不斷插到他的視線和銀幕之間來。那個沉寂的市場忽然開到了一羣卡車，熱鬧起來，從卡車上跳下許多拿着輕機槍和重機槍的士兵，對着窗子亂放；賽姆和麥克被吊死在公園的樹上；一個警察正在把瓊的臉對着牆上撞，她尖聲哭叫着；當第十個男人在石子路上強姦曼麗的時候，她呻吟着。帕娣從一個窗口朝外看，愛麗思同一個兵手挽手地在街上走着。這些侵略者是誰呢？他閉上了眼睛，內心的煩惱更加厲害了。是誰呢？可是這已經開始了。他們已經到了這裏，我們周圍到處都是他們；不過他們還不像在希臘那樣地明目張胆就是了。自從我在利物浦登岸的時候起，就感到他們是敵人，埋伏在陰影裏，躲在每個貪婪的角落裏。

他伸手去拉住了瓊的手，她並沒有躲開。立刻他覺得放心了。那些亂七八糟的幻象漸漸消逝，他又看見銀幕了。他揉弄她的手掌，撫摸她那健壯而柔軟的手指，圓圓的姆指，圈住她那有勁的手腕。他用自己的手指和她的交叉着，把她的手按在她的大腿上。「瓊，」他屏住呼吸輕輕地叫她，幾乎像是求救那樣；她也許聽見了，因爲她把手指握緊了一下。

十二 泰因賽德

正如他預料到的，工廠會議開得很無聊。行政方面認為事件重大，需要召請聯合會的代表來反對工會幹事，而對艾莫利，要是特別討厭哪一個人的話，那人就是聯合會裏最善於爭論的司梯芬遜。經理梅多斯到倫敦去了，副經理哈格里夫斯担任主席，他是靠自己的力量爬上副經理這位置的一個人，顯得又畏縮又粗暴，在他的圓滑的態度中，還有一種氣勢洶洶的樣子。可是，在主席位上他除了聽司梯芬遜和艾莫利說話之外，沒有什麼別的事可做。

司梯芬遜又都提出來他以前的那一套。那工作並不是給熟練工人做的。有什麼前例？哪裏有什麼相反的規定？沒有的，只要不具成見的考慮一下慣例，那就必然會得到這樣的結論：這工作是不需要熟練技術的。所以讓基爾羅依來管那機器並無錯誤，而工會提出的證據沒有一件能夠駁倒這一點。再說，在『變通協議』中關於這種情形也有所規定。你也許會說，那是專為防備基爾羅依的情形而制定的。

艾莫利早就知道了這一切，坐在那裏研究司梯芬遜這個人，他那滿足的面容和他在說出一些過時的詞句時的很明顯的得意神情，他只要能夠找到十幾個冗長的詞句，他就決不用一個簡短的詞句。一種似是而非的法律上的濫調，再摻雜一些用慣了的技術上的名詞。然而，司梯芬遜和所有這些聯合會的人們一樣，冒充着完全懂得工程工業，但是連他所談論的最簡單的工作都做不來。艾莫利在當工廠

工人代表的時代就產生了對於這類人的厭惡和輕視，一直到現在還原封不動地保持着這種感覺。司梯芬遜站起來講話，手張開着按在桌面上，每次着重地講一句話，身體就向前衝一下，但是不做手勢。祇是當他覺得自己講那個看見也不認識的機器講得很有力的時候，他的聲調變得稍微激昂一些，並且斜過眼來看一下哈格里夫斯。他的深藍色的服裝是夠時髦的，但是緊緊圍住他的喉嚨的那個漿得挺硬的高領子却略帶一點舊式的尊嚴。哈格里夫斯就像一個停止了鍛鍊的運動家，逐漸發胖起來，他坐在椅墊上發呆，不時點着頭，不抬起眼睛來。

艾莫利又起來反駁，否認和質問。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異乎尋常的激烈，不能保持像司梯芬遜那樣無關於己的平靜的聲調。那個臉上有個疤痕的工廠工人代表班蓀，也是工會區支部委員，坐在工人代表們當中，把頭歪在一邊傾聽着。而艾莫利幾乎覺得他的爭辯是在反對班蓀，倒不是反對司梯芬遜和哈格里夫斯。他不由自主地攻擊起那些對一種機器談論了一個鐘頭，而看見了那機器並不認識的人們，那些對於工程貿易的一切習慣瞭如指掌，但是從來沒有到過工廠裏去過一次的人們。

哈格里夫斯對他說，他所說的對於這個爭論沒有多大關係，於是艾莫利感到煩惱，繼續暗示說企圖把不熟練的工人放在熟練工人管的機器上是打算摻雜劣工的計劃中的一部份，對這件事，工會不能漠不關心的。哈格里夫斯還是低着頭不抬起頭來看他，只是責備他。「艾莫利先生，讓我們談得切題些。我們是在討論一些特殊事件的慣例和通行辦法。」

司梯芬遜暗示艾莫利在質問中引用了不必要的事情和政治上的煙幕來岔開問題，不過他是問心無愧，而且是清白的。

艾莫利不得不抑止住他要說出些粗暴話的衝動。這時候他不知道自己更嫌惡那一個人，是那龔牙咧嘴在笑的司梯芬遜呢，還是眼光嚴厲的班孫。在他的經歷中他第一次感覺到，他自己一邊在反對行政方面想削減工資的企圖，一邊又在反對工人們想保持舊的慣例的企圖。一方面是要用美國的合理化，低廉勞動，簡化操作等方法來無情地追求增高的利潤；另一方面是力求完全保持舊的工資等級和標準的那套複雜制度，來抵制削減工資，摻雜劣工和失業。所需要的是一個不那樣輕浮的克里浦斯，或是真正知道一些事情的摩里遜；能有一個人來使兩方面的頭腦清醒過來，讓他們認清現在已經有了工黨政府。那麼也許他們會停止一無用處的激烈的爭執，而在新經濟中起些作用。那麼他自己也就不必再為那些糾纏不清的過時的問題來爭辯，好像還在一九三九年，或一八三九年的時代似的。行政方面的錯誤是由於他們從削減工資的計劃出發，不全面地考慮效率；工人方面的錯誤是由於盲目的恐懼，因而墨守成規，而不打算向新的有穩固基礎的合理化方面發展。

他說完了，哈格里夫斯轉向司梯芬遜問道：「你還有什麼話嗎，司梯芬遜先生？」

「沒有了，哈格里夫斯先生。」司梯芬遜收拾起他的文件，「我想我已經無可辯駁地說明了那機器是不能列為熟練工機器的。一切工業的慣例都和這樣的理解相反。我的爭論受到了字句上的狡辯，並沒有得到有關事實的反證。」

哈格里夫斯的水汪汪的眼睛望了望艾莫利，艾莫利搖搖頭。「對於這個爭論我們不能就此罷休。這件事一定要進一步再討論。」

「很好，」哈格里夫斯坐直了說。「在這階段上我們對於這件事只可以做到這裏爲止了。」

他看了工人們一眼，他們站起來走出去了。艾莫利不屑於向司梯芬遜點頭，就跟他們出來，趕上了班孫。「喂，你覺得辯論怎麼樣？」

班孫做了個怪相。「我們一定要追究下去，可是基爾羅依本人十分怨恨，把他的會員證撕了。」

「後來怎麼樣呢？」

「加入了運輸與各業工人工會。」

艾莫利想要對班孫指出這件事沒有什麼可訕笑的。基爾羅依的行動說出了他，艾莫利，在酒店中所發的議論：你不應把一個工人打回去，來保持其他工人的標準。混合機械工業工會失去一個人，頭重腳輕的運輸與各業工人工會就增加一個人，這件事的本身倒是無足輕重的，可是艾莫利覺得這件事情還有更巨大的意義，它對狹窄的、由來已久的行業態度是一個警告。而班孫在會議上很少給與幫助，他很可以得意揚揚地提出祇有在廠裏的工人所能知道的一些詳細的評論……但是他閉口不談。近來我把我所想到和所感到的說得太多了，他這樣默想着。沒有人感謝我的忠實。我要是一不留神，就會陷入困境，受到行政和工人雙方面的夾攻。「以後再找你談，」他對班孫說了，轉身向大門口走去。

班孫走進車間來，裏面有十二條木凳，木凳上安裝着各種小型的機器，由男女工人操作着。他繞着安裝較大機器的那邊走過去。「看見邵爾了嗎？」他問一個頭上圍着一塊紅手巾的女工。她向旁邊的一間屋子點了點頭，他就走了過去。

邵爾拿着一些裝置電機的工具正從屋裏出來。「喂，」他說，「怎麼樣？」

但是這時候擴音器裏粗嘎地喊，「找羅哲斯先生。找羅哲斯先生，請立刻到總辦公室來。」在近處木凳上工作的女工們大聲回答，樂得藉此來解解悶。「閉嘴，你這笨蛋！……叫你的老奶！……別往下說了！」班孫走近邵爾身邊去。

「當然沒有什麼決定，」他在嘈雜聲中喊着說。「轉到當地會議去了。」

「艾莫利表現得怎樣？」

「心神不定，機警。他倒是說了一些好話，我得承認；可是他好像心不在焉。」

「哦，那些矮小的莫索里尼，」邵爾說，「不知怎麼的我總不信任那個傢伙，就像我不相信自己能抓住牛尾巴把一頭牛摔倒一樣。」

「還有更壞的呢，」班孫說。「不過我也同意下次要想法換掉他。我今天晚上去見莫利斯。」

他向車間的那一頭走去，嘴裏哼着歌。在製造母螺絲和機器跟前工作的一個女工停下來整理她裹在頭上的手巾。「喂，傑克，」她說着興奮起來。「唉，我真討厭午飯和吃茶之間的那一段時間，這段時間看起來真長。吃過茶以後倒不太壞……」——她打了個哈欠。

他從她的機器前面的箱子裏拿起一個母螺絲，向螺絲孔裏望那螺紋。「做得很好。」她略感興趣地注視着他的動作。

「你手裏拿的什麼？」

「你做的那些母螺絲中的一個。」

「我嗎？」

他遞給她看。「別說你不知道。」

她又打了個哈欠。「嗨，不是我，傑克。我只在這機器上工作了六個月。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和我沒有關係。這機器又不是我裝置的。」不過她還是又看了一下螺絲孔裏的紋路，然後把那鐵塊扔回箱子中去。「你爲什麼不能讓鐘走得快一點？今天晚上我要出去。我有個約會。」後來，管理人向她這邊走過來，她轉向機器去工作，班孫走開了。

*

*

*

*

後門有輕輕的敲門聲。「進來，」琪恩喊道。頭上裹着一塊印花大手巾的一個女孩子溜進廚房來。「你的敲門聲輕得就像一隻小老鼠在搔乾蔥頭，」琪恩邊說邊在她的藍圍裙上擦着手。「不要嚇得臉那樣雪白，我的孩子，要不我就打發你走。」

「哦，別那樣，」那女孩子說，「請不要攔我走，艾莫利太太。」

「我的名字叫琪恩，我得告訴你多少遍啊？你讓我覺得你就好像是我的老奶奶似的，叫我艾莫利太太這個，艾莫利太太那個的。叫我琪恩，要不然我不答應你。」

「哦，不要那樣，琪恩。」

「這才好一點。」她拍拍那女孩子的臉頰。「我不過逗你玩的，愛妮。你也知道，對於那些有壞心腸的作威作福的父母們的醉心在戀愛中的孩子們，我的心是多麼軟。你已經安排好了在我的廚房裏會見你的哈利，那麼我在把你趕出去以前先要把我自己趕出去。告訴我你怎樣對你媽說的。」

愛妮有點發抖，抬起她的尖削的下巴。「我對她說我去找曼麗打聽她安息日聖經學校教書的事

情，因為我不得不去看看老婆婆，可是我已經對曼麗說了，昨天我送信的時候看見了她。」

「你看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你爲什麼不和你的這個哈利逃走呢？」

愛妮又顫抖起來。「他們會讓警察捉我的。我們想過請求官廳的准許，可是我受不了等待時的緊張心情。哦，我受不了。我真希望我能再大四歲。我希望我是個成年人。」

「那個老囚犯打你嗎？」

「不，不，他不打我，」愛妮喊着說，渾身顫抖起來。「如果祇是打我倒不在乎。我——」

「可是，我看得見你胳膊上的傷，」琪恩說，愛妮打算把她的袖子拉下來。「我總有一天要叫那老鬼吃點苦頭。」

「他自以爲做得很對呢，」愛妮說。

「貝文也那樣想，」琪恩回答說，用胳膊抱攬着那女孩子。「喂，喂，你應該爲你的這個哈利高興地笑了。」她默想着。「我還是不明白爲什麼你的哈利不狠狠地打那老鬼一頓，不管法律不法律。」

「我怕他會闖禍，惹麻煩。所以我只對他說了一點兒。」

「現在過來，你自己倒一杯。那茶還能喝。」

愛妮忙亂地走來走去，顯得快活一些。「你確實知道艾莫利先生不會回來嗎？」

「他又到約克市去了，親愛的。」

「哦，對了。」她倒了茶，拿起琪恩遞給她的一塊砂糖。接着她又胆怯起來。「要是他發現我沒有去看曼麗，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不要爲決不會發生的事情擔心，要不然你就會心神不定了。我父親常說：如果我的一个孩子對我說謊，那就證明我有些地方不對，因爲只有暴虐的人才養成說謊的人。』

『我想像不出有這樣的一個父親，』愛妮說，在廚房裏的桌子旁邊坐下，攪拌着茶。『那好像是書上寫的故事。』

『是的，有時候我看周圍的這個世界，連我自己也不能相信。像他這樣的父親真是不多。但是這却給孩子加了一種重大的責任，愛妮。你長大起來，就不得不成爲一個配有這樣的一個父親的人，而我怕如今我離他對我的要求還遠得很呢。』

『再告訴我一些關於他的事情罷，』愛妮請求說。

『他的身材不大——和我差不多高，』琪恩用沉思的語調說。她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除非他發怒，不然的話他的眼睛裏總是閃着光。而且也祇有殘暴和不公平才能使他發怒。』愛妮在顫抖，但是沒有說話。琪恩就接着說下去。『他最佩服的人是開爾·哈爾第①和愛德華·卡本特②。』

愛妮搖搖頭。『他們是什麼人？』

『我過一天告訴你。我常常背誦他們寫的文章。他喜歡聽我念他們的文章。』

『我聽見歷史的漫長的怒號和澎湃的波濤，一陣接一陣——就像永不止息地拍打着西非洲』

① 開爾·哈爾第（一八五六——一九一五年）：英國工黨領袖及政治家。——譯者註。

② 愛德華·卡本特（一八四四——一九二九年）：英國作家。——譯者註。

廣大海岸的波濤一般。

「我聽見被壓迫被擯棄的人們的和世界一樣古老的呼喊；我看見他們永遠走向勝利。」

「永遠走向勝利。」她重複說，「永遠走向勝利。有時候是很難相信的。」

「那聽起來很不錯，」愛妮說。「我是說你那樣說法。」

「老天爺饒了我罷，」琪恩說。「我對於這說法打了一個問號。啊，是的，愛妮。我是在墮落，我是在墮落。我一定要注意一下我的行動。」

「那時候你還在格拉斯哥，是不是？」愛妮說，很想顯出她記得好多事情。「你怎麼來到紐喀斯爾的呢？」

「我母親是在此地生的。父親死了以後她就回到這裏來。」

「我知道了，」愛妮點着頭回答說。「你還願意回到格拉斯哥去嗎？」

但是琪恩又背誦了卡本特的走向民主中的一節，她一半是在爲自己背。

「農奴和奴隸成爲計件工和雇工，田地的奴僕成爲機器和資本的奴僕，從勞役中逃出的囚犯，正好投入財富的手鐐，束縛住他們自己的手腕。」

爲了表明這些話，她用右手的手指籠住她的左手腕。愛妮聽清楚了這些話，但不懂得什麼意思，說道：

「你那樣倒像是手鐐而不是手鐲。」這時候一陣敲門聲使她臉色變得蒼白了，她在左胸前緊握住兩手。「哦，禱告上帝，不要是我父親來了。」

琪恩讓一個約十九或二十歲，有一張瘦瘦的大臉和一頭鬚曲的金頭髮的年輕小伙子進來。「進來，哈利。她正爲了你在發愁呢。」

他走進來，把他的帽子在他的大腿上拍着。「多謝，艾莫利太太——」

琪恩打斷他的話，「告訴他說，愛妮。」

「她說你要叫她琪恩，」愛妮快活起來說。

「我被留住了，」哈利說。「我本來很可以把老安得魯斯打倒，可是下班以後我還是在那裏」是，您呐，不是，您呐」的說上一刻鐘。我很可以把他打倒。」

「你已經來了，哈利，」琪恩說着解下她的圍裙。「那麼好好地談談罷。我要給了姆蓀太太擦藥去了。」

「你不會去很久罷，」愛妮胆怯地說。

「不會很久的，親愛的。」

她望着這一對年輕的情侶，他們想顯得有禮貌，想叫她走開而不使她感到不痛快，她爲哈利準備的一小段話在她心裏消逝了。祝福他們，還用得着我來說她是個嬌嫩的孩子，必須溫和地對待她嗎？還用得着我希望他忠實於她好像他們結婚過三次那樣嗎？她從門背後的釘上取下一塊圍巾，走了出去。

在走進第四家的門裏，穿過後院，沒有敲門就走進了廚房。她向一個櫥裏面望望，然後走到廚房的那一頭。「是我，愛倫。那瓶藥在你樓上嗎？」從寢室裏發出一聲回答，聲音好像給什麼東西蒙住了。琪恩鼻子裏哼了一聲，上樓去了。「擦身體的那瓶藥水在哪兒？」

「在那裏，」愛倫·丁姆蓀指着床頭桌的小櫃子說，她有一張驚黑的小臉，一個朝天鼻子和一個當中凹下去的下巴。「啊，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我對自己說過多少遍了：要能讓我躺在床上躺一整天，就是出賣靈魂我也願意——可是現在我躺了三天，覺得我快要發狂了。」

琪恩拿出那藥水瓶。「你頂好明天打發愛爾西再去買一瓶。」她拔出瓶塞，「還是像地板漆和醋的味道。」她把瓶子放在桌子上，把床單子扯下來。「這床單子耐用嗎？我帶幾條床單回去替你洗洗。起來吧！慢慢兒的。」她掀起愛倫的睡衣。「你的睡衣和我的一樣——用勁一拉就會撕破一大塊。現在伏着身子罷，親愛的。」她把藥水倒點在手心裏，開始用有規則的動作搓了又搓。「像你這樣的年紀不應該就躺倒了。可是，屋頂像篩子似的，地板縫裏長着菌子，說這又有什麼用呢？」

樓梯上有人跌倒碰撞的聲音。愛爾西衝進屋來。「哦，媽媽，夏卜先生回家來大喊大叫，西姆說他在狠狠地打他太太。」

琪恩站起來，用手巾擦着手。「來，愛爾西，你來試試擦藥水。我想我得去攔住夏卜。他的那個傻太太嚇成那副樣子，總有一天會惹得他去殺人的。」

「你這人真了不起，琪恩，」愛倫對着枕頭說，散亂的黑頭髮遮蓋着她的臉。「總是忙着去解決別人的困難。」

「這倒不是因爲我自己沒有一點困難，」琪恩說。「我過十分鐘回來給你擦完，告訴你關於夏卜的一切，他們那些該死的傢伙。」我覺得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她下樓的時候問她自己。我不過是一個愛管閑事的老太婆，我早就應該正正當當的工作和奮鬥一番，不應該自以爲是上帝賜給受罪紐喀斯爾人的。

班蓀坐在休息室的桌子旁邊，對着一本滑稽週刊在打盹。艾莫利在他背上拍了一下，他驚醒了，發出悶聲悶氣的抱怨。「他們已經討論到那問題了嗎？」艾莫利問，望着那扇玻璃格子門，在門裏面混合機械工業工會的執行委員和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在討論各種事情，其中包括關於基爾羅依和他那機器的爭執，列在議事單的後邊什麼部份裏。屋裏其他的閑人注視着艾莫利，倒不是因爲他們對於他或他所說的感到些微的興趣，而是因爲任何事情，即使是艾莫利，也可以讓他們解解煩悶。

「沒有，我想還沒有，」班蓀說着用他的手指從上到下地摸着他的疤痕，「這個疤痕是許多年前他做鏢工時留下的。他打了一個哈欠，看了一下錶。「我想還得等一個多鐘頭。」

「我再去散步一次。」

「這次我同你去，」班蓀說着站起來。他走到衣架前去取他的帽子和外衣。「你到「教堂」去過嗎？」

「這次沒有去。」

「我對我的表弟說過我要去看看。他是一個很精明的小伙子，要想當一個建築師。他有一本關

於英國大教堂的書，他一聽說我到的克市來，就把那書帶了來。我想總有一種指南之類的書。我要買一本給他，不然他老問我一些問題，叫我答不上來。」

他們從旅館的台階上走下來，艾莫利領着班蓀穿過馬路。「你看看那個，」他說，停下來指着背面。「我相信那是他們所謂的仿哥德式。嗨，有一個各業工人工會的工人和你一樣地有個難題，他的太太要知道「教堂」的一切。他老說我總得去看看那討厭的「教堂」。可是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差不多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才走到這條路上來，他站住了仔細地看了一下——那是個颯着風月亮很圓的夜晚。那就是「教堂」，他說，我從艾米麗的照片上就能夠看出它來。」

「你應該選擇賽馬的星期，」班蓀說，「那麼這旅行還值得些。」

「我沒有選擇日期，」艾莫利說。「那是由上帝和執行委員去商量的。」

他感到一點都不快活。他在當地會議上話說得比他打算說的更有力，他不知道現在中央會議上怎麼樣來宣讀他的一些發言。當地會議的整個安排始終使他生氣。會議在企業主聯合會的辦公室裏召開，使工會更顯得像是懇請者。工會曾經表示「不同意」，這是摘下帽子來見企業主懇請阻止或推翻爭執的。雖然還不至於完全像那麼糟，但是也差不了多少。那種正式的，彬彬有禮的氣氛就足以使鎔鐵的火焰凍結起來。你感覺到你自已簡直就在金錢權力的窠穴中。而這次整個的事情特別使人激憤，以那個目空一切的混人傑姆斯·坦卜遜爵士作主席，他從不聽人講話，他以爲那樣可以使工會的發言人，不至於被迫重複他的話。替克羅工廠發言的聯合會的一個助理秘書阿勃司諾特，是一個卑陋醜陋的傢伙，有着混濁的眼睛和隨時準備抓人錯處的態度，喜歡把他的語調從粗聲粗氣的質問

轉爲最慫恿的招呼。「你看，傑姆斯爵士……」他不是個傻子，要多精明有多精明。他裝腔作勢讓艾莫利去着急，他是知道的。而這使得艾莫利比他打算的說得更響，使他說出一些十分真實的事情，但不是那種在冷冷的地方所說的話，在那樣的地方發脾氣的人是很容易犯錯誤的。他所說的一切被一個速記員清楚地不可否認地記錄下來，這個速記員是從一家獨立的公司雇來的，他始終不變地以煩厭和專注的心情注意聽取每一個吐出來的音節。好，艾莫利心想，至少我還了他一手，使班孫和這事件聯系起來。在區支部他是屬於能夠強迫得出結果的地位，這事件是和他合併爲一了。

他們經過一個酒店就走了進去。「這是我第一次到約克市，」班孫說，他說了若干次了。「你如果要在車站喝酒，就得有一個很充實的行囊。我幸喜採取了你的建議在威廉第四定了一間屋子。」

「你的行李準備好了嗎？要是兩小時以後能得到決議，我是準備立刻去趕火車的。」

「我已經把行李交給腳夫了。」

「那你需要租一輛汽車。最簡單的辦法是在早晨由公共汽車把它運到車站去。」

班孫舉起他的杯子。「多謝，畢爾。我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對你多了解一些。」

艾莫利回答說：「哦，我知道，傑克。你們工人們所說的一些關於用錢雇的幹事們的話你以爲我不能夠察覺嗎？當初我自己也說過，而且也真有那所說的意思。而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們這些官僚應得的。我曾經起誓賭咒要放鬆和廠裏的伙計們接觸。可是很難。在目前的安排下要保持正常接觸是不可能的。不管你想什麼辦法，你就是辦不到，傑克，你總是被趕到這裏那裏和其他的地方。每個禮拜有多少天你就去參加多少支部會議，光靠這個是不夠和工人們保持聯系的。在下班後和伙

計們喝酒，也同樣是不夠的。」

「你所說的很有些道理，」班萊說，斜望着他的玻璃杯，爲了表示他的同情，他的話就多起來了。「祇有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工會才能真正成爲表達工人意志的工具。但這並不是說我們袖起手來等倒臺的艾德禮先生把社會主義裝在銀碟子上給我們送上門來。」

「當然不是的，」艾莫利很快活地說。「我們要一直不斷地奮鬥，來彌補缺陷——你明白我的意思罷。磋商，調停，在目前的機構中運用手段獲得地位，來爲偉大的日子奮鬥。」

「是的，畢爾，但是問題是看你的着重點放在哪兒。摩里遜本人也會同意你的說法，祇要你的一切重點放在你的提議的前一半。」

「我決不否認這點。不過這兩種策略還是必然有相互的連系。也許我現在是從我自己的立場來判斷你，傑克。我不會忘記當我自己在工廠的時候，對於工會所有的官僚是多麼懷疑而且愛挑毛病。我不會說這些懷疑和所挑剔的毛病都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我如果不承認我現在看出在那時候常犯的錯誤，那我就是一個可惡的撒謊者——我以前就是不明白他們在四面八方受到打擊的困難環境中。是怎樣的在盡力幹。」

「到工人們中間多來幾次，畢爾。你只要這麼幹就行了。我們得要團結羣衆。現在是個危機。我們周圍都佈置下了污穢的工作。」班萊打起呢來。「不能說我很喜歡這啤酒。」他在艾莫利的肩頭上拍了一下。「現在該我請你了。」他們嚴肅的說了這些話以後，兩人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他們談話的嚴肅聲調，被這天許多杯的威士忌酒和啤酒，加上一種辯解的溫和成分，弄得含糊了。

艾莫利望着班蓀轉身向酒櫃走去。從背後看來，他的頭顯得小而纖弱，漸漸變得稀疏的柔軟的頭髮和支出來的一對又紅又大的招風耳朵；他的頭頂光禿禿的，脖子瘦瘦的，上面有些凹穴，顯示出這些地方長過惡瘡。是的，啤酒使他變得和緩了，但是就在他表示善意的詞句中也顯露出他的懷疑，他的敵意。不過，艾莫利並沒有感到不高興。他想法使得區支部委員認為班蓀和基爾羅依的事件是一回事了，如果工會勝利了，班蓀就可以得到大部份的好名聲；但是如果失敗——多半是失敗的可能性大——那麼去承担一切壞名聲是他，而不是艾莫利。這些策略他掌握了多少，艾莫利不能確實知道，但是他認為班蓀太熱中於這個事件，覺得自己已經設法把艾莫利擠出主要的場面了。

一個高身材，機警的人，艾莫利認識他是全國航運經理處的職員，一個人在喝着威士忌酒，同時全神貫注地觀察着和聽着。隣近有三個各業工人人工會的代表和一個從設斐爾德來的混合機械工業工會的人在交談。

班蓀拿着酒回來。「給你，畢爾。」

「你將來一定要來看看我們，」艾莫利回答說。「帶着你的太太，我們來開個唱歌會。我給你唱一個溫柔的伯特菲爾，我的琪恩會唱許多蘇格蘭歌曲——她的老頭兒有點傾向於民族主義，但是我可說，他是個很好的一個老傢伙。他同麥克林和琪米·麥克斯頓一起工作過。」

「謝謝，我會來的，」班蓀說。「聽來好像正合我的口味。」

「我以爲我看見波恩在那邊，却不是他。」

「再沒有人能像他那樣使我發笑的了。昨天晚上我笑了好幾陣。可是人家說他是個努力工作的

傢伙。」

「是的，他就愛出風頭。他是那麼一種傢伙，開始了一種神話，就終生去追求。他只要喝上一大杯啤酒，就會談起他用牙齒銜起一個木桶的故事。你聽見過關於他到達畢次福會場時候的事情嗎？」

「沒有，怎麼回事？」

「他坐了晚車來到，先要受一通教訓。照例的關於執行委員的職務的說明，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物還說了另外一些話。你現在需要成爲一個好小伙子，規章於你適用的時候，你不能把它扔出窗外去。哪怕你是一個共產黨員，你也要記住作爲一個混合機械工業工會執行委員的尊嚴等等的——當然，這一切都用正確的詞句和暗示表達出來。」

「我明白你說的，」班森說。

「那麼，他在那裏心神不定地揚起了眉毛，等待這一通訓話講完。最後終於講完了。現在，波恩先生，我想你一路上來一定餓了，你可以下去到餐廳裏好好地吃頓飯。於是波恩跳起身來向門口走去，轉過身來說了他唯一的一句話：老兄，你不怕我強奸廚子嗎？」

班森大笑起來。「我很明白。噯，我很明白。」

三小時以後，那扇玻璃格子門開了，哈斯金司走出來。「喂，艾莫利，你那件案子已經處理了。」

「你認識班森嗎？」艾莫利回答說，從哈斯金司的態度上就知道將有怎樣的判詞。「那也是他的案件。實際上，與其說是我的案件遠不如說是他的。他在這案件上做了大部份的工作。」

班蓀笑了。「哦，畢爾。」

「對不起，」哈斯金司說，語聲變得嚴肅起來，「但是我們沒有能夠辦成功。我不必對你說我們會經盡力爭過——我們看清楚班蓀兄爲這個問題奮鬥時是提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是和反對削減工資鬥爭的遠爲廣大的問題聯系起來的，那是我們在這案件中不得不記住的事情。你知道聯合會總是在一個小的問題上讓步，只要他們日後可以再利用它來解決較大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得不小心的幹。但是我們爲這個問題是作了原則上的鬥爭的，我們不會忘記這一點。可是，暫時這提案是從議程上取消了，弟兄們。我們不能得到雙方的推舉。」他和班蓀和艾莫利握手，又回到裏邊的屋子去。

「得，就是這樣，」班蓀喃喃地說。「我不能說感到滿意……可是我猜想……」

「在你對區支部的回報中你可以隨意評論，」艾莫利說。「不過別忘了你得拿你的行李。我的行李在車站上。」

班蓀點點頭。「謝謝你提醒我。」他們出了旅館，沒有再說什麼，艾莫利站在台階上看着班蓀匆匆地向前走去。好現在我已經把失敗扣在他的頭上了，而且非常乾脆。而我躲過了區支部的委員會。兩天的出差，四天的代表費，還有住在威廉第四省下的一些錢。

他站在那裏計算他在金錢上和其他的收穫時，一個女人在他旁邊從台階上走下來。她的香味聞來很熟。他轉過身來看見是新聞記者稱之爲白玲達的那個女人。她對他笑了一笑——把大牙都露了出來，他對自已說——這一會兒他猶豫了。他已經擺脫班蓀，很容易想出一些話來，說是誤了車。但是他自己拿不定主意。自從他和琪恩結婚以來，他還沒有對她不忠實過，雖然有幾次只差一點兒就要對

她不忠實。尤其在去年他感覺到需要和她決裂，來恢復由於琪恩總是不斷地輕視他的人格才減低了的自信心。祇是一次，他對自己說，於是跟了白玲達走去，她在擺動着她的臀部，彷彿她知道他心裏展開的衝突似的。

爲什麼不可以呢？是一種道德的呵責嗎？是真想對琪恩忠實嗎？還是承認琪恩的輕視是正常的呢？他掉過頭去，不再看那個越來越小，越來越遠，越來越成爲禁果的擺動的臀部。下次罷，他想，出其不意地他渾身起了一陣猛烈的慾望的痙攣。

不，我去拿我的旅行袋，在車站上的酒吧間喝杯啤酒罷。啤酒，這種好的古老的麻醉劑。

*

*

*

*

『你還沒有全算出來嗎，威爾夫？』當他的公事房裏的唯一密友威爾夫·雷德·羅斯在他的節目單的背面寫下最後幾個字的時候，艾莫利問。

威爾夫的長鼻子下面的嘴露出了牙齒笑了笑。『算出來了，威廉，算出來了。看我們走運不走運。』

那些穿白大衣的女人把幾條垂着頭的，瘠瘦的狗領到在強烈的椎形燈光照耀下的場子中來。周圍的人們向前探着身體，伸長了脖子，看登記人沿着圍欄掛出賭賽的比數。正在艾莫利的前面，有一個矮身材的女孩子老在跳起身來，一個男人把她抱住舉起來，緊靠着他的胸口。後來他把她放下來，她驚訝地望了他一眼。『哦呵，我以爲是巴布呢。巴布到哪裏去了？』

『巴布是你的叔叔，』那男人說。

「你看得見那比數嗎？」威爾夫問，他是近視眼。然後他研究着他的記載，「現在不要賭三號籠子，不管是什麼比數。」

「爲什麼？」艾莫利問，一邊打算聽聽那個女孩子和那個代替了巴布地位的陌生人在說些什麼。

「我不知道。一定得一點點揭開什麼的。我都計算出來了。三號籠子贏的機會很少。」爲了回答艾莫利揚起眉毛追問的神情，他開始解釋他的計算法，或者不如說他解釋那種不是他的計算法，因爲他很怯於正確地說出他怎樣把預計必勝的籠號算出來的。「我不是用那種拙笨的法子，像把奇數偶數加起來。不必爭論，偶數的搭配是比奇數多。」

「我從來沒有打算那麼說，」艾莫利用十足諷刺的語調說，威爾夫沒有管它。

「十八比十二，不錯。加起來一共是三十。那種算法唯一的一點是看你賭不賭所有的偶數。」人們擁擠着向配款機那邊去放下一次比賽的賭注，或去取上一次的贏款。「來來，」艾莫利說。

「不，等着看看那些狗過去。」

「哦，那條看起來很不錯，」那個矮小的女孩子說。

「是不错，」威爾夫插嘴說，「可是不要押牠。」

「巴布到哪裏去了？」她望了威爾夫一眼回答說，好像她以爲他是巧妙地化了裝的巴布。

「跑掉了，」那個曾經舉起她來而不肯放鬆的男人說。「陪她賭——巴布。」

「我叫白特，」她很驚訝地說。「可是我的名字是依里沙白，依里沙白·菊恩。」

○ 巴布 Bob 是人名字，同時也是英幣一先令的俚語。——譯者註。

「下次比賽中有一條狗叫耶魯撒冷·菊恩，」那個男人說着挽起她的胳膊。「我用你的名義押一個「巴布」在那條狗上。一個「巴布」打一個賭。來來，截掉尾巴的，跳下來，你是被點中了。」

「你把我的頭都弄昏了，」她說着，屈服了。

「這就是「巴丙」[○]的終了，」他回答說。「我叫唐姆。」

在那一頭，狗給裝進了籠子。電兔出來，沿着圍欄急跑。籠子門跳開，狗衝出來。激動的呼聲越喊越高，但是艾莫利感到自己在注視着拐走了巴布的女朋友的那個傢伙；他在她耳邊說着什麼話，她輕輕地罵了一句。他想，有些傢伙是有辦法。那是一種秘訣。在狂烈的歡呼聲中，悠悠然跑在前頭的那條狗跑到了。觀眾喝起采來。

「這個一定贏，」威爾夫解釋說。

「牠不是從三號籠子裏出來的嗎？」

威爾夫又記了一些。「這是證實那法則的例外。他一定是條非常好的狗。事實上牠是好。」

擴音器裏在報告第一，第二，第三條狗的名字。耶魯撒冷·菊恩得第三。艾莫利很快活。他掉過頭去找那一對，唐姆和依里沙白·菊恩，但是他們已經走了。「我等着的就是現在的這次比賽，」威爾夫說。

「二號怎樣？」艾莫利問。「跳躍的傑荷沙發特。」

「不行，不行，」威爾夫說，「哦，不行，不行。她是條母狗，跑回來不久，還不能比賽。她進步了

○ 巴丙 hobbin 是線軸，細線。——譯者註。

些，但是我還不賭她。第四號是我夢想的狗。貝爾沙查的狗。」他凝視了一會，掉轉頭去。「配款機那邊到現在還不會有什麼。記錄的情形怎樣？」

艾莫利望着記錄員在黑板上用粉筆寫着比數，把數字念給威爾夫聽。當比數達到九比一時，威爾夫向配款機那邊走過去，直到比賽開始還沒有回來。艾莫利抱着更大的興趣注視着。在第一個轉彎第四號領頭。觀眾一齊轉過頭來看那些狗跑過來，又轉過去看他們跑過去。第二個轉彎，四號還是領頭。威爾夫爲艾莫利和他自己已經去押十個先令在貝爾沙查的狗上，艾莫利終於感覺到，威爾夫確實知道一些關於狗的情形，是可以合夥的一個好小伙子。那些狗向前衝成一條直線跑去。艾莫利和別人一起高聲地喊着，覺得自己緊張得踮起腳，捏緊了拳頭。第三個轉彎，狗像風馳電掣般地飛跑。一時艾莫利的目光中一切都迷糊了，後來爆發出一陣喝采聲告訴他這場競賽已經結束。

「哪一條贏了？」他問，但是沒有人聽見，也沒有人回答。威爾夫怎麼回事？他是在配款機旁邊等着跳進去拿贏款嗎？」

這時擴音器裏開始報告了。「第一，跳躍的傑荷沙發特……」

有人抓住艾莫利的胳膊。他回過頭來看見是克萊頓。「很高興看到你們這些一本正經的幹事們，在你們自己派定來治理和毀滅國家的工作中，有時候也能夠閒散閒散。」克萊頓很懇懇地說。

艾莫利有兩個星期沒有見到他了。當艾莫利決定不要任何人的幫助去自己尋找房子時，克萊頓聲明他惱了。「我不是在閒散。我覺得這是非常艱難的工作。要是你照我的朋友羅斯的方法計算，你也會感覺到的。」

「他在哪裏？帶他來會會我的朋友們。」

「我找不到他了。也許他在什麼地方埋頭計算，要想找出爲什麼他的方法使他失敗了。」

艾莫利遲疑了一會，但是讓克萊頓領着他離開圍欄，向一個寬顎骨的男人和兩個好看的女人那裏走過去。他料想其中總有一個是克萊頓太太，但是原來兩個都是小姐。那個男人是愛德華·南恩，那兩個女的是雪拉·某某，和某某·卡絲泰司。雪拉有一張可愛的臉，灰色眼睛，寬額，脖子上圍着灰色的皮領。另一個女人又瘦又黑，穿着件閃光料子做的很緊的黑色衣服；她一句話不說，當向她介紹艾莫利時，她甚至看都不看他。

「如果你要額外的煤，」克萊頓說，「你只要小聲告訴威爾·艾莫利，他就會給內閣打電話，給你把煤弄來。」

某某·卡絲泰司小姐突然望了艾莫利一眼，好像要問他煤是什麼，但是雪拉笑了，南恩大笑起來。「我們剛來看看，」雪拉格格地笑着說。「這個基米，」她指着克萊頓，他鞠了一躬，「以爲他一定會——」

「結果變成一定完蛋，」南恩喘着氣說，不出聲地笑着，等到別人都停止了笑，他總算才大聲笑出來。「末一個進來。」

「我們來了，看了，輸了，」克萊頓說。「現在我們要到馬路對過去喝幾杯酒。你也來。」

「我看不見羅斯。也許他在配款機房的門口服了毒……啊，有了，我看見他在那裏，在圍欄跟前。」他走過去，還是拿不定主意。「威爾夫你要留在這裏嗎？」

「我一定要等下一次以後的那一場，」威爾夫堅決地說。「我不可能在那一場再弄錯。」

「那麼我走你不介意嗎？我遇到了幾個朋友。」他轉身走的時候又加了一句，「替我押上五個先令。」他並不怎麼願意離開威爾夫。

南恩開着車，克萊頓進來坐在他的旁邊。「你和小姐們擠在一起去，」他對艾莫利說；於是艾莫利就進了後車箱，坐在兩個女人中間座位的邊邊上。「你贏了些嗎？」雪拉問。

「一點沒有。總是這樣的。我曾經贏過的只是在一次跳舞會上抽籤抽到的一個怪樣的木偶。」

「賭場失意，情場得意。」

汽車一顛使他靠到小姐們的身上。「你還不如靠下啲，」雪拉說。「方才你的胳膊肘把我的肋骨都要碰斷了。我寧願擠得透不過氣來……」

他向後靠着，埋在她們的溫暖和香氣當中。不管她們是什麼人，她們總不是下等貨，他想。雪拉在信口說着。「我稍爲一注意就買了蜂臘星期二——我是講的上次我和台笛來的情形。你猜怎麼樣？贏了。而且比數非常大，好像是十比一或一千比一。人人都以爲我一定懂得狗的秘密。」

他們在一家飯店門前停下了。走進去了以後，小姐們去上廁所，南恩去給什麼人打電話。艾莫利有這樣的感覺，南恩正打算對跑狗場表示好感，克萊頓却要他來跟他們在一起，未免有點太過分。

他們坐在休息室裏，克萊頓要了五杯威士忌酒。「南恩沒有問題，」他說着用一種艾莫利現在十分了解的諂媚親熱的神氣靠近過來。「他看來好像有點厲害，特別是當他笑的時候，可是他並不壞，他很有用處。」

「不是對於我。」

「他操縱大多數的扶輪社[⊙]員，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順便問你一下，你是不是共濟社[⊙]的社員？那麼，你會覺得那是值得加入的。告訴我你是否想加入。據我的拙見，這件事的本身大半是胡鬧，不過加入也有些好處。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多的好處。從前一切的合同等等的都要聽共濟社的可否。可是，即使現在，共濟社對於一個真想上進的人還是很要緊的。不是一個共濟社員，就得是一個天主教徒。你不是天主教徒罷？我想不是的。那麼加入共濟社罷，我的朋友。」

「雪拉是南恩的女朋友嗎？」

「她在學唱歌，他付學費。」

南恩回來了，搓着手，不再蹙起眉頭。他一定在電話裏聽到了好消息。「高興遇到你，艾莫利，」他說，好像他們剛見面似的。「克萊頓提起過你好幾次。幾時你順便走過來找我。你知道我的辦公室罷。市場街。」

克萊頓向艾莫利點點頭，艾莫利回答說，「是的，當然。我常走過那條街。不過我總是匆匆忙忙的。」

⊙ 扶輪社是於一九〇五年最初在美國芝加哥市標榜為公眾服務的實業家們所創立的俱樂部，後來在英國及其他各國都成立了這種俱樂部，一九一〇年以來稱作「扶輪社國際聯合會」。——譯者註。

⊙ 共濟社原為石工們為互相救濟的目的而成立的，至十八世紀初石工以外的人可以加入為名譽社員，遂成為一般社交性的團體，世界各地都有分社。——譯者註。

女孩子們回來了，鼻子上擦了粉。南恩拍拍他身旁的椅子，雪拉就坐了下去。她端起她的威士忌酒，「慶祝你們。」她瞟了艾莫利一眼，但是他把眼光避開。南恩探着身子去向一隻帶着啤酒牌名的煙灰碟中彈煙灰，趁此機會把他的一隻手按在雪拉的膝上。讓他去佔有她，艾莫利心裏想，決意請每人喝一杯之後他就走。我不應該讓老威爾夫一人留在跑狗場。他等着機會來表示他的輕蔑。後來，機會來了，克萊頓說起地區警備委員會——南恩是在這個委員會裏，而且這天下午剛開過會。

「我們所需要的是有人來監視警備員，」他說。「你們記得在戰時的故事罷。如果陸軍護送隊需要經過紐喀斯爾，他們在那一頭數着卡車，查點是否有一輛在路上被賣給黑市。」

「這是對於我們市政事業的一種贊揚，」克萊頓說，決意不爲這件事煩惱。他在艾莫利的故事上又加了另外一些故事，說一個市參議員怎樣（通過經紀人）從先鋒隊軍需處買到了軍用毯，以五倍高的價錢賣出去，把利潤歸還軍隊；一個地區警備委員會的委員怎樣廉價租到一所被沒收的貯存物資的大樓，又轉租出去作軍隊的妓院；以及一個吹牛的美國上校怎樣在買賣碎鐵的交易上受了一個工黨參議員的哄騙。

「現在該我請大家喝一杯了，」艾莫利說，急於想離開。

最近他不常步行，可是他決意走回去。琪恩出門去了，到北庫爾咨一個生小孩的朋友家裏去住幾天。所以他回去晚了也沒有人來問他。倒不是琪恩會質問他，她至多不過說些諷刺的話。那不好，他想。我們是完全貌合神離了，互相沒有話說。趁現在還沒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我一定要盡些力。她自

己也不努力改善情況，但是如果我要堅持最後再試一次，她也就會丟掉她的譏諷的態度來和我合作。這也並不完全是她的過錯。現在我應該想到除了在會議桌上之外我不能在任何地方再會見像克萊頓和南恩那樣的臭人了。我厭惡他們的心腸，而琪恩認為他們是我的朋友。哎，不是的，這個騙子克萊頓先生總有一天在他的生活中會遇到吃驚的事物的。

當他走過一條條睡着的大街時，他覺得好像又回到死去了的過去，回到了死寂的發生過屠殺的城市和工場中。我能忘記這個嗎？整個海岸佈滿了希望破滅的殘痕，曾為英國的那個地方的破滅的殘痕。一片腐朽凋敝的東西的灰綠色，沉沒在月光和街燈光混合起來的幽暗淒涼中。廢棄的煙囪裏不再發出飄上天空的一股股黑煙，熄滅的鍋爐被它自己的黑色的死亡之火燒得黑了，荒廢的煉鋼廠成了碎片，焦煤爐被雜草圍起來，礦渣堆上蓋了一層灰綠色的雜草。哎，那就是你的英國，克萊頓，那是保守黨的英國。去它的罷。有時候我好像可能忘記，可能變弱。但是到底我還是知道我所知道的。

那三十年代。鼓風爐工會的會員由一萬二千人減少到四千人。他們大多數從一九二一年以後就沒有工做。即使有機會的時候，他們也衰弱得不能做工了。過了許多年許多年死亡一般的生活，人個變得比他們自己的影子更單薄了。走遍了泰因河畔尋求工作，直到把鞋子都走破了。沒有早飯吃，熬過一夜夜不睡，肌肉抽搐着，太餓了睡不着，也動不了腦筋，但是還能受罪。我們建造了七大海洋的船舶，我們這些泰因河的驕傲的人們。在工人救濟院裏玩骨牌。打一個鐘頭的台球，只要你能隨便花費一個辨士，半辨士，兩個辨士打打紙牌。在街角躁着腳，夢想着值一個辨士的忍冬牌香煙。哦，美好的基督。那個喉結很大的管福利工作的人組織了幾個禮拜之後，有了一個口琴隊。可是唾沫都沒有了。

你怎麼吹下去呢？在帕墨爾廠中沒有人管的卡車和貨車破成了碎片，也沒有人用錘子敲得大地震動，瀝青變綠，工場是一堆碎石舊鐵，荆棘，爛木。人臉像木頭燒成的灰，一陣大風就可以把它們吹得粉碎。驕傲的人們，曾經把船隻給與這個艱難多故的世界的七大海洋的人們。

但是我奮鬥過來了。它沒有使我倒下。琪恩，你幫助了我啊，一切地獄的恐怖都不足以使她屈服畏縮。琪恩。可是，我奮鬥過來了。而我們現在是在世界的頂端。我們還有這些陰謀鬼，克萊頓之流和南恩之流，他們的確還能用一隻警察的口笛來阻止崩潰。克萊頓以為他能愚弄我，但是他不能。要是我和他打交道，那是因為我能用他來反對他所代表的一切人們。他們以為我們工人太幼稚，看不透他們的小詭計，他們認為我們不能管理我們的國家。可是我們能夠。祇要他們還合於我們的意圖，我們就利用他們，然後讓他們滾開。因為在這過渡時期到處都是陷阱，所以我們注意我們的行動。但他們愚弄不了我，就是這樣。我很高興今天晚上沒有沾惹那個婊子。他們誰也不能在我身上得到些什麼。

走上山坡時，他因為琪恩不在家覺得十分遺憾。他覺得他現在的心情一定能夠找到話說，使她認清理智，使她也有他那樣的想法，使她再回到他的身邊。他確實需要她。他要承認他需要她，需要在她面前所能得到的鼓舞力量，還需要她的敏銳的意見。呀，琪恩這女孩子。

十三 倫敦

屈里曼家的人有好幾天都在恐懼中生活，怕警察來找他們。詹姆·古柏和其他兩個人確實被捕了，可是他們沒有說起赫伯，而赫伯呢，却開始覺得更得意了，在他父親面前聲明將來一定好好做人，但是對菲兒却吹牛說，詹姆被逮捕而他逃脫了。『麥克斯說我逃得再快也沒有了。』

『你再敢接近那個麥克斯，我就要拿出點辦法來對付你了。』

『你拿出什麼辦法？你要是向密探告發我，麥克斯就會在一個黑夜裏收拾你。』他走近來低聲說，『麥克斯說他想什麼時候和你談談。哦，你不知道你錯過了什麼。』

這樣的話招得她大怒，氣得說不出話來。她使勁打了赫伯一下，但是他很容易地閃開了。可是，他不像他假裝的那樣胡鬧了。他恐懼的關心的注意着對詹姆和其他一些人的處理，並且按時去上學，這使他母親大大地放了心。

菲兒繼續在尋找工作。她本來可以到一家裁縫舖去的，但是她想儘可能躲開那種地方。尼兒在結婚前曾在一家裁縫舖做過一個時期，悲痛地講起過屋子有多麼灼熱，和工作有多麼忙迫，而非兒曾經應廣告徵求去過的那家商行，它的作坊是在地窖子裏，骯髒的半圓形窗子從來沒有打開過，汗，焦布和酸土的臭氣外，再加上一個燒烙鐵的大火爐的熱氣使人熱得發昏，電燈光照得人眼花，但是線却又不足，使得所有工人都深深蹙緊眉頭感到頭痛。

她在左近各處走了一遭，看看有沒有什麼商店需要助手，可是沒有找到什麼。她想我只好到遠處的工廠去尋找工作了。但是她的母親病還沒有好，蹣跚着走來走去，面對着屈里曼在深沉鬱悶的心情下，失去了她以前的勇氣，這時候她不願意那樣辦。

有天晚上她回家的時候遇見凱絲從前的朋友，德夫·惠脫比，於是站住了閒談起來。有兩個孩子在打着賭，說誰也不敢在牆頭上走到那邊跳下約二十呎（跳到戰時造起來的一個臨時水槽裏）。三對青年人一路走着一路互相往溝裏推，回想着唱一隻歌，開頭一句是：「一角錢一次。」其中一個女孩子以爲自己的岳得調[○]唱得很高明，不在這一羣裏面的另外一個男孩子踢着一隻鐵罐子在路上走。可是這些聲音並沒有攪擾德夫，他靠在路燈柱子上建議菲兒第二天夜裏和他一同去跳舞——到索鶴他特別喜歡的一家舞廳去跳。她因爲情緒非常不好，就答應了他。

於是第二天晚上，她到約定的這根路燈柱子跟前來了，他們乘地下火車到列斯特廣場，看了一下電影廣告之後，穿過麗色爾街，街上有許多徘徊着的或是站在門口的女人（菲兒這還是第一次看到她們）。「我們現在是在「最壞的一頭」，」德夫說，用誇張的姿態賜給她「西區」和這地方的一切奢侈品——雖然這些奢侈品只不過是舞廳旁邊的賭場隔壁的小咖啡館裏的牛排土豆和冰淇淋。

她想法顯得很有禮貌地注意聽德夫講他所工作的那家襯衣店，這家襯衣店雖然有它自己的店號，但是實際上是一個小集團開的舖子，他們收買了一些小舖子，在門框上還留着它們的名字。德夫的襯衣店的經理是一個美國紐約人，櫥窗裏的一切東西都標着「真正美國式樣」，「百老匯流行的式

○ 提羅爾山中居民反復由常聲急變爲尖聲，由尖聲急變爲常聲所唱的無意義的曲調。——譯者註。

樣」，或「洛山磯最新的式樣」。有一些時候菲兒弄不清楚德夫在暗指着什麼說，後來才知道他是在告訴她關於那位經理的愛情生活。這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是「那些人當中的一個」，和他的一位助理住在一起；德夫模仿着那個助理的女人聲調，把他描述成一隻「雛雞」。德夫自己對他模仿的那種腔調非常滿意，菲兒轉過頭去看看其他吃飯的人是否聽着以爲這是他真的說話聲調。菲兒對於他的這種態度感到疑惑。很明顯的，他像個男子漢大丈夫那樣的覺得自己比較着舌頭說話的人要高明得多，但是除此之外他好像很嘆賞那個舖子和它的貨物。

「他們在美國也有賣領帶什麼的舖子，標明那些是人們在英國穿戴的式樣嗎？」她問。

德夫突然吃了一驚。「我看不出他們怎麼能夠，」他說。他所能想到的式樣只有美國式樣。英國人的服裝只不過是服裝；美國人的服裝才有式樣。他經過一番思索之後說，當然灰色禮帽等類的東西除外，而這些東西並不是普通所謂的服裝。

菲兒研究他那身打扮，這才第一次問她自己是否喜歡那種條子法蘭絨，那種有腰帶的「家常式」短外衣，在帽架上的那頂寬邊美式氈帽——耳朵旁邊那兩條長長的鬚腳。不，她不怎麼喜歡它們。也不喜歡那個銀色的蜘蛛網，網中纏着一個裸體女人的領帶。可是她以前總覺得德夫是很會打扮的。這是受了凱絲的影響。

他們到狂歡俱樂部去，進門後德夫在一個大簿子上寫了她的名字，他們走進舞廳去。「人還沒有來，」他說，爲了解釋舞池裏空空的样子。樂台上在閃光的綠色料子做的垂帳下面，只有一架稍微有點破舊的鋼琴，有一個人在弄着大提琴。賣酒的櫃台上有些招貼：「熱狗和毒藥」，「卡羅可樂的可

口可樂』，以及其他這類的古怪名稱。各色各樣的人在沿着牆閒蕩或者坐在位子上。有一個個子矮小、頭髮蓬鬆的男人，穿着一件肩膀很寬膝部很緊的大衣，靠在一根畫着紅貓的柱子上，和一個下巴底下有一尖撮鬍子，穿着短外衣，瘦得難看的高個子在談話，同時有一個剪短頭髮穿黃色短外衣的女孩子撩起她那紫色的非常短的裙子去整理她的吊襪帶。另外還有一個頭髮蓬鬆，穿着大方格子衣服（也是屬於朱特奇裝式^①）的男人在聽一個穿綠色開衩裙子和棕色襯衫很苗條的女人講話。

菲兒感到不自在，但是她讓德夫把她領到旁邊，畫着黃色魔鬼的柱子後面的桌子跟前。牆上畫着一些深紅色的女人，很瘦，裸體，喝着酒或是很靈巧地跳着舞。德夫走到賣酒的櫃台跟前去，拿來兩杯紅酒。『這是阿爾及利亞酒，』他說着很小心地放下杯子，『可是東西很好。他們在一艘橘子船裏私運來的。』菲兒從他的聲調裏聽出這些關於酒的話他是從別人那兒聽來的，她非常滿意於自己的觀察力，因此對德夫真正地笑了一笑。我是成長起來了，她心想。一個月以前我還會以為這些話都是自己想出來的。他接着輕聲地說，『這裏還賣焦煤，只要你知道找路子。』

『他們知道嗎？』她指着貓柱子週圍的三個人問。

『他們是真正的跳水手舞的人。那裙子是注入的法蘭西式。』——他怕她不明白這句話，加了個註解——『她和一個名字叫法蘭西的吹笛子人住在一起。』

『那個穿罩衣的女人呢。』

① 美國一種奇特的男裝，上衣長到膝部，肩部闊而方地隆起，褲像氣球般膨起。這種服裝叫着『朱特裝』Zoot suit。

「有天晚上我聽她說起自己是個學美術的學生，可是她除了畫耳朵之外從來沒有畫過什麼東西。」但是他放下了這個耳朵美術家的話題，興奮地指着剛進來的兩個樂師說：「那是華雷·馬爾克斯。我認得他。就是他給我記下了我的名字。我來給你介紹。」

他趕緊走過去，菲兒注意到他的鞋咯吱咯吱地響。他回來時帶着一個服裝很整潔的人，頭上有一縷一縷長的鬚髮，他吻了菲兒的手。「你初次到這罪惡的地方來嗎？不要成爲你的最後一次。不必等德夫請你。隨便哪一天晚上九點以後，敲敲桌子就讓他們叫華雷·馬過來，乾了，喝我一杯。」他拿了他們的酒杯走向賣酒的櫃檯去。

「他真了不起，」德夫說。「你祇有聽見他彈的鋼琴，才真正聽到爵士音樂。他買我們的襯衫，只要貨色特別好，不管價錢多貴他都買。」

華雷·馬拿了三杯酒回來。「這酒還有的是。」他把椅子拉過來，瞪眼望着菲兒。「你知道，你能夠使自己有些作爲的。不過，我也能夠。在這裏我拿人的錢受人輕視，但是我欣賞生活。那是大事，你說是嗎？」他問着很愉快的德夫，然後又轉過頭來對着菲兒。「你眼裏的星星太多了，孩子。對了，仰起頭，可是要常常謙虛些。」他握着菲兒的手閑扯。她覺得很侷促。望了一下德夫，可是他好像因爲那位偉大的華雷·馬贊賞他的女朋友而覺得十分得意。「讓我們再喝一杯。」他請德夫去取酒。「告訴他們在黑板上記我的賬。你請，胡說。這是我的幸運之夜。別以爲我花錢。這一切我有辦法得到。」

菲兒不想喝酒，但是嚙着酒，心不在焉地聽着華雷的胡謔，倒比較輕鬆——只不過他握着她的手，或按着她的胳膊或腿使她覺得不安。不是偷偷地，而是好像帶着一種純潔的發生好感的表示。而德

夫始終微笑着，彷彿他把華雷的慫恿看成對他的贊揚。後來他們抬起頭來看看，舞廳裏已經擠滿了許多年輕人，他們多少都有點像德夫或那貓柱子周圍的三個人，或是一些溫和的黑人。華雷趕緊再請各人喝一杯酒，然後走到其他的一些樂師那兒去，及時奏起第一隻舞曲。

他確實懂得他的工作，其他的樂師也是一樣。在開頭幾個響亮的聲音之後，調子就開始變得徐緩，以一種憂鬱的低音奏着，只有少數的幾對，以憂鬱的情調徐緩地在舞池中旋轉。可是不久音樂熱烈起來，開始有了變化了。舞池大約有十五碼寬三十碼長，很快就有了二十幾對跳舞的人——八對跳水手舞，其餘的跳着快步舞。跳水手舞跳得最好的是黑人，其中有幾個穿着空軍制服，他們決不放过一個爵士舞曲，不時還發出一聲喊叫。大約三十個沒有舞伴的男人靠牆坐着，兩手插在衣袋裏，看着那些人跳舞，有時候交換幾句評論的話，全都是（除了那些怪美術家外）穿的法蘭絨服裝和運動服。

「我只想看看，」菲兒對德夫說，「不管怎樣，先暫時看看。」她覺得很好，一切看來都使人驚奇，但是她不能肯定她的腿可靠的程度。

一支慢華爾滋舞曲拖着尾聲，燈光變暗了，菲兒覺得自己在轉，在一個富麗的、可愛得像一朵紅的大玫瑰花的世界中轉着。她祇希望永遠留在那裏，留在音樂當中。我以前爲什麼不來？她覺得很感激德夫，讓他在燈光暗的時候撫摸她的手——的確，燈光幾乎完全滅掉了，她確實以爲是真的滅掉了。有人在吃吃地笑。

然後燈光又亮起來——非常慢地一點一點亮起來，免得使任何人受窘。除非自己帶來的女朋友，男人們都把舞伴留在舞池中。「爲什麼所有的舞女都穿紅的？」菲兒問，德夫就開始數數看有多少穿，

紅衣服的舞女。幾乎所有的人都穿裙子和短上衣或襯衫。菲兒自己穿的是她母親織的淺藍色短上衣，和栗子色裙子。她看見那些最年輕的舞女邀請黑人跳舞。這也難怪她們。跟這樣擅長跳舞的人隨着爵士樂跳舞一定是非常興奮的。黑人們也同樣享受着，其餘的每個人看上去都顯得很苦惱，板着臉。雖然天花板上的一架大風扇開着，屋子裏還是非常悶熱。兩個去巡視舞女的小伙子，注視着她們的臉，走過時注視着她。她也瞪眼對着他們，然後大笑出來。

「怎麼回事？」德夫問。

假使她知道的話，她就告訴他了。幾個流氓穿着美國式領子的外衣，打着大結子領帶，穿着黃褐色和褐色法蘭絨的家常服短褂，留着波士頓式向後梳的頭髮，慢慢地走過，互相用胳膊肘輕推着，在低聲批評她。那些舞女跟她們不喜歡的舞伴跳舞時，像是多麼的痛苦；彷彿她們忍着噴嚏似的，她想。這些都非常有趣。她跳過舞的大多數舞廳都有「禁止跳水手舞」的告白。而她從未見過有誰像這樣熱烈地隨着爵士樂跳舞。人家看了那個穿黃色短外衣的舞女旋轉、扭動、踢腿——一定會以為她有加倍或三倍的關節。真難相信人的身體有這樣彎折扭轉的韌性，而不至於分崩離析。

「來。」德夫說，拉着她的兩隻手站起來。她覺得自己在舞池中腳沒有發抖。也許是因爲太突然的緣故。她喜歡這樣跳舞，再回到座位上以後覺得比以前自在些了。有幾個舞女，沒有舞伴，她們就自己跳着——如果那也可以叫做跳舞的話——互相用手搭着背，沿着舞池的邊跳着，有時候她們的腿絞到一起。其中有一對差點兒要摔倒，但是一個黑人把她們扶住了，他就和那穿紅色長統襪子身量較高的舞女跳起來。進來了幾個學醫的學生（德夫告訴他們是什麼人），又來了幾個穿着墊肩的朱

特服和帶着領子襯衣的流氓。有六七個小伙子站在屋子的入口處，不再走進來。菲兒想，那麼怕羞。在彈着鋼琴的華雷的視線和她的相遇到了。哦，永遠讓那鋼琴的音調輕叩着她的橫隔膜，讓低音大提琴悲哀地使她流下淚來，讓沙克坐風[⊙]優美的挑逗着她罷。

樂隊指揮宣佈說，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到台上來唱歌。最初沒有人響應，後來一個黑人發出一陣大笑，跑上台去。音樂開始，燈光消失，菲兒重又跳舞。一隻變換色彩的聚光燈照着麥克風前面的歌者。跳舞的人們徐緩地轉着，慢慢地移動着腳走，德夫吻了菲兒的面頰，她想法把她的嘴躲開了。

另外還有一些人唱過了。忽然一切過去得非常快。華雷又坐在她的面前了，她對於一切的事情總是說着「哪有這回事！」她以前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的，但是這句話這時候聽起來好像極其富於機智，和這整個的爵士樂氣氛協調。「你對於「三句小話」覺得怎樣——很好的老調子，對不對？」於是他開始談起關於記拍子（按着她的臂）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有人說他拖在拍子後面，然後再趕上拍子。你再想想看，孩子。你要是一脫了拍子，不管你怎樣趕，總是趕不上的。實際是路易斯節約了導音……現在我主張拍子和節奏完全不是一回事，明白嗎？當一個音樂家即席演奏時，音調和拍子就完全由演奏者隨意決定。哦，你使我感到發狂。那就是爲什麼曲子印了出來的時候，我們就完全弄混了，把節奏的優美點脫漏了。哪一天我來給你講一點親愛的。」

然後她和他跳着舞，這時另外一個人替他彈着鋼琴。她對於一些事情越來越覺得茫然起來，但是她忽然明白了他是在極力勸她乘德夫不注意的時候和他一同回家。她假裝不懂他的意思，盡可能趕

⊙ 在爵士音樂中用的一種管樂器。——譯者註。

快回到她的座位來。德夫正在和那個穿棕色罩衫的舞女跳舞，表演一種花樣很多的舞；有一會兒她好像坐在他的背上，然後她倒立着，她的腳踝交叉在他的頸背上。菲兒揉了揉眼睛。「你祇要放心跟我走，」華雷在說着，「你就會感到驚奇。」

當他再去買酒的時候德夫回來了，她才放下心來。「我要走了，」她說，雖然他抱怨着，可是他們走了。有人在台上唱出哦，人生的甜蜜的神秘，跳舞的人也和着他唱。

清涼的夜晚的空氣暫時使她頭腦清醒過來，但是在地下火車中她感到睏倦，太陽穴在跳動。幸而德夫也一定有同樣的感覺，因為他沒有說什麼話。他們換了幾次車，沒有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但是時間好像開始變得無限的長，她覺得她隨時都可能睡着而永不再醒過來。當他們從地下車站出來，開始走回家去的時候，她覺得精神又好起來了，但是這效果很快就消退了。我多麼愚蠢，她這麼想。她的一隻鞋開始夾腳了。床，可愛的床，任何樣子的床。德夫還是不說什麼。他挽着她的胳膊，執拗地跟着她走。我想把他的華雷的爲人告訴他，她這麼想。

後來當他們走到通向她家的那條街上時，她的心裏忽然明白過來。她看出德夫執拗地跟着她走是什麼意思了。他打算領她到那條堆着舊木箱的小巷中去，所以當他打算突然地轉彎拉她進去的時候，她已經有了準備。她掙脫了她的胳膊。「不，德夫，不……」她仰起她的臉來準備讓他吻她。她不要吻他，但是她覺得出去了一晚上花了他許多錢，不得不有這個照例的報答。在家門口他本可以長長地吻她一陣，而她也可以接受。但是現在他打算利用那個吻來作爲一種策略，以那些木箱子爲它的明顯的目標。她再一次抵抗。在心裏她覺得非常清醒。誰也不能像這樣得到我。

她掙脫開。「多謝，德夫……」於是跑向她家門口以求安全。

她覺得自己完全清醒，因為她心裏明白，才識破了而且擊敗了德夫的計策；她一路走上樓梯，走過班丁家黑暗屋子時一直是清醒的。在屈里曼的房門下面有一道暗淡的光亮。她把手放在門球上猶豫了一會，然後悄悄地開了門。在屋裏她看見她父親仰面躺着，輕輕地打着鼾，赫伯橫躺在床腳邊。但是她母親坐在桌子旁邊，面前放着一枝蠟燭。

她靠着門，一下子變得不能動彈了。她害怕並且想要笑，她爲她母親難過，非常難過。她能說什麼來再安她的心呢？她還有什麼話能說呢？這是我最後一次到那種地方去，她這麼想。母親，你看不出我沒有出什麼事嗎？沒有發生什麼事。我不會幹出像那樣的事。但是她看出她母親的眼神越來越顯得沮喪了，知道她懷疑到最壞的事情。哦，我能說什麼呢？我能說什麼呢？我是這樣地愛她，她又這樣多病，父親，赫伯和我，每個人都讓她不稱心。可憐的母親。可憐的母親。我要爲她做任何事情，而我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

「菲兒，」她聽見她母親的嗚咽聲。「哦，菲兒。」

她抬起手來，向她母親伸過去，去阻止她啜泣，再一次打算說出話來，想找一些親愛的和使她母親安心的簡單的話，來糾正一切——可以使她母親了解，使這家庭重新得到和協和信任。但是她找不到這樣的話，即使她找到這樣的話，她也說不出來。她呻吟了一聲滑倒在地上。

現在她應該再和蓓蒂談談了。有一兩次她坐在窗口——這是她逃避屋裏發生的種種事情的唯一

辦法——打算儘可能清楚地回想起那次遊行到海德公園的情形。那是非常美麗，遙遠的，和她的問題不相關的，越來越像是她上星期看的一部彩色影片，那影片成了無意義的刺激人的圖案畫所有的那種模糊的溫暖。我一定要抓住蓓蒂，她想。我沒有像她那樣的頭腦，就是這點太差。

有一天下午她設法去了一趟，在那飯店的後面打聽了一下。那個正在掃水溝的男人聽了她的問話祇搖了搖頭；她離開時在過道裏看見一個女孩子，她確實記得那次遊行的時候那個女孩子就排在離她不遠的地方。她把頭髮向前梳，就像一塊墊子似的壓在她的額頭上，那種奇怪樣子使你不會把她認錯的。

「我猜你也許不認識我，」菲兒說，「但是我是蓓蒂·瓊斯的朋友。」

「哦，她已經走了，」那個女孩子回答說。「真的走了，」她回答菲兒驚惶的問話。「他們把她列入了黑名單，所以她走了。沒有什麼關係，她不跟他們為難。」

「發生什麼事了嗎？」菲兒根據她看見的好萊塢影片所記得的，想像着各種虛構的罪名和誣告。「她在監獄裏嗎？」

「不，不，」那女孩子說，一面想法弄出她兩個門牙中間的什麼東西。「茶房頭吩咐她做許多互相衝突的事情，直把她招惱了。她終於和他頂起嘴來，他說人人看見她態度傲慢，於是一件一件的事引起來了。也許她確實告訴了他一些無法推諉的實情，但是事實上，我們仍然吃那種味同嚼蠟的香腸。因此她就走了。那是可恥的，我們正在想法使工會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想他們答應過不報復的。」

「他們是答應過的，他們也答應過塞些肉的香腸。」

「真是遺憾。要是她來看望你們，可不可以請你告訴她我來找過她嗎？我的名字叫菲兒·屈里曼。」

「行，但是如今我有時候連我自己的名字都記不住。我覺得我總是希望着我在別的地方。」當菲兒轉身走的時候，她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不管怎樣，她得當心點。他們知道她是罷工委員會裏的一個委員。」

菲兒回到家裏，看見祇有她母親一人，她正在考慮着把一件襯衣下擺再剪下一條來做領子，那襯衣是否還夠長。「看這領子磨成什麼樣子了。」她指着現在的那條領子說。「就像讓馬啃過了似的。」後來她想起來，又開始談起菲兒去跳舞會那個不幸的夜晚的事情。「我不知道你那樣丟臉地回家之後，還有臉坐在那裏把手放在膝蓋上。」

「哦，媽，別說那個了，」菲兒請求說。「一切我都對你說過了。我決不再去了。我決不再去，決不再去，決不再去。」

由於菲兒嚴厲拒絕的聲調，屈里曼太太有些緩和了。「好，可是不要忘了。」

她開始不出聲地哭泣起來。「你要是看到我所看見過的事情，看到我們關了舖子之後你的外祖母所忍受的事情，你就明白了。我那可憐的弟弟威廉不得不和他那叫嚷嚷的酒鬼叔父住在一起。哦，在我的家族裏有壞的血統，也有好的血統，雖然我對你父親一句都不說，否則他就會把赫伯的不成器歸罪在我這方面的血統上。那是不公平也是不真實的，因為有一次他在心裏不高興的時候對我說過，

他的叔叔哲瑞梅因爲不同意聖經上的一句話用斧子把他的妻子殺死，他的哥哥——我們讓赫伯取了他的名字——由於自己釀製威士忌酒被關進蘭西斯頓監牢。」

菲兒很高興，由於她母親想起了這許多往事忘了她的事情。她嘆了口氣，不料又成爲被譴責和指摘的對象。「我對全能的上帝起誓，我不再去了，」她回答說。

「頂糟的是赫伯醒着，看見你是怎樣的丟臉，」屈里曼太太悲傷起來。「並且我知道班丁太太在對每個人說。」

「不會的，我不相信，」菲兒喊着說。「我走過的時候她在打鼾。他們全在打鼾。」

「不過，她認識你的那個朋友，波兒，」屈里曼太太說，終於發個狠從襯衣縮短一段的下擺剪下一條。「她自己對我說過，並特別提到你是她的朋友這件事。她說，屈里曼太太，你要多當心你的菲兒。

你知道姑娘長大了多麻煩。在從前就夠麻煩的，何況現在有那些電影，尤其是彩色電影，哪裏還有什麼道德。她說這樣一句話，就是我們的英王家族。要不是他們做下的好榜樣，我真不知道這國家要成什麼樣子。她又一次對我說她的妹妹怎樣得到了格羅斯特公爵吸過的紙煙頭。」

關於襯衫下端作出決定之後，她覺得輕鬆了些，就漫談起她從前在紐喀斯爾的情況，她怎樣經常在舖子裏作事，怎樣有一天在白菜裏面出來一條草蛇。結尾總是像她每次談起往事之後所說的，「我一定給威廉寄個明信片去——他會以爲他的姊姊艾美去世了呢。提醒我給他寄個聖誕節賀片，菲兒。」

「是的，我會提醒你的，媽媽，我一定提醒你。」

『去泡點茶，像個好姑娘似的。』屈里曼太太抬一抬身子，拉着她正坐在上面的什麼東西。『那使我想起來了。』拿出半張明信片，然後終於拿出了其餘的一半。『是給你的。』

當水壺裏的水在沸滾着的時候，菲兒打算念一下那張明信片，那張明信片已經被撕壞了，並且好像被淚水或雨水沾濕過。能夠看得清楚的，祇是開頭和結尾：『親愛的菲兒，我像個傻子似的吃了他們的苦，我要告訴你，六點鐘來找我……非常激動，誰能不如此呢？蓓蒂。』當中說些什麼，簡直看不出來。菲兒想：糟了，她會去等我的，我到時候不去，她會以為我捨棄了她。

她覺得非常不快活，看來她必須放棄她私自安排的計劃——勸蓓蒂和她同住一個屋子，如果她能找到工作的話，如果……哦，這麼多如果。現在最大的一個如果是——如果她能在倫敦無數的居民中找到蓓蒂。

屈里曼進來了，把他帽子往床上一擱，那種姿態就回答了一切沒有問出來的關於他的運氣的問題。直到現在，工會還不能取消仲裁法庭的判決，職業介紹所也不能為他找到工作。可是，正像他經常氣憤地指出，一切的報紙都在談建築業方面需要工人。

『我和海爾·威塞斯談了一下。』他喝完了一杯茶說。『他說我是個傻子，他說得對。要想賺錢只有去找一個他們所謂的做修理工程的黑市建築業者。過了明天，我要到聖約翰伍德或聖星吞去找工作……』

『那是完全錯誤的，』菲兒說。

『別對你父親說什麼對的錯的，』屈里曼太太說。

「讓她說去，」屈里曼說。「如果她反對，那倒反而只有讓我更確信我是對的。就是由於她的錯誤，所以才人人都來反對我，而我自己呢，不管做什麼我都不在乎。你倒說說看，除了那些做黑市的人們之外，今天有誰是過着好日子的——我不是光指建築業，我是說一切的行業。我開始覺悟了，我確實覺悟了。」

「媽媽，對他說他決不能那樣做，」菲兒懇求說。

「他沒有地下火車費，也沒有結實的皮靴子讓他走到墜星吞去，」屈里曼太太說。「爲什麼不動動你的腦筋？」她討厭菲兒連這一點溫和的愉快都不給屈里曼，讓他說說他決不會實行的大胆的計劃。

「如果他們再惹我生氣，」屈里曼沉痛地說，「我光着腳也要走到那裏去。」

後來在星期五那天她發現自己面臨着一個新的局面。尼兒小產了，醫生發現她的子宮還有毛病，讓她住進醫院去做一個小的手術。屈里曼家的人討論着的問題是把孩子接來和他們住在一起呢，還是讓菲兒去住在李家照管那孩子。

結果決定了採取第二個辦法。菲兒打起行李箱，搬了過去。麥特讓她睡在寢室裏，他自己睡在客室裏的沙發上。她心裏懷着一種輕鬆的感覺，快活地在屋子裏忙着，把些東西拿起來，放下去，撥動食櫥裏的東西，打開罐頭和木箱。哦，結了婚自己有一個地方多好。她鎖上了門在坐浴盆中洗個澡，倒了幾盞熱水在盆裏，用海棉全身洗了一遍。這和在市立澡堂的拖鞋形浴槽裏洗澡不同——連這

種澡堂她也有好幾個月沒有能夠去了——因為在這裏她是在一間屋子裏脫光了洗，是她自己家裏，並不是一個陰暗的小屋子，而且可以慢慢地洗。她一邊唱歌一邊爲麥特預備晚飯。

祇有一件事情常常使她焦慮。如果她必需結婚來獲得這種自由，那麼她和誰結婚呢？她有些什麼缺點呢？有些什麼使她和其他女孩子不同呢？她確實覺得不能像凱絲和波兒那樣喜歡德夫和羅依那一類的男人。她心裏想，一定是我冷淡，——想起了某一張電影片裏有一個人的怨言。如果你是冷淡的，那就不必結婚；所有的電影和小說都同意這點。但是有時候冷淡的女人終於也會成爲快樂的新娘。她要想起那是怎麼搞的，可是很模糊。

麥特回家來，狼吞虎嚥地吃了晚飯，就到當地的酒館去。大約在酒店關門時間後半小時，他搖搖擺擺地走回來，稍爲有點醉意，一邊喝一杯濃茶一邊和她談話，告訴她過去皇家碼頭上的鬥爭，還告訴她工人們對於正在擬訂的新「計劃」懷的希望和感到的恐懼。「不管紙上寫得多麼好，老闆們會把一切弄得合他們的心意。那就是兩方面的劇烈鬥爭的開始。」他喜歡談碼頭上的事情，談他們堅強的團結的傳統。「哦，菲兒，要是決定政策的是碼頭工人，那麼在英國明天就有社會主義。」然後他講述戰時的轟炸和大火的故事……直到他最後打起呵欠來，給他一個晚安的吻，笑着說一些逗趣的話。「天氣好像在半夜裏會很冷似的。你要是發覺我鑽進大床來取暖，可別吃驚啊。」

但是他一躺下就立刻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晨她給他送咖啡去，他才醒。

她每天到醫院去看尼兒，把嬰兒的一切情形都告訴她，並且聽她指示怎樣照麥特喜歡的樣子做事。尼兒肯定地認爲一定要照她那樣做飯，否則麥特不吃的，但是菲兒肯定的認爲麥特太餓了注意不

到這些。她有幾次違背了尼兒的指示，而麥特也從來沒有抱怨過。

「別待他太好了，」尼兒對她說，「否則慣壞了他，我回家怎麼也辦不到了。」

在公共汽車裏菲兒想起了這些話。尼兒是有點覺得嫉妬。其實一點也沒有嫉妬的必要，但是菲兒覺得高興，得意。彷彿這證明她自己並非天生的不可能結婚。她抬起頭來，看見售票員在等她拿錢。

「到底醒了？」他說，他是一個鼻子上皺紋很多，臉晒得很黑的小伙子。「你正在做着這樣快活的夢，我不想打攪你。」

凱絲顯然地是在避開她，但是有一天下午她們迎面碰見了。凱絲打算溜到街對面去，可是車輛阻止了她，於是她用熱情的歡迎來敷衍一番。「你怎麼了？我到處都沒有看見你。不過，這一向我也太忙。你知道那位葛利文先生。他讓我學修指甲。我離開那飯店好幾年了。你知道是怎麼回事，有些人就是恨你向上昇。他們要把你拉下到他們自己的水平上。而且，在那討厭的罷工開始以前，葛利文先生已經都計劃好了。他說我絕不能糟蹋了我的手和腳。奇怪罷？你只希望一個男人看見你的臉，我們都知道有些人是忍不住不往下看看的，但是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人家說這麼多關於手和腳的話。男人們真是奇怪，你越了解他們就越覺得奇怪。我幾時詳細地來對你說說。這裏人太多。頂好的是他有門路，等我學會了，他能給我找一個修指甲的工作。」

菲兒本想嚴厲地申斥凱絲一番，但是現在她們遇見了，她倒只聽着，只說是是是否否。一則她不願意在街上爭吵起來。要是凱絲激惱了，她就會大聲嚷起來，忘記她的一切矯揉造作。有一次她把波兒

推到溝裏去，差點兒給壓在一輛經過的汽車下面。她一發起脾氣來就是那種樣子。再者，菲兒心想，關於凱絲是否欺騙她並不真正地關心。所有這些關於手和脚的誇耀，她甚至於不感興趣。可是，她仍然看了一下凱絲那雙纖長的手，這雙手顯然剛擦了许多雪花膏的，和她脚下那雙皮鑲邊小靴子。好，她有一雙手和脚。讓她去盡量利用它們罷。

這次遇見凱絲的唯一效果，是使她又想起了蓓蒂，那天夜裏當她脫衣服的時候，她想到一個很好的主意。爲什麼不給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海禮·曼遜寫封信呢？她能在公用電話室的電話簿上找到他的地址。

於是第二天早晨她寫了一封短信：

親愛的海禮，我想你不會記得我了，但我和蓓蒂在一起的時候遇見過你，而現在我不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她會寫給我一個明信片，但它遭到雨水或什麼淋壞了，我想你也許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如果你見到她，可以請你告訴她這一切嗎？我真抱歉麻煩你，但這對於我有很大的關係。

你的忠實的菲兒·屈里曼。

然後她擔心他會把菲兒當作一個男人的名字，於是把菲兒改寫成菲莉絲，接着又塗掉了。所以她又重寫了菲兒，下面加一行「菲莉絲，恕我塗抹，請告訴她我也換了地方。」然後她在電話簿上找到地址，想起寫上「親啓」——雖然寫了之後，她還是不放心，不知道校長或什麼人會不會拆開那信。她簡直

不能肯定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是個什麼，名稱上有「學院」兩字。所以她把信寄出以前，又從頭看一遍她所寫的話，看看萬一被旁人拆開看了，是否會給海禮招來麻煩。最後，帶着不安的心情，她把信投進了郵筒。

那封信一定是在當天較晚的時候就到達海禮手中的，因為出於她的意外，第二天一早她就接到了蓓蒂的信。她沒有料到這麼快就收到回信，因此感到有點慌張。她驚喜是在尼兒家，她母親不會知道，也不會說，「誰來的信？你向我保證了不再幹那些事情，倒又像以前那樣耍起花招來了。」她對她的母親怎麼能夠解釋清楚，讓她知道蓓蒂是和凱絲和其他的人完全不同呢？除了那個咯咯作聲的嬰兒之外，寢室中只有她獨自一人，她看蓓蒂在信上寫的什麼。

親愛的菲兒，接到你的信非常高興。你沒有來信，也沒有來跟我會面的時候，我真覺得煩惱。

我想你還不知道吧，在那次騷擾事件一平靜下去之後我就被趕出來了。海禮說這是他們所有的方法之一。他們知道在一次大罷工之後，沒有人願意再重新來一次。今天晚上或明天晚上或後天晚上你能來麼？這幾天晚上我都在家——見面時再告訴你。我想你一定能夠想法找一個晚上來，那麼在七點以後任何時候來都可以。我有許多事情要告訴你。海禮說事情的發生就是這樣的。我們好像寂靜無聲了好多年，然後在幾個禮拜後，我們一碼一碼的長高，但要是你能了解我的意思的話，那實在是是在暗地裏所聚集的力量發出來的突然的效果。你的忠誠的蓓蒂。

再啓：我重新念了一下關於「碼」的那些話。你不要發愁，我長得並沒有這樣快，不然，我將撞在

天花板上頭破血流了。

菲兒深深地激動了，她把那信從頭念了兩遍，才能了解它的意思，她雖然喜歡海禮，可是並不完全高興讓他在蓓蒂的思想中佔突出的地位。

她急切地想着，要是麥特能早回家就好了。可是她的希望沒有能實現。他又加班了，他回家的時候，比平常顯得更疲倦，而且有點暴躁的樣子，她也煩躁不安起來。他連當地的酒館也不去，但從那連着煤氣表的食櫥裏拿出一瓶黑啤酒。在他吃完了飯，靠在扶手椅中，喝了一滿杯之後，才開始又恢復了他的興致。

「今天晚上我本來打算去醫院看看尼兒的，」他說。「但是工作比我們預料的長了些。我們有三個人病了，畢爾·萊福爾丟了他的妻子——她和寄宿的客人跑了，他也沒有來上班。如果這不是一個嚴重的家庭糾紛的話，他說，那位港口經理真該死了。」他笑起來，儘管菲兒推辭，他還是倒了半杯酒給她。「啊，是的，這是個奇怪的世界，但是它使你好笑。要是尼兒在這裏，我們三個人就可以有一個頭等的晚會。我一向喜歡你，菲兒，但是我從來不知道你是這麼好的姑娘……」

菲兒聽見他的贊揚很高興，但是仍然不願意他再說下去。「小孩在哭了，」她說着走出去，雖然她什麼也沒有聽見，其實小孩睡得很熟，不吵不鬧，也不覺得餓。然後她回來啜着她的酒，麥特還在漫談着畢爾·萊福爾的寄宿客人，鐵路上的一個搬送員。「除非他趕緊調動工作，否則在利物浦街上會發生事故。可是他是一個沉靜的傢伙。我想他和畢爾的太太私奔以前，他已經安排了調動工作。爲那

種事情他們應該有特殊的表格。因為被別人的太太所迷，申請調動工作。哦，是的，我們都在笑別人眼睛中的污點，可是我們要是自己眼睛中也有了，那就沒有這樣好笑了。我們應該以我們的嘲笑為恥，菲兒。」

「我不是在笑，我是在為畢爾·萊福爾難過——雖然我並不認識他。我也為他的太太難過。我想要是她快活的話，她決不會跟人私奔。」

「好，既然你是這樣仁慈，菲兒，你也得為那位寄宿的客人難過。畢爾的太太有虎頭狗般的牙床。」

由於耐心地聽着，菲兒知道麥特至遲在過午就可以卸完他的那條船，因為那是件艱難的工作，加過班，那麼完了工他就可以回家，也許第二天會休息。「我能去看望住在金喀洛斯附近的我的一個朋友嗎？威德萊太太會來照顧孩子的。她說她願意來。她為了她那個在貨船上工作的兒子用平針編織一條圍巾。他輪到星期六回來，她要編好那條圍巾，使他驚奇一下。」

「你都安排好了，」麥特說，裝着他的煙斗。「問我幹什麼？」

「可是你真不介意嗎？」

「我跟你說。你去酒舖裏給我再買一瓶黑啤酒來，明天你就可以歇一天。」

差不多剛打七點時，菲兒就到達那裏，雖然她在齊奧巴德路近處隱蔽的木棚中費了半小時才找到蓓蒂住的地方。一路上她想着怎樣開口說出她和蓓蒂共住一間屋子的提議。最鼓舞她的是那天早晨

從她母親聽到的消息，屈里曼終於又找到一個工作——在卡本德爾公園從事修建新的房產。現在家裏的情形較好，如果她要和蓓蒂同住，也不至於說她毫無心肝了。她想，我要想法給母親幾個先令，哪怕我得一點點積存起來也行……她知道她父親會猛烈地反對，但是她不能肯定她母親對於這個主意怎樣想法——是否她會認為這是對於家庭維繫的一種殘忍的打擊，或者她是否會說，「這孩子是對的，你簡直不能說這是一個家。讓她出去自己搞罷。」

終於她找到了那個地方。這些木棚沒有燈，也沒有門牌號——但是仔細一搜尋，至少總發現了一個門口有粉筆寫的一個號碼——六。蓓蒂住的地方是十；那可能是在左手的第四家或第二家，也可能是在右手的第四家或第二家。最後她看見左手第二家一層樓上有一盞燈，照在看來像是破舊的馬房上面的一張招牌上：「環球工程有限公司，製造婦女髮針」；她鼓起勇氣敲了一下門。沒有人回答，她又敲一下，預備要跑開了。忽然發出破裂的聲音，門開了。那是海禮。

「哦，我真高興，」她吃了一驚地說。「我正好猜着了。」

「進來，進來，」他以他最好的匆忙的態度說。「你說的猜是怎麼回事？他媽的，名片又掉了。」他彎腰去拾起名片，用拳頭把名片又按在門上，然後推着菲兒走上她從來沒有登過的最陡而又最狹窄的樓梯。「你要是跌下來，別怕。我在後面攔住你。」

她小心地走上去。樓梯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比她所聽見過的任何樓梯發出的聲音都響。「這樓梯不危險嗎？」

「當然囉，親愛的。這地方五十年前就被宣告不合用了，在後來木棚那一頭受到無人轟炸機的轟

炸，這房又受到了震動。可是我們很幸運得到了這個地方。」

直到菲兒走上樓梯盡頭，轉彎走進前面的一間小屋子，穿過一個鑲着紅絲絨邊的粗布幔帳時，她才明白了爲什麼在他的話裏面第一人稱完全用多數。沒有錯，這裏有些家庭意味，雖然大部份的傢具都是用裝貨的木箱做成的，於是她懷着的和蓓蒂同住的計劃立刻消失了。蓓蒂穿着一件日本式的大領衣，頭髮披散在肩頭。

「哦，我真高興見到你，」她說着緊抱了她一下。「我剛洗了頭髮。實在沒法再等了。都打了結了。」

「邁安密，」海禮像貓叫似地說，並且鼻子裏哼了一聲。「瞎說，蓓蒂我愛。你完全是由於感覺而才洗頭髮的。至於我自己，我喜歡沒有洗過的頭髮的味道。」

菲兒確定他們已經結婚了；如果那婚禮是在她們分別的期間舉行的，她就不能責備蓓蒂沒有請她參加婚禮，然而一點不提起這件事總使她覺得不痛快。蓓蒂至少也應該在火柴盒裏爲她保留一塊結婚蛋糕。但是她不談起像這樣重要的事情，而解釋着那張明信片是怎樣給弄得看不清字跡的。「海禮把明信片拿在手裏，讓雨把它完全淋濕了，然後就把它塞進郵筒裏，也不看看他把它損壞成什麼樣子。你看他多馬虎？」她說着向海禮笑了一笑，帶着非常明顯的自豪和欽佩的神情，使得菲兒感到他們一定結了婚。

「哦，現在沒有關係了，」她慌亂地說。「起先我以爲是你的眼淚把它弄濕的呢，因此我很不放心……我希望海禮不介意我給他寫信。」

「你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他喊道，握住她兩隻手，把她從座位上拉起來。「那是一把要塌的椅子，姑娘。用一根鐵絲和一些木膠把它拼起來的。要是你屁股底下不是像神仙似的輕飄飄的話，你就會把它坐塌的。我覺得你還是坐在長沙發上好些。硬極了，是不是？那是從一個無賴手裏買來的軍用褥墊，那個傢伙什麼都賣，從在德國搶來的錶到英國義勇輔助隊的內衣，無所不賣。你覺得我們這個地方怎樣？」

「很安靜，是不是？」菲兒說。

「安靜！」他大笑起來。「你聽她說的嗎，蓓蒂？安靜！嗨，天一亮，這整個的木棚就成了一片鑽子，錘子，和輪帶的嘈雜聲。這個地方把英國的一切輕工業都由北明翰搬了來。我們製造髮針，電燈罩，煙灰碟，不會潑翻的墨水瓶。尤其是我們製造大量的聲音。」

「不過，」菲兒說，慶幸自己機敏地來提起話題，「如今好多人一結了婚都找不到住處。」

蓓蒂只是瞪眼望着她，但是海禮大笑起來。「沒有，沒有，菲兒我的寶貝，你看得太遠了。我們要結了婚再滿處找房子，我們就會和別人一樣地弄得沒有辦法。相反的，克賴夫一搬出去我們就到這裏來，所以沒有結婚證書我們也過得很幸福。」

蓓蒂現在也和海禮一樣的在微笑着，菲兒覺得自己非常傻。她恨他們兩人在這時候這樣窘住她。他們也像凱絲和波兒那樣的輕視她，以為她是一個拙笨無知的傻瓜，永遠不會成長起來了解世界是怎麼回事。「我不是那個意思，」她吞吞吐吐地說，「我只不過談談……」

蓓蒂抬起頭來望着海禮，向他伸出一隻手。「拉我起來。這個箱子真低……」在她臉上露出一種

幸福的溫暖光芒；他彎腰去拉她起來的時候，他的臉上也有這種光芒。菲兒想，他們倆相親相愛着，這樣就可以不計較一切。她在她所買的大多數小說中都看到這情形，而且電影裏也總是這麼說的，所以那一定是真實的。可是她還是有點吃驚。她的大多數的女朋友都毫不在乎地跟着她們熱戀着的男孩子去，她總認爲這是正當的行爲，不管和你所聽到的怎麼不同。只有像艾瑞斯·古柏這類的女人才越出了範圍，但是她們是例外。凱絲和波兒是熱中於男孩子的較爲普通的那類好看的女孩子。雖然她們一時委身於男孩子，但是決不會在衆目昭彰之下不結婚就和什麼人同居。不錯，年紀較大的人有時候不結婚同居，那是由於其中有一個人已經結過婚，或這一類的原因。也沒有人多管那種事。但是像蓓蒂和海禮這樣的青年人，有這種情形就不同了，所以使菲兒感到吃驚。

可是，當蓓蒂到那個嵌板搭起來的小廚房裏去的時候，菲兒和她一起擠了進去，於是這兩個女孩子就急速地低聲閒談起來。蓓蒂說明經過的情形。在她被革除後的幾天裏，她積蓄起來的兩鎊十先令被人偷走了，可能是她住着的派丁頓家的房東太太。『她是個愛喝杜松子酒的酒鬼，我本來不應該到那裏去的，但是那裏便宜，而且我提着箱子在到處轉……我告訴了海禮，他把我帶到他的屋裏。他自己也是不名一文，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借錢的人。我們走遍了各酒館，連一個人也找不到……他的行爲就像一個君子人一般，菲兒睡在一張扶手椅裏。可是他的房東太太第二天早上把我們趕出來了。他想到他的朋友克賴夫將要從這裏搬走。所以我們就在這裏住下了。哦，菲兒，有一個禮拜真是夠受的。這裏有克賴夫，他是個粗笨的大塊頭，還有他的太太笛奧梯瑪，她已經懷孕八個月，是個愛哭的女人——他們要到林肯去住在她的姑母家養孩子，這就是他們要離開這裏的原因。你想不到我們

有多麼擠。我們這裏甚至還有一個叫卡拉威的可怕的傢伙，他一天到晚喝得爛醉。可是克賴夫的性情太好了，他不能把任何人趕出去。因此就得我們來對付他了！不管怎樣，我們得勝了，卡拉威只好走。他幾乎把門都撞得倒下來，幸虧是在白天，周圍的鬧聲非常大。末了，海禮把一桶水潑在他的頭上，這個地方終於歸我們所有了。菲兒說實話，那時候我們兩人之間沒有什麼事情。」她用手比作割喉嚨的姿勢，當作撒謊的懲罰。

菲兒現在感覺不同了。她完全站在蓓蒂的一邊，比以前更愛蓓蒂了。她不斷地在一口小鍋裏翻弄正在煎着的蛋粉，說，「對了……對了……」

「我剛才說，終於就剩我們兩人了。我的確有些害羞，菲兒。我們兩人都坐着看書。我們在那街角的酒館裏各人喝了半杯啤酒，然後就看書，我到後面的小屋子裏去，那些夜裏我都是在那裏脫衣服的，然後披了一件睡衣出來。他已經把長沙發上的被褥鋪好。我睡進去，他還繼續看書。眼睛一直沒有離開書本。最後我對他說：你打算整夜看書嗎，海禮？他就站起來，說他到廚房去。我覺得很傷心，我爲他難過——也爲我自己難過。我甚至於感到克賴夫和笛奧梯瑪和卡拉威走了很可惜。別傻了，我說，但是他只管站起來走到廚房去——就是這裏，」她說着睜大了眼睛向四周看看，彷彿現在她才看出來他的行動十分乖張。

「噫，」菲兒說，用一把刀子刮着煎盤的底。「後來怎樣？」

「當然我起來追他。所以我們就在這裏爭論了好久，我們兩人都背靠牆站着談。哦，我真煩死了。他變得越來越固執。終於他說他不要我犧牲自己，也不要我感激，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他的眼

睛裏含着淚水，但是我假裝沒有看見。直到那時候我才看出他多麼羞怯，多麼拿不定主意。你知道，你也許會以爲他正和這相反呢，但是光看外表是看不透任何一個人的。」

「那麼後來你怎麼辦呢？」

蓓蒂低聲說：「聽來好像很可怕，但是我變得非常激怒，幾乎要穿上衣服走出去。以前我在車站上睡過一夜。後來我要大聲笑出來。但是我知道他會永遠不寬恕我的。我回到前面的屋裏來，咬着我的指甲。我煩惱的時候就拚命地咬指甲。然後我下了決心。」

「嗯。」

「我脫下睡衣，尖叫了一聲。」

「嗯。」

「於是他匆忙跑進來，問我是怎麼回事，我說床底下有一隻老鼠。」蓓蒂一半自衛地說，「你知道這房子裏老鼠多得很多。」

「嗯，」菲兒說，想要她把這故事一直說下去。

「這就完了，」蓓蒂出其不意地說。「他不再固執了，現在我們非常快活。」

這個故事這樣突然地結束，菲兒覺得自己好像受了騙似的，但是她暫時壓下她的好奇心。「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方才說的話。」現在她既然知道了這些事實，或至少一部份事實，她對於海禮和蓓蒂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顯然他們這樣做是對的，不管任何人怎麼說，她也要爲他們辯護。

「什麼？」蓓蒂皺起眉頭問。「哦，那個嗎？不會的，當然不會的。我非常高興你覺得我們像一

對結了婚的夫婦。但是別的事情不說，海禮不得到他父母的同意是不肯結婚的。也許過些時候他會肯的，但是一定盡量先得到他們的祝福。奇怪罷？他不到猶太人會堂或這類的地方去，可是他始終那樣怕他的父親。不，不是怕。而是一種敬重。在節日，或者不管他們叫做什麼的日子，他總是回到他的家鄉哥德爾·格林去，雖然他已經不再信仰宗教。這表明當你真正深入研究一件事情的時候，事情是多麼複雜。」

「是的，那倒是真的，」菲兒慢慢地說，好像她第一次認識了一種偉大的真理。「但是我感覺驚奇，蓓蒂。我可以告訴你，我多麼高興。」她要想哭，她為蓓蒂感到快活，因為一切又成爲正當而良好的了。

* * *

屈里曼家因爲尼兒的緣故，聖誕節過得很安靜。她已經回家，但是仍然感覺到疲倦和沒有精神，所以菲兒還住下去，料理家務。她和尼兒一起睡，麥特還是被趕到沙發上去睡。她覺得這樣還是比回家好，雖然不像只有她和麥特兩個人時那樣的安靜和舒適。聖誕節的宴會是在尼兒家舉行的，因爲她的烹飪用具比她母親的要好一些。屈里曼又有了工作，不再像前幾個月那樣憂鬱，雖然他一想到人家欺騙他使他沒有下賭注贏錢仍然要搖頭。他的一切憤怒現在都集中在那個巡視的工頭身上，工頭拿着錶盤問爲什麼同樣一件工第一天做花五個鐘頭，第二天做要花七個鐘頭。麥特的興致倒很好，尼兒又回家了，他很高興，而且幾個星期以前他爲了反對港口經理提出紀律性制裁的上訴，沒法獲得了勝利。唯一不順心的事件，是赫伯弄到一瓶淡啤酒，在澡房裏喝了，他的頭髮立刻弄得亂七八糟一簇簇

的併起來，他拿了一個破舊的打氣筒走進來，說那是一架機關槍。他說每個人都被打死，所以他們應該倒在地上。屈里曼太太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就鑽到桌子底下去，抱住桌子下面人家的腿，還咬了麥特的手。情形現在變得嚴重起來，他起誓要帶他的一幫人來把房子燒掉。

這個插曲暫時打消了他們的興致；但是在近黃昏的時候，大家逐漸高興起來。麥特和偶爾來訪的梅·向農一起唱倫敦的民謠，屈里曼被強迫着唱一支還是在巴德斯陶兒童時期學到的歌。

起來，李君，快樂降到你的身上，

因為夏天就要來到，

躺在你身旁的新娘愈顯得明亮，

在愉快的五月的清晨。

在歌裏唱到麥特的姓，並且唱到新娘愈顯得明亮時向尼兒點着頭，總有一種引人入勝的作用。第二節裏唱到菲兒。

起來，屈里曼姑娘，渾身穿着絲綢的襯衣，

因為夏天就要來到，

你裏面的身體像奶一般的潔白，

在這愉快的五月清晨。

當麥特拍手，梅帶着酒渦向她微笑的時候，她覺得自己臉紅了，不由得煩躁起來。可是她在想的是蓓蒂，雖然蓓蒂並不像奶一般的潔白，她的皮膚稍爲黑一點。她多麼勇敢，菲兒想。我決不會像她那樣，把海禮叫進來找老鼠，我只會覺得自己可憐罷了。

巴德斯陶的少女們如果願意就能夠，

因爲夏天就要來到，

她們能夠用紅白玫瑰結成花冠，

在這愉快的五月清晨。

屈里曼的歌聲細小而緊張，但是人人都注意地聽着，好像他是卡魯左①或謝列亞賓②。失去了夏天的英國好像以微弱的聲調在怨訴。當他唱到最末一節時，麥特和着唱起來，這一節他也會唱並且很喜歡，菲兒看到他的笑容和手勢，也和着唱起來，梅露出酒渦唱着，甚至連屈里曼太太也帶着慘淡的微笑哼起這個調子：

① 卡魯左（一八七三——一九二一年）：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譯者註。

② 謝列亞賓（一八七三——一九三八年）：俄羅斯低音歌唱家。——譯者註。

團結，團結，大家團結起來，

因為夏天就要來到；

我們無論走到哪裏都要團結起來，

在這愉快的五月清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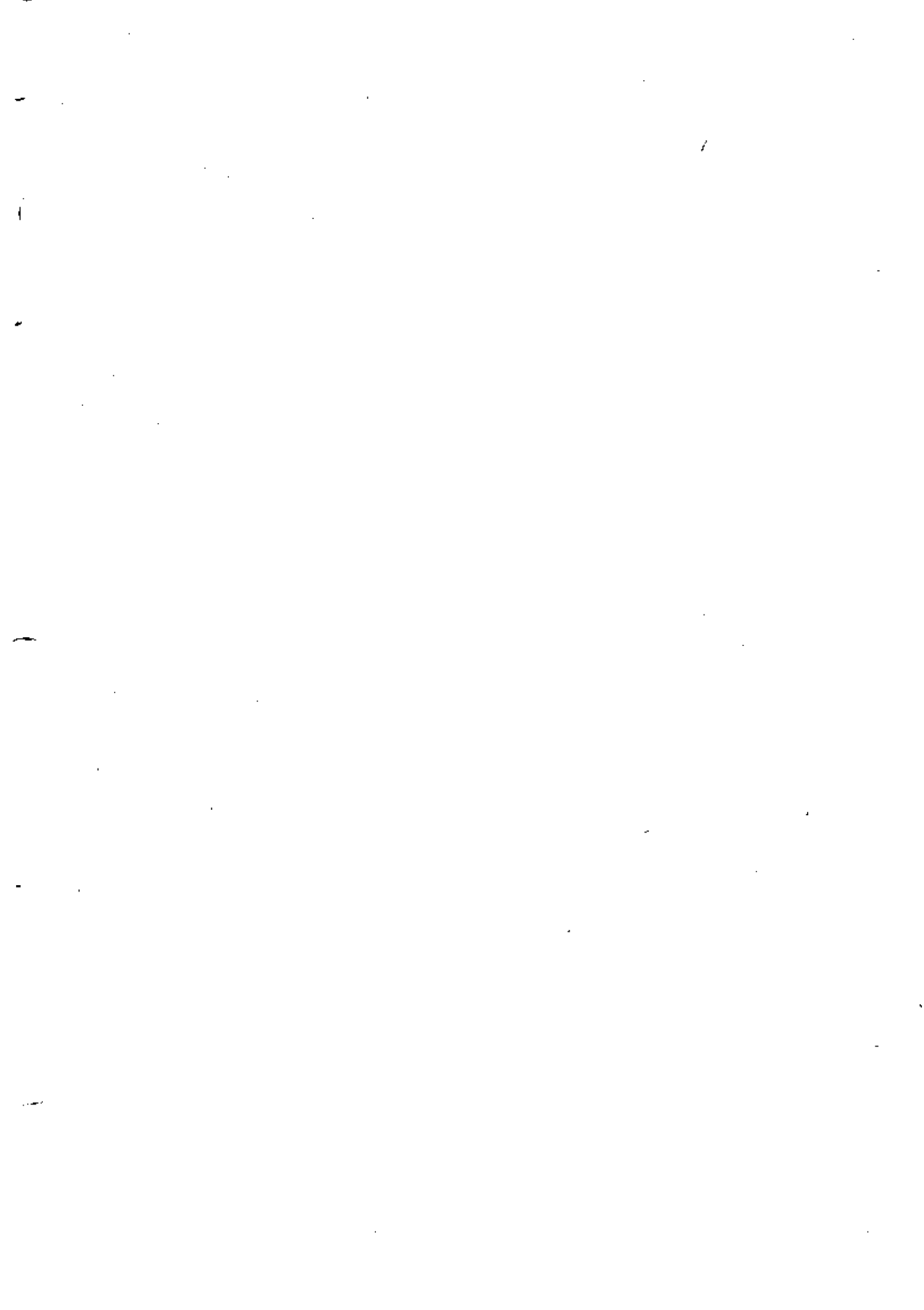
「啊，現在沒有這樣的清晨了，」屈里曼說，一邊喝着酒，擦着他的小鬍子。

「我認為這隻歌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麥特說，他又重唱起來：

我們無論走到哪裏都要團結起來，

在這愉快的五月清晨。

「嚇，」梅打了個寒戰說。「我願意這是五月。這些日子早晨我醒來簡直凍得像冰塊一樣。我願意有人借給我一個丈夫或是一個不會冷卻的熱水瓶。」



第四部

衝突與反衝突

十四 蘭開郡

礦坑口被強光燈照得通亮。漢德森和其他職員連同工會的代表在大廳的台階上等候。門楣上的一條通告寫着：『本煤礦現由國家煤業局經營，屬於人民所有。』一個在旁邊等候的人用很親切的語調向經理招呼說：『喂，漢德森同志。』於是經理很高興地揮着手。招呼漢德森的那個人有點醉意，大聲喊道：『給漢德森同志歡呼三聲！』歡呼聲就響起來了。

『現在我們大家要團結起來，』漢德森說。

工會支部的書記和主席來了，他們走上台階，和漢德森以及其他的人握手，商談了一會，就一同下台階，走向礦坑口去。漢德森看了一下他的錶。

『什麼時候？』有一個人問。

『離開移交給人民的時間還有兩分鐘，』他笑着回答說。

他們走近礦坑口，樂隊的指揮稍微有點搖搖擺擺地跑過來，粗聲粗氣的說了些什麼話，又跑開去。忽然第一個信號笛尖銳地響起來，接着在這夜景中，各處的信號笛和汽笛都響起來，混合成一片悲號似的狂歡的冲天尖叫。有許多帶着妻子來觀禮的礦工們，揮動着帽子歡呼。當那表示國營的淺藍色旗子飄揚着升上旗桿時，歡呼聲就變得越來越大，有的人把帽子拋到空中，有的人拿在手裏揮動着。喇叭吹起熄燈號，然後又吹起起床號。這是代表舊的消逝和新的興起。穿着絨線衫和外衣的礦上樂

隊隊員奏起耶路撒冷，於是大家一齊合唱起來。這支歌終了後，許多人接着唱紅旗歌，大家又高聲地一齊唱起來。

『啊，你看他，』有一個工人指着一個工頭說，『他已經改樣了。』

大家都笑起來，那工頭沒有聽清楚說的什麼，憤怒地瞪了一會眼，後來改變了念頭，搖搖手，走開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這輩子還能看得見，』一個老礦工臉上掛着淚珠說，『我從來沒有想到這輩子還能看得見，真得感謝上帝。』

『N. C. B.』一個礦工念着旗子上的字母，『那是給保守黨送個信：一去不復返。』然後他轉向那老人說：『可不是一切都那麼容易的，老爹。還有好些事要做呢。』

樂隊奏着進行曲，繞了一圈又一圈。流星焰火昇起來，一串串紅紅綠綠的亮晃晃的星撒到礦坑口和礦渣堆上，轉瞬間照亮了附近工廠的高聳的煙囪。這種突然的暫時光明的作用，籠罩一切的黑夜和被強光燈照亮的礦坑口的強烈對照，那強光燈使波形鐵板蓋的棚屋和機械有了清晰的輪廓和大片的朦朧黑影，這一切都有一種尖銳的、非常感動人的效力，這是那猙獰的巨大的形體和變幻的閃亮星星的對抗。好像從黑暗的蘭開郡解放出一種巨大的力量似的。多少年來蘭開郡一直被遍地的礦渣堆和污穢的工廠弄得醜陋極了，成了污穢和貧窮的地獄。

① 旗上的字母 N. C. B. 是代表國營煤業局 National Coal Board 恰巧這三個字母也是『一去不復返』英文字 Never

「嘻，今天是我們的勝利之夜。」一個高個子女人交叉着胳膊說。「今天是我們的戰鬥的結束。」
「這還不是世界上善與惡決鬥的結束，親愛的。」在她旁邊的她的矮小的丈夫說。「不過我也仍舊說榮耀歸於上帝……」

狄克看見他父親很熱烈地和一羣年紀跟他差不多的人在談話，追述着最近五十年來的一切罷工，工廠關閉，和糾紛，可是不時地談到一九二六年大罷工的巨大希望。哦，假使艾·傑·庫克能活到今天的話，就好啦！想想這一切的事情。一九二五年的「煤業主政府」，和工人的答覆：「工資一文錢不能短，工作時間一分鐘不能加！」記得在這勝利時候，罷工被托馬斯和瑞姆賽·麥克唐納爾以及其餘的叛徒破壞之後，工會和一切正直的奮鬥者受到強烈的攻擊。失業的人增加，有工作的人一星期中上班的次數減少，工人遭到報復手段，吃不飽的工資，煤礦關閉，地方當局依靠政府批准的借款，貧民救濟委員會拒絕給貧困的家庭援助。想想這一切事情。維持最低生活的工資減少到每一個結了婚的人每一班六先令兩辨士，能做到第四班工的那些人真算是好運氣。好些人失去享受職業介紹所福利的資格，而且成年的家屬常常每人祇得到十先令，每個孩子每星期只有兩三個先令。被房東攆出去。哎，想想這一切事情。勞工部大臣定出章程取消失業者的登記，說他們沒有「再獲得工作的希望」，「沒有真正努力去找工作」，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輕」。總有話說。「向那些每人每星期的平均收入超過十三先令的親戚去請求維持罷。」哎，哎，把這一切都記住。在盆利斯山召開的大會上決定向倫敦進軍。蘇格蘭的工人經過我們自己的市場，真是好小伙子。全國木工工會的格拉斯哥派遣隊反對「工人生計調查」。我們旗幟上的口號是：「工人們聯合起來，我們不要一聲不響地挨餓」。

寫字的人把『一聲不響』寫得特別大。在施溫頓的廣場上燒掉每日郵報。說什麼一個人和老婆同四
個孩子每星期有十六先令就可以生活，真是見鬼。哎，把這一切都記住：每一個死亡，每一聲嗚咽，肺
病患者臨死時的每一次喉聲，床單上的每一塊血漬，每一個得軟骨病的孩子，每日每夜餓得發昏。記
住我們所吸入的每一口空氣都得經過鬥爭才得來的。記住他們想給我們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我們在
困苦艱難的歲月中經過鬥爭得來的。

『啊，但是青年人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情。他們以為這世界向來就像現在這樣。』

狄克握緊拳頭走開了。哦，我們的人民。怒和愛在他的思想中交戰。不，我們決不能忘記。我們
一忘記立刻就有危險……戴着面罩的兵士從卡車上爬下來，麥克和賽姆被吊在橡樹上，曼麗折斷了腰
骨在呻吟，瓊滿頭是血，靠在牆上。那些以礦工的死亡和痛苦為生的人們隱藏在暗中。準備再起。準
備歪曲一切。

樂隊正奏着近衛步兵第一團團歌。最後的焰火爆發出金色星花。有一個人騎上他朋友的背，從
棚屋頂上取下他的帽子。狄克繞過一輛貨車，遇見麥克同曼麗。『你看見瓊嗎？』曼麗問。

『沒有，我以為她不能來了。』

『可是她還是來了。她離開這裏尋找什麼去了。我猜想她是去找一個有D字起頭的名字的人。』
狄克聽了這話感到震驚。他轉身又向礦坑口和右面的棚屋走回去。他要喊出瓊的名字，無論如
何要找到她。因為找到了她，就可以證明他這樣恐懼，他這樣直覺地感到有暗算，都是不必要的。他

走過正在和一些採煤工人談話的漢德森經理身旁，『爲了充分發揮效率，我們必須採用連續的工作法

來代替循環的探掘……」可是到處都沒有瓊。她一定是比麥克和曼麗先回家了。他因為沒有找到她而感到沮喪，覺得一種惡意的勢力在努力擠進他們兩人中間來。

興奮的「移交日」過了以後，礦上的一切大半都照常進行。可是現在有了一個很多人參加的支部會議，經理在會上講話。這件事使得那些老工人十分驚奇。經理參加工會的會議，告訴他們緊緊地依靠工會組織，但是要永遠記住新的情況。「我們現在是同舟共濟，」他說。「用不着再有以往的對立局面。事實上那樣只會使船沉沒。現在已經不再有敵對的利益。礦工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讓我們向過去告別罷。不要再記住你們的困苦，因為你們終於勝利了，礦坑是屬於你們的了。一切意見都會得到重視，只要有真正不對的事情，都會糾正的。」

他建議工人們應當把他們對惡劣工作條件的種種不滿意，和關於增加工作效率和減輕工作的一切建議多考慮一下，向聯席協商委員會提出。他還說他要設法使那個委員會下次的會議公開舉行，好讓工人們知道他們的意見如何得到重視，如果有必要，還可以當場提出討論。

他的發言博得熱烈的鼓掌，議程上的其餘各項都很快就通過了。但是後來在食堂裏討論時，意見却不太一致。

「漢德森說的每句話都是有誠意的，」佛蘭克·威爾遜說。「可是一個人的誠意並不能減輕像付出補償費那樣的重大負擔，也不能使官僚主義的階級組織變成社會主義的階級組織。」

「我覺得俄國人永遠在攻擊他們自己的官僚主義者，」麥克說，「事實上，在蘇聯，官僚主義者這

稱呼是最大的侮辱。」

「那證明了我的論點，」威爾遜說。「從官僚主義轉入社會主義，你當然會把官僚主義帶進去，但那不成問題，祇要一開頭就由工人來管理，這樣就會抵銷留下來的官僚主義。」

「啊，你是個懷疑者，同時又是個吹毛求疵的人，」老安第說，他是在衆議院通過這個議案時參加了礦的代表團到衆議院去的。「你沒有信心就不能移山。你該看到那天晚上衆議院通過議案的情形。我們都在酒吧間裏喝酒慶祝資本主義的死亡。」

「作爲一個死屍，那是夠活躍的了。」

「啊，可是它受到了沉痛的打擊。你該看到那些人臉上的表情和聽到那些歌唱才好呢。有一個工黨首領來和我們一起喝酒。他大聲喊出，打倒赫爾比[⊙]·摩里遜！打倒赫爾比，擁護社會主義！啊，要是你在那裏的話，你就會知道那是一次革命。大拇指是不會返轉的。不，我告訴你，大拇指是不會返轉的！」

這些話得到全體的贊同，於是威爾遜聳了一下肩膀。「不錯，老爹，你得勝了。不過鬥爭還沒有終止。」

狄克不喜歡的那位副經理，談到了預定的方針，雖然最後的細節還沒有下來，可是大約在三、四月中就要實行了。「但是你不必擔憂，白士德。我們會照顧你的。我們非常感謝你們青年人由軍隊裏回

⊙ 赫爾比：摩里遜的名字赫爾比的愛稱。——譯者註。

到我們這裏來工作，你可以確信我們會關心你們的……」

狄克謝了他，但是感到很氣憤，走開了。漢德森不像他那樣說話，把我們放在一邊，把工人們放在另一邊。

他仍然對適應礦坑艱苦工作的問題很費腦筋。他又被調開了，不再做採煤工作，又被派去做各種不同的零星工作，名義上是搬運工，結果是又回到鑿煤的工作上去，正如他對母親所說的。現在他對礦坑的感覺是很可靠的。有一天他趕緊後退並且拉開了他的同伴，才剛剛躲開了掉下的一塊煤，否則煤塊就會壓斷他們的腿或者打破他們的頭。他覺得很自在。在澡堂的熱氣中，他和麥克比賽拳術，和納德·脫林勃爾開玩笑，脫林勃爾很以他的肌肉自豪，他由郵寄買了裸體健康雜誌，並且把他的照片寄去參加所有的男子體格競賽。「明年八月你進哪一個裸體營，」麥克說，他不相信真有這種裸體營，像雜誌上所登載的那樣，女子一絲不掛地滿處跑，「要是靠得住的話，給我們打個電報來。」

礦工們覺得在英國各處爆發的工會鬥爭當中，他們自己是初次置身事外。去年年底倫敦發電廠的工人威脅說要停工。現在有北明翰的房客抗租運動，倫敦公共汽車售票員的糾紛，克萊德船塢的醞釀罷工，倫敦搬運工人的爭執，各港口碼頭工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同時，越來越多的大工廠都說因為缺少煤要停工。這種事情是和礦工們有密切的關係的，但是礦坑的工作和日益嚴重的煤的缺乏似乎並無關係。煤是按照計劃開採的，甚至稍微超過了計劃。如果在煤礦以外的分配制度上有缺點，那該是別人傷腦筋的事情，主要是鐵路方面的事情。大家唯一常提到的問題是全國礦工工會剛在聖誕節前提出的重訂工資。

「我們要再多幾個先令才行，」狄克說，放下那張說明在薪水扣除各種費用的通知單。「你看，長期救濟費七辨士，醫藥費四辨士，互助金七辨士，磨探掘機費三辨士，體育費一辨士，紅十字會費一辨士，保險靴費一先令，重量檢查基金一先令兩辨士，保健費及養老金兩先令，失業準備金十辨士。所得稅不算，每星期還要扣掉這一大堆。爹爹，至少你還得給我那一先令兩辨士。」

「活該，」愛麗思說，她鬧了一個星期的便秘，剛剛服下一大劑瀉鹽，在等待着瀉肚子。「你本來有機會可以找到一個稱心的職業。」她拿起她的那本羅米歐與朱麗葉^①來念着，「哦，這個死亡的情景就像警告我的暮年走向墳墓的一聲警鐘。」她肚子裏咕嚕嚕響了一會兒，她扭了一下，「哦，這個死亡的情景就像警告我的暮年走向墳墓的一聲警鐘。」她站起來不看着書朗誦那幾句，「哦——」

狄克用叉子敲着玻璃杯。「哦，這個愛麗思的情景是一座地獄。」

「媽，叫他閉嘴，」愛麗思說，「他要阻止我背台詞。」她緊緊地按着肚子。「我還不舒服呢。」
「狄克，不要打擾她，」白士德太太說。「她在盡力練習呢。」

約瑟夫的保險公司有一個業餘劇團和歌劇團，他們正要上演羅米歐與朱麗葉。因為缺少女演員，他就設法請愛麗思飾加布萊夫人。日皇^②這齣戲也正在排演。起初狄克嘲笑說他看到這種粗野的表演真會氣死，他對於莎士比亞不感興趣，不願意看到愛麗思常衆丟臉。他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得承認除了在學生時代被人帶去看過唐納爾特·吳爾菲特飾的夏洛克^③以外，他看過的唯一的莎士比亞的

① 莎士比亞的名劇之一。——譯者註。

② 日皇是 Gilbert 和 Sullivan 寫的滑稽歌劇。——譯者註。

戲劇是由娛樂報國團裏一個第十流的戲班演的第十二夜，他是在喝了六七杯混濁的啤酒，喝得爛醉之後去看的，當時覺得那齣戲很特別，唯一精彩的片刻是當託比爵士摔倒在他自己的佩刀上，筆直的躺下，但是這是否劇本上有的，或是出於意外，他却不知道了。

爲了愛麗思能夠在家裏排演她所謂的偉大的一幕，那一幕對白的開頭是：「保姆，我的女兒在哪裏？叫她到我這裏來，」白士德太太不得不念出保姆的台詞，這使得她的心境陷於一種心理上的和倫理上的混亂狀態。她覺得無法回答，「現在，以我處女的……」她說她總覺得莎士比亞的戲劇是詩，而這一幕却有點像那種喧鬧時期的本地音樂廳。當愛麗思唸到「那麼，現在想想結婚的問題……」時，狄克拚命地鼓掌，惹得愛麗思發起脾氣來，把她的書向他扔過去，白士德太太就乘這機會溜到食品室去。

「要是我真來的話，我會縱聲大笑，叫你丟臉，」狄克說。

「反正你總要去我的臉，」愛麗思說，肚子裏咕嚕嚕響着跑了。

「這才是一幕真正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呢，」白士德善意地微笑着說。

他聽說約瑟夫飾麥邱細奧，更加厲害地威脅說要大笑起鬨。他一邊聽着愛麗思唸，一邊瞟着她

① 夏洛克是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寫的放高利貸的猶太人。——譯者註。

② 英文原名 ENSA (Entertainments National Service Association) 是英國用演戲等招待軍隊的組織。——譯者註。

③ 羅米歐與朱麗葉劇中的一個角色。——譯者註。

的劇本，他覺得他已經瞭解了一個大概，雖然實際上他只零碎地看了一點。可是他看了看麥邱細奧提到馬波皇后的那一段台詞，他簡直想像不出約瑟夫唸起來會是怎麼個情景。「你也聽聽這個。要是他說溜了嘴，你想他會怎樣引起哄堂大笑。要是愛情是粗暴地對待你，你也粗暴地對待愛情。這是一個很好的警告，愛麗思。」他看見約瑟夫時，喊着向他招呼說：「麥邱細奧，粗暴地對待她罷，那是你扮演的腳色。」

他終於同意去了，他的確變得很想去看一看那表演。他去找瓊，請她一同去。她和兩個姑母住在一起，兩個都是寡婦。一個終年病在床上，年紀比較輕的那個在一家棉紡織廠的鋼絲間工作，有一個十五歲的女兒做着大部分家裏的事情，可是她很想能夠像她母親那樣進工廠去作工。

這個女孩子叫露茜，她開門讓他進來。「瓊在廚房裏洗澡呢，你一直進去好了。」

「等一等，」她的母親費頓太太喊道，「她還沒有穿上衣裳呢。」

「哦，對了，我忘記了，」露茜說。她釘着他看。「你是狄克·白士德，對不對？」

「帶他進來罷，」費頓太太喊道，「她現在能見人了。」

「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了，」露茜吃吃地笑着說。

她把狄克一推，他就進去了。費頓太太一面歡迎他一面說，「這個寂寞的家庭有任何新鮮的事都是好的。晚安，狄克·白士德。我天生就不習慣滿屋子都是女人。總好像不大對，尤其是在週末。我總喜歡有些新的事情發生。現在有點新鮮事情了，就像拉潘斯的亞當從廚房的石板上交滑到毛坑裏去的時候說的那樣。哎，我有時候就有那樣的感覺。」

「哎，媽，你有那樣的感覺嗎？」露茜說。「我也有那樣的感覺。」

「你總是學舌。」費頓太太說，在柳條編的扶手椅裏懶洋洋地搖擺着，一直在拚命地編絨線。

「你這所小房子很不錯，」狄克說，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而且也收拾得很好。」他向屋子四週望了望，很大的鏡台，笨重的桌子和椅子，擠得屋裏沒有多少活動的餘地。鏡台旁掛着兩幅版畫，一幅是忒涅①畫的山地湖上的落日，另一幅是約翰·馬丁②畫的洪水的無限恐怖。

「也許會更糟，可是我不是那種能夠對着整齊的石頭台階祈禱的人。我喜歡做些事情，雖然我很痛心知道一個人不能希望在人生的兩頭都有青春，我們不是變老就是夭亡。我想除非把我腳先頭後地抬出去，我是永遠離不開這個家的了。」

露茜坐在一張凳子上，抱着膝頭，睜大了眼睛望着她的母親。「媽，我給他沖點茶罷？」

「我過一會兒就來，」瓊喊着說，狄克瞥見她在洗碗槽前忙着手。

「一切都有一定的時間和地點，只有喝茶隨時都可以，」費頓太太接着說，露茜從凳子上跳起來。「至於我自己，我一輩子運氣都不好。那個老頭子——就是這個小露茜的父親——他是一個好靜的人。你想和他爭吵都爭吵不起來的。」

「爲什麼？」露茜問，沒有人理會她。

「他腦子裏只有一個心思，」費頓太太說，飛快地編着絨線。「就想依着他的老毛病，然後就像泥

① 忒涅（一七七五——一八五一年）：英國風景畫家。——譯者註。

② 約翰·馬丁（一七八九——一八五四年）：英國歷史及風景畫家。——譯者註。

人似地一動不動地坐在火爐跟前。倒茶罷，露茜。在這個紛亂的世界，那樣至少總不會有錯。」她搖頭，又向樓上點點頭，這是指她的姊姊。「她將不久於世了，可憐的人。我帶你去看看她。她的手瘦得像梳子一樣。這就夠你看見了，要傷心落淚。小心，不要出聲。已經有三個鐘頭，她安靜得像座教堂。」

瓊進來了，頭髮包在一塊手巾裏。「喂，狄克，你偏在我洗頭的晚上來。」

「我對他說他是把頭鑽到狗窠裏來，」她的姑母說，「這樣魯莽地來到一些女人的家裏，上帝保佑我們。茶呢，露茜？」

「我在撈出些茶葉吶，」露茜說，「揀着一把茶匙子。」

「別管那些茶葉。會沉下去的，要不，我們把它喝下去算了。別那樣麻煩。別那樣死心眼兒。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搗亂的人。你那鼻子一邊的黑痣就表明魔鬼點中了你。」然後，她對瓊說，「坐下來，那樣你可以矮掉腿那截長度。我就看不慣人家無緣無故地像一隻蒼鷺站在一個養鴨的池塘裏似的。」

狄克對瓊說明了他來的目的，費頓太太說幸虧他沒有請她，她祇喜歡那些有音樂的戲，音樂越響越好。「沒有東西比管樂隊再響亮的了。要說莎士比亞，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想他也不會要見我的。有學問倒是好的，不佔地方，連管事人也不能把它拿去。可是學問對我沒有份，祇要我不把自己的住址弄錯寫成無教育街的亂七八糟太太就行了。書本對於我和雨傘對於鴨子一樣的無用。但是不要管我，青年人。我是又老又糊塗。我要是再變成年輕人，就會討人厭了。所有的煩惱都是因為我跟一個

勃克爾族人結婚，除非他們把他們的許多婚姻關係和金錢都保持在家庭裏，他們是決不會感到自在的。哎，親上親，肉上肉的打了交道，亂得一團糟，費頓配狄格爾，再是狄格爾配費頓，又來一次，一直到他們互相都成了表兄弟表姊妹，而梯莫賽·費頓宣布要和他的祖母結婚，後來發覺了錯誤，又改爲和他的祖姑母結婚。」

露茜在倒着茶，這時上面開始敲樓板了。「小露茜，去看看她要什麼。」費頓太太向上面點着頭說。「她的脾氣永遠改不掉。祇有露茜該受他的毒罵，因爲她是她的唯一的嗣女。等依笛一旦歸天，那麼在奧爾丹的三所房子都歸她了。」

露茜瞥了狄克一眼，確信他已經聽見了這個重要的消息，然後就跑上樓去。

「下星期四，」狄克對瓊說，瓊剛洗完頭髮，臉上發着亮光。有兩三縷髮從她包頭的手巾下面露出來，頭巾裹得很緊，把她的面頰的皮膚拉得緊繃繃的，看來有點像外國人。

她笑了笑。「洗完頭髮我總感到有點頭昏，好像頭還是朝下似的。」

「你真是昏頭昏腦，」費頓太太裝模作樣地說，「怎麼會不頭昏呢？」

戲在當地的一個學校禮堂裏演出，他們走進那個禮堂的時候，他買了一張印得不很鮮明的油印節目單，看到上面印着：「加布萊夫人……愛麗思·白士德飾」，感覺到一種驕傲。上面有一個聲明說：該劇的主辦人決定作一種試驗性的佈置（因爲舞台空間的限制，更換場面困難，並且因爲最好的莎士比亞的劇本現在都只用一套佈景），希望觀衆原諒。

觀衆大部份都是保險公司中職員們的親戚朋友，但是在狄克前面一排一個穿着很闊綽的夜禮服的女子一定是某一個董事的女兒。他不喜歡她和她那個穿着禮服的青年男子，可是他用心聽他們在說些什麼。他們在低低地耳語，他能聽到的祇是揚高的語聲。他們進來的時候注視着某一些觀衆，一定在打趣他們。狄克心裏想，要是那個滿頭鬚毛的兔崽子掉過頭來那樣的盯着我和瓊，我就給他一下子。他感覺到不自在，第一次想到要愛麗思演得好些。

帕娣同一個穿淺藍色襯衣、打着紅領結的小伙子走進來。她還是像平常那樣一副自矜的神氣，站了一會，用冷靜的眼光掃視了一遍禮堂裏的人，然後才從兩排椅子中間走向她的座位去。她特別做好了頭髮，不擠過人家的膝頭等人家站起來讓她過去。

瓊對於這劇本一竅不通，狄克自以爲很熟悉這劇本，雖然事實上並非如此，他開始給她講這齣戲的情節，可是不久就講不下去了。於是他說，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看起來比預先知道了更覺得有意思。他一直感覺到帕娣在他後面兩排的座位上，然而硬熬住不回過頭去看。他原先沒有特別注意瓊穿的什麼衣服，祇覺得她穿着整潔的櫻色外衣和皺褶的裙子很好看，一般看來還令人滿意，但是現在他想偷偷地研究她，想判斷她在女人們的批評的眼光中是怎麼一個樣子。

開演遲了一刻鐘。在一陣預示馬上就要開場的乒乒乓乓的聲音，低聲吩咐，和急速的脚步聲之後，幕被扯動，向兩邊分開了。佈景是一塊黑布上畫着柱子和門（恐怕是一個喝醉酒的孩子畫的），另由一個野心比才能大的人在一邊畫了維納斯像。中間的門開的時候，實在靠不大住，門的上方有一個頭重腳輕的小籠子（後來才知道就是樓台）。從一邊進來兩個侍從，選擇這兩個人作侍從是因爲

他們缺乏演戲的才幹，同時因為他們長得瘦，穿緊身褲上台倒很顯眼。他們搖搖擺擺地走着，緊握住他們的刀柄，有一會兒，似乎他們忘記了開場白。後來穿紅衣服的那個人的喉結顫動着，他尖聲說：「格列高里，確實告訴你，我們不扛煤了。」穿淺黃色的那個粗暴地回答說：「不扛了，因為那樣我們成了煤礦夫了。」

狄克感到驚奇。他不相信這個戲劇真會用這種開場白。他決定回到家就查一下劇本。要是他發現是約瑟夫寫下這些詞句來侮辱礦工的話，他非揍他一頓不可。有好大一會，他不能集中注意力去聽台上在說什麼，後來那個尖叫的傢伙神經緊張地說：「我的刀子已經出鞘。」狄克大笑起來，立刻又怕瓊（或是前面穿綠衣服的女子或是後面的帕娣）認為他思想鄙俗，但是這種恐懼變成一種藐視的感覺，所以他決意再遇到粗野的表演時還是大笑。但是除了格列高里向後退走時碰到了布幕使柱子搖動之外，戲却演得文雅起來了。接着加布萊爵士和夫人上場了，愛麗思飾的加布萊化裝得好像兩頰都被打得紅腫似的。狄克聽着，心緒越來越亂，想不起什麼時候輪到愛麗思說話，或者在這一幕裏她需要說多少話。輪到她說話的時候，她把聲調提得太高了，喊着「拐杖！拐杖！」好像尖聲叫喊的口吃者。她咳嗽起來，把她其餘的說白都攪壞了，而在整個這一幕中她好像祇有一段說白。狄克知道她一定會大發脾氣，很替她難過。

親王和其他一些人的冗長的對白給唸得就像是演說似的，根本無法聽懂他們的意義，狄克開始後悔來看這戲，而且還帶了瓊來。可是羅米歐演得不算壞，能夠比較自然地說出詩句，當他問：「天還是這樣早嗎？」的時候，戲開始吸引台下的觀眾了。

狄克本來一會兒瞧不起這整個的演出，一會兒又擔心愛麗思會有辱家聲，現在可不再這樣了。的確，她在第一次失敗之後重新振作起來，和『保姆』的那一幕演得很不錯，雖然說話的聲音還太尖，老是一個聲調，但是爲『保姆』的曉舌準備了背景。飾朱麗葉的是個小個子，金頭髮的女子，她的聲音微弱，但是她清楚地感覺到她所飾的角色的心情，有熱情而且能體會劇情。她以一種狄克所喜歡的恍惚的語調說話。起先使他感覺羞澀，但是他喜歡這種聲調，後來就忘記了羞澀的感覺。他抗拒的心理逐漸消失了，覺得自己給捲進了戲的情節裏去。甚至於在跳舞會的一幕，雖然發生了許多錯誤，所有的演員在跳舞中都互相亂碰，弄得跟幼兒的遊戲一樣，雖然約瑟夫的發言儘是吹牛，雖然在演到果園的那一幕的時候燈光滅了，接着亮了一下又滅了，後來燈光照到觀衆的大廳裏而沒有照到台上，又一次滅了，再後來又照出上台一個慌慌張張的人，那人打算扶住側面的佈景不讓它倒下……所有這些缺點都無損於這個演出。狄克露齒笑了，可是仍然感覺到戲劇本身的意味。

時不時都有一些他沒有料到的台詞深深地感動了。『幸虧黑夜替我罩上了一重面幕……啊！你就這樣離我而去，不給我一點滿足嗎？……在你沒有要求以前，我已經把我的愛給了你，可是如果能再給，我還是情願……在夜間情人們的語聲是多麼甜蜜呵……』本來印在書本上不能使他感動的台詞，似乎現在從他內心不可知的深處，從失去了的幸福的約會處，從不可抑制的希望的高峯呼喊起來。在休息的時間他不想說話，祇是不斷的吸煙。『瓊好像感覺到他的心情，也就不談起表演和這戲劇。她祇說了一句：『欣賞這戲嗎？』他回答說，『是的……看看它的結尾如何……』他們回到座位來時遇見了帕娣，但是他一點都不感動。他祇是握着瓊的臂膀，她把他的手緊壓在她的身上。他很高

與幕又分開了，又出現了那看熟了的背景的布幕，樓台看來更像要掉下來似的。

羅米歐起初和一個女子發生戀愛，後來又和朱麗葉戀愛，使這戲在他看來對他個人有特殊的意義，好像正是爲他辯護，使他在自己的經驗中體會到這種矛盾。演員們比演第一幕時更有信心，重新興奮地扮演他們的角色，他也越來越不感覺到任何人工寫成的詩句。對白好像都是正確而自然的。甚至於那微弱的燈光也不再使他分心，幽暗的戀愛場面好像正是朦朧的恐懼和希望的氣氛應有的佈景。究竟你帶着一個女孩子到一條小巷中去，或是到煤氣廠附近的廣告牌後面去的時候，總不會有一道光照着你的。那就很有點像這種情形。祇不過你不說那種話罷了。你不說那種話，可是你多少有那種感覺。

一會兒幽暗，一會兒強光燈照得通亮，這確實幫助了他感覺到那些話裏的意義，他們老是這樣圍繞着黑暗與光明的觀念打轉。任何一個在礦坑工作的人都能深切了解這種對照。黑暗和光明。地裏面的黑暗和突如其來的普遍的光明。「清晨的光像灰色的眼微笑的對着皺眉的夜晚……晚安，晚安，別離是這樣甜蜜的憂愁……戀人們可以在他們自身美貌的光輝裏互相纏繞……因爲你將躺在黑夜的翅膀上……全世界的人都要愛慕黑夜了……」

愛情的迷惑消失在憎恨的黑暗中，忽然被它自己的燦爛的喜悅照亮了。睡美人埋藏在黑暗的墳墓中，黑暗的火石就要打出亮光。他發覺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戲劇中的台詞中，它的情節，以及它所喚起的概念的矛盾上。這種矛盾，光明與黑夜的運轉，深切地關聯到他對於礦坑的回憶，對於那曲折迂迴的橫坑道，朦朧的礦燈和黑暗的空隙，到處存在的威嚇的回憶。「龍曾經有過這樣優美的洞穴

嗎……在你耳朵的可怕的洞裏……」

愛麗思又上台時，他忘了替她擔心。甚至她的沙啞的聲音，「那麼，現在怎樣，朱麗葉？」也沒有破壞戲的魔力。於是劇情進展到它精采和悲痛的結束，而他的激動和深刻的關切也隨着劇情的進展昇到頂點。他總覺得在那黑暗危險的坑道中經過進入那個神秘的墳墓，那些不幸的情人們的會見場所，在這裏光明和黑暗似乎混成一片，並且集中在一處作狂烈的掙扎。

「莫非那怪人，那可怕的骷髏，要把你藏在暗處做他的愛人……」

直到最後一句台詞：「看看上天爲着你們的恨怎麼責罰你們。」於是他感到他自己理直氣壯了，他的那個世界的一切黑暗勢力都受到了斥責。他忽然要和瓊很親近，要了解她，要給她溫情，使她像一朵盛開的花那樣。他握緊她的手，她也握緊他的手。

然後燈又亮了，一陣鼓掌聲，演員們列隊走到台前，手牽手排成一行，向觀衆鞠躬。愛麗思看來非常得意，彷彿整個戲都是她演出似的。但是狄克並沒有感到要諷刺她，她確實盡了她的力量，整個演出是有意義的。由於他曾經使她很爲難，他現在懷着受過磨練的心情，感到抱歉，決定以後要對她好一些。留聲機開始放英國國歌，從第三節半中腰放起，於是大家都站起來，唱片放到「給他勝……」忽然停止了。大家遲疑了一會，確實知道不再開放了之後，就拖沓地走出去，走到颯着風的陰暗的街上。

「你打算等愛麗思嗎？」

「不，約瑟夫會照顧她的。」

他的聲音在他自己聽來有點異樣，他不知道說什麼好。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很難相信曾經有過什麼。有過什麼呢？就是他回家從頭讀一遍那劇本，也不會發現的。他會發現一些什麼嗎？也許現在他會，或者只發現一小部分，不過，要不是他先看了戲，他是不會發現的。他看過什麼呢？一方面是那個不太好的表演，那是很容易拿來開玩笑的，另一方面却好像有什麼東西深深地打入了他的經驗，使他明白了過去他所不懂的事，但是回到這日常世界裏，颳着風，下着雨的陰暗的街上，在紛亂心境中一切又都消失了。消失了，不錯，但是那種帶着神秘的温情，憤怒，和勝利的感情會不再來糾纏他嗎？

他真不想說話。「當然這戲演得並不很好，可是我倒很愛看。」

「我也是。起初我以為這戲會演得很糟，可是後來好起來了。」

「幸虧我去看了，我差點兒沒去看。」

他不知道瓊是否和他有同樣的感覺。她不可能像他那樣感覺到那種黑暗的橫坑道和突然地轉到光明的幻像，但是她可能有和這相似的感覺，在她自己的經驗中所體會到的相似的情緒。終於他說，「我從來沒看過像這樣的戲。」

她慢慢地說道：「我想是那些詞句的關係。但是我在學校的時候從來不太喜歡詩。」

「我以前總認為詩是枯燥無味的。」

「莎士比亞這樣出名，畢竟是有道理的。」她說。

「對了，是那些詞句的關係。」他同意說，「但是也不盡然。我想，所謂詩，就是它能使你想到你

自己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說，雖然那些詩是幾百年前寫成的，你却感到好像是專為你寫的。好像是描寫你，又不是你……是描寫一切人……一切東西。我不知道怎樣說好。」

「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她堅定地說。他也相信她了解他的意思，這使他明確他自己的意思，使他確實相信自己沒有胡說。「幾時我們再看些戲。」

「對了，我挺願意。」

「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到曼徹斯特去。我想在那裏不難看到莎士比亞的戲。」

「我們在學校裏演過威尼斯商人。」

他把她拉到路旁的黑影裏，她溫柔地投入他的懷抱。她把頭橫着靠在他的胳膊上，她閉上了眼睛，半張着嘴，預備接受他的吻，彷彿睡熟了，在等他把她帶回到生命的光明中。彷彿只有他才能夠在黑暗的迷途中找到她，使她再回到日常的世界裏。他有千言萬語要說，他吻了她。

*

*

*

*

將近一月底的時候，英國各地都報告煤的產量增加。礦工們覺得非常得意，認為煤荒，減少電力供應，各種工廠關閉這些事都只能怪別人，不能怪他們。意見的分歧祇在於官僚主義者和大老闆們是否僅僅無能，或是陰謀破壞國營的企業。

「你不能說那是偶然的巧合，」有一晚上麥克在酒館裏說。「煤礦國營了，而工廠却關閉了。」

「你是說上帝站在大老闆們一邊嗎？」賽姆問。「我一向認為是魔鬼在他們那邊。」

「啊，天氣真冷，」老丙同意說，「我的腳指都凍麻了。」

「啊，也許天氣很快就會變好的，」酒館女主人莎莉說。「不會老這樣冷的。那太受不了。」可是天氣沒有變好。昏天黑地的大風雪來了，一陣接連一陣的大雪。「就像是世界的末日，」一天下午，他們從礦坑出來到昏暗的亮光中的時候，愛撒克·潘達爾這樣說，他是個世俗傳道者，同時也是個非常好的人，「我總覺得『世界末日』是這樣的。天空越來越小了，一幅巨大的幕蓋着大地，掩藏起它的污穢的罪惡，剩下的人在山頂上求憐憫。」

在礦裏面，倒是夠暖和的，每次他們臉給弄得骯髒髒的從礦裏出來，來到一片白色的冰凍世界的時候，他們總要感到驚訝。當他們疲憊地在大雪中走到澡堂去的時候，滿是黑煤灰的臉上露出鮮紅的嘴唇，看起來比平時更古怪，眼睛好像有些異樣，在煤的面罩下面幾乎看不出來。

不久總得有些人來清除道路。每天早晨在公共汽車停車站都有謠傳，說公共汽車停開了。住在遠處郊外的人到礦上來越發感到困難。但是至少在家裏還有煤，工作回來有熊熊的爐火燃燒着。

經理漢德森召集了羣衆大會，討論怎樣改善工作條件和增進工作效率。因為天氣的緣故，羣衆大會在食堂中舉行。漢德森作了一個演說，號召大家不要抱怨和曠工，要求礦工們把曠看成自己的一樣，還要向聯席協商委員會提出任何的建議。他答應盡他的能力採納所有寶貴的意見。

狄克身旁有些人低低地在說什麼煤業局和官僚主義，但是漢德森的威信太高了，他們不敢反駁他。大部分的礦工都認為漢德森的演說是公正得當的。甚至那些懷疑他是否能照他所想的那樣履行他的諾言的人們，也準備觀望一下。

全國礦工工會的書記接着說了一些類似的話，他說工會現在要在經營企業方面起積極的作用，所

以工人們要比過去更廣泛而徹底地利用協商委員會。以往工人的代表們必須爲反對日益增加的剝削而鬥爭，爲改善待遇而鬥爭，但是現在他們應該把技術操作的效率和改善待遇、福利和按時上班看成同樣是他們的事情。

在要求大家提出建議的時候，大家都沉默了片刻，後來漢德森說一定有許多可能是關於落後的方法或者不合規格的材料，某些方面的困難或者失敗等等的意見。

終於有一個礦工嚷道，「檢查一下頂上硬煤層的傳送帶罷。」於是批評或者意見一個接連一個很快地提出來了。「別忘了6號T層的切煤機怎樣壞了。」「主壓縮機漏氣，分排的工作量太重。」「缺少十呎和八呎的輪圈。」「移去切煤機的吊機不夠堅固。」「如果能利用廢物，也許輪圈就夠了。」「坐電車到採煤層去看看怎樣？」

有些關於瑣碎事情的建議，很容易得到糾正，其他的建議如果實行起來，就需要大規模的改組或費用。關於甲礦區裝運機的爭論使漢德森答應在那裏安裝一個新的傳送帶，也安裝一部新式絞車，這樣可以有許多改善。然後是關於配給中午班工人的煤，以及關於配給煤的質量的意見。

過了一會兒，漢德森宣佈散會。他說他認爲這會開得很有用。許多發言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讓他思考，他希望今天的開端會繼續加強鞏固下去。他對工人們的信任表示感謝，並且說他要永遠努力來報答他們的信任。至於坐電車到採煤層去，那會給坐車者和開車者，或許五六個拖曳者額外的工作，但是他同意礦裏上班下班確實浪費了許多時間。毫無疑問的，還缺乏不少東西，他會重新開始加一把勁，來克服這些困難。讓工人們記得英國人民的眼睛在望着他們。不要因爲在「移交日」之後立刻

發生了嚴重的燃料恐慌而感到灰心。寧可歡迎這種危機的挑戰，讓全世界的人看看英國的礦工在承繼了產業之後，在國家需要的時候能夠完成怎樣的任務。這樣的時機使全國人民知道他們是怎樣地依靠着礦工。

大會沒有表現出任何熱烈的情緒就解散了。

一切事情又回復到日常狀態。自從羅米歐與朱麗葉演出以後，狄克很少見到瓊。寒冷的天氣使她的姑母費頓得了嚴重的感冒躺倒了，家裏需要她照料。「兩個病姑母，」她帶着哀憐的微笑說，「露茜又問個不停。」可是他們去看過兩次電影，緊握着手，在黑暗中沒有說什麼，銀幕上來去的人物除了使他們忘記日常生活中的心思之外，對於他們似乎沒有什麼意義。瓊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他們在溫暖的黑暗中覺得很滿足。

天氣越來越冷。有一天，正好是發工資的日子，午前班和午後班的工人們在一起——他們都穿着工作服，但是一批是黑臉，另一批是乾淨的臉——他加入領工資的人的隊伍，跺着腳，拍着胳膊，向手中呵氣。賽姆跺腳跺得太厲害了，他抱怨說那幾段火藥線不能再把他那撕破的褲子縫攏了。其他的人就三三兩兩地交談起來，看看他們的日程表，抱怨一陣，或者走到那工會書記等候着的小棚裏去。

跛腿的，缺陷臂的，臉上包着綳帶的，和胸部下陷的人站在一堆。有一個孩子在抱怨說，「他們讓我做一個大人的工作，可是看看我的工資，一個小錢也不多，他媽的。」狄克暫時離開領錢的行列，去和一個斷了一條胳膊的朋友說話。後來終於輪到他領錢了。

他趕緊跑到食堂去取暖。在破爛的活動桌子的那一面有五個人排着隊在慢慢地向櫃台移動。另外有一些人托着肉餅或臘腸在人叢中向長檯那邊擠過去。愛說笑話的約尼走進來，經過狄克身旁，假裝被手裏很重的工錢壓得抬不起手來。有些職員在一邊閑談。一個留着皇家空軍式短髭的醫生向裏面望了一下，和一個職員說了幾句話，然後帶着他的藥箱走出去上汽車。有一會兒他汽車的馬達聲和震顫的礦坑帳幕發出拍拍的聲音混成一片。

狄克弄到一杯茶，在桌旁坐下來。其他的人在他周圍談笑着，但是他覺得和他們合不來，也並不疲倦，卻像在憂鬱的惡夢中似的。最後一件賠償案子處理完了，一個殘廢者由他那蒼白矮小的妻子扶着走，付賠償費的事務人員闖上他們的賬簿，互相說了幾句懶洋洋的廢話；一個職員趕緊出去和他們之中一個說話。發工資的事務員們把剩下的工資袋收攏來，跟帳頁核對。拿着筭帚在屋子的一頭蹣跚地走着的紅薩拉走過來，很自信地說道：「我受了人家的侮辱。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她很快地又噁哩咕嚕說了些什麼但是他聽不出來。職員們都走了。工會的委員們聚集在他們開會的那個大而通風的屋子門口，麥克也在裏面，還有那個急急忙忙的書記羅比和那個慢吞吞的主席鮑貝，這是一對「如此等等」先生——他們兩個在演說中都習慣用「如此」或「等等」來填空。

「預備睡在這裏嗎？」那女孩子一邊擦桌子一邊問。

他走出去瞪眼望着礦坑口，雪的世界，低沉的天空，他感到了他在緬甸養傷時所感到的情形——祇是一條腿受了輕傷，但是已經足以使他震驚了，使他感到他的復元好像是重新發現了世界似的。他曾經躺了好些時候，細看那被天空襯托出的變幻的樹枝的花樣，或者用鉛筆尖描着樹葉脈絡的複雜的

網狀組織。每一件東西却好像又奇怪又有無窮的趣味。護士眼角的細微的皺紋，或是一隻螞蟻拖着
一塊大的麵包屑。我爲什麼到這裏來？我在這個奇怪的世界上做什麼呢？我要什麼？

尖銳的寒冷，低沉的天空。什麼東西在分崩離析。英國在發生什麼變化呢？維繫人們團結的是
什麼呢？樹枝在天空中伸展着，天花板上反映出火焰的閃光。他感到一種嚙着他的肋骨的恐懼，他的
身體似乎是空虛的，脆弱的。好像身體裏有什麼不對，但是也有許多好的事情。麥克的熱誠的笑，瓊
的又溫柔又明朗的微笑，工人們傾聽着漢德森，漢德森本人和羅米歐和朱麗葉中的詞句。對於恐怖，
殘暴的回答。對於死亡和死亡的恐怖的回答。突然，他向前走進溶雪中去，恍然醒悟他要和瓊結婚，
在她的懷抱中他會感到安全。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離開那企圖摧毀許多好的事情，把它們磨折和鎖
閉在冰冷的死亡中的隱藏的敵人。向瓊和一切伸出歡迎的手的人走前一步。

十五 約克郡

他又去參加了兩次討論會，但是不像第一次那樣感興趣。這兩次琪兒都沒有到。那輛跑車現在
完全是他的了。他把這輛跑車加到公司的汽車裏面，作爲那種藉經費開支，旅費或招待費等等的名目
來逃避或減少納稅的複雜制度的一部分，這是施溫頓和所有其他公司所用的方法。在週末他帶着華
敦或柯林開了汽車到鄉間去，在偏僻的地方喝酒，談論政治和討論反政治。

當地各報登出了約翰·施溫頓署名的一個聲明，警告說除非立刻有煤送到，他的工廠就要停工。

司博朗報紙的社論責備政府教條式的措施，把黨的口號放在國民的需要之上，無恥地支持社會主義的無能，來反對私人企業的技术和能力；約克郡，英國，以及大不列顛的繁榮正受到威脅，憤怒的人民還要等待多久才把這批蠢貨和惡徒們從他們竊據的權威座位上趕走呢？但是沒有再發生什麼事情。也許是施溫頓的生病打亂了一切，也許當初只打算發表這封信和這篇社論。

聖誕節過去了，施溫頓家沒有舉行慶祝。施溫頓自己在養病，需要安靜。儘管施溫頓太太有一種陰鬱的感覺，認為家裏不過聖誕節是得罪聖靈的，年輕的女孩子們都到她們同年齡的朋友家去住了，喬愛絲到哈洛格特去住了一個星期。基特爲了逃避他母親的抱歉的眼光和各種邀請，就去和白里安喝酒消磨時間，仔細地計劃着大胆的逃亡遠航——到夏威夷或布拉克普爾去，到月山[⊖]或爪哇去。

『你爲什麼不到達克家去呢？』他的母親問。『他們打過幾次電話了。』

他回答說：『我要是去的話，就免不了要遇見達克那幫人，那我還不如向水族館的魚做做鬼臉好呢。』

在政治上他的意見和華敦的越來越相同了。華敦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曾經受到朋漢的企業管理革命的打擊。華敦雖然仍舊堅持自由主義是理想的，但是他現在認爲企業管理者制度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問題是在盡可能迅速有效地採取這種制度，希望自由主義者的世界會隨着生產的增加而

⊖ 月山：在非洲。——譯者註。

⊖ 朋漢：生於一九〇五年是美國極端反動的哲學家，曾著書，名企業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大意謂資本主義社會一定要經過該種革命才能夠到達由企業管理者所支配的社會。——譯者註。

出現。『就是在這一點上我和朋漢的意見不同，』他說，『雖然我看不出你怎樣能不同意他所說的大部分話。那不是我們所喜歡的，但是我們怎樣來阻止它呢？不能，他是正確的。像你的朋友柯林所說的，那是人與人的關係本身就是個悲劇的又一證明，說這種話又有什麼用呢。朋漢的回答是反問把整個人與人的關係叫做悲劇或喜劇有什麼意義呢？悲劇和喜劇祇不過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發生。並沒有一個背景可以用來判斷整個人與人的關係。那祇不過是偶然發生的事。』他點了點頭。『不錯，這把我駁倒了。』

基特現在也感到相當滿意，覺得有一些冷酷的力量在支配着這種關係，而他自己就在這關係裏。因為朋漢所說的這些力量，使他的問題簡單多了。他靜聽着華敦一邊用叉子在咖啡桌的桌布上劃着平行線，一邊在闡述這種制度。他們剛去參觀了黎芝的畫廊，感覺到需要喝喝咖啡，談談話。

華敦爭辯說，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已經落伍了——也就是那種永遠使世界市場在瘋狂的旺銷和極端的蕭條之間擺動的浪費的競爭方式。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表明了國民經濟可以管理得更有利於每個人。將來要靠一種大的國營企業，國有化委員會的制度，來經營主要的企業，消滅浪費和低效率。施溫頓先生或基特爲什麼不可以作爲企業管理者的優秀份子來經營他的工廠呢？祇要實際的權力是掌握在他們的手中，至於所有權是否由法律規定下來又有什麼關係呢？

『不錯，』基特說，『但是在過渡時期，我們對於工人的要求採取什麼態度呢？比如說，如果他們罷工，我們支持他們呢，還是向他們作鬥爭呢？』

『我想，如果他們的罷工是正當的，爲了反對現存制度的浪費和不合理的低效率，我們就支持他

們。』

『那麼你怎樣來決定他們的罷工是不是正當呢？』

『我知道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認爲在需要全國性的裁判的事件上來使我們自己的工廠不利是不公平的。』

『你那天晚上還不是對山姆說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對立現在已經不流行了，這兩種人都團結在一起等等的話。』基特不留情面地說，很高興能夠把他自己的難題轉移給對方。

華敦的臉紅了，『不錯，當然是我說的，我這麼說是正確的。但是你這樣簡單地說辦公室人員必須隨時響應工廠工人的罷工並不能考驗這種真理。』他打算反擊過去。『你自己響應不響應呢？』

『有正當的理由，我就響應。』基特微笑着說。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基特去翻閱畫廊的目錄，他們開始討論魯本茲①和浦桑②的作品，華敦喜歡浦桑作品中他所稱爲『智慧的光亮』的東西。基特由於執拗的脾氣，爲魯本茲的作品辯護。『不錯，畫得過火，過份華麗，過份炫耀，華而不實。但是人生不是一個靜止的圖案。甚至於連我們的打牌計分搞起來也像瘋狂似的。使人興奮的是一個正在做成的花樣，而不是一個已經成了定型的花樣，人生永遠不僅僅是爲了生活，否則就根本不是人生，而是已經接近了死亡。不，我還是喜歡魯本茲。』他被他的論說迷住了，停止了談話了，感到毫不在乎起來。他想，我得趕緊去看琪兒，和她戀愛。他

① 魯本茲（一五七七——一六四〇年）：法國畫家。——譯者註。

② 浦桑（一五九四——一六六五年）：法國畫家。——譯者註。

不由得說出來，「你看，琪兒倒適合於坐着讓魯本茲畫出她那種漂亮的形像來。當然不是從頭到腳都那麼豐滿，不過有那種同樣的感覺……」

華敦的臉又紅了，拿出了他的香煙盒。「你看，基特，我想你是慣於把你的思想樓閣大規模地建築在純粹的個人基礎上。我說話直爽，請你別介意。你是真對社會主義感到興趣呢，還是祇不過爲了反對你的父親？你是……？」他的語聲漸漸消失了，點了一枝紙煙。

基特微笑了，覺得很得意。因爲他初次看清華敦是多麼傾心於琪兒。「當然，你所說的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我和每個人都是真實的。我們不能把情感和思想劃分出清楚的界限。」他現在更加想窘住華敦。「就拿琪兒來說罷。我確實很喜歡她，你也許會爭辯說，我要把她強奪過來是因爲她代表了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要是她投降了，我還用得着再和我父親作鬥爭嗎？我是站在他的一邊，作踐那些被壓迫者。要是她不投降，那麼我就遭到敵視，因此我也還是跑到他那邊去。」他大笑了。「也許你會從完全相反的一面來分析這問題。要是琪兒屈服，把我擁入她的懷抱，那麼我就成爲工人階級中的一份子。要是她抗拒我，那麼就教育我去尊重她和她的階級，而我呢，就站在她的一面來維護人類的尊嚴。」他又大笑起來，弄滅了他的紙煙頭。「分析是雙刃的武器。我想弗洛伊德^①自己說過這話，而且可能說得很對。那一天，柯林告訴我說，那個女人華耐怎樣地對他報復。你知道他把女人看成閹割過的男性，認爲她們的一切活動是由於對男性生殖器的羨慕所支配的。那麼華耐就把男人看成沒有子宮的女性，認爲他們的一切生產活動是一種企圖證明他們與母親有同等地位的努

① 弗洛伊德（一八五六——一九三九年）：奧地利資產階級心理分析家。——譯者註。

力。這兩種分析都是真實的，而且都使你得不到什麼結論。」

「不錯，」華敦說，「我知道你能夠把一切分析都推演到失去平衡，摔交，顛倒的地步。但是這並不能證明在分析的初步階段是沒有道理的，假使那些論點不被抽象化了的話——假使那些論點在適當的時機用來和一般的運動相結合的話……」他的手顫抖了。

「又是那個老問題。什麼是再結合的適當時機呢？什麼是正當罷工的標準呢？一切東西隨時都是有關聯的，每一次罷工都是正當的。每一件事情都企圖使它本身抽象化，來避免發生聯繫；每一次罷工都是不正當的。」

爭論完全在名詞上概念化了，然而兩個發言人都感到心裏湧起了有力的對抗心理，壓迫着胸膛，使得說話困難起來。兩人都很小心，清晰地說着。

「那麼，你怎樣來分析這一切呢？是不是純粹的對社會的責任感迫使你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是不是……？」華敦的語聲又減弱了。

基特回答了他沒有說出來的問題。「你的意思是說我必須明確我對琪兒的感情罷。我不能祇打算用在我心裏叫喊的四種矛盾的動機來引誘她。的確不錯。實際上我根本沒有什麼一定的動機。而且實際上我也不打算引誘她。假使有什麼引誘的動作在進行的話，那是在她的那一方面。可是不要弄錯了。我並不是說她個人在追逐我。要是那樣倒好啦！我是從社交方面來說——她給我的感覺是有一種不好去鬧着玩的力量。」

「你看，」華敦說，「你總是說得太過火。」

「那麼，說說明顯的事實罷。她總是避開我。我想她不喜歡我——或者至少她不信任我。當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到她的談話祇是一種政治任務——要了解敵人的心思。要是用一種同情和耐心的態度來對待我，我也許會透露一些有用的情報，或者我甚至可能轉變過來。你爲什麼覺得她和那淺赤黃色頭髮的傢伙會來參加你的辯論會？」

「他們喜歡聽自己的話聲。我們都是這樣的。」

「不對，他們來是因爲那是一個有用的聯系的場所，一個招募人員的地方。他們確實感到很乏味，和一羣政治上的文盲和自我陶醉的人來談話……」

他以前並沒有想到這些，但是爲了要刺痛華敦的心，他突然看透了琪兒和她那幫人的動機。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一切事情都是作爲策略來做的，都作爲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沒有自發的和正常友愛的事情。不能容忍別人的意見，祇不過想用手段來使他們達到一致的意見。並且把他們拉到正確的路線上來，或者至少使他們變得中立，直到他們能夠很安穩地被壓制住爲止。他雖然是在激烈地攻擊華敦，結果却變成激烈地攻擊琪兒了，他覺得這個爭論把他所需要的線索給了他。他在琪兒的影像面前不再感到恐懼，畏縮。現在他所需要的是和她較量，考驗他的女子性格，看是否連這也成了祇是一種政治武器。他確實相信他現在能夠了解她，而且爲了證實自己是對的，要揭露出她的真面目來。附帶還要使華敦明白他自己是一隻笨瓜。

「我想你說得太過份了，」華敦竭力想顯得公正地說。「我聽見她好幾次批評她自己的同志們太局限於小圈子的生活，祇和他們自己的一些人在一起，而忘了怎樣和普通人談話。」

『普通人，』基特不由得冷笑地說。『你把討論會的會員叫做普通人嗎？』

『我想你太激動了，』華敦說。基特也知道他的指責是對的。他把女侍者叫了來，付了賬，華敦略為推讓了一下。他們臨走的時候，他撿起畫廊目錄，又想起魯本茲畫的海倫·福門特，在他心裏被壓抑的東西爆發了出來。一種對於享樂，接觸，和肉體的慰藉的極大渴望。很奇怪，琪兒和魯本茲會成爲兩個對他起這種作用的力量。

他們在拐角上分了手，因爲華敦要留在黎芝等將要舉行的音樂會。基特向他停放跑車的停車場走過去，自動地從衣袋裏拿出那個裝着海禮·曼遜的信的弄皺了的信封。雖然他接到這封信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可是還沒有好好地看過一遍。常時他一看到那署名就把信裝回信封裏，帶着不舒服的感覺把它放進衣袋。後來他就忘了去讀它，現在在他無意中又遇到它，他瞪着眼睛，好像遇到一個討厭的人抓住他的鈕扣不讓他走開似的。於是他站住了，勉強地讀着那封信：

親愛的基特，多麼像往時那樣看見你那張憂鬱的，懷疑的臉在夜晚出現啊。我不止一次想要知道你的近況如何。我也許會到黎芝來看看紡織品博覽館等等的。大學裏的猶太文學會曾泛泛地建議給他們作一次談話——考爾得斯東是一個舊相識，你認得他嗎？我在寫一些關於早期工業發展的文章——這是爲我自己寫的，並不是課程中的一部分。所以也許我們可以不久在一起喝喝酒，對着大盞酒淚，來追念我們快樂的回憶。

有一天晚上，我想到當我們唱着國際歌經過赤道時，你並不怎樣熱心於世界的革新。我想你

的患病倒是一種運氣，不過你因為沒有像我們其餘的人那樣在緬甸經歷過一番，所以就遭到了損失。我的意思是說你損失了一些使那支歌的回聲難以忘記的東西。

當工黨勝利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指揮官下令作一次檢閱，告訴我們說這是一〇六六年以來最大的災難。他差點兒哭了。總之，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受檢閱的全體士兵都同聲大笑起來。你想得到他氣得發昏了。

我想你知道嘉文在緬甸是怎樣犧牲的。艾力克也是，他是在游泳的時候，被日本狙擊兵打中的。上次接到狄克·白士德的信，知道他還在新加坡，但是我遺失了他的信，沒有給他回信——後來我找到他家裏的住址，幾天前寫了一封信去，恐怕他還沒有收到。道·韋爾遜失去了一條腿，可憐的傢伙。

哦，紙已盡了——就像瑾·奧斯汀◎時代的人常常說的那樣——那麼，再談罷。

你的朋友海禮·曼

他覺得自己的臉在發燒，腦子裏滿是混亂的思想。他不由得對海禮的話起了反應，又聽到在酷熱的海洋面上和熱得發燙的甲板上飄蕩的歌聲。但是他也感到不安起來，感到過去的這種喊聲中隱藏着的危險的控訴和威脅。至少是在海禮所給與那種喊聲的形式和聲調上感到了。他想把那封信扔掉，接着憤憤地又把信塞進衣袋，然後才大踏步地繼續往前走。

星期一，他在大門外邊等琪兒。「我車子準備好了，」他拉着她的胳膊肘說，「我來送你回家。」

「你忽然間變得專橫起來了，」她微笑着說，並不完全是嘲笑。「可是我太煩惱，太疲倦，太匆忙了，無法來拒絕你。」

當她坐在他的身旁，他們在擁擠的路上開車回家的時候，他接着說道：「而且，我要一直把你送到家。不是祇送到街的盡頭。我要見見你的孀母，使她喜歡我，然後要同你去看電影。」

「看電影！」她抗議起來，更深地陷入她的座位裏去。「不要過份利用人家暫時的弱點罷。」

「我正打算這樣做。你看，你總是口口聲聲地羣衆和 W. C.——工人階級，不是廁所——可是你却輕視他們的娛樂。他們一半的語言和十分之九秘密的幻想都是從影片和下層社會談話中得來的，要是你不屑於去看那些，那麼你想怎麼能夠找到影響人們的那一套話呢？」

「我倒不知道你這樣熱心要幫助我找到那套話。」

「不是的，我想能看看你的人性的一面，是很有趣的。我抱着銳敏的懷疑，覺得你骨子裏是一個真正很好的女子。」

「要愚弄你再也沒用了，」她說，閉着眼睛微笑着。「什麼片子？」他要繼續看着她的側面，但是在熱鬧的街上是很危險的。她懶散地坐着，膝頭分開，衣服縮到膝蓋上面。她沒有穿襪子，他欣賞她那堅實豐滿的膝頭，想起阿爾道斯·赫胥黎^①在他的小說中所描寫的海倫·福門特的臃腫的膝頭。但

^① W. C. 一般是廁所 Water closet 的簡稱。這裏特故意用來簡稱工人階級 Working Class。——譯者註。

是那是審美力不強的赫胥黎，即使是患最嚴重的消化不良的知識份子也不會說琪兒的膝頭腫腫——也不會說瘦削。他咬緊牙齒開着車，感到一切都不在乎，祇要獲得琪兒。她那打瞌睡，懶散的姿態給他一種強有力量的感覺。她信任我，他狂喜地想着。但是這時她忽然驚醒，坐直了，拉下衣服。「我剛才說的什麼？」

「你問我什麼片子，我告訴你說我不知道。你們的工人階級到當地的小電影院去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放映的是什麼片子。他們祇管去看電影罷了。那是一個俱樂部，鴉片窟，為擁抱或睡覺用的隱秘的黑暗場所——各種各樣的東西，但是決不是個看得到藝術經驗的場所。」

「那麼，去看電影的目的是什麼？你是打算去參加俱樂部，吸鴉片煙，擁抱擁抱，或者去睡覺的嗎？要是你說的是正確的，電影院祇是一個窒息的場所，使人想到資本主義的價值是人類永久的價值，那麼我去參與這種麻醉的生活會得到什麼益處呢？」

「有待證明。阿門，阿布拉加達布拉^①。你所說的一切都是用來反對你自己的。潔身自愛，缺少幽默，討人厭的優越感——你承認了對你的一切指責。所以註定了有一天晚上你是要落在我手裏的。」

她假装屈服了，嘆了口氣，他的自信心更加強了。他又感到自己好像勞倫斯小說中的主人翁，使他那犯了唯智論錯誤的女人回復正常的馴服。車子在街上正確的門牌號碼跟前停下——她以前告訴過他她的住址——他說：「現在我們先和你孀母喝杯茶，然後我同你一起出去。」

① 阿爾道斯·赫胥黎：一八九四年生，英國作家。——譯者註。

② 古時騙病的咒語。——譯者註。

她不再反抗，走進屋去，他跟着她。房子又小又骯髒，那位嬸母，密里·維塞斯太太在悶得叫人透不過氣來的會客室裏點煤氣爐。「原來你就是施溫頓先生，我真想不到，」基特注意到，儘管琪兒在政治上很嚴格，可是却曾經對她的嬸母提起過他的名字，他感到高興。「真是奇怪，但是不是不可能。今天下午我從茶杯裏就看出有客來。會有誰來呢？我說。因為很少有客人來看我。所以我再看看，還是看出有客人來。一位男客，一位紳士。原來是你來了。」

「到這兒來，」琪兒喊道，「你們兩人都馬上來。」

「對烤鬆脆餅更方便些，」維塞斯太太自己承認說。「對了，對烤鬆脆餅更方便些。對了，我們還是守着鬆脆餅罷。這又是一樁怪事。我難得買鬆脆餅的，可是今天我出去一心就想着鬆脆餅。噯，琪兒，當然我們就要來的。」

他們沿着狹窄的過道，來到安適的廚房裏，那兒桌上鋪着藍白方格的漆布，爐架上有一對壯麗的磁狗守在一架座鐘的兩旁。維塞斯太太是一位彎腰曲背的老太太，黃白的頭髮上罩着個髮網，她趕緊走過去拿下在烤叉上冒煙的鬆脆餅。她問琪兒心裏在想什麼，請施溫頓先生在扶手椅裏坐下，並且把他介紹給一隻耳朵被咬破的凶惡的灰色貓，這隻貓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走出屋去。「我常常聽見講到你，施溫頓先生，你能不能勸琪兒再去學校當教員？那更適合於一個大家閨秀。」

「給他吃鬆脆餅罷，」琪兒說，「我去換衣服。」她剛在水槽裏洗完了臉和手，臉給手巾擦得發亮，對基特笑了笑。

維塞斯太太在鬆脆餅上塗了黃油，倒出茶，一面對基特述說已故的維塞斯先生的品德，說他曾經

在一個合作社的雜貨店裏工作過，在斯卡巴洛海濱看洋片的時候死的。『我想一定是什麼不正當的東西使他精神受了震驚，』她解釋說，『因為他是一個嚴格禁酒和守安息日的人，一年四季，無論白天黑夜，隨便什麼時候，沒有一次不是在我和他一起跪下來祈禱以後才上床睡的。可是我自己也去看看，那裏面實在只有規規矩矩的約克郡美女的照片，幾乎在每張照片上都有一道虹。不過，我在他的綠色箱子裏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封很奇特的信，一個叫阿達的女人來的信，不過那是五年前寫的，談到巧克力，而醫生堅持要量血壓，真的爲什麼不量量呢？特別是我忘了說我們在蠟品陳列館剛看過「巴斯謀殺者」。阿爾伯特極不滿意他的湯裏面的防風草，他有理由這樣，因爲我事前寫信警告過他們，他像一個基督徒似的忍受一切，但是就是不能忍受防風草和漆布。電燈泡使他兩眼之間發痛，可是對於這件事就和對於其他大部分的事件一樣，他聽天由命，帶了一個綠色的遮眼。我請求你再吃一塊鬆脆餅，否則琪兒要罵我了，他有一次甚至帶了一隻金絲雀回來，可是這是在他叨了一隻海泡石煙袋讓他的同事給他畫像之前的事，在那個同事因爲舞弊判了五年徒刑之前他一直認爲那個同事很輕浮，他並不是真喜歡出去——真是一隻老就在爐子旁邊的貓，住在隔壁第二家的那位患靜脈怒張的加斑太太就是這麼說他的男人。』

琪兒穿着一件剪裁合身的綠色衣服下來了，基特趁這機會跳起身來，鬆了口氣，把剩下的茶都潑翻了。『你確實穿了足夠的羊毛內衣嗎？』維塞斯太太關心地問她的姪女。『天氣不正常，我骨頭裏感覺得到，麵包房的貨車在布林白爾街滑得多厲害，如今的煤氣簡直不行，住在鄉下就有一個好處，你可以出去撿柴，可是在這兒煤裏面全是石塊，還貴得不得了。我真不知道應該責備誰——不要對我

說，琪兒，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就是說得對的話，也不能使我在寒冷冰凍的早晨溫暖起來，施溫頓先生不像我那麼了解你，你一定要帶着你的藍圍巾。」

於是他們走出去了，基特開動了車。過了一會兒，琪兒很厭倦的說道，「這是到你那給人人性的電影院去的道路嗎？」

「一條條道路都通往奧迪安電影院，但是我改變了主意。我們到一家我熟識的酒館去吃飯。」

「路旁的酒店。好傢伙，你好像要實際來搬演一下好萊塢的劇本，倒不是讓我去看銀幕上的表演。」

他笑了。「就是稍爲簡陋一些，沒有掛了幔帳，專爲兩個人坐的凹室，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只有在星期六，爵士樂隊奏起音樂來才打擾人家吃飯。不過這地方還相當舒服，而且地點很優美，在夜間的小山中。開車回去的路上才好呢。」

大約在一年以前，他曾經同着十幾個其他的學生到那裏去過一次，現在他開始有點擔心，生怕那地方比他記憶中的更俗氣。或者已經關門了。但是不久就從山路的轉彎處看到了它閃亮的燈光，於是他把車子停在其他十幾輛車子的旁邊。

「英國真有關佬，」琪兒說。但是她讓他領着走進了溫暖的、不公開的酒吧間，裏面有光亮的酒櫃，穿着白衣服的侍者，侍者的口音是介乎芝加哥和麥爾西碼頭之間的。基特鼓勵她面對着兩杯威士忌酒把她的憤怒化爲語言。「雖然受了戰爭很大的破壞，而且我們在這裏也不像在南方各郡那樣看得見靠利息生活的人，但是英國還有這些不義的收穫，掠奪着世界，真是多麼可恥。」

「那麼，至少在這一點上你可以尊重北方了。」

「我是尊重北方的。這是我到北方來的一個原因。我的母親是北方人，所以我有親戚在這裏。一切都比南方好，南方盡是大批退休的銀行經理和曾經在印度服務過的文官，還有些老處女，她們的曾祖都是收買了賺錢的股票的。」她打了一個戰慄。「大家都在靜靜地咀嚼着亞洲人的骨頭，吸着非洲人的鮮血。」她大笑了，他原諒了她這種辭句。「這是我幾年前寫的一首詩裏的句子。我曾經感到非常憤怒，非寫一些有火藥意味的自由詩不能睡覺。的確，我有時想到在一個充滿了惰性的，染着鮮血的吃利息的羣衆和他們的高尙的貧血症的國家中，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會有什麼意義呢，想到這點，我實在有些沮喪。」

「好，現在你發洩出你胸中的憤怒了，暫時忘記一下這世界罷。」

「不那麼容易。」

「也許比你所想的容易些。」他向後靠着。「好，讓我們來談談你的主張。我並不是說接受你的主張。關於英國的中產階級，有半打更好的解釋呢。但是假使你所說的是真實的，那麼你所心愛的人階級中有一大部份的人却染上了並非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紅色。這種色彩是在你那吃人的宴席上他們熱切要求分享到的一部份。可是，無可否認，他們得了你所謂中產階級的文化貧血症。完全是些動物畫和不和諧的和絃，聖樂代替了音樂，與自然主義代替了藝術。英國的工人階級也許有世上最低級的趣味。並非表面的狀態，而是深深的種了根。這不是一種理論，而是可以見到的事實。」

「你不知道鬥爭多麼會使人改變，」她說着向屋子裏周圍那些伶俐的談着話的喝酒的人望了一

下。『但是你所說的還是真實的，足以使那些想再看到英國成爲一個像樣的國家的人聽了頭痛。』

『一片綠色的可愛的土地。』他指着她的衣服，『一件綠色的可愛的衣服。帶給我慾望的箭……我看見你穿了這件衣服的時候，我希望革命性的變動——不在英國而在你的身上發生。這是對於整個生活的認識。』他把剩下的威士忌酒喝完，有勇氣說出了他所需要的。『辯證地說，親愛的，你真可愛，假使我還沒有爲你顛倒過，那麼我現在就爲你顛倒了。』

『有時候你倒是能夠很迷人，』她說着舉起了一隻手，『憑着馬克思及所有恩格斯的名義起誓，請別說你認爲給人迷了或者迷人是資產階級作風。不是的。資產階級的唯一特權是榨取剩餘價值和造成自我隔離。』她笑了笑，『的確，我在十六歲時有一段時期一想到用魅力迷人就感到痛恨，我曾經抿着嘴唇，剪短我的頭髮，穿着最難看的襯衣。』

『是什麼使你改變的呢？』

『我的哥哥。他迷戀着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我在她面前就感覺到羞慚。起初我反而變得更糟，後來我一下子改過來了。』

『那麼，從那時候起，你就變得嬌媚了罷？』他帶着企圖掩蔽他那茫然的嫉妬的微笑問道。

『有時候那樣，有時候不那樣。』她大笑起來。『在社會主義或者不管什麼主義之下，你對於性的問題感到什麼煩惱呢？』

他皺了一下眉。『我不知道。我想我是在嫉妬。』

『嫉妬什麼？』她用尖銳的口氣問。

他探過身去。「讓我們再喝一杯就吃飯。」

她點了點頭，他還來不及攔住她，她就拿起她自己的杯子，隨後又拿起他的杯子，走向酒櫃去。他跟着她走來。「你不能替我添酒。」

「怎麼不能。你去坐下。」

他聽從了她，她拿了兩杯威士忌酒回來。「現在對我說罷，你說嫉妬是什麼意思。嫉妬什麼？」

「並非對於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件事情。祇是對於你的過去。因為我不了解它。我想一切的嫉妬都有點像這樣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一起生活，他以為知道她的內外一切。忽然他發現她和另外一個人在打交道。使他傷心的是她變成了兩個女人，一個是他所知道的，另一個是另外一個男人所知道的。於是他感到痛苦，他不能夠再感到安心。」

「但是我們並沒有生活在一起呀。」她笑着說，他覺得她害怕他們的談話會轉到這方面來。

他握着她的手。「我想假使我不對政治感到興趣，那我們就決不會相遇，但是正因為我們是在政治上相遇，我就不能很容易地把你看成一個普通的女子，琪兒·維塞斯。你完全和我正打算了解和應付的那個著名的工人階級攪在一起。我覺得要是我能夠了解造成了你的那過去的一切，那麼我才能夠真正的知道我自己在這個混亂的局面中的處境。」

她縮回手去，可是倒似乎很高興。她用手向後順着她的頭髮，對他笑笑，喝着酒。「這是把大部份的責任加在我的肩膀上。但是我並不反對。你知道，我確實佩服你現在的努力，我希望能夠幫助你。你無論做什麼，不要失去社會地位。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失去社會地位就是失望，並且很可能得到最

壞的惡果。你只要看看我們今天大部分的作家。」

他聽了她的讚揚，非常高興，他覺得她那批評性質的結論多少有點不相干。他確實知道他畢竟走上了她的道路，很想再握着她的手，但是她的身體向前靠着，兩手托着她的下巴仔細地端詳他。他想到她說她是多麼漂亮。不錯，是漂亮，高貴，完全不是好看。

「據我所能記得的，我曾經恨過我的父親。他那麼寵愛我的哥哥，約翰。我想關於這事我以前對你說過一點。約翰——」他的語聲發顫了，他又喝了口酒。「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自己會成爲這家廠的承繼人。相反的，我覺得我很像是個被剝奪了承繼權的人。」他重複一遍這句話，彷彿這句話代表一種突然的新的發現。「是的，被剝奪了承繼權的人。父親是一個死心眼的人。他決定使約翰成爲繼承祖業的兒子，祇把我看成一種附屬品，跟女孩子差不了多少，所以會有這些附屬品是因爲妻子們在完成了生產唯一的嗣子的任務之後還盲目地生育。他甚至於不把我當作頂缺的一種保證。他從來不曾想到老天爺會對他這樣惡作劇，把約翰奪回去。」

「我想你讓你的父親過份佔據了你的思想中心，」她慢慢地說。

「不，」他堅強地回答。「一個人需要了解。充份地了解，否則那破裂是不會完全的。關於他，我了解了很多，但不是一切都了解。關於你，我了解了很多，但也不是一切都了解。」

她沉思地說，「那給他的打擊一定很重。」

「我想是很重的，」他皺起眉頭。「我還沒有很同情地這樣想過。」他的語聲低了下去。「這是對我不大體面的事情。當我接到母親的信的時候，我並沒有爲約翰感到一些悲哀。一種精神上的打擊，

然後想到父親的計劃被打破，感到又辛酸又快樂。」他嚥了口唾沫。「雖然後來我覺得不同了——其實是非常不舒服……」

她還盯着他。「不，基特，你確實在那類事情上想得太多了些。要是我們用強酸試驗得久了，我們都能在我們的鋼中繼續找到劣質合金，但是要緊的是鋼的一般強度。」

他感到很愉快。「如果你不費心去找缺陷，那麼你怎能夠信得過那鋼呢？」

「我們當然需要考驗。那是另一回事。」她笑了。「很好，坦白對坦白。我的弱點是使我自己在外表上表現得比實際堅強。我養成了一種相當冷靜的外表，這是與內心的我不太符合的。我樂意讓你覺得我是一個堅定的不妥協的同志，心地像活塞一樣的單純。可是這是你要求我這樣的。我多少總覺得有點害怕，害怕自己不能應付某種局面，不會說該說的話，不能給與那些指望我們的人們以正確的領導。我並非自誇在一切事情中多麼不平凡。一個人每天都在學一些東西。但是沒有一個人是鑄成就像鋼鐵的人似的。」斯大林。你知道，那是一種新的鋼。愛和鋼融合在一起。」

「我不喜歡拿金屬做比喻。用這種比喻的拙劣詩人太多了。人是一種微妙的東西。」

他站起來，伸手去拉她起來。可是她已經站了起來。不過在他們走進餐室的時候，他還是挽着她的胳膊。他們一直帶着一種高興親熱的感覺吃完那頓松雞和葡萄酒的晚餐，最後喝了白蘭地酒。琪兒終於讓他付了賬，他們又繼續談個人的身世。基特感到又溫暖又快樂，同時也感到精神抖擻，說了許多他想吐露出來的關於他自己的事情，琪兒雖然話說得並不多，但是也附和着他。有一次他握住她的手，吻着手心，那是一隻寬闊的手掌，一點不柔軟。但是他覺得他喜歡這樣的手，一隻強有力的手。她

用大拇指和手指輕輕地按他的面頰，然後才放開手。

後來在十點半時，她說，「該是回去的時候了。回去路上還得化時間，明天我還有工作。」

於是他們走出酒店，進入夜的景色中，雲已經被吹散，寒冷的星星在閃耀着。「哪裏還有一條毯子吧。」在彎曲的下坡路上他有一會兒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他有許多話要說，多得不知道該從哪裏說起。她打了個哈欠，先開口說了。

「今天在廠棚裏真像在地獄裏一樣。冬天的星期一早晨總是像地獄。廠棚簡直是北冰洋。星期六中午關閉了暖氣，直到星期一早晨七點才開放。」她打了個寒戰。「你不能相信當你接觸那些機器的時候機器有多麼冷，套在機軸上的皮帶從四周給你送來一陣陣的冷風，玻璃棚頂上常常結了幾吋厚的冰，一層層冰冷的空氣降在你頭頂上，廠棚裏充滿了潮氣和冷氣。嚇，冷氣一直鑽進你的骨髓，使你無法結線頭。緯線斷了之後，你要找斷頭，休想摸得到。」

「難道沒有辦法嗎？」他不高興地問。

「辦法是有的，那需要時間和金錢。事實上等於沒有辦法。」

「我對我爹爹說去。」

「你要是這樣的話，那我就不再對你說了。碰巧我在的地方冷風格外多，因為正對着一架電馬達。」

「我想總要有人在那地方的。」

「可以擺個屏風。不過那得費時間花錢，還不能把一切的東西堆得亂七八糟。」

「我很抱歉，」他說，「我會去看有什麼辦法可想。」

他又取守勢了，她却好像比任何時候都更不在乎似的。但是她又用一種溫和的聲調回答說，「你不能那樣辦。我是對基特說話，不是對小老闆說話。請你……」

過了一會，他覺得好了些。「謝謝你，琪兒。今天晚上我很快活。」

「那是很難得的嗎？」

「是的。我簡直是一條愚蠢的狗。我老是為一些不必要的和不重要的事情煩惱。」他的自貶祇有一部份是真實的，他這麼做是因為自己預先感到會受批評，是因為要說得過火一點，使別人出來替他否認，也是因為要使自己顯得適當地看得開，但是他的確也有那種感覺。

「你為什麼不下決心呢？你就是因為下不了決心才煩惱的。」

「可是你說過你也害怕和煩惱的，你可是一定下了決心的呀。」

「那不一樣。我可能覺得害怕，但是我也覺得很安全。我在任何時候都有黨的支持，而你却没有。」

「不要那麼有把握。」他稍微有點不高興。「按照你所給那個字的意思來說，每個人終歸都有人道的支持。」

「在今天人道就是黨。」

他抑制不住他的激動，他的厭惡。甚至連琪兒的語聲也改變了。在爆發出來的一陣他無法解釋的嫉妬中，他聽見所有其他聲音都和着響起來，一種模糊的堅硬的回聲，那些聲音肯定了她，把她從任何

親密的溫暖中帶走了。「你讓我想起我的一個叔父。他現在還是一個虔誠的美以美教徒。他和你一樣堅信他那一派會得救。」但是他現在想着的是他的母親而不是他的叔父——想到她爲她的教堂所作的鬥爭，以及喬愛絲和他慫恿她的那種光景。他的生活中有一部份，他並不時常想起。但是想起來時，他覺得琪兒倒是能和他的父親的情形聯繫起來而不是和他叔父的聯繫起來。在家庭方面和權力作鬥爭，決裂，而在黨方面又屈服於權力，那有什麼用處呢？琪兒代表了權勢的威脅，因爲她屈服得那樣徹底，使她自己和某種政治形式絕對的統一起來，否認和這種政治形式有任何衝突的可能。

她也沉默了。也許她也感到無聊和激動。終於她說，「要是你真想知道那種區別，那麼你要比過去再多費些腦筋去想想。」

「我還不完全是個白癡。」

「你並不打算了解。我說的是一個人的整個生活中心的改變……你知道，你使我不容易講話。當我感到你的嚴酷的嘲弄的時候，我就要自以爲是起來，像教課書似地說着話。過後，我也覺得難受。因爲我知道那祇是由於你的恐懼的緣故，而我呢，却很想幫助你……」

現在他們已經進入市街，離琪兒的住處大約有一哩路。他盡力想拋開厭惡的感覺，再回到他們吃飯時的心情。「我們不要爭執了罷。至少，在我們要分別的時候。琪兒，我真想和你爭論出一些結果來，比你所以爲的更進一步地和你一起邁進，我確實很喜歡你……非常喜歡。」

「我也喜歡你，」她很冷靜地說，「大多數的時候都喜歡你。」

「天氣冷得要命。也許因爲這個緣故我們才感到心裏蜷縮得緊。無論如何，我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我確實知道了一件事情——世上沒有一件事情比跟你談出結果來更使我關心了。」

她沒有回答，他煞住了車，停在路邊。然後他轉過身來，盡量在駕駛盤空出的地方，把她抱在懷裏。她沒有反抗，但是也沒有反應。他吻她的喉嚨，吻她的嘴。過了一會她縮回身去，搖着頭，好像要從頭上搖落雨滴似的。「這是不行的，基特。不能就像這樣子。讓我們大家多耐心些……」他又抱了她一會，吻着她耳朵下邊的地方，手順着她的身體側面撫摸下去。但是她不起一點反應，於是他放開了她。我再也不見她了，當他開動車子的時候對自己這樣起誓。但是當他到達她的住處的時候，她開了車門，轉過身來。「多謝你，基特。」接着就探過身來，輕輕地在他唇上吻了一下。然後溜出車去。不知怎麼的，他幾乎又覺得快活起來。

燕遜難得這一次來拜訪他的姊姊。施溫頓先生出去了，去參加市府的什麼委員會。喬愛絲最近兩天住在她的朋友家裏。瑪格麗特向屋裏望了一望，好像要告訴什麼秘密似的，可是祇打了個哈欠，上樓回到她的屋裏去，去縮成一團躺在床上，吃吃巧克力，看看那些描述被正經的男子用強暴手段教化過來的社交界的女子，在星球之間遊歷的女英雄，有好心的鴉片菸鬼，被虐待狂者包圍的天真的金髮美女等類的小說。施溫頓太太在廚房裏忙着預備一頓精美的晚飯，於是就剩下基特一個人來招待客人了。

「喂，你的社會主義怎麼樣了？」燕遜問道，很文雅地在爐火前伸着懶腰，但是，顯得非常枯燥，好像一顆火星就可以使他燃起一蓬火。「進了你家庭的紡織廠後經過了所有連帶的染色，拆線，交叉

花樣，和其中的操作過程等等，你的社會主義還繼續保存着嗎？」他對於自己的談諧輕鬆地笑起來。

「大體說來，還存在，現在我對於事情懂得多些了。」

「知道內部的情形總是好的。」他笑了笑，而基特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好像被人戳穿了他的自誇似的。「我常常對你說，我是一個不信任自由黨的徹頭徹尾的自由黨人。我猜想在英國處在這樣的窘境裏的不止我一個人。我承認我真很困惑。」

「爲什麼？因爲你自己的黨碰了壁嗎？」

「一部份是由於這個原因。但是比那個還複雜得多。」他把手指尖對攏來。「你知道——也許你不知道：今天你們這些自高自大的青年人對於過去的事都知道得很少，尤其是最近的過去，如果你能原諒這種概括的說法——好，你知道，或者你應該知道，在一九〇六年自由黨就像去年的工黨一樣得到勝利。我們有三百五十席對保守黨的一百五十七席。我們發表了很好的社會改革綱領，受到保守黨的報紙攻擊。那時候也和現在一樣，「國家報」的名稱多少有點和「保守黨報」是同意義的，雖然除了倫敦以外，各地都仍然有很強大的自由黨勢力。我們保持着多數，在後來兩次選舉中，雖然減少了票數，可是還很鞏固。」

他停頓下來了，基特就問道，「不錯，可是相似點的地方在哪裏呢？」

基特嘆了口氣。「始終是一樣，現在我們能夠窺視內幕，知道實際發生的不是社會改革而是備戰。」

「這是對你自己的黨一種狠兇的說法。」

「事實使我不得不這樣說。要職讓一小撮被稱爲自由黨帝國主義份子佔住了——阿士啓司^①，葛樂^②，邱吉爾，和其他等人，後來又加入了勞合·喬治^③，他實際上把蘭茲丹^④的保守黨政策接了過來。我們現在知道，即使在選舉的混亂局面當中，當公開討論着完全另外一些事情時，這些人在舉行秘密參謀會議，加入了引起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秘密協定。」

「你的意思是說別人一點也不知道那事嗎？」

「猜疑當然是有的。但是有人在衆院發問時，答覆是用了極有道義的閃避的詞句。當時有幾個大臣甚至聲明說並非內閣的全體閣員都知道這種備戰。後座的議員很勉強地附和自由黨議員的大多數都是急進的，在感情上都反對帝國主義，厭惡在波斯、印度、埃及進行的鎮壓行動。他們激烈地反對龐大的海軍軍備和與沙皇的聯盟。但是他們確實知道的事情很少，他們沒有辦法。」

基特沉思着。「那很有意思。奇怪得很，關於這些事情我們完全不知道。但是他們中間就沒有人發現這種事情而作鬥爭嗎？」

「依·笛·莫瑞爾知道而且還鬥爭過，另外還有少數人援助他。但是報紙拒絕發表他們發現的任何部份。一般議員對於外交事情並不真正很感興趣。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國內社會改革的問題上。」

① 阿士啓司（一八五二——一九二八）：英國自由黨領袖之一。——譯者註。

② 葛樂（一八六二——一九三三）：英國自由黨領袖之一。——譯者註。

③ 勞合·喬治（一八六三——一九四七）：英國自由黨領袖之一。——譯者註。

④ 蘭茲丹（一八四五——一九二七）：英國政治家。——譯者註。

「你的意思是說，」基特一邊深思着一邊說，「現在也正發生着同樣的事情。」

燕遜在火爐前攤開手烤火。「不知道呀。我祇不過很擔心。我的父親是一個熱烈崇拜莫瑞爾的人，但是他從來沒有從他的命運中找到任何徹底的結論。說實話，我也沒有。不過我比我的父親更憂慮。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我才放棄了原來的計劃，不再繼續用我父親收集的材料來寫一本關於莫瑞爾的書。再說，有這麼多的人看不到文件。現在我祇能從我所謂的莫瑞爾早期的看法中來觀察現在的局勢。」

「據你的觀察，」基特很感興趣地說，「工黨政府真的祇不過是在更成熟的局勢中的自由黨政府嗎？」

燕遜點了點頭。「差不多。在今天做着或者沒想着的事情中，我看不出有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作為。歸根結蒂說起來，礦業和某些我們所謂的公用事業，在戰前已經由保守黨圈定了要收歸國有的。一九三八年，白皮書導致煤業委員會和特許權使用費收歸國有——這是保守黨的辦法，與社會主義無關。食糧補助，許可證，管制，這些都是戰時聯合政府的遺產。在教育方面，工黨是採取了巴特勒的主意，社會保險是自由黨領導的各黨聯合政府想出來的。」

「那麼從這上面你怎樣推斷將來呢？」

「使我煩惱的就是這個。也許會像一九三一年那樣引起另一個聯合政府。例如，我們現在知道在一九一〇年兩黨的前座議員在秘密地討論聯合政府，雖然他們極力公開否認。當我看到內閣和議

員們之間，選舉時的政策和內閣決議之間發生分歧的時候，我就看見了歷史的重演。我祇希望結果不要又是戰爭——不要轉到備戰上去，備戰如果不加制止，一定會引起戰爭和世界的混亂。」他很牽強地笑了笑。「但是也許我對於莫瑞爾的研究使我成了有固定觀念的一個人。我總不信任過於單純的事情，自己好像老上它們的當。」

「你能用更確切的詞句來說出你的懷疑嗎？」

「試試看。」他又把手指尖對攏來，注視着爐火。基特瞥了他一眼，然後又看了看爐台上的磁器陳設，他真得和喬愛絲聯合起來強迫他母親換掉這些東西。燕遜慢吞吞地說：「據我看，政府組織，官員，政界首腦，報紙，大企業和大的公用事業現在却相當緊密地結合起來了。實際上他們成爲一個單一的有機體，今天在工黨政府之下他們結合的迅速就好像在保守黨政府之下似的。雖然不完全是同樣的方式，但是本質上是同樣的。什麼東西能夠抵銷這個運動，不使它成爲現在所謂的企業管理者的社會（但我却認爲是法西斯主義）呢？我相信決不是工黨政府的政策。」

「那麼工黨政府的政策怎樣呢？」

「那個政策基本上是不誠實的。那是欺騙人民的政策——給與表面的利益，譬如像免費的公用事業和稍高的工資——但是代價是通貨貶值和增加納稅。那是一個惡循環，希望用手的敏捷來欺騙眼睛。」

「那麼你的解決辦法呢？」

「我看除了自由黨的辦法，恢復自由市場來對抗企業管理者的暴政和「福利國家」的騙局之外，

沒有別的出路。但是這就是我懷疑的地方。不過，我確實相信一點，唯一的另一條道路不是自由黨的辦法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多少像蘇聯那樣的制度。其他的辦法都是發瘋，我不敢看將來的結果。」他低聲笑了一笑，幾乎像是表示不贊成的一聲咳嗽。「這是一個胆怯的聲明，但是相當真誠，基特，我得說如今我渴望真誠，就像在沙漠中的人喊着要水一樣。」

施溫頓太太和推着一輛兩層手推車的女僕阿琪一起進來，車上裝着咖啡，火腿，蛋糕，碎肉餅，蘆筍。阿琪把手推車推到火爐旁邊，一個輪子推進了地毯的褶皺裏。「哦，我的天，」她低叫了一聲。

「好了，阿琪，」施溫頓太太說。「你差一點把咖啡都潑出來了。」

「是，太太，」阿琪說，退到後面去站着，照例凸出胸口和肚子。她打算把圍身裙整理好，却弄得更加歪斜起來。「是那地毯的緣故。我把它弄弄平罷？」

「不要，不要，阿琪，」施溫頓太太說。

「太太，那地毯不平，」阿琪說，好像從此推卸了對於地毯，手推車，施溫頓太太，和整個宇宙的一切責任。「我離開的時候，地毯還是平的呢。」

「好了，阿琪，」施溫頓太太說。「要熱水的時候我再按鈴叫你。」

「電鈴不響，」阿琪說。「祇是顫動，所以我的眼睛老要盯住電鈴盒。」她向燕遜解釋說。「那盒子很高，在門框上面，我老要抬頭望着它。」

「明天我叫人把它修好，」施溫頓太太說。「那麼我不按鈴了，阿琪，過十分鐘你就拿熱水來好了。」

「太太，廚房的鐘快五分鐘，」阿琪警告似地說。「我照那個鐘還是照過道裏的鐘來呢？」

「照哪一個都沒有關係，」施溫頓太太說。「從現在起，過十分鐘把熱水拿來就行了。」

「哦，可是，太太，」阿琪面對着這種遲鈍絕望地喊道。「一個鐘比另一個鐘快五分鐘。你要我拿兩次熱水來嗎？哦，太太，你來，我給你看看那兩個鐘。」她看了一下那架巨大的黑色大理石的、上面有鍍金的象徵英帝國的女人像的時鐘。「那個鐘停了。」

「我自己來拿熱水好了，」施溫頓太太說。

「那很好，太太，」阿琪說，把手交叉在胸前。「我很抱歉，可是這家裏的鐘真把我弄糊塗了。我說廚房的鐘快的時候，也不知道說得對不對。也許是過道裏的鐘慢了。」

「對，對，阿琪，好了，」施溫頓太太說，揮手叫她走開。

阿琪退到門口。「那麼你不按鈴了，太太？我用不着再注意電鈴盒裏的顫動了罷？」

「不用，不用，阿琪。」

阿琪終於滿意了，退出去了。

施溫頓太太很抱歉似地望望燕遜。「如今傭人真難找。可憐的阿琪是有點使人受不了，可是她的性情真好，很情願做事。」她倒了茶，問基特道，「你看見喬愛絲了嗎？」

「她不是在別人家裏住嗎？」

「不，她半點鐘以前回來了，可是差不多立刻又出去了。她到哪裏去也不對我說一聲。」她轉過身來，對燕遜說。「我不像有些母親。我不管孩子們到哪裏去，祇要我知道他們去的地方。嗨，世上有

這麼多重要的事情，我不要拿這些小事來煩擾你罷。」於是她把談話轉到許多親戚們的病痛上去——表兄弟，從表兄弟，姻親，舅舅，舅媽，舅公，舅婆，全約克郡所有的親戚。「真是的，威爾，你記得從威克菲爾德來的脖子後面長着一個瘤的我們的表弟亨利罷。就是太太瘋了，把孩子藏在煙囪裏的那個人，可憐的女人。我就是說他的兒子。不，不是在煙囪裏的那孩子，那時候他在學校裏上學，幸虧逃過了。現在他的太太瑪爾薩死了。你一定記得她那腫脹起來的靜脈。十二指腸潰瘍，多慘？他剛寫信來說他得了腰痛躺在牀上了……」

在路旁酒店吃了那頓晚餐之後，他和琪兒的關係，似乎平淡下來了，一切事情都慢吞吞地在拖着。他到討論會去過兩次，帶着白里安一起去的。白里安變得很熱心。「終於我決定了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無政府主義者的第一個需要就是談論。」琪兒來參加的那天晚上，他們倆爭論關於殖民政策——白里安也許是故意地歪曲她的民族自決的論點，堅持說應該讓土人保持他們的部落制度，因此要

——他們願意的話，可以逐漸地發展奴隸經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終於發展社會主義。「我個人的意見是，他們既然比我們歐洲人聰明得多，他們可以無限期地停留在最簡單的部落水平上。」這種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使得華敦更進一步為工黨政府辯護，說它是企業管理者，社會的代表人。而白里安在會後還堅持和琪兒爭論，所以基特不得不用他的車子把他們兩人送回家，琪兒先下車。使他惱怒的是，儘管白里安使用破壞性的策略，琪兒似乎倒喜歡他。

下一次舉行討論會的時候，白里安把珍·達克帶了來，她是施溫頓的一個開廠的朋友的女兒，現

在大學三年級，學經濟。白里安一定是出於惡意才把她帶來，基特因為這次琪兒沒有來，覺得很高興。

她坐在基特和白里安中間，整個開會的時間基特發現自己一直在回憶着兒童時代，那時施溫頓和達克兩家在斯卡巴洛度假，住在相鄰的房子裏。一些零零落落的畫片從他腦際掠過，好像在翻閱着乏味的家庭照片冊上的像片似的，但是這有一種魅力——這種魅力是要人家用不舒服的笑話來驅除的。在魚市場閑走，注視着港灣中的拖撈船，望着燈塔，又一次傾聽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怎樣砲擊這座燈塔的故事，在北海灣沿着滿是岩石的岬游泳，那兒澄清的水面反映出廢墟以及藍色和橙色船隻的影子，在達克先生的監視下喝了兩辨士的礦泉水之後打着瞌，達克先生誣毀汽水，在樹下聽晚上音樂會的時候一直在沉思或鬧着玩。珍老是追隨着其他的孩子們，盡量學他們的樣。

但是至少她喚起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回憶，乏味的網球遊戲和更乏味的跳舞會，他感到一種懷疑似的渴望，要求一些現在好像寶貴、微妙、在以往沒有被毀壞的東西。他現在的自己好像和當年的兒童，和他的嬉笑和夢想截然地分割開來。用一把有毒的刀片割開，留下的是糜爛的肉體和沮喪的精神。

這兩個家庭後來分散了。達克家的長女呂貝嘉嫁了一個開大呢絨公司的什麼人，珍把她的灰褐色頭髮剪短了，把她的金邊眼鏡換了牛角邊，對於新約全書變得十分認真起來。基特知道她曾經和她父親發生過爭執，攻擊他的美以美教派為非基督徒作風，並且說他讚美上帝是爲了他自己的利潤，說他挪揄經文上所說的賣掉一切產業去救濟窮人。她在學生基督教運動中變得很活躍，已經超越了基特的知識範圍。她是一個矮胖的女子，臀大肩窄，有一張大而可愛的臉，頭髮從當中分開，行動笨拙，

老是丟掉東西或者把東西放錯地方。現在基特聽說她發現了開爾·哈爾第之後，由宗教的路線傾向於工黨了。

基特簡直沒有去聽在討論什麼，他也不參加討論，他決定不再來了。開完會以後，他無意中對白里安說起他的車子在修理，於是珍胆怯地提議用她的車子送他回家。起初他假裝沒有聽見，但是當她又提出來的時候，他就決定接受她的建議，因為總比在這樣冷的夜裏坐公共汽車和走一段路好些。

他心想我就坐着不開口好了。而且知道同樣的回憶會煩擾他們兩人。在他退伍以後的大學跳舞會上，他喝了幾杯威士忌酒，碰巧遇到她彎腰在石子道上找東西。她在什麼地方丟失了一隻鐲子。他大笑着去幫她忙，他們兩人撞到一起的時候，他又大笑起來，乘着酒興大胆地把她推倒在草地上。他吻她時，她祇是躺着呆呆地驚奇，她顫抖着，呻吟似的喊着「基特」，可是並不打算起來。他知道她一恢復她的道德觀念就會立刻滿口理論和拒絕的，所以他又吻她，連續地吻她。而她被吻着，嘴給堵住，的確一點沒有辦法，顫抖着，呻吟着，無力地要把頭轉過一邊去，而越來越沒有辦法，說不出話來，被一種她平常否認而在感情上傾向的簡單的強烈的肉慾所壓倒。但是最後有腳步聲向他們這邊走來，他就放開了她的嘴。他們兩人坐起來等着。腳步聲原來是虛驚，沒有人走到他們這邊來。「哦，基特，」她開口說，「這樣對嗎？我總問自己耶穌若在我的地位會怎樣做呢……那是唯一的真正的標準……」他突然感到要挖苦她。「你是一個好女孩子，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他拔了一根草放在嘴裏嚼着。

「是不是我煞了風景？」她用低沉而不快樂的口吻問。

「煞了什麼風景？胡說。你是一個好女孩子，一個很好的女孩子。」

她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但是人生一定是有意義的，一定的，基特。」

「那是一個很大的假定，」他說着站了起來，在口袋中摸索，要拿一枝紙煙出來。他知道她在哭。現在他們倆在車裏並排坐着，肩膀又一次碰到一起，他不禁想起她那可愛的笨拙的軀體，那樣肉感，那樣不熟悉，曾經有一次任他不停地探索。他知道她堅決要重提往事，而他也同樣地堅決不給她幫助。終於她用含糊的語聲說道：「過去的一年裏我長大了不少……我明白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經驗是有權利的。」她的聲音在發抖。「問題在於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而不在於我們怎麼做。」

「我覺得我完全不同意你所說的。」

但是她決意坦白地說下去。「我想，一個女人要是願意的話，是有權利不結婚而生孩子的。一切真正的聖禮都是內在的。」

「我恐怕不能同意你的話。」

她仍然說下去。「我知道我是一個傻子。直到一年前我還是個毫無經驗的女孩子……一旦走錯了路就不容易再收拾了，是不是？」

他很忍心地說，「你是一個好女孩子，珍。」

她終於被止住了。過了一會兒，她說，「我不好，一點也不好……」她想再試試。「我現在相信性是神聖的事情。你知道勃萊克說過，使一個慾望不能實現就和殺死搖籃中的嬰孩一樣地可惡。」

「我不認爲性特別神聖。那是人性，完全是人性。」

「我相信我們所說的意思是同樣的。」

「那當然，」他真誠地，嘲笑地說。「就像我說過的，你是一個好女孩子，珍。我希望你找到一個跟你一樣好的男孩子來幫助你停止殺死搖籃中的嬰孩——你要是很清楚知道了你的瑪麗·斯托普斯^①，那麼就永遠不會到殺死搖籃中嬰孩的那個地步。」

他心想我那天亂喝威士忌酒的晚上幸虧沒有失足，真是謝天謝地。這個天真的色情的女人一旦纏住一個男人，那他就再也甩不掉她。他甚至於可能不得不和她結婚，安置好她，才能夠擺脫她。

忽然他看出她在哭。「你瞧不起我，」她含糊地說。她的眼鏡被淚水弄模糊了，汽車向左邊一堵石牆斜着撞過去。他伸過手去剛好搶住駕駛盤。他把車子停下來時，正好擦着牆，他開了車門，吓得魂不附體。

「幹嗎……你要想把我們兩人都弄死嗎？」

「我那樣做了倒好啦，」她回答說，還在流着淚，就像她被他吻着的時候一樣毫無辦法地流着淚。他關了門走開了。

他雖然決定不再到討論會去，可是他向華敦提議，讓他去請幾個工人代表到廠附近的綠人酒店來談心。這個酒店裏有一個套間，有一張可以坐七八個人的桌子，為一羣喜歡談心或者歌唱的人預備了一個很好的隱蔽的處所。於是華敦傳話給山姆·梅隆。據華敦的說明，山姆是當地工黨的書記，在工人代表運動中一直和共產黨員友好地做着工作，總是為統一戰線的政策說話；他至今還能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對付過去，一半是由於他不理會工黨總部的通告，另一半是由於他利用了他的老戰士的戰略知

① 瑪麗·斯托普斯（一八八〇——）：英國化石植物學家及作家，主張節育。——譯者註。

識。

當他們舒適地在這小屋中安頓下來，漫談着廠中最近的事情時，基特看見琪兒沒有來，感到輕鬆而又失望。也許她另外有別的約會，也許她看不起這種聚會，把它看作一種階級合作。她要是來了，會使他感覺得更不自然些，但是他希望她來，可以讓她看到他所要表現的實際性，願意從工人的角度來看問題，使她不得不佩服他。

「啊，「狂歡日」真是好日子，」老貝西回憶着說。「我爸爸總要宰口豬，鄰居們拿幾個錢來買點下水和豬血做血糕。噯，那時候真快活，即使孩子們只向屠夫弄到一個尿泡作球踢，用線纏的球作板球，用一塊高石頭作球門。」基特問下水是什麼，她告訴他是「肚腸和肝等等的東西。」

他們在他面前故意不談工廠的事情。他打算表現他的誠意，為已經實行的工黨綱領辯護，並且說鑒於燃料的情況，新的工資要求是不合時宜的。為什麼不能稍為等一下呢？使國家渡過目前的難關，然後提出你們想要的一切增加。總之，祇要工黨掌握政權，那麼全國等於是和工黨一致的，要是你們打亂了國家的復原，你們就破壞了政府和你們自己的前途。

「國家的復原，嚇！」貝西說，她是一個肥胖的灰髮老婦人，在織機上工作了三十五年。「恢復利潤。恢復帝國主義。就是這麼回事，親愛的。」

「可是你不能說這是個帝國主義的政府，」他抗議說。「政府就要使印度獨立，無疑的，事情的關鍵就在這兒。」

「使印度獨立！嚇！」貝西溫和地嘲笑說。「你看見我嫉妬了嗎？」

丹恩·米勒，一個有一臉黃雀斑和一對大扇風耳的人，雖然沒有貝西那種信心，的叫着就可以擊敗任何主張，他却發揮着她的論點了。「你說等着瞧吧。好，咱們就人就要把我們趕走了。海軍的困難表現了我們得期待些什麼事情。要是我們試用就意味着戰爭，不能和解的戰爭。我們以退為進，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把印度作為一腐朽的印度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建設起來，就像美國佬企圖在腐朽的中國資產階級的一樣。你先看看日本再說帝國主義的結束。」

「那是麥克阿瑟搞的，」基特抗議說。

「在英國表現出和美國佬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的時候，你的立論才站得住。不看麥克阿瑟庇護着裕仁^①，把他扶植起來成爲虛有其表的拿破侖，老想發動戰爭。你在阿拉梅因^②之役時代幫助過的抑制親法西斯的宮廷的全國性運動正在被鎮壓下去。」

「你看看黎芝市，」貝西有點不得要領地說，「和所有的那些黑市買賣，有些人字來，把望遠鏡扣在背後，賭咒什麼都看不見。可是他們沒有法子使他們的口袋不叮聲，露出馬腳來。」

「你看看希臘，」丹恩說，又恢復他的爭論。「親納粹份子得勢，反抗的就被壓制納粹工業家被扶植起來，社會民主黨對納粹聽衆演說蘇聯極權國家的壞處——納粹

① 日皇的名字。——譯者註。

② 阿拉梅因：埃及北部的一個村莊。——譯者註。

采！諾斯開在一九一九年殺了兩萬德國工人，武裝了軍官團——這是組織黨衛軍的第一步——諾斯開在講台上站在那個宣傳西方自由和邱吉爾的聯合歐洲的舒馬赫身旁。看看中美、南美。看看南非。看看美國，不肯撤離冰島和朝鮮。對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帝國主義已經消滅了的世界裏。一點不錯。」

「我們只要有時間，」山姆說，他是一個矮小結實的傢伙，一頭黑頭髮，那麼多看來真有點像是假髮。「我們得向美國借錢來使我們自己站起來。我們一旦從戰爭的紛亂中恢復過來，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多麼快地採取獨立的路線——不傾向蘇聯，也不傾向美國的獨立。」

「那是理論，」丹恩開始說。

但是基特想要打銷這種關於世界政治的一般爭論，在這種爭論中左派總歸是佔優勢的，他們知道更多的事實或認為是事實的一些事情——而中間派不能舉出相反的事實，也許因為根本沒有，也許因為他們簡直就是不知道。（在另一方面，中間派却常常知道更多關於國內的事情，至少是關於某些特殊的改革或改革計劃，或者關於政府機構實際運用方面的局部看法。）「讓我們談談我們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罷，」他說。「丹恩在漫談南非洲，那兒的事我們簡直一點也不懂，貝西說起黎芝，倒是對的。」

「談哪一類事情呢？」丹恩問。

「譬如說，施溫頓的廠裏有那些不對的地方。」他看見別人不同答，於是又接着說。「第一，那些一般性的不對。我的意思是說那些是需要在全國範圍內來解決的事情。然後在某些比較個別方面的

不對——在這裏需要行動的事情。我是說在廠子裏。」

「如果你祇要聽我們的意見，」貝西說，「那麼我可以一直說到公雞報曉。你去看看那些廁所。洗碟子的水槽換些好的，怎麼樣？不祇是在樓梯下按個水龍頭。我們當孩子的時候，如果把東西弄得亂七八糟，媽媽就把我們的鼻子在那上面磨擦。工廠的管理人所需要的就是把他們的鼻子在他們由於吝嗇和輕率而弄成的亂堆中去磨擦磨擦。」

「我們就需要一個更好的廉價食堂，」山姆同意說。「那麼就不至於有許多人把自己的飯裝在盒子裏帶來，還要去熱它或者打發人到外面去買魚和炸馬鈴薯片。」

「施溫頓是竭力反對在低的計時工資上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老闆之一，祇是現在對於計件工讓了步，允許他們每磅另加六辨士三法尋。」

「我們這裏的熟練女織工比絡紗工和絞線工的待遇更壞，」貝西說，「雖然她們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技巧。」

「整個的照明設備很不好，」山姆說。「好些廠棚裏北面都沒有玻璃窗，總之，屋頂上的玻璃窗也不夠。在支架上面倒是夠亮的——」

「爲什麼？」基特問。

「因爲那是檢驗產品毛病的地方，可是在紡織和修補的地方光線很壞。」

「你沒有看見眼鏡店櫥窗的廣告嗎？」貝西說。「紡織工的眼鏡。」

「可是五年前不是新裝了一套照明設備嗎？」基特堅持說。

「嗨，那更糟。光倒是強了些，可是燈是固定的。」

「太高了。」

「小支光的燈還比較好些，我們可以到處移動。」

「我們需要的是一套無影燈。」

基特記得他在一種技術專門雜誌上看到這種設備的廣告。他拿出他的記事本和自來水筆。「等一等。我要把這些記下來。」

一個年紀較大的人說：「我在柏特萊附近的一家紡織廠工作過，他們在每架紡織機的梭箱上面都裝一盞光度很強的燈，另外在紡織機中間上方還有一盞燈，一直照透機架，使你可以看見齒輪。」

「那爲什麼這麼好呢？」基特邊寫邊問。

「你能看見綜絲，織着的料子和經紗，一切都像白天一樣的清亮，看見經紗通過箱座。還有，在背後織機門裏另外有一盞燈，使你檢起斷頭時很容易配顏色。」

「那才好呢，」貝西說。「我們這裏整個一架織機祇有梭箱上面的一盞燈，所以機器的一半都在黑影子裏。一個聖人都會冒火。」

「你得帶着自己的手電筒把紗頭穿進箱座去。」

凱特是一個生着像貓一樣的闊臉和綠色眼睛的女子，她也發表意見，說：「嗨，在我們的廠棚裏給修補工新裝了長管燈。我們每張桌子上一向有一盞燈。現在在每兩張桌子之間有一盞燈，燈光大部分都照在地上，我們背着光工作。更壞的是燈裝得那麼高，我們做細緻工作的時候就得坐在桌子上。」

基特聽見這一切低效率的情形發生在他父親自誇爲約克郡最好的紡織廠裏，真有點不知所措了。最顯著的是最近的『改良』變成了開倒車。他想這是由於不和工人們商量的結果。非要父親同意成立一個共同生產委員會不可。

他對其他的人說出了他這個決定，他們都同意了。『我要盡我的力量使他同意成立一個共同生產委員會。我聽到你們對我說的這些真是大吃一驚。』

他把他的記事本放在一邊，大家靜了一會兒。忽然他覺得他們有些事情沒有說。他想他們不信任他。『快點，這是乏味的工作，』丹恩說。『你有什麼意見？』基特想問他們關於處理他們的問題是否由他們自己的計劃——是否要對他父親直接提出要求，如果他拒絕，他們是否罷工。但是他想：如果他們不自動告訴我，我不能強迫他們——我不想那樣做。

他到廠棚裏看了一遍，證實他所聽到的一切之後，草擬了一個關於廠棚裏照明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由他父親批註了如下的意見退回來了。『如果用另一方式裝了，他們也照樣不會滿意。現在再裝新燈是不經濟的。不過，你有些意見值得記住留作將來參考。謝謝。』

他對於這個批語的溫和的語氣，和其中含蓄着的讚揚，感到很高興。他仍然不想和他父親面對面地討論事情。當他們坐在一桌吃飯的時候，他託辭在家庭中不談廠裏的事情；他知道祇要和他父親一開始爭論，他就會失去他們在共同的利益上一起工作的任何意念。他會感到被反駁回來，受到嘲笑、叱責和難堪。正式地交換樂觀的備忘錄和破壞性的批語他倒覺得有趣。

後來在政府關於經濟危機的白皮書發表之後，工人代表們就立刻向對各種事情提出了施溫頓抗議。主要的訴苦是關於超過規定時間的工作。爲什麼有些工人，市府和其他工廠的工人，每星期工作超過三十八或三十九小時就給加班費，而紡織廠的工人，大部分的工作都很重，每星期做四十八小時的工，還要超過？如果廠方要使男工比女工工作時間長，爲什麼不把他們集中在廠棚的一個部分。開始加班時，他們都分散在各個地方，以至往往爲了幾個工人而開動五、六部機器。解決的辦法不是讓男工到女工的織機上去工作，那樣會減低女工的工資。有些女工也抱怨低級工作，那工作使她們做着苦工掙錢。她們稱之爲牛馬的工作。

基特沒有參加他父親和代表團的會談，但是他從華敦那裏聽到了。工會代表們沒有威脅說如果他們的要求被拒絕就要罷工，但是威脅的氣氛是有的。施溫頓保持鎮靜，臉上稍微有點發紅，但是用他那最善於諷刺的口吻說着。他宣稱，雖然他不想干涉任何人的個人自由，他願意建議工人們下煤礦去工作，現在煤礦在國家管理之下當然一切都是完美的。再說，他們只要稍微有點關心自己所選的政府的話，那麼他們應該要求他們的工會不要採取自殺的近視的政策——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投票贊成甘美的「福利國家」並不能消除進口和出口間的鴻溝，也不能得到一塊錢來償付政府的債務。

領導代表團的山姆聽了這話，氣憤憤地說，他們並沒有投票贊成簡易的出路，而是投票贊成社會主義的社會。

施溫頓建議他們去向克里浦斯先生和艾德禮先生說去，如果他們沒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們一

定會對於他們的意見感到興趣的。隨後他在結束會議時宣佈，工廠因為政府少撥百分之四十的燃料將於下星期末停工的通告已經用打字機打出。他叫他的秘書來，把一份通告遞給山姆。

「他們會罷工麼？」基特問，想法遮掩他不安的心情。

「現在是廠方停工，」華敦說。

「但是他說的燃料缺乏也許是實話。」

「是，但是那倒真方便，對不對？」

十六 倫敦

星期六，菲兒下樓時，聽見蒲荅格爾太太對另一個隣居訴說她的女兒貝奇病了，不能同她父親出去擺攤子，那就是說他太辛苦了。「明天又是星期天。」菲兒知道這話的意思。意思是說貝奇不能到帕梯哥特小街去。

她站住了，等蒲荅格爾太太停下來喘口氣的時候，膽怯地問道：「蒲荅格爾太太……」

「你媽現在又要什麼？」蒲荅格爾太太問，她曾經出借過一個小平鍋，一直就沒有忘記這件事。

「不要什麼，蒲荅格爾太太。我在想，要是貝奇病了，蒲荅格爾先生是不是願意帶我到攤子上工作去。」

「我可以肯定你沒有什麼用處，」蒲荅格爾太太說，她臉上那顆長着毛的疣子顫動着，她發怒時

總是這樣的。『你笨手笨腳的。老打破牛奶瓶。』菲兒一年前打破過一個牛奶瓶，但是蒲荅格爾太太還沒有忘記。

『祇打破過一次，』菲兒懇求說。『請你不要那麼說。』

『要是祇打破過一次，哪裏來那麼多聲音，』蒲荅格爾太太用一種科學家的神氣說。『還有，告訴你的事情你都忘了個乾淨。』一年多以前，菲兒有一次忘了替蒲荅格爾太太帶信給她的母親。

她對蒲荅格爾太太的顫動的疣子和她那憤怒的斜視正要讓步的時候，蒲荅格爾先生穿着毛巾晨衣出來了，這件毛巾衣是他不久以前買的便宜貨。『什麼事，喬其娜？我好像聽見菲兒說在貝奇耳朵開刀期間她願意到攤子上去工作。』

『我想你聽對了，』菲兒一邊說，一邊瞥了蒲荅格爾太太一眼，可是這位太太緊閉着她的薄嘴唇，搖着頭，神氣活像一個被人誤解的女人，堅持着自己的話，不管受到怎樣的誹謗，總閉口不響。

『好，』蒲荅格爾說。『七點鐘準備好，我會敲你的門叫你起來。』

『不，請不要敲門，』菲兒回答說。『班丁那家人不願意在星期日被人家吵醒。我自己會醒的。』

『呃，跟我一樣，』蒲荅格爾很高興地說。『我把頭在枕頭上撞七下，就在七點鐘醒來。絕對正確，保險不錯。』他微笑着，趁蒲荅格爾太太轉身走開的時候，對菲兒滿心高興地眨了一下眼。她也非常高興，以致到了街上才想起來沒有問他給她多少報酬。啊呀，這是她媽要問的第一件事情。但是她自己確實知道蒲荅格爾對她會很好的。他對他那多病的女兒，貝奇很慈愛，她老是割掉一些東西，扁桃腺，乳突，膿胞等等的。

她在六點鐘醒來，在黑暗中摸索着把衣服穿好，走過班丁家的屋子，雖然她的腳碰了一下放在地板當中的尿壺，但是沒有驚醒任何人。然後她扶着樓梯的扶手小心地走下樓去，在蒲荅格爾的門上敲了一下。門立刻開了，蒲荅格爾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溫柔地帶着她，小心地舉起她。她長得這麼苗條，年輕又這麼漂亮。輕一點，年輕的姑娘。蒲荅格爾太太正心平氣和地睡得很甜呢，不要吵醒她，要是吵醒了她，她就會心不平氣不和了。我煮好了一杯咖啡。熱起來很容易。你看，昨天晚上煮好的。」他遞給菲兒一杯熱氣騰騰的東西。「喝罷，漂亮的孩子，喝罷。然後我再一次去流浪，帶着你，漂亮的姑娘。」他輕輕地匆匆忙忙做着事情。「把我的最好的玻璃絲襪放在家裏。現在不能拿這些東西來冒險了。美國佬在這裏的時候，他們盡量供應黑市，可是現在比較困難了。你跟我三個月我就送一雙給你。」他擰了一下她的面頰。「快喝了跟我走。否則蒲荅格爾太太醒來會看見我們太興高采烈了。」

他所說的話菲兒有一半沒有聽懂，可是她喜歡他那高興的嘍叨，她喝熱咖啡，把嘴都燙了，喝完了就跟着他走下樓去。他領着路繞過幾個街口，穿過一些僻街小巷，一直來到一個棚子前面站住，開了鎖，把棚子打開。菲兒站在一旁，恍恍惚惚，好像還沒有睡醒。「抽枝煙，」蒲荅格爾說着給她一枝忍冬牌。又過了一會，他推着攤子在小巷裏走，菲兒跟在後面，一口口抽着煙，感到他們好像是在一個沒有生物的行星上迷了路似的。

可是在他們走近阿爾德門時，她覺得自己又回到有生氣的國土上來了。他們遇到了其他推攤子的人，那些人都認識蒲荅格爾，可是好像沒有兩個人用同一個名字叫他。匹發斯，濱郎，皮包德·帕爾

西，和龐果是她聽到他們用來叫他的各種名字中的幾個。後來他們忽然來到帕梯哥特小街了，一直向蒲荅格爾擺攤子的地點走去。

蒲荅格爾不要她幫着擺出他的貨物，他的貨物包括綢罩衫，玻璃絲襪，印花手絹，繫口女短褲。於是她望着周圍其他的攤子。一邊有一個女人擺着陶器，另一邊有一個男人擺着一大堆電氣用具的零件，大部分都是舊貨；對面有兩個人擺着石膏模子。天色已經不很黑了，但是街上暗淡的燈還開着，這種半明不暗朦朧矓矓的晨曦，被閃爍的燈光所突破，形成一幅很動人的景色，彷彿整個城市是在一夜中建造起來，菲兒模模糊糊有一點記得在一篇神話小說中提到過這種事。好像人人都認識蒲荅格爾。那個活潑的賣陶器的女人叫他兵，那個買雜貨的男人叫他兵，過路人很友善地招呼他。「喂兵，你忘了招牌：玻璃絲襪賣給太太小姐們打對折！」「你的新太太是誰，叫無聊的東西？」或者說「又搶劫過託兒所了嗎，鮑布？」

一眼望過去，很快沿路都擺滿了攤子，「從阿爾德門幾乎擺到龍巴德街」，蒲荅格爾兩手插在褲袋裏，靠着欄杆望着他擺好的攤子驕傲地這樣說。「一千多個攤子，我的美麗的孩子。每星期有好幾百個買東西的人。這邊有不速之客，那邊有警察，我們不得不小心照顧我們這兒的東西。一個星期一要付五個先令，還有一先令六辨士的打掃費。我在史特普尼街的零售商聯合會上是一個要人哩，關於這行業我什麼都知道，親愛的。幹這一行並沒有什麼利潤，可是我不想改行，不，就像英國最好的足球健將梅·威斯特一樣堅決不改行。」

後來突然之間一個淒涼陰沉的白天來到了，買東西的人——或者至少可以說那些翻弄東西的人

來了，他們一路閑談着向第二個攤子走過去。「注意那些在你一轉眼就把一雙玻璃絲襪塞進他們購貨袋中去的人。」蒲荅格爾告訴她說。「有些人的手真快，他們拿到了那些東西真可以說是受之無愧。可是不要叫警察。我不跟警察打交道的。要是有人要想賣弄小聰明，你就對我點點頭，我會把東西弄回來。我可不讓那傢伙告我要謀殺他，祇是在一個黑夜裏等在外面結結實實地打他一頓。不，我不跟警察打交道。」他用胳膊圍着她的腰，把她轉過身來，「你看就在我們背後的那個滿是灰塵的窗戶。從前那裏有一個穿肉色緊身衣的女人，頭髮披到腰眼，替洗髮水做廣告。」

起初她以為大概什麼也賣不出去，可是後來在五分鐘裏就賣了半打玻璃絲襪，還有一個高大的女人拉着一個矮小的女兒，買了玻璃絲襪，短褲，和一件綢罩衫。「她要結婚了，」那女人大聲告訴菲兒說。「所以錢櫃子破產了。可是，一輩子就祇一次，大概就祇一次。」菲兒注視着那畏縮的女子，看出她懷着孩子，她捏緊了拳頭，把大拇指捏在拳頭裏。

「哦，媽，」她垂下眼臉喃喃地說，「不要什麼人都告訴。」

「你爲這事害羞嗎，菲莉絲，孩子？」那女人問她，菲兒重新感到興趣地注視着和她同名的那個女孩子，想溫和地說些安慰她的話。「他有一個可靠的職業，」那女人又接下去對菲兒說，「在一個鐵匠舖作事。」

「我明白了，」蒲荅格爾說，了解了那女孩子的情況，「他是做螺絲錐和開罐刀買賣的，」他格格地笑起來，表示很溫和地在開玩笑，可是那女孩子退縮了一下。

「他們預先有了一手，」那母親承認說，「可是他們既然及時結婚那有什麼關係？她繼續幹着，

好像她是第一個在付錢買東西以前先要試試貨色的人似的。」

「哦，媽，你別說了。」那女孩子堅持着，不敢碰上菲兒的眼光。「走罷，你東西都買齊了。」她的語聲裏有一種暴躁的聲調，菲兒終於決定不很喜歡她了。

這是這天早晨最有興趣的一會兒。菲兒養成了一種傲慢的態度，來對付那些喜歡摸弄翻動玻璃絲襪，互相推擠着而什麼也不買的女孩子們。蒲荅格爾把各種東西的價錢都告訴了她，她恐怕自己記不住，於是就把它們記在一個香煙盒上，蒲荅格爾閑盪開去和朋友談話的時候，她也不覺得怎麼手足失措了。一早上他走開好幾次，而且離開攤子的時間越來越長，他身上還帶着啤酒的氣味。後來他對菲兒說她可以休息半小時去吃點東西。「這兒兩個錢給你，」他說着，把一個兩先令的銀幣放在她手裏。

她覺得口渴，在一條小街上找到一家咖啡館，她要了兩杯茶，一個肉餅，和一個椰子餡餅，招待她的女侍者臉上長滿蒼蠅屎樣的黑斑，就像窗子上那些紙板一樣。「我今天直打哈欠，」那女侍者說，解釋她爲什麼把茶潑翻在碟子裏，「我一打起哈欠來就打個不停」，爲了證明這句話，她又打了一個哈欠，把頭往後一仰，挺起胸，閉上眼睛，拚命大張着嘴。「可是比打噴嚏還好些。有一天忙得要命，在正忙着的當口，我打起一連串的噴嚏來。我怕他們說我把噴嚏打到食品中去，所以把手盡量伸得遠遠的，我正要送上一盤湯的時候，來了一個噴嚏。」她格格地笑起來。「於是大半盤子的湯都澆進一個人的領子裏去。」

一個飢餓樣子的顧客走進來，一屁股在菲兒的對面坐下。「兩個小錢的麵包，」他說，女侍者剛一

走開，他就向菲兒眨了一下眼，拿出一個污穢的小帆布口袋，把鹽瓶子裏的鹽都倒進口袋裏去。「他們欺騙我們，」他說，「我們也欺騙他們。到處都沒有正義。」

菲兒走出來，沿着攤子走來走去。攤子上有許多奇怪的東西出賣，也有大批的陶器、布匹、長統襪子、廚房用具。治炎腫的各種藥品，在油漆面上做出假木紋的滾子，巧妙的織補絲襪的針，洗後留下黑迹的跟人開玩笑的肥皂，切菜的機器（使你切的薄片捲起來，像燙過的頭髮一樣），把筲帚頭和筲帚柄緊扣在一起的彈簧（像虎頭狗抓東西一樣緊），去污水，治雞眼的藥水，挖蘋果心的小機器，或者點燃煤氣爐不必彎下腰的小玩意兒。但是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賣假藥的。

一個賣普通的補藥和返老還童藥的正熱烈地在攻擊牛奶。「太太小姐們，現在我問你們，你們想為什麼全能的上帝把你們造成這個模樣兒。而且還是很好的模樣兒，是不是，太太小姐們？」他指着前排一個樣子最害羞的女孩子，於是菲兒退避到一個身軀碩大的人的背後去。「你們現在不同意我的話嗎？你們喜歡被創造成另一種樣子嗎？你們否認全能上帝的智慧把你們造成現在這樣，具有一切的曲線和便利嗎？太太小姐們，請說出來。我們等着聽取你們的意見。你們是贊成還是反對全能上帝的智慧呢？」

那個嗓音低沉，說話結結巴巴的女子告訴他說她贊成全能的上帝和他的創造能力。

「謝謝你，小姐，我聽你說這話很高興。我們大家聽了全都很高興。到場的女性有哪一位不同意她這位姊妹的話嗎？」他瞪着眼睛向周圍看看。「到場的女性有哪一位認為她是被創造錯了嗎？要是有的話，請舉手。沒有一個舉手的，朋友們。很好，那麼到場的男性中有沒有人認為他們能夠把他們

的妻子造得比全能的上帝造的更好嗎？沒有一個人舉手，朋友們。可是你們蔑視上帝賜給的養育源泉——母乳。你們讓牛侮辱了你們的孩子們。」

他的眼睛向四周轉着，菲兒害怕那兩隻眼睛落在她的臉上。雖然她願意再聽聽關於母乳和返老還童藥，可是她向前走去了，走過了更多的玻璃絲襪，蛙形、肥胖的小女孩子和身上緊裹着布的舞女的石膏模型，陶器和舊衣服，一直來到另一個賣假藥的地方，這個人是在攻擊經過檢定的醫生們，說他們是偽善者，是商業惡徒。可是她剛擠進那圈人，就看見一個鐘，這才知道已經超出她的半小時休息時間五分鐘了。於是她就轉身退出人羣，但是在逐漸聚攏來的稠密的人羣中很不容易擠出去，後來她看見另一個鐘和第一鐘相矛盾，從那個鐘上她知道還沒有到該回到蒲塔格爾攤子上去的時候，多少放心了一些，雖然如此，她仍然匆匆地推擠着前進，後來她害怕起來，以為自己迷失了方向，走錯了路。

可是她最後走到自己的攤子那兒，只遲了五分鐘，看見蒲塔格爾高興的神色，才大大地鬆了口氣。他正和一個看上去像個惡棍的人談得很起勁，沒有注意到她的遲到，但是菲兒一接過攤子來，他就和那人向附近的酒館走去，而菲兒不得不去對付一個掉了牙的女人，她好像在說中國話，要用一半的價錢買一雙玻璃絲襪。對她解釋似乎沒有什麼用處，菲兒祇好奪回那雙玻璃絲襪，拿着不放。後來那個愛說話的女人同那個懷孕的菲莉絲又來了，放下她剛才買的短褲。「我不知道怎麼搞的，」那女人說，「我拿錯了尺碼。我們試了試不合適。信不信由你，這短褲太大了，一定是你們的特號短褲。也許我剛才在作夢，以為我自己要結婚呢。」

「哦，媽，」菲莉絲腫着眼皮，請求說。

「我不知道穿過的東西我們是不是能換，」菲兒說。

「並沒有穿過，」那女人回答說。「她祇不過試了試，我對她說結婚時穿這條褲子是對湯美不起的，他會以為那是他祖母的褲子呢。」

菲兒決定讓步了。她讓那女人換了短褲，設法把那退回的短褲弄得像原來一樣平整，希望蒲荅格爾看不出來。後來她看見她的母親來了，覺得很狼狽。「啊，你在這裏，」屈里曼太太說。「我幾乎不想找你了。我已經來回走了兩遍。」她翻弄着綢罩衫。「他打算給你多少錢？」

「我忘了，」菲兒說。「你不知道我們多麼忙呢。」

「他哪裏去了？」

「他接洽買賣去了，」菲兒很忠實地說。

「既然爸爸又有活兒幹了我想找一隻便宜的行軍床，」屈里曼太太說，「或者一條舊裙子，我可以改一下自己穿。可是什麼也沒有找到。」她拿出一件擺設，一對跳舞的孩子穿着好像牧羊人的服裝，其中一個孩子沒有頭，「我花了一個先令買來這個，因為那個女孩子的頭掉下來了。」她找了一下，找到那個掉下來的頭。「我可以用塞固丁膠水把它粘上。這買得很合算。」

「是的，媽媽，」菲兒很服從地說。

「收攤以後就直接回家來，」屈里曼太太說着，移步走開。「兩點鐘。我把吃的東西熱着等你。」
「我們得先把攤子搬回去，」菲兒喊着說。

離開兩點只有幾分鐘的時候蒲荅格爾才回來，臉色越發紅了，態度也更加豪放。「你像鴨子在水

裏一樣熟練，」當她數着賣出去的貨物換來的錢的時候，他說：「我是在攤子上長大的。自然比這個攤子大，很有點像隊商。你怎麼也沒法想像的，可是我的母親差不多是個矮子。」他好像會連着幾個鐘頭說下去，可是菲兒開始把東西收起來，他也幫着她放，一邊吹着口哨，或者突然說：「船長帶着他的女兒作伴，」或者說：「就是那樣，小姑娘，就是那樣，」這使菲兒很着急，後來她發現他並不期待她回答。

他們這天早晨的生意很好，差不多所有的玻璃絲襪都賣掉了，短褲賣了一半。菲兒不知道他給要她多少錢，也不知道，要是他一直不提這事的話，該怎樣提起。可是當他們鎖好攤子後，他把頭歪在一邊，對她眨了一下眼說：「你以為我會欺騙你嗎，小姑娘？看你那副着急的樣子，好像老母雞在磁蛋上孵小鵝似的。現在你說你值多少錢？六辨士？」

「別那樣，蒲荅格爾先生，」她喃喃地說。

他拍了她一下。「我不再逗你了，天使。給你這隻牛腿。」於是他遞給她一張十先令的票子。「找個妥當的地方把它收起來，要是太太問你我給你多少錢，你就說五先令。你給我一個吻可以抵銷其餘的五先令。」

菲兒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不是認真的，可是他彎下腰來吻了她。他有一股啤酒味，臉上滿是短鬚，她不知道他會不會跟她糾纏下去。可是他放開了她，說道：「夠了，貪心的。」在他自己手腕上打了一下。「現在到烤豬肉和太太那兒去。我從哪裏弄來的烤豬肉？啊，現在你問起話來了。走罷，好孩子，要不也許會引得我再吻你。可是這會兒是星期天下午，太太等着呢。走罷。」

那天晚上麥特來訪，說在皇家阿爾伯特碼頭附近一家咖啡館裏正要個人，他經常在這家咖啡館裏吃午飯。星期五那天他發現兩個女侍者中有一個要離去，店主答應把這個工作給菲兒留到星期一。菲兒決定接受這個工作。要是跟着蒲荅格爾工作也許能賺得更多些，可是她總覺得攤子上的工作不是一種固定的工作，而且，如果他在星期日以外的日子吻了她，會發生什麼事呢？所以她對麥特說第二天早晨她和他一同到銀市去。

這次她睡過時候了，但是她的母親把她叫醒，剛好趕上麥特。他們乘地下火車和公共汽車，一路上她覺得半睡半醒的，所以他們從普萊斯安車站出來時，麥特用胳膊摟着她，問她是不是感到不舒服。

「不，我祇是沒有睡醒。有時候這種感覺要到十一點左右才沒有。可是我沒有什麼不舒服。」

她覺得好像有兩個世界，但是和那次遊行後在海德公園的感覺不完全一樣。後來她覺得她來到世界的另一面，也就是大家認為是真實世界的一面，然而却有點像是完全虛偽的世界。現在她覺得自己縮了回來，好像自己是棲息在自己身體裏什麼地方的一個小動物，世界在她的周圍徘徊，嗅着，摸索着，問着各種問題，決意要把這小動物從牠窠裏趕出來……她心裏在想：我不像有些人，不像蓓蒂那樣有堅強的意志。

他們來到了銀市，麥特把她帶到一條小街的一家咖啡館裏。店主斯潑茲·墨爾雷笛坐在櫃台後面的高凳子上，咀嚼着一根牙籤。「很高興會見你，姑娘，」他一面說，一面和她握手。他手指上戴着兩個戒指，深深地壓着菲兒的手指。「麥特的任何朋友都是我的朋友，」他扔掉那根咬爛了的牙籤，從

一個小玻璃杯中又拿了一根。「可是你如果到這裏來工作，你就得認真工作。這是很合理的。」他有一個凹凸不平的鼻子，一對淺顏色的眼珠，說話時眼睛不看着人，一副很隨便的態度，頭髮很稀。

「當然，」菲兒說。

「有什麼經驗嗎？」

「哦，有的，」菲兒回答說，並且說了以前做過的兩家咖啡館的事情。

「很好，」墨爾雷笛說。「這裏可不是利茨。喂，慕娣，這是新來的姑娘。」

慕娣是一個有一張大臉的姑娘，戴着玻璃耳環，從後面過道裏出來，嚼着口香糖，兩手按在頭後，凸出臀部，在門口站了一會。「什麼事？一個女人不能有五分鐘做做自己的事情嗎？」

「這位是菲兒·李小姐——」

「菲兒·屈里曼，」菲兒糾正他。

他點了點頭。「好，隨便你喜歡什麼名字。這位是慕娣·派洛特。她會把你所不知道的一切事情都告訴你，其餘的我來告訴你。」

麥特買了一包紙煙就走了，慕娣把菲兒帶到外面的過道裏。「廁所在右邊，」她說，「你可以把外衣和其他一切的東西放在對面的衣櫥裏。後院有一個座位，可是在冬天沒有用處，我猜想到夏天你會還在這裏。」

「爲什麼呢？」菲兒問道，一面脫下她的兔皮領子的綠色外衣，把它掛在釘子上。她解開頭巾，把頭髮用到後面去。「這地方有什麼不好嗎？」

「跟別處差不多，」慕娣說，她的臉上塗了一層厚厚的脂粉，可是一點也不因此顯得漂亮些，她還以為唇膏可以把她那張大嘴變成雙弓形的嘴唇。

「去年夏天你在這裏嗎？」

「在這裏，可是那時候我住在拐角那邊。其實我倒可以堅持下去。」她打了個哈欠。「你聞到什麼氣味嗎？」

「沒有，」菲兒茫然地說，聞到一股油煙和捲心菜的氣味，還夾着煤煙和什麼東西腐壞的氣味。「我是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氣味。」

「我原來希望你會聞到的，」慕娣說。「我的男朋友查理昨天晚上給我一瓶香水——你知道，就是那到處有廣告的新出品。」菲兒不要自己顯得茫然若失，可是她知道她失敗了，慕娣接着說下去，「他們說這香水使任何女人都可以成爲迷人的妖精。等一等。」她在自己那件掛在菲兒的外衣旁邊的棕色外衣口袋裏摸着，拿出從婦女雜誌上撕下來的一頁紙。然後她用比平時說話更高的聲調念着，「使你自已成爲不可抵抗的女人。洛杉磯一位魔術化學家在現代實驗室中的發現，勝過了狂歡的月夜和令人陶醉的華爾滋舞。埃及女王克利奧佩特刺在她所有的一千個熱情之夜都會用過這種愛情的魔法。你也可以用。在身體上各個窟窿裏滴上一滴使你變得不可思議地迷人和被人所迷。你只要花費這樣小的錢就可以獲得成功的銷魂的生活，何必獨個兒坐着嘆氣呢。」她停住不念下去，又抱着很大的希望問，「你確實聞不到什麼嗎？」

「這裏有這麼多燒菜的氣味，」菲兒說。慕娣臉上露出高興的樣子。

墨爾雷笛打開通過道的門。「怎麼樣？對她說你的生活史嗎，慕娣？那一半留到忙完這一陣再說罷。把桌子擺起來，切好麵包。快點。」

每天從十二點到一點，菲兒忙得不可開交，要記住十幾個客人點的菜，同時還要送十幾個菜。可是除了這一段時間以外，工作倒並不緊張。有很長的時間無事可做，祇是和慕娣閑談，看她搬弄她那套便宜的修指甲器具。她發覺店主斯潑茲·墨爾雷笛在生活中唯一的興趣是打拳，而且深愛他的妻子特利克斯，這才放下心來。在碼頭遭到猛烈空襲的時期，特利克斯一條腿跛了，而他除了他自己不讓任何人侍候她。在晚上咖啡館閉門之後，他就挽着她去散步。她本可以用拐杖走路，但是她不願意用，她在屋子裏消磨大部份的時間，欣賞着布魯斯音樂唱片，或者用珠子做手工。

她很喜歡菲兒，後來對她說她看不慣慕娣。「她很粗野，」她說，這是她用來形容一切她不喜歡的或者不贊成的東西的形容詞。她夢想着到鄉間弄一所小房子住，她的丈夫正爲她這個夢想在儲蓄錢。「明年他要在「南區」買一所房子，那時候我就可以離開這些粗野的環境了。」她在一塊嵌板上用紅色化學珠子擺成的那朵大玫瑰花，代表了她認爲不是粗野的一切以及她的鄉間小屋所有的意義。

慕娣認爲她擺架子，可是又說跛了腿是足以使任何人發瘋的。「而且她過去很喜歡跳舞，斯潑茲有一天跳過幾次舞之後對我這麼說的。並不是像你我所謂的那種跳舞，而是那種高等玩意兒，你知道，要踢起腿來，還要像陀螺樣地打轉。」

慕娣好像每星期都在換男朋友，每次她都肯定的說她找到了唯一的那一個，是命裏註定的那一

個，是所有她看了流淚的愛情影片使她幻想着的那一個。可是那人總是到了星期一早晨就跑掉了，於是慕娣在人跟前顯出一臉幻想破滅的神情。「我再不信任男人了，我的寶貝。他們在女人身上祇要一件東西，一得到之後，你連他們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可是到了星期三，她又找到了那唯一的人，這個人是和其他那些人不同。菲兒要想問她，爲什麼在她經過這許多挫折之後，她還這樣容易相信每一個新的獻媚的人呢。她向慕娣暗示了這個意思。慕娣嘆了口氣說，「使我爲難的是我不忍心看見任何人難過。而那些男人呢，要是你對他們老說不的話他們好像非常難過。」

中午時候是那麼匆忙，談話都只是極簡短的幾句，而且急急忙忙說得很快，可是菲兒逐漸認識了比較常來墨爾雷笛咖啡館的碼頭工人。逐漸知道了他們的名字，也知道了一些他們的性情，聽到他們斷片的談話，學會當他們向她開玩笑時迅速地回敬。麥特在上班的日子總是到這飯館來，通常在早晨她和他一同到銀市來。

她喜歡由碼頭工人帶進飯館來的那種強有力的、粗暴生活的感覺。慕娣動不動就抱怨那些從污穢的工作中出來的滿身灰塵或粘汗的工人，但是菲兒却不在乎。她想到這些人是直接從碼頭、船舶、和廠棚的繁重工作中來的，覺得很高興，好像她自己也參加到這種工作當中，不僅僅是一個和她所侍候的這些人沒有任何密切關係的咖啡店的女侍。她還沒有知道那些常來的工人的名字，他們就已經知道了她的名字，而且把她當作一個老朋友看待，她覺得自己成爲這個激昂的、堅強的碼頭工人家庭中的一員了。

有一天，這飯館的許多顧客正由船上卸下水泥，這時候發生了一個小糾紛。有一個監工對工人們

說不要把他們的鉤子戳進水泥桶去。」那關他什麼事？我們一個鐘頭要卸三百個。於是雙方起了爭執，結果傑夫在他胸口打了一拳。就說他不該干涉人家的事情，這也太過分了一些。但是人家把這場吵架壓下去了，傑夫說聲對不起，兩個人握了手，那個監工說他不再計較這事。可是今天早晨我們聽說傑夫因為打人被控告了。我們可不能容忍這事情……」

慕娣抱怨那些搬水泥工人的骯髒樣子，甚至於問斯潑茲·墨爾雷笛能不能想想辦法。他露出牙齒笑了笑，對她說到利茨去找個事做罷。「那天從薩伏衣飯店來了個人問我可不可以讓你辭掉這裏的事情，可是我對他說，要是我讓你去侍候貴族，那麼這裏的碼頭工人就要傷心了。」自然他是開玩笑，可是慕娣把他的話一半當真。當他上樓去侍候他的妻子時，她就脫了她的高跟鞋，開始她那最近的時髦玩意兒，修剪腳指甲和塗指甲油。

「這工作真吃力，」她嘆氣說。「我的肚子或者什麼東西真礙事，哦！」於是菲兒拿起那彎彎的指甲剪子，盡力把慕娣的粗糙堅硬的腳指甲修剪得美觀。她須要用兩隻手來剪下一小塊指甲，於是那一小塊指甲驚人地飛了開去。慕娣覺得很高興，向菲兒吐露了她打算上銀幕的野心。她一直注意着各種可能引向銀幕生活的競賽，惱恨在銀市沒有每年選舉美麗皇后的事情，她肯定她能贏得皇后的稱號，尤其是採用選舉方法的話。菲兒心想，她以為那些愛過她又把她丟下的人會由於感激她而投她的票。「薩伏衣飯店真有人來打聽我的話，我是不會感到驚奇的。那裏是電影明星和導演們住的地方，不是嗎？我想一點不錯的，我在電影雜誌上看到過。就在兩星期前，我還寫了封信給一個人要求讓我試一試，並且附了一張我自己裝扮成卡爾門的照片——那張照片我給你看過。那服裝是我自己做

了在去年「南區」化裝跳舞會上穿的。我給誰寫信來着？」她從她的手提包裏拿出一本小小的日記簿。「我給這麼多人寫過信，我想我應該留一個人名表。啊，有了。寫給阿瑟·J·蘭克的。你會不會是蘭克先生來看我嗎？哦，要是斯潑茲破壞了我的機會，我決不饒恕他。」

第二天早晨，菲兒把慕娣抱怨卸水泥工人的話告訴了麥特，他大笑起來。「她希望他們怎麼樣？碼頭上連一個澡盆或者淋浴裝置都沒有。祇有幾個水龍頭。此外什麼都沒有。他媽的什麼都沒有。我們需要換衣服，我們真要換衣服的話，那麼到哪裏去換，換句話說，我們大多數人就根本沒法換衣服。」

「我沒有抱怨，」菲兒說。「不管怎樣，過後我們總是要打掃屋子和擦洗桌子的。」

「這話對了，」麥特說，「那些小伙子們很看重你。事實上其中有些人還真對你注意呢。」

「那些人？」菲兒問。「你告訴我。」

但是他笑了，叫她自己去發現。「如果你自己可愛的小鼻子聞不出他們來，那麼你丟你們女性的臉了，」他說着用食指挑了一下她的鼻子。「說真的，要是我還沒有結婚，我自己也會追你的。」

她笑了笑，可是暫時沒有說什麼。後來她說，「有時候我不能了解男人們。」

「祇不過有時候嗎？」

她還是微笑着，可是她在想着慕娣。這樣一個好脾氣的女孩子，這樣對男人一點辦法也沒有。

那天早晨十點鐘，慕娣正在給菲兒看一些舊照片——大部分都是她自己穿着游泳衣的照片，那些游泳衣看上去好像緊縮在她那肥胖的大身軀上，或者好像爲了節約，穿着五年前她還是個身材比現在小一半的孩子時穿的游泳衣——這時候海禮·曼遜正從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出來朝喀文園走去，正在皺眉深思。當他走過德魯利街戲院時，他聽見一個脚夫向另一個脚夫喊道：『可惡的兵來了。』於是他加快了步子。

通往市場的幾條街上都擠滿了脚夫和賣貨的人，但是不像平常有篷車，卡車，手車，籃子，一袋袋馬鈴薯，和一箱箱燦爛的鮮花的時候那樣擾攘忙亂。在市場的大拱門下面，人羣越來越密，他不得不慢慢地側着身子前進。『發生什麼事情了？』他問一個高個子紅頭髮的男人，他認出這人是去年喀文園運動會的一個選手。

『他們把各個入口都關上了。有兵把守着。』

『冷流警衛隊，』有個人加上一句。

『冷流警衛隊，』那紅頭髮的人嘲笑地重複一句。『那倒是給走狗一個很好的新名稱。』

『他們不能不服從命令，』另一個人說，這人是個小個子，把胳膊抱成一個圈，圍着自己的頭，免得在人羣中悶死。『他們不服從命令就會被槍斃的。』

『誰槍斃他們？他們自己槍斃自己嗎？』

『總會有些討厭的人出來支持的。』

『我參加過安齊奧之役，』那個紅頭髮的人說。『你想當我們的兵士離散，許多暴躁的軍官以

軍法制裁他們時，我們會槍斃他們嗎？我知道的有些最好的兵士祇不過不能再忍受下去。他們沒有逃亡。他們有一兩天簡直不知道在做什麼。但是你想我們會槍斃他們嗎，不管是在打仗或不打仗的時候？」

「當然不會的。」那個小個子說。

「他們需要找德國俘虜來槍斃他們。」那個紅頭髮的人說。「他媽的，我倒要想槍斃另外一些人。他們找德國俘虜來槍斃我們自己的兵士，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不肯那樣幹。那些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兵士。所以不要和我說什麼槍斃不槍斃。那些兵士裏面有些經歷過一切沙漠地戰鬥的，後來被德國俘虜槍斃，由一個職位升得很快的銀行職員發命令。我可知我要槍斃誰。」

「你不能把這兩件事混爲一談。」那個小個子的人開始說，後來因爲有人踩了他的腳，他咒罵起來。

海禮仍然側着身子往前走。現在他能夠看見一些騎着高大的馬的警察。有一個脚夫要想把什麼東西扔過去，可是旁邊的人把他攔住了，低聲和他激烈地爭論着。有一些騎馬的警察衝進人羣中來爲軍用卡車開路，海禮就借了這機會來到了最前面。一個淡紅色臉的少尉經過，脚夫中有一個人喊道，「你的二百五十二號到哪裏去了？」

那少尉轉過頭來，瞪着眼睛看了一下，彷彿沒有聽懂所指的二百二十五號事故記錄似的。然後他紅着臉大踏步向前走，接着響起一陣嘲弄的笑聲。他走到中心市場的一個迴廊下面，拿出一張地圖

○安齊奧：意大利羅馬附近的一個港口，二次世界大戰時英美軍隊曾在此登陸。——譯者註。

開始研究起來。

「他是在敵人的國土裏，準是的，」一個脚夫說。

一輛運輸蓬車開過來停在那軍官的旁邊。從後面出來一個中士向他行了個禮。他們兩人一起看着地圖。車上有一個無線電桿，從車後面打開的門中可以看出兩個報務員在收發報機上工作着。

「他們以為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剛才說話的那個脚夫喊着說。「是在柏林罷？」

「俄國人攻克柏林，」另一個人回答說。「艾德禮却攻克了喀文園。」

兩個憲兵過來，向那軍官敬了禮，報告了一些事情，又走開去。「那輛蓬車是控制據點，」在海禮旁邊的一個頭髮蓬亂的脚夫說。「他們倒是正經在幹。」

「把車隊調來了，」一個老人搖着頭說。「要不是親眼看見，我真不會相信這種事。工黨政府用軍隊來解散罷工。就連我現在眼着着都不能相信。」

「從的里雅斯特把他們調回來的，」那個頭髮蓬亂的脚夫說。

「什麼？的里雅斯特？」一個凹鼻樑的脚夫問。「我的弟弟就駐在的里雅斯特。別說他跟這些傢伙是一夥的。那會使他心碎的。」

「用不着責備這些兵士，」一個把便帽扣在腦後，嘴上叨着一支捲得鬆鬆的紙煙的人說。「責備那些發命令的人。」

「好，總算有一次我們看到別人在做這項工作，」那個頭髮蓬亂的人說。「而且他們不必付工錢。對兵士是不需要付搬運費的。」

「噯，那是個問題。難道售貨員和商店白工作不賺錢嗎？這才是奴隸勞動。而地主從每一蒲式爾的糧食交易上仍然可以得到半辨士。」

「而且這是一個工黨政府做的事情，」那個頭髮灰白的人嘆氣說。「我不相信，我真不能相信。」

「你到衆議院叫囂去，對艾德禮說去，」那個蓬頭的人說。「沒有人告訴他所發生的事情。我猜想他沒有工夫看報。」

一輛輛卡車繼續開來，穿着斜紋布制服的兵士們不得不在士官的監督下工作着。他們笨手笨脚地努力搬運沉重的或是難搬動的東西的樣子，引得觀望的脚夫們大笑起來，許多脚夫諷刺的大聲勸告他們，可是並沒有敵對的表現。脚夫們承認兵士們是不能由自己選擇的，祇是暫時把這整個的事情當作一個可笑表演。但是在內心有一種不能置信的痛苦。那個不相信親眼看見的事情的灰頭髮傢伙直率地多少說出了每個人的感覺。

卡車載滿了人，警察氣勢洶洶的騎在馬上，運輸車到處奔馳，正在收發無線電報，上尉胡亂地研究着地圖，要想找出電報上的意義，常常向上士求助，這一切海禮都看厭了。他在外圍人比較少的地方擠着走去。有人告訴他指揮部在查德郝斯街設立起來了，一切事情的進行就像我們的軍隊進入了一個被佔領的意大利城市。

海禮繞過去，發現有一小羣人在一些軍官和士官不斷進出的房子外面。一輛高速度的軍用轎車開到門前，從裏面出來一位將軍，用呆滯的眼睛向嘲笑的羣衆瞪了一會，匆匆地走進房子去。「他是管理倫敦地區的，」有一個人說。

「納粹頭目，」另一個人說，「啐了一口唾沫，」納粹頭目。」

「保守黨一定要捧腹大笑了，」一個戴着破便帽的人說。「捧腹大笑了，他們自己遇上這種事，也是沒有辦法的。嗨，要是邱吉爾使用這樣的詭計，那就差不多又要來一次大罷工了。但是獨裁者艾德禮，他犯了彌天大禍，也可以逍遙法外。」

「並不是艾德禮，」後面有一個人說。

「那麼是誰？查禮斯·勞頓？」

「納粹頭目，」那個啐唾沫的人說。「他們都是納粹頭目。」

本來站在手推車上的一個脚夫走了過來。「你們應該看看他們在那屋子裏的樣子。有地圖，有小旗子，還有傳令兵拿着信號表跑來跑去，房頂上有無線電，見了面都互相敬禮。他媽的，他們倒真歡喜這一套。你們可以看出他們頂喜歡的是佔領老不列顛，使我們這些不聽話的工人永遠安分守己。」

「這樣就讓你們動動腦筋，」那個戴破便帽的人說。

「噫，納粹頭目，」啐唾沫的人說。

「你看見喀文園了嗎？」另一個脚夫走過來說。「就像從多布魯克撤退出來似的。」

「他們沿着法凌頓路排列了一百多輛卡車，」那個原來站在手推車上的人說。「有一個兵對我說海軍陸戰隊和空軍也在往這邊來。」

「那麼這說明一件事情，」那個戴破便帽的人說。「我們這些人每天不動一根頭髮就做了的事

情，他們却不得不調動討厭的陸、海、空軍來幹。」

中午飯館正忙的時候，碼頭上散佈着罷工的消息。菲兒在這種緊張激動的氣氛中覺得很興奮，她想，這像薩伏衣飯店罷工的時候一樣，不過更好一些。因為在這裏她參加了這一切，而且在碼頭工人當中有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是在飯店工人當中所不可能有的。此外還好像有一種極大的變化就要震撼全局，把隱藏的真理顯露出來。至於那真理是什麼，她祇有一種模糊的概念，但是她的確感到這種真理是在那些打擊壓迫機構的人們身上，這一點是蓓蒂和海禮使她認識到的。只有他們這些人才可能使這種新生活實現。

使她煩惱的是她好像從來沒有覺得這種強大的力量，直到這種力量升到表面上來時才知道。她覺得海禮懂得這個力量是什麼，從哪裏來，什麼時候可以暴露出來，向哪裏去，蓓蒂從海禮那兒也知道了一切。

調用軍隊使碼頭工人非常憤怒——至少她在飯館裏聽到談論罷工的那些工人非常憤怒。那天下午她第一次和麥特一同回家，她問他工人們是不是都感到憤怒，將發生什麼事情。「大部分的人都有這種感覺。」他回答說，這時候他們正坐在雙層公共汽車的上層座位上。「可是當然不免總有一些意志不堅和出賣同伴的人。可是工人們是堅定的，一有號召他們就會團結一致出動。他們以前曾經這樣做過，祇要有卑鄙的工作在進行，他們還是要這樣做的。」他捺滅了他的紙煙頭。「沒有比碼頭工人更團結的人了，連礦工都不及他們——可是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我在說礦工的壞話。碼頭工人和礦工，

他們都是團結一致的，他們都是。」

「你當一個碼頭工人覺得很自豪罷，是不是？」菲兒說，對自己這句話覺得很得意，好像這是她的一個深奧的發現，而且她真覺得其中有些深奧的意義，祇不過她沒法把這種感覺用話語表達出來。

「自豪？」麥特問，好像覺得很驚訝她竟指出這樣一件明顯的事情，可是同時他又承認自豪的情緒已經成爲他的第二天性，所以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它。「我當然自豪。誰不自豪呢？我們有一些偉大的小伙子。」

菲兒繼續微笑着，覺得好像明白了一件重大的秘密。

第二天早晨，斯潑茲·墨爾雷笛出外辦事情去了，菲兒讓慕娣獨個兒去研究美國雜誌廣告中的短褲和乳罩，自己上樓去照着剛按了鈴的墨爾雷笛太太。墨爾雷笛太太，臉瘦得尖了，穿着晨衣和很好看的鑲花邊的綢襪衣坐在那裏。她並不要她做什麼事情，祇想和她談談罷工的事情，她認爲這件事情極其粗野。「他們無法停止自相爭鬥。人就是這樣野蠻的動物。」她說。菲兒不願意去反駁她。好像爲了要證實她的話，她拿起一張上星期日的報紙，詳細地念出一件件強姦案，誘姦幼女案和虐打兒童案。她好像覺得這些案件證明了搬運工人的罷工，和碼頭工人跟脚夫們可能的支持，是完全出乎野蠻要求的動機。

「我很担心司梯芬」（她不肯叫她丈夫的外號）「會給牽進這件事情裏去。他很容易衝動，不能容忍他認爲不正當的任何事情。他不好地先把事情想上一想。」她拿出一盒巧克力糖，給了菲兒一塊。「我的孩子，你今天早晨臉色有點蒼白。」她摸了一下菲兒的臉。「我們在南區買到一所小房子的

時候，不知道你願不願意來和我們一起住。司梯芬得每天到這裏來，我需要有個人管管家務。」她遲疑了一下，然後說，就像主婦伴侶。」她在一本小說或者報上一篇茶話欄中清楚地看見過這個名稱，要用它却有點膽怯，但是一旦說了出來，她覺得非常高興，接着又說了一遍。於是她又給菲兒一塊巧克力糖，又在她臉上撫了一下。「你有這麼一張可愛的小臉。」

菲兒含糊地說了聲謝謝，要想走開，心裏打定主意什麼都做，就是不做「主婦的伴侶」。墨爾雷笛太太睜着像鳥睛一樣明亮的眼睛，熱切地望着她。後來從樓下傳來許多腳步聲。「我現在得走了，菲兒說着站起身來。「我不能讓慕娣一個人去招待。」

「先把那本芭雷舞雜誌遞給我，」墨爾雷笛太太噘起嘴說。「忙什麼？讓那些野蠻人等一等。」

菲兒很高興能夠離開那間充滿了紫羅蘭和花露水的濃香的屋子，來到滿是紙煙煙霧和塵土的嘈雜的食堂，裏面都是些穿着笨重的靴子，戴着油污的便帽，肌肉強健的人們。「劊子手也出來了，」有一人說。另外一個人回答說，「別忘了比林斯門魚市。」第三個人總結一句說：「沒有一個人留在市上。這是個集體的罷工。」她仔細地聽着，把片斷的話語湊在一起，明白了在海關廣場上開過一次大會，會上公開表示決定罷工。利物浦，赫爾，格林斯必，和其他港市的工人都有電報來。倫敦的港口工人防衛委員會召開了會議，她決意要問麥特那是怎麼回事，那樣比暴露出自己的無知，在用大磁杯子送茶的時候問任何一個碼頭工人要好些。在會議上的一個發言人說：「我們的弟兄們因為爭取他們的權利被攆出來，他們的位置被軍隊佔據了。你們認為他們獲得這樣的待遇公平嗎？那麼你們知道應該怎麼辦。」

「政府把東西送到內地城市裏去，」正用一隻手捲着紙煙的一個碼頭工人說。「然後又讓那些脫離罷工的傢伙們運回倫敦來。」

「哦，哦，」一個小個子黑眉毛的人說。「你聽見那個鐵路工人對我們說的話嗎？爲他們裝車真使我的心碎了，」他說。「我的心碎了。」這是他親口說的。」

那一個人捲好了他的紙煙，把煙扔到空中，然後再用嘴接住。「兄弟，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碎了的心了。讓我們全出來，我們不要讓人再打碎我們的心，我們去打碎股票交易所罷。」

慕娣在一天中通常都很安靜的這段時間裏，要侍候這麼多人，心裏有點不高興，但是菲兒喜歡這種氣氛。她希望麥特來告訴她更多的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是也許他在防衛委員會，或者在爲委員會做些什麼工作，他沒有來。

工人們終於開始走了。菲兒發現慕娣坐在櫃台後面的凳子上，脫掉了左腳的鞋，在揉她的腳。「一個冒失的大混蛋踩了我的雞眼，」慕娣說。「我的腳得跛一個星期，我本來希望在今天晚上的華爾滋舞競賽中得獎的呢。我讀到過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女人由於在一次裴德福華爾滋舞競賽中得獎，後來到好萊塢去了。」她嘆了口氣。「瞎忙了一陣，我連丸藥都忘記吃了。」她的肩膀上長了一個小癬子，她給一家在她看的一本電影雜誌上登過的廣告的丸藥廠寫去了一封信。現在她在櫃台下面找到了她的手提包，她正搜尋着丸藥瓶子。「我實在弄不懂它們爲什麼要用綠顏色。我吃過各種各樣的丸藥，藍色的，粉紅色的，白色的和黑色的。但是還是第一次吃這些綠色的。裏面一定有些不同的東西。」她吞了一粒，哽住了喉嚨。「哦，我的媽，現在在我的屁股上有些奇怪的感覺。我知道在那裏一定又長了

個癩子了。」

有人在敲桌子，菲兒走了出去。祇剩下三個碼頭工人：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在念工人日報的體育欄，說道：「不行，你打不過開頓。」一個年輕小伙子獨自輕輕地吹着口哨，注視着窗戶外面，還有一個就是那用一隻手捲紙煙的人。他說：「再來一杯。」

她送上一杯茶，當她轉身走開時，他抓住她的手。「坐下來。你站得夠了。」

她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我們坐下來閑談是不行的。」

「斯發茲出去了，我想他不致於因為你通達人情把你開除罷。」

「你爲什麼用一隻手捲紙煙？」

「因爲那樣更難些。」

「你總是用難的方法做一切事情嗎？」

他露出牙齒笑了。「要看是什麼事情。可是認真說，能夠用一隻手做總是便利的。」

她喜歡他那張寬闊的隨遇而安的臉，微微鬚曲的淡棕色的頭髮，青灰色的眼睛，滑稽的嘴。他看見她注視着他，笑了起來，拿出他的煙草袋和紙，用一隻手很快地捲了一枝紙煙，遞給她。「不，不能在工作時間吸煙。我不能做得太過分。」

「好，」他說，仍然舉着那紙煙。「那麼過後再吸它，想念着我。」你是麥特·李的親戚，是不
是？」

「姨妹。」

「那麼，要是你的姊姊有你一半好看，我要祝賀老麥特了。」

她臉紅了。「我得去看看慕娣。她覺得不大舒服。」可是想到那可憐的慕娣的雞眼和癩子，她不由得笑了出來，那個碼頭工人又抓住她的手。

「你還不能走，菲兒。我還沒有告訴你我是誰呢。」

「我也沒有問過你。」

「你不知道嗎？」

她是想知道的，不過不願意承認，說：「要是你要告訴我，並沒有法律禁止你。」

「傑夫，就是我。傑夫·貝羅斯。」他端詳着她的臉。「對這個名字沒有什麼印象。那麼我自己來告訴你。去年我在幾次游泳競賽中都得勝了。」

「我喜歡游泳，」她說，「可是我沒有很多機會。在市游泳池中游泳比根本沒有游泳強一點，可是我喜歡的是海。」她沒有說出她祇到海邊游泳過兩次——一次是在大約四歲的時候，另一次是兩年前在布萊屯。

第一次的情形她完全不記得了；唯一的證明就是屈里曼太太保存着的一張褪色的照片，人家說照片上那個瘦長的小姑娘就是菲兒。

「你幾時跟我來一起游泳。」

「我會嚇跑的。你是一個真正的好游泳家，而我祇能游幾碼遠。」

「你會進步的，尤其是我和你一起游的時候。」

「可是現在還不是洗海水浴的天氣，」她說着咯咯的笑起來。

「對了，跳舞還好些。跳舞怎樣？」

「多謝你，不過目前我很忙。」

「那意思是說我排隊排在頂後頭了。」

她的臉又紅了。她不願意人家把她看成輕浮的女子，但是同時又不願意顯得沒有人追求她。「母親不願意我常出去，」她折衷說。

「那麼，到什麼時候母親才讓她的小姑娘出去呢？」

「不是那樣，」菲兒惱怒地說。「她是非常慈愛的。所以我不願意使她擔心。」

「呵，你眞容易惱，」他說。「現在，別再推托了。定一個日子。要不我們去看電影，如果你覺得懶得動的話。」

「你住在哪裏？」她問。「要是你得從老遠來，我不要吃你爲我跑出來。」

「有公共汽車，有軌電車，無軌電車，地下火車，更不必提機器腳踏車。我有一輛。哪一天你坐在後座上，我們騎機器腳踏車，怎麼樣？」

「等天氣好的時候罷。」

「你的托辭太多了。要再推托，我就有點懷疑你是打算避開我了。」

「下星期，」她說，他緊跟着追問的時候，她拚了命又說出「星期五」，就站起身來。

「我下班後到這裏來接你。」他點點頭站了起來。「再見。」

慕娣還在想着她的雞眼。「那是傑夫，是不是，」她問。她有點近視，可是不肯戴眼鏡。「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游泳家，他得過許多獎杯和獎章。他打算同你一起出去嗎？」

「不，他是麥特的朋友。」

「我從來不和他打交道，」慕娣說。「在我看來，他太自高自大。可是如果你喜歡這種人，我就不來離開你們。」

「怎麼，你知道他有什麼短處嗎？」菲兒問，極力做出隨便問問的樣子。「他好像還好。」

「我並不確實知道他有什麼短處，」慕娣承認說。「不過他有一個時期和瑪麗·詹金絲在一起，我向來不喜歡她。她的臉皮太厚了。有一次在公園裏，我鑽到樹叢下面，發現他和沙麗·色勒在那裏。」她顯得很狼狽。「你知道，突然之間下起雨來了。所以我找個地方避一下。但是請不必介意我的話。各人的趣味不同。」

「哦，我很高興知道這一切，」菲兒說，終於決定下星期五不和這個傑夫一起出去了。「你的雞眼怎樣了？」

「我現在再也穿不上我的跳舞鞋了，」慕娣失望地說。

第二天有一萬二千多碼頭工人和腳夫罷工。軍隊被調來了，去駕駛運肉的卡車，碼頭工人立刻拒絕裝載。在皇家碼頭，不需要號召和開會討論情況，就開始了罷工。接着這一區的駁船夫召集了駁運業的羣衆大會，支持碼頭工人，從鐵頂頓到太晤士河港所有的港口都癱瘓了——爲了燃料的嚴重局

勢，祇許少數幾個人把煤運到發電站去。

這樣一來咖啡館倒清閑了，祇有幾個碼頭工人進來看看。傑夫也在內，他顯得興高采烈，但是由於那更大的事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不大去想他過去的戀愛或者目前的意圖。整個碼頭區停止了作用，這種停工使船舶閑下來，貨倉關閉，在她看來這是碼頭工人力量——這是工人力量的驚人的表現。這比任何只使少數閩人感到不便的飯店罷工有着遠為重大的意義。她彷彿過去一直在期待着這個時機，知道它會來到的。這會引起什麼事情，她一點也不知道，但是她覺得一定是一種重大的事情。街上開街角會議時，她走過去站在那一圈人的後面，雖然她離得太遠，聽不見說的什麼，可是當警察增援來到，開始在街上驅散羣衆好讓車輛通過的時候，她感到很激動。在碼頭工人中有一種善意同時又堅決的表現，這使她非常滿意，好像一切正應該這樣。「喂，你看見什麼了嗎？」她到咖啡館時慕娣問她。「我猜你的雞眼被人踩了罷。」菲兒祇笑了笑，連她並沒有雞眼也不願意告訴她。

那天一整天一直到晚上她都沉浸在一種夢想中，不能很清楚地集中思想，然而充滿了不斷擴展開來的期待的溫暖。

第二天當她知道運輸工人已經同意成立一個聯席工業會議，勞資雙方都派代表出席時，她感到受騙了。麥特上班去的時候，在路上多少同意她的意見。「內開要想把一切工業上的問題推給仲裁委員會。工人們決不能從那種委員會得到任何真正的讓步；要是政府維持這委員會，那麼他們會結束產業工會——使產業工會成爲公司工會，國家機構。上個月我們就爲這事開了一個會所以我對這個問題才這麼熟悉。」他停了一下。「但是這場罷工逼得攤下牌來。假使我們不參加，運輸工人照樣也要罷

工的。這是個勝利。」

「運輸工人罷工是爲了什麼？」菲兒問，發覺自己到這時候還沒有知道罷工的原因。

「哦，爲了許多事情。他們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四小時，兩星期的假期，工資照付；他們要取消那種他們叫做累積週的規定……」

麥特自己也不太清楚。菲兒噘起嘴唇，追想着她要問的另一個問題。「哦，對了，誰是防衛委員？爲什麼工會沒有號召罷工？」

麥特笑了。「說來話長。你到了深水裏啦，菲兒。讓你的耳朵老張着，你就可以明白碼頭上的一切底細了。是這樣的。大多數的碼頭工人都屬於運輸與各業工會組織，而要工會的幹事們批准罷工就像要他們跳過月亮一樣。組織防衛委員會是維護我們自己的唯一辦法。這不是一個經常性的團體，祇在普遍要求行動的時候我們才把它建立起來的。由工人羣衆當時當地選舉出來的。」

「你在委員會裏嗎？」

「不在，但是我百分之百支持它。還有什麼問題嗎？」

菲兒覺得有許多事情她都不了解，但是也許唯一的辦法祇有留心聽和自己去找解答。

正常她沉浸在新發現的對工會的熱情中時，她忽然想到自己還不是一個工會會員，於是她決意趕緊加入運輸與各業工會的加特林分會。她向慕娣探聽她的意見，發覺她也不是工會的會員，並且無意加入工會。「我們付會費。祇是養活一批工作清閑的肥屁股幹事有什麼用？」她問，「或者爲了我們

沒有自己的廁所，你要在斯潑茲這裏罷工嗎？」

但是菲兒終於勉強說服了她。慕娣總沒有法子堅持到底反對人家。她同意菲兒要她怎樣做就怎樣做，祇要不致引起太多的麻煩就行了。

傑夫和她談過幾次話，但是每次都有別的顧客在旁邊。菲兒對於拒絕星期五約會的決心開始有些動搖了。究竟人家會不會談論她曾經和德夫在一起等等的話呢？她想起有許多事情是完全清白的，可是一經傳說就可能把事實歪曲。她確實覺得傑夫並不壞。

但是她還不能了解的是在星期三爆發出來的那股猛烈的力量在星期四能夠被平息下去。所有碼頭和市場的工作全部停頓，忽然之間又活躍了起來。除了她自己之外，似乎沒有第二個人關心這件事情。他們都認爲當然。罷工開始了，罷工結束了。但是她不能對任何人表明她的心思，連對麥特也說不出，因爲她沒法表達深藏在她內心的驚奇、快活、希望和突然的挫折。

她沒有和傑夫去跳舞，因爲他爲一項緊急的工作加了班。可是下一個星期二她在店裏等他，於是他們到普萊斯安去看電影，後來又在一個攤子上喝咖啡吃點心。在車站上分手時他吻了她，但是這不能說有什麼意思，也不能說沒有意思；當她在行軍床上快要睡着的時候，她盡力回憶着他們所談的話。但是她不能很清楚地想起什麼來。也許是因爲她太瞌睡了，也許是沒有說過什麼特別的話。她所能想起的是似乎兩人都有的一種熱切的心情，以及到春天去游泳的計劃，假使春天還會來的話。她得安安靜靜的躺着，因爲那行軍床會搖動，咯吱咯吱響，要是屈里曼被吵醒哪怕祇五分鐘，第二天早上他就

要抱怨說一夜沒有闔眼。但是她半睡半醒很愉快地仰躺著，一直想像著飄浮的影像，想像着她在影片中看見的一些戀愛的鏡頭，傑夫和她自己站着排隊或者在街上走着的情況。

第二天早晨她向麥特打聽幾個人，其中包括傑夫，她覺得這是一個聰明的辦法來隱瞞她的關心。可是麥特笑了，說：「哦，傑夫不壞，最好的人當中的一個。他還年輕一點，但是你也年輕，我的好孩子。」

「你說還年輕一點是什麼意思？」她問，有點莫名其妙。不管她怎樣努力使自己機靈些，為什麼人家總看得出她的心思？

「你再大一點就會明白，」他故意逗弄說。「可是你不必擔心傑夫。他有點孩子氣，對游泳着了迷。有像他那樣的成績，誰不會着迷呢？可是你會照顧你自己的。你以前在尼兒家過夜的時候，你不是老不讓我靠近你嗎？」

「我祇不過想要知道，」菲兒含糊地說，簡直不知道她自己想要知道些什麼。

因為天氣不好，家裏又有糾紛，沒有多少時間去會傑夫或任何旁的人。屈里曼太太和班丁太太爲了丟失了一些乳酪吵起架來。後來菲兒爲了過於匆忙走過屋子，又在班丁家的一塊油氈的破口上絆倒，把那破口至少又撕裂了一呎長。班太太要求賠償，而屈太太回答道，照理說班丁家的屋子是屈里曼家的過道，而班太太不把過道弄整齊就應當被控訴，菲兒可能覆面跌倒受傷。再後來，班丁家的女孩子如壁，連她母親也承認是『唯一的缺陷』的那個孩子，聽了這場吵架和她母親的咆哮，激動起來，以致於有一天下午她趁屈里曼的屋子裏沒有人，跑進去打算放火。屈太太威嚇着要把她關起來，而班

太太呢，又哭又罵。

班丁家的男孩子，拿着一張體育報躺在床上，利用這種緊張情勢的機會來對屈里曼家任何走過的人發揮他罵人的本領，並且得到了她母親的嘲笑聲的鼓勵。他尤其喜歡和菲兒搗亂，「喂，夜遊神，去找夜食嗎？」

對於這場爭吵始終不聞不問的祇有這兩家的男主人。屈里曼當他太太開始提起這事時，把兩手撫着太陽穴說，「一個人在外面工作還不夠麻煩的，回家還得像在瘋人院裏似的嗎？」班丁在任何吵鬧聲中讀着報紙，試着各種眼鏡，他認為他的視力是隨着天氣，星宿，肝火，以及其他不可思議的因素起變化的。「不要這麼吵，」他祇說了這麼一句，「少吵鬧些，好不好。我聽不見我自己念的聲音了。」

除此之外，菲兒覺得應該有一兩個晚上去看看尼兒，幫幫她的忙，還得在一兩個晚上去幫助波兒。里斯比和她的母親。自從波兒的情況弄明白了以後，她和里斯比太太相處得很好，波兒不再是悲劇中的皇后了。里斯比為維護作父親的道義上的權利作了一些努力，責備了犯錯誤的女兒，結果在一片嘲笑聲中蓬頭散髮地逃出了家。第二天早晨他沮喪地答應以後要檢點行爲，這才得到了允許可以再回家來，不過他那場遭到失敗的努力却加強了她們母女之間的聯盟。

「她不再去工作了，」里斯比太太說，好像工作是一切墮落的原因。「我們要開始認真地養鳥了。我們要搬到厄色克斯去，我的姊姊住在那裏，離頓茅不遠，我們到了那裏就一天到晚養鳥，不做別的事情。」

在她的收藏中又增加了一對彌德爾塞克斯的梅花雀，裝在一個小籠子裏，架在院子裏的一個大籠

子上面，因為她抵不住街上賣鳥的人叫這種鳥的名稱的引誘；拖兒——羅兒——羅兒——親愛的——吻我。

「里斯比先生怎樣呢？」菲兒問。

「噢，我們用不着他來養鳥，」里斯比太太說。「他留在這裏也行，去也行。」

但是里斯比聽說有人自己種煙草，加工後自己享用，所以他決定他也有去農村的志願。

「我給你種鳥吃的種子，」他說，「爲我自己種煙草。」

里斯比太太有點懷疑。「如果有隻牛能夠擠出啤酒來，那麼你就要種地了。」

波兒感到她一定會很快活的。「我要離開這一切，」她攤開兩隻手，對菲兒說。「我甚至在鄉間還會喜歡我媽媽的鳥。不過你要來和我們住些日子。你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

「我願意常常來和你們住住，可是不能長住在那裏。」

她沒法解釋。不管那藏身之處是多麼可愛，她覺得自己太無知，不能離開倫敦。她越來越覺得自己不光要結婚，像她母親那樣過着困苦的日子——甚至像尼兒那樣，容貌變得憔悴起來，除了使麥特高興，把傢俱弄得整潔以外，對於人生毫無興趣。並不是說這些事很容易做。一方面她感到愛情的夢想吸引她，希望有人全心全意的愛着自己，完全生活在那種夢想裏；另一方面她又想要深入世故，了解爲什麼要有鬥爭，自己也參加到鬥爭中去。對於薩伏衣飯店的罷工或者運輸工人的罷工，這種大事都完全不了解，像這樣的人生現在在她看來是可憐而無價值的；但是她也並不想整天被這種大事所包圍，把那種在她心裏忽起忽落的愛情的夢想完全排除。別人是怎樣來解決這樣一個矛盾的呢？蓓蒂已經真的得到解決了嗎？

她給蒂蒂寫了一張明信片，得到回信請她得便隨時去看她。蒂蒂的信上這麼說：『不過預先通知我一下。如果碰上我們要出去，你可以和我們一起去。』但是菲兒覺得不容易預先計劃，許多事情可能隨時發生，需要立刻去做。因此，雖然當事情不順心時她總是想到蒂蒂，可是她一直沒有去看她。天氣是這麼冷，她每天得到銀市去，已經相當奔波，想到要寫信的時候手邊又沒有明信片，有時候波兒說『星期四請你一定要來』，尼兒又說『謝謝你，菲兒，你真是一個幫手，星期五一定再來』。墨爾雷笛太太又要她留下來爲她梳頭髮，爲她翻閱跳舞雜誌，或者要她在留聲機上開放布魯斯舞曲唱片。傑夫又說，『再去看看電影怎樣？這些日子你好像一點跟我就在—起的時間都沒有，是不是？』

『我連做一點自己事情的時間都沒有哩，』她說。

十七 泰因賽德

『我不在這裏，』當電話鈴又響起來的時候他暴躁地說，畢柯令小姐在接電話，他坐着用鉛筆敲着吸墨紙夾。她用堅決但是又特別客氣的聲調說着，表明她是在爲她的主人說謊。她側着身體坐着，彷彿當她否認艾莫利在面前時，不願意碰到他的眼光。她一邊接電話，一邊手指玩弄着別在襯衫領口上的一隻銀飾針。她住在一家藥房的樓上，獨自佔了一小層樓。他知道這件事，因爲他上星期曾經拿起她寫給她在加拿大的哥哥的一封信看過了。她提到那層小樓，好像她剛搬進去一個多月——繁瑣地談到看煤氣表的問題，和搬到這裏來獨住多舒適，多自由自在。信上沒有提到艾莫利。可是自從他

知道她獨自有一個小小的寓所，他覺得自己的思想更加注意地圍繞着她。他隨隨便便想出過幾個計劃，好使他自己在一個夜晚裏邀請去——做一些額外的工作。但是困難的是畢柯令小姐和他知道得一樣清楚究竟有多少工作，而且如果有必要多做一些工作的話通常是留在工會辦公室裏做。再說，他怎樣提起自己知道她的生活情形呢？

「不，我不能確實知道他什麼時候來。」

她放下聽筒，這才向他瞥了一眼。他笑了。「又是克羅工廠罷？」

「對了，他們很固執。」

他玩弄着鉛筆。「我不需要對你說明，芭芭拉，我並不反對工作。我不喜歡的是浪費時間。」

她表示重視這種信任，向後靠在椅背上，兩手放在膝上。「當然囉，艾莫利先生。」

「昨天晚上的支部會議簡直就是浪費時間。我連張嘴的機會都沒有。老傑克遜當主席。他同情愛嘮叨的人是出於自然的，他讓會議席上一個嚼舌的傢伙嘮叨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個傢伙猛烈地攻擊計件工作，還夾雜着反對混合工會的爭論，他不但叫那傢伙注意秩序，反而鼓勵他。我從來沒有聽見過誰這樣主持會議。會議開得很糟，那個狂妄的人的發言把議程打亂了。老傑克遜不得不草草結束會議，大家都趕快跑出會場去喝水。這叫我怎麼不厭煩？」

「太糟了，」畢柯令小姐撫慰似地說。「他們應該知道你的時間是多麼寶貴。」

「而且當我在反對維爾堅的爭辯中得到勝利時——這是影響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會員的一個決議——支部一點也不覺得什麼。沒有一句感謝的話。而且，我後來知道，在下次會議上——那次會議

我沒有能夠出席——反而有五六個同志開始攻擊我，組織誹謗運動。」

「太糟了，」畢柯令小姐喃喃地說。「可是你不能希望得到感謝的，」她伶俐地加了這句話，由於找到了適當的辭句覺得很輕快。「無論如何，在這個世界上是得不到的。」

「哦，好罷，」他說着拿起一封信來，「反對是沒有用的。事實上工人羣衆現在越來越冷淡了。我並不是說以前我們一點缺點都沒有，不過我們的確有過正確的奮鬥精神。我們不是只想攻擊我們自己人。」

「我相信不會的，」畢柯令小姐說，玩弄着她的別針。她的嘴微微張開，她用專注順從的眼光望着艾莫利，但是他却覺得她在想別的事情。

「哦，好罷，」他重複了一句。「我想沒有什麼話可說，還是回到工作上來罷。」他看得很清楚她如釋重負地高高興興拿起她的速記本。她是個平庸的傻子，他想，於是把他心裏關於藥房樓上那些屋子的一切念頭拋開。

但是克羅工廠的事他却沒法暫時擱開不想。那是一種討厭透頂的糾紛，嚴重地牽涉到一些原則和個人問題。而且在最近幾次小爭論中行政方面得勝了，其中最小的爭論是關於半熟練工管理熟練工機器的問題。他們在這上面感到不能調和，工人的情緒變得激昂起來。但是艾莫利覺得班蓀的事件却不是一個應當發動全面反攻的事情，那個問題太複雜，太難對付了。然而要是在這個事件上失敗，那會成爲在工人羣衆中給他留下的一個大污點，會給他所謂的地下運動新的力量來推翻他。

他剛定下心來仔細看他的信件，就有人在敲門了。畢柯令小姐打開門，但是不能再把班蓀攔出去

了。他用什麼辦法不預先通報就混了進來？

「喂，傑克，」他皺着眉頭說。「我沒有想到你會來。」

「是的，我知道，」班蓀說。「我來得不是時候，你在忙着工作，我來打攪。問詢處的那個女孩子忙着和一個漂亮的青年男人談話，顧不得問我是誰。所以我就進來了。」

「請坐罷，」艾莫利說着向後一靠。「我正要給你打電話，請你下班以後來。你知道，我得過了七點才走，」他諷刺地說。「我們這些自負的幹事們有時候也真做些事的——祇要有五分鐘的空。」

「聽我說，畢爾，」班蓀用更友善的口氣說。「有件事情一定要辦——」

「你要不要我讓畢爾令小姐拿出文件夾來給你看看有多少事情一定要辦，而且要趕快辦？」

「我相信你的話，然而你還是得承認這是一個嚴重的爭執。並不是因為這件事跟我有關係，所以我來打破你的公事房的安靜。你知道要是行政方面又得到勝利，而且在這樣的事件上得勝，那麼工會就會受到很大的挫折。那麼到處都會有反應，不光是克羅工廠會有反應。」

「就算你所說的沒有錯……可是在牆上畫侮辱工頭的圖畫的那個傻瓜是誰呢？這件事本身是一件笨拙的小事，可是作爲一個爭執的出發點，那是很不好的。它的效果是刺激行政方面。」

「你別那樣看着我。我不是藝術家。」

「畫那些圖畫的人也不是藝術家。」他站了起來。「讓我們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談一談。」他怕巴特利治隨時會跑來。

他們走出去的時候，艾莫利向畢爾令小姐點了點頭。「不會去得太久的。那封達凡波爾特的信寄

出以前再讓我看一遍。」他把一隻手搭在班蓀的肩膀上，兩人走下樓梯。「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當然，可是我不能把那件事看得像你說的那樣嚴重。問題是在行政方面是否有權爲了輕率的動作開除工廠代表。」

「你自己承認你對老梅多斯說了一些激烈的話。」

「還沒有我感覺到的一半激烈呢。」

「可是你自己害了自己啦。難道你們這些人就沒法明白隨便講話總是沒好處的嗎？」

「你聽我說，」班蓀很激動地說。「你是由工人用錢僱來替工人說話的，而且現在正是你爲這事件說話的時候。」

「在說話有用處的時候，你不會看見我後退的。我剛才說的是指發脾氣和罵人。」

「哦，天，」班蓀抱怨說，「難道一個人在一生中連一次都不可以說出他的感覺嗎？」

「要是說了會使工會遭到麻煩，那就不應該說。」

他看見那個托着午茶走來走去的少女，叫她送兩杯茶到走廊盡頭的屋子裏，他知道那間屋子裏沒有人。於是他和班蓀坐定下來談話。

「你聽我說，畢爾，」班蓀說，盡力想要顯得友好一點。「你知道畫那些粗魯的圖畫和硬說我謾罵梅多斯，都不過是佈置煙幕。問題是工人代表究竟是否有權利當工人代表。」

「不請求允許就離開他的工作。」

「在執行工人代表的職務時，去見經理。」

「現在你告訴我，你以為你那樣做會有什麼益處，傑克。」艾莫利帶着點不耐煩的語調說。「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像一袋跳蚤那樣講理，又知道梅多斯是個固執的老壞蛋，曾經捐款給莫斯萊的秘密基金，你怎麼還會以為你那樣做有益處？」

「無論你怎樣問，我都可以解釋。」班蓀說，「但是我要強調的是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他們能不能因為我在執行工人代表的職務時去見經理而把我開除。不要忘了我是工人的代表。」

「所以你更應當注意你採取的步驟。你知道他們正要趕走你。你所做的一切正好幫助了他們。」無論什麼時候需要我，我都準備好怎樣來為我所作的事辯護。」班蓀固執地說，「但是問題不在那裏。問題是他們能不能隨他們的高興開除工人代表。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話？」

那少女送茶來了，於是他們默默的坐着直等到她走開。艾莫利趁這個時候考慮怎樣反駁他。「現在你聽我說，你知道他們認為合適就可以而且也會開除工人代表的——但是並不是因為就是工人代表的緣故。你要我做什麼呢？要是你不能使工人們起來反抗的話，空說是不能使你復職的，你也知道這一點。怎麼回事？他們不支持你嗎？」這句話刺痛了班蓀的心，但是艾莫利不讓他有回答的機會。他轉變話題接下去說。「我們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生活，並不因為我們有了一個工黨政府就有了社會主義。」

班蓀終於想法插進了一句話。「哦，這麼說，你是需要停工，是不是？那麼也許不止幾個星期的停工，後來還可能會蔓延到約克郡，那樣我們就失敗了。你支持直接行動嗎？你支持不支持？」

艾莫利想使事情平靜下去。「現在你聽我說，你知道這是一個受保護的公司。你怎麼了？你知道

那套該死的程序。非等到其他方法都用盡之後不可以停工。」

「你不要管這些，」班孫嚙出他的下巴說。「你支持不支持行動？」

「你知道我是一個幹事。如果你照自己的意思辦，那麼何必來找我呢？」

「對了，你是一個幹事，」班孫反駁道，聲調中帶着輕蔑的意味。「那有什麼用？為什麼我們會員們遇見你們這些傢伙，我們就覺得是和長官在爭論呢？你們有些人說話就像是軟弱無能的人事科主任。哦，我並不是說你是這樣，可是這種情形還要延續多久呢？」

「不管怎樣，工會到底是做什麼用的？」艾莫利激怒地問。

「你們這些虛偽的傢伙又要這樣又要那樣。我們作鬥爭，但是那是非正式的，可是你們又不能通過程序得到勝利，所以我們又一定得有行動——」

艾莫利盡了很大的力量掌握這個局勢。「不錯，傑克，要行動。我同意你的話，不過我們一定要盡可能多多考慮我們的行動。今天下午我要仔細調查所有的材料，找出他們的弱點。我要發動一切的力量。」

「也該發動了，」班孫說着又把下巴嚙出來。

但是在艾莫利終於把班孫弄走之後，他無法不感到鬥爭的政策有些道理。除了許許多多沒有徹底解決的鬥爭隨時可能再爆發起來以外，目前還能是什麼情勢呢？在某一方面班孫是對的。他想，如果我真的跑去對他們說了可能也是不錯的。那樣可以嚇他們一下。

但是過了一會，他又覺得拿不定主意。他甚至不能直接和他們見面或通電話。任何事情都得經

過聯合會來辦。無論如何，申訴總會提出來的……照合法手續去做，你是做不通的，他對自己說，雖然這一點支持了班蓀的看法，然而他覺得這倒也是一個自衛的藉口，可以用來駁回班蓀的要求。

他當真在辦公室裏待到七點，而且他也真爲班蓀的事件費了至少一小時的心思，回想着關於開除人員的爭端所有的經驗。一切都很平靜。和他同辦公室的奧利佛和巴特利治出外了——奧利佛是在布萊，巴特利治到上流處理一件鍋爐工人的爭執去了。畢柯令小姐直到六點半還留在辦公室裏，對她說她不急於要走，而他確實知道她在打字機上打的那些信，有些是可以留到第二天早晨打的。但是她繼續一本正經地打着字，好像不知道他在看她。當她收拾東西的時候，他隨隨便便地說：「同我一起到什麼地方去喝杯咖啡怎樣。我想和你談談班蓀的事情。」

「哦，艾莫利先生，我真喜歡去，」她說，「可是我已經晚了。我答應在六點半鐘去會我的朋友愛瑪的。哦，真對不起。」她遲疑地看着她的手錶。「也許我可以讓她等一會。」

「不，不，」他堅決地說。「你去罷，去會你的愛瑪罷。下次再說。」

「謝謝你，」她回答說。「真對不起。晚安，謝謝你，艾莫利先生。」

她走了以後，他去查看她的書桌的私用抽屜。她有一塊淺紅色的香皂裝在一隻賽璐珞的盒子裏，一塊繡着她名字的小毛巾，一張畫着驛車的聖誕節賀片，上面寫着「帶給你愛情，李寄。」一本解夢的小冊子，一些髮針一支舊口紅，一個頂針，一個戰前的法國錢幣。在解夢書裏，她用筆在這句話下面劃了一道線：「夢見的事情常常是相反的，所以夢見出殯是預兆結婚。」後面又劃了一句，「飛躍的夢常常因從空中直落而驚醒，可能是很痛苦很不舒服的。」她還在這句後面打了個驚嘆號。

他微笑着，站了一會兒。又聞了聞那香皂，才回到自己的書桌邊繼續去想那班蕪的問題。

「現在不要再發抖了，」琪恩說，「你要知道你平安無事了。」

「真的嗎，實在嗎？」愛妮問道，抬起她那尖削的下巴，用訴苦的眼光注視着琪恩。「我不知道這樣逃出來是不是不好，或者還是等到早晨再走的好。他總是親自鎖上那地方，而且不到九點半絕不離開的。」

「你祇有這一個辦法，我的孩子，」琪恩使她安心，說道。「要是你同哈利坐唐的卡車到扑次茅斯去，那麼你們就得在十一點上車，祇有這樣。我祇希望你在車上不會覺得太冷。路程是很長的。」

「越長越好，」愛妮說，比較高興起來。她筆直地坐着，她的衣箱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祇要車不停，坐多久我不在乎，多冷也不怕。」

「我去給你找一頂威廉的舊帽子，那比披巾好些。」

「請你不要丟下我一個人，」愛妮請求說，她害怕地瞪着眼睛。又顫抖起來了。

琪恩很關心她注視着她，又一次感到不能決定她是否應該援助他們私奔。但是她覺得哈利是個好孩子，要是不幫點忙，這個女孩子簡直就會神經錯亂的。「現在振作起來罷，」她粗暴地說。「哈利相信你有理智的。」

愛妮盡力制住了她的顫抖，朝後靠在椅子裏。「我不知道他爲什麼爲了我這樣做。這個世界上祇有兩個好人，就是你和他。你想他以後會討厭我嗎，太太……琪恩？」

「別說傻話了，」琪恩說。「可能使他討厭你的祇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老像這個樣子。做一個勇敢的女孩子——振作起來——那樣你就什麼都不担心了。」

「你以前也這麼說過，我要相信你這話……」

「那是實話，愛妮。我把我知道的告訴你。」

「對，」愛妮說着振作起來。「我確實知道你知道的。要沒有你，我真不知道我會怎麼樣，哈利說你是他遇到的最好的人。」

「那麼，我再去給你倒杯茶來，」琪恩說，懷疑哈利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弄了一個什麼負擔在身上。愛妮確實胆大妄為，需要有人照顧——但是並不像她那粗暴的父親和惡劣的繼母所說精神失常得那麼厲害，一年前有一天晚上她在外面玩到十一點才回家——不錯，是一個人給她喝了兩杯葡萄酒，把她帶去跳舞，但是祇不過做了這些事——從此她的父母就說她精神失常。而且她因此足足挨了一個月的打，終於使她脆弱的心靈大大地受到威脅。半年前她很神奇地和一個鉛管工匠的助手談了戀愛，那個工人是來修理漏水管的，那時候她的父親已經上班去，她的繼母也上街買東西去了，她知道中午以前不會有人來。琪恩心想她一定有一套閃電戰術，因為她竟能在喝着一杯茶的時候，壯起胆子來對哈利訴說了她的一些痛苦，而他深深地感動了。他們設法抽空會面，並且想出一個複雜的通訊的方法，把字條留在後牆縫裏的一個果醬鐵罐裏面，或者在前面的窗子跟前做暗號。靠窗口小桌上的那隻花瓶放在左邊，右邊，或者中央，都有一種祇有哈利明白的意思，如果他在一個一定的時刻走過，蹲下去繫鞋帶，站住點一枝紙煙，或者搔搔耳朵，這些動作的意思也祇有愛妮明白。也許是冒險時那種驚

心動魄的感覺，和私相通情的趣味吸引了他；愛妮的動機祇不過想找到一個親切地對待她的青年。他們用胆怯的人在幾乎絕望時的那種勇氣，冒了極端的危險，但是很奇妙地沒有被人發覺。

從那女孩子挨打的那個月起，琪恩開始注意她了，要是艾莫利沒有攔阻，她早就到警察局去告發了；有一天當琪恩給她茶和一種特別軟的蛋糕的時候，愛妮把這件事全盤告訴了她。

「這卡車走起來有多快？」她現在問。

「那是一輛柴油車，」琪恩解釋說，「沒有車篷。」

這時候前門有一陣很響的敲門聲，愛妮開始顫抖起來。「哦，那是什麼？」她哭了。

「沒有什麼，」琪恩說。她自己也驚慌起來。「你到伙食室去吃點我給你留着的巧克力餅乾。」她用抹布擦一下手後，就走到過道裏去。當她走近門的時候，沉重的敲門聲又響起來了。她憤怒地打開門。一個警察走了進來。「對不起，艾莫利太太，」他大聲說，但是帶着抱歉的口氣，「我有理由相信愛妮·勞埃斯小姐在你家裏。」

琪恩正想否認把警察推出去，可是跟在她後頭走到過道裏來的愛妮害怕得大聲哀求起來。琪恩看出勞埃斯本人就站在警察的背後。「那不是她嗎？」他刺耳地大聲喊道。

「我看見她是在這裏，」那警察說，琪恩以前見過他。「我想你還是讓我們進來好些，艾莫利太太。」

有那麼一會兒琪恩想把他們推下台階去，好讓愛妮從後院逃走，但是看到愛妮沒有希望逃走，於是她縮住了。「好進來罷。」然後她回過頭去向過道裏喊道，「不要怕，愛妮。不會對你有什麼麻煩。」

的。」

「看着罷，」勞埃斯說。

琪恩引路沿着過道走進廚房，愛妮靠着碗碟洗滌室的門在發抖。「好，你打算怎樣？」她走過去把胳膊圍住愛妮，想使她不再顫抖。

「我這裏有一張拘她的傳票，」警察邊說邊解開他的警衣上的一隻鈕釦，伸手進去摸着。

「官長，檢查那個衣箱，」勞埃斯說，他是一個眉骨凸出，下巴短小的人。

「忙什麼，勞埃斯先生，」警察說。

琪恩看出警察對勞埃斯顯然並不怎麼友好，有了一些希望。「那樣一個可憐的不足爲害的女孩子會做出什麼壞事嗎？」

「不能由我說，」警察說。「這裏有一張拘愛妮·勞埃斯小姐的傳票。愛妮·羅沙貝兒·勞埃斯小姐，」他細看着傳票改正說。然後轉向勞埃斯。「對不起，勞埃斯先生，請你不要去碰那衣箱。要是那裏面有證據的話，你伸手動它，於你自己是沒有好處的。」

勞埃斯從桌子旁邊退開。「辦你的公事，官長。」

「我正在辦着，」警察呆板地說。「愛妮·勞埃斯小姐，我必須逮捕你，因爲你被控告偷了十鎊你母親的——」

「繼母的，」勞埃斯說。

「衣塞兒·萊蒂夏·勞埃斯太太的錢，」警察堅決地說。他轉向愛妮說。「我應該警告你，你所

說的任何話都可能用來作為控告你的證據。」

「但是那是我的錢，那是我的錢，」愛妮嚷道，捏着小拳頭捶打自己的胸口。「那是我的錢。」

「你是不是要打開那衣箱？」勞埃斯問，來回地走着做着苦臉，好像在聞着什麼臭味。他左邊的臉頰每隔一會兒就抽搐一下。

「他們可以在警察局裏打開它，」警察說。「我會當心它的。你別動它，勞埃斯先生，請別動。」他把「請」字拉得很長，聽來有些威脅的意思。

「不要讓他們把我帶走，」愛妮喊着，抱住琪恩。

「你怎麼忍心這樣做？」琪恩對警察喊道。「你看不出來這是一種預謀嗎？你看不出來這個暴徒要逼瘋他的不幸的孩子嗎？」

「我要控訴你毀壞我的名譽，琪恩·艾莫利，」勞埃斯尖起喉嚨喊道。「我要控告你同謀。我要控告你拐騙——」

「你對警察局長說去，」警察粗暴地說。

「你聽見她說的什麼——」

「我什麼也沒聽見。」他轉向琪恩說。「我不是裁判官，也不是陪審官，艾莫利太太，我的意見對於這件事不起作用。這件事的實際情況是傳票在這裏，那女孩子在那裏。」

愛妮開始顫抖哭泣起來，說着一些聽不清的話，把拳頭朝嘴裏塞。琪恩心想，他要把她逼瘋了，我就殺了這個老渾蛋。這時後門開了，哈利走進來。他站住了，瞪着眼向四週看。「哈利，」愛妮用恐怖

的懇求聲調喊：「救救我！」

哈利向勞埃斯走去，這時他看見了那警察。「出了什麼差錯嗎？」他疑惑地說。

「把他也帶走，官長，」勞埃斯熱切地喊道。「他教唆她，引誘她。我要控訴他，也要控訴琪恩·艾莫利。」

「你對警察局長說去，」警察說着轉向琪恩。「留在這裏沒什麼用處，艾莫利太太。我得把那女孩子帶走。」

「我跟你一起去，」琪恩說。「別害怕，愛妮。那完全是一片謊話，你不會有什麼事的。」

但是愛妮打算掙脫開，跑到哈利身邊去，他由於悲痛，憤怒，和無能為力，呆在那裏。「我要收拾你，」他對勞埃斯說。

「官長，你聽見他說的話？」勞埃斯刺耳地喊道。

「我什麼也沒有聽見，走，」警察說着拿起衣箱，站在一邊，讓琪恩和那女孩子先走。他把勞埃斯向前一推，勞埃斯晃了一下，瞪眼看着，沒有再說什麼走了出去。

「你頂好也來，哈利，」琪恩說，哈利原來垂頭喪氣站着，兩手一張一闔，聽了這話振作起精神來，跟着她走了。

她還在給哈利倒着茶，勸他不要去實行伏擊勞埃斯的計劃，這時艾莫利進來了。在路上一個隣人攔住他，把拘捕愛妮的訛傳的故事對他說了。「是什麼事？」他憤怒的喊道。「你找的是什麼麻煩？這

是什麼人？」

「哈利·馬丁，我的朋友。」她乾脆地說。「請你有點禮貌。」

艾莫利兇狠而苛刻地瞥了哈利一眼，哈利一動不動地默默坐着，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警察跑到這裏來做什麼？」他又轉過去問琪恩。

「勞埃斯控告那可憐的愛妮，因為她要和哈利逃走，警察來傳她。」

「你究竟爲了什麼要攪到這種事情裏去？你不能爲我和我的名譽着想嗎？」

「不能，我不能，假使你要知道的話。但是我能爲一個從來得不到機會的可憐的女孩子着想，而現在她——」

哈利從警察局回來之後一直低聲說着一些雜亂的威嚇的話，現在站起來，把椅子向後推倒。「哦，他媽的！」他喊着淌下眼淚來。他搖搖晃晃朝後退去，靠在牆上哭了起來，兩隻手垂在兩旁。他的頭撞在一個掛在釘子上的濾水器，那濾水器拍嗒一聲落在地上。

「可憐的愛妮，」他傷心地哭着。「哦，天，我怎麼辦？我怎麼辦？」

「出去，」琪恩對艾莫利說，然後走到哈利身邊。她兩臂抱住他的肩膀。「我們有辦法救她的。任何法庭對於這種控告都不會認爲她有罪的。我們要求法庭對她加以保護，一方面你申請和她結婚。」

艾莫利狠狠地望了她一會兒，然後走出屋子，上樓去。她領着哈利回到桌子跟前，扶起了椅子。他的哭泣開始平息下來。「你想他們真會放她嗎？」

「自然會放的。」她拿起他那杯微溫的茶倒在水槽裏。「等一等，我給你弄一杯釀茶來。」

艾莫利覺得警察光顧的侮辱在他是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決心要離開拜克這個地方。他曾經拒絕了克萊頓要幫他找一所新的房子的建議；他知道克萊頓要想賣個人情，甚至也許將來會用來要挾他。所以他託過一個房產經紀人，但是此外沒有再進行什麼。現在他去找好幾個經紀人，還去看過各種在他們簿子上記載着要出售的房子。

他沒有對琪恩說。他覺得除非她承認她鼓勵像愛妮這樣的半瘋子叛離是錯誤的，他是不讓步的；而琪恩的態度表示，好像是他自失身份。的確，自從法庭的事件以來，她變得更糟了。

勞埃斯沒有實行對她起訴的威嚇；無疑是警察局長阻攔了他。但是他越發猛烈地攻擊愛妮。他盡量利用葡萄酒和跳舞那事件，叫人聽了好像完全由於他和勞埃斯太太不斷地警戒，那女孩子才沒有見一個男人跟一個。他提起了一樁琪恩沒有聽說過的事情——這是好幾年前的——一樁小事情，有一次愛妮在安息日聖經學校被發現和一個跟她同樣年齡的小男孩子在廁所裏；而那位主動杜撰這個故事讓勞埃斯利用的喉嚨上暴露着一根根青筋的司密塞斯小姐，給法庭這樣一個印象：愛妮是一個墮落了的女孩子，完全由於司密塞斯小姐的忠誠努力，她才不致於一生和小男孩子在廁所裏玩。司密塞斯小姐拒絕說出這兩個孩子做了些什麼，並且在一張紙上寫了些字；審判官看了那紙上所寫的，咳嗽了一聲，從他那濃密的眉毛下面發出銳利的目光望了她一下。然後說了許多愛妮在學校裏任何科目都不能考試及格的話，勞埃斯太太帶着一副長期受苦的臉，黑色的領子一直圍到喉頭，說她已經盡了她的

力量，但是她雖然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還是沒有用處。那錢是她自己的積蓄，並且說這不是第一次爲了愛妮手快，對於財產沒有宗教的觀念而懲罰她。

琪恩被傳去的時候，發覺他們祇要她對於拘捕時的情形作證。關於這個控訴的證據她打算說說她的感想，可是却被審判官嚴厲地責備了一頓。她打算證明愛妮的人品時，審判官說她不了解那女孩子，而且意思中還說她幫她走入歧途，所以她還是少說爲妙。實在說，她自己沒有遇到被控已經算是運氣。她企圖當衆再痛罵勞埃斯一頓的時候，她被命令退下去。

哈利也幾乎被控；他在法庭上目瞪口呆地站着，被恐怖和無能爲力的憤怒所折磨。審判官警告他以後行爲要檢點些，否則他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是站在罪犯席而不是在證人席上的。愛妮自己簡直什麼也說不出來。她痛苦地一聲不響瞪眼望着，祇在哈利被命令退下去的時候她才開口，發出一聲不清楚的呼喊，昏倒了。她的行爲激怒了審判官，他說她不是有意搗亂就是發癡。後來，書記官對他說了一句話，他咳嗽一聲，把一個很自負的大塊頭醫生專家叫來，那大塊頭說毫無疑問的這個罪犯的精神年齡祇有五歲，他認爲不宜讓她自由放任。他和她的父母商量了一會，於是他們同意最好讓她進收容所，他證明了她的精神上的缺陷，勞埃斯先生簽署了必要的表格。

審判官就根據這個決定下令說應當按照處理精神上有缺陷的人那樣把她拘留起來送到適當的收容所去。

琪恩立刻跑去找律師，請他盡量設法使那命令撤消；他雖然答應照辦，可是告訴她那樣做能有什麼用處的希望很少。「有醫生的證明和父母的同意，就是沒有審判官的決定，也已經足夠了。既然他

已經下了決定，而且證實她犯了罪，那麼什麼辦法也沒有了。」他有一張淺紅色圓臉，一根擴音器的案子從他右耳上垂下來，他顯然很滿意，覺得自己說得很正確，還希望琪恩也感到滿意。

「可是她和你一樣一點也沒有精神上的缺陷，」琪恩說。「她祇是被她那可惡透頂的父親嚇壞的，要恢復她對自己的信心，就需要哈利這個青年的愛情。」

「你可能說得很對，艾莫利太太，但是在法律上這些話是不適用的，」律師溫和地回答說，仍然由於這個案件在法律上的簡單性而感到愉快。「拘留令規定一年。可能到時歸於無效或再延期一年。以後就要每五年重新考慮一次。大體說來，管理委員會在判斷上是很保守的。至於這一點是否值得表揚我沒有意見。這是一件高度技術性的事情。但是事實上，我一定要警告你，管理委員會是不輕易放棄來到他們管理之下的缺陷者的。無疑問的，他們對公眾監護人的職務就是這樣理解的。」

「我要叱罵這種公眾監護人！」琪恩說。「我對你說，愛妮不是一個有缺陷的人。」

「她在法律的觀點上是一個有缺陷的人。」

「這就是我們一定要想法解決的問題。」

「作為你的法律顧問，艾莫利太太，我必須再說一遍，要取消這樣的命令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我找一個公正的醫生來檢查她，那有用嗎？」

「在這個階段很少用處。以後也許有用。但是我再說一遍，艾莫利太太，委員會對它所作的決定是極其保守的。」

「那麼，怎麼辦？」

「勞埃斯小姐在滿二十一歲前的三個月內，會被帶到巡迴法官面前。要是你在那時候對於這案件仍然感到興趣的話，你可以申請出庭。」他遲疑了一會。「對不起，艾莫利太太，你既不是她的母親又不是監護人。你在這個案件中完全沒有法律上的地位。」

「你意思是說，愛妮就要當作一個缺陷者被拘留一生了。」

「可能的。另一方面，委員會或巡迴法官可能決定取消那命令。」

琪恩從律師那裏祇能聽到這些，雖然他答應去打聽一下，瞭解實際上對於那女孩子是怎樣處理的。「要是可能的話，艾莫利太太。」

艾莫利覺得無可容忍的，是琪恩竟爲了這樁事情怨恨地對待他，彷彿發生這件事是由於他的過錯。他背着琪恩練習着和她爭論，說她不講道理，脾氣壞，並且要求她定出一些做妻子的規則，否則她應當認識清楚她是在蹂躪婚約。但是在她面前，他覺得被她那悶在心頭、深深的憤怒所壓倒，祇對她治家的見解提出了諷刺的批評。他很晚回家，回家後就直接上床睡覺。

他感覺到畢柯令小姐知道了他的家庭糾紛，想要對他表示同情，但是他沒有再請她下班後去喝咖啡。目前他對琪恩的怨恨似乎使他和她緊密地連繫起來，要離開她去建立任何其他的關係變得加倍困難了。但是他回想起過去那些可能使他對她忠實的各個機會，或者當時他確實知道可能的，他咒罵自己是一個軟弱的傻子。他特別後悔沒有追逐那個約克郡的酒店女侍者。當他這樣沉思的時候，

他的眼光落在畢柯令小姐背後嬌小的腰部或她那很有樣子的腳踝上的次數越來越多了。

他覺得不能掌握他的工作；對於像克羅工廠那種事情覺得很厭煩，他不能自制地直想推開不管。運輸工的罷工會經有一時威脅着要引起搬運工總部和合作社批發部的糾紛，但是迅速的措施防止了任何反應。那場罷工雖然沒有牽涉到混合機械工業工會，可是也使艾莫利感到煩惱，增加了他的惶悚不安的感覺。一天下午，當畢柯令小姐不在屋子裏的時候，他接了一個電話，發現對方是克羅工廠的總經理梅多斯。

「我總算捉住你了，真高興，艾莫利先生。你今天下午有一會兒空嗎？」

「很短的一會兒……也許。出了什麼差錯？」

「我希望沒有什麼差錯。相反的，我想我們能夠解決關於班蓀的爭執——你記得他是因為粗暴行為和不請假離廠被開除的。」

「是的，我當然記得這事。怎麼樣？」

「我相信我們能夠達到一個妥協的諒解。如果你肯來一趟，對於這事情可以有不少幫助。」

「好。過半個鐘頭就來。」

我變弱了，他想，那是因為琪恩不斷地打攪我的心情。但是同時他確實想要擺脫這個班蓀的爭執。這個爭執本身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對於他在工會的地位，對於下次決定性的選舉，以及他所感到一直在進行中的反對他的陰謀，這些方面關係比較大。祇要他能夠在下一次的幹事選舉中獲得勝利，那麼他就會深入一步，牢固地和工會本身，工黨，以及市工會代表會議的各種利益結合起來。

他在門口和畢柯令小姐撞了一個正着。「我到克羅工廠去，」他對着她那驚奇的眼光笑了笑說。直到被領進梅多斯的辦公室以前，他確實一直保持着堅決行動的感覺。但是當他四週一望見，並沒有工人代表在場，他就知道自己失策了，沒有在電話上問得詳細些。也沒有見到聯合會的代表。可是他又不願露出他的不愉快，問一下是不是就要有工廠的代表來；自從確定了要和琪恩分離以來，他一直沉浸在一個麻痺的感覺中，這時候他覺得自己也是處在這樣的狀態中。他不想說：我還以為這是一個工廠的委員會之類的會議；再見罷，梅多斯先生。

梅多斯在那裏，呆板的紅紅的臉擠在領口上，但是顯得很潔淨的樣子；人事部經理維斯丹戴着大的牛角框眼鏡，穿着方格子的服裝，整潔的副經理哈格里夫斯，在紐喀斯爾口音的尖銳聲音中加上他的牛津腔。另外還有一個大顎骨的人，艾莫利覺得有點面熟，被介紹為威廉爵士。當然這是威廉·伯爾恩頓爵士，他在克羅工廠和其他許多工程公司中都握有具有操縱權的股份，艾莫利在一次泰因河改進委員會的會議上見過他，艾莫利代表工會發言去參加那個會議的。艾莫利從一些私下閑談中知道在這個委員會所經營的泰恩隧道計劃中威廉爵士也有份，而且是很有力的一份。不是直接在計劃的本身中，而是在有關的次要企業，從這些企業中，任何有大量資本，充沛的精力，和早期知道計劃中各細節的人都能獲得巨大利潤。

艾莫利立刻覺得受寵若驚，因為威廉爵士對他報之以顯然是溫和的微笑，而且低聲說道：「以前見過，是的，艾莫利，請坐。」可是他也比平常更加畏縮起來。

「我們要結束這個班級的爭執，」梅多斯用那種必要時他所採取的婉轉的態度說。「由於原則的

關係，威廉爵士特爲我們花費一些他的寶貴的時間。並不是因爲這個爭執的本身重要，而是因爲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他住口望了望威廉爵士，爵士低聲地好像勉強說出些不必要的話，「對了，說下去，梅多斯。」

「這是一個極不正式的會議，」梅多斯接着說，「我們曾經贊揚你，」他對艾莫利笑了笑，「因爲想到要是結果對大家都有益處，你是不會拘泥形式的。可是，如果你願意有聯合會的代表出席，我可以給他打電話……」

「你不必費事，」艾莫利說，不想使這會議比現在更肯定些。他的頭腦這時似乎遲鈍了，他不能決定是不是堅持舉行一個正式的會議較好，或者還是接受這個非正式的託辭，不等事情有任何發展就離開。「我一會兒就要走的。」

「我用不着對你說，艾莫利，」梅多斯說，學威廉爵士的樣把先生兩字省略了，「我們並不怕現在關廠。要是燃料的情況不改善的話，我們也許不久就得關廠。工人們已經在抱怨廠裏不夠暖。但是這個爭執一直在拖下去，我們要把它作爲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來解決。」這次，他住了口後，望着艾莫利。

「是的，」艾莫利說，「找一個公平合理的解決，對大家都好。」

梅多斯點點頭，很快活地笑了。「那麼你會很高興聽到，艾莫利，我們已經找到了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他很敬佩地望着威廉爵士。「或者也許更正確地說，是威廉爵士找到的辦法。」

「工人們已經接受了沒有？」

「還沒有，但是他們一聽說之後，沒有疑問是會接受的。」

艾莫利希望自己有勇氣站起來走，他回答說，「那麼爲什麼要我到這裏來呢？」他覺得威廉爵士的呆鈍而仍舊尖銳的藍灰色眼睛注視着他的臉。

「我們都認爲如果你在這裏，那麼事情會更加令人滿意，」梅多斯說，好像賜給艾莫利一些恩惠似的。「威廉爵士特別贊成你來。」

艾莫利憑着直覺，和他處理交易上紛爭的所有經驗，知道這些人設立了一個陷阱，但是在他內心已經部分接受那麻痺的壓力，並且讓這壓力釘住他的意志，使他不願意反抗。在對我適合的限度內我要繼續和他們耍這把戲，然後我再把一切用來反擊他們。他們把我當作什麼人，會受他們這些騙小孩子的話愚弄嗎？「如果你說的確實是你心裏的話，這樣做倒可以節省些時間，他故意虛張聲勢地說，」

「當然是妥協，」梅多斯得意地說。「要是工人們肯妥協，我們就妥協。你還要問什麼嗎？」他看了艾莫利一眼，見他不回答，於是他又繼續說。「我們同意再叫班孫回來。這是我們的讓步。但是他必須脫離工人代表的地位。這是工人方面的妥協。」

「這不能阻止他們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艾莫利說。「如果區支部同意這些要求，我馬上就來，我恐怕你們還需要當場聽一聽班孫的意見。」

「當然，當然，」梅多斯輕快地說。「如果你在職務上需要那樣做，我們立刻可以和你談判。你不能說我們妨礙過，拒絕過和工人們授權的代表，工會幹事們會面。我們對於某些有野心的工廠代表們所進行的煽動手段，時常感到很憤慨，可是，艾莫利先生，現在……」他做出一個不贊成的強有力的手

勢，表示艾莫利不應該反對他的話，因為那些有野心的代表們的目的顯然是要強奪他的位置。

「那麼，第二步你們打算怎麼辦？」艾莫利問，他懷疑他到這工廠來是否有人看見。他來的時候是直走進那些總辦公室的，如果他再直接走出去，一定沒有人會知道他來做什麼的。

「我們打算在停車場召集一個工人羣衆大會，向他們解釋這個爭執已經得到解決。」

「可是還沒有解決呵。」

「就要解決的。」

「我很高興你們這樣想。」他終於站了起來。「好吧，我希望你們的意見證實是正確的——」

「哦，但是你得同我們一起來，艾莫利。」梅多斯說。

「自然。爲什麼不來？」威廉爵士問。「我們並不是請你強迫工人們接受妥協。這是由他們自

己來決定。但是你現在和我們談判了條件，艾莫利，你不至會反對協助把這情形傳達給工人們罷？」

他蹙起眉頭，彷彿討厭艾莫利使他不不得不說了這麼多話，然後拿出他的雪茄煙盒，向各人敬煙。大家都謝絕了，於是威廉爵士咬掉一枝他的哈瓦那雪茄煙的尖頭，莊重地點着煙。

艾莫利拚命地想，比較着贊成和反對的後果。他取悅於威廉爵士能得到多大益處？站在威廉爵士身旁出現在工人面前會使他受到多大損失？「多謝你，威廉爵士，」他說，「但是也許你把我這件事情中的重要性估計得太高了。無論如何，我有幾件緊急的事情在辦公室等我去處理——」

「已經停工了，」梅多斯說。「我們頂好現在就去罷。」

威廉爵士和其他的人站了起來。梅多斯挽着艾莫利的胳膊。「如果你能騰出時間來，我們是十分

新金/21
1111

感激的……」他領着艾莫利出去在走廊上走着。艾莫利覺得被一種他不能控制的力量帶着走。當他和梅多斯站在屋子前面台階上的時候，他看見工人們從各個廠棚裏湧出來，向停車場走去。現在從他們面前走過，也許比他們看見他公開地和行政當局在一起的效果還要壞；好像他出賣了他們的利益，然後打算溜走似的。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他現在已經到了無法避免的地步了。他知道在他接受梅多斯的邀請的那一刻，就註定了要陷進這個泥沼裏。

他們走到靠停車場一邊的台階那裏，艾莫利始終不朝聚集在那裏的工人們看，他們正嘈雜地談着話，互相招呼着。梅多斯一直在解釋什麼事情，但是他的話艾莫利一句也沒有聽進去。威廉爵士吸了最後一口，把他那四分之三的雪茄扔掉。他們上台階走到爲了對羣衆講話預備的台上，艾莫利靠着後面的牆站着。現在他的眼睛再也躲不開下面的工人們了，但是他仍然不看他們的臉。他從他們頭上望過去注視着停在門口附近的一輛卡車，感到額頭上的汗水冰冷。

後來他知道，他走進總辦公樓裏後，五分鐘內消息就傳遍了全廠。當擴大器報告在停車場開會的時候，幾乎克羅工廠裏所有的人都已经聽說艾莫利匆忙地來見梅多斯，所以他和行政當局在一起出現已經不足爲奇了。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低聲耳語着，用臂肘互觸，交換着眼色。現在他站在威廉爵士的背後，要想不使人注意，又怕顯得畏縮，他感到成千男女工人們都帶着好奇和輕蔑混合起來的尖銳目光。當梅多斯宣佈開會的時候，他想：唉，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也沒有辦法了，他竭力用堅忍的精神來撫慰自己的心。他自己心裏發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開口。如果梅多斯打算宣告讓我講話，我就直截了當地說我祇觀察形勢，我認爲男女工人們應該根據他們所知道的工廠裏的情況來

決定這件事。然而他知道這種企圖推卸責任的任
個爭執，把握住這個爭執。無論他選擇哪一條道
的。

第五部 考驗

十八 蘭開郡

從無線電裏和報紙上傳過來政府各種措施的消息：禁止輪船用煤啦，下議院裏對於煤這一問題的討論啦，工業分成二個主要區啦，倫敦、北部和中部的停電問題啦，排隊買煤啦，還有關於辛威爾行動委員會的消息。更多的減產，派了軍隊來幫忙。宣佈不關電燈就違法。但是這兒又講的什麼呢？礦工冒着風雪去上工，這正是講的我們。更多的工廠、作場、工作場關閉了，失業登記所門前老有人在排隊。

「辛威爾行動委員會，」一個老礦工說，「唉，想一想一九二〇年的行動委員會，那可跟今天的委員會不同。那時候全英國都叫喊着停止對蘇戰爭。」他瞪着一個年輕工人說：「關於這件事，你曉得些什麼嗎？我願意拿一鎊打賭，你什麼也不曉得。一九二〇年八月裏英國各地都哄了起來。你曉得勞合·喬治怎麼辦？他像被宰的豬一樣直叫。「蘇維埃」他說，「這些委員會都是蘇維埃。」但是他趕忙停止了對俄羅斯的戰爭。」他吐了口唾沫：「辛威爾行動委員會不見得可以說是蘇維埃吧，是不是？」

工會在礦井上召開了大會，號召礦工們不要辜負政府。礦工們同情地傾聽着，心裏繫有一股盤扭勁道。每逢國家碰到了困難，就給我們來一套好話。

佛蘭克·威爾遜在大會上講了話。『政府現在正面臨着考驗，冬天老爺把他們叫上了台。我們不能說從漸變到突變一定會到來，兄弟們，事情完全要看我們自己。這局面可以走上兩種不同的道路：資本主義的道路或者社會主義的道路。給壟斷資本家更多權力呢？還是給工人階級更多權力？要他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要靠我們自己。』他要求工人們全力支持增產運動，但是同時主張工人們堅決轉向控制生產。『現在我們有很好的機會，礦工的行政對我們是友好的，不像別的礦一樣——說起來這些礦就離這兒不遠。讓我們給不列顛的工人階級做個榜樣罷！』

他於是提出了幾個增加生產的建議——改組小煤車的裝車操作，甲九號加設輪檔系統，硬頂的出產使用第十四號裝煤台；他又問馬丁台爾式面罩早就交到了，爲什麼還沒有給碾碎間的工人使用。此外，他提出了聯席協商委員會的工人代表怎樣把工人意見直接提到行政上去的辦法。

他用警告的口氣結束他的話：『可是，不要妄想沒有鬥爭就會勝利，要記住現在向我們求救的政府正是那個僅僅在最近的六個月裏就批准了輸出大量煤給佛朗哥政府。也就是這些傢伙現在在高談煤荒，並且要求礦工們賣力。是的，我們要賣力，可是我們要在多方面賣力。』

全場響起了掌聲。煤荒的解決，進入社會主義的決定性運動，和工人階級的掌握領導，似乎明顯地結合在一起了。

狄克後來對麥克說：『我一直瞧着比爾·赫金斯，他眯起了眼睛，他一定是在拚命記住所有的話，好去報告李切治先生。據台德說，他看到他在珠碧列街一家酒吧間裏和李切治說話呢。』

『這個狗崽子，』麥克說。『我們真不該和一個在二六年出賣過我們的人在同一個礦裏工作。行』

政上總是照顧他，不是給他好差使就是想法裝滿他的荷包。他總是和別人不同。剛才愛倫跟我講，因為老海禮病了，他在煤車上一人做兩人的活兒，把手砸了還繼續工作，但是工錢還拿不足。」

「我們在這個新的開端應該把舊的行政全部趕走，」狄克說，「只留下少數像漢德森先生那樣的人。」

「我們倒不怕李切治或是哪一個曉得我們講什麼做什麼，」麥克說。「可惡的是比爾·赫金斯這傢伙一直跑來跑去，沒完沒了地講鬼話。」他心裏想：「不管怎樣，哪一天黑夜裏該讓他飽吃一頓拳頭了。」

「是的，這真不是話，」狄克說，「我也受不了那狗腿子海斯考克上校，居然在區管理委員會佔了個肥缺。」

「他有一次想援用戰時工業法規來叫我坐牢，」麥克說。「因為我傷了風，忘記弄一張醫生證明書。從前他在人民軍裏，誰要是不拍他馬屁，誰就吃他的虧。他辦了個青年俱樂部專門收集情報，用來對付我們。」

「漢德森先生說了那一番話以後，我希望協商委員會現在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簡直是笑話，」麥克說，「我們大家圍着桌子坐着，簽字，接着就領三個先令。他們中間或是我們中的一個人走上主席位，先問上次會議的紀錄通過了吧？於是伸個懶腰，就問誰有提案？我們面面相覷，於是有人說貝文一夥子都是敗類，或是我說煤層面的鑿煤機壓力不夠。於是經理插了進來。是的，在東邊礦上由於曠工的關係，整整一班工時損失了。這以後大家就不再說話，主席就宣佈休

會。有一次我們緊逼着一件事並且提到了管理局，但是完全沒有下文。漢德森先生爲了經理以後，他要想在會上討論發展計劃，但是海斯考克上校向董事們報告了，弄得他給罵了一頓。他們已經對他三令五申——不再供給他技術裝備，就是在煤礦收歸國有之後，他們還是要撈一樣多的錢。」

卡車剛剛開，轆轤的滾過沒有鋪平的地方，他的耳朵還聽得見那片響聲。他停下來，從腰帶裏取出一方手帕來抹臉。在他後面的一個人，名字也叫狄克，沿着伸張着電纜的礦車軌道跑下去。嘩啦一陣岩石破裂聲，一大塊頁岩落在前面那個人身上，把他打倒在地上了。狄克立刻往後面退，傾聽還有沒有石塊落下來，但是沒有聲音。於是他跑上前去，抱起那個和他同名的朋友就向前走。一個叫盧金斯的礦工也跑了上來。

他們站着看這個被打中的人，盧金斯蹲下來摸他的心口。「唉，腦殼給打破了。半小時前他還給我一把烟葉嚼呢！」他又摸了摸他的心口。「唉，像一口停了的鐘一樣沒有聲音了，真的死了。」

又來了兩個礦工，他們準備把屍體抬起搬走。「他的瑪麗可受不了！」一個說。「她已經有六個月身孕了，真是一個好女人，讓我們在井裏召開一個會，提議扣薪補助她。如果要她等那些傢伙把撫卹金爭論好，到那時候恐怕她也已經死了。」

「唉，他是一個多愛笑的小伙子。」盧金斯說，「今天早晨我還對他說：你樂得跟我的老祖母吃熱奶油蛋糕的時候一樣，誰都覺得你自得其樂。他聽了笑得嘴咧得更大，活像一隻捷那貓啃石卵。」

可是現在他不會再笑了。是的，現在他不會再笑了。」

他們拖着脚步往前走，一個年長一點的埋怨機器聲音太鬧。他說沒有機器的時候，人們聽得出每一個裂聲、輾軋聲、沙沙聲、滴答聲是怎麼回事，立時就好應付，可是現在事故就比以前多了許多。狄克說：「你不能不要機器，你所需要的是更好的安全設備和預防措施。但是老闆們只關心利潤，對於已規定的安全條例，連裝模作樣遵守一下都沒有。」現在，情形就快要不同了。」

「看樣子還沒有什麼不同，」那個人說。

「我們不能希望在幾個禮拜裏就改樣呵。」

「這還是半空裏的天鵝肉，」盧金斯說。

「這都是提高速度的結果，」那個年長的說，「他們快要叫我們徒手採煤了。」

狄克說：「這話也太過份了。」

當他走出浴室的時候他遇見了麥克。麥克說：「你這張臉倒像條喪家之犬，到底是怎麼着？」

「我也講不出來……狄克·桑德斯今天死了。」

麥克皺起了眉頭。「狄克·桑德斯，我們本來約好今晚玩小標槍呢。」

「這還是我回礦以後第一次看見死人。」

他們繼續往前走。「但是你在打仗的時候，這樣的事一定看得不算少罷。」

「那是有點兒不同。」他默想了一會。「或許是一樣，我現在還想不通。」

「噢好……」麥克說到這兒住了口，但是他的手却更緊的抓住了狄克的肩膀。

在家裏，他沒有提起失事的事，但是他的父親在午後喝茶的時候提起來了。「狄克·桑德斯再不會掙錢回家了。有人告訴我說是你和一些抬他回來的。」

狄克點點頭。他母親很關心地聽着，想曉得詳細的情形。「可憐的瑪麗，我一定要去看她，看能幫她些什麼忙。」她一直注視着狄克，要看清楚他是不是的確沒有受到什麼傷瞞着她。

白士德伸着手烤火，換了個話題。「天冷得連水獺都要凍死了。」他四下裏看了看，要知道愛麗思是不是還沒有回家。「我不願意說出來，但是我剛才在高街碰到愛麗思的約瑟夫，我不敢說我歡喜他那副尊容。他的一雙眼睛銳利的像一把剪刀般盯着自己的鼻尖。」

「不要讓愛麗思聽到你這句話，」白士德太太說。「他是個小心謹慎的人，那到底不能算是什麼大缺點。就是對最好的人有時候也得包涵一點。」

「如果愛麗思主意已經拿定了，她可以嫁給他，」白士德說，「但是我總覺得他是那種你答應日後還他十四便士，他就會借一先令給你的人。那可不是我所想像的男子漢。」

「如果瑪麗的男人平素是省吃儉用的，可憐的瑪麗現在或許要好過一點，」白士德太太仍舊念念不忘那事故。「日後她要養活自己，還得負擔孩子，可真不容易，那些債主都要像一窠蜂般擁上來，真是可憐。」

「我們要不讓她挨餓，」白士德說，一面穿起他烤熱了的拖鞋。「你以為我們是怎樣的人？我們雖然不像那些礦工村裏的人一樣住在一起，但是我們還是一夥子。這就是爲什麼寧可當礦工，不幹別

的道理。我們是有心腸的人。」

狄克跑了出去。他覺得今晚在家裏悶得慌，但是他也不想到酒吧間去。他走到了一個公共汽車站，站在兩個女人的後面。一個女人說：「噯，但願汽車快些來。」

「幹嗎這麼急，親愛的？」另一個問。

「就爲了我們那喬治喲，他這會兒正在家裏等着喝茶呢。」

「百年難遇一次，不可以讓他等等麼？」

「噯，你不可不曉得我們那喬治。」她看了看前面路上一隻鐘。「七點差五分，汽車誤點了。」

「他自己難得沏一次茶却不成麼？」

「你不曉得我們那喬治，就是我半夜還沒有回家，他也不曾自己沏茶。」

公共汽車從街角轉過來了。狄克坐了兩站路，於是步行到瓊家。露茜來開門，她滿頭翹着小辮子。「瓊在裏邊，你要看她麼？」

「讓他進來。」費頓太太嚷着。「你把冰山都放進來了，快關上門。」

他走進了廚房，看見費頓太太坐在扶手椅裏，頭上從上到下裹着一大塊紅絨布。「你也聽到我快要死了麼？」她大聲地問。「是的，我真快要死了，我給折磨死了。瓊就要來了，她在後門外邊。你來跟我談談你自己。整天坐在這裏和貓講話，我即使有什麼理性也快要發瘋了。」

「我呢？」露茜問。

「貓不會答話，却有腦筋。你會答話，却沒有腦筋。」

露茜給這一罵哈哈笑個不停，並且把貓抱在身上。後門突然打開來，瓊跑了進來。「呵，外邊冷得把你凍僵在那裏了。噯，你怎麼不告訴我狄克來了？喂，狄克。」

「我要是沒有傷風，早就代你吻他了。」費頓太太說。「來，露茜，再做點茶，會麼？」

露茜把貓放在狄克身上。瓊對着衣櫃旁邊壁上的小鏡子略微理一理頭髮，問道：「狄克，你來看我有什麼事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就是來串門兒。」

「我們總是歡迎你來的，」費頓太太說，「如果你不是爲了什麼事來，我們就更高興，因爲這就說明你是爲我們而來的。」她高聲地打了個噴嚏。「呵，上帝，保佑我，」接着她朗誦道：

「禮拜一打噴嚏是光光，

禮拜二打噴嚏你吻個陌生佬。

禮拜三打噴嚏快有信來了，

禮拜四打噴嚏還要好。

禮拜五打噴嚏，有憂慮，

禮拜六打噴嚏，明天會情侶。

禮拜天打噴嚏，可要謹慎小心，

整個禮拜魔鬼要跟你糾纏不清。」

「魔鬼整禮拜要跟你糾纏不清。」露茜高興地跟了一句。「只是今天是禮拜二，你要吻個陌生人。」

「走過來。」費頓太太對狄克說，「讓我來吻你的脖子後面的地方。這樣不會把我的細菌傳給你，我敢說瓊也不在乎。」狄克就依了她。她又接着說：「多謝，現在我不會在牀上醒着，專等陌生人來要求吻我的櫻唇了。」

「給我們講一個謎語罷。」露茜聽了打噴嚏歌以後更起勁起來。
費頓太太依了她的要求，翹起了右手食指，慢慢的彎下來。

「小小娃兒穿白衣，

她站得越久，就變得越矮；

快將雙手交叉，說出有誰知。」

她很快地把兩隻手交叉起來，指着露茜。露茜高興地叫着：「蠟燭！」

費頓太太說：「不要攪那茶壺裏的茶，攪了要引起糾紛的。」

於是，費頓太太、露茜、瓊、狄克圍着桌子坐下來，費頓太太一個人講的話最多。她是奔寧山地偏僻鄉間裏的人，帶着很多老式的蘭開郡風趣和口音，這些是狄克從來沒有聽到的，但是却使他感到很溫

暖。

「呀，把骨頭放在火裏燒是吉利的。」當露茜問她怎麼處置昨天夜飯吃剩的兔子骨時，她這樣回答她。狄克感到十分快樂和輕鬆，他攪和着茶，聽着。

費頓太太漫談着：「啊，不錯，「草率的結婚，長期的悔恨。」可以說，我在禮拜二遇見露茜的爸爸，禮拜二得了露茜，禮拜四就結了婚。可是婚姻的結是用舌頭打的，又是用牙齒咬不開的。說起了一週裏的日子，在我出生的地方，禮拜五不許談戀愛。如果孩子們看見你們親嘴，他們就對你們敲鍋子。他們敲炒菜鍋、火鉗子、鏟子、撥火棍滿街跑，還有一個人走在前面，到一處唱一處：

「呵！活要命，活要命，

我看到狄克·白士德和瓊·維塔克

七天裏倒有六晚談愛情，

哪怕禮拜五也放不開。」

露茜忽然聽到狄克和瓊的名字就鼓起掌來：「狄克和瓊，禮拜五也放不開。」她媽的故事露茜差不多全曉得，所以她說：「媽，給我們講維特維斯澤地的故事罷。」

「那兒以前有這樣的風俗，七個男人身上一絲不掛，繞着澤地跑七圈，成千的人圍着看。我自己沒有見到過，可是我媽見過好多次。後來鄉裏警察把這事禁了，牧師們也咒罵這事。其實，這又有什

麼壞處！人生來本是那樣子，却要害起臊來，把這開天闢地時的風俗廢了真可惜。唉，如果一個人發明了什麼新花樣可以殺死成千成百的人，大家都捧他，但如果他穿着娘肚裏帶來的衣服兜着維特維斯澤地跑就要坐牢。」

狄克快走的時候對瓊說：『禮拜五見，讓我們冒冒敲鍋子的險。』

『那纔是有勇氣的小伙子，』費頓太太說。

『多謝，』狄克對她說。他想再說些什麼，但是對於這晚上所給他的現實的快樂和寧靜却找不出適當的字句。

『戴上圍巾，送他出去，』費頓太太接着說，一面向狄克擠了擠眼睛。『就是天地都凍了，你也不大會覺得。我年輕的時候，不管怎樣寒冷和天下有多少牧師，愜意的一吻總使我五臟六腑都發熱。』

十九 約克郡

他們閒坐在酒店裏，白里安說：『我知道我不該那麼做。』他在注視着一個苗條的女郎。她穿着齊腰長的茄克，坐在高腳凳上扭擺着身軀，正對她那深棕色頭髮穿着筆挺的人字呢衣服的男朋友講些什麼：『我當然已經不止半醉了，我就拚命的揪住。奇怪，那傢伙竟沒有滾到公共汽車下面去。』

基特也在看這個穿金緞子衣服扭擺着身軀的女郎，說：『我老早就曉得他不願意我們曉得他住在哪兒。』

白里安說：「就在那些弄堂房子裏。你記得兩個多月前我們騎着自行車曾經走過那裏，我那時說這些房子該查封不准住人了，你說大概已經如此做了罷。我說你的老頭子是房屋管理委員會委員——算是我們信任他。一個市議員除了時常把公家的房子分配給一對老夫妻之外，他還有什麼辦法能像這樣白落得一個好名譽，還可以得到許多有關地產的消息？所以柯林總是不講出來。」

基特打了個哈欠說：「顯然，他把他的住址瞞着我們。」

「那是些骯髒坍塌的老鼠窩，廁所在屋背後三層台階下面，雨天就浸在水裏。可是儘管有耗子、垃圾、蟑螂等等髒東西，他母親却把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這個好老太太，戴着花邊帽子，還有一本少有的大聖經跟一些線軸放在那兒，一隻身上滿是真的綠苔的金絲雀標本棲在鍍金的樹枝上，裝在玻璃匣子裏。她給我們喝又黑又濃的咖啡，對我們再好也沒有了。她懷柯林的時候一定已經五十歲左右。她拿一張柯林六個月的相片給我們看，說柯林是很孱弱的孩子，當時要用奶水給他洗身子。至於柯林的父親——那個和她創造這個奇蹟的同謀——似乎就因此一命嗚呼了。照客堂裏那張放大的照片看來，他應該在九十九歲左右了，牙齒已經落光，戴着最高的格拉斯頓式硬領。給你的印象是他從來沒有脫掉過那硬領，就是在他得柯林的時候也是戴着的。」

「柯林不願意讓我們知道，那是很清楚的，」基特說着，面瞧着那穿金緞子的蝶般的身段扭着離開那高脚凳子，一路搖搖晃晃回女廁所走去了。

白里安說：「是十二號甲，在那些倒霉的房子裏沒有十三號。」

煤業管理局在星期五額外配給了一些煤，施溫頓下令暫緩關廠。車間工會組長討論了由於國家危機所形成的新形勢，決定在未恢復平時情形前，不發動罷工。

當琪兒走出工廠時，基特追上了她。她獨自個兒走得很慢，把衣領子豎起來圍着脖子。「喂，」她有些心神不定地說，「我得趕快走。」

「那麼，我們一塊兒快走，」基特說着跟她走齊了脚步。「讓我們在五分鐘內解決天下大事。」他本來不想這樣激動地講話，但是她簡短的招呼叫他不高興。她回答說，「但願我們能夠如此。」她口氣裏似乎很厭煩，眼睛一直往前看。

他決定退讓一些。「琪兒，我最不願意拌嘴，但是你好像滿不在乎。我要和你談一談你我的事，就是我和你，別的我都沒有興趣。」

她含糊地說：「好罷，你要談什麼呢？你是不是要問我什麼？」

他不曉得怎樣接下去說，尤其她走得更快了。「我只是想有一種可能……」他結結巴巴地說。「那天晚上我們好像接近了一種共同的尺度。真的……」

但是這時的琪兒看來很疏遠，不像那天晚上的琪兒，一直在他心頭盤旋着的親暱話竟一句也說不出來，他覺得自己尷尬得很。他對自己說：我總以為我不再會像孩子般話都說不清楚了。於是他非常怨恨琪兒。她不想理解他，也不幫助他。

但是，就是在這當口，她却柔和了起來，挽住了他的胳膊。「爲什麼我正在急忙中並且正在思索着問題的時候，你要來擾亂我呢？你真浪漫，你要曉得用大道理來逼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有的浪漫

派都想拉着自己的鞋帶把腳拔出泥沼。」他們繼續走着，但是脚步却慢了下來。「你難道不知道單幻想未來的美滿並不能決定我們的交往是不是有前途，只有在在一起工作，才曉得我們會相處得怎樣，才曉得我們究竟真有哪些共同的地方。這樣做難道太冷淡和太理論化了麼？」

「稍爲有一點，」他爲他自己和她都感到非常難過。

「不是的，基特，你看不到每次你要弄倒我的時候，我死命的抗拒你麼？我到底不過是一個可憐孤單的女性。我要倒在你懷裏，聽你在留聲機上放出勃拉慕^①的音樂，那是很容易的。我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的人，這就使我扮演起你所假想出來的謎語戲。你不要利用我的柔情，我也不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女英雄劈面就用階級鬥爭來對付你。這樣不是很公道麼？」

他抱住了她。「我立刻就去把所有的勃拉慕片子都買來。」

使他驚奇的是，她回答得很熱情，越來越緊地貼着他。「基特，你有時候真好……你現在也幾乎很好。」於是她吻了吻他的嘴唇。基特用手上下撫摸着她的背部。

他湊着她的耳朵低聲說：「讓我們找個地方去罷。」

「今晚不成，」她說。「我不是告訴你我急着要走麼？」她掙脫了他，看了看手上的錶。「可不是，我已經遲了。」她看見一輛公共汽車開過來，就離開他，一面向車站奔過去，一面向他招手。

他感到一股愉快和勝利的力量像活塞般猛推着他，連脚步都停不住。等他回到家裏，他已經是滿

身大汗了。第二天醒的時候，却發起燒來。格利夫斯醫生說，他得躺上幾天。起初他反對這個決定，覺得這是故意把他和已經對他變得溫存的琪兒隔離開來，但是他又控制了自己，心想能夠暫時避免作出那逼着他要作的決定，也有好處。

他把浮吉尼·烏爾夫的冗長的波浪丟到床底下去，接着看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直到看得不耐煩，也一樣地丟到了床底下去。沒有目的的波浪固然夠壞了，勞倫斯的荒謬思想面對着它所用的無產階級世界背景更是討厭。基特覺得兒子與情人中間與他自己的精神狀態雖然有好多差異，可是却有些什麼很相近，這使得他不安。於是他就叫瑪格麗特給他從藏書室裏取來巴爾扎克的作品。她取來的是毀滅了的幻想，農民、西撒·別羅多。評論中說到的巴爾扎克對金錢萬能的見解吸引了他的思想，他繼續讀下去的時候，覺得這裏確是把什麼都揭穿了。爲什麼他以前沒有認識到呢？看了巴爾扎克所寫的復興期的法蘭西，使他清楚地認識了不列顛、約克郡，他父親和他自己，比聽琪兒和丹恩講一百年的資本主義還要清楚得多。他真想把琪兒和丹恩叫到床邊來，讓他們了解這一點，該叫他們啞口無言，面紅耳赤。當然，巴爾扎克所寫的還遠不止證明他們的分析。他想對他們說：你們忽略了巴爾扎克所加進去的，那才是整個問題的核心，就是鬥爭中的人的一面。

他聯系到他所看的，就更想念着琪兒。他一直想：如果他們在一起讀這些書，她將說些什麼呢？一方面他希望她保持現狀——就是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野蠻人，一心嚮往着「未來」——同時又希

○ 烏爾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英國小說家。——譯者註。

○ 巴爾扎克（一七九九——一八五〇年）：法國著名小說家。——譯者註。

望她改變，要她承認她從前眼光狹小，現在經過他開了眼界，見到了更豐富的世界，和多方面的更充分的人生的樂趣。

他叫他的快樂的奴隸瑪格麗特去把他抽屜裏的稿子拿來。這些稿子已經放在那裏幾個月沒有去動它們了。他看到它們含糊的推論又看到跟他現在心裏和生活裏所暴露的衝突毫無關係，感到驚異和慚愧。在那些故事裏他本想表現不同精神的微妙的結合，現在看來却冗長空虛。開頭笨拙地摹擬了福斯特^①式的拘謹而又粗俗的風雅，結尾有海敏威^②的風格，還夾雜着卡夫加^③的氣息。至於那些詩，頭上是模倣霍斯曼，後來又由奧頓轉入愛利奧特^④，更像鬼怪般疎遠：

你眼中湖山的深遠情調

消逝在筆花般的浮雲裏。

山峰空懸，

只見湖中雪影。

① 福斯特（一八七九——）：英小說家。——譯者註。

② 海敏威（一八九八——）：美小說家。——譯者註。

③ 卡夫加（一八八三——一九二四年）：奧小說家。——譯者註。

④ 霍斯曼、奧頓、愛利奧特：英詩人。——譯者註。

小魚們嚙皺了湖面。

等等。除了「深邃的情調」是從尼采剽竊來的外（他這時候才第一次注意到），這些詩行只是想表現高度的靈敏感，似乎一無意義。譬如說，他怎能把這樣的東西給琪兒看呢？

從報紙上讀到各地在下雪，煤氣和電力繼續減產，以及政府的告急和呼籲。他母親拿來了燒柴油的火爐，他躺在床上默想着窗外淒涼凍結的白茫茫的世界。再讀一些巴爾扎克，不然就注視着窗外寒冷的碧空。他父親一度來看看了看：「怎麼樣，小伙子？用不着起床，我們就要關閉工廠了。」這使他想上起了隱隱的紊亂。

瑪格麗特踮着脚尖走進來，給他整理好枕頭，並且用吃驚的聲音告訴他無線電傳來的消息。

「但願我們在一個孤單的農舍裏，大雪把我們跟什麼都隔絕了。」她笑着。「假使我們只好吃明克斯，那才可怕。可不是麼？」明克斯就是那隻只看得起施溫頓太太的波斯種老貓。「我敢打賭，牠的肉一定很老，都是筋筋兒。你還要熱水袋麼？還是來一杯咖啡？」

他端詳着她年輕、溫暖、善於表情的臉龐。「瑪格，過一兩年你就會變得迷人了。」

她彎下身來，湊着他的枕頭，低聲說：「就像那晚我們在大飯店裏遇見的那個女人那樣迷人嗎？」

① 奧菲莉亞：莎士比亞著名悲劇漢姆萊特中的女主角。——譯者註。

「還要迷人幾千倍。」

她仍舊低聲說：「你後來又見過她麼？我老想起她瞅着你的那股勁兒。告訴我。」

「不，我沒有再見過她。除非不得已，我也不想再見她。」

「男人真是奇怪，」她說着把身子縮了回去，瞧着他。他縱聲大笑，因而咳嗽起來。他說：「不要這樣滑稽，瑪格。我現在身體虛弱，這對我不好。」

「我懂得的比你所想像的要多，」她不高興地說。

「我知道你懂得。只是不要引我發笑。」

她仰着臉走了出去。但是過了一會兒她又原諒了他，跑回來告訴他更多的無線電新聞和她自己的故事。

「我們開車到威格萊去過了，小孩們都在那兒大街上滑雪橇。他們在大街上撒上了灰，小孩們於是又到野地大路上去滑。他們在那兒也撒了灰，他們於是又到教堂背後空地上去滑。現在雪太大，灰也沒有用了。我看到一隻野兔子，跑過山坡。還有一羣雪鳥。」

「你簡直紅得像冬青子，」他說。「把你的手給我。」

她的一雙手雖然在羊毛手套裏已經燻了一會兒，仍舊像雪一樣冰冷潔淨。她急忙講着她的故事：「只有靠電線桿子你才看得出路來。在小河那邊，我看見六隻死了的地鼠。呵，這些小鳥叫我多麼難過啊。我一直拋出麵包屑和肥肉去餵牠們的，地鼠就愛吃肥肉……」

一個遭難的不列顛被蓋在嚴冬的潔白的屍衣下，給刺骨的寒風包圍着的景象，忽然跟其餘的世界

都隔絕了，跟時間和歷史也隔絕了。這樣一個不列顛受難的景象困擾着他的思想，和病中的感傷結合了起來。他也覺得被隔離了，自己作了冬季的撤退，在他重新轉向外面世界的動亂以前，需要尋找一個新的生活中心點。結果將是怎樣呢？是新生還是更衰弱的軀殼？在新的基礎上統一還是更激烈的矛盾呢？

瑪格麗特又跑進來了，頭髮蓬亂，眼睛張得大大的。這裏是大風雪，那兒也是大風雪；用飛機給跟外界交通斷絕了的農莊投糧，給困在威爾斯的山上的羊羣投糧；壓路機突破風雪，開進被雪封鎖起來的村莊裏去；千萬根電話線給颳斷了；好多人掉在溝壑裏，路不通了，卡車載着部隊去剷雪開路；火車在模糊的軌道上爬着，螺釘斷了，枕木裂了，嚴寒像一個瘋狂的看不見的敵人拿着銳利的洋鎚在刺錘、鎚、鏗；小鳥凍死在樹叢裏；松雞就在樓下來的雪地裏凍僵了；野兔不再跑跳；好像一個新的冰川時代到來了，冰蓋滿了大地。似乎那個威脅不列顛戰後發展、破壞他精神上 and 經濟上的基礎的敵人已經終於被暴露出來了。這個敵人現在還見不着，但是至少它的罪行已經是掩蓋不住了。

他的心終於平靜了下來，樂意有這一次冰雪的猛攻，好像這一來結束了那些使他心神不寧、行動無力的複雜的道德問題。

出乎意外的，珍跑來看他，並且由瑪格麗特領了進來。珍呆笨地說：『我想你或許喜歡吃牛肉凍。』

『讓我拿到廚房裏去，』瑪格麗特說着就走了出去。

「爲什麼不坐下來呵？」他問道。「其實我並沒有生病，也並不覺得身體衰弱，我只是不願意再見人罷了。」

接着是不愉快的沉默。珍低聲下氣地說：「那次我不是故意要肇事，我說我故意要那樣實在是假話，那時候我心裏真不舒服。」她忍氣吞聲地說。「我可能做很多錯事，可是我永遠不會自殺。」

「不要誇口，」他回答說，接着他帶着病人的興奮情緒拿起了她的手。「我們大家都不快樂，你不要以爲你是特別的。」她歡喜得臉紅起來，他又加了一句：「珍，你真好。」

「我不好，」她退縮起來，縮回了手。「你說這些只是爲了要傷我的心。」她低下了眼睛埋怨道：「我完全不是像你所想的。」於是她勉強抬起眼睛正視着他的臉。

「誰要是筆直的盯着我的眼睛，」基特說，「我就知道他在說謊。我相信你要說明你已經證實了你那人生對什麼事都有經歷權的理論，並且仍舊認爲性是神聖的。」

「是的，」她轉眼看着地上，又回過來看着他，最後又朝窗外看。她開着和合着膝上的手提皮包。「是否就像那次汽車事故一樣？」他帶着他自己也知道不應該有的惡意問。「是因爲你那時心裏在想着別的麼？你在最後一刻是不是沒有把車撞了？」

她不回答，却繼續拉開和扣上那手提包的釦子。接着她說：「我碰到你的朋友華敦，是他告訴我你在生病。他和那個鹵莽的女人在一起，她的名字叫琪兒什麼的。」

「我一直在等他來看我，」他裝出隨隨便便的樣子。「你在哪裏看到他的？」

她說在高街，就是靠近琪兒住的地方，他竭力不流露出自己的心情，不讓她知道她帶給他一個什

麼樣的打擊。雖然在好多事情上她很笨，可是不知道怎麼的，她却相當瞭解他和琪兒的關係，她知道她自己帶來了一個打擊，實際上，她來就是爲此。他微笑着說：「珍，瞧你多周到？多蒙你跑來告訴我這消息。」他忽然揭開了被：「可是你現在既然在這兒，爲什麼不和我上牀來啊？」

她站起來，推翻了椅子。「沒有理由侮辱我，」她聲音都氣得急促了，「尤其是你，……我再也不來了……我再也不……」她捏緊了拳頭跑出去，忍住了眼淚，又在門柱上撞了一下。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沿上，心裏想：希望她不要跌下樓梯去。她是對的，我不該那樣，但是我也只是半開玩笑……現在她的臉已經不像從前那麼胖，她簡直漂亮起來了。只消有人教會她打扮，吃點苦再瘦上一點，並且去掉那發愣的近視眼光。

瑪格麗特走了進來，「怎麼回事？她倚着欄杆走下樓梯來好像怕要摔倒似的。」

「她確是怕摔倒。」

「可是爲什麼呀？」

「不要問這麼多問題，去告訴媽媽我就起來了。」

「你真是個粗暴的人，」瑪格麗特說，「我就不懂怎麼會有這麼多女人歡喜你。你對珍怎麼看，弄得她那麼傷心？」

「噓——」他用手指放在嘴唇上，「去吧，去告訴媽。」

一會兒，施溫頓太太緊張地跑了進來，「啊，你可要當心，基特，你知道你的身子是那麼虛弱，外邊非常冷，一兩天裏不許你出去。飯廳裏正生着火，我給你去做點咖啡。」

他打電話叫華敦來。華敦說他一吃過午飯就來。當華敦腋下挾了一本新出版的貝文的生活來的時候，他領他到一頭放着一張皮沙發的長方形飯廳裏，接着就問工廠裏的情形。

工人們曾經想用工廠自己的電力來開工，華敦認爲如果廠方合作的話，那是做得到的。可是他們却遭遇到種種留難，三天以後工人們只好放棄。廠房裏冷得沒法工作，現在廠房都關上了，要等危機過去再開。

「小組長們組織了人掃雪，電氣工和其他工人自動加班趕裝臨時暖氣設備。但是終究不抵事。」

「你認爲父親有意要鬧廠麼？」基特問。當華敦點了點頭以後，他又問：「爲什麼呢？」

「你不要忘了他本來受着罷工的威脅。讓工人們回家挨挨凍，他們就要着慌，怕丟飯碗，到時候再開廠，他們就不會再那麼兇了。同時，不要忘了他這樣做還可以清除他認爲鬧罷工的那些男女工人。」

「那樣難道不會引起罷工麼？」

「在平時是會的，但是現在他却掌握了他們。」

基特想了一會，「是的，我明白……」說到這裏他看見瑪格麗特拿了咖啡進來，就停了嘴。「這是瑪格麗特妹妹，她只管煮咖啡來灌我。」

「我愛瞧它冒泡泡。」瑪格麗特說。

「她還對着咖啡壺背馬克白夫人^①的台詞，」基特說。「那把咖啡壺使她想起女巫的鍋鼎。」

「爲什麼是馬克白夫人呢？」華敦竭力要顯得有禮貌地問。「我倒想是羅撒琳或是……」

「奧菲莉亞，或是道兒·蒂亞茜。」基特說。

「我可不對咖啡壺背詩，」瑪格麗特說，「下學期我要扮演馬克白夫人倒是真的。」

「如果可能的話，可要請我去看，」華敦央求着，瑪格麗特高興得一陣臉紅走開了。

「我本來想寫封信給琪兒，」基特眼看着窗外說，「可是我忘了她的地址，再也想不起她家的門牌號碼。我不願意信給送錯了……」他的聲音變得含含糊糊漸漸低了下去。

「是的，我曾經見到她一會兒，是在綠人酒店裏，我告訴她你在生病，」華敦說。

「多謝，」他冷靜地說，但是心裏却在冒火。準有人撒了謊。綠人並不靠近琪兒的家。當然，華敦也沒有說就只是在綠人見到過琪兒，也可能是珍搞錯了。可是在他身體虛弱的情況下，他不禁妒火中燒，幾分鐘以後他聽到華敦在講一樁紡織品的黑市故事，就打斷了他的話頭：「別胡謔。黎芝的黑市被誇大得太過分了。」

「當然，統計數字是舉不出的。但是我認爲所有有見地的人都覺得紡織品的黑市是龐大的。」

「只是那些快要倒閉的小廠家。」

「也有幾個大廠家。實際上，並且是大部分，不是用這種辦法就是用那種辦法。」

○ 馬克白夫人：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馬克白中的一個兇惡的女人。——譯者註。

○ 羅撒琳：莎士比亞的喜劇皆大歡喜中的年輕貌美的女主角。——譯者註。

○ 道兒·蒂亞茜：莎士比亞的史劇亨利第四中的人物。——譯者註。

基特聳了聳肩膀。「我們的廠總算不上大廠，可是我們不做那樣的事。」

「你能說得定麼？」

「這好像是控訴。我想你如果不能證明的話，就不該那麼說。」

「哪一個會證明這種事呢？」

「好，至少講話要講個清楚。」

華敦開始驚異起來。「瞧，基特。我沒有想到你把我的話拉到個人身上來。我不過說這些事盛行一時。我覺得這是怪有意思的，在戰前，有些廠家寧可倒閉，不願意玷污了聲譽，現在却都朝裏面鑽。」他神經質地眨着眼睛。「這是道德垮台。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為止，在大的企業聯營組織外面的我們這行業裏，那種非國教徒的精神現在可以說完蛋了。」

「我不相信這些油嘴的一般化說話，」基特厲聲地說。「你和丹恩和琪兒一幫子都說得那麼斬釘截鐵，弄得沒有人追問你們根據些什麼事實。放老實一點。你這些話沒有一絲一毫證據。」

華敦臉紅了起來，但是堅不改口。「一個人在這一行幹了這麼些年，不會看不出他們玩的是些什麼手法，他們的德行是怎樣……」

「這不過是把一些猜測的話講得像真有其事。」

瑪格麗特推開了門。「你們愛吃覆盆子糕麼？我做了好多好多。當然，只是罐頭的覆盆子。現在正是滾熱的。」

「我愛吃覆盆子糕，」華敦不顧慮地說。

二十 泰因賽德

琪恩用手支着頭靠在廚房裏的桌子上坐着。「葛麗絲，對你講假話沒有用處。我住上個把禮拜，你真不在乎麼？」

「別傻，」葛麗絲·麥根席說着，一面敏捷地擰着尿布。「可是你不曾說我又有了一個吧？上一個生了纔不過六個月呢？」

「我剛才說我預備住在你這兒。你瞧，一旦發生了問題我和他就談不攏來。」

「我真爲你難受，事情到了這步田地。」

「還不止那樣哩，葛麗絲。」

「你總還沒有和他脫離吧？」

「沒有，還沒有到那地步。可是我覺得唯一的辦法是走開，獨自個兒過上幾天。到那時候回去，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情緒。你瞧，這並不完全是他的過錯。」

「一定是琪恩。我打賭。誰和你合不來一定是個挑眼兒的壞坯子。」

琪恩感傷地歎了口氣。「我對自己的疑心被你證實了，葛麗絲。任何像你把我說得那麼好的女人就可能把一個規矩人逼得去酗酒淫蕩。我那加爾文派的祖先使我聽到這個字眼就覺得刺耳。我不是

說威廉真去酗酒和鬧風流。他着了什麼邪說的迷，倒不是那些塗脂抹粉的妖婦。」

「我還是搞不清毛病出在什麼地方，」葛麗絲抱歉地說。「但是我堅持對那種和你合不來的男人的看法。」她擰完了最後一塊尿布，掛在火爐上面的繩子上。「我們來喝杯茶，我設法不要這麼遲鈍。」說到這兒她高興了起來。「告訴你，我還有一瓶基尼斯啤酒。我家裏不常有這些東西，只是上星期一家裏搞了些吃的，因為路克帶了個從密特爾勃羅來的朋友回來，真是個發噱的傢伙。我但願能幫你的忙。」她誠懇地結束了說話。

「拿基尼斯來，親愛的。我要說的話也已經說完了，」琪恩說。

但是，她繼續談着她和威廉的事，葛麗絲橫跨着一張椅子，雙手放在椅背上，淡色的眼睛裏帶着迷惑的神情，她在傾聽着，她那瘦長的臉擱在胳膊上，一會兒放這邊，一會兒放那邊。她淡黃色的頭髮用一根帶子在脖子背後寬鬆地紮着，身上穿着件絲短衣，棕色裙子。「是的，但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她問了幾遍。

琪恩告訴她哈利和愛妮的事。「簡直是瘋人院裏的說話。照我的意思，那些監理委員會的先生倒該關起來。我死釘住律師，總算他查出了一些情形。譬如說，他查了查另外一件本地的案子。一個女孩子因為在四一年大轟炸受了折磨，在學校裏功課落後了。當她父親參軍在外面時，就被簽證為神經失常。到她父親復了員，要設法領她出來，却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尋到了她所在的地方，就自己去帶了她出來，並且報告了警察。他找了個醫生，醫生說那女孩子並沒有什麼病，於是他找了個律師告那監理委員會。監理委員會放棄了那女孩子的配給簿，但是有一天夜裏十點半鐘却來了五個警察兩

個護士又把那女孩子帶走。」

「真不該那樣做，」葛麗絲無可奈何地說。

「她父親托人把事情提到市議會，市議會却說他夫妻倆已經簽過字放棄那孩子。他回答說他妻子在女孩小時就過世了，至於女孩子被簽證的時候，他還在海外打仗。但是沒有人理他。於是他找了七十個本地人和那醫生簽名上訴，說那女孩子行動完全是正常的。區政府所做的只是說不能考慮他的申訴，因為他沒有自己的房子。」

「真不該那樣做，」葛麗絲重說了一遍。「真令人不寒而慄。」

「我只要嘴裏還有一口氣，口袋裏還有一文錢，我決不能休。」

「可是我還不懂這跟你和威廉有什麼關係。」

「不是直接的。但是他對這件事却採取那樣自私的看法。他只想到會影響他的聲譽。他的聲譽，你想想看，在這樣一個聽憑愛妮的父親的荒謬叫可憐的愛妮送命的社會裏，還要談聲譽。」

「我聽了真覺得奇怪，」葛麗絲說，企圖帶有評判的口氣。「我不同意照你所說的他那種說法。」

但是我還是覺得你不該離開他。」

「不單是這件事，」琪恩看着她那杯基尼斯。「我先前說過，我並不認為該怪他一個人。」

「那麼，爲什麼要怪你呢？」葛麗絲摸不清頭腦地問。

「你還年輕，」琪恩說。「是的，你還年輕。我的意思是如果婚姻中出了差錯，兩方面都免不了有一定的錯處。你還不曉得我這張嘴惡毒起來太狠了。我眼看着他跟我愈來愈疎遠已經好久了，我回

想起來，好像我所做的就是越來越快地把他推開。我只是站在旁邊來批評他，葛麗絲。我是個法利賽人○。」

「我斷定你不是這種人，」葛麗絲激昂地說，決定要到字典裏去查查法利賽人是什麼意思。「一絲一毫都不是。」她打了個寒戰站了起來，懷着希望去挖那已經空了的煤桶。

「我也不時想改進，」琪恩憂鬱地微笑着。「我曾經發誓要管住我這張壞嘴，要謙卑下來。但是總做不到。我明知道我應該和他好好地說，却又做不到。不知道是什麼倔強高傲的勁兒阻住我說自己所要說的話。」

「但是你要說些什麼呀？」葛麗絲問，張大眼睛，扭動着受凍的肩膀。

「就是我愛他，並且要他愛我，你這傻孩子，」琪恩激動地大聲說。「就是因為我說不出口，就是因為我長久不這樣說了，我不再愛他，我也不再需要他愛我。你現在懂得了麼？」她大哭起來，使她自己和葛麗絲都沒了主意。

艾莫利希望巴特利治在畢柯令小姐打完字以前就走開。巴特利治却講不完一個造鍋爐工人的故事，這個造鍋爐工人躺在鍋爐裏睡着了，醒來時所有的人都早已離開了廠房。接着，奧利佛又走了進

○ 此處指爲君子。——譯者註。

來，假裝聽錯了巴特利治的話，笑得好起勁。這使得艾莫利放棄了一切希望，只好靠在椅背上直苦笑，拿一根黑色的尺敲着自己的額頭。忽然，巴特爾在門口探了探頭，於是巴特利治想起了要找他談煤荒的事。接着奧利佛急忙拉開抽屜，取出了什麼文件，說：「嗒，嗒，芭芭拉，請打一打，至少要當心一點。」於是急忙走了出去。

艾莫利嘆了口氣，用尺狠狠地敲了自己一下。他放下了尺，眼睛看着天花板，他說：「今晚你有幾分鐘空閒麼？我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跟你談幾句話。」

她回過頭來客氣地微笑了一下：「當然，艾莫利先生。」

當他們走出辦公樓的時候，他好像所有的人都從門縫或者鎖眼裏窺看着，點着頭，使眼色。可是以前當他們碰巧一起做完工作，他也常和她一起走出來，他却從沒有這種感覺。可是他說話的聲音仍舊很平靜鎮定，她似乎也沒有注意到他有什麼緊張的神態和他的邀請有什麼蹊蹺。他們在街上冷風中站了一會兒，於是他急切地說：「走這面，」就朝右邊走過去。他不曉得領她到哪裏去好，但是他要趕快離開這座窗縫裏到處有惡意的眼睛在窺看的大樓。「你曉得這時候附近有什麼地方可以喝杯咖啡麼？」他們拐了一個彎以後，他這樣問。正在她猶豫不決的時候，他又說：「不要緊。去喝杯雪莉酒怎樣？」

「完全沒意見，」她正經地說。「隨你的高興吧，艾莫利先生。」

「我想現在我們可以省去「先生」、「小姐」這一套了，」說着，他挽起她的胳膊，「你以為怎樣，芭芭拉？」

她回答道：「就照你說的好了。」

「我想到了今天你總曉得我的小名了吧？」

「曉得，威廉·安勃羅斯。」

「來，來，我們現在不是在簽署文件，」他開玩笑地說，「你不能放輕鬆些麼？」

「我有個朋友叫羅蒂，」她回答說，「我一直叫她放輕鬆些，她却總是說：如果我輕鬆了，就要從椅子上跌下來。」

他更緊地挽住她的胳膊，「你儘管放輕鬆，我不會讓你跌倒。」

「呵，我可不像羅蒂。」

他領着她在寒冷的黃昏裏轉彎抹角地走過許多偏僻的小街，決心要躲開所有的熟人，走向他有一次偶然到過的一個小酒吧間去。他曉得那兒有葡萄酒賣，因為他見到有一個漂亮的大個兒雜種女人，頭上戴着朵大紅花，在那兒喝澳洲紅葡萄酒。「你知道，真奇怪……我們和另一個人天天在一起，相處了幾年，但是對他或她仍舊一點兒都不瞭解……我們大家都應該更親近些……」他簡直不加思索地講個不停，他的心神貫注在未來的某一點上，他還不能確切地弄清楚那是怎樣的一點，但是却像想起了那又黑又亮的頭髮裏的紅花，那葡萄酒所潤濕的豐滿的大嘴時那樣衝動。

「我肯定有些人根本沒有什麼好瞭解的，」畢柯令小姐不同意地說，「一天過了又是一天，天天都是一樣，我有時候也覺得厭煩。」

「瞧，你已經把你自己的事情講給我聽了。你從沒有說過這些話，我也一直沒想到你會這麼說。」

「你從沒有問過我，」她回答說，他看到了她嘴唇上露出一個微笑。

忽然他們發覺走到了酒吧間的門前，於是就走了進去。對了，那個雜種女人和那個愛爾蘭人坐過的陰暗的角落現在正空着。他向櫃上要了一杯雪莉酒和一杯威士忌，於是挨着畢柯令小姐在靠牆的位置上坐了下來，把大腿抵着她的大腿。他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以後，他說：「我來談談我自己，你不討厭吧？」

「不，你爲什麼不好談呢？」

他想告訴她自己婚姻生活中的僵局，但是又怕提起了琪恩，她可能對他冷淡下來。可是，除此之外，又沒有別的道路可以和她親密起來；並且這也的確是使他苦惱的事，他需要談一談，吐一口氣。

「近來我真不好受……也沒有人好談心……」

「我就看到你好像有什麼心事，」她承認說。

「我還以爲我瞞得很好呢。我的家庭生活完蛋了。」

「真抱歉，」她低聲說。

「談談你的事罷。」

「呵，沒有什麼好談的。」

但是他們仍舊談着他們自己，一直談到酒吧間關門。他說：「假使有什麼地方可以去，我就再買上一瓶帶走。」

他想她大概不會領會他的暗示。她掉轉身去，半回過頭來說：「如果你高興的話，可以到我那兒

去喝杯茶。」

「好，你倒弄了個乾淨窠兒，」他稱讚着說。從寒冷黑暗的街上走進來，這房間的確顯得格外舒適。

她四下裏看了看，於是走到鏡子前去，理着頭髮。「一個人獨白在一處，也有一種好處。」她好像成了另一個人，比較沉着，而更其可愛了。「請不要拘束，我一會兒就來。」

他坐下來，打量着周圍，酒的暖意愉快地包圍着他，他想起了他帶來的那瓶酒還沒有打開。他就跑進小廚房去：「對不起，芭芭拉，你有螺絲錐麼？」

她回過身來，幾乎和他撞了個滿懷，他趁勢雙手抱住了她。「站穩些，孩子。」他吻了她一下。她被动地接受了他的擁抱，一會兒又把他推開。

「壺裏的水開了。這兒是螺絲錐。回去罷！」

他帶着得意的信心打開了酒瓶。她托着一盤茶具走了進來，於是兩人並排地坐在小沙發上坐下，茶具盤就放在她脚前地板上。當她彎下身去的時候，他撫弄着她頸背上軟綿綿的髮捲。她推開他的手，他覺得不高興。「不，你不可以那樣。」

「爲什麼不可以呢？」

「你是個結了婚的人。和你做朋友，我倒不在乎，但是我忘不了你是個已經結婚的人，我的確忘不了。我生來就是那脾氣。別的什麼都可以，我就是不願意夾到一個男人和他的妻子中間去。真的，

別的什麼都可以。我改不了這脾氣。」她揩去了眼角上的眼淚。「我可能太傻了。羅蒂就這樣說。但是我就是改不了。」她嘆了口氣，好像她時常要克服這種激動，又克服不了。

「可是你不會夾到我們中間來。我們已經分開了。」

她扭過身來盯着他的眼睛：「永遠分開麼？你們真分開了麼？發個誓。」

「我發誓，芭芭拉。什麼都完蛋了，我們已經分離了。」

她繼續盯着他。「這就不同了。」她回轉身去弄茶。但是當他又撫弄她的時候，她仍舊推開了他。

「不，請不要這樣。我不是那種放縱自己不顧明天的女人。有時我但願自己是那樣，但是我又真不能夠。羅蒂說我這樣錯過了許多樂趣。但是我還是改不過來，請原諒。」

他吻着她的臉頰，她的嘴唇，但是她仍舊坐在那兒一動不動。「芭芭拉，你不可以這樣待我……我已經告訴了你我是多麼苦惱……我需要你的幫助。」

「這至少就有點兒不同，」她同意了他的說話。「我對你是十分尊敬的，艾莫利先生。」

「威廉，叫我威廉。」

「好，威廉。但是我不能同意。不，我不能同意。除非我能斷定你尊敬我。世界上有一件我最不能忍受的事，那就是不尊敬。要是誰親近了我，又不尊敬我，我就要殺死他，真的，我會的。我不會爲了任何別的事殺人，不會。可是爲了這事我就會。我母親常說：『芭勃，沒有愛沒有關係，沒有敬就不成。』她說得再正確也沒有了。艾莫利先生，請瞭解我所講的話。」

「可是我尊敬你，我的確，的確尊敬你，」他重複地說，於是她讓他吻着自己。

『這就不同了，』她低聲說。『但是我怎麼曉得你說的是真心話呢？』

他的自信心，一度受到沒有預料到的她的抗拒的挫折，現在逐漸恢復了過來。由於婚後生活中他曾經錯過許多次艷遇，他就自以為很受女人歡迎，但是他一開始追求畢小姐才發覺自己對於女人簡直懂得很少。他覺得自己呆笨，粗鹵，一會兒覺得自己無能，一會兒又想強做，於是他又埋怨起琪恩來。

『我非常尊敬你……我親愛的芭芭拉……我的確是這樣。』

忽然間，他明白過來了，她受酒的影響比他所料到的還要厲害。他伸手關了電燈，再吻着她。她的強烈的反應簡直使他着了慌，來得這麼突兀，這麼不怕羞，這麼徹底。好像沒有一會兒工夫，她已經把衣服脫光，躺在他的懷抱裏直哼，甚至於在最初佔有的激動中都使他微微吃驚。這個緊抱着他的好像帶着慾壑難填的苦痛來接受他的熱情奔放，不可思議的女人是誰呢？這是他以前所從未經歷過的或甚至於想到過的，對琪恩，對在琪恩以前在公園裏倉促中擁抱過的一、兩個女孩子，都沒有想到過會有這樣的事。糟了，他自己陷進了一個怎樣的境地了？以後公事房裏將是怎樣一個局面呢？原來馴服矜持的畢小姐現在給他激發成了一個熱狂婦人，這婦人明天將是個什麼樣子？可是，他又不禁感到驕傲，好像他是唯一能夠透入那深深地藏在畢小姐處女般的外表下的狂熱的人，這個奧利佛有一次曾經形容過，說她和打字機結了婚的畢小姐。

他突然驚醒。畢小姐正站在他面前，衣服穿得整整齊齊的，像她平時一樣鎮靜，領口那兒仍舊別着那個別針。『你睡得好麼？』她問道，好像是一個護士走近一個病人似的。那個黑暗裏的熱狂女人

到哪兒去了呢？

他對着清晨的陽光眨了眨眼，打了一下寒戰。「多謝。」他啣啣啣的喝完了熱茶，覺得好了一些。「我沒有聽到你起身。」

「我睡不多，」她回答着，接着躊躇了一會兒。她是不是要作什麼宣佈，申訴，控訴，或是要挾些什麼呢？他在驚恐中等待着，可是她只用微帶疏遠的聲調問：「我只有很小一塊鹹肉，你愛吃麼？還是吃些麥片？」

「什麼都不要，」他放心了，回答道：「只要再來一點茶。」

二十一 蘭開郡

工廠停工了，愛麗思留在家裏。她唉聲嘆氣地說：「到外面去太冷，留在家裏也太冷。」狄克提醒她，說她平時總埋怨上班，她就問他這種北極式的天氣放假又有什麼用。「媽啊，我們不好在爐子裏多加些煤麼？看我的手凍得發青了。」可是，不曉得什麼理由，給礦工們的煤遲遲不送到，因此他們也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樣缺煤。有些女的跑到垃圾堆裏去檢煤，可是在這樣冷的天氣幹這種事實實在太艱苦了。一天早晨隔兩家門的格陵伍特老太太死在門口，當她拿着她那上街用的手織的口袋走出來時，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在這樣的天氣掘墳可困難呢！」愛麗思黯淡地說。

她和她的約瑟夫還沒有找到房子，却爲買房子裏的地毯吵了嘴。愛麗思中意淡紅色重瓣玫瑰的

花圖樣，可是約瑟夫由於閱讀照相月刊上的文章，自以為是審美的權威，要一張有三角形、四方形仿立體的圖案。『假使我們有了那樣的地毯，』愛麗思叫苦道，『我們就得配一套相仿的茶具——好像瑪麗安的那套一樣，多難看的柄，儘是些角尖，連伸手指進去的窟窿眼兒都沒有。我喜歡一套像車站那邊一家舖子裏那種有玫瑰花圖案的。』

約瑟夫看到自己高人一等的審美力被懷疑很冒火，有一個星期光景婚約有破裂的危險。愛麗思傷了風，在屋子裏只是抽着鼻子，後來她母親一定要她躺到牀上去，省得在眼前礙事。但是不一會兒愛麗思說臥室裏太冷，怕要變成肺炎，又起來蜷成一團坐在廚房的火爐邊，一面擰着鼻涕，一面繡着絲巾準備嫁粧。『我不曉得我幹麼做這個，』她不時重複地說。

『那麼又爲什麼做呢？』當她在狄克面前講時，狄克就問。

『總之不是爲你做的，給我閉上嘴。』

『瞧，瞧，不要再惹她了，狄克，她已經夠可憐了，』白士德太太說。

『好，或許他們終究要感謝煤礦工人了，』白士德慈祥地從他手裏的晚報上抬起頭來。

第二天一早，廠方汽車在半路上壞了，礦工們只得在冷風和黑暗中在滑溜的路上步行。麥克說：『好像要永遠這樣下去似的。叫你有時候想起來真寒心。』

狄克不置可否地哼了一聲。在凍硬了的雪和冰上拖着步子，狄克精神上 and 身體上都一樣覺得麻木不仁。他覺得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在發生，可是又辨別不出來是些什麼。他回到家裏，和帕娣鬧翻，

決定下礦去工作、煤礦收歸國有日、燃料危機、礦工們愈來愈堅決地要表現不列顛多麼依賴他們的決心——接着忽然遭到了重大的阻礙、一片疲勞和混亂的蕭條現象。冰凍、大雪、風暴和沒完沒了的寒潮好像集中表現了什麼重要的事情——是挑戰和應戰，是堅強和軟弱，他自己的和伙伴們的堅強和軟弱。但是他愈是這麼想，他的思想就變得愈麻痺。

他顛躓了一下，撲在佛蘭克·威爾遜身上。佛蘭克正在談蘭開郡的礦工應該在這非常時期自動在禮拜天加班。「別人已經這樣做了。」

「他們就更傻，」亞歷克斯說，「沒有人會感謝我們，而且人家還會利用我們的積極工作來反對五天制的要求。」

「他們一定會的。工會會注意這件事的。」

「我不相信工會委員會。」亞歷克斯說。

有人高聲嚷了起來，大家就停下步子。在朦朧的昏曉中，他們定神看出是一部拖拉機拉着臨時裝上去的雪犁正朝他們開來。「河道凍住了，」佛蘭克還要辯論，可是沒有人答理他。

狄克冷得直頓腳，插在口袋裏的手緊緊地捏着。拖拉機由一個穿着作戰衣服的小伙子駕着，慢慢地開了過去。

他們繼續拖着脚步向前走。一大堆房子朦朧地出現在眼前，只剩下約摸四分之一哩的路了。在一個樓上的窗子裏燈還亮着，一個胖胖的女人穿着長睡衣走到窗前來拉帘子。狄克看到她一會兒，煤氣燈斜照在她寬闊的肩膀和蓬鬆的淺黃色頭髮上，不一會兒燈到了她後邊，帘子把她遮了起來。沒有

疑問，她的臥室也是冰冷的，但是她睡得暈紅的臉在昏黃的燈光裏看上去又美麗又溫暖，彷彿處在另一個夏天般甜蜜的世界裏。這一個景象帶着突然的溫暖闖入他心裏，好像他第一次認識到人生原來可以變得那麼動人地快樂和美滿。那正在發生着但是他又把握不到的重要事情似乎已經不在他身體之外了。現在已經到了他骨髓裏面，在他跳躍的心裏面，在他興奮的精神裏面，在他握緊的拳頭裏面。並且那事情已經改變了，不再是那報紙上議論着的，甚至於不是佛蘭克·威爾遜他們所談論着的，而是更深地、更直捷了當地進入他的生命、不列顛和整個世界的深處的東西。

忽然前面傳來了一聲叫喊，驚醒了他。他急忙跑上前去，看到亞歷克斯俯着身子在招呼一個什麼人。「怎麼回事？」

「是老霍金斯，」亞歷克斯說。「他離我幾碼路在前面走，忽然嘩的一下來了個四脚朝天。」他們把老頭兒扶了起來，抬着他，小心翼翼地沿着路邊走。佛蘭克和麥克也追上來幫忙。麥克說：「可憐的老漢，一定把腦勺子摔破了。」

「他的腦袋摔在一塊石頭上，」亞歷克斯說。

走近食堂的時候，開來了一部救護車。因為早有人先趕到前面去，報告了這件事。麥克說：「來罷，我們已經遲到了。」於是大家急忙進入暖和的更衣室。

「這個煤礦有一個特點，」亞歷克斯說，「它和惡魔那麼接近，所以不斷地出事。」

二十二 倫敦

她開始熱愛碼頭區。它使她感到空間的寬廣和生活的意義。雖然擁擠的街道上儘是些醜陋的房子，碼頭上的建築也亂成一團，但是她感覺到了大地和蒼天，以及河海的存在。廣大寬闊的領域一羣羣，轟響着的起重機和船桅，平靜的河面忽然吐出了浪花的舌頭。世界的各個角落忽然在太晤士河岸上碰頭了，傾倒出了凍肉、小麥、糖、水泥、甘蔗和銅。

因此她覺得有兩種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一種力量蹂躪、夷平了這個區域之後，在這裏蓋滿了房屋、碼頭、倉庫，並且在蹂躪的過程中建立起一種強大的秩序。另一種力量是從人們心裏迸發出來的反抗。

她對碼頭工人一天比一天熟悉了。自從上次由於同情搬運工人來了一次短短的罷工以後，她更覺得自己在碼頭生活中也有了一份，並且覺得碼頭工人們也更理解她。她認識到，他們好像自成一幫子，滿嘴是他們自己的笑話和關聯語。常常聽他們講了很久，還弄不明白他們講些什麼。譬如，過了好些時候以後她才曉得原來「碳酸氫鈉」或「小蘇打」是那個黑黑的、有一隻凸凹不平的鼻子的小個兒的綽號，她想他的名字叫佛萊特。他以前認為小蘇打可以去酒味，所以在回家之前總嚙上幾顆小蘇打；假使他老婆罵他喝了酒，他總認為是哪一個在他老婆面前講了壞話，因為他老婆不可能從他行

動上看出他喝了啤酒。可是有一天，他走到門前石階兒上却不舒服起來，嚷嚷着小蘇打翻了他的胃。還說什麼斯太納·海恩①只是那個胖胖的、老把兩隻手插在口袋裏的傢伙——沙爾——的名字，他根本一點也不像母雞。

慕娣新燙了一次頭髮。當她走進來時，有一個人說：「喂，這是港務局式。」大家都笑了起來。菲兒想了半天才明白，原來這個笑話是說港務局裏的人是長期雇用的，和電燙了的頭髮一樣耐久。當她對自己的理解力覺得很得意把這個笑話講給麥特聽時，麥特却非常不高興。

「這種是幫老闆們忙的笑話。唱出工人分裂的老調。港務局的職工也有光榮的歷史——不亞於我們任何人。把他們常做走狗說這樣無聊的笑話才是愚蠢。港務局的人也好，不是港務局的人也好，都是一家人。」

慕娣讀明星報，不斷的囁咕着她的「每日預測」。『你瞧，菲兒，這不是糟了？』她讀道：『爽直的戰術、說直話，直捷痛快地提出意見可以獲得進展。但是，要守秘密或是要用外交手腕的事却不容易。嚴防受騙。對於在飯店業和演藝業的是有困難的。走運的號碼：一、十、十九、二十八；顏色，黃的。』

「這有什麼糟呀？」

「你瞧，今晚我和婁勃有約會，我斷定他不會有意騙我。但是我從來還沒有發覺到明星報講假話。我現在可一點兒都不能再相信他。」她想了一會，「我怎麼能嚴防呢？難道說和人在一起喝杯酒

都該拒絕麼？有的傢伙說在古時候他們要用釘鎖鎖住老婆。明星報似乎教我給自已上鎖。」她把那篇東西重讀了一遍，放心地嘆了口氣。「不管怎樣，我可以穿我那身黃衣服了，我還有黃鞋、黃襪子。我沒有黃褲子是眞的，但是我有辦法，我用黃絲線把那些號碼縫上去。十、和十九縫在後面，二十八在前面。這樣就保佑我平安了。」

傑夫走了進來。「就巴望我來到的時候你一個人在這裏。來一杯茶，把你自已放在裏邊攪一攪。因爲你比我們的糖還要甜。」他眨了眨眼睛。「娃兒，我可不告訴你你有多甜蜜。那樣，你就要擺起架子來了。」

她在他身邊坐了下來。「我寧可冒個險。」

「可是，我怎麼辦呢？你或許要自高自大起來。」他拉住她的手，要把她的食指浸到茶裏去。

「來，攪一攪。」

「太燙了，」她掙扎着，反對說。只在手指尖兒上沾了些茶。

「現在，你曉得我對你的一片心了，」他回答說。

「那麼，最好我躲開，免得給燙壞了。」

他低下聲來。「我不會害你，娃兒。跳進杯子去。」

「茶杯容不了我。」

他放她走開，於是她尋找她的抹布。可是他又拉住她的手，舔着她的手指。「我可以把你吞下去，美人。」

「今天早上你瘋了。什麼道理呀？」

他自然暢快地笑着。「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時候我是這樣子，有時候又不是這樣子。一定跟風向有關係。」於是他又皺了皺眉。「昨天，我不走運。什麼人偷走了我那件綠毛衣。」

「呵，不是那件怪可愛的吧？」

「可不就是那一件。我只放下五分鐘，它就飛走了。我猜是那印度船上的人。瞧，他們進了港沒有領到過錢，你就不能怪他們這兒那兒搞一點。」

「他們去押了麼？」

「你一下就猜對了。」他喝完了茶，連茶葉都吃了進去。「現在我得馬上回去。我把大夥兒丟在流動食堂那裏啃乾酪麵包。慕娣，請把你的頭鑽進櫃台下面的餅乾罐裏去，讓我和菲兒告個別。」

「我不着你們。」慕娣說，「像你這種人我以前不是沒有見過。再見，你這個酒館蠍虎子。」

「那是我的孿生兄弟，他老是我替他倒霉，」傑夫說，一面雙手捧起菲兒的臉，吻着她。

墨爾雷笛太太身上放着一塊木板，手裏拿着一根光滑的紅木。「我把珠子打翻在地上了，」她說。「它們滾得滿地都是。天又是這麼冷。」

「你要我替你檢起來麼？」菲兒問。她有點不耐煩爲墨爾雷笛太太的珠子滿地爬，說不定她是故意散在地上的。

「對，請你檢一檢，親愛的。」

菲兒把襪子捲到膝蓋下，俯着身子在房間裏爬。有些珠子滾進床底下，有些在話匣子下面。當她抬起頭來時，她見到墨爾雷笛太太正用一雙發亮的目光銳利的眼睛看着她。「我相信全檢起來了。」

「去拿肥皂和絨布來，我來給你洗膝蓋。」墨爾雷笛太太說。「你渾身又都弄髒了。」

菲兒想：假使我成了個跛子，我也會變得嬌弱的，於是她心裏就軟了下來。可是她真有點傻裏傻氣。坐在這兒，儘想些花樣出來，排遣自己的煩悶。但是假使她喜歡替我洗膝蓋的話，我又何必怪她呢。而且，一會兒她還要給我巧格力糖呢。

接着忙的時間到了。工人們做工一天比一天辛苦。這是她從麥特的疲倦和工人們吃飯時候繃緊了的臉上看出來的。碼頭工人們全力地勞動着，和那使原已繁重的工作更加十倍地繁重和危險的寒潮冰凍搏鬥着。如果連路上來去的兩小時計算在內，一天工作的時間就有十二小時。有時她覺得他們心裏蘊藏着憤怒，好像他們和自然搏鬥就是爲了讓老闆們曉得他們的力量。他們好像說：如果我們能戰勝天翻地覆的冰凍，你們認爲我們管不了你們這幫小希特勒麼？國家危機麼？是的，你且瞧我們的。這兒是你的豬肉，這兒是你的油，這兒是你的牛肉，這兒是你的牛油。還有什麼說的？

麥特坐在屋角裏，用一個叉子戳着台面說：「我一上船就爭了兩次。我說，你把我們當作什麼？兩批人在同一個艙裏工作，下面的一批人很可能會遭遇到任何樣的故事……滑得像條塗了油的豬……我說不成，我們不幹。只是實在沒有辦法我們才不顧性命，可是這時候你得用些腦筋。不一會兒，他們把我們排了日工，裝一箱箱很重的機器。我說，這應該照噸數算……」

「那他怎麼說？」

「他讓步了。他只好這樣做。起初他說要向港口經理告發我，我們就預備歇手不幹，他這才又讓了步。」

「天哪，你要是到「積力可」號上去，一桶桶的甲醛，那些桶有漏洞，一路上漏着來。因此滿艙都是煙，真叫你要嘔吐，你的腦袋就像要裂開來那樣。」

「另加工錢麼？」

「你以為我們是傻子？」

「好，領了錢請我喝一杯。」

麥特笑了笑。「你曉得爲什麼領班們像一掛香蕉？他們起初是綠的，後來是黃的，而且一掛裏沒有一根是直的。」

在他背後，一個彎鼻子的人在說：「是的，這是個事閒錢多的活兒，但是做了兩天，我叫領班把本子還給我。他問：「幹麼？」我就告訴他我要回老領班那兒去。他說：「誰是你的老領班？」「你不認識他麼？」我說：「他就是裝卸總管艦隊的隊長。」」

她覺得碼頭工人們自成一個階級，一個種族，另外一種人。碼頭就是他們的祖國，這個祖國被敵人佔領了；港務局的警察駐紮在哪兒，哪兒就是敵人的佔領區。每天人們湧進來又湧出去，來自各個外國區域，好像是從散佈在各地的窠裏穴裏來的；他們一大羣一大羣地湧進來，只要他們掉頭向着敵人，祖國立時就回到他們手裏。可是他們却投向船上去，裝滿它們，又卸空它們，搬着各式各樣的袋

子、包包、箱籠，發瘋似的奔來奔去，一會兒廓清了碼頭，一會兒又到處堆放上東西。因此那可能用來恢復主權的力量却每天被消耗着，可是每天晚上在分散的家裏，在夜的寂靜裏，在夢裏和歌聲裏，在酒吧間的笑聲裏，在情愛的牀上又重新生長出來。他們又湧了進來，但是仍舊一直沒有收復祖國。在想了這個比喻之後她又覺得不恰當，沒有一個人認為碼頭工人是被征服了的。碼頭是屬於他們的，不過在罷了工，碼頭完全空了起來的時候，他們的力量才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她覺得，有一天他們總要在碼頭上表現出他們的力量。那麼……

有一天，她和麥特走過維多利亞碼頭大門，他指着裏邊一所小房子說：「瞧那分段公事房。四五年的罷工就是它引起的。」

她看着那房子：「爲什麼呢？」

「這是以前上班點名的地方，是兩個棚子。他們利用這兩個棚子，要我們到裏邊去集合。」

「你們幹麼不願意呢？」

「他們要我們受港務局警察的監視，並且不讓抽煙。」

「結果誰勝利了呢？」

「照我的看法是我們勝利了。但是計算得失不是那麼簡單容易的事。表面上失敗的罷工實際上也可能是勝利的。事情完全要看罷工結束的時候工人們的情緒是怎樣。如果罷工結束後，大夥兒垂頭喪氣，那你就失敗了。如果大家比以前更充滿着反攻的鬥志，那就是勝利了。這是我的看法。」他們繼續往前走，接着他說：「我想要叫你認識台德·狄根斯，幾時我領他來。」

二十三 約克郡

那隻生了鏽的舊油爐子顯然是從那個雜物室裏弄到這陰暗的小咖啡館裏來取暖的。屋子裏滿是熱洋鐵和油的味兒。琪兒把香煙頭在火柴盒上按滅了打了個哈欠。「那末，咱們怎麼辦呢？」

「我不明白問這個是什麼意思，」丹恩皺起了帶有雀斑的額頭反對說。「我以爲大家都同意咱們再沒有什麼可做的了。」

●「我總覺得還有些什麼……就是咱們太笨。給他們唬住了。」

「就是對工人關廠停工，」貝西說。「可是不要這麼傷心，孩子。我們常常失敗，我們也永遠不失敗。你到了我這個年紀就懂得了。」她和藹地看了琪兒一眼。「啊，到時候你就成了個狠將，比我還要會吵鬧十倍，我本來已經比大多數人要兇了。」

「今天早上我跑到工會去，」丹恩說，「可是他們都在那裏打寒顫和講空話。我抓住的那傢伙老是推。他心裏只有一個念頭，他說他們將利用這事端，轉移大家的方向來反對政府。」

「他對召開一次大會有什麼意見？」那個黑黑的小個子米婁問。

「你講有什麼辦法開大會不凍死。這就是他說的話。」

「爲什麼他要推呢？」琪兒問。

「我可不懂測心術，」丹恩說，用求助的眼光看了她一眼。「但願我懂。可是照我的看法，他只是推——沒有什麼暗示。」

「我仍舊覺得我們應該採取些什麼行動，」琪兒回答說。別的人都看着她。她又燃起一枝香煙，看着那滿是蒼蠅留下的污點的玻璃櫃裏裝着的乾酪餅。「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吧，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呢？」

「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費邊派帝國主義，」丹恩說。「一直就是這樣。自從政府上台以來就是這樣。」

「好罷，」琪兒說，「我們現在碰到的還只是事到緊要關頭的最初的一點兒滋味。天時又湊巧，來了冰凍，更加重了這情勢，假使我們不當心點兒，它可給了艾德禮和摩里遜正在尋找的藉口。這個危機不是促成我們躍進社會主義，就是帶來決定性的挫折。」

「自從我能記憶的時候起，」貝西說，「我們就一直在跳躍和敗退。嗨，親愛的，這可沒個完。」

「不，這兒從來沒有發生過。工人們現在正有着當家的機會，好叫大家看看他們有能力管好事。假使我們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們在危機過後就要處於劣勢，我們的地位就更其惡劣。那時候也就什麼都料不定。」

「你說得對，」丹恩說，神經質地皺着眉。「但是我們現在碰到了比警察還要壞的障礙——這個該死的冷天。這兒有的是勁兒，」他捶着自己的胸脯，「可是機器裏却沒有。」

「事情來得那麼巧，」米婁說，「好像都是預先計劃好了的。」

貝西打了個哈欠站了起來。「多想也沒有用。我還是回家去找找有什麼爛木頭好生火。」

米婁和她一道走了。好一會兒丹恩不掉轉頭去看琪兒，當他看到琪兒疑問似地也看着他時，他的臉微微的紅了起來。「你臉色蒼白了。」她說。「也瘦了。」

「有什麼關係呢？」他等了一會兒說。「再來一杯麼？」

她皺了皺鼻子：「胡說。」

他們默默地坐着，一半在沉思，一半在傾聽隔壁檯上兩個人在說話。「很走運罷？我猜他是走運的。他稍爲做些活兒不讓事情太明顯了。管理員也就不說什麼話。」

「我猜他把一些馬場消息告訴他們。」

「就是那麼回事。他拿着馬票走來走去領錢，而他們呢，就只當不見。」

「聰明小夥子，有辦法。」

「唉，不是坐牢就是成了大財主。」

「你也該試試運氣。」

「他對我說因爲天冷他已經損失了五十磅或者還不止這數目。」

女侍是一個瘦個子，頭髮又黑又直，走了進來攤開手在發臭的油爐子上烤着。「外邊冷氣像斧頭般砍你的頭。」她說。「有人說地球脫了軸了，北極現在在格拉斯哥，我可不曉得他是講笑話還是認真。」那兩個人回過頭來看着她，於是她接着說。「我孀子的一打雞都凍死在窩裏了，就在今天早起一條狗死在我們門口。昨夜我確實聽到牠在門外亂搔，可憐的畜牲，可是那時候開門去看太冷了。」

「這是俄國天氣，」兩個人中的一個說。

「不要相信這個，」琪兒說着站了起來。「這是凍結英鎊貸款來奉承美國人的結果。」

丹恩跟着她走了出來。街上迎面的冷氣使他們站立不穩。丹恩遲疑了一會說，「到我房間去好麼？那兒不比別處冷些。」

她緩慢地回答：「多謝，丹恩，不去了。」

他的臉紅了起來，朝着別處看。「我猜，這是因為那個基特罷？」

她露出一絲笑容。「我想正是。」

「好罷，祝他幸福。」

「丹恩，不要說得太漂亮了，聽來却像埋怨。」她挽起他的胳膊，於是他們倆沿着街走去。「我心裏真有些亂，簡直不曉得自己到了怎樣的地步……現在可不要急忙對我下結論，我就是不曉得自己到了怎樣的地步。我只想能夠安靜一下，讓心裏靜一靜，考慮一下作個決定。」

「關於他麼？」

「關於他，也關於別人——不用說，我自己也在內。」

他微帶怨恨地回答道，「我就不需要安靜和靜下心來，心裏的或心外的，來明白自己的感情……」

不過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我不願意再來打攪你。」

「我不會覺得你是打攪我，不過這不是講話的時候和地點。」他不作聲，於是她又接着說，「丹恩，我感激你的地方很多。」

「這好像是訂文，」他厲聲地說。

「你這樣子叫我情緒很低，」她的聲音低沉了下去。

他們在沉默中走到了街口，她立定了下來，把他的身子轉過來向着她。他注視着她的眼睛，然後又向別處看去。「好罷，再會，」他說。

「不要傻，丹恩，」她懇求着，把他拉到一家門簷下，擁抱着他，抬起嘴來等着他的吻。他遲疑着，看着她的臉，於是俯首吻着她。過了一會兒，她輕輕的推開他。「好，回去罷，不要再傻了。除了我所說的，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的確我先得站定脚跟一會兒，好好地考慮一下。」

她向他微笑着走了開去，不再回過頭來。他看着她沿街走去，一直等她轉過街角，於是他閉起眼睛，用手摸着自己的額頭，搖了搖頭。一輛車小心地向他開過來，當車靠近他時，開車的放下窗玻璃向他問道：「在這條倒霉的街上，五十三號在哪兒？我一個號碼都看不見。」接着他又說：「恩勃利太太。」

丹恩搖了搖頭，但是却開始沿街走去，爲他尋找那個五十三號。過了一會兒，他找到一家木柵上漆着退了色的四十七號，於是就招手叫那個開車的。那車子慢慢地開了過來。他叫道，「這兒是四十七號。」

那個人拿了個黑皮包走出車來，鎖上了車子。「讓我試試那第四家，」他說，「假使我再找不到她，就請她自己生孩子罷。」他愉快地微笑着向他點了點頭。

丹恩看着他敲門，顯然他找對了，因爲他一直走了進去。丹恩回過身來再走過那個門，什麼聲音

動靜都聽不到。但是在這灰黃的門後面，一個女人正在分娩的陣痛中，一個新的生命在掙扎到這艱難的世界上來。他加快了脚步走去，心裏覺得好過了一些。

琪兒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才進去，她的嬸母正傍着微弱的火坐在柳條扶手椅裏，身上披了件棕色的稀縐的睡袍。「不管怎樣，我總暖和不起來，」她埋怨着。「你却儘是跑來跑去幹些傻事。我總以爲這局面會叫你的腦瓜子聰明一些。」

「你身體怎麼樣？」琪兒問，一面却預料到將會有什麼樣的回答。

「越來越壞了。你走了以後，剩了我一個人，心裏真害怕；幸虧勃林森太太來借炒菜鍋子，我叫她打電話去請醫生。可是那醫生還沒有來。」

「這些日子生病的人真多，」琪兒說着把大衣掛在門背後。「我來煮些茶。」

「可是他應該先到這兒來，他曉得我得病比別人早。他應該照顧些。」

琪兒在房間裏走動着，要想暖和一些，同時也好躲避她嬸母的好疑多問，以及她自己混亂的心思。她總覺得目前的政治形勢有些什麼她還沒有體會到，有些什麼可以使她做一個不同的榜樣給人家看。紡織工人們的情緒現在是那麼低沉，都在擔心他們能否恢復自己的職位，他們要閒多久，要不然就是爲寒冷、疾病、缺少食物而焦慮。除此之外——但是同時又跟這些思潮夾雜在一起——還有她個人的問題。基特、丹恩等等……呵，她倔強地搖了搖頭，用手把頭髮摺到後面去。她有一點兒喜歡基特，但是他總有些什麼叫她往後退，她好像一直在和他扮演什麼角色。假使他真能夠過來倒是好的……她

抑制住自己，這豈不是我爲完全個人的事情尋找政治藉口？是麼？我不是常說這兩樁事是分不開的麼？她一想起了基特或是一和他說話，她就好像落入了自己的陷阱。難道說歸根到底我的態度裏有什麼虛假麼？她不安地問着。我對他是虛假，還是對他比對別人更真實呢？不管怎樣，他總好像是在向她挑釁，使她處在緊張的狀態中。和他戀愛將是怎樣一個情形呢？這樣的挑釁是否一直牽連到跟個人有最密切關係的事情上去呢？這可能對他們兩個人都是好的；這也可能是虛假和無結果的。處在她現在的心境裏她簡直想不出個究竟，又冷又僵。

「那個很好的小伙子怎樣了？」她孀母好像猜到了她的心思似的問她。「我怕你滿口政治把他嚇退了。」

「沒有發生什麼事，」琪兒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兩條胳膊交叉着壓在胸前，兩隻手擦着胳膊的上部。「他很好。」

她不能除掉在她個人生活裏和態度裏總有什麼不對的這一念頭。且看一看丹恩，他叫她失望。她一直以爲他是一個堅強的人，並不是假裝出來的……可是他一向好像總缺少些什麼，變得軟弱起來；到了這困難關頭，他竟好像完全失去了領導的力量，只等事態的演變，並且等待着她。她有一種虧心的感覺，覺得他對他的怯弱多少負有責任；在他們相互關係的前提上有什麼不對，但是她又把握不住，同時也不願意知道那是些什麼。她對自己說：我不怕，我不怕。可是仍舊沒有用。她感到有一種力量推動着她，好像是一陣猛烈的風推着她的肩膀，而她不能轉過頭來往後面看。

「小潘茜來說，她的媽得了胸腔出血躺倒了，」維塞斯太太說，一面摸着她青筋暴露的喉嚨，咳嗽

着。「至少，到現在我還沒有挨到——碰了木頭就吉祥，」說着她就摸着那靠在牆上的掃帚柄。「上禮拜她還跑來，渾身是勁，表示怎樣可憐我。」她帶着微笑歎了口氣。「啊，我們可真都到了墳邊上了——年青人可能還不相信。」她的椅子噤噤嘎嘎地響着，好像配合着她那告誡的冷淡聲音。

二十四 泰因賽德

當他拐過街角來時，他碰到了他所最不願意遇見的人，傑克·班孫和邵爾。「喂，傑克，」他親暱地說，想竭力補救這已經糟了的局面。又向邵爾點了點頭，「這個時候你們在外邊幹什麼？」

「我們的時間是自己的，」班孫說，他那塊創疤在寒光裏有點兒發青。

「不是又開全體大會罷？」艾莫利問，竭力想使他的聲音帶着適當的同情的口氣而沒有諷刺的意味。「現在你們開始了解我們這幫人的苦處了。」

「我不懂那個，」班孫說，「反正我們不是領薪水幹這個的。」

艾莫利想笑了事。「你懂得我的意思的，傑克。我敢說你心底裏在咀咒開大會。你沒有什麼話好說的，可是每個人都叫喊着，好像都是你的不是。」

班孫做了個怪臉。「假使我們沒有話好對大家說，這就是工會沒有定下方針的過錯。」

「我不明白，」艾莫利回答說，心裏想不曉得多久才能脫身。「你想定下怎樣的方針呢？難道來咒罵一番天下雪？只有等冰凍天氣過去，有了足夠的煤可以供給電力，此外什麼辦法也沒有。」他苦

笑了一下。「有時我想你們這些人一定很爲難，碰到了什麼天時不利，不曉得該怪老闆還是該怪工會。」

邵爾插了進來：「自從危機開始以來工會領導可曾發過一個指示麼？」

「這又不是勞資糾紛，」——艾莫利聽到自己語音裏帶着怒氣，於是就比較平靜地說——「雖然到後來會引起一連串來的。所以我很高興你們在搞，叫大家警惕着，注意一復工就要發生的種種問題。」

「這正是工會應該多考慮考慮的。」

「當然是——從我的一級到最高的一級。」

「我們希望看到些動靜。」

「你們就是性急。打仗時最要緊的是尋找適當的時機，然後集中火力。」

邵爾又開口了。「你說把問題擺在大家的眼前真叫我好笑，老兄。一個人沒有了工作，挨凍發抖，數着食櫃裏最後一個馬鈴薯，他用不到別人提就會曉得家門口擺着的經濟問題。」

「當然他要慌的叫喊，」艾莫利同意說。「我所講的是你們得教他明白事理……」

他的話說盡了，另外兩個人也不再接嘴，可是他感覺得到他們的敵意在上升。他想，好罷，隨你們高興。他咳嗽了一聲，大家一起默默地走着。艾莫利踏在一塊特別滑溜的地方，幾乎滑倒了，一把揪住了班孫的胳膊。「嗨，」班孫說。

「沒有事，」艾莫利氣惱地回答。「有一件事，你們這些人有責任不要讓資方利用危機和開除人

來形成反政府的情緒。」另外兩個人只咕噥了一聲。當他們轉過彎來看到了廠房門的時候，他冒着險說：

「你們不要我和你們一起進去吧？」

他明曉得邵爾用胳膊碰了碰班蓀，班蓀最後說，「當然請進，如果你有一定的主見的話。我們再歡迎不過了。」

「我說的會跟你們的一樣——沒有更多的話，也說不清楚，」艾莫利說，覺得最後總算把他們制住了。「我恰巧別處還有緊急事情，等會兒見。」

他抬一抬手就走開了——却太快了一些。他使了好大的勁才支持住身子，沒有再滑倒，却因此扭痛了後腰。假使他再在他們嘲笑聲中跌倒，來一個四脚朝天，那真是糟透了。他緊沿着牆，很小心地揀好走的地方下脚。

「我留心觀察這王八蛋，看得很明白了，」邵爾說。

「真不容易相信，」班蓀說，「他原是一個不錯的人。」

「這就更清楚地教訓了我們每一個人，必須留神自己的脚步。我想誰也沒有料到他會變壞。」
「最要緊的是最初的幾步，一錯百錯。」

他們轉進了門，向食堂那座大房子走去。「你認為老闆們約好不相互爭奪好工人麼？」邵爾問。
「我敢斷定。他們才不願意碰運氣。遇到了艾莫利老兄所謂的天時不利，他們就最好和天老爺簽合作契約。」

他們趕上了一羣也走向食堂去的六個工人，向他們慇懃地點着頭，說好多友好的話。班蓀笑着也向他們點了點頭。他低低的對邵爾說：「都是些寫字間的人。」「我們要談工人團結！不是麼，大家都挨了打擊，連設計部主任和那個管聯絡的傢伙都叫我小名了。」

「你可能以爲資方會施行差別更大的待遇。現在這個團結一致正是給我們的禮物。」

班蓀笑着。「你慢慢的會曉得，邵爾。如果這些禮物是從某方面來的，你可不能輕易相信。我想這裏邊不會沒有用意。」

「我有時認爲你把資方聯合會的預見能力估計得太高了。」邵爾反對說。

「我從沒有說他們聰明，」班蓀回答。「那是一種卑鄙狡猾。到某一點爲止，事情發展得很快。但是隨後矛盾就出現了。」

他們走進了食堂，向站在門口的兩個人點了點頭。裏面是那麼黑，起初他們什麼都看不見。沒有燈，又暗又濕，叫他們呆住了。他們站定了一會兒，先搞清楚方向，然後沿着牆側身向臺上走去。大羣的人已經聚在這兒了，有些立着，有些坐在凳子和椅子上。一個女的低低的喊了一聲，另外一個人就叫着，「注意秩序！」

班蓀一下撞在臺上，於是爬了上去。有人用手電筒照了一下。他站了一會兒，看着下邊巨大的屋子。他只能看出一大堆模糊的臉。左邊有一個人打亮了打火機，在這一會兒他周圍的人就顯現了出來——一個老頭兒，頭靠在後面，眼睛閉着；一個年青小伙子彎身向前和一個女孩子低聲說些什麼；一個男人帽子拉得很低；一個女人伸手在手提包裏亂摸。火滅了，又恢復了窰洞般的黑暗，慢慢地一行

一行的人又模模糊糊地現了出來。從來沒有這麼容易就召開有這麼多人出席的會。每一個人都爲自己的職業擔心，辦事員和職員們的人數不亞於工作台上工人和傳送帶邊的女工們。沒有一個人曉得什麼事情在發生，但是大家都着慌了。或許是這冰凍天氣不斷的壓力在起着作用吧。並且他們都要求行動，甚至於有人叫着要罷工！罷工反對什麼呢？我們給閉廠停工了，伙伴們。每週保證制落空了，這還是第一次有必要實行這個制度，這震動了每一個人。

「該開始了吧？」有人在臺下叫。

有人叫着表示同意，後排的小伙子們開始頓起腳拍起手來。華利·開士走到班蓀背後。「我們也可以開始了，」他說，於是走到前面，雙手放在嘴邊當做喇叭筒。他的響亮的聲音把嘈雜的聲音壓了下來，他宣佈開會。班蓀不得不承認艾莫利那揶揄的話，說該謹慎地講些空洞的話，倒是個實實在在的情形，臺下的人要求知道什麼時候開工，要保證他們個人恢復工作，除了對他們講些不肯定的一般性的話，要求他們忍耐和團結以外，真沒有別的可說的。

他等着輪到他說話，他注視着模糊的一行行的臉，覺得自己的思想移動不定。「打仗的時候他們不是得到了他們所要的煤麼？」有人在靠近前排的位置上叫着，他覺得他認得出這聲音。對於應該採取的正確策略你又能說些什麼直截了當的話呢？能說的話不多。這有些兒糟。叫人害怕要走上艾莫利的道路。但是你躲不開事實。首先爭取工會組長復工，那末每一個人也就可以復工——或者事實上儘可能多的人復工。如果讓積極份子犧牲掉，那麼老闆們對於其餘的人就可以隨意擺佈。但是你把這樣的想法說了出來，你就要被人家罵，說你首先爲自己打算。

「我們已經在討論名單了。」開士用他那聒耳的響亮聲音說，這聲音充滿了黑暗的空間，還好像使那數不清的一行行的臉搖晃起來，並且眨着眼睛。「我們主張百分之百的復工——並且儘可能早復工……我們主張兩方面在最短時間內碰頭討論復工的方式和方法……可是你們得記住叫一個大機械廠開工不像是扭開收音機那麼簡單……」

還有，班蓀想，這樣一個攤牌的辦法會使工人的潛力出現。所有那些自高自大的居間人都不不要直接去和大老闆見面。既然到了這一步，伸出頭來和他那該死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撞個死活。政府、工會、什麼仲裁調停那一套沒用的機構都不要，就剩下大老闆和工人代表當面談判。

開士講完了，介紹班蓀起來講話，班蓀暗自呻吟了一聲。現在我只有用不同的字眼來講同樣的話。站在臺邊，看着下面寬廣空洞的一片黑暗，他不曉得用多大的嗓子才適當。他最初的說話不響亮，沒有生氣。於是他使勁提高了嗓子，叫喊着，那一大堆臉似乎捲起了波紋，流動了起來，好像越來越多了，面前這片昏暗模糊糊地展開來，像一個沒有邊際的昏暗的洞，像海蛤般嘈雜。

二十五 蘭開郡

假使你自身處其間，哪怕你只得到一點兒暗示——在報紙上瞥見一條標題，在聲音含糊的無線電裏聽到半句說話，你也會體會到別人在幹些什麼，感覺些什麼。煤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從礦裏運來。煤在礦口堆了起來，千百萬噸的煤。但是鐵路的貨車受阻了。有的陷在雪裏，有的開到了傍軌上去。

田野裏和路軌上壓着五尺多深的雪。但是鐵路員工們日夜趕着工作，把煤運走，從礦口和迴車場分送到不列顛各地去。士兵們駕着開路機和掃雪車。工人們自告奮勇來給埋在雪裏的貨車掃雪。

設斐爾德一所大鋼鐵廠裏一萬二千工人決定在零度以下的溫度工作不要暖氣。華爾威治兵工廠車身間的男女工人自動加倍生產鋼煤車。結果就生產了雙倍。勞威斯托夫脫的縫紉女工從廠裏把料子帶回家去縫。人們在南威爾斯勃陵摩爾附近清理出報廢了的路軌來讓工作車使用。一些村舍一半陷在雪裏。點着把燈芯旋得低低的、冒着煙的油燈，靠着罐頭食物的接濟過活。威爾斯的礦工們自動在星期天加班。煤船從泰因河開出來，經過波濤洶湧的大海，一連顛簸擱滯了三天，蒸汽管結了冰凍裂了，照樣前進。從蓋了一層煤衣的海面到碼頭上，起重機的鐵鍊格格響着，伸進了船艙張開了鐵嘴，一口咬進了煙煤堆裏，又升高五十呎到了裝煤斗旁邊。於是張開了嘴，一聲轟響，把煤倒在傳送帶上和第二個斗子裏，又裝上了車轉送到大的乾餾廠去製造煤氣。

礦工、鐵路員工、水手、碼頭工人。在他們向嚴冬堅持不懈的進攻下，不列顛又復活了。

他爬上了一部車，敲敲洞頂，看看是否結實。「成。」是的，可是許多連接坑木的箍斷了。有一根深深的嵌了進去。敲重了是不安全的，洞頂可能坍下來。媽的，這兒的頂真高。如果是六呎高的頂，下面一樣好走路，修理起來也容易夠得到。但是這兒却約摸十呎高。媽的，頂那麼高，倒霉的柱子上還有彎曲的地方，他怎能量得出新箍子該多長？他的伙伴台德在下面，正在搞那橫坑木。

總算比上禮拜搞那翹曲了的鋼弓架要好一些。當鉚釘一脫出來，那接頭的鋼片猛地彈出來，如果

你碰上的話就夠受的。他的一隻手給一塊銹鐵割破了現在還敷着膏藥。

他們剛弄好那十呎高的柱子，一個救火員向他們跑來。有一個採煤道在發着危險信號；假使不趕快想辦法，通氣道就要塌了。

台德認得路。『帶上這十呎長的沒有用，我們這兒後邊有兩根七呎長的。』他和狄克跑去取那木頭，向井道上拖去，吉姆這時走來，也幫上一手。當他們到那裏時，台德端詳了一下，拿着木頭跑了一半路又折回來。『要去掉一呎。』

『要去掉他媽的整整一呎？』

『是的，要去掉他媽的整整一呎。』

『下面發生了什麼事了，』救火員說，一面躲向安全的一邊。一塊石頭落了下來。什麼東西叫了一聲。『一隻耗子，臭耗子，』救火員告慰地說。

就在這時頂開始轟轟隆隆塌下來。他們趕忙向後退，退出了坍塌的範圍，耳朵幾乎給震聾了，飛起來的塵土幾乎把人悶死。『柱斷了，』吉姆說。『通氣道塞住了。』

『可能還要糟，』狄克說。

接連四小時，他們爬着，挖着，搬開沉重的石頭，一路傾聽着還有沒有什麼地方傾坍。爬過成堆破裂的頁岩，鑽過大塊的石板，躲過一再塌下來的洞頂。總算沒有再發生大事情，否則他們就挨着了。

他們拚命支起了兩根柱子，六呎外却又有了一處洞頂塌下來。在昏暗裏，他們看得見懸在頭頂上空的一塊塊鋸齒狀的大石。

他們剛做完，出清了通氣道，前面却又發生了一次塌頂，壓壞了一輛車子，壓死了一個坐在車上的人。

他們不能希望做好、妥善的支架工作，他們的目的只是保持一條通路可以通行，不管多麼狹窄，總得有一條路，那樣以後才可以做上一個較牢靠的頂架。塌下來的一堆小石頭打青了狄克的肩膀，把吉姆壓在一塊大石板下面。他們趕快把那些小石頭移開，明曉得還有一塊尖角的大石頭搖搖欲墜地在他們頭頂上，也顧不得了。後面又落下來一塊石頭打壞了狄克的燈，蓋住了一把鶴嘴鋤。

他們把吉姆拖了出來，他的一條腿打折了。

「我說過禮拜天要在樂隊裏吹小喇叭的，」他埋怨着昏了過去。

這些事故和礦裏趕工並沒有關係，但是既然發生在這當口，就在狄克思想上形成了最高峯。

第二天他和他父親作了一次冗長的爭論，他提出了他曾聽到佛蘭克·威爾遜講過的那些意見。

「獨佔資本家們需要便宜的煤和便宜的運輸。政府就只有把這兩種工業收歸國有來補助那些賺大利潤的……」但是當他聽到自己說出這些話來時，他又有些害怕這些論點。邏輯地推論下去，這就包含着現在的政府比起保守黨來，是一個獨佔資本家更好的工具的意思，假使是如此的話，資本家們又爲什麼仇恨政府呢？不管怎樣，他忍不住去引逗他父親，這樣做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思想。

他對於收歸國有一方面感到驕傲和興奮，覺得這是礦工們的勝利，一方面又覺得這沒有什麼了不起，認爲只是換了一批頭兒而已。整個地講來新的頭兒可能比舊的能力強一些，更懂得情理一些，他

總不會再差。因為頭兒到底能夠看到全局，能夠集中力量放在礦上一些顯然可辦的事情上面，放棄那些壞坑，更起勁的貫徹機械化政策。但是這些並不是礦工們鬥爭的目的，這並不是他父親所說他們所已經獲得的東西。只是，儘管他嘲笑他父親的看法，他仍舊覺得有一點道理在裏邊。

他的思想在這個題目上呆了，他父親却非要爭得對方完全接受不可，他費了一把勁才把討論中止下來。我想去看看瓊是否在家，他這麼想。但是愛麗思跑了進來，照常是滿口怨言，於是他不知怎地覺得女人討厭。

「不要打擾母親了，」他說。「你沒有看到她這兩天自己的心事都夠多了麼？」

「我才不打擾她，」她回嘴說。「我打擾你麼，媽？」

「不，不，」白士德太太說。「我但願你們兩個不要吵架。」

「你瞧，是你在打擾她。」她回過頭來又向着她母親說：「愛麗蓀·朋拜斯不是太倒霉麼？她本來要在禮拜四結婚，現在查理却不能向船上告假。我死也不嫁給水手。」

雖然那麼冷，狄克決定去酒吧間。

當他到了酒吧間，威利·海爾頓正在大發議論。威利曾經折斷了骨頭，漢德森先生設法把他送進了沙地威教養院，他在那兒住了四個月。「除了學做床頭燈以外，你們還幹些什麼呀？」麥克問。他們坐在板凳上，圍着一個燒着半朽爛的舊木料的火。

「做一個約摸花十便士，每個可以賣五先令。」

「假使你走運。」

威利繼續講着他在沙地威碰到的人。「有個叫艾力克·黑爾斯的，他去北威爾斯以前原來是在一個達刺謨的礦裏，他告訴我從前他那礦裏一個怪有趣的故事。他們那裏剛在礦上設了浴室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去用它。後來，媳婦們聚在一起，佈置了一次她們的罷工。有一天下班以後，媳婦們不讓一個人進屋子去，要他們先在礦上洗澡。他們又咒又罵，但是只得走回去洗澡，否則媳婦們不給開門。」

「他們也沒有錯，」老安第說。「女人的手給你擦背可以去風濕。」

「他們倒不是這麼說，」威利說。「他們說在別人面前脫光身子怪害臊的。」

「他們就是懶，」麥克說。

「好罷，不管怎樣，他們得習慣那種洗澡方式，洗乾淨了身子回家。」威利格格地笑。「全村的人碰了個冷門，大家都得躡腳走回礦上去，倒真好看。」

「要是我，就砸破大門，」亞歷克斯說。「打破廚房的窗子。從煙囪裏爬進去，看她歡喜不歡喜，油煙和煤屑弄個一地。」

他狠狠的回頭看着，碰上了狄克的目光。狄克向他眨了眨眼，向他舉起酒杯。

二十六 倫敦

碼頭工人們大部分天天上工，只有禮拜六下午休息。慕娣和菲兒在禮拜天輪流當班。就是在家裏，菲兒也沒得閒。當赫伯和班丁家的小女兒都得了重感冒，兩家的仇恨也就緩和了下來，可是家裏

有了病人就添了工作。屈里曼因為嚴寒守在家裏，又發愁起來，現在也發燒躺在床上。尼兒身體也不好，波兒也是一樣。要想去看看蓓蒂還是做不到。

「這有沒有個完呢？」屈里曼太太不斷的問。屋子裏的管子都凍裂了，廁所本來就不牢靠，現在壞了。現在只有上結上了冰的後院，那兒有一個又髒又小的地方，每次用過後得用提桶盛水去沖洗，不然就要上三條街以外的公共廁所去。「要到月亮變成生乳餅時，我們才能夠找一個鉛管匠來，」屈里曼太太說。底層赫伯克司家裏自來水管凍裂了，淹了大水，把七個孩子分寄在別人家。

「我們大家都走錯了路，」屈里曼在床上哭喪着聲音說。「現在是罪有應得。」

那煤氣爐上的火苗沒有一絲勁道，簡直是笑話；而且如果你不留神的話還要熄滅。那時候就會冒出煤氣毒死人。屋子的每一個隙縫都已經用報紙或油灰堵塞，上而還糊了牛皮紙，所以要是有了煤氣是漏不出去的。蒲荅格爾一家就碰到了這樣的事，他們那女兒從醫院裏回來只兩天就死了。菲兒在夜裏幾乎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可是還暖和不起來。

她和里斯比太太帶了一輛舊的嬰兒車和一隻口袋去煤氣公司弄焦炭去。「我們把什麼木頭都燒掉了，只剩下那些鳥籠子，我那可憐的小鳥兒已經死掉了一半。唉，瞧牠們直挺挺伸着腿的樣兒真叫人傷心。」

四個人一排在街上站隊，站了一百多碼長。剛走了兩個，又補上了三個。「我那老頭兒今兒早上四點半一下班就來這兒，那時候這兒已經在站隊了，」站在她們前兩排的一個女人說。

「還要一直接着排下去，到下半夜呢，」另一個女的說。

這些女的身上裹着舊大衣，用各種毛織品當頭巾圍在頭上，迎着一陣陣刺骨的風直瑟縮。「呵，我想我們能夠輪到就夠走運了。」第三個說。

「你說咱們被准許活着就算走運麼？」第一個人說。「還是死了走運！或許你的意思是說咱們是些沒骨頭的傻子。他們踢我們一邊臉頰，我們還撩起裙子讓他們踢另一邊的。」

「我不是說什麼壞話。」

「我真發狠，」第一個人接着說。「我幾乎控制不了自己。假使我去西區，嗅到那大飯店窗格裏冒出來的酒肉味兒，我可要幹起來的。」

「他們會給我們多少呢？」一個穿着破爛的兔子皮外衣的胖女人問。

「你第一趟來麼？」那個愛說話的說。「你住在哪裏呀？白金漢宮麼？你會拿到四分之一擔^①。假使省一點，夠燒上一天，到時候就再回來受凍發抖。」

「他們告訴我是一擔，」那個穿兔子皮的埋怨地說。

「你這麼一把年紀還受聖誕老人的哄騙。你不是昨天才出世吧？」

靠大門那裏，小孩們圍着一個火盆子蹲着。排隊的人慢慢地向前移動，隊伍裏夾雜着嬰孩車、獨輪車、布袋子、手推車、貨車。那些已經拿到了四分之一擔的歡歡喜喜地走過去，別人和他們搭訕着。

「不要那麼神氣，倒好像是你自己開採來的，」或是「扔給我一塊，親愛的，我可以吃了它。」

大約兩小時以後，里斯比太太和菲兒挨近了門。真要命，出了什麼岔子，她們又等了半個鐘頭，另

① 一英担 (Cwt)，即一百二十磅。——譯者註。

一批焦炭才送到。菲兒推着車，里斯比太太拿着袋子，當她們拿到了她們那一份走出來的時候，里斯比太太把袋子塞在車裏，爭着要推車子。「這就成了半擔，好極啦。」她壓低嗓子說：「我一點兒不亂說，我聽到那個看來像是個什麼官兒的人對那警察說，這兒一半人是專門排隊的黃牛，和那些站糕餅隊的一樣。當時我很擔心那個要發脾氣的太太會聽到那些話。」但是菲兒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她凍得幾乎麻木了。里斯比太太又接着說：「現在你得上我家去，喝一杯我泡的最濃的茶，再吃一點鬆餅。只有你會叫波兒高興。」

菲兒聽波兒扯着，只覺得那熱茶順血管流下去，一面只管慢慢的吃鬆餅。她告訴波兒碼頭上的事，可是只有墨爾雷笛太太是唯一使她感到興趣的銀市人物。「她的丈夫一定是個好人，對她那麼忠心。你不是說他替她洗身子，什麼事都做麼？這樣的人是不多的。我打賭你那慕娣總是死釘住他，她一定碰了一鼻子的灰。」

「他常常玩撞球戲，每次拳擊比賽都去。」

「自然他需要散散心，」波兒說得使菲兒都感到離奇。「她殘廢到怎樣的程度？兩條腿都斷了麼？屁股斷了麼？脊骨怎樣？」

「我想是一條腿，」菲兒說。「是的，她那右面大腿和屁股。」

「我想一個女人生得真好笑，」波兒笑了出來。「真是不公平。呵，我但願是個男人，我就不會放鬆她們。」

「不，你不會，」菲兒說。「正因為你不是男人，所以你才那麼想。」這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她們爭了好久，還是沒有結果，最後波兒決定去做她的嵌珠子活兒。

慕娣常常看世界新聞報的尋人和失款招領欄。可是她一直沒有找到派洛特的名字，有一兩次她看到她家曾經住過的一個地名或一條街名。她頂擔心那一宗宗沒有人認領的錢，大部分在律師事務所裏，過些時候就要被律師侵吞掉了。她看到了一個麥洛特。「聽着：請瑪麗·安尼絲·麥洛特，即已故安尼·伯奈的姊妹（根據最後消息一九一六年她在威慕斯或陶徹斯德軍醫院當護士，據測已去美國或智利）或是她的最近親屬，與威根城金根·黑金伯頓和金根聯系。」

「可是麥洛特並不是派洛特。」

「不錯，可是爸爸老拼錯字。媽說他在人口登記局裏把我的名字拼成了泥娣。他很容易把派洛特拼成麥洛特，尤其是在喝了幾杯酒之後。我斷定這是我家裏。我就寫信到威根城去，假使我得了一筆遺產，我一定花一百鎊買衣服給你。」慕娣自然是慷慨的，因為她想如果她答應把待領的失款大量施捨，那些嫉妒的神就可以平靜一些，她的希望也就可以實現。

麥特衝了進來。「菲兒，菲兒，上哪兒去了？」

「在這兒呀！」她嚷着，吃了一驚。「你瞧不見我麼？」

「來。」

她跟着跑出去，連大衣都沒有穿上。慕娣追上去給她送大衣——匆忙中她却拿了她自己的大衣，給菲兒穿要大好多。

菲兒急忙地套上大衣去追麥特。麥特直向碼頭門奔去。一輛救護車停在那裏。她急得哭了出來拼命的奔。「什麼事呀？」她喘着氣。

「傑夫受傷了，他叫你。」

她穿過了圍着看的人，「讓我進去，讓我進去。」她以為救護車就要開走，她來不及看到傑夫。在電影裏總是那樣的。但是那個護士却站到一邊讓她走近車子。她朝車廂裏那一頭看。「呵，傑夫，怎麼了？」

「只是斷了鎖骨什麼的，」他說，從他那氣喘吁吁，顫動的聲音她知道他傷到了怎樣的程度。他用更低的聲音說，「該死，我的掛鈎扎進了籠子……我滑倒了……一直摔到船底……來看我。」

「一定來，呵，傑夫，我真難受……」

「可不要哭，否則我後悔叫你來了。」他的聲音在苦痛中又低了下去。

「我們得走了，小姐，」那個護士說着就上車坐在傑夫旁邊，關上了車門。於是車子就開走了。

「他會好麼，麥特？」菲兒啜泣着問。

「他身體結實，沒關係，」麥特回答。「我的天，那滑溜的甲板真要你的命。」

二十七 約克郡

第二天，他出門去，身上穿了好多衣服。在家裏耽了這麼多天，迎面撲來的冷空氣使他感到好像

走進了一個新的空間一般驚奇。他感到自己的身軀在衣服下面是輕飄飄的，不容易控制住，嚴寒的冬天世界使他感到輕鬆。他對自己說，死亡只是另一個國度，我們人是虛無的。世界就要這樣結束。一種高傲孤獨的情緒使他自已感到得意。

他發覺自己正向琪兒家的一方走去，心裏却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意圖。但是他碰到的唯一熟人是路斯。他們在街角上撞了個滿懷，當他替她把手提包檢起來時，她愉快地叫着招呼他。「啊，這一撞可是運氣，嗯？」

他挽起她的胳膊，不願意再獨自個兒走着。「我們去喝上一杯。」

「碰到了好事情我總是有時間的。」

他們跑進最近的一個酒吧間，走進了內廳。廳裏，在一棵葉子有些發霉的棕樹下，一隻綠鸚鵡無精打彩地給繫在一根棲木上，不時莫名其妙地說，「漂亮的寶麗。」

「我也聽說你病了，」路斯說，「現在我瞧你真有點像一副骸骨。這字眼對麼？我總是把它們搞錯。就在一小時前一個神氣活現的女人問我到一個什麼法院去怎麼走，我把她帶到女廁所去。真的，我以為她要去那裏。我跟着也到了那兒，假使我要騙人的話，我自己就不會去。她說，你懂得「皇家英語」麼？我說，我不懂，你難道以為我是瑪格麗特公主麼？我只懂柏特萊英語，我在那兒長大的。那個老太太揮着拳頭說，不要噁嚇。於是我就手裏拿着那個便士走了出來。我真受不了那些裝

○ 「皇家英語」：維護英語各種規範的人把正確的英語稱為皇家批准的「皇家英語」。——譯者註。

○ 瑪格麗特公主：當時英皇喬治第六的女兒。——譯者註。

腔作勢的女人。來，祝你幸福。」

基特有一種感覺，覺得她喜歡他，這就使得他也喜歡她起來。她喋喋地講下去，不管他是真感到興趣跟着她笑還是在笑她。她講父親怎樣中了風躺在牀上，母親早上多半出去要炭，她弟弟真用功，連看不懂的書也讀，她哥哥什麼都喝，從香水喝到「一半一半」^⑤，還有那寄宿在她們家的那個人一心只想省點錢買領帶。真的，他買了五十條。

他覺得身上暖融融的很舒服，有點兒瞌睡，那鸚鵡不時在棕樹葉子裏說着什麼，又矮又胖的女招待黑頭髮緊貼在頭上，鬢腳上小小的鬚兒好像是畫在耳旁的，路斯用尖厲熱烈的聲音喋喋地講個不停。天啊，她和丹恩、琪兒、華敦哪兒有共同之處呢？

「譬如說，你不像琪兒那樣熱心於政治罷？」

「我要勝過她二十倍。」她反駁說。「她的政治是從書上學來的。我的政治深深地在骨髓裏。不是麼，你可曉得一九二五年呢絨和絨線業閉廠停工罷工就是在我十歲生日那天開始的？工賊們上華特萊煤氣廠去的當兒，爸也跟別人一起在鐵路橋下面痛揍他們。媽那時也在場。他們搶佔了鐵路橋，向工賊們倒下了幾噸磚塊。他們打了一整天，直到部隊向他們襲擊才歇手。那些日子工廠老闆在院子裏養着狗專咬工會活動份子。爸在惡狗狂吠聲中前前後後進出了六次。他們還罰罷工工人的錢，付不出就坐牢。我記得爸有一次就是在監獄裏過的聖誕；碰上雜貨店不肯賒賬，我們就只有吮大拇指。」

⑤ 在酒吧間等公共場所的廁所，使用時先投入一枚便士才開門。——譯者註。

⑥ 「一半一半」是很普通的酒名，即兩種酒各一半混着喝的酒，通常是一半黑啤酒和一半烈啤酒。——譯者註。

你認爲這不是政治麼？一天只吃一絲糖和半根紅蘿蔔，情況好一點或許還有一調羹湯。」她伸出了兩隻手。「唉，今年的寒冷夠厲害了，可是你以爲我們這是第一次吃這種苦麼？我在廠裏做工的時候，許多次去上班手上膝蓋上都在出血，工廠離我們家雖然只幾條街，可是在殘酷無情的冰上爬着去。你想那些住得遠的更要吃多少苦？你以爲這不是政治麼？」

這個興致高的女孩子突然奔放的熱情使他吃了一驚。但是當她把心頭的話說個痛快之後，又笑了起來，硬要由她請喝一杯，一面拍着他的手說他日子久了自會明白。他本來想把談話轉到琪兒身上去，現在就只有正面講了。「琪兒在做什麼呀？」

「噢，還不是照樣和她的丹恩那一幫子在一起……」

「她的丹恩？怎麼？難道他是屬於她的麼？」

「我不是特別指什麼，只是一種說話的方式而已。」

「他們兩個我都歡喜，」他着慌地說，「他們倆倒是很好的一對。」她問他爲什麼說這話，他回答說他聽到有人同時提起他們倆的名字。

「有些人聊天兒就亂說話，真是道地的話匣子。」

「你不認爲這裏邊有道理麼？」

「這是他們自己的事。琪兒是個好孩子，」她爲琪兒辯護道，「並且她的陶格是那樣死去，她的日子也不好過。」

「我好像沒有聽到過陶格。」

「他們可以說已經訂婚了。他是海斯林廠一個裝配工，是頭等的好技工。他那工廠爲他申請了兩次緩役，可是他堅持要去，後來却在戰爭結束以後送命，真是冤枉。他在漢堡碰上了一顆沒有爆炸的地雷。我以爲誰都曉得他的事，」她含糊地結束了她的說話。

「漂亮的寶麗，」那鸚鵡叫了一聲，他那粗啞的嗓子好像帶有諷刺的意味，並且想用那皺皮的大腳爪去抓頭。

基特喝着酒，看着兩個態度瀟灑的小夥子燙了頭髮穿着美國佬服裝走進來，玩起彈球來。路斯伸了伸腰站起來。「我到法院去一會就來親愛的。」有人在酒吧間裏開收音機，一個女高音嘶叫起來，引起鸚鵡粗啞的咯咯聲。「她得先用煙肉刷子刷一下喉嚨才唱得起來，」路斯說着走開去。

基特想，我原來什麼都不知道，獨自個兒浸沉在低沉的失望裏。我對什麼人什麼都不曉得。我原來是孤單的。他感到世界在往後退去，他要伸手去取面前桌子的一匣火柴都好像夠不到。

第一個禮拜以後，幾個正式職員被召回工廠去上班了，特別是因爲有些圖案要設計。因此，基特和華敦通了一個電話之後，決定到設計間去。

但是到達辦公室以後，他並不覺得自己的思想安定一些，或是易於控制和使它有系統些。這個到處是雪的世界，窗外這個冰凍、死氣沉沉的世界和工廠裏沒有紡織機響聲的淒涼的寂靜沉重地壓在他

○ 彈球：酒吧間裏的一種遊戲設備，專供顧客娛樂。——譯者註。

○ 此處指廁所。——譯者註。

心上。他怎麼能把思想集中到面前那張藍格子的紙上去呢？他並不想和華敦談琪兒。他父親打的是什麼主意呢？這是他所最需要知道的。這裏在這寂靜的工廠裏，有着比他對琪兒所抱的疑慮和希冀還要緊急和迫切的事。那無聲的雪好像就是他父親的權力，他要阻止時代和工人前進，要把世界死死住不放的決心的一種表現，同時他好巧妙地重新安排一切。在這肅靜、陰謀和密語裏面有什麼事在發生呢？他父親的策劃是不是一個大規模佈局的一部分而又和不列顛內部體系的整個黑市勾當結合在一起呢？假使是如此的話，有多大數額的出入呢？是不是他父親和其他工業家爲了要保護這過度的剝削制度而不惜採取盜賊行爲呢？還是他們爲了要保持一種具有一定的需要和非常優良的生活方式而鬥爭呢？自由是他們嘴上講着的假話，還是對被遺忘或被威脅着的真理的誠實呼號呢？

他覺得他需要從頭重新考慮他的地位，而這一需要在他是痛苦的。特別是他缺乏肯定的東西作依據。某種穩定的東西他可以據以推演發揮。否則老是回頭來疑慮和重新肯定自己觀點的基礎那是太辛苦了，他已經智窮力竭。他必須知道日所站的地位。

當他在燒柴油的手提火爐旁邊點起一枝香煙來時，他看見他父親的汽車在工廠前的路上緩慢地開了過去。他父親在車子裏還有一個人，大概是班尼斯達。忽然他想起了：這正是至少清除我一部分疑慮的機會。

他捺滅了香煙頭，站起來，走出去，下樓到了他父親辦公的正面大房間。那個女打字員史美莉小姐，漂漂亮亮的、瘦瘦的、穿着裁製合身的灰色服裝，抬起頭來謹慎地微笑着。「您今天好，施溫頓先生，您父親出去了。」

「噢，他出去了麼？」基特忘掉了還有她在那裏，但是要退出去也已經來不及了。「沒有關係。我只是來取他答應還給我的幾張紙。我一會兒就出來。」

她似乎呆住了，但是他向前走去，走過她的辦公桌，跑進裏面房間。到了裏面，他向周圍張望了一下，於是跑到左手一排的抽屜前，他曉得那裏面放着他父親的私人文件。抽屜都上了鎖，書桌上和火爐架上都沒有鑰匙。該死，難道我沒有料到抽屜是上了鎖的麼？他翻了翻「發文」和「收文」的公文筐，又拉一下左手最上面的一個抽屜。忽然門開了，班尼斯達伸進頭來。「是你，基特？」

基特不歡喜那親暱的口氣。「是，班尼斯達先生，」他毫不客氣冷冷地回答。「我到這兒曉得父親出去了。」

「是的，」班尼斯達說，臉上帶着親切的微笑。「需要我做什麼事麼？」
「多謝，我自己會對父親說。」

班尼斯達往後退，立着，做出表示客氣的怪臉，簡直是假笑；史美莉小姐也擺出作爲一個能幹女秘書的那種客氣的笑臉。基特點了點頭，走了出去。是她按鈴把班尼斯達叫來的麼？他真想回過頭去看一看他們倆在他背後使些什麼眼色，可是他仍舊往前走。及時收住口沒有打出唿哨，否則那就等於宣佈自己做了賊。現在他肯定自己這一步走錯了。

那天進晚餐的時候，施溫頓先生比以前任何時候更沉默，他不管妻子的嘮叨，讓他的菜湯冷去，又叫阿琪把它端回來。不顧施溫頓太太要把湯重新熱過的建議，他喝了半盆子以後又嚷道：「冷了，把

它拿走。」黛安娜很不贊成地看着他，瑪格麗特却碰上基特的目光，費了很大的勁才忍住了笑。基特心想班尼斯達並沒有告訴他父親。但是就在這時候，施溫頓摸着他的胸前口袋裏什麼紙，沒有抬起頭來說：「一小時以後到我房裏來。」雖然他沒有說出名字，但是大家都曉得他指的是基特。

一小時之後，基特敲着門，深深地吸了口氣，於是走進去。有人告訴過他演員們上台以前先深深吸口氣，這樣可以加強自信心。他還帶着微笑，但是又覺得這一笑反而暴露了自己，正要收住時已經太遲了。

他父親揮手叫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你在我辦公桌上幹些什麼？」他劈面就這麼問。

基特在回答前先坐了下來，決定沉住氣，慢慢地說話。「我想和你談句話。」

「我並不在辦公室裏，你是曉得的。」

「你從沒有禁止我進你的辦公室。」

「這是詭辯，你在窺探我。」

「我爲什麼要窺探你。」

「這要你來回答。」

他們的聲音越來越高，再過一會兒他們就會嚷起來，說出無法收回的話了。基特忽然注意到他是在和父親頂嘴，他並不害怕——或者是他的怒氣已經超過了他的恐懼。這個發現使他安心下來。「我並沒有窺探你。窺探這兩個字含有鬼鬼祟祟的動機的意思，含有爲了將來什麼用途而收集情報的意思。我只是想多曉得一些工廠裏的事，因爲，在某一個意義上，這與其說是你的工廠，更應當說是我

的工廠。假如將來由我來接辦的話，工廠的前途跟我有關。但是你什麼都沒有告訴過我，從沒有讓我進入工廠的內層活動。」他肯定地講着，欣賞着自己鎮靜的聲調。

他父親瞪着眼，強調地回答他，但是却沒有高聲責罵的口氣，「第一，在你沒有更多懂得這行業的性質和方法以前，和你講那些內層活動並沒有用處。第二，你忘掉了你還在受政治考驗，並且你年少無知，搖擺不定。現在你既然在廠裏有了一些經驗，我本來早就想知道你究竟站在哪一邊。你既然私自跑進我辦公室去，這問題就得搞個明白。」

「我並沒有私自跑進去，」基特說，很高興他父親已不再用窺探的字眼。「我告訴了史美莉小姐才進去的——」

他父親一揮手，不讓他再抗辯。「我們不談那個罷。更要緊的是弄清楚你站在哪一邊。」

基特不忙着回答，這加強了他在他父親面前新的自尊心。「難道我屬於另外一代是一個罪孽麼？讓我適合正在成長起來的新體系不是更好麼？」

「太一般化的說話，」他父親做了個輕蔑的姿勢說。「把你自己和工廠的關係說得更明白一些。一般化的說話且不用提。」

「我現在比我進工廠以前感覺不同了。在好多方面是朝着你或多或少贊成的方向的。我開始感到工廠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不再是什麼敵對和庸俗的東西了。」他停了下來，看到他父親要想插嘴又抑制住。這就更給了他力量。「但是我得找到我自己能接受的條件。」

「那麼，那些條件是什麼呢？」他父親冷冷地問。

「我現在還不十分清楚，但是我越走越近了。」

他父親清了清喉嚨。「我願意承認，我現在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和以前，譬如說一年以前，不完全相同了。我不願意否認貝文表現了適當的對帝國的責任感。是的，一年以前我就不會相信艾德禮和克里浦斯會這樣堅決地反對他們黨內的那些蠢蟲和過激分子。克里浦斯在柏萊福，特反對減少工時的演說是可以啓發人的。我仍舊贊成保守黨佔多數席位，和像伍爾頓、巴特勒這種人當政；但是我現在承認工黨當權也有道理。當工人階級中大量的人都處在不聽指揮的危險狀態中的時候，有貝文和艾德禮這樣的人來當家也很有道理。要把局面平靜下去他們是最適合的人了。」他舉起手來阻住基特說的話。「那可不是說我自己選中了這條道路。過激份子要推倒像艾德禮那樣可靠的人的危險是存在的……我只是說工黨有工黨的好處；假使你採取像我剛纔所說的立場，我並不同意，但是我也不反對你。有好多很不錯的工黨市議員——譬如市議員賀根；我和他在房屋管理委員會共過事，我覺得他是一個完全合情理的人。」

「我的說法不同。」基特說，「但是你所講的說明我們有共同之點。」

他父親火了起來。「你的行動我並不是完全不曉得。你和一些十分可疑的份子混在一起。並且我要告訴你：和工廠裏最壞的煽動份子在酒吧間裏碰頭，商議反對我的途徑和辦法，這是非常不忠誠的。當我知道了這些情形，我費很大的勁才控制住自己。假使不是因爲你生病，早就該讓你明白了。」

「我沒有做過這種事，」基特說着臉紅了起來。「我和一些人碰頭是討論怎樣提高工廠的效率。」

「真的麼？」他父親譏刺地說。

「你聽到的是怎樣的的話呢？」基特問。「你並沒有叫你的暗探班尼斯達躲在桌子底下，有沒有呢？」他忽然想到一定哪一個在場的男女是狗腿子，會一開完就跑去報告了資方，可能還歪曲了一些。他感到一種恐懼和不安的新壓力，於是結結巴巴地說：「你知道你在策劃反對政府……」他竭力大膽地說：「工廠是不是在搞黑市？我是有權知道的。」

他父親惡毒地看着他，目光裏似乎還夾雜有奇怪的勝利意味。「謝天謝地，我從沒有受過大學教育。你以為這是怎麼樣的一種世界？我不想來解釋清楚。首先，你還得長大一些。我現在就談這一些。你所謂策劃反對政府實在是幫助政府中那些維護秩序和體統的力量的一個方面。至於你所說的黑市——假使我們不把那種普通所指的街頭巷角的勾當包括在內——現在是我們國家生活的主要部分。」他厲聲發出短促的一笑。「我們並不是要走這樣的路，這是國家統制制度逼得我們如此做的。但是你如果就此推論施溫頓一家已經糾纏在那些瑣屑的不法交易裏，那你就認錯了人。這只是說明你離開現實世界還很遠。」

「我不大歡喜你那現實世界，」基特說着站了起來，感到事情弄僵了。「一個人懂得他要懂的事情。我想我最好脫離這一切。」

「好啊，你是知道我的條件的，」他父親說，冷淡地從上到下地打量着他。「你進來，你就可以像我一樣知道事情是怎麼辦的。或是你決定出去，我將給你去倫敦的路費，但是一個子兒都不多給。」

「可是應該有些廉恥……」

「廉恥？對你那些爲了一星期加半便士薪水不惜把國家拆台的工會朋友去講罷。對你那些不管

不列顛死活只要他們莫斯科主子高興的共產黨朋友去講罷。可不要對我講，因為就是你那些朋友的勾當逼使我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挽救工廠免於災難——恰巧也是拯救了這些靠它吃飯的忘恩負義的蠢材。」

「我仍舊認爲錯上加錯並不就變成對的，」基特說，緊張地站在那兒。「工廠並不是照這個道理創立的，祖父會怎麼說呢？」

「在他的時代，廠主可以直截了當地辦事。他們可以鎖起廠門，開除，送罷工的人去坐牢。現在工人變得太厲害了。假使他是在我們這樣的世界裏長大的，他會贊成我所做的事。」

「我不相信。」

他父親嚴酷地微笑了一下。「你瞧達克龍。他是教會的棟樑，但是他幹着我所不願意幹的你所關心的黑市勾當。可是這不是我們的題目。我所說的你已經聽到了。這個禮拜六我要聽你的確定的回答。不要怪我把事情提得比原先所打算提起的時候早了一些。只怪你從他們那裏學來暗探手段和背叛行爲的那些志氣高超的朋友。」

基特被憤怒和苦痛的自憐震撼着，但是他感情上的紊亂使他再也說不出話來。他一心只想立刻離開，看到自己本來佔着上風忽然變成陷入絕境，啞口無言和氣憤不堪的局面，他着慌了。

瑪格麗特在她房門口出現了，驚奇和同情地張開着嘴。「他脾氣很不好麼？」

他覺得最要緊的是不讓她看出適才的談話怎樣地震撼了他。「不比平常壞，」他的聲音聽來粗暴

和疏遠。從瑪格麗特背後射過來的光線照出她兩鬢的髮捲，她的臉在柔和的陰影裏，她這時顯得很美麗。她身上穿着梳粧袍，秀氣的脖子和胸脯露在外面。她顯得瘦弱可愛，映在金黃色的光圈裏，當他看着她時，她把雙手疊在胸上。「你打扮了。」

她把手舉到肩膀上，把頭偎在臂彎裏。「我有時候用喬愛絲的東西實習一下。我成個怪樣子了麼？」

他輕輕托住她的下巴，轉過她的臉來向着光。「我聞到了粉味。」他吻了她的臉頰。「現在回去做你的功課吧。」

「我就恨做這個。別的任什麼事我都願意做。任什麼事。」

她似乎懇求着某一種援助，但是他輕輕拍她兩下就走開了。他一走進自己的房間，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在抑鬱憤怒的痛苦中踱來踱去。假使他留在房間裏，那他就要支持不住了。但是怎麼辦呢？再叫瑪格麗特陪着出去麼？不，他的良心不允許他有把她領上邪惡道路的念頭。那麼找白里安？不，白里安只有興趣談他那僑居索鶴和希勃里蒂斯的打算。

他對着鏡子研究自己的臉，好像尋找着創傷，同時又想起了路斯。爲什麼那天碰到她時，他沒有問她的住址呢？琪兒？最後他勉強把自己的思想轉移到琪兒身上來。不，除非他已經決心把自己的命運和她結在一起，反抗他父親，他就不能去找她。因爲剛才的會談已經把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了。琪兒，琪兒……他想像着自己擁抱她那強壯然而又柔軟得幾乎叫人不能相信的身體，同時又因爲她的頑抗瘋狂地揮打着她……那麼，珍·達克？他想着怎樣嘲弄她，怎樣向她提出「純愛」，她會

純真地爲它傾倒的，但是他却要繼續「現實地」去對待她。可是他下不了決心去給她打電話，去重新開始那膩人的悲劇式的滑稽戲。

柯林？是的，柯林。他雖然從十二月以後就沒有見過他，但是他覺得儘管他心地狹窄，却是唯一能瞭解那割裂着他的內心鬥爭的人。

起初他以爲這冰凍了的街上那所又髒又小的弄堂房子裏沒有燈光。他彎下身來從那很大的鑰匙孔向裏看，却見到過道的那一頭有微弱的光。於是門開了，一道光落到破舊的油氈地上。

柯林手裏拿着一盞圓底的夜用燈。他霎着眼睛，盯着看是誰站在門檻上。「請進，」他結結巴巴地說。「出了什麼事了麼？」他不問基特怎麼會找到他的家。

「總是出了什麼事。瞞不過你。不，我不進來。穿上大衣去喝一杯。」

柯林放了心，把他丟在門口，急急忙忙回到有燈光的房間裏去。不多一會兒又走了出來，急急忙忙穿上大衣，並且從上面釘滿了釘子的小衣帽架上取下一頂帽子。「我們上哪裏去？」他一面問着，一面關上了門，在一陣冷風裏直發抖。

「隨便哪裏，」基特說。他感到有作明確決定的必要，於是又自己接上去說，「我曉得，這邊走，我開車子來了。」

二十分鐘後他們在上次他帶瑪格麗特來的旅館附近停下來，步行過去，到那有熟鐵欄杆花玻璃和轉門的前廊裏。柯林說他要一杯白葡萄酒，基特要了威士忌。他選了上次和瑪格麗特坐過的那張

桌子。

「好，我們到了，」他說，柯林豎起了他那濃密的眉毛。「我想，如果一個人開始談論一個問題，他就立時攪亂了頭緒，也就轉移了重心。這樣又好像什麼都很簡單了。但是這麼一做下一次就更糟。」

「是的，」柯林說。「你所指的可能不是你所說的，但是不管怎樣，這是很對的。」

柯林的輕微的斜視眼，像平時碰到要集中智力時一樣，顯得更其難看；他把一杯白葡萄酒來回移動，看着那酒裏微帶黃色，閃動着的光，好像要用那光輝的焦點來催眠自己似的。「你敲門的時候，我正要看完約紀和人民委員。考斯勒[○]不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由於他個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他有許多不純的地方，但是他還是講了很多深刻的東西。當從經驗中得到的有關社會功利的法則暴露了它鄙陋的淺薄以後，他把約紀式道德的本質當作道德上彷徨的唯一指針這一看法是對的。我們今天的世界主要就充滿着這樣的道德彷徨。唯一希望是避開那發生思想和行動的橫的平面而不斷意識到那縱的空間。」

「恐怕這沒有多大用處。」

「你不會嘗試過。當然，對一個現代人說來，思考的辦法是極端困難的。他已經那樣實實在在地浸沉在現實的不能解決的矛盾裏。除非他給無意義的摩擦弄得焦頭爛額，他就不再存在。他的存在只能以熱力學來說明，不能以精神來說明。熱力和摩擦的法則是從工業機械上發現的，實在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雖然共產主義又把它們承繼過來，並且不可比擬地增加了它們的優越性。摩擦的

○考斯勒：原匈牙利人，反動作家，共產國際的叛徒。約紀和人民委員是考斯勒所作的小說。——譯者。

終了似乎是現代人的死亡，無論他是資本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但是他所畏懼的死亡正是宇宙的新生。」

「我仍舊不懂怎樣應用你這些話。」

「用新聞式的文字來說，」柯林說，眨着眼睛，「人類的機械和科學能力超過了他的道德根基。」

「那麼，怎麼解決呢？難道廢棄科學、機械這些東西，把物質基礎一直降低到跟我們的道德水平相同麼？」基特嘲笑了起來。「由誰來決定已經達到了平衡而廢棄機械的工作可以停止了昵？由饑荒媽媽還是由屠殺爸爸來決定？」

「我們首先得在我們思想體系裏接受些基本的東西，然後才找得出是些什麼樣的結果。你的問題說明你還是在舊的範圍裏思索。」柯林閉上了眼睛，顯得更其蒼白。「在你認識了生命的絕對矛盾，並且由自我的辯證和限度的辯證解決了這些矛盾之後，你就得到一種內心的平安，也就是不再想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也不想把你粗劣渺小的自己在擴張狂中駕御於生命之上。」

「這些對我只是空話。」

「我兩年以前也就要說這樣的話。」

「好了，我從哪兒說起呢？考慮我的問題吧，無論你說它是粗劣的渺小還是渺小的粗劣都好。我還是接受我父親的條件進工廠去，百分之百地追隨着他，和工人們鬥爭或是不惜採用任何計謀來制服他們呢？還是參加到工人們一邊去——」

「加入共產黨，」柯林點着頭替他說出他所未說完的話。「這是唯一合邏輯的結論。」

基特皺起了眉頭。「是的，我想是這樣的。」現在看來，自從他遇見了琪兒，他就一直在抗拒走這一條道路。

「你看不到什麼中間道路麼？」

「中間道路是有的。問題是我是否能走。我想所謂中間道路就是艾德禮、克里浦斯、摩里遜所代表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實上曾走着這樣的道路，但是許多事件又推我離開了這條道路。」他覺得他不能提到琪兒，所以他竭力用他父親對他的進攻來解釋他的苦惱。「我父親，譬如說，就堅持要我明確表示個態度。」

「我認爲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柯林誠懇地說，一面呷着白葡萄酒。「也沒有理由要推你離開中間道路。就一個人必須承認現實活動來說，我也相信中間路線。它雖然不好也不對，但是却發生最少的摩擦。在某一種意義上，外部的奴役愈大，精神上解放的機會就愈多。請注意我說機會兩個字，因爲外部的奴役本身並不形成內在的解放。今天羣衆到處叫喊着要求進一步的奴役，他們所用的口號是「自由」。不只是他們如此。廠主和統治階級也要求國家統制，以便保護他們躲開羣衆。所以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實在是同一種不安感的兩個方面，同樣地恐懼內心的自由。」

基特緩慢小心地回答道，「所有這一些歸根結蒂就是勸我接受我父親的要求，要求有權力——」

「爲了不受權力的控制，爲了最後轉入反攻。只要有更多的人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到時候就可以發動一個真的革命運動，一種印度式的不合作運動，不抵抗主義。」

「你也可以用這種理論來接受法西斯主義。」

「在一定的情況下，是的。爲了避免更大的危險，譬如說共產主義的勝利，當然是的。」

基特搖搖頭。「你的理論對我來說是太抽象了。」

「它們一點不抽象。它們是直接的，有機的——神秘的。如果你懂得這個字的真正意義，但是並不抽象，並不是狹義的形而上的。」

基特作最後一次努力來爭辯。「但是在我們這世界裏有些事是那麼醜惡，那麼腐敗——」

「這個世界一向是如此的，將來也將是如此。如果正確地理解，腐敗正是精神自由必要的一部分，就好像分解和化合兩者都是物質世界所需要的。就是因爲共產主義不顧一切地要清除腐敗，所以招致了最大的厄運，在唯物主義中的死亡。」

基特一直是那麼聚精會神，因此在近旁一張桌子周圍坐下了一起人他也沒有看到。此刻他見到柯林正看着在他背後的什麼人，同時覺得一隻手輕輕地放到了自己的肩膀上。他回過頭去，一看是喬愛絲。「給我捉住了，」她說。

他狠狠地站了起來，柯林也站了起來。「這是柯林·哈克，」他說。「這是我姊姊喬愛絲。」

她拉着基特的胳膊。「有人要會見你。」他們搬到另一張桌子上去，那裏她的朋友們正熱鬧地坐下來。他們當中一個是年紀很輕、有劉海的女孩子；另外一個是年紀稍大的女孩子；一個年青小伙子，蛤蟆眼，往後梳的淺色頭髮貼在頭頂上；還有一個年紀較大的人，一副愛說笑的樣子，細小無情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筆直的眉毛下面。「我們一會兒要到繁蕾莉那兒去，」喬愛絲說，用手捏着基特的胳膊。

「原來你就是喬愛絲的兒子，唉，小伙子？」那個好說笑話的人問。

「是孫子，」喬愛絲說，現出不高興的樣子。

「我老是把事情搞錯，」那個說笑話的人說着用手打自己的額頭。「在我結婚的那天晚上，我却和我老婆的姊姊跑進了洞房，結果弄得她和她自己的丈夫爲了夫婦關係方面的低能而鬧離婚。這是戰前那些好日子裏的事，那時候啤酒是啤酒，女人是破鞋，飲食吃不壞肚子，阿利路亞。」

「住嘴，」喬愛絲說，「畜生。」

「我向您道歉。啤酒可能是白水或許還不如白水，飲食可能是糞便，但是女人還是破鞋，但願上帝保佑她們軟弱的心腸——或是隨便你管它叫什麼名字。你同意麼，愛因斯坦先生？」他挑釁地問柯林。

柯林結結巴巴地一時說不出話來，想從泊盧弗洛克上引一句話來，可是喬愛絲給解了圍。「不要睬他，我們有時啐他一臉口沫就了事。」

那個年輕的女孩，顯然名字叫苔特，格格的笑個不停。「我們的名字是押韻的，」她對基特說。「基特和苔特，苔特的基特，基特的苔特，基特代喀特，苔特代喀特，這不滑稽麼？苔特代基特，基特代喀特，你可以幾個鐘頭講個沒有完。等到你聽到我的真名字，你更要笑死。」她有一對淡藍色的水汪汪的眼睛，黃色的頭髮齊眉毛剪成劉海，小小的鼻子，結實圓潤的下巴。

基特挽着這個綽號和他名字押韻的女孩子的一條胳膊，發覺到那個高個子也默默地狠狠地揪着她另一條胳膊。

「我不是朋友很多麼？」苔特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漂亮和避孕藥就代替了道德。是不是呢，保

羅？是不是呢？基特喀特？」她又笑個不停，他們兩個人就扶着她。「咱們大家放手樂一陣，我的確認為真有趣，是不是呢？斯骨特利、斯刮特里、斯骨特、斯刮特？」

他們走上了街，基特這時歡喜那寒冷的空氣和那遮蓋了黑暗的、壽布般的雪白一片。他想這是好的，嚴寒用閃閃發光的扳頭鉗住了一切發瘋的機械。這好像是一面靜默的鏡子，瘡痍的靈魂不得不在那上面照一照自己。這是死亡的另一個國度。他回頭來看了看河那一邊。

喬愛絲拉着柯林和她一同坐進車裏，基特就和那高個兒的年輕人保羅一起走，保羅用簡短的話厲聲指點着道路，幸虧繁蕾莉的住處還不遠。「輕輕地走上來，」另一個女孩子說，她的名字此刻基特才曉得叫葛綠。偏偏苔特踢倒了一個牛奶瓶，一直滾下樓梯去，苔特又笑得站不住腳，基特和保羅只得再扶着她。她緊靠着基特，「我們兩個不是押韻麼？談情說愛，押韻就代替正經。」她一脚把鞋子踢下兩層樓梯去，保羅只好替她去撿。她又把穿着襪子的脚指着他：「他已經過時了，他真骯髒，又愛吃醋。所以我就讓他吃醋。斐特法特基特喀特劈特拍特，你的名字真可愛，這是正經的代替品，咱們叫保羅多吃點兒醋，唉？」

繁蕾莉把手指按在嘴唇上領他們進了屋子，那個說笑話的傢伙拿出了一瓶威士忌酒，繁蕾莉吻了他。不一會兒門鈴響了，她開門讓那個氣昏了的保羅進裏邊來。苔特翹起脚來穿鞋子，却跌倒在地。於是她又把另外一隻鞋子踢掉，還說：「做過女孩子有時真不錯。」繁蕾莉含了口蘇打水向她噴，她這才坐了下來。

「保羅，把你的妍頭管教得好一些。」她一面挽起基特的胳膊。「你沒有喝醉真好，我要和你好好

地安靜一會兒。」

那個說笑話的傢伙，阿爾夫，給大家斟了酒。「請大家正經一會兒，」他叫了起來，「來一個正經的乾杯，爲辛威爾的死亡！」

「爲辛威爾的死亡乾杯！」別的人跟着叫。於是阿爾夫做着絞死人的姿勢。

「我有一張怪唱片，」繁蕾莉叫着說。「你們聽了準要笑破肚皮。」她上了留聲機的發條，把唱片擱上去。「阿爾夫和我花了三便士從一個攤子上買來的。」這片子唱的是一首關於在天上開會的維多利亞民歌，一口地道的倫敦口音，大家笑得直叫喊，只有柯林安靜地坐在後面凹室裏的沙發上，還有基特站在窗跟前望着一個個人的臉。

「呵，繁兒，這真是無價之寶，」一個長下巴瘦女孩子說，他們這幫人來的時候，她就已經在這兒。「好得言語難以形容。」

苦特起初儘向鋼琴裏邊張望，這時搖搖晃晃地向基特走來。「告訴你一個秘密，」她口裏噴出熟氣。「我的名字是安琪琳娜·維多利亞·富福爾克斯——塞羅格摩頓。你想一個可憐的女孩子碰上這一個怪名字還有什麼辦法？怪不得我找到了正經的代替品。保羅在吃醋。我父親是一個教士，得了糖尿病退休。」她格格的笑了起來。「咱們來叫保羅吃醋，一報還一報，狄特利塔特利。」

繁蕾莉把她拉到一邊。「來，保羅，把你這濫污貨着住，不然我要叫掃垃圾的來了。」

「她真野蠻，」苦特嗚咽起來，倒進了保羅的懷裏。「咱們來叫她吃醋，保羅。」

葛綠和阿爾夫跳着舞，蘇愛搬了個紅墊子到地板中央，人倒豎起來，來個豎蜻蜓。喬愛絲靠柯林

坐着，直把香煙灰裝進他的口袋裏。繁蕾莉叫基特去幫忙搬啤酒，在廚房裏她抱住他深深地吻了一下。「不要和他們一起走……我要和你談些事……現在乖乖的……拿起那些瓶子來。」

回到房間裏以後，他聽到柯林在掛着印度帘子和滿綴小玻璃片的刺繡的凹室裏在說話。「爲了好懺悔而去教導犯罪是不正當的……你知道德意志帝國性高峯的理論麼？我相信這和『約紀』的辦法倒是調和的。」

「這在我聽來是一種新的罪惡，」喬愛絲帶着喉音的笑聲說。「可是我什麼都要嚐試一次。」她斜着身子貼得更緊地耳語着。

基特想，事情真妙，我已經規矩了不知多少時候，現在却一下子來了這一羣蕩婦。

保羅拉了基特去浴室嘔吐。

柯林在說，「共產黨不顧精神上的痛苦，不顧我們每一刻經歷中深藏着的形而上學的痛苦。和這些野蠻人怎麼能找到共通的話說？……不，我覺得你眼睛裏有什麼深湛的、苦痛的、親密却又可怕的东西。」他的臉緊繃着，額頭給汗水弄得滑膩膩的，好像這些低聲的話語是用鉗子鉗出來的。

一個迷糊的夢魔繚繞在他的腦際不去，不讓他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慢慢地他從這夢魔裏醒了過來。於是他知道。他覺得身體特別輕飄、異樣、沒有重量似的，浮在晨光的灰綠色的紗網上。他慢慢地抬起頭，看着繁蕾莉。她仰臥着，頭側轉在枕邊，張着嘴，輕微地打着鼾。她臉上的皮膚泛着綠色，有些面疱，但是她那露在被外面的肩膀和一條胳膊是豐滿白皙的。

他想不管一切爬起身來就走，生怕她醒來時他得和她成立某一種關係——甚至於開始說謊……但是她動了一下，張開了眼睛。他們相互的注視着。不知怎地她好像第一次成了一個有人性的人，完全不是從前叫做繁蕾莉的那個女人。一個普通的人，有着一般的憂愁和喜樂。她簡直像是他的妻子，彷彿他們已經相知多年。她首先讓步，伸出手來，把他的臉拉過來靠緊自己的臉。

他們在一起躺了一會兒，接着她嚶嚶喃喃了些什麼，光着身子滑下床走了出去。他不動地躺着，身子仍舊覺得異樣和輕飄，但是他模模糊糊感到一陣痛苦的噁心，那好像不在他身體內部，而是從外面襲擊着他，不是他那在虛無縹緲中浮動着的輕軟而怪異的身子的一部分。

她又鑽進床來，轉向着他。可是他坐了起來，噁心劇烈地發作起來。他從床上起來，踉蹌地站着，頭裏一陣痛，他走向浴室去，總算及時趕到。比嘔吐還要糟的是羞恥的感覺。如果他身上有衣服的話，他早就溜出屋子去，不願再看到繁蕾莉、喬愛絲和他們那一幫子了。

當他回到繁蕾莉身邊時，他覺得好受了一些，但是頭還劇痛着。他見到又名安琪琳娜·維多利亞的苔特，坐在床上，盤起了腿，穿了一身太大的綢睡衣。她的眼睛深陷着，精神萎靡，原來昨夜她是睡在沙發上的。「我真懊惱，真不值得，昨晚我成了個什麼樣子呢？自己記不起來多糟。我是不是昏過去了？保羅照料了我麼？他一定照料我的。他是那麼好的人。一定是白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醉不了我。」

「你昨晚喝的是糖酒，不是白酒，」繁蕾莉說。

「呵，這可說得不對頭，」苔特說，好像她最後一個希望都破滅了。她又求基特說：「你沒有看見

我喝白酒麼？」她又轉向繁蕾莉：「保羅一直看着我的麼？但願他如此。記不起來真糟糕。」

「反正沒有人強姦你，現在去燒些咖啡。」

「那麼，保羅就不會太生氣了。」她高興了起來，轉身走開去。可是她那睡褲滑了下來，一俯身又給絆住，撲倒在地上。基特扶了她起來，她哭着抱住基特。

「你覺得我太可怕麼？可是你想父親是個鄉下牧師，母親只曉得怎樣澆水築畦是個什麼局面！」

他輕拍着她，於是她才走開。繁蕾莉告訴他喬愛絲打過電話給塞羅格摩頓太太說，安琪琳娜昨夜住在她那裏。「她對酒鬼浪子們總是那麼好，不管怎麼麻煩總願意幫他們的忙。」她俯過身來吻他。「不要裝得那麼正經。」

他吃過午飯後離開，回到家裏後就坐在自己房裏看一本偵探小說。一種苦痛的不安一直在他心底裏起伏不定；可是他拚命專心看書，不讓自己去想它，他不時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但是他的不安越來越需要解脫，到了最後他再也不能忍受。於是他跑出來開了車子去紡織廠。史美莉小姐用一種女秘書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可是他沒有停留就跑進了裏面的辦公室。

他門都沒有敲，裏面兩個人吃了一驚，抬起眼來。班尼斯達正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在和施溫頓談話。「爸爸，我能和你談幾句話麼？」基特問。「單獨談。」他朝班尼斯達輕蔑地看了一眼。

施溫頓點點頭，班尼斯達一揚手就走了出去。基特坐進班尼斯達剛離開的那張椅子，施溫頓直看着他。「好吧？」他問，一面拿起了一封信又放下。

「我一直在考慮……現在我既然拿定了主意，我就不願意多耽擱時間。我同意，我完全同意，我要對於紡織廠最忠誠。」他搶着說，因為他父親好像要插嘴。「可是這並不是說我所採取，或將來要採取的路線是和你一樣。」

「以上我都同意，」施溫頓呆板地說。「那麼不同之處在什麼地方呢？」

「我就要參加工黨。這一次是鄭重其事的。以前我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只不過是一個不徹底的舉動。可是現在我覺得已經站定了脚跟。我要你給我介紹你那叫賀根的朋友以及像他的任何其他的人。從任何角度來看，我認爲像摩里遜這樣的人比伍爾頓和邱吉爾之流更是中等廠主的朋友，伍爾頓、邱吉爾之流只關心大企業。」

他父親緩慢地回答道，「我已經和你講過，我自己雖然不抱着那樣的見解，可是我隨時預備承認它們是合理的。」

「只是還有一點，如果你贊成的話我就完全和你站在一起。一定要成立一個聯合生產委員會。」他父親不高興地皺了皺眉頭。「那沒有好處，只是招麻煩並且鼓勵工人們認爲他們也會管理工廠。那些最不負責的工會組長就找到機會了。」

「沒有一條路是不要冒險和萬事如意的。我從車間的水平對工廠的事作了足夠的觀察，我認爲如果廠方掌握得好的話，聯合生產委員會可以很有用。」

施溫頓沉思着，笑了一笑，把面前的一封信按平。「好罷。或許你的意見對於我們正在進行的一項新工作來說還不錯。」他拉開左手一個抽屜，拿出了一張紙。「當我們再開工的時候，好些熟面孔不會

再在廠裏見到了。班尼斯達和我決定採取一些合理化方案……包括一些人員的精簡。那些不再予以雇用的人就是那些搗亂份子。」

「我能看一看名單麼？」

施溫頓躊躇了一會兒，急促地看了基特一眼，把紙遞給他。「你不能說我不相信你……」

基特一眼看下去。丹恩……老貝西……琪兒……山姆……所有積極份子都在上面。他心跳起來，但是又鎮定下來，把紙交還他父親。「可是你認爲行得通麼？」

「在平常的情形不行。大家會鬧起來，反對緊縮措施和不公平處理，等等，甚至於可能罷工。但是在這寒潮和失業的影響下，工人們什麼都會接受。你瞧罷。」

基特覺得一陣噁心。他抓緊了椅子的扶手，眼睛瞪着地板，和書桌底下他父親的鞋子。他在幹什麼呢？他在出賣丹恩和琪兒麼？還是他現實地面對着環境的要求呢？他知道自己不再要琪兒留在廠裏，但是他對琪兒模糊地感到羞恥和不安還不同於直接接受他父親的解雇方案。他想要把琪兒除外……但是他又不能夠，他曉得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決定關頭。假如他現在不能和他父親和好，他不如乾脆和白里安去倫敦。他想要在綠人酒店的會上一定有一個人是好細，他竭力控制住一陣噁心：「事情或許不像你所想的那麼容易，但是我同意你的意見，你很有可能行得通。」

他父親微笑了。「我相信今後我們就合得來了，我很高興一切事情都很順利。我斷定你只要在廠裏耽上一個短時期，你就會體會到施溫頓的作風。到底，這是我們的家風，這個工廠，這些紡織機……」他站了起來，走到屋子角落裏的那口櫃跟前：「我覺得這樣的時候得有點兒表示。」他拿起一

瓶威士忌斟了兩小杯，遞一杯給基特：「爲我們的廠子乾一杯！」

他們喝了酒。「我想曉得一些市場情形和別的問題，」基特說，向週圍看了一看。

「你可以搬進總辦公室來，」他父親說。「班尼斯達隔壁還空着一個小間。他會告訴你一切底細。」

他伸出手來，他們嚴肅地握了握手。基特看到他父親很受感動，而他自己也幾乎要淌眼淚，只是他自己的另一部分彷彿站在一旁，冷靜地旁觀着。他出來時，在過道裏撞見了華敦。「就會兒見。我的工作調動了……」

忽然又一陣噁心冒了上來，他做了個急忙的手勢就往前走。他嘴裏感到水汪汪的，好在男廁所還不遠。當他四肢無力彎下身去嘔吐時，他覺得輕鬆了，大大地輕鬆了。好像他吐出了自己全部已往的一切。自己全部的弱點。從此以後我曉得我需要些什麼和怎樣去獲得它。

二十八 泰因賽德

「是的……是的……是的……」艾莫利一面說，一面向畢柯小姐做着鬼臉，焦躁地一會兒靠右腳站着，一會兒靠左腳站着，最後才把聽筒放下。「想法躲開他們，」他告訴她。「他們沒有什麼好說的。就是一個會又一個會的開個不停，就是要求復工。他們嚇得要命，只怕丟了職業。這倒並沒有什麼錯，只是他們總不懂得現在還不能採取什麼措施。」

『是的，艾莫利先生，』畢柯令小姐柔順地說，他正要對她會心地笑上一笑，忽然奧利佛闖了進來。

『多謝，就那麼好了，畢柯令小姐，』他說。

『芭芭拉今天怎樣？』奧利佛問。他伸出食指托着她的下巴，扳起她的臉來。『不，這可不是假面具，掉不下來。你的樣子真正經，不可能是真的。你從來不想咬畢爾或是我一口麼？我打賭你想的。』

艾莫利暗暗着急，因為他覺得自己這時候一陣臉紅，他想起了昨夜黑暗裏的芭芭拉；那個當他拍的一聲關了電燈以後就出現的、不可思議地變了樣的芭芭拉。說也奇怪，除了像她現在這樣穿得整整齊齊的，他從來就沒有見到過她其他的樣子。在亮光裏面，她似乎很不好接近，不讓你對她說半句俏皮話；而且每天早晨她總是先醒來，做好了茶，在剛醒過來的他看來就像是一個有點兒畏縮的安息日聖經學校的女教師。但是琪恩呢？她在他的擁抱中比較起來，雖然很不活動，反而歡喜光着身子在臥室裏東跑西跑，一張嘴倒和在黑暗裏的芭芭拉的身子一樣活躍。他看一下畢小姐，她對奧利佛的打趣並不露一點聲色。

差不多兩禮拜以來他們每夜都在她住處附近的一個酒吧間裏碰頭，喝一杯酒，然後再到她的房間裏摘點什麼吃的，喝着茶，談些公事房的閒話。當沒有什麼話好講的時候，她就說，『你明天還有許多工作，該早點睡了。』於是就熄滅了電燈。不一會兒她就躺在他的懷裏，這個嚶嚶作聲、扭動個不停的芭芭拉，像海浪般沒有安靜，她的情慾跟深海一樣，好像沒有個底似的。當奧利佛那句話響到他心頭

的時候，他肩膀上被她咬過的一個地方抖動了一下。你從不想咬畢爾或我一口麼？這句話原是十分荒唐的。

但是今晚他不同她一起去了。琪恩來了一張明信片，說她今晚要回家。他原是到拜克街上的家裏去看看情形和瞧一下有沒有他的信的，結果拿到了琪恩的明信片，暗吃了一驚。遲早這總是要發生的，只是他思想上沒有準備。在吃午飯下班的時候，他順便告訴畢小姐今晚他不能去她那兒。她微微地怔了一下，說：「當然，假使你不能夠……」

「等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再講給你聽……」
她不作聲，他也看不出她的臉色。

並且，就在這當口，巴特利治和一個工會組長跑了進來，艾莫利想聽一聽他們的話。那個人的名字叫哈克納斯，他即時講了一大串關於開工名單的爭論。他說：「你會以為所有的人都急得發瘋了。講給他們聽重新燒起熔爐來需要時間，不可能在一兩個星期之內一切都安排就緒，仍舊沒有用。假使他們的名字一時不在名單上，他們就嚷着被出賣了。」

「啊，是的，」巴特利治說，「可是那並不是說這裏面沒有鬼。」

「當然，不少人想乘此機會幹掉敵對份子，」哈克納斯承認說，「但是我雖然不喜歡廠方，這却也難怪他們。整個說來，我們做得還不錯。照我估計，我們至少可以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復職。假使他們裁掉那些跛了脚和瞎了眼的，你也不好多說話。」

「同意，」巴特利治說。

艾莫利加了一句：「你瞧，在這樣的情形下，和開工的時候不同，廠方可以乘此機會作一次更徹底的鑑定。他們去掉不少黨員。如果不是無故裁人，我們還不好反對他們裁去那部分人。」

「他們已經裁掉幾十個附屬在護養間的建築工人，」哈克納斯說。「你指的是這個麼？」

「假使不說個詳細我倒不如不說，」艾莫利說。「但是那是可能的。」他表示出掌握了比巴特利治更多的情况，因此自己感到很得意，於是又加上一句：「你也不可以把那些轉包工和小包工公司的問題忘了……」他興高采烈地講着，把巴特利治也引為熟悉情况的人，免得自己的卓越叫別人難堪：「當然，你也曉得的。」

哈克納斯聽得很起勁，補充了一些情况。「叫大伙兒冒火的是那開除人的辦法。他們要把每一樣東西都交出來，每一樣鬼東西，多少年以前的工具也好，在維多利亞皇后還是個少女的時候就已經丟掉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器具也好。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滑稽戲。各式各樣的破爛都要交，還認真地點賬。真好像到了末日的樣子。」

「我不懂這是故意想出來的，還是蠢材們機械地執行命令？」巴特利治問。

「這可起了廠方所要起的作用，」艾莫利說。

「唉，起了作用，」哈克納斯說，露着牙笑了起來。「還有一樁事叫你好笑。你曉得的，我們因為電力供給的關係，現在開始上夜班。許多人一向反對做夜班，說這說那的。但是你可以料到他們現在不願意說一個不字。可是他們暗地裏直咒罵。昨夜我到工廠裏去，他們正在發牢騷，我就站在工作檯上，讓他們曉得一下我舌頭的厲害。你可知道，我自己還沒有復工。」

「你真不錯，」艾莫利說。

哈克納斯走了之後，他情緒很愉快。當克萊頓在四點鐘光景打電話給他，約他六點鐘在附近一個酒吧間見面時，他說，「好。」克萊頓說，「老朋友，我有要緊事告訴你。」艾莫利並不感興趣，他已經厭倦和克萊頓躲躲閃閃，決意不和他的一套搞在一起。所以當克萊頓急急忙忙跑進酒吧間來的時候，他只帶着淡淡的微笑點了點頭。「你知道次長要來了，」克萊頓說。「我相信他是一個好人。是啊，在他作了一個小小的演說之後，不成問題你是要見他的。但是我所要談的是不平常的事，我們請客的時候，你來怎樣？」

「什麼，商會請客！」

「不，不是。威廉爵士這次請客是比較個人性質的，是有選擇的一次宴會。他叫我邀請兩個你們工會的人——」

「行賄腐蝕，是不是？」艾莫利笑着說。

「請一個工會官兒來和工黨政府的一個次長吃飯是對行賄腐蝕麼？」克萊頓格格地笑。「老朋友，這可是你，不是我說的。」

「好了，幹麼挑上我？」

「你知道這是爲什麼。我偏偏尊重你，對你那些同寅我可沒有什麼說的。他們不是紅色煽動家就是尤拉埃·希普。隨你相信不相信，威廉我就是看得起你。我曉得威廉爵士也是如此。」

「你這一套假話可叫我噁心。」艾莫利臉紅了起來。

「不管怎樣，你要來的？」

「我不敢說……」

「把你太太帶來……假使她樂意參加這種集會的話。」

艾莫利知道他指的是：假使她上得了場面的話。於是他又覺得和克萊頓是敵對的。但是他却回答：「我不敢說，什麼時候需要我答覆呢？」實際上他已經決定要去，只是他不願意立刻告訴克萊頓。他要克萊頓明白他並不乞求這樣的請帖。他想，我要去，可是我得當心自己的脚步；偶一失足就會給這些鯊魚吃掉。假使我對他們耍些花槍，我的身價高了對自己也有用處，不管他們高興不高興。

「後天，」克萊頓說。

*

*

*

*

琪恩拐個彎走到街上來的時候，遇見霍克特太太和愛爾克太太，都裹着厚圍巾，在大聲說話，雖然冷得微微彎了腰，但是她們緊張的談話還是沒法中斷。「噢，瞧你又回來了，」在寬闊的眉毛下有一對小小的黑眼睛閃閃發亮的愛爾克太太說。「噢，我剛才還對尼利說，考爾頓廠裏一定出了什麼鬼花樣，你瞧傑姆·斯都平只是個單身漢，都已經復了工，可是有些有家口拖累的人倒還在挨凍。」她狠狠地點了點頭。「有偏見，我就是這麼說，誰聽到我都不在乎。」說到這裏她低下聲來，疑神疑鬼的東張西

望了一下。「卑鄙醜態，不是別的。」

「不，我不同意你這種話，」霍克特太太說，一面用手背抹掉掛在鼻尖上的一滴微帶青色的鼻涕。「我說是好人先被選中，就像我畢爾那樣可靠的好工人。莫怪我說直話，我想只有那些愛饒舌亂說話的人才害怕……」

琪恩竭力控制住自己的火氣。「要保住職業只有一條道路，那是你我都曉得的，那不是靠你死我活地拌嘴，要靠團結在一起。」

霍克特太太噘起了嘴，愛爾克太太唏噓着鼻子，琪恩在又濕又滑的石子路上繼續向前走。當她不耐煩地加快腳步時，哈利從旁邊一條黑弄堂裏突然跑了出來。「艾莫利太太，我可以和你談幾句話麼？」他不是因為急忙而是因為神經緊張，直喘氣。

「當然可以的，只是你不要叫我太太。」

他跟在她旁邊走，微微偻着身子，把帽子直拉到臉上。「我近來真不曉得怎樣是好。那個司密塞斯小姐，我出了世從來沒有和她講過話，忽然跑出來要把我開除掉。她說只是因為沒有證據，不然早就把我當賊關進牢裏去。」

「她這麼說話才該關進牢裏去，」琪恩憤怒地說。「告訴她你要告她誹謗罪。」

「我就是不要打官司，求求你，」他哀求道。「我寧可丟掉差事，求求你。」

「哈利，你給這事情弄得一點勇氣都沒有了，」琪恩說。「爲了愛妮，你可不好這樣。」

他像平時一樣，聽了這句話立時堅強了起來，他聲音裏再沒有哭喪的調子。「我就爲了這件事來

找你，太太——琪恩，我說。我問出了她現在在什麼地方。」他聲音低得簡直像耳語，但是帶有得意的聲調，「你誰都不要告訴，我給了一個我有些認識的警察一張十先令的鈔票……他替我打聽出來的。你想他們把她留在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呀？」琪恩不耐煩地問。他們在電桿木上射下來的微弱的燈光圈外停了下來。一羣小孩在玩着捉迷藏遊戲，一會兒跑進黯淡的燈光裏，一會兒尖聲叫着衝進周圍的黑暗而又忽然靜寂下來。

「你記得那個審她的官，丁德爾先生。他是施惠爾公司的董事，他們已經把可憐的愛妮留在食堂廚房裏做工了。」他的聲音哽咽起來。

「你的消息靠得住麼？」

「這是他告訴我的。」

他們已經走近了琪恩的家。「多謝，哈利。」她溫和地說。「你這樣做是很聰明的。我會叫律師正式追查，看看我們有沒有辦法叫丁德爾先生受不了。無論你做什麼，就是不要懊喪。」

「不，琪恩。」哈利又恢復了以前的快樂的聲調。「上帝保佑你，沒有你，我真不曉得怎麼好。」

她握了握他的手，說一聲晚安，於是走過了那電燈桿子。這時候她還是第一次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對於別人的問題不能給以充分的注意。哈利站着看了她一會兒，接着就消逝在黑夜裏。她轉動鑰匙，開了門進去。

她是在一種自我懲戒的情緒中回到家裏來的，決心要把事情談個明白，但是也一意要抱着同情溫

存的態度。因此她竭力把哈利和愛妮的事不放在心裏，好集中力量來考慮即將來臨的談話這樣才對得起威廉。她想：我決不因爲我們一發生衝突後就要引起來的誤會和惡言惡語而迷失了方向；我一定要穿過那污穢的外殼深入到活着的中心去。她最後說服了自己，肯定那把她和艾莫利結合起來的情愛和相好現在還在他們生命深處跳動着，只是被那慣常的爭吵和相互間故意裝出來的冷淡態度所掩蓋罷了。他們倆都沒有能突破他們之間堅執着的冷漠氣氛，而用簡單老實的忠誠來說話。她特別埋怨她自己在生理上也變得衰退了，因此當她在房子裏等着威廉回來的時候，她熱望着他們的重歸和好，能夠推誠相見患難與共，再熱愛起來。當她以爲有人敲門的時候，她控制不住自己，抖動了起來，捧着自己的乳房喃喃道：『可憐的威廉，我已經沒有一點奶水來用溫情餵他，我已經在精神上枯萎了他……』

當他當真進來的時候，她却坐着不動。他說：『喂，琪恩，你回來了。』

他的友好的聲調有些虛偽，但是她強制着自己溫和地問道：『你收到我的明信片了麼？』於是她抬起臉來，他吻了她一下，那簡直是最形式的一吻，她感到好像受了屈辱。他進去洗手，她却自己都沒有意料到地突然說：『我想，最好我們談一談，威廉。』可是他正開了水龍頭，聽不到她的說話。

『你說什麼？』他手裏拿着毛巾走回來。

『我說，我們真該談一談。坐下來。』

『怎麼，吃飯前就談麼？』他說笑似地問。

她點了點頭。實際上她本想吃過飯以後再談。爐子上的餅該快好了，可是他一來到她就壓制不住馬上開始爭論的念頭。一句話不說，他在對面坐了下來。她本想拉起他的手來，可是他離得太遠了。

「我們越來越疏遠了，威廉，這一定得停止。不，你現在且不要說話。我並不怪你，至少不比怪我自己多一點。我贊成結婚的夫婦相互什麼都不隱瞞——所有的牌都攤在桌子上——但是不知怎地，我又不照我自己所贊成的去做。」

「那麼你隱瞞了什麼呢？」他的問話中帶着一種既可以說是冷淡又可以說是戲弄的譏刺。

「問題並不是什麼具體的事情。問題是我們讓各種思想和感情把自己一天比一天封得更密——那些使我們逐漸分離的高興的事和不高興的事，等到有一天早晨我們醒來，會這麼想：那睡在我床上的是誰呀？我們竟變成了陌生人。」

「我並沒有責怪——」

「你一直在責怪，並且是責怪得很對。」

「好了，你要說明些什麼呢？」

「就是讓我們停止這種情形。」她竭力不讓自己的口氣裏帶有粗暴刻薄的聲調，可是他却不是很幫忙的態度。

「好罷，我們就停止這種情形罷。」

「你的口氣裏好像這很無聊，並且認為是做作出來的。」

「我不懂。我猜不透你要說明些什麼。是不是你心裏有什麼事怕告訴我呢？」他的聲音變得冷酷起來。「這兩星期來你和你那表親在一起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再一次壓住了往上冒的怒氣。「我是講我們生活的方式，威廉，不是講罪惡、懺悔那些老套。我

是說我們生活方式中有什麼不對頭。我們大家都禁閉起自己，變得自滿，裝着正經。」

「我並不覺得什麼禁閉起了自己。假使你稍稍了解我的工作怎樣鞭策着我到處亂跑的話——」

「一個人可以在人羣中感到孤獨和迷失，在沙漠裏感到愉快並且爲友情所縈繞。這是生活方式的

問題——」

「我倒不曉得你這一向在上教堂做禮拜，」他嘲笑着她。「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我們有什麼不對呀？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好的世界裏，我們盡我們的力量來做補救工作……」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好的世界裏，而且我們還使它變得更糟糕，」她厲聲地回答。「補救工作！想一想你曾經一度是個想摧毀這烏烟瘴氣的一切的人——」

「一度！」他忿怒地說。「我沒有喪失我一絲一毫的信仰。可是你不能蠢到這樣的地步，要在工黨政府下面使用和保守黨下面一樣的戰術。列寧是怎麼批評格拉契爾之徒的幼稚戰術並且號召工人階級與同盟者結成統一戰線的？」

她畏縮了一下，站了起來。「你敢在你的臭嘴裏搬弄列寧的名字？不准你！」

他吃驚地看着她。「有什麼不對？」他也站了起來，伸出手去，忽然又害怕起來。

「不許你碰我。」她向後面牆壁退去。「不錯，事該如此的話，我們也應該把它擺出來。你以爲你在那公事房裏幹些什麼鬼名堂？你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怎樣保牢那個舒適的飯碗。你生怕再回到工作檯邊去，你寧可說謊，出賣自己，什麼都幹只要不把你調回去——」

「你瘋了，琪恩，你瘋了。」

「我沒有看到你背棄那些選你出來的人麼？你簡直憎恨起他們來，因為你覺得他們在把你拉下台去。」

他帶着一副似乎是莊嚴的樣子說：「你心裏一直在這樣想，你却從沒有說過一個字。」

她躊躇和支吾了一會兒。「我沒有說過一個字，這是胡說。我不知說了多少了。我不會這樣直說倒是真的，那是因為我自己也躲避着這個事實。可是因為你現在逼我來看一看事情的真相——」

「我並沒有逼你什麼，」他停住了，坐了下去。「很好，瞧你攤牌罷。就像你對我一樣，我也早就不滿意你。這兩三年以來你可曾幫助過我一絲一毫？你就不願意我成功，尤其這一年來你表現得更明顯。我並不是說我自己十全十美，但是一個人處我的職位一直好像在走繩索，他的脚步不得不放快一些，要不然不是往這一邊跌下去就是往那一邊跌下去。可能，我不時墮落下來——可是不要誤解我。我只是說我犯了一些錯誤，假使你是一個好妻子的話，那些錯誤我是可以不犯的。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多次想和你討論，可是你祇是看着我，好像我是爛狗屎。工人們總是對的，這一直是你唯一的思想……」

「他們每次向你所要補救的鬼制度進攻的時候，他們的確總是對的。」

「在理論上說，是對的。倒好像我連這個都不懂的。但是有了個工黨政府在竭盡所能的時候我們在初期不得不講一些妥協，有進有退。不，你不要再嚷，我還在說話，並且我還要說下去。我開始懂得做我這個工作的技巧，我開始懂得怎樣付出最少的代價向資方爭取到最多的東西。他們雖然不歡喜我，却尊重我。我還沒有告訴你他們三番四次想腐化我——從跑馬的時候請喝威士忌酒以至於暗

示一下股票市場的內幕行情。可是我却一寸都沒有讓步。這就是爲什麼他們尊重我，却不尊重奧利佛這種老實而抵抗不住威士忌的朋友。」他又做了一個手勢阻住了她說話。「並且，我還要在他們的陣地上繼續和他們作戰，繼續取得勝利。就在今天我接到了和次長在一起參加宴會的邀請……」他低下了眼睛，裝出機密的神氣說：「還有，你也被邀請。琪恩，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身旁，幫我跟所有這些王八蛋作戰呢？」這時他的聲音裏第一次帶着懇求和猶豫的調子而變得含混起來。

「誰請客？」

「威廉·伯爾恩頓博士。」

他裝得很神氣地說話，眼睛看住了她。她眼裏冒火似地瞧着他。最後，她開口了：「威廉·艾莫利，我今天回來滿懷熱愛，一直在責備自己說不應該把你丟下。但是我現在發覺無論我過去怎樣都沒有什麼關係。你腐化了，你腐化得透了又透。我的天，我以前怎麼沒有看清楚呢？」她捏緊了拳頭，捶着自己的胸。

「你在發歇斯底里，」他冷漠地說。

她瘋狂地盯着他。「你什麼時候變成這個樣子的呀？難道我一向所愛的威廉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腐化了嗎？不，我不相信。但是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呢？我又怎麼會天天和你住在一起而沒有注意到呢？」

「住嘴！」他叫着。「你在發歇斯底里，你的神經垮了。最好來一個好好的休假或是怎麼的。或是去看看精神病醫生。你一向不斷地把我和你父親相比，誰都會幻想式地亂叫喊，假使他沒有擔負起

那只根據可能來改造世界的難差使。當然，頭腦簡單，順着一條路思想，責怪任何需要進入現實的泥沼的人那是舒服事情。」忽然間，他老早想好了的對付琪恩的句子湧到了他的嘴邊。「我告訴你那請客的事是一個考驗。看一看你是不是是一個忠誠的妻子。看一看你是不是預備站在我旁邊一同作戰，來幫助我在這個惡毒的一直沖擊着我這樣的人的暗流裏站住脚跟。但是不，你所要的只是你那狹小的偏見的個人正義感。」

「你認為嘉文死了就是爲了讓你有一個好差事麼？」她緩慢地說。「你認為……」她把手蒙住了眼睛。「完了。如果我再在你這醜陋的屋子裏過夜，我的靈魂就該在地獄裏霉爛。」她回轉身來就往外走。

他帶着戰勝的感覺和疑懼畏縮看着她走了。假使她就此走了的話，有多少事得到了解決呢？又有多少新問題產生呢？他坐着不動，好像動一動就要攪亂那不穩定的力量的平衡。他不覺得曾經有意要把琪恩趕走，他覺得自己已經竭盡所能地做得合情合理；她表示了無意和他在任何共同點取得一致。她只是要向他探得口供來對付他。她可能找到了別人麼？

他忽然一陣怒氣往上衝，立了起來，僵直不動，於是又慢慢地無聲地倒回到椅子裏。當他跑進廚房去時，芭芭拉在他思想裏最特出，但是爭論一開始，她就消逝了。他想就他和她的關係重新考慮一下局面。假使琪恩走了，在辦好離婚手續之後，她是不是想做艾莫利太太呢？或是她願意躲在暗地裏仍舊做他的情婦呢？分居（甚至於離婚）對他的職位會有什麼影響呢？當然，這打亂了他原想找所房子好在那裏請客等等的計劃。或許還是找一個公寓房子好。在這拜克街上人來人去誰都看到；到底

芭芭拉並不是他唯一可能請的女人……不，無論怎樣，還是去她自己的地方，不要把她帶到家裏來。他繼續考慮着這些事情，既害怕琪恩離去，又害怕她回廚房來，但是却傾聽着她走開去。生活中新的可能、新的奇遇的強烈預感，在他面前不斷地展開。

大門蹦的一聲，他怔了一下。她走了麼？他帶着一種失掉了什麼和恐懼的給割痛的感覺站了起來，蹣跚着脚尖走到門口，打開門，用緊張的聲音說：「琪恩……你在那裏麼？琪恩……」他提高了嗓子，但是仍舊沒有回答。有什麼使他心裏突然大亂起來，他瘋狂慌亂地跑上樓，跑進臥室，沒有琪恩。抽屜開着，衣服散亂着，琪恩，琪恩……

他又急忙跑下樓，走到前門，打開門向外看。又回到廚房坐下。於是他又跳了起來，跑到前門，開門跑上街去。夜寒撲上他火熱的臉，街上燈光閃耀着，在他眼睛裏模糊起來，搖擺起來。「琪恩！」他呼喊，轉向左，轉向右，又走上石級。她會回來的，他想，我追她也沒有用。她會回來，也會不回來。於是他想到他可能在裏面找到一套合適的房間的房子，想到芭芭拉，想到威廉爵士的宴會……忽然聽到街上什麼聲音，他吃了一驚，站了起來。琪恩，不，她去了也好。

他想出去喝杯酒，但是他又不忍心離開這屋子。她可能回來，假使她見到他已經走了……好罷，完了。顯然，也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他想起班班正在想利用那次克羅廠的鬼集會製造是非，但是好在每個人都一心想着恢復工作。我要問克萊頓他可曉得哪裏有房子。我可不要讓自己慌亂起來。

二十九 倫敦

她遲疑了一會兒，跑到了醫院，但是傑夫已經給送回家了。她想那麼他不會是那麼嚴重，於是就寄給他一張明信片。他立時就覆了信，叫她去看他，『我得躺幾個世紀。』那天下午下了班，她就去看他，好容易在一排沒有號碼和名字的小房子裏找到了三四一號。開門的是一個整潔的小身材的女人，灰色的頭髮往後梳，打了個髻。『傑夫·貝羅斯先生住在這裏麼？』菲兒問。那女人笑了笑說，『是的，你是菲兒·屈里曼麼？傑夫正獨個兒在玩紙牌，但是他看見你會多高興啊。』

菲兒走了進去，脫下外衣，取下頭巾，貝羅斯老太太叫道：『傑夫，你的朋友來了，』只聽到傑夫也叫着回答了什麼。貝羅斯老太太笑道：『你最好快點去，否則他要下樓來了，他就恨躺在床上。』

菲兒走進了外面一間的臥室，看見傑夫躺在床上，裹着綳帶，綁紮着，紙牌攤在被上。他伸出那隻好手來，接着却顫縮了一下。『你不可以動，』她說。

『你如果再說，我就跳下床來，』他笑着回答。當他笑的時候，他的臉又皺了一下。『坐下來，告訴我大夥兒怎樣了。我走了以後接着還有罷工麼？麥特怎樣啦？他真是個好人。慕娣呢？她的腳指甲現在是什麼顏色了？記得她決不定要染朱紅色還是什麼顏色？』

『一種紫顏色。她已經染了朱紅色。』

「好，見到你真愉快。醫生說我大概要三個月才能復原。三月、四月、五月。你想一想，好，他們可以不讓我到碼頭上去，可是沒有方法不讓我關心大夥兒的事。」他想用那隻好手來握她，可是她在一邊離得太遠，所以她就拿起他的手來，免得他費力。那房間雖然小却很乾淨，裏邊放着一口燻櫥木衣櫥，一個帶鏡子的梳粧台，一口五斗櫃，和一張大鐵床，床頭有一個『世界之光』的照相凹版畫，五斗櫃上還有一幅顏色很淡的金字塔日落的水彩畫。床的周圍只有僅僅讓你走路的位置。傑夫碰到了她的視線就接着說：「這並不是我的房間。他們一定要把我放在這兒，我也沒法爭辯。好罷，你這一向做些什麼呢？」

她沒有什麼好告訴他，所以她覺得害羞和不自然。她爲什麼要來呢？但是傑夫却不在乎她的沉默，繼續講着話，翻弄着她的手，只在捲香煙的時候才放開她。「我不是告訴過你有時候這很方便麼？」於是他又撫弄着她的手，使她害臊起來。因爲在嚴寒裏工作，她的手變得又紅又粗糙了，食指上還割破了一處，又因爲只在飯館水斗裏急急忙忙洗了一下，指甲裏也不怎麼乾淨。她的手很大，小指甲脫落了，一個指節還發腫。但是他似乎不在乎，他把她的手指拉開又闔上，接着又舉到嘴邊。

「我只打算來一會兒，」她說着站了起來。「媽要以爲我被車子壓了。」

「再來，好寶貝。」

她一路上笑着回去，一會兒又板起了臉，因爲怕人家以爲她神經失常。沒有人能否認傑夫不是個平平凡凡的人。甚至於受了傷躺在床上，他還是比她所曉得的任何人都充滿活力。在家裏，屈里曼一天比一天沮喪，這時候菲兒見到他又在嘮叨着職業介紹所的苦難故事，屈里曼太太則在縫補赫伯的襪

子。他嘆着氣說：「他說：區裏的職員權力有限，人在資方手裏，部裏分配工人行不通……你說，他領了薪水管什麼事？不管有多少人失業他都不在乎，反正他不會失業。反正輪不到他，失業的人越多他越高興。」劉也在那裏，他說跟以前一樣，他們要把我們放在哪裏就把我們放在哪裏。那些招貼畫直朝你笑，什麼「採煤是爲國家服務」，「選上你當礦工」。只要看一遍就好像已經看過一千遍了，真叫你冒火。你瞧，都是指的我。啊，這個卑鄙的世界，什麼事都是他們預先安排好的。你禮拜一被歇了工，等到禮拜四才有被選上的機會。呵，可是職業介紹所辦公只辦到禮拜三，所以禮拜五發薪水又沒有你的份。很對不起，實在沒辦法，後面一個請上來。」他怒目注視着菲兒：「我們的災難都是從那一天我做了人家的工具開始的，結果把名字給開進了黑名冊。」他回頭來看着他老婆。

「她原是爲着好，」屈里曼太太說，半聽不聽地。「呵，要命，我脫了三針。說起來，我倒怕天晴，天晴了赫伯又要胡鬧。」她抬起眼來看着菲兒，「對了，他到哪兒去啦？你知道麼？」

菲兒搖搖頭。她不願意告訴她母親她所曉得的上星期六赫伯的事。有一個機械工因爲那天下午外面又濕又冷把幾個小孩放進了車房工作間，他出去以後，他們用鐵釘子亂擲，把所有的瓶子都打破了，接着他們把一些舊袋子和碎木頭在地板中央生了一個火取暖。當那個機械工回來的時候他們都跑了。警察要捉他們，瑪麗·威爾克斯告訴菲兒說她的兄弟姊妹和赫伯都在這一夥裏。

在飯館裏，慕娣又遇到了新的困難。總算這一次，有人追求她了。「老實說，我本來就不要和他結婚。他粗魯得像麻袋子，人又矮小，只夠到我肚臍眼兒，和他在街上走叫我怪害臊。只是因爲沙慕·

馬列亞特欺騙了我，我才可憐他，現在他却抓住我不放手。」

「他要和你結婚麼？」菲兒問。

「他那麼說，」慕娣回答，好像婚姻是什麼更壞的事的藉口。「更糟的是，他的名字叫阿羅奧斯。」

幸虧他在上班的時候不能來，可是他總是在關門後幾分鐘內出現。他砰砰地敲着門，斯潑茲跑去嚇唬他。於是他去躲在附近什麼地方，慕娣只得從後門出去，這樣她得多走五分鐘的路才到公共汽車站。「慕娣哪兒去了？」他問菲兒，菲兒就照慕娣囑咐的回答他，說她牙齒痛。「她住在哪裏呢？」阿羅奧斯問，一面拿出了一張十先令的鈔票，「如果你告訴我，這都是你的。」菲兒說她不知道。可是阿羅奧斯死釘着不走，他要談論慕娣。他是個小矮胖子，可是並不完全像慕娣講的那麼小，只是樣子很怪，大大的豬耳朵，斜眼，歪鼻子。他一再地說：「呵，的確，她是個挺可愛的女孩子。誰要是把她從我手裏搶去，我就揍死他。」

第二天，墨爾雷笛太太把菲兒叫上樓去幫她做珠子鑲嵌工。她們把板子鋪平，在上面倒了亞麻子油，再撒上極細的白堊。把和出來的漿仔細地刷進了鑲嵌活兒，於是再用軟布把珠兒擦乾淨。大半的活兒都是由菲兒按照墨爾雷笛太太的話做的，同時因為波兒對墨爾雷笛太太有興趣，她就對墨爾雷笛太太講波兒的事。「波兒會和兩個男朋友談戀愛，她就真不曉得是哪一個的孩子，」她說。「所以她媽問她的時候，她就直冒火。我真不明白一個女孩子怎麼會這樣，你說是嗎？」

墨爾雷笛太太嘆了口氣。「你太天真了，菲兒，但是我就喜歡你這樣。不要讓別人引壞了你。」於是她給了她一雙尼龍襪子，那是她丈夫向一個船員買來的。「現在穿上吧，穿在你腳上一定很漂亮。」

菲兒終於寫了一張明信片給蓓蒂，跟着就接到一張明信片回信，叫她在禮拜天晚上去看她並且請她在他們家裏過夜。她估計了去到他們住的那個車間路上所要花的時間，但是仍舊早到了半個鐘頭。海禮緊緊地抱了她一下表示歡迎，叫她幫忙削馬鈴薯，因為蓓蒂還在外面開會。

她就拿了一些馬鈴薯和一個盤子坐下來，海禮張羅着預備晚飯。他問了她許多關於碼頭的事，她發覺原來她並不像自己所以爲的知道得那麼多，許多事情她雖然曉得却講不清楚。使她印象最深的是海禮竟絲毫沒有和她調情的表示，所有她所曉得的男人單獨和一個女孩子在一起的時候至少要照例試一下；即使沒有什麼真意，也要表現一下自己的男子氣。可是海禮對她就好像蓓蒂也在家裏一樣，却只關心她對一些事情的意見。

接着蓓蒂回來了，捧了許多小冊子。她擁抱了菲兒一下，不管海禮怎樣反對，她搶着弄飯。兩個女孩子談起了傑夫和其他碼頭工人，慕娣和特利克斯·墨爾雷笛，以及在那喧鬧的車間裏怎樣安排家務。蓓蒂說等危機一過她要找個職業，可能是一個機械廠的工作。菲兒拿不定主意，又想留在碼頭上，又想說自己願意跟蓓蒂在一起。

晚飯終於弄好了，有煎馬鈴薯、洋葱、肉捲兒，接着還有蘋果餅，海禮剛開始喝咖啡，客人就接二連三的來了。半個鐘頭之內來了七個人，每一次菲兒都擔心新來的人要沒有地方坐。除了一把椅子和一張沙發床之外，還加上一張小凳子、一隻翻過來坐的桶子和一隻水菓箱；後來又來的人就坐在地板上。其中一個是白皙的男子，半禿了頭，聲音柔軟，叫吉拉爾特；一個瘦長女孩子，有深色的頭髮，前劉

海剪得齊齊的，名字叫瑞密；一個短小精悍的男子，鬚頭髮，穿着棕色工裝，叫霍慕斯；一個身材結實圓臉蛋的女孩子，一個手指上貼着橡皮膏，叫墨莉；還有一個白皮膚高個子，他的腿很長，不斷地礙別人的事，名叫啡力普；一個人面孔活像粗糙的木頭雕像，嘴裏含着一隻大煙斗，叫台維特；還有一個很漂亮而富有夢意的女孩子，穿着黑緞衣服，叫亞爾菲麗達。當大家都坐定了，啡立普說：『你們知道，這都在勃萊克的詩裏……古英倫躺在寒冷裏……雪白的岩石。』這時忽然來了一個叫琪兒的女孩子，是約克郡來的，要找台維特，由拐角那個酒吧間裏的什麼人把她指引到這車間來。蓓蒂堅決地說：『不，你一定要留下，』一面把自己坐着的一角沙發床讓出來，又取下海禮的幾本厚書自己坐。

台維特問着琪兒約克郡的情形，琪兒說在她工作的那個廠裏實際上是用關廠來對工人停工。『我是來看我兄弟的，他在倫敦，禮拜二我就要回去。我們聽到很多流言，說我們的老闆施溫頓要無故開除好多人，但是我們要展開鬥爭。』

『到處都在發生，』吉拉爾特說。『我指的是無故開除人。譬如說保克海特船塢對工人關廠停工，政府所做的就是呼籲廠主們發發基督徒的慈悲。這等於是暗示他們政府不會採取什麼行動。』
『甚至於旅館業的資方現在也強橫起來進行反攻，』蓓蒂說。『瞧皮雅沙被無緣無故地開除了。薩伏衣飯店工人又要罷工了。』

『是的，但是這一次他們能勝利麼？』台維特問。『這兒你就看到了十月裏的高潮和現在的低潮的區別。』

「施溫頓？」海禮問琪兒。「他是否有個兒子叫基特？我認識他的，他怎樣？」

「恐怕他靠不住了，」她回答道。

雖然海禮想再談一些關於施溫頓的事，她和台維特却交談起戰時他們同在一個精密儀器廠裏做工的一些回憶來。炸彈、燒夷彈炸中、燃着了廠房，但是工人們不管木頭磚塊四面亂飛三番幾次地跑回去搶救貴重儀器。「本來這樣的情形是可以再度出現的，」他說，「只是目的不同，不再是爲着戰爭，而是爲着和平。可是事實上並沒有這樣，情形就是這樣。」

「你講得太過份了，」霍慕斯說。「工人們已經獲得了很大的進展。有些地方，像琪兒這個工廠，廠主們算是搶了我們的先，可是在許多別的地方工人們這幾個禮拜來已經牢牢靠靠地當起家來了。你能說他們的戰鬥意志不要大大提高麼？當然是要的。鬥爭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政府的面目已經被暴露了，工人們已經嚐到了國家管制工業是什麼樣一種滋味。他們救住了國家，他們也明白這一點。」

「對了，對了，」腓立普說，他的兩條腿却糾纏在蓓蒂坐着的書堆裏，結果書滑倒了下來，蓓蒂跌在台維特身上，腓立普在抱歉不安之中又撞上了墨莉，弄得她的手錶掉落下來。「今兒早上，我會經用一條保險絲補錶帶，」她解釋說。

「你太樂觀了，」台維特說。「假使你看一看全局的話，工人階級吃了一個大敗仗。」

「我不懂你怎麼可以那麼說，」海禮反對道。「這一個月來的發展太複雜，變動太多了。你不能一概而論。至少不能那麼絕對。」

「我或許說得太強調了一些。」台維特說，「但是霍慕斯所說的却充滿了錯誤。他期待着自發的高潮，並且完全低估了資本主義的力量。」

「難道對於工人階級有信心是錯誤的自發論麼？」霍慕斯追問着。

「是的，當這個信心是盲目的時候。」

「誰在講盲目的信心？我是講艱苦經驗的具體收穫。難道你要說工人們不從經驗中學習麼？」

「只是在有黨的領導的時候，否則不成。」

「好了，到底發生了些什麼呢？」腓立普說着，身子靠在牆上。「我們大家都肯定事情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但是我們死命爭着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意見不一致的地方，」琪兒說，「是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一般的事實是沒有什麼不清楚了，危機就是英國資本主義的危機，並且因為天時的關係而更其顯著。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是什麼樣的？它是社會主義的政策麼？」

大家咕嚕着回答她。霍慕斯說：「那是很明顯的。要緊的是工人運動的強大力量已經作了怎樣的部署準備下一階段的鬥爭。」

「不，不是的，」琪兒說。「問題是國家機構正在發生些什麼？那個同志提到敵人的力量是對的，如果我們低估了它只是自己欺騙自己。照我看來壟斷資本會越來越強大。」

「對，」霍慕斯說。「那麼，鬥爭也會越來越尖銳。」

「我們又回到了領導的問題，」海禮說。「我認爲我們的結論要看我們怎樣了解和估價黨的大會

的決議。我們是否已經找到了我們和工人運動的正確關係了呢？還是我們走進了死胡同？」

霍慕斯和腓立普高聲地堅持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關係，台維特却還有懷疑，琪兒則說並不一定要百分之百地正確，要根據危機以後的形勢來了解和再應用。「我一定要說，我覺得費邊社會主義和壟斷資本帝國主義的結合又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了。說一個普通工人了解這一點是沒有用處的。」

「那末我們就沒有有效地完成我們的任務。」

「這不是一個沒有完成任務的問題。問題是要弄清楚我們做了些什麼，還有些什麼要做。」

菲兒要想搞清爭論的複雜內容而感到不知所措。當大家說來說去的時候，她似乎都懂，但是當她要回想起所聽到的究竟是些什麼時，她又沒有一個清楚的印象。有一些關鍵的道理她不懂，除非她懂得了這些，她會永遠莫名其妙。最使她注意的是琪兒除了台維特以外，本來誰都不認識，却立時變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經過了很簡短的介紹她便被「琪兒」「琪兒」地稱呼着，並且毫無困難地參加了討論。菲兒所不懂的那些關鍵性的道理，顯然是在她的掌握之中。這情況就好像是聽人說外國話，你對這外國話懂得一些，却總不能像那些在每天生活裏應用它的人那樣掌握它的全部意義。

但是她進一步覺得，這些人的意見是那麼一致，這一點已經夠驚人的了，可是他們那似乎不斷地有不同的意見的情況更令人驚奇。沒有一個人從跟別人完全相同的角度來觀察燃料危機和危機中的種種事件。但是他們在基本上有共同的地方，這就使討論有了意義和力量。

這時他們談到了美國，談到美國在戰時生產上的突飛猛進，而英國却還在掙扎着恢復一九三九年的水平。燃料危機的結果會推動還是會阻止了增產運動呢？就其使不列顛更趨衰弱來說，不列顛就

更要落入美國的掌握之中，因為政府一定會抓住這個機會去依賴美援，而不去執行工業國有化。是的，但是就我們的工業更趨發達來說，廠主們就會滿懷信心地來爭取降低工資並且和他們的美國伙伴勾結起來，成爲他們的附庸或次要盟友。是的，可是如果說在更趨衰弱的情況下，工人們會給逼得更積極，會起來保持他們的勝利果實不是更正確麼？不，這是錯誤的。這是依靠困難來達到積極的錯誤說法。爭論來爭論去，最後歸結到一點上面：一切決定於是怎樣的領導，從經驗中學習到怎樣的程度，以及增產運動和這種學習結合到怎樣的程度。什麼都似乎成了定論了，台維特忽然表示對增產運動本身都懷疑。

「你的政策將使我們和工人隔離，」海禮說。

「但是你的呢，如果一不小心就要中右翼社會民主黨的詭計。」

「我們得在兩條戰線上鬥爭和解釋，一方面增加生產來挽救不列顛，一方面用社會主義化的方式來保衛生產。」

「那是走不通的，」台維特堅持說。「我們落到了事物的後面。我們沒有把國內的事情和國際的事情聯系起來。這正是我們經常責怪工黨的一點。」

「只要爭取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鬥爭在進行，增產運動怎麼會是不正確的呢？」

「因爲這是經濟主義的錯誤。你漏掉了提高政治覺悟的必要性。」

「這是提高政治覺悟的唯一辦法。」

「你是把車子駕在馬前面了。」

「你忘掉了黨。在我思想裏並沒有把工人和黨分開。」

「你們忽視了黨的大會。」瓊插了進來。「大會清楚地指示過在人民勝利政府敗退的情勢下如何來取得對工人運動的正確關係。」

討論繼續着，菲兒完全搞不明白他們爭論的是什麼了。後來終於停下來休息喝咖啡，她恰巧坐在亞爾菲麗達的身旁。亞爾菲麗達問她是不是藝術學校的學生。「不，我在碼頭工作，」菲兒驕傲地說，但是心裏也願意是一個藝術學校的學生。「你是麼？」

「是的，」亞爾菲麗達說。「什麼時候我想畫你。」

「我？」菲兒問。「那我很高興。」她又躊躇了一下說，「你聽得懂他們談些什麼嗎？」

「後來不懂，」亞爾菲麗達說。「這是最不幸的了。我在斯萊特發動了辯論，滿以為自己能駁倒所有的人，可是不一會兒却把所有的主要點都忘掉了。」腓立普在她腿上絆了一下，向她道着歉。

「喂，」他對菲兒說。「我們以前見過的，是不是？沒有麼？你住在附近麼？」

「她住在碼頭上，」亞爾菲麗達說。

「我在那兒工作，」菲兒說，心裏很高興她並不是唯一不能掌握政治分析的奧秘的人。

墨莉走了過來。菲兒曉得她是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只是做不長久了。下星期她就要被解雇，一兩個月內倫敦市的三千五百個軋票的都要給開除掉。「你想想我花了多少個星期學會了公共汽車的一百零六條規章，」墨莉苦笑了一下說。接着在郵局工作的瑞密想捉住菲兒銷幾份工人日報，不料她並不住在這個區域。「對不起，我以為你像腓立普一樣是一個新參加的。我們在這個支部裏可以銷

一些。」

「璫密是文化委員，亞爾菲麗達說，「她吃的是文化，喝的是文化，睡覺也忘不了它。」

「好罷，你對剛才的討論是怎麼看法？」腓立普問。「你什麼都沒有說。」

菲兒覺得好像自己在這種場合露而是對人的一種欺騙，她要想解釋，但是却說，「每一個人的意見似乎都不同。」

「不，我們的意見都是一致的。」腓立普開始認真地說，可是璫密把他拉到一邊去討論下星期四要舉行的街頭會議去了。菲兒向四周圍看看那些熱烈地說着話的人，覺得自己在這一切中好像有份，又好像沒有份。但是她是愉快的。她雖然不懂是什麼道理，但是什麼都似乎是好的和重要的。

在她們上床睡覺以前，她和蓓蒂有了一個短短的講話機會。「他似乎很不錯，」蓓蒂提到傑夫。「你是否愛上了他呢？」

「我不知道。有時候我覺得是，有時候又覺得不是。我真的還沒有機會來找出答案。」

「好，如果你不愛他的話，不要因為你可憐他而認為你愛他。」蓓蒂帶着一個懂很多事的女人的腔調忠告她。菲兒於是想起了慕娣和她每星期的亂子。蓓蒂接着一本正經地點了點頭，「你的危險點將是他起床的時候，那時候他正熱情於重溫舊夢，他會覺得你是地上的天仙，而你也正願意幫助他……」

「是的，」菲兒拿不定主意似地說。她看着蓓蒂，想記起她六個月以前的情景。她還是那個蓓蒂，

可是現在却不同了，她好像那種慢動作電影裏的花朵般成長了起來，突然從蓓蒂變成盛開的花朵。她甚至於更豐滿了。如果傑夫像海禮，或是海禮像傑夫，我就用不到多想了。她想，我希望有個人像海禮那樣認真又像傑夫那樣充滿活力。

有沒有那樣的人呢？當她躺在海禮爲她在窗口搭起來的那張行軍床上時，她這樣問着自己。他們只有一間屋子，好在蓓蒂先把電燈關了，所以她們在暗中脫了衣服。她睡不着，一直追趕着什麼可望而不可及的想頭。她覺得愉快，覺得很自由自在，但是又感到有些茫然。她希望在那圍在海禮和蓓蒂周圍的新生活裏有份，但是她還沒有完全準備好，還不能完全脫離波兒、慕娣和特利克斯·墨爾雷的世界。但是逐漸地，她明白，使她有一種安全感的是這另一個世界的存在，這個海禮、蓓蒂和今晚參加那場爭辯的那些人的世界。

在房間的那一頭，海禮正在和蓓蒂私語着什麼，蓓蒂忍住了笑聲。她愛他們兩個，她爲他們躺在那邊沙發床上，牢固地相互佔有着而感到高興。她覺得他們的結合不同於她父母那種鞏固但是又說不清楚的關係，也不同於波兒或慕娣所縱情的片段的破滅了的戀愛關係，也不同於墨爾雷笛和他那不能適當地佔有的妻子間熱情但是又受到阻礙的接觸，甚至也不同於尼兒和麥特間那種樂天不羈的關係。所有的人，除了蓓蒂和海禮外，在他們跟別人的關係中都害怕面對什麼終極的問題，想到了這一些，她平生第一次感到一種要和另一個人完全結合起來的熱望，一種使她從頭到腳震撼了起來的熱望。這事情在她還是第一次覺得是完全美好、正確和善良的。於是她又想：呵，我得等多久呢？我不是會先死去呢？接着她覺得她的決心堅強了起來。她想，我永遠不屈服，假使我不屈服，最後一切

都會很完美的。我將像這些人一樣了解事物；我將找到我真正能愛的人；我將是堅強和完好的。

三十 蘭開郡

是一部西城的三輪電影，大部開演的時間，他們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但是夜間的冷空氣驚醒了他們。他領她到停車處一個小點心舖子裏喝杯咖啡。到這時候他才完全振作起來，才發覺她的情緒是那麼低沉。「你心上有什麼事麼？」他等了一會兒問。

「呵，是的，依笛姑母身體一天比一天壞……隔壁萊佛先生又折斷了腿昨天從醫院回家來。」

「不，不是那個。」他拿起了她的手。「是關於我們的什麼事吧？」

她站住了凝思着，咬着嘴唇。「我本來不預備講，你們那個愛麗思昨晚在皇后街抓住了我，對我談了一大套。」

「愛麗思是個沒頭沒腦的笨蛋，」他惱恨地說。

「倒並不是那麼笨。我告訴她我對你過去的事不在乎，但是我可塞不住她的嘴。」

「她說些什麼，該死！」

「就是說帕娣雖然有好多別的機會，可是却等了四年，等到你回來了，你却只是自己尋快樂，後來厭倦了就把她丟了。她說你對女孩子總是那樣子，還說照道理該預先警告我。」

「我來教訓她干涉別人的事——」他冒火地說，幾乎立時就要轉身去找她。

「假使你那麼做的話，我以後什麼都不告訴你了。瞧，否則我豈不成了一個搬弄是非的人了。」

「她講的完全是謊話。我和帕娣差不多是訂婚了，那是事實，我一直以為你已經曉得這事情。但是事實的經過是我和帕娣兩人徹底地談過以後，斷定我們兩個不能成功。」

「夠了，狄克，我不要再聽了。我真不該提起這件事，反正，那不是我的事。」

「當然是你的事。」

「不要放在心上罷，我真抱歉。」

「不，我不願意你胡思亂想，我寧可現在說個清楚。愛麗思要我和帕娣結婚——」

「不，狄克，」她把手按着他的衣袖。「我不願意再聽了。」

「那麼你不會相信愛麗思說的話吧？」

「不，不，我不相信。」

雖然這樣，他們兩人之間還是有了一種拘束，他們在走回她家的路上簡直沒有說話。他們冷淡地接了吻就分手了。

第二天，他趁愛麗思獨自在屋子裏，抓住了機會。「瞧，」他說，「你的臉如果非要像娃娃屁股不可，」——她從小聽了這句侮辱她的話就要冒火，不過這句話現在對她已經不像她是一個胖娃娃時那樣適用了——「你的舌頭可以用不到管我的事，聽到麼？」

「我不懂，」她傲慢地說。

「懂，你懂。你要是不把瓊放過一邊，我就要對你的約瑟夫談華萊·潘登的事。」

「華萊跟我沒有絲毫關係，」她宣佈說，她的臉因為又火又急，紅一陣青一陣。「沒有的事，他是個說亂話的討厭鬼。」

「假使你對他根本沒有什麼意思，那就更糟糕。而且，這不是他說的，是我親眼在北碼頭看到的……」

「你給我閉上嘴！」她叫了起來，他也覺得夠了。他倒並不真要對約瑟夫講什麼，他只是要嚇唬愛麗思一下，只有觸到她的心事才能對她發生長久的效力。

「好罷，以後放規矩些。否則我就要拿你那張十歲時穿着游泳衣的照片去給他看。不管哪一個看了那張照片都怎麼也不會要你的，就是那個獨眼龍約瑟夫也不會。」

她向週圍看看，要找個東西擲他，接着就奔上樓去。他聽到她向床上一倒，抑制着嗚咽的哭聲。

「請進，」瓊說着開了門。「我想不到你今晚會來。」他却問他來得是否得當。她說，「當然囉，進來罷。」

他在火爐前面擦着兩隻手。露茜抬起頭來看，結果在那張藍格子信紙上留下一大滴墨水。「她在替我寫信給普盧表姊，」費頓太太說。「她寫得一手清楚的正體字，我的字却不比亂塗好看些。我說到哪裏了，露茜娃兒？」

「找自來水匠韋什斯先生來修裂了的管子，否則我就不付錢，」露茜拿起信紙靠近煤氣燈，費勁

地尖着嗓子讀着。「因爲。」

「把「因爲」塗掉，她曉得「因爲」的下文。就說我爲她的山羊死了很惋惜。」費頓太太向狄克笑着。「等一會兒，露茜就要沏茶去了。」她向着樓上點頭，「至於她，可憐蟲，今年冬天太夠受了，把她像壓倒一株麥稈似的給搞垮了，她老是昏沉沉地睡過去，要不是我叫醒她，她簡直就會那樣死過去的。可是造化自有它的道理，不容你執拗，就跟公羊總是羊一樣。」

「還有麼？」露茜問，她把舌頭伸出在嘴的一邊。「她的山羊死了。」

「啊，你有什麼頭腦，」她媽說。「你拿雞當鴨。你難道不曉得怎樣結束一封信麼？」於是她用委屈的聲調講道：「希望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就和我寄出它的時候一樣，你的忠誠的，姨母，括弧，萬屈羅德。」

「但是假使你牙痛發作呢？」

「我自從拔掉了後面那隻牙齒以後，已經兩年不牙痛了。」

「但是假使你牙痛的話，是否你還會說「希望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就和我寄出它的時候一樣」呢？」

「沒有一個人牙痛還寫信，」費頓太太狠狠地說，「除非它們只消簽個字。我的天，你嚕哩嚕嗦把人煩死了。」

「要我上樓去看看依笛姑母麼？」瓊問，她一直在諦聽着樓上有什麼輕微的聲音。

「唉，去罷，我的孩子，去罷。我想到她本來像條鱒魚一樣靈活，現在却搖搖擺擺像一輛載滿了沉

泥的破手車，真叫我難過。」瓊走出屋子以後，她高聲向狄克耳語道：「她心眼兒好，我們的瓊，活像她可憐的娘。她也不笨，腦子裏的東西比一個小篋梳能梳出來的還要多。不像隔壁的麗兒，她碰巧晚上有半個鐘頭在家，就開起爵士音樂，一直哼個不停，不然她就要冷靜死了。」她自顧自點着頭，「唉，我說她穿那件藍褂子真好看，那是我自己做的。」

「括弧」怎麼拼呀？」露茜問。

「我的天啊！不要你拼出來，你在字兩旁畫上兩個耳朵，就是像在紙上湊着耳朵說話。瞧你這個沒頭腦的孩子，只是依笛一朝決心去見閻王，你就要成爲奧爾丹三座房子的主婦。要教會你真比做什麼都難。」

狄克教露茜怎樣畫括弧，她感激地靠在他肩上。「呵，就是這個東西，」她好像失望了似地說。

「現在去沏茶，」費頓太太說，一面就做起針線來。她哼起一隻小調，唱着：「特依查德老婆婆只有一隻眼睛，拖着一條長尾巴飛跑，每穿過一個窟窿，就掉下了一段尾巴。」

「我知道那是什麼，」露茜得意地說，「就是針和線。」她看着狄克，「我打賭你沒有猜到，是不是？」

瓊又下來了。「她似乎睡得很好。」

「你坐下來，給露茜和我講你昨晚看的電影，」費頓太太說，「只要講得沒有遺漏，我寧可聽故事，而不願意去坐在那悶氣地方，把別人的跳蚤帶回家來。」

瓊送狄克到門口。她溜出門外，他用兩手挽住了她。「多謝你來。」她說。

「我想問你一件事。」他吻着她的頭髮，於是壓低了聲音問道，「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呢？」

「你得先向我求婚，」她偎近了他。

「好罷，你可以認爲你已經被求婚了。」

「你可以認爲你已經被接受了。」

「我的好瓊。」

他們屏着氣擁抱了好一會兒。「你還沒有說你愛我，」她最後低聲地說。

他雖然全身每一根纖維都感覺到對她的愛，却難於出口；但是他說了：「我愛你……」

「我也愛你……」

他想和麥克單獨在一起，好告訴他瓊的事，可是他們都坐在餐室裏喝着茶，沒有一個人想離去。

外面下着大雨，颳着風。老安第咒罵了餐室裏的伙食，漫談着從前聖誕節俱樂部聚餐的故事。「葡萄乾

布丁上桌時正打着雷閃着電……」

「聖誕節時可沒有雷雨，」黑仔說。

「他說的是那種在上面澆上白蘭地酒再點上火的布丁，笨蛋，」麥克說。「並且不是去年的聖誕節，是一百年前的聖誕節。」

「啊，」老安第說，一面從嘴上拿下土煙斗，揭開上面的鐵片蓋，「啊，看了幾乎叫人把眉毛都給

燒掉了，越聞越香，可真叫人骨頭都酥了。」

「唔，我就不歡喜參加俱樂部，」黑仔說。「有一次我差一點參加了布夫斯俱樂部，可是結果沒有參加，我並不覺得錯過了什麼人生的樂趣。」

麥克從佛蘭克背後看着佛蘭克手裏的一張報紙，「又有什麼稱我們爲英雄的消息麼？」他本來是當笑話說的，可是却帶上了怨恨的聲調。礦坑裏二月間那股增產積極勁兒已經鬆懈了下來。

「沒有，却有不少無故裁人的消息。奧斯汀汽車廠的董事長給「國家團結」下了個定義，說那是在反對工會組長克服危機的共同鬥爭中產生出來的。愛撒克斯溫和地批評了無故裁人，說不發生這些事，世界就更好了。這等於是讓老闆們知道他們可以平安無事。」

「那就怎麼樣呢？」狄克問。

「我們救了英國，我們挨了揍，現在老闆們覺得堅強起來，要回來把我們的領袖清除出去了。」

「我不認爲事情就是那樣，」狄克說。

佛蘭克笑着，像他平時那樣笑開了嘴。「你對，孩子。我只是一時憤恨才那樣說，但是那並不是答案。話雖如此說，我們必須認清以後的鬥爭更尖銳化了。假使政府真正號召人民來對付危機的話，那可以激發起多大的力量，解放出多少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現在攤牌了，他們走的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從此以後他們更要百倍地依賴壟斷資本。結果也就是依賴美國，向反蘇的力量投降。瞧吧，所有的報紙上和無線電裏的反蘇宣傳一定會逐步加強。」

「我可不敢那麼肯定，」狄克說，一面看着麥克。

「我不知道。」麥克說，「佛蘭克或許說得太簡單化了，但是恐怕大體上他是對的。」
「辛威爾怎樣呢？」狄克問。

「我十個賭你一個，辛威爾被犧牲了。」佛蘭克說，「而且他一聲不響地忍受了。」

「不，隨便你怎麼說別人，辛威爾可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好領袖。」狄克反對着。

「你等着瞧罷。」

黑仔看到牆壁上釘着一張紙，他走去拿了過來。「大家聽着，」他說，「這比你們講的任何政治都好。」他讀出了這首詩：

「這是我們煤礦的歌，

唱它在燃料危機中的事兒。

當不列顛人民指望著礦工的時候，

老板們所巴望的是大價錢。

「老威廉坐在他的破抽水機旁，

每天使盡了窮勁。

他的褥子該補上塊皮墊，

不然就要爛乾淨。

「一天他要跨上崖邊去，
却撲通一聲掉在水潭裏。
臭味騰起像鬼放屁，
水又凍得他要死。」

「他老婆掩住了鼻子，
來遮擋那臭味。」

「爹，我知道你下了坑井，
可不知道你去過地獄。」

「他喊道：『如果我曉得事情是如此，
我早就走了別的道兒，
寧可在布拉克普爾得那一千鎊，
娶了那長鬍鬚的婆娘。』」

「他又使上了詭計，」

把水搞得臭。

他取下靴子褪下襪，

就在池裏洗腳丫子。

『於是爲了增加出口，

挽回貿易上的損失，

他把臭水裝瓶賣給美國老板，

好用作對付罷工的催淚彈。

『且等到英國人民，

不再受資本家的駕御，

他們要講在那冰凍的日子裏，

老威廉救國的故事。』

每一節都引起一陣叫笑聲；末了黑仔還在詩下面畫上了抽水工老威廉的像。『這是誰編的？』佛蘭克問。

『我打賭是麥克，』狄克說。

「咳，你可想不到，」麥克說，「我可能是在夢裏編了一些。這樣的詩不是寫的，是自己長出來的。」

「你瞧這個怎麼樣？」黑仔問。

他畫得很粗，但是一看就認得出來那是威廉蹲在他那熱愛的抽水機旁邊。

安第等聲音安靜下去，好再談那聖誕節的宴席。「啊，我們還有好酒喝。」他把茶倒在碟子裏，用嘴吹着。「可不是你們那些稀糟的玩意兒，是上好的啤酒。告訴你，吃了一塊牛排再喝上滿滿一杯，真夠味兒。我給題的名兒叫天堂的牛奶或是自然的瓊漿。你喝到眼睛瞎也不會嫌多。小伙子，你真錯過了多少好事，」他對狄克說。

「可能我們在這上面吃了虧，在別處佔了便宜，」狄克回答。

安第把一雙瘦骨稜稜的大手放在舊藍嗶嘰褲的膝蓋上，苦惱地搖着頭，但是黑仔轉過身來向他說：「那是特別釀的麼？我有一次聽說麥費京街上一家酒館裏，老闆弄錯了，把一桶苦啤酒藏了六個月，有一天取了一小杯給一個陌生人喝，那人說：這是什麼呀？味道像葡萄酒，他說。可是那只是奧克萊路上一家小釀酒廠的啤酒。」

「我到這兒來之前曾經和漢德森先生談過，」狄克對麥克說，「再過兩星期我就要去讀書了。」

佛蘭克點點頭。「好，有一天我們當真要把煤礦接過手，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克里浦斯王八蛋也阻擋不了我們。」他站起來要走，但是又停了下來，一隻腳踩在凳上：「蘭開郡碰到了這麼艱難的日子，只要坑裏廠裏有工作，大家什麼都肯幹。可是驚人的壞消息就要來了，媽的真可憐。」

「你是個共產黨，」安第說，因為一再被打斷話頭，很不高興。「你該去莫斯科討啤酒和聖誕布了。那麼你就會清醒過來。蘭開郡不用你幫忙也一樣管得了自己。你聰明得連自己臉上的鼻子都看不見。你實在是個蠢材，這就是你的毛病，蠢材。」

「我和你一樣是蘭開郡的，」佛蘭克好脾氣地說，「雖然我生在曼徹斯特。」

「來，安第，再談那啤酒的事，」黑仔說。

我且過些時候再告訴麥克吧，狄克想，於是他朝椅背上一靠，愉快地諦聽着。在某種程度上，他對佛蘭克兩個人的意見都同意。他想，現在就判斷到底發生了什麼，那是太早了，但是那並不是說一個人就弄不清自己站的什麼立場。接着他想起了瓊，一股溫情使得他身子微微顫動。

「小伙子，你笑些什麼？」安第問。他和藹地搖搖頭：「啊，我們一生只年青一次，或許這樣也好。我自己年青的時候就做了些可笑的事情，那些事情簡直不堪回首。所以我也不願意對你太認真，狄克小伙子。你儘管笑裂了嘴臉，你還得做一天工才掙得到一天錢，猴子舐的樹上總長不出蘋果來。」

結 尾

當狄克走進酒吧間，正站在那兒猶豫地張望着的時候，海禮從後面跟了進來叫道：「瞧，我們又碰在一起了。」他拍了一下狄克的背。

「嗨，」狄克說着跟他走到櫃台旁邊。奇怪，他竟沒有立時認出海禮來。假使你認得的人從前穿

的是卡噠軍服，況且又已經有兩年不見面，看上去他可真有些不同。或者，還有什麼別的原因麼？

海禮只管講着：『還不是真正的春天天氣，可是地獄般的嚴寒已經過去了。上星期我在黎芝，却沒有看到基特·施溫頓。這倒不叫我奇怪。聽說他變壞了。他進了他父親的工廠，這就拖倒了他。』

『他以前常說無論怎樣他不去那兒。』狄克說，覺得不那麼拘束了：『你喝什麼呢？』

『我已經招呼了她。』海禮說時向女侍眨着眼。『用不到你告訴我，我曉得是啤酒。』

『我們都喝啤酒。』

他們拿着杯子走到前而窗子跟前，一張台子旁邊坐下。『去年十月我在倫敦遇到他。』海禮接着說，『那時候他就有點靠不住的樣子，並不高興碰到我。』他笑着。『那時我是在薩伏衣飯店當罷工糾察員。』

『你在那裏幹什麼？』

『噢，好些學生和公務員都來幫忙，好讓罷工工人得到一些睡眠。』他好奇地注視着狄克，『可是你怎樣呢？你好像變得不多，就是不像從前晒得那麼黑罷了。』

『這就是煤礦裏唯一沒有的事，』狄克說。

『你回礦去高興麼？』

『那是我已經做慣的工作，所有我的朋友也都在那兒。』狄克規避地說。『那裏不錯，而且我們還有一個好經理。』

『你能來曼徹斯特我很高興。我寫那封信原是碰碰機會——』

「事情也真湊巧。下星期我要參加學習去了，瓊和我本來計劃星期六來。」

「誰是瓊？她在哪裏呢？」

「她幾分鐘內就要來了，我先走一步，她還在馬斯百貨公司買東西。」他喝完了啤酒站起來。「把你的杯子給我。我們預備在六月裏結婚。」

「那可好，」海禮說，但是狄克急忙朝櫃台走去，臉紅了起來。

當他拿着兩杯啤酒走回來時，海禮正從口袋裏取出一封信。「我要你看這個，好了解個大概。告訴你，當我寫那封信給你的時候，我也寫了封信給基特，後來我又想應該週到一點也寫封信給住在紐喀斯爾的嘉文的姊姊。於是我就寫了。起初我以為那封信寄丟了，可是上星期却接到了回信。這是一封怪信，可是你看得出她是一個不錯的人——正是你希望嘉文的姊姊應該是的那種人。」

狄克拿起了信來讀。字寫得潦草但是還清楚：

親愛的海禮·曼遜：幾星期前我就該回你信了，可是生活却不是平易的。事實上，它已經像煙般消逝了——我是指我自己的生活。我現在正要重新做人。或許你要奇怪為什麼我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你，但是我不禁把你當作老朋友看待。因為正是你那封信幫助我找到了頭緒。它好像叫嘉文復活了，那就幫助我認識到自己過去走錯了路。我曉得如果他在這兒的話，他要說些什麼，而你的信正像是他的聲音，使我能夠跳出自己的圈子，來重新估量一番。

好罷，我用不到告訴你那些詳細情形，說來也並沒有興趣。總之我陷入了逆來順受的苟安的

生活，爲了要和這種情形一刀兩段，我不得不和我最親近的人決裂。那是不容易的，尤其我老是自己說我也得負一半責任，因爲我自己也不夠恩愛，又沒有老早站在我所應該站的立場上。

我還在紐喀斯爾。你可以看到我的住址已經改變了。假使你有便來這兒，請讓我知道，我們可以好好談一談。我又闖進了世界，現在正百般地繁忙，但是我想這是些叫你感到興趣的事，所以請不要忘了。

你的朋友琪恩·麥根席

狄克對着信想了一會，「啊，好，」他說，「她似乎是一個不錯的人。我同情她所遭遇到的困難。」

「仍舊來談談你自己罷，」海禮說，一面小心地把信摺好，「你們那邊的人對事情怎麼看法呢？」

「在蘭開郡他們是平平靜靜的，」狄克微笑着說，「我們就像齒輪般緩緩轉動。」

「你終究回了礦，就要參加學習，並且快要結婚。生活都安排好了？至於我自己，今年我要讀完法律系，可能我也要結婚。好像我們的未來都給註明白了，是不是？」

「或多或少地，」狄克謹慎地說，他不清楚海禮的用意何在。

「我不曉得你怎麼想，我總覺得在我們這個瘋狂的世界裏，要在幾個月以前把事情計劃好還可以，再早就簡直不可能。我確信我永遠和法律合不攏來，只是現在太晚了，就學完它罷。」

「煤礦總不容易關門，」狄克說，意思裏包含着不管法律的前途怎樣，煤礦總是牢靠穩當的。「這就是我回礦去的理由之一。」

「你對燃料危機和寒潮怎樣看法？」海禮問，「我是指就政治上說。」

「我們遭遇的可能更壞，」狄克說，「我曉得我們有一些人說些什麼。他們說政府自始至終就出賣了我們，但是我還是要等一等，再看一看才能說那樣的話。」

「照我的看法，這是對不列顛人民的澈底出賣，」海禮懇切地說，「並且從現在起後果就會接踵而來。」但是他看到狄克並不在聽。

「那就是瓊，」狄克說着揮起手來。

瓊走過來，坦率自然地微笑着，海禮跳着立了起來，和她握了手，一面爲她找了個座位，一面不停地說着話。接着他去給她買蘋果酒。狄克微笑着看着她，她也對他笑着。他的微笑等於說海禮是個好人，只是很激動和好說話，她的微笑則是說她同意他的意見，對海禮已經發生好感，但是她仍舊喜歡狄克，就是狄克那樣的人，不是太陽底下任何另外一個人那樣的人。不一會兒，海禮拿了蘋果酒來，於是他們談起一些輕鬆的戰時回憶，瓊的姑母，漢德森先生對煤礦的希望，以至尋找住所的問題；因此海禮沒有再談起政治。狄克逐漸地覺得自己歡喜起海禮來，就像在軍隊裏的時候一樣歡喜他；他不自覺得自己對他有一種親密的優越感，即便同時還承認他知識上的優點。

忽然海禮看到了鐘，猛地站了起來，說爲了要趕上到利物浦去的火車，準時到達他叔父那兒，他得趕快跑。

「我們好容易又見了面，今後一定要保持聯系，」他熱心地說，在急忙中話說得加倍地快，「恐怕我們得把基特一筆勾銷了，但是我還要寫信給琪恩，我和你可不要讓事情蹉跎下去。告訴你句真心

話，我想我一當上律師就搞電影紀錄片。不要以為這有什麼意思，我就是坐不定，我想到歐洲去親眼看看是怎麼回事。我們那些報紙除掉一些謀財害命的新聞以外，什麼報道都不能相信。我想知道你在礦裏的情形，狄克。當你找到了房子——假使你有一天找到的話——或許你要請我去住上幾天，同時你和瓊在倫敦必須住到我們那兒去。我有一種預感，覺得什麼重大的事情，無論是好或壞，就要發生了。我們剛經過一個轉捩點，現在我們闖進了戰後的鬥爭，人民的敵人今後將越來越兇惡。」

「我不曉得，」狄克說，但是海禮又說了下去。

「整個危機是一片混亂——似乎達到了最高峯，却又平場了下去，唉？問題就是這樣，戲劇性的事件就是人民怎樣受了欺騙。你以為什麼結果都沒有，可是事情不是如此。惡劣的局面跟着要來了。資本主義制度又猖獗起來，帶着無限地加強了的破壞性和欺騙人民的力量。那就是一次新的大規模的戰爭狂，並且企圖把什麼都歸咎於蘇聯。好罷，我們要打敗他們。狄克，我們必須保持清醒，注意事物的演變，並且隨時準備好。否則我們就要倒臺。呵，我現在可真要走了。」他又一次握手告別。『好好替我吻瓊一下。』說着他衝了出去，又轉回來拿一隻忘掉的手提皮箱，笑着，在一個人的腳上一絆，幾乎跌倒，最後終於走掉了。

「他老是那麼急迫，」狄克說，海禮最後的一番熱情洋溢的話激動了他。把他激動得比他自己所肯承認的還要厲害。『可是他是一個好孩子。他使你覺得活着是有意義的。』

「你難道覺得不是如此麼？」瓊問。

「需要你問麼？」當他看着瓊恬靜的眼睛，他激動的情緒又平靜了下來。「瞧，你買了些什麼？」

當她打開一隻刷刷作響的牛皮紙口袋時，他感到一陣歡樂重新湧上心來，夾雜着除夕晚間的音樂和焰火、羅米歐的說話、瓊的溫暖、海禮所引起的軍隊生活的回憶、重新發現的礦裏同志的友愛……還有那

他無法形容的信心，在曼徹斯德這個下午和匆匆忙忙的海禮相遇所引起的信心，舒展開來的地平線、大的運動和重要的衝突。一種對歷史的感覺，對不列顛的感覺，跟瓊在他身旁所給予他的溫暖和愉快混合了起來。

「你覺得這個怎樣？」她問，把她買來的一塊花料子露出一條邊來給他看。「這是預備做夏天上裝的。我就喜歡得非買下不可。或許買得早了一點，可是那個可怕的冬天已經過去了。」

「一點都不太早，」他着重地說。

——完——

亨廷利銀行收

十 司 招 市 中 路 三 百 二 十 七 號

亨廷利銀行收